新疆人民出版社

中亚通史

古代卷

下

王治来 著



王治来 著

中亚通史

古代卷 下



ZHONGYATONGSHI



ISBN 7-228-08377-6 定价:35.00 元

中亚通史

王治来 著

ZHONGYATONGSHI

古代卷 下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亚通史．古代卷．下／王治来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2

ISBN 7-228-08377-6

Ⅰ．中… Ⅱ．王… Ⅲ．①中亚—通史②中亚—古代史Ⅳ．K3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3836 号

国家测绘局审图批准号(2003)150 号

策划编辑 张 田 李春华
责任编辑

责任校对 钟 鸣 卢 艳

装帧设计 王 洋

地图编制 张惠琴

中亚通史 古代卷(下)

王治来 著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0991-2816212

印刷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3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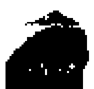
字数 46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228-08377-6 定价：35.00 元



序　言

本卷叙述的是阿拉伯帝国解体以后中亚各伊斯兰王朝的分合与演变，特别是中亚的突厥化和操突厥语各族的命运。从时间上说，则是从公元9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跨越约700年。由于中亚地区各族逐步信奉了伊斯兰教，他们都自称是穆斯林。又由于他们大部分被突厥化，中亚才产生了"突厥斯坦"这个地名。但在上古时期中亚并非是突厥语族独占的地区，也没有"突厥斯坦"这个地名。中亚各族也不信仰尚未产生的伊斯兰教，而是先后信奉萨满教、祆教、佛教、摩尼教、基督教等宗教。中亚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说明，中亚从来是多民族活动的舞台。多种宗教并存，各种文化互相交流和渗透，是现今中亚各族发展过来的漫长历程。

从本书的首卷我们知道，操突厥语部族进入中亚要比伊斯兰教传入中亚的时间为早。中亚的伊斯兰化则比中亚的突厥化进展较快。[1]希提在所著《阿拉伯通史》一书中提出伊斯兰化的三个标准：一是非伊斯兰地区对穆斯林在政治上的归服；二是非伊斯兰地区改信伊斯兰教；三是语言的同化。[2]无论在阿拉伯帝国直接统治中亚时期，还是在阿拔斯朝解体以后到萨曼王朝

① 王治来:《论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载《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

② 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上册，第422-444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时期，统治者都在中亚积极推进伊斯兰化，而中亚的突厥化则没有那么快。因要实现突厥化，就必须使操突厥语部族与当地原有操东伊朗语的居民融合，并使突厥语成为当地普遍使用的语言。而要达到这种程度，一要操突厥语部族改变原来的游牧生活方式转入定居，二要操突厥语部族和当地人一样都信奉伊斯兰教。因为只有定居才能使其与当地人混杂地住在一个地方，便于通婚，而不同的宗教信仰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妨碍通婚。所以，中亚的突厥化在时间上较中亚伊斯兰化为慢，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又是相互促进的。

本卷第一章讲的就是由操东伊朗语的居民建立的伊斯兰王朝。伊斯兰教虽然是国教，但由于统治者继承了波斯、印度和东方的古老文化，故在萨曼王朝时期出现了一个比当时的阿拉伯和随后的诸突厥王朝时期都较为灿烂的文化繁荣时期。塔赫尔王朝、萨法尔王朝和萨曼王朝积极向周边地区，特别是向突厥人游牧地区扩张伊斯兰的势力，同时也传播了阿拉伯的（实际是东伊朗的）伊斯兰文明。

在萨曼王朝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几个突厥王朝，如喀喇汗王朝、哥疾宁王朝、塞尔柱王朝和花剌子模沙王朝，都在中亚强有力地推行了突厥化的政策。这对于中亚的突厥化起了重大的作用。中亚的真正突厥化就是在这几个王朝的时期完成的。在中亚突厥化的基础上，原来穆斯林用来称呼中亚北面和东北面草原游牧地区的“突厥斯坦”这一地名的内涵，才扩大到中亚河中地区。

中亚的伊斯兰化对中亚各族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雅利安人的故乡，中亚地区曾是古代伊朗文明发源地之一和东伊朗文化的基地，而草原地区的突厥游牧人则曾受到东方中国文明的久远影响。自从中亚被阿拉伯征服，该地区便成为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作为穆斯林，中亚各族从思想意识

上便认同于来自西方的伊斯兰文化。在固有的东方文化逐渐被淡化的情况下，中亚的穆斯林对自己远古的历史不是一片茫茫，就是无所了解。也由于对西方穆斯林世界的认同，被融合，中亚的伊斯兰王朝不但与欧洲的基督教国家为敌，而且对东方的异教文化（甚至对不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也采取敌视的态度。

到公元12世纪中叶，从东面来的西辽征服了中亚。约在百年后，中亚又落到蒙古的统治之下。西辽和蒙古400年的统治，虽未能改变中亚的宗教信仰，但其军事政治制度都被继承下来，以至于成吉思汗的后裔长期被尊奉为惟一合法的统治者。蒙古统治的积极方面是使东西交通大开，经济文化交流畅达。中亚地区又像唐朝时一样，成为中国中原王朝的属地。只是到明朝末年，才又因游牧部落的分裂割据，使丝绸之路成为畏途。

明朝时中亚的帖木儿及其后继者，不能认为仅仅是中亚文明的破坏者。在他们统治时期，中亚的经济文化曾一度相当发达和繁荣，出现了像兀鲁伯那样尊重科学而且本人也是科学家的君主。在帖木儿、沙哈鲁和速檀忽辛的时期，撒马儿罕、赫拉特都曾成为繁荣富庶、文化发达的都城。尽管如此，到16世纪以后，中亚诸国却无可挽回地衰败下去了，昔日的繁荣成了令人怀想的记忆。

当然，这里说的中亚诸国的衰败，要与欧洲国家的发展趋势相比较才看得比较清楚。当时，在封建割据的小国，在宗教狂热的迷误下，争战不息，盗匪横行，交通阻遏，丝路难行。科学遭到反对（如兀鲁伯被杀），经济为之萧条，政教完全合一，历史车轮倒开。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西欧诸国却进入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纷纷向西出海，寻求来东方的商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科学技术的进步，宗教进行改革，新航路的发现和殖民地的开拓等等，都导致财富的增加，原始资本的积累和资本主义强国的出现。

中亚国家为何会如此衰败下去呢？如果人们能根据本卷提供的一些历史事实进行思考，就会找到答案并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目 录



第一章
东伊朗和萨曼王朝

对伊朗和中亚说来，阿拉伯人的统治乃是异族的统治。阿拉伯倭马亚王朝之被阿拔斯王朝所取代，出身于伊朗语族的阿布·穆悉林起了很大的作用。而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中亚各地不断发生的起义则表明，伊朗语族人始终是要争取摆脱阿拉伯的统治并建立自己的独立王朝。因此，东伊朗和中亚本地民族王朝的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是阿拉伯统治解体的自然结果。

第一节　塔希尔王朝

在前面一章已经讲到，哈里发马蒙在其手下著名的伊朗人将军塔希尔的支持下，打败了前任哈里发艾敏而登上了王位。马蒙于公元821年任命塔希尔为呼罗珊总督。次年（822年），塔希尔就下令其所管辖的地区的穆斯林，在聚礼日讲道时不再念马蒙的名字，而念自己的名字。这就是说，他不再承认马蒙为君主，而自为君主。这就是伊朗人建立的第一个独立的伊斯兰王朝——塔希尔王朝。阿姆河以北的中亚地区也处在塔希尔王朝的统治之下。塔希尔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亚史上阿拉伯统治时期的结束。

塔希尔的祖先是赫拉特地区布申格城的大土地贵族。据巴尔托里德讲，塔希尔的先祖拉济克是济雅德时期锡斯坦总督手下的一个官吏。拉济克之子木斯阿布统治赫拉特省之布申格城。在阿拔斯党传教时，他是阿布·穆悉林的一个追随者的秘书。木斯阿布的儿子胡赛因和孙子塔希尔相继统治布申格城。[①]塞克斯的《波斯史》则说塔希尔是奴隶的后裔。

由于塔希尔的家族在地方上颇有势力，而塔希尔又握有兵权，故哈里发马蒙对他的反叛行为也不敢采取公开的措施。但不久，塔希尔即猝然死去，原因不明。据推测是哈里发派人将他秘密毒死的。

尽管塔希尔及其家族表现出一种脱离哈里发的倾向，但马蒙却没有用对待伯尔麦克家族那样的手段，即灭族的手段来处理塔希尔的后裔。恰恰相反，他又任命塔希尔的儿子塔勒哈（Talha）为呼罗珊总督（822~828年）。自此以后，呼罗珊在塔希尔朝的统治下成为一个半独立性的王国。塔希尔朝的首府不是谋夫，而是尼沙不儿，从这里控制着整个呼罗珊、吐火罗与河中。塔希尔家族的另一些成员则在哈里发国家的西部，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地统兵作战，担任重要职务。

在塔勒哈任职期间，哈里发曾经派阿布·哈立德之子阿赫马率军去河中以征服苏对沙那。原因是苏对沙那王卡伍斯（Kawus）不向马蒙纳贡。公元822年，阿赫马的军队在卡伍斯之子海达尔的导引下取捷径进入苏对沙那。卡伍斯遭突然袭击，被迫投降，前往巴格达，皈依伊斯兰教。后海达尔继卡伍斯之位，为苏对沙那王。王朝延续到公元893年。最后一任王名叫赛尔·布·阿布达拉赫（Sayr b.Abdallah）。

使伊斯兰教深人到祆教盛行的苏对沙那地区，是塔勒哈的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266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功劳。塔勒哈死于公元828年，其弟阿里·布·塔希尔（Ali b. Tahir）继任（828~830年）。他在位期间，在布哈拉地区兴建了防御游牧人进犯的长城。这时，哈里发又对突厥斯坦发动了一次进攻。

阿里死后，哈里发任命塔希尔之子阿布达拉赫（Abdallah）继位（830~844年）。据说，他曾派遣自己的儿子塔希尔二世率军去进攻乌古思人，将伊斯兰的势力扩展到前人所未到之地。以后，突厥人逐渐开始信仰伊斯兰教。阿布达拉赫是一个更具有独立性的塔希尔朝首领。在他的统治地区，什叶派具有合法的地位。

在阿布达拉赫以后，相继统治塔希尔朝的还有塔希尔二世（844~862年）与穆罕默德·布·塔希尔（862~873年）。最后，塔希尔朝就是亡在后者手里。[①]

塔希尔朝诸首领力图建立稳固的政权，维持国内的平静。阿布达拉赫比较关心农业生产。他为了解决农村因争灌溉用水而常常发生的纠纷，曾聚集一些穆斯林的法学家共同编写一部《河渠书》，规定用水的章程，以便农村用水有章可循。据阿拉伯作者格尔德齐说，甚至在这以后两个世纪中，这部《河渠书》仍然是审理这类案件的依据。

塔希尔朝还鼓励教育，使下层人民也能掌握科学文化。据说，当时穷苦人的孩子也能上学。如泽拉夫善河地区的哈尔公村，有一个人就在回历二三三年（847~848年）把他的两个儿子送到撒马儿罕去上学。这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家里从事毛纺织，以其收入来支持他们上学。结果他们在三年中掌握了相当的文化科学知识。[②]

---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271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② 巴尔托里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W.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英文版，第213页。

塔希尔朝尽管在一定的程度上考虑下层阶级的利益，但绝不允许进行任何激烈的社会改革。当时，农民受大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是很沉重的，同时还要向哈里发及塔希尔朝缴纳大量赋税。终塔希尔朝期间，河中的土地被认为是哈里发的个人财产。据统计，在公元844年，塔希尔朝向农民征收的赋税总额达4800万迪勒木。因此，各地方特别是锡斯坦地区的人民起义从未停止过。

塔希尔朝所属各地区的人民运动，也是采取伊斯兰教中异端教派的形式，如锡斯坦的哈列哲派，塔巴里斯坦的什叶派，中亚的伊斯玛仪派（又称为盖尔马兑派）[①]等等。此外，还要提及当时的“志愿军”。所谓“志愿军”就是受地方统治者雇佣，专门对异教民族以“圣战”为名进行掠夺的人们。他们多出身下层，常被派遣到同草原接界的地方去设防戍守，对游牧人进行“圣战”，并得到战利品。志愿者还有自己的合作组织，他们的首领甚至得到官方的尊重和承认。但志愿者们也常同反抗的人民群众相结合，被地方统治者目为动乱之源。早在公元821年时，他们就曾在呼罗珊掀起一场暴动。

第二节　萨法尔王朝

萨法尔，阿拉伯语是铜匠的意思。萨法尔王朝之得名就因这个王朝的创建者原是一个铜匠。

在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塔瓦基勒（Mutawakkil）时期（847~861年），有一个名叫沙里赫的人，率领一支由志愿者组成

① 盖尔麦兑派，得名于伊拉克的什叶派传教者哈木丹·盖尔麦兑，它反映了农民、手工业者的反封建情绪和本地居民对阿拉伯人的仇恨。其教义杂有伊斯兰教以前的马兹达教的思想，宣传平等观念，又具有伊朗的民族特点，故在受压迫的农民中得到广泛的传播，但受到阿拔斯朝的迫害。

的圣战队伍，占据了锡斯坦。其借口是要镇压那里的哈列哲派。在塔希尔二世在位期间，沙里赫同哈列哲派暴动者经常作战，塔希尔二世则常常充当他们之间争端的仲裁人。

沙里赫有一个同盟者，名叫雅库布（Yakub ibn Layth）。他是距锡斯坦疾陵城不远的卡尔宁镇（Qarnin）的人，有三个兄弟，一名阿木尔，一名塔赫尔，一名阿利。雅库布是一个铜匠，阿木尔是一个木匠（或说是一个赶骡子的）。雅库布豁达大度，慷慨乐施，所以很快得到众多的追随者。以后，他们兄弟就组成一个强盗集团，专门拦路抢劫。据说雅库布最初也是一个哈列哲派。他的兄弟塔赫尔在布斯特[①]附近同哈列哲人搏斗中被杀。雅库布一伙于是就帮助沙里赫镇压哈列哲人。

雅库布不但英勇善战，而且娴于指挥，所以沙里赫的后继者狄尔赫姆·布·纳斯尔·布·沙里赫（Dirham b.Nasr b.Salih）就在回历二四七年（861年）让他掌握兵权。从此，雅库布便利用军队和当地的人民运动驱逐了塔希尔朝的代表伊不拉因，夺得锡斯坦的首府疾陵城。接着，他又对外进行扩张，先后于回历二五三年（867年）占据赫拉特，于回历二五五年（869年）占据克尔曼，以后又夺得设拉子、法尔斯等地，成为这一广大地区的统治者，创始了东伊朗的另一个地方民族王朝萨法尔王朝。

回历二五七年（871年），雅库布派人朝见哈里发，以表示忠顺臣服之意。哈里发想让他离自己远点，就下诏书任命雅库布为巴里黑、吐火罗直到印度边境的所有地区的长官。于是，雅库布就进入喀布尔地区，越兴都库什山而南，征服其地，毁灭那里的佛教，强迫其居民信奉伊斯兰教。

这时，塔希尔王朝在位的君主是穆罕默德·布·塔希尔（862~873年）。雅库布借口于公元872年向其首府尼沙不儿进攻，

① 布斯特，在今阿富汗赫尔曼德河与阿尔甘达布河汇合处。

8月1日陷其城。塔希尔朝末主被俘。这个王朝也就至此而亡。哈里发穆耳台米德虽对雅库布的行为表示反对，但最后还是被迫任命他为呼罗珊、塔巴里斯坦、剌夷和法尔斯等地的总督。

雅库布出身于劳动者，却是代表中小封建主的利益。他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衣无锦绣，居无地毯，席地而坐，枕盾而睡。他并未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劳动人民的痛苦处境，却下决心要推翻哈里发政权，因此于公元876年率军前去进攻巴格达。当时在伊拉克地方领导奴隶起义的阿利·伊本·穆罕默德愿意支援雅库布。但雅库布拒绝了，因为他认为奴隶们是不能团结的。结果，他的军队被哈里发的军队击败，自己于公元879年6月9日死去，其弟阿木尔（Amr）继位。

关于雅库布其人，巴尔托里德曾予以评价说："他并不去寻找什么法律上的根据来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而是仅仅依靠刀剑建立自己的权力。于是，他就只有致力于建立一支对自己忠诚的军队，并努力获得为进行战争所必需的钱财，后一要求常常迫使他采取没收富人财产的办法。尽管他在晚年军事上失利，但在他死后他的国库里仍然有四百万迪纳尔和五千万迪勒木。据《海拉特史》一书的作者说，雅库布有五千峰骆驼和一万头毛驴。……雅库布个人决定一切，不与任何人分享政权。"

雅库布的后继者阿木尔，同样是一个靠刀剑进行专制统治的君主。同时，他也向哈里发表示忠顺，得到承认。但在公元884年由于呼罗珊居民的控诉，哈里发穆耳台米德下令将其罢黜，将权力交给了拉飞·布·哈尔沙马。又派军队来进攻阿木尔。[①] 阿木尔被击败，逃往其故乡锡斯坦。直到公元892年哈里发穆耳台迪德（892~902年）登位，才最后承认他为呼罗珊的长官。这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277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时占据尼沙不儿的是拉飞·布·哈尔沙马。阿木尔重新组织自己的力量，于公元896年将拉飞打败，夺得呼罗珊的首府尼沙不儿。于是，阿木尔成了整个伊朗的主人。

阿木尔为了进行战争，也像雅库布那样，用没收富人财产和进行掠夺的办法来获得金钱。另外，也通过整顿国家经济以达此目的。阿木尔是一个独立的君主，向臣民征收的赋税全归自己支配，而不上交哈里发。据说，他的国库收入有三个来源：一是土地税及其他税收，用以维持军队的开支；一是国王私有地产的收人，用以支持宫廷的开支；一是不经常的借款和没收敌人的财产，用以赏赐臣下与使节。为了控制下属的官员，阿木尔给他们赏赐奴隶。这些奴隶实际上是他的密探。通过他们可以了解到辖境内发生的一切。阿木尔还下令，在聚礼日讲道时必须念他的名字，而不念哈里发的名字。这也说明他是一个坚持独立的统治者。他之所以这样做，是由其豢养的军队作后盾的。阿木尔非常重视军队的薪饷，每三个月对军队进行一次赏赐。这种赏赐是通过非常隆重的仪式来颁发的，而且他亲临观看。阿木尔变成了统治伊朗的一个强大的君主。

阿木尔并不以自己获得的权力为满足，他还想进一步统治中亚的河中地区。当时，统治河中的是已经得到巩固并也开始强大起来的萨曼王朝。阿木尔公然提出要萨曼王朝迁出河中。阿拔斯朝哈里发鉴于萨法尔朝对自己是一个威胁，为了维持手中的权力，便趁机挑动两虎相斗。一方面，怂恿阿木尔去进攻萨曼王朝，约许在他取胜后可得到河中之地。另一方面，则承认萨曼王朝的政权，并鼓励其对阿木尔进行反击。阿木尔在慑服了胡实健和谋夫两地以后，出兵进攻河中。萨曼王的伊斯玛仪挥师迎敌，于公元900年春在巴里黑附近与阿木尔相遇。据说[1]，

① 《剑桥伊朗史》，第138页，伦敦1968年英文版。

根本没有经过战斗，阿木尔就被伊斯玛仪的军队俘获，送往巴格达。在那里，哈里发下令将他处死。阿木尔之子塔喜尔继其位，仅在名义上存在于锡斯坦，不久即灭亡。

第三节　萨曼王朝的起源

萨曼王朝，其实与塔希尔王朝和萨法尔王朝同时并存于中亚。但一般把这个王朝的上限定在公元874年。在这一年之前，萨曼朝诸王被看成是隶属于塔希尔朝的地方官员，不过萨曼王朝延续的时间要比上两个王朝长久得多。

萨曼王朝的始祖萨曼是巴里黑地方人。有的书上说他是得名于巴里黑附近的萨曼村。[①]萨曼生活在倭马亚朝哈里发希沙木的时代，自称是古波斯萨珊王朝大将巴赫兰·处宾的后裔，显然他是一个贵族。萨曼在当地的政治斗争中被自己的敌人从巴里黑逐出，便去求助于当时的呼罗珊总督阿萨德·布·阿布达拉赫，并自愿放弃原来信仰的祆教，改信伊斯兰教。在阿萨德的支持下，萨曼得以返回故地。为了表示对这位恩主的忠心和感戴之情，他给自己的大儿子取名为阿萨德，以为纪念。这时，已经是阿拔斯朝取代倭马亚朝当权的时代了。作为巴里黑地方的显贵，萨曼也引起了后来的呼罗珊总督马蒙的注意。马蒙以后又成了哈里发。

萨曼之子阿萨德生了四个儿子：努赫、阿黑马、雅希亚、伊里牙斯。他们都忠于阿拉伯人，曾经协助阿拔斯朝镇压中亚的拉飞起义。所以，哈里发马蒙在回历二〇四年（818~819年）任命这四兄弟去管治中亚的几个地区。努赫管撒马儿罕，阿黑

① 斯普勒：《穆斯林世界》第一部分，“哈里发时代”，英文版，译自德文版，第77页，莱登1960年版。

马管费儿罕纳，雅希亚管塔什干与苏对沙那，伊里牙斯管赫拉特。马蒙以后的哈里发也认可了这些任命。萨曼家族就成了中亚诸地的世袭统治者。在哈里发之下，他们听命于名义上是呼罗珊总督的塔希尔朝诸王，作为统属于该王朝的地方长官。但从时间上说，他们被任以官职，比塔希尔还要早（塔希尔任呼罗珊总督是在821年）。四兄弟中的伊里牙斯于回历二四二年（856~857年）死后，即绝[①]。故萨曼家族的势力主要在河中。

在哈里发国家体系中，萨曼诸王的地位比塔希尔王朝低。塔希尔王朝可以铸造银币，而萨曼王朝只能铸造铜钱。[②]塔希尔王朝对萨曼诸王是支持的，如他们刚被任命去管治中亚时，就发生了苏对沙那反对阿拉伯的斗争，阿黑马被迫离开。直到塔勒哈镇压了其地的反抗以后，阿黑马才得以返回费尔干纳。

关于上述萨曼诸王的事迹所知甚少。据说，撒马儿罕统治者努赫曾在公元840年出兵征服白水胡城，并下令在"葡萄园和农耕地之周围"建筑防御突厥人进犯的围墙，但并未长久占有其地。不久，白水胡城地区（伊斯非加布）仍为突厥人所统治。该地的统治者名义上臣服于萨曼王朝。前述塔希尔王阿布达拉赫就是在萨曼王的帮助下得以进攻乌古思突厥人的。

回历二二七年（841~842年）努赫死，阿黑马派自己的儿子纳斯尔前去接管了撒马儿罕。其后，雅希亚又于公元855年死去，其管治下的塔什干地区也转归阿黑马。至此，河中地区除了布哈拉、卡什卡河谷及苏尔汗河谷以外，都并入了阿黑马及其诸子的统治范围之内。

公元864年，阿黑马死，其子纳斯尔继位（864~892年）。此人

① 关于伊里牙斯及其子 Ibrahim 的情况，参考《剑桥伊朗史》"萨曼王朝"部分，第136页。

② 中亚没有发现雅希亚铸造的钱币，却在撒马儿罕发现阿黑马铸造的铜钱（自回历二四四年即858–859年始）。自回历二七三年（886年）纳斯尔·布·阿黑马以后，萨曼王才有权铸造银币迪勒木。

嫉忌多疑，优柔寡断，许多事情都是依靠其兄弟伊斯玛仪去作的。

这时，布哈拉人的内部分裂成不同的派别，互相斗争，遂为外敌所乘。花剌子模的统治者胡赛因（即塔希尔王穆罕默德·布·塔希尔之弟）于公元872年率军侵入布哈拉，抢劫杀戮，统治其地。胡赛因自知不能对该地长久占领，便对当地居民进行竭泽而渔式的压榨。他拒绝居民们用吉特里夫币缴纳赋税，而要求交成色足的银币，引起了布哈拉人的暴动。一部分布哈拉的上层人士派代表去向撒马儿罕的纳斯尔求援，请求他派一个萨曼王族来管治布哈拉。纳斯尔派去了他的兄弟伊斯玛仪。公元873年，塔希尔王朝为萨法尔王朝所灭，胡赛因失去了靠山，无力与伊斯玛仪相抗。伊斯玛仪轻易地赶走了胡赛因，进驻布哈拉。

长期以来饱受统治者压迫的布哈拉下层群众，当然无望于萨曼族之成员伊斯玛仪。他们照样反抗统治者。据纳尔沙喜说，当时在巴尔卡德与拉姆坦之间的地带，就啸聚了四千起义的农民。伊斯玛仪依靠土地贵族（德赫干）和军事长官们的协助，将人民运动镇压了下去，巩固了对布哈拉地区的统治。

纳斯尔为了减轻来自草原方面的威胁，曾亲自率军进攻今土尔克斯坦附近的突厥游牧人。萨曼朝内部的统一和领土的扩张使其增强了抵御突厥人的力量。

至此，纳斯尔认为自己是整个河中地区的统治者。他以撒马儿罕为首府，从公元886年开始铸造以前只有塔希尔王朝才有权铸造的银币。这种银币已有发现，现藏于塔什干历史博物馆。他还下令河中各地在聚礼日讲道时只能念纳斯尔的名字。在这种情况下，哈里发穆耳台米德只好接受既成事实，任命纳斯尔为河中总督，管治“从阿姆河到最远的东方”之地。

伊斯玛仪颇有才干，他在布哈拉的地位逐渐巩固，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这引起了纳斯尔的疑忌。公元885年，纳斯尔在其参谋人员的建议下，出兵进攻伊斯玛仪。伊斯玛仪没有准备，

只好逃往沛肯城，从那里派了一个名叫哈木牙（Hamuye）的人去向拉飞·布·哈尔沙马[1]求援。拉飞率军渡过阿姆河，与伊斯玛仪联合。他们正准备进攻纳斯尔，却发现自己被纳斯尔所阻遏，与布哈拉的交通联系也被截断。纳斯尔禁止布哈拉的居民给伊斯玛仪的军队供应粮食，使其队伍发生粮荒。而拉飞又担心他们兄弟言归于好对自己不利，提议为他们调解。在拉飞的斡旋下，兄弟二人达成了和议。条件是：伊斯玛仪今后只能在布哈拉充当一个税吏，该城的行政管辖应由纳斯尔任命的一个名叫伊斯哈克的人来担任。这个问题处理后，纳斯尔即返回撒马儿罕，拉飞则去呼罗珊。

但是，在十五个月后，纳斯尔从费尔干纳征集了一支强大的军队，由阿布勒·阿什阿斯（Abul Asha ‘th）率领再次去进攻布哈拉的伊斯玛仪。

这次伊斯玛仪有所准备，从花剌子模征集了军队来迎击纳斯尔的大军，在经过几次小的挫折后，终于在公元888年打败并俘虏了纳斯尔。为了争取纳斯尔部下及民众对自己的拥护，伊斯玛仪对纳斯尔优礼有加，并将其送回撒马儿罕。[2]他对纳斯尔说："让我代您管理布哈拉吧！"从这个时候起，伊斯玛仪就成了河中地区实际上的统治者。纳斯尔则老老实实地待在撒马儿罕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异密[3]，直到回历二七九年主马达·勒·阿赫赖月（892年8月）死去。

纳斯尔在死之前遗命由伊斯玛仪继承自己之位。于是，伊

---

① 万伯里：《布哈拉史》（第58页，圣彼得堡1873年俄文版）作拉飞·伊本·来斯，非是。兹据斯克兰、罗思：《亚洲的心脏（中亚史）》，第107页，伦敦1898年英文版。

② 关于纳斯尔与伊斯玛仪两兄弟的冲突及伊斯玛仪胜利的经过，见纳尔沙喜所著《布哈拉史》及其他史料。

③ 萨曼王朝的统治者，实际上是中亚的君主，但在名义上仍然只是哈里发所属的异密，即大将军。



斯玛仪实际掌握的权力便得到萨曼王国全境的承认。次年（893年），阿拔斯朝哈里发穆耳台迪德也下诏批准他继任。伊斯玛仪将撒马儿罕交给纳斯尔的儿子，自己则以布哈拉为首都。所以，伊斯玛仪是萨曼王国实际上的建立者。

第四节 鼎盛时期的萨曼王朝

伊斯玛仪不但是萨曼王国实际上的建立者，而且，这个王国的统一和领土的扩张，其政治军事制度的建立，文化艺术的发展，也都是在他当政的时期实现的。

伊斯玛仪在名义上仍然承认哈里发为宗主，表示忠于伊斯兰教。他在哈里发批准继位的当年（893年），就以行动来证明这一点。是年，他进行北伐，合并了泽拉夫善河上游的苏对沙那，结束了那里的地方王朝。其地为著名的阿夫欣·海达尔·布·卡伍斯（Afshin Haidar b.Kaus）的故乡。他又发兵进攻塔拉斯（Taraz）[①]，说是去进攻塔拉斯的葛逻禄人。那时，塔拉斯有信奉基督教的居民和基督教教堂。伊斯玛仪以“圣战”为名征服其地，把那里的基督教堂变为清真寺，掠夺到大量的战利品而归。



公元6~8世纪突厥石人

伊斯玛仪的另一重大业绩是灭萨法尔朝。

① 《剑桥伊朗史》，第5卷，第10页，伦敦1968年英文版。

萨曼王朝同萨法尔朝之间的战争是由哈里发挑动起来的。公元898年，哈里发在自己的宫廷中向呼罗珊的朝觐者宣布废黜伊斯玛仪，并宣读了任命阿木尔为河中总督的诏书。随即将此诏书送到尼沙不儿阿木尔处，促使他去夺取河中。可是，在这同时，哈里发又暗地里支持伊斯玛仪对抗阿木尔。

阿木尔以自己的一个奴隶在布哈拉受到优待为借口，兴兵进攻河中。他要求胡实健地方法里功王朝的统治者阿赫默德以及巴里黑地方的统治者阿布·达乌德服从自己，据说他们不愿意帮助伊斯玛仪。阿木尔通知扎营于阿姆河上游的伊斯玛仪，要求他投降，遭到拒绝。于是，阿木尔命其手下将军阿利·本·舍尔文（Ali bin Shervin）率军向布哈拉前进。伊斯玛仪闻讯立即渡过阿姆河阻击，大败萨法尔军，阿利被俘。阿木尔恼怒，亲自率军前来报复，也被萨曼朝的军队彻底击溃。阿木尔带两千随从逃跑，但很快就被抓获，送到伊斯玛仪处。时在公元900年。整个战事都是在阿姆河以南进行的。

在哈里发的要求下，阿木尔被送往巴格达，投入监狱，于两年后斩决。

萨法尔朝的阿木尔被消灭以后，伊斯玛仪就把萨曼王朝的政权扩展到了呼罗珊，使该地区成为自己的领土，以后达到了锡斯坦。哈里发只好任命伊斯玛仪为统治河中、呼罗珊、突厥斯坦以至印度河领域的总管。萨曼王朝派到呼罗珊的长官，被认为是国家的军事首脑。该长官驻于尼沙不儿，管治阿姆河以南所有萨曼王朝的领土。萨法尔朝的后裔仍然被允许在锡斯坦掌权，作为萨曼王朝的藩属而存在。

公元903年，伊斯玛仪最后一次对北边突厥人进攻，到达哈兹拉提·土尔克斯坦附近，满载战利品返回布哈拉。[1]此次战争

① 河中的各个部分何时隶属于萨曼王朝不得而知，但有些地方仍然处在地方统治者的控制之下。



使边境地区获得安全，免于突厥人的进攻，有利于伊斯兰教传教士到草原上去传教。伊斯玛仪征服了中亚一系列独立的附属国，使其处于萨曼王朝的统治之下。

花剌子模，在伊斯玛仪打败阿木尔（Amr b Layth）以后便成为萨曼王朝国家的一部分，但花剌子模南部本地的王朝继续繁荣，直到回历三八五年（995年），萨曼王朝统治花剌子模的北部，以乌尔根齐为首府。

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和领土扩张，萨曼王朝终于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其领土可以说从天山北坡延伸到苏莱曼山，从锡尔河以北的草原地带延伸到波斯湾。布哈拉成了这个统治中亚所有地方的大国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

但是，对于一些边远地区，萨曼王朝还是力不能及的。那些地方有地方王朝或地方统治者。这样的地区有巴里黑（有所谓的阿布·达乌德王朝），锡斯坦（萨法尔朝的余裔），胡实健（有法里功王朝），哥疾宁（也有一个地方王朝），布斯特（由突厥首领统治），伽尔契斯坦（这是木尔加布河上游地区），花剌子模，白水胡城，石汗那，骨咄等。这类边远地区的统治者名义上也服属于萨曼王朝，但实际上是独立的君主，称为“边区都督”。据马克狄西说，他们对萨曼王朝“只送礼物，而不纳贡赋”。还有许多地方，如今阿富汗的东北部，甚至喀布尔河流域，其居民还不信仰伊斯兰教。瓦罕、什格南及其附近地区，在10世纪时还是异教徒居住的地区。这些地区被称为萨曼王朝的极边境。

伊斯玛仪的晚年主要致力于内部事务。这主要是：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权，发展一套严密完整的国家统治机构；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和宫廷卫队，以便镇压人民运动和异端教派的反抗。同时，他和他的后继者也注意发展经济和文化。在萨曼王朝的统治下，中亚地区曾经达到一个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

时期。

伊斯玛仪懂得，只有一套严密的国家统治机构，才能维持其政权的稳定，以保证萨曼王朝对阿拉伯哈里发的独立地位。可是，在哈里发的心目中，萨曼王朝只不过是阿拔斯朝的异密，或者只不过是一个税吏而已。实际上，萨曼诸王都是完全独立的君主。波斯的历史学家甚至用曾经称呼哈里发的称号“信士的领袖”来称呼萨曼王。

萨曼朝的国家机构分为宫廷（dargah）和内阁各部（diwan）。前者专管宫廷事务，后者分掌国家各方面的行政事务。但宫廷人员也并非不干预各部的职权。据纳尔沙喜说，内阁有十部：（1）首辅，等于宰相，掌管国家政务，其他各部皆听命于他。（2）穆斯陶非，掌管国库，总理财政。（3）阿密德·阿勒·穆耳克，主管一切重要的国家文书和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4）沙希布·舒拉特，管理国王的近卫军及发放军队的薪饷。（5）沙希布·巴里德，即邮驿长，管传递政府公文，同时负责向宫廷报告地方官吏的情况。该部派往地方的工作人员不归该地方官员管，而是直接听命于中央，他们实际上是国家的情报人员。（6）木希里夫，负责控制国家的收入与开支。（7）掌管国王私产的部。（8）穆赫塔西布，管理市场，检查农民、手工业者出售的商品，规定价格，乃至监督居民的行为。每一个城镇都有该部的官员。（9）掌管瓦库甫（清真寺财产）的部。（10）掌管法律审判的部，此部领导国内主要的法官。

在这里需要讲一下组成国王禁卫军的古兰人（即指奴隶禁卫军）。[1]前章已经提到，在阿拉伯人统治中亚的时期，就从费

① 奴隶禁卫军（Mamluk）的阿拉伯文原义是产业或财产的意思，即“被占有的奴隶”。早在哈里发赖世德的时代，就曾任命一位突厥人为军事统帅，驻于西方。每年从中亚输入大量的突厥奴隶，把他们编入军队和御林军。这种突厥奴隶为哈里发所宠信，逐渐取代了阿拉伯人的地位。在萨拉丁建立的艾尤布王朝里，禁卫军就是由奴隶组成的。

儿罕纳边境等地贩卖突厥人为奴隶。哈里发使用这种突厥奴作为亲卫军。在阿拔斯朝的政府里就已经有了专管“突厥军的阁部”。有的突厥奴得到哈里发的宠爱，甚至被任以将帅之职，跻居高位，握有重权。如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禁卫军，就是由这种突厥奴建立的。

在萨曼王朝，也同样使用突厥奴为宫廷卫队。据塞尔柱朝宰相尼咱木·阿勒·木耳克（Nizam al-Mulk）所述，一个突厥奴到萨曼王朝的宫廷服务称为古兰人（Ghulam）。头一年是当马夫，徒步服役。在惩罚的威胁下，甚至秘密地也不敢骑马。在这期间，他穿的是增丹布[1]制的衣服。一年后，他就可以得到一匹马和简单的马具。第三年，他得到一根特别的腰带。第五年，就有一个更好的马鞍子，饰以星的马笼头，更贵的衣服和一个棒槌。第六年，发给仪仗队的服装。第七年，便得到维沙克·巴什（即帐篷首领）。以后，就可逐步地升到海勒·巴什（中队长）与哈吉布，以及大哈吉布（主要的哈吉布）或哈吉布的哈吉布。后者是整个宫廷机构的首长，也是国家的高级官员。伊斯玛仪特别注意在萨曼王朝组织一支由突厥奴隶组成的禁卫军。

伊斯玛仪不但注意组织宫廷卫队，而且注意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他依靠军队而不是依靠长城来保卫自己的国家。他曾经说过：“我就是布哈拉的城墙。”意思是他有强大的军队。所以，在伊斯玛仪及其后继者的时期，草原地区的游牧人都未曾威胁到萨曼国家。上述的突厥奴被擢升到高位后，也有被任命担任军队统帅职务的，有的则担任地方统治者。但担任主要职务和地方首领的仍然是地方贵族的首领。

尽管萨曼王朝加强国家的统治机构，其内部的各种矛盾仍然在不断发展。伊斯玛仪之获得成功，主要靠本地民族的支持。

[1] 增丹布，因布哈拉附近的增丹村而得名。

中亚地方民族的思想、文化，并没有在阿拉伯入侵的250年中被消灭。本地人民随时都支持一切脱离阿拉伯统治的地方王朝和一切复兴古代波斯文化的措施。伊斯玛仪顺应这种要求，建立了自己的统治。经过了四年的和平时期，回历二九五年（907年）赛法尔月一个星期二的晚上伊斯玛仪因病去世，享年61岁，在位34年（其中一部分时间是作为其兄纳斯尔的代表管治布哈拉的）。

伊斯玛仪的后继者是他的儿子阿赫默德（907~914年）。阿赫默德试图在国家机关中恢复使用阿拉伯语，保护懂得阿拉伯语的官吏。这一政策引起了宫廷集团和突厥禁卫军的不满。结果，公元914年1月23~24日在锡尔河岸行猎时，被手下的一群古兰人杀死。他在位六年四个月零七天。这一事实也说明中亚各族民族情绪之强烈。

阿赫默德死后，被拥立为萨曼王的是他的儿子纳斯尔二世（914~943年）。纳斯尔二世继位时年仅八岁，故国家的实际权力掌握在著名的宰相哲汗尼手中。这个时期，萨曼王国内部的矛盾激化，接连不断地发生了反叛、暴动和起义。

反对纳斯尔二世的运动首先在公元914年末发生于撒马儿罕。为首者是伊斯玛仪的兄弟（即纳斯尔二世的叔父）伊斯哈克。伊斯哈克得到城市居民的支持，宣称自己是萨曼王族最年长的成员，有权继承王位。哲汗尼依靠得力的助手哈穆雅（Hamuya b.Ali）将军率兵前去镇压，经过两次战争将伊斯哈克俘获，送到布哈拉。伊斯哈克虽蒙宽恕，但不久即死去。伊斯哈克有二子：一子名伊里牙斯（Ilias），逃往费尔干纳；另一子名满苏儿，逃往尼沙不儿。他俩各在国家的东部和南部继续进行反抗。但满苏儿不久也即死去，他的事业主要由其同盟者忽辛·伊本·阿利·梅尔维齐（或作梅尔维鲁第）来继承。此人在阿赫默德时有功于国，未得到适当的奖赏而耿耿于怀，因而利用

人民的不满来反对萨曼王朝。他在公元918年所发动的这次运动采取了盖尔马兑异端的形式，他本人也信奉了什叶派。萨曼朝派了大德赫干阿赫默德·伊本·沙赫率军镇压，将忽辛·伊本·阿利·梅尔维齐俘获。但随后阿赫默德·伊本·沙赫也在呼罗珊反叛，于公元919年被镇压。

伊里牙斯逃往费尔干纳以后，于公元922年举兵反抗。奉命前往镇压的阿布·阿木尔·穆罕默德·布·阿沙德，用计将其击溃。伊里牙斯的同党穆罕默德·布·胡赛因·布·木特逃往塔拉斯，被当地德赫干所杀。伊里牙斯在塔什干地方的长官阿布·勒·法兹勒·布·阿布·玉素甫的帮助下继续斗争，失败后逃往喀什噶尔。喀什噶尔地方的德赫干土甘特勤（Tughan-tegin）与之联合，侵入费尔干纳，亦失败。伊里牙斯便接受纳斯尔二世的宽恕，返回布哈拉。这时，萨曼王朝的宰相是著名的巴勒阿米（Abul-Fadl Muhammad b.Ubaydallah Balami）。

公元930年，萨曼王纳斯尔二世去尼沙不儿，布哈拉即发生夺权的斗争。纳斯尔的三个兄弟雅希亚、伊不拉因和满速儿，在什叶派分子和布哈拉守军的帮助下被从囚禁中放出来，宣布雅希亚为异密。巴勒阿米经过同这一运动的首领忽辛·伊本·阿利·梅尔维齐的儿子进行谈判，达成协议，才使这一事件平息下去。然而，什叶派运动的影响仍然是很大的，以至于纳斯尔二世本人也成了什叶派的追随者。

所有这些反抗，都往往能争取到一部分不满群众的支持。而群众的斗争又常与伊斯兰教中的异端派别结合在一起。这时在呼罗珊和中亚盛行的异端是盖尔麦兑派。盖尔麦兑派分子到河中活动，把萨曼王朝的许多显贵人物也争取过去。这就引起了正统派宗教的上层和突厥禁卫军头目们的不满。他们开始策划反对国王和异端分子。他们的密谋是：由大哈吉布向纳斯尔二世提议进攻被异教突厥人攻占了的八拉沙衮，将萨曼王朝所

有的军事首领召来赴宴，在宴会上争取这些军事首领的支持，以废黜萨曼王，屠杀盖尔麦兑派。这个密谋被纳斯尔二世之子奴侯发觉。他们父子诱斩为首者，然后出席宴会，出示伏罪者的首级。同时，纳斯尔二世宣布让位于其子奴侯。诸古兰人的首领只好服从。其事发生在公元942年。

然而，新即位的奴侯（943~954年）也不敢不顺应权贵们反对什叶派（盖尔麦兑派）异端的潮流，便把自己的父亲禁锢起来，同时宣告要消灭国内的异端派。于是开始了对什叶派的屠杀。以后什叶派在河中只能进行秘密的活动。

以上事实显示了古兰人及其首领在萨曼王国中的巨大影响和力量。从奴侯时期开始，萨曼王朝逐渐地衰落下去，直到十世纪末，终于为突厥人所灭。

第五节 萨曼王朝同中国的关系

萨曼王朝（874~999年），作为中亚的一个伊斯兰王朝，名义上是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其历史在中国汉文文献中，无只字记载。但是，这个王朝同中国还是有关系的。这主要见于阿拉伯、波斯文的史料。

在公元9~10世纪存在于东伊朗和中亚的几个王朝中，只有萨曼王朝同中国西北边疆（今新疆地区）壤地相接。所以，它同中国的关系首先就是同中国西北地区的关系。为此，就有必要先对这个时期中国西北边疆等地的民族分布和历史情况作一简单的叙述。

自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蒙古、中亚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重大变化。一方面，阿拉伯侵入中亚；另一方面，吐蕃崛起于南。原来据有七河地区的西突厥突骑施部已经衰落，其故地被至德（756~758年）以后西迁的葛逻禄部所据。吐蕃向西域扩展，攻

陷河西、陇右。公元787年又陷安西、北庭，与葛逻禄互为犄角。当时称雄于漠北的回鹘汗国，与这两大势力进行了数十年的斗争，并曾“南破吐蕃，北服葛禄，兵力直至葱岭以西”。[①]但到公元9世纪40年代，回鹘汗国被灭，部落四散，而唐与吐蕃亦衰，西域及中亚草原地区遂成为突厥诸部割据称雄、不能统一的局面。

关于回鹘西迁以后西域的民族情况，汉文史料很少记载。但在10世纪后期的一部《胡杜德·阿勒·阿拉姆》（《世界境域志》）的波斯文地理著作中，有较详细的叙述。现根据此书和其他阿拉伯地理家的著作以及汉文史料加以介绍。

葛逻禄部：此部同萨曼王朝最为接近。其占据的地区，汉文史料总称之为“十姓可汗故地”。具体说，就是以楚河流域为中心，西北方面，到了俱兰（Kulan）、梅尔克（Merki），包括伊塞克湖，南至于该湖附近的巴尔珲，势力达于喀什噶尔。[②]10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家伊本·豪卡尔所说的葛逻禄地区还要大些。他说葛逻禄地区从费尔干纳边境起，到其东界要走30天。在突厥诸部中，葛逻禄文化较高，其地繁荣富庶，畜牧、狩猎、农业均有，又地处交通道路沿线，故商业也兴盛。

回鹘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史料，一般把公元840年以后西迁到天山地区的回鹘人称为九姓古思人。《世界境域志》一书中提到的九姓古思人，相当于汉文史料中的西州回鹘或龟兹回鹘。其地域以高昌为中心，西至库车，东至哈密，西北至伊犁，北至额尔齐斯河。境内除九姓古思人之外，还有黠戛斯、葛逻禄、粟特等。该书又说：“达怛人为九姓古思人的一种。”这与《王延德使高昌记》中的说法相合。王延德说：“所统有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〇。

② 威廉·萨莫林：《十二世纪以前的东突厥斯坦》（William Samolin, East Turkistan to the Twelfth Century），英文版，第69页，引普里扎克说。

南突厥，北突厥，大众熨，小众熨，样磨，黠戛斯，末蛮，格哆族，预龙族之名甚众。”又有“九族达咀”，“旧为回纥牧羊”。此外，《世界境域志》还提到，从喀什噶尔到和田沿途有许多九姓古思人，并说下阿图什也有九姓古思人。

样磨部：此部亦见于《王延德使高昌记》。《世界境域志》说：“他们的国王与九姓古思人的国王同族。”故实为九姓古思之一部。又据说，其分布地区主要在伊塞克湖以南朝喀什噶尔方向（今新疆西部一带）。书中提到样磨境内的城镇仅有三个，而喀什噶尔则是位于其边境上。阿图什则已废弃。样磨部地跨纳林河，直到今新疆西北角，那里是样磨、葛逻禄与九姓古思人杂居、角逐之地。样磨部文化较落后，农业少。

炽俟部：汉文史料称其原为葛逻禄三姓之一。唐朝以其地为大漠都督府。《世界境域志》记其分布地在伊塞克湖南北，应是在其西迁以后的情况。该部以游牧为主，不信伊斯兰教。米撒儿行记则说，炽俟部有若干基督教徒。格尔德齐说：“整个伊塞克湖周围都是炽俟人。”这说明，炽俟、葛逻禄、样磨、九姓古思等部的分布地带都是互相交错的。这是游牧民族的特点。

突骑施部：《世界境域志》的作者写作Tukhs。研究者们以为是突骑施部的遗留。该书对其分布的方位叙述不清，大致是在楚河盆地以北至伊犁之间，即今阿拉木图西北一带。突骑施地区也有康居聚落。

黠戛斯部：《世界境域志》说有些黠戛斯部落散居到了伊塞克湖以北和乌什、阿克苏一带。这大约是少数零散的黠戛斯人，不是该部的主体。因为一直到成吉思汗的时代，黠戛斯人仍然主要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

《世界境域志》一书的翻译注释者密诺尔斯基，把该书第十二章至第十七章讲的九姓古思与达咀、样磨、黠戛斯、葛逻禄、

炽俟、突骑施诸部，统称为东南突厥。而把第十八章至二十二章所讲的基马克、古思、佩彻涅格、钦察、马吉伽里诸部称为西北突厥。这些，在以后适当的地方再介绍。

《世界境域志》一书不但讲了突厥诸部，还讲到了吐蕃人。但其中的材料，主要是属于公元838年以前吐蕃强盛的时期，所以对回鹘人在河西走廊地区建立的甘州回鹘国没有叙述。而这个甘州回鹘，当时作为与高昌回鹘并立的中国西北地区的主要政治势力，在中西关系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萨曼王朝同中亚草原地区突厥游牧人的关系，与中国中央王朝同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如汉与匈奴，唐与突厥的关系）颇有类似之处。这当中，既有和平的经济、文化往来，也有对抗。突厥游牧人对萨曼王朝农业绿洲地区的经常进攻，也迫使这个王朝在布哈拉、苏对沙那等地靠近草原的地带修筑长城，进行防御。因为游牧人历来是不会攻城的。另一方面，萨曼王朝诸王，甚至阿拉伯哈里发，也不时在中亚北部发动对草原地区游牧人的进攻。所有这些进攻，既是为了抑制突厥游牧人对农业地区的进犯，也是为了掠夺战利品，而且都是在“圣战”的名义下进行的。一切穆斯林或穆斯林国家，都有进行“圣战”以传播伊斯兰教的义务。

当然，传播伊斯兰教除了战争这一方式以外还有和平的方式，即通过穆斯林商人在经商时进行传教。中国西北边疆突厥人最早信奉伊斯兰教，就是萨曼王朝影响的结果。

《世界境域志》一书讲，萨曼王朝周边地区的各部族或突厥诸部，都尚未信奉伊斯兰教。据纳迪姆所作《科学索引》（Fihrist）一书讲，在哈里法穆格台迪尔在位时期（907~932年），对摩尼教徒进行了宗教迫害。摩尼教徒纷纷逃往呼罗珊。约有五百摩尼教徒聚集于撒马儿罕。萨曼王朝的统治者想要杀害他们。这时，中国的国王发来警告，说萨曼王朝如果这样做，他

就要对住在中国的穆斯林进行报复。这一外交庇护终于使撒马儿罕的摩尼教徒免于一场灾难。故成书于萨曼王朝时期的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一书说，撒马儿罕城内仍有许多摩尼教徒和摩尼寺，当地叫摩尼教徒为"尼古沙克"。这也表示，当地人民信仰伊斯兰教不久。

在《世界境域志》中，河中（Transoxiana）与突厥斯坦（Turkistan）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前者指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萨曼王朝的中心地区，后者指锡尔河以北以东的草原地区。在别处，又把呼罗珊、费儿罕纳、花剌子模的古尔甘齐等地称为"通往突厥斯坦的门户"，而花剌子模的首府柯提则是"通往古思突厥人的门户"。这说明，当时以上诸地尚未突厥化，信仰伊斯兰教也不太久。许多地方，如今阿富汗的东北部，甚至喀布尔河流域的居民，当时也还不信仰伊斯兰教。其地"有偶像寺"，甚至当地的国王也要朝拜那些佛寺后才有权威。哥疾宁则是位于穆斯林与异教徒的边境地带。马雷河畔的巴拉克迪兹地方有祆教徒。瓦罕、什格南及其附近一带，在10世纪时还是异教徒居住的地区。

《世界境域志》一书对河中东面、北面突厥诸部族的记述为汉文史籍及其他阿拉伯地理著作所无，最为巴尔托里德称道。据说，那些突厥人都尚未信奉伊斯兰教。书中常说某某地方"住着基督教徒、火祆教徒和不信教的人"，从不把突厥人当成穆斯林。并且还常说，某某部族是"与穆斯林世界相接（即指同萨曼王朝相接）"。如黠戛斯人，"崇拜火，行火葬"。葛逻禄部"是近于（文明的）民族"，"与穆斯林世界相接"。炽俟人中"有些人崇拜太阳和星星"。葛逻禄与炽俟边境上的西库勒城"与穆斯林世界接近"。古思人，"不管是什么，都是古思人崇敬的对象"。"他们不断进攻伊斯兰地区。"当时，不仅分布于天山东部的回鹘人不信伊斯兰教，即使是天山西段的突厥人也

未信伊斯兰教，只有靠近河中的那些同萨曼王朝保持和平关系的突厥人才首先信奉了伊斯兰教。此书把这些突厥人称为“休战的突厥人（Trucial turks）”。如苏特坎地方以及白水胡城（Isfijab）地方就住着这样的突厥人。他们多信奉了伊斯兰教，变成了穆斯林。

公元9世纪时，突厥人开始在河中的北缘地带同萨曼王朝发生冲突。以后，突厥首领毗伽阙喀的儿汗曾同萨曼王奴侯作战。沿萨曼王国边境的军事行动和商业交往，导致了那些突厥人信奉伊斯兰教。进行这种传教工作的，有的是德尔维希（指伊斯兰教的游方僧），有的是商人。其中一人名叫阿布勒·哈桑·穆罕默德·克里马提。据阿拉伯作者萨母阿尼说，他是尼沙不儿地方的人，他去突厥人当中传教并住在那里，后于公元961年死于突厥汗庭。在公元10世纪的前期，又发生萨曼王子逃奔突厥之事。这个王子可能即萨曼王奴侯的儿子纳斯尔。据说，纳斯尔起初是逃到突厥首领乌古尔萨克·喀的儿那里，不久被安置在阿图什地方任职。他被允许在那里建立清真寺。乌古尔萨克·喀的儿之侄萨图克常去阿图什观看由商队运来的各种货物。他见到穆斯林商人的礼拜活动，受到很大的影响，便去访问纳斯尔王子，想寻求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他研究了《古兰经》，终于成为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可汗。

此外，还有一个名叫阿布勒·哈桑·沙衣德·布·哈迪木·阿勒·乌斯班尼克特的伊斯兰教代表，也曾在公元990年以前“到突厥人的地区去”从事传教活动。[①]伊斯兰历史家伊本·阿勒·阿西尔提到在回历三四九年（960年）时，有二十万帐户的突厥人信奉了伊斯兰教。所有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部落，都是分布在今中国新疆的西部。他们建立了一个伊斯兰的王朝，即喀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315~316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喇汗王朝。我们对这个王朝建立的确切时间不很清楚，但却知道其特点是以伊斯兰教为国教。这个王朝的首领自称是Afrasiyab王族，在波斯的史诗中，这个Afrasiyab，乃是古代“土兰”的国王。巴尔托里德认为，这表明喀喇汗王朝的突厥人由于受到波斯的影响，已经忘记自己的祖先古代突厥人的历史。伊朗地区的突厥统治者，仍然说突厥语，用突厥的姓名和称号。突厥语甚至在伊朗人中得到传播，但受过教育的突厥人还是忘记了突厥的历史。[①]但总的说，今中国新疆地区改信伊斯兰教要比西面河中地区更晚。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语部族和信仰佛教的突厥语部族（如回鹘、撒里回鹘等）及其他部族是同时并存的。如其东面的高昌回鹘国就是一个佛教国家。

萨曼王朝同中国的西北地区各部族不但有战争、通商和传教的关系，而且也有旅游和使节往来。如公元11世纪的阿拉伯作者祖拜尔（全名是阿布勒·胡赛因·阿赫马·布·祖拜尔），在其所著的《珍宝录》一书中，曾经提到一个中国通使于萨曼王朝的事件。据说，萨曼王朝境内有一个尼沙不儿人，坚持和宣传异端学说，因而被控反宗教，逮捕下狱。此人乘间逃往中国。他对中国皇帝说，西方的伊斯兰国甚为虚弱，只需派一小支部队就可以夺取其土地和政权。中国皇帝很信任他，在回历三二七年（939年）派遣使团前往河中。该使团由四名杰出的中国学者组成，另有四十名骑兵为其护卫。他们给萨曼王纳斯尔二世（914~943年）带来中国皇帝的信，要求萨曼王朝向中国缴纳在这以前二十七年中欠缴的贡赋，并要求萨曼王朝承认中国皇帝为宗主。如果萨曼王拒绝上述要求，中国皇帝就要出兵讨伐。

① 15世纪后半叶的大作家纳瓦依，甚至不知道蒙古以前还有过突厥国王，他把（塞尔柱首领）“素丹托格里尔”看成为一个萨尔特人，即一个伊朗的素丹。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人起初也因信奉伊斯兰教，而忘记了古代突厥的历史。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教影响之深（见《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2部分，第203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中国使团首先到达费尔干纳。该地统治者马立克给纳斯尔二世写信报告使团的到来及其意图。萨曼王回信，令其隆重礼遇来使，给使团成员每人换乘新骑，并给使臣四人各配备一个奴隶供使唤。同时，萨曼王又命令费尔干纳、苏对沙那、法腊布、白水胡城、塔什干和撒马儿罕等地，都把常备军和志愿军集合起来，以备检阅。又下令从费尔干纳到布哈拉沿路各城镇，都张灯结彩，隆重迎接。当中国使团到达首都布哈拉时，一方面是喜气盈城，花雨满路，另一方面是甲仗森严，仪卫甚盛。王国的军队，从将军到士兵，都荷戈披甲，令人震慑屏气。总之，是要给中国使团以强盛富庶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使者终于没有提出自己的要求。他们在受到隆重的款待以后便启程回国。他们感到惊异的是，在萨曼王朝境内旅行完全不用带护卫人员。①

另外，公元10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米撒儿，在其旅行记中记载了一件萨曼王朝与中国国王联姻之事。据称，米撒儿于公元943年以前，在布哈拉萨曼朝国王纳斯尔二世的宫廷服务。当时，中国国王喀林·伊本·沙给尔派了一个使团来布哈拉，商谈以其公主出嫁纳斯尔二世之子奴侯，并求娶萨曼王的公主的问题。纳斯尔二世拒绝以女出嫁异教国，但同意娶中国公主为媳。中国使团于公元941年回国，米撒儿即利用这个机会随同该使团去中国。米撒儿离开河中，经西域，一直到了山达必尔。他在该首都停留了一个时期后返回。下嫁之中国公主在纳斯尔二世死去（943年）以后始到达布哈拉，继位之萨曼王奴侯娶之为妻。②

---

① 转引自博斯沃思：《伊朗、阿富汗和中亚中世纪史》（C.E.Bosworth,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Ira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第22章，伦敦1977年版。

② 参看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Yule, Henry.1820~1889,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4vols.）第1卷，第138~140页；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所收《大食人米撒儿行纪中之西域部落》一文。

以上两件事发生的时间相距很近。很可能两个记载指的是同一件事。德国学者马迦特考证，认为山达必尔在甘肃。岑仲勉以为，米撒儿所说的中国是指回鹘，具体说是指甘州回鹘。其首都山达必尔是指删丹。其国王喀林之父沙给尔即“思给”。[①]马雍以为这个中国国王是于阗王李圣天。[②]其说似较可信。当时，无论是于阗王和西域等地的突厥首领，都自称是中国的国王。博斯沃思认为，这表明伊斯兰教传播到了中亚和中国边疆的某一个突厥部族（如葛逻禄部）当中。在纳斯尔二世时期，萨曼王朝势力强盛，其威望可能及于东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西北边疆地区肯定同萨曼王朝有交往。

第六节 萨曼王朝时期中亚的经济

萨曼王朝统治时期尽管发生了一些内乱，但在将近一百年的过程中，中亚地区基本上没有遭到大的外敌入侵，和平安定的环境，使经济、文化获得顺利发展，而臻于繁荣。从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记述看，当时中亚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穆斯林世界中是比较先进的。农业方面，谋夫绿洲、泽拉夫善河流域与卡什卡河流域以及费儿罕纳、塔什干、花剌子模等地，都是重要的中心。作物以大麦、小麦、棉花、豆类（小扁豆、豌豆）、胡麻、亚麻和大麻、水果（葡萄、桃、杏、苹果、石榴、无花果、木瓜）、苜蓿、甜瓜等最为著名。畜牧业则出产良种马、牛、骆驼与羊。早在公元前数世纪就已经出现的人工灌溉在萨曼王朝时期得到继承。诸萨曼王为了防御游牧人的进犯，在绿洲的周围修筑围墙。这种长城是一系列设防工事的综合体，包

① 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下册，《误传的中国古王城与其水力利用》。

② 马雍：《萨曼王朝与中国的交往》，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学习与思考》，1983年第5期。

括拉巴特、斥候塔、堡垒等，把灌溉水渠和耕种地带包围起来，使其免受突厥人的破坏。到伊斯玛仪时，由于国力较盛，军队强大，保证了和平。在安定的环境中，农业生产得到明显的发展。

中亚手工业生产的情况，从当时手工业产品的种类可见一斑。据马克狄西说，当时从中亚各地输出的商品，有呾密（帖尔美兹）的肥皂、阿魏，布哈拉的轻软织物，做礼拜用的跪毯与地毯，铺地板用的羊毛织物，涂头发用的油，铜制的灯，呼罗珊的花缎，撒马儿罕的银白色织物、棉布、纸张、大铜锅，精雅的高脚杯，毡房、马蹬、嚼环、皮带，吉扎克的良种羊毛及以之制成的衣服，塔什干地方的用马皮制的高鞍、箭袋、毡房、披风、护肩、良弓、针、碗碟、剪刀，费尔干纳的武器、钢、铁，塔拉斯的山羊皮，距撒马儿罕二法尔沙赫的维达尔村出产的布匹，花剌子模的黑貂皮、银鼠皮、黄鼠狼皮、蜂蜡、箭、高皮帽、鱼胶、蓖麻油、琥珀，加工过的马皮、剑、铠甲等。另外，布哈拉附近的增丹村，不仅生产粗布，而且也生产纸张。纳尔沙喜说："这种纸输出到伊朗、法尔斯，印度斯坦及其他地方。"维达尔村生产的布，缜密柔软，在富有者当中广泛行销。如在呼罗珊，诸如异密、大臣、法官及其他上层人物都用这种布匹做衣服。

据考古发现，采矿业也是发达的。如在公元10世纪时，依拉克地区[1]乃是银、铅矿的加工中心。已经发现的采矿场遗址，仅次于阿富汗的潘吉希尔矿。由于该地产银，还建立了一个铸币厂。这里的白银甚至输往东欧。又伊本·豪卡尔说，苏对沙那地方有两处铁矿。一部分铁在当地冶炼，一部分输往费儿罕纳。其地的铁制品远销于巴格达与伊朗。费儿罕纳还制造武器和各

[1] 依拉克地区，指塔什干与费尔干纳之间安格连河谷地及乞尔乞克河左岸的部分地区。

种钢铁制品，并出产石油。那时已经会用石油制成燃烧弹作攻城之用。费尔干纳的伊斯法拉区有煤矿。伊斯塔赫里称其为“黑石头的山，像木炭一样燃烧，灰可漂白衣服”。三个毛驴拉的煤值一个迪纳尔，价格是便宜的。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手工业对中亚的影响。这最好引用巴尔托里德的一段话来加以说明。他说：“（中亚的）工业无疑是在中国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这方面，伊本·豪卡尔曾经把呼罗珊同中国相比较。阿拉伯征服者在河中看到有大量的中国产品。随着地方工业的发展，中国产品的销售当然会减少；中国手工业者的手艺给穆斯林的印象，从后来阿拉伯人把一切做得很精巧的器皿都叫做中国品的事实可以看到。”[①]所以，在13世纪前期游历中亚的中国道士长春真人邱处机还听到当地人讲：“桃花石（指中国）诸事皆巧。”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导致了内外商业贸易的增长，其中包括城市与农村之间、农业区与牧业区之间以及东西方之间国际贸易的发展。这时中亚各地的产品，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本地的消费，有的还远销到外地。除了各城市中定期的集市外，过境贸易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所谓的丝绸之路上贩运的货物，在以前主要是丝绢、绸缎、青铜与银制品、宝石、琉璃、武器、玻璃、装饰品等贵重货物，现在还包括各种手工业制品、布匹、皮毛、食物等。主要的东西方商路，从地中海沿岸出发，经过巴格达、哈马丹、尼沙不儿、谋夫、阿模里（查尔周）到布哈拉。以后，从这个萨曼王朝的首都，经撒马儿罕、塔什干、塔拉斯（今江布尔）、八拉沙衮、碎叶和伊塞克湖，再走蒙古草原到中国内地。再有一条路是通往东欧去的。过去，这条路是从巴格达出发，经伊朗，走高加索、可萨国，而去保加尔国（元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297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史译作不里阿耳）。到公元10世纪时，由于巴格达政府同可萨国的关系变坏，通东南欧的商路不得不经过中亚。具体说，就是从布哈拉起，走阿姆河，顺流而下，到柯提、乌尔根齐，再向北渡里海，过乌拉尔河，绕过可萨国，沿伏尔加河左岸，通行到保加尔国。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法德兰，公元922年随同哈里发穆格台迪尔派出的使团和商人，曾经循这条路去保加尔国。该使团有三千驮畜的货物，还有五千人同行。伊本·法德兰曾描写了他沿途所见的情况。当时中亚是东西南北商路交错之地。布哈拉、花剌子模、浩罕、塔什干、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河口等地，都是过境点和商埠。在公元10世纪时，从中亚向保加尔等地输出的货物有纺织品（包括棉、毛、丝织物）、大米、果干、金属家具等，而从南俄运到中亚来的则有斯拉夫奴隶、皮毛、兽皮、树皮、猎鹰、蜂蜜、海象牙、坚果、蜡烛等类商品。马克迪西说当时从不里阿耳经伏尔加河运到花剌子模的货物有："黑貂皮、银鼠皮、黄鼠狼皮、伶鼬皮、貂皮、狐皮、海獭皮、兔皮、山羊皮以及蜡烛、箭、白杨树皮、高帽、鱼胶、鱼牙、蓖麻油、琥珀、熟马革、蜜、核桃仁、鹰、剑、铠甲、白桦皮、斯拉夫种奴隶、绵羊、乳牛"等等。[1]中亚人多是给俄国人支付现金来购买这类商品，而俄国人当时尚无自己的钱币。故塔希尔朝和萨曼王朝的铸币甚至在俄国和东南欧也有所发现。

来往于这些商路上的多是一些商队。个人的旅行或贸迁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一个商队的规模可达数十百人之多，各种民族的成员都有。在中亚和南俄的各商埠，常可遇到成千的保加尔人、布哈拉人、可萨人、俄罗斯人，乃至东欧和北欧的商人。商队有大量的马匹和骆驼，以充当运输和骑行的工具，有武装以自卫，有懂得各国语言的翻译人员。有的外交使团也

① 巴尔托里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转引自《金帐汗国兴衰史》，余大钧译，第16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与商队同行。商路沿线都建设了客栈（或称拉巴特），以为停息之所，商路沿线的大小城镇也就随着发展起来。在萨曼王朝时期，在各城镇间没有繁重的关税，这大为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巴尔托里德说，在萨曼王国“同游牧人的贸易总是很重要的。从他们那里能得到大量供宰杀的牲畜、皮、毛和奴隶。对游牧人说来，同定居民族进行贸易同样是必需的。这样他们就能得到服装和谷物。在河中，亦如同在中国和在南俄，游牧人不等商队来到草原上，自己就把他们的畜群赶到相邻的居民点边境。花剌子模人从同游牧人进行贸易中得到最大的好处。据伊斯塔赫里说，他们的繁荣富庶，惟一的是基于同突厥人的贸易关系”。[1]在这种贸易中，包含着不等价的交换和对游牧人的剥削。在近代史料中还可以看到萨尔特人用变了味的馕去交换游牧人的酸奶。

在萨曼王国也盛行着奴隶贸易。费尔干纳地区是萨曼王朝的统治者贩卖突厥族奴隶的主要来源。而西方的哈里发国家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则从南俄、东欧和南欧贩卖白色奴隶，从东非或中非洲贩卖黑色奴隶。突厥人多魁梧美貌，既可用来从事劳役，也可用来作为宫廷宿卫。一般的地主、贵族，常用突厥奴来从事农业劳动，或役使他们去挖坎儿井。据《世界境域志》一书的记载，当时作为供应突厥奴的主要地区的费尔干纳，是“通往突厥斯坦的门户，大量的突厥族奴隶被运到这里来”。另一个奴隶来源是廓尔山区。经常有“大量廓尔族的奴隶从廓尔山区运到呼罗珊”。因为廓尔人“过去都是异教徒”。此外，还有其他输入奴隶的地方。当时，奴隶贸易是一种营利的事业。政府也从征税中得到收入。据历史资料，运送突厥奴隶必须持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296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有政府发给的仅供一次使用的特别许可证，要取得这样一个证件须付款70~100迪勒木。运送突厥少女奴隶，要征收同样多的钱，但不要特许证。运送妇人则只要征收20~30个迪勒木。

萨曼王国是一个保存了奴隶制残余的封建国家，代表着大地主大贵族的利益。这时中亚经济的一个特点是德赫干阶级的衰落。其原因：一方面因他们抵抗过阿拉伯人，其财产早已被剥夺，转归哈里发所有。萨曼族作为哈里发的地方官统治中亚，变成了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萨曼王朝与以前的分割的小王朝不同，是比较集中统一的。在这个国家中，城市相对地发展扩大，官僚阶层也成长起来。而作为土地贵族的德赫干们，到回历四世纪（公元10世纪）后半期，和农民们都转移到城市里来居住，他们渐渐地失去其势力和影响，而趋于贫困化，变成城市贫穷阶层的一部分。萨曼王朝购买土地，或没收土地，以代替税收，使纳税的土地减少。萨曼王朝之脱离哈里发而独立，又使本地的税收全部人萨曼朝国库，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德赫干的势力。据统计，萨曼朝的收人约4500万迪勒木，全归自己支配，而不上交巴格达。国家主要的开支是军队和官吏们的薪饷，达2000万迪勒木。国家的收人，除来自关税外，大部分是来自土地税。在津梁渡口处还设立了征收关税的机构。在阿姆河渡口，对每一个过路的骆驼征收两个迪勒木，每一个骑者（骑马或骑驴）所驮运的物资征收一个迪勒木。对贩运奴隶者之征税如前述。国家占有的土地是大量的。农民按照阿拉伯的规定上缴土地税。

私人土地占有者，主要是萨曼王族的成员、宗教首领、突厥禁卫军的首领、商人等。得到高级军职的古兰人，可以大量购买土地。如阿尔普特勤，在呼罗珊与河中占有的村庄达五百个之多。他在每个城镇都有一所别墅，一个花园，商队客栈与洗澡堂。大贵族、大商人都购置私有地产，租给农民耕种，以分成制的方式收取地租。

在萨曼王朝时期，宗教地产得到很大的发展。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和扩展，在中亚建立了众多的清真寺、宗教学校、麻扎等。世俗统治者和封建地主们献给这些宗教机构的地产，称为瓦库甫。据纳尔沙喜的记述，伊斯玛仪甚至把整个阿夫申村献给了宗教学校。这个富庶的村庄收入是很大的。宗教上层人物，从其所霸占的土地和瓦库甫地等对农民收取地租，获得巨额的财富。

商人阶层也占有不动产，如商场、商队客栈、住宅、土地、果园等。他们操纵商队贸易，掌握大量的货物与财富，贸迁有无，从中取利。他们也是封建主阶级的一部分。

萨曼王朝时期，中亚得到相对的和平局面。如在伊斯玛仪时期，布哈拉地区的农民要维修抵抗北方游牧人入侵的长城的义务有所减轻。同阿拉伯入侵时期相比战争显然减少。农民服兵役和纳税的义务也相对地减少了。尽管农民还要为萨曼国家修筑宫殿、清真寺、陵墓、花园和其他的公共建筑物等。此外，这时的关税和赋税也没有以前那么繁重，手工业者受雇于人，可以得到相当的工钱。据格尔德齐说，一个铜匠每月可挣得工钱15个迪勒木。纳尔沙喜谈到，在政府的协助下，手工业者有购买土地之事。所以，巴尔托里德认为当时“人民的境况是颇为优裕的”。

第七节　萨曼王朝时期中亚的文化

经济的相对繁荣和人民生活的安定，促进了萨曼王朝时期中亚文化的发展。这除了经济上的原因以外，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也是有关系的。萨曼王朝和中亚的其他一些小王朝的出现，乃是阿拉伯帝国分裂的结果。这种分裂从9世纪开始，到10世纪时已经定局。由此而产生的各个地方王朝，互相间不断进行斗争。各地的君主为了给自己的王朝增添光彩和荣誉，尽量招揽

各地的诗人、学者，兴建宫殿、图书馆等富丽堂皇的建筑。萨曼王伊斯玛仪也是一个诗人。在首都布哈拉，可以说是群贤毕至，英才云集。

萨曼王朝修建了一个宏大的图书馆，藏书丰富，著闻于时。著名的学者和医学家阿维森纳（伊本·西那）由于得到萨曼王的保护，曾得以利用过布哈拉的这个皇家图书馆。他在自传中描写到该图书馆的情况时说："我进入一栋有许多房间的建筑物，每一个房间里都垒着一箱一箱的书籍；一个房间里放的是阿拉伯文的书籍和诗集，另一个房间里则放着法律方面的书籍，等等。每一个房间里的书籍属于一个学科。我看了一个古代〔作家〕的书单，便索要我所需要的书籍。我见到了那样一些书，对许多人说来其书名都是没有闻知过的。无论是以前或是在这以后，我都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藏书〕。我浏览了这些书籍，从中吸取教益，并懂得了每一个人在他的那门学科中的意义。"因此，当时一个尼沙不儿人阿不都勒·马里克曾经把布哈拉称为："光荣之家，帝国之庙堂，君权之卡巴（天房），当代名人集会之地。"①

中亚地区作为世界上文明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在公元7世纪中叶开始遭到阿拉伯人的入侵，经历了一百来年，终于被征服。到公元9世纪以后，由于伊斯兰化，文化上受到影响，故中亚的文化变成了伊斯兰文化的一部分。这时，已是阿拔斯王朝的时期。因此，它同阿拔斯王朝的阿拉伯文化是有密切关系的。在阿拔斯王朝，到哈里发马蒙时期，已是一个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达时期。当时，在马蒙的倡导下，组织了众多的各民族的翻译人才，把波斯文、梵文、叙利亚文、希腊文的各种著作译成阿拉伯文。哈里发欢迎一切有学问的人，不管其属于什么

① 布朗：《波斯文学史》，英文版（E.G.Brown, 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第1卷，第365页。

民族，也不管其是穆斯林或是基督教徒与犹太人。被阿拉伯人征服的伊朗和中亚等地信奉伊斯兰教，出现了许多精通阿拉伯文的学者。

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下，阿拉伯语既是中亚的宗教用语，也是官方的用语。中亚地方的贵族，尽力学习阿拉伯语。学者们都用阿拉伯文来撰写科学著作或从事写作，正如同中世纪的欧洲作者用拉丁文进行写作一样。[①]当时，学者们用阿拉伯文写作是为了让国际上都知道其著作的内容。这些用阿拉伯文写成的著作都被当做阿拉伯文化的一部分。这给人们一个误解，似乎并没有独立的中亚文化。而实际上，在哈里发帝国的范围内，用阿拉伯文写作的人并不限于阿拉伯人，更多的是非阿拉伯人。需要特别提出的现象是，在整个哈里发帝国时代，叙利亚人、埃及人、波斯人和中亚人等，始终都是举着科学文化的火炬走在最前列。在9~11世纪期间，穆斯林世界用阿拉伯文写作的著名的学者多出生于中亚。在那时，不仅是中亚人努力学习阿拉伯文，而且也有大量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等从阿拉伯国家的其他地方来到文化发达的中亚地区，因为在萨曼王国内有利于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随着阿拉伯统治的解体和地方王朝的建立，上述情况也有了变化。正如这种过渡表示着伊朗民族的复兴一样，波斯文化也开始了一个复兴的时代。这首先表现在波斯文被作为文学语言。波斯文的被解放乃是东方各族从哈里发国家的压抑下获得解放的一部分。它始于塔希尔王朝统治时期。过去，中亚的地方贵族把使用阿拉伯语作为依附阿拉伯统治集团和巩固自己的地位的一种手段，现在则感到有依靠本地民族的必要。于是，

① 甚至在苏联时期，高加索的达吉斯坦人还要求在达吉斯坦把阿拉伯语作为他们的通用语，而不是把俄语作为通用语。他们说，阿拉伯语是“东方的拉丁语”。

在塔希尔朝开始在官方文件中用波斯文来代替阿拉伯文。这可以说是对哈里发的一种政治上的示威。塞克斯则认为，伊斯兰以后波斯文学的产生，是始于萨法尔王朝。波斯的诗学存在于萨曼王朝时期。萨曼朝诸王自己是波斯人，他们主要保护波斯文的诗。这时，本地的诗人和一般的知识分子，渐渐地不再使用阿拉伯文，而恢复了自己祖先的语文波斯文。总之，从回历四世纪（10世纪）起，波斯文逐渐地变成了穆斯林世界东部的文学语言。当然，在波斯文流行以后，仍然有一部分文人继续使用阿拉伯文，这主要是一些宫廷诗人，是一些附身于官方的人。至于科学著作，则仍然使用阿拉伯文，其理由已如上述。

使用波斯文从事诗歌创作的著名作者是鲁达基（Rudaki，约860~941年）。他可以说是塔吉克族古典诗歌的奠基人。鲁达基出生在今塔吉克斯坦片吉肯特地区鲁达克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中。[①]他早年受过很好的经学教育，通晓阿拉伯文。从青年时起，就善于吟诗，既有嘹亮的嗓音，又善弹奏，以“民间歌手”和“诗琴能手”之名闻于远近。因此，被萨曼王朝国王纳斯尔二世延揽入宫，在宫廷中渡过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他同这位国王一样，都是盖尔麦兑派的信徒。他曾热心教导青年一代用自己的语言达利波斯语作诗。许多著名的诗人都是他的学生。他一生写了大量的诗，有的说有130万对句，有的说有70万对句，但只有不多的一部分（约1000多对句）被保存下来。他在晚年，由于盖尔麦兑派的失势而失宠被逐。

另一个著名的中亚诗人是达其基（Dakiki，？~977年），其出生地和出生的年代不明，有的说生于撒马儿罕或布哈拉，有的说生于呼罗珊。他开始在萨曼王朝所属石汗那地区的长官手下

① 或说鲁达克村是在撒马儿罕附近，见王家瑛《波斯古典诗歌奠基人鲁达基》一文，载《中亚学刊》创刊号。

服务，后来也被延请到萨曼王朝的宫廷。达其基是一个杰出的抒情诗人。他倾向于自己祖国的宗教祆教。为了发扬伊朗民族反抗外族统治与压迫的历史传统，他尽力到古波斯巴列维文史料、阿拉伯文史料以及民间传说中去收集古代伊朗人同土兰人作斗争的故事、列王的传说和英雄事迹。萨曼王奴侯（976~997年）委托他将这些材料写成诗歌。他写的诗上千首（18世纪的作者奥非说他写了两万首，可能是夸大之词），但没有完成任务就于公元977年被自己的奴隶刺杀。凶手也可能是受到伊斯兰教上层的指令而行事的。他的诗作，后来由著名的波斯诗人费多西所继承，写成了著名的伊朗史诗《列王纪》。

此外，公元11世纪的作者沙阿里比（死于1037~1039年间）在其所著《时代的瑰宝》一书中，还曾介绍了萨曼王朝宫廷中许多用阿拉伯文写作的诗人，兹不尽述。

中世纪中亚的科学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并没有像后来那样细分为许多分支学科，有的学者兼通各类学问；而且各种学科总是同哲学不分的。同样，当时用阿拉伯文进行创作的著名的学者也多出生于中亚。如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花剌子密（Abu-Ja，far Muhammad ibn Musaal Khuwarizmi，780~850年）。他的祖先是花剌子模地方的人，在早年迁往底格里斯河地区，是祆教徒，而非基督教徒，故他受到印度和波斯的影响要比受希腊的影响为多。花剌子密是在哈里发马蒙时期从事学术活动的。他写过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方面的著作，也写了一部历史书。他编辑了一种最古的天文表，还编写了关于算术和代数学的最古的书。其所著《积分和方程计算法》于12世纪被译成拉丁文，成为欧洲各大学的主要数学教科书，一直使用到16世纪。而且代数学这门科学和代数学的阿拉伯名称algebra，就是以此书为媒介而传入欧洲的。他对于数学思想影响之大，是中世纪时代任何著作家所不能及的。他的地理著作

是写给马蒙的，其中附有一张“地形”，是自有伊斯兰教以来关于天地的第一张画图。花剌子密的地理学，对于穆斯林地理学的影响继续到14世纪。他写的一本历史著作，曾为早期的历史家Ahmad ibnAbu Tahir Tayfur等所引用。

另一个是天文学家费尔干尼（全名是艾卜·阿拔斯·艾哈迈德·费尔干尼），出生于费尔干纳，欧洲人称之为Arfraganus。他的主要著作是《天文学入门》，于公元1135年被译成拉丁文，后又被译成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原本以不同的书名流传了下来。

另一个天文学家兼地理学家是出生于巴里黑（今阿富汗马扎里歇里夫）的巴里希（Abu Zayd Ahmad ibn Sahlal-Balkhi，约849~934年）。他早年去伊拉克，师从著名的阿拉伯哲学家铿迪（Abu Yusuf Yaqub ibn Ishakal-Kindi），并游历诸国，获得广泛的知识。老年时返回巴里黑，受到萨曼王朝的礼遇和聘用，故同马卫集将军和哲汗尼宰相都有联系。据《百科索引》的著录，巴里希的著作有60种之多，而地理学的论文尚不在数中。他在高年时写了《诸域图绘》，这是一部附有简志的地图汇编。但他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只靠伊斯塔赫里、伊本·豪卡勒、马克迪西等人的抄本而得窥其一斑。以巴里希与伊斯塔赫里二人为主，于公元10世纪形成了一个学派，称为巴里希派。这个学派的特点是不大注意非伊斯兰地区。他们的文章，主要是描绘书中所附的地图。值得注意的是他第一次把国家的观念作为地理学术语提了出来，这在理论上是对“伊斯兰世界”这个宗教观念的重大突破。

忽毡人阿布勒·马合木是公元10世纪后半期的天文家和数学家，曾发明可以测定星球位置的天文仪器。这种仪器后来为15世纪时的帖木儿后王兀鲁伯所沿用。

哲学家法拉比（全名是穆罕默德·伊本·穆罕默德·伊本·达尔汗·艾卜-奈斯尔·艾勒-法拉比），是一个突厥人。约于公元

870年生于锡尔河流域法腊布的瓦斯吉村。于公元950年，死于大马士革，享年约80岁。他的一生与萨曼王朝同时，欧洲人叫他Alpharabius。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呼罗珊、巴格达、阿勒颇等地度过的。

法拉比曾在巴格达受教于一位基督教的医生和一位基督教的翻译家，并曾做过苏非。他继承、改造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学说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遗产。他写过几篇论文，评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中可看到他的哲学体系是柏拉图派、亚里士多德派和苏非派的混合物。他注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第等人的各种论文，以及其他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如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Elements）等。此外，他还编写过关于心理学、政治学和形而上学的各种论文，其中最著名的是《哲理的宝石》和《优越城居民意见书》。

他在所著的《政治经济学》中提出了关于模范城市的概念。他认为模范城市是与人体相似的一个具有教职制度的有机体，这显然是受到了柏拉图的《共和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启发。君主相当于人的心脏，达官显宦为他服务，小官吏又为达官显宦们服务，如此类推，以至于老百姓。在他的理想的城市里，社会的目的是本市公民的幸福，而君主在道德上和才智上都是十全十美的人。

法拉比还是一位很好的医生兼数学家，是一位神秘学家兼音乐家。他被认为是阿拉伯音乐史上最伟大的理论家。他除了在两本科学概要里讨论音乐问题外，还写了三本比较大的专论来讨论乐理上的问题。最重要的是《音乐大全》。相传，他会演奏琵琶，十分动人。有几首古老的颂歌，相传是他创作的。

法拉比的著作都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很早就被译成了拉丁文，故在西方各国甚为知名。伊本·赫里康说："伊斯兰哲学家没有像法拉比那样渊博的。"

萨曼王朝时期最著名的学者要算阿维森纳（Avicenna，这是在欧洲流行的拉丁化的名字，本名是Abu Ali al-Husayn ibn Abdullah IbnSina，简称伊本·西那）。他于回历三七零年（980年）生于布哈拉附近的阿夫申村（在法拉比之后）。他生活的年代即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相当于中国北宋初年，在欧洲日耳曼国王鄂图刚建立神圣罗马帝国，在中亚是萨曼王朝晚期。

阿维森纳受过当时最好的和最广泛的教育，读过大量的哲学书籍。其父阿卜杜拉是萨曼朝的一个官吏，曾经参加过盖尔麦兑派的运动，所以，阿维森纳从小就接受了这一教派的影响而同情人民。他在18岁时就已经是一个高明的医生了。因治好了萨曼国王奴侯二世（976~997年）的病而得到保护，被允许利用布哈拉的藏书丰富的宫廷图书馆。他又在那里潜心研读，博及群书，成了当代最渊博的学者。阿维森纳不仅是一个医学家，而且也是一个哲学家、诗人和政治活动家。10世纪末，因喀喇汗王朝攻入布哈拉，阿维森纳被迫流亡到伊朗的哈马丹，在那里做官，最后于回历四二八年（1037年）死于其地。其坟墓保存至今。

阿维森纳从21岁就开始写作。一生共写了99部书，内容包括哲学、医学、几何学、天文学、教义学、语言学、音乐和艺术。在哲学方面，他继承了古典的哲学遗产，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他的波斯文著作《知识论》中，涉及到了逻辑学、数学、天文学、形而上学以及自然科学各个方面的问题。他重视经验和实践，试图用理性主义解决问题。无论在东方和在西方，他都被认为是当时最著名的哲学家。在医学方面，他继承了希波克拉特和盖隆，而又有所发展。阿维森纳具有多方面的修养，无所不通，可以说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阿维森纳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种：

《医典》，共五册，这是最主要的医学百科全书。这部书把

希腊和阿拉伯的医学思想加以总结，而编成医典。此书的阿拉伯文原本，于1593年出版于罗马。12世纪时，克利摩拿的热拉尔将其译为拉丁文，叫做Canon。从此，该书就取代了盖隆、拉齐和麦朱西三人的著作，而被作为欧洲各大学的医学教科书。在15世纪的最后30年内，此书已经出了拉丁文译本十五版，希伯来文本一版，现在还有英文译本。《医典》一书说明了纵隔障炎与胸膜炎的区别，承认肺结核的接触传染性，以及水流和土壤传布疾病的作用，对于钩虫病作出科学的诊断，认为是一种肠寄生虫造成的。此书的药物学，研究了760多种药物的性能。在从12世纪到17世纪中叶的近600年中，此书一直是全欧洲医生们的教科书和行医的指南。乌斯勒博士说，此书"被当做医学圣经的时间比其他任何著作都要长"。

《治疗论》，共17卷，这是一部哲学百科全书，其基本内容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传统，加上新柏拉图派的影响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学。

《拯救论》，这是《治疗论》的节要。

《指要与诠明之书》，这是他的哲学的简述。

《公正论》，20册，已佚，此书对东方和西方的哲学家作了比较。

《东方人的哲学》，已佚，只保留了一部分《东方人的逻辑》。

《知识论》，这是他的哲学的简述。

阿维森纳有一首《咏灵魂》的长诗，曾有汉译文（马坚译），发表于1952年5月4日的《光明日报》。

阿维森纳的关于音乐的著作，是阿拉伯语中最重要的著作。他在哲学上有那样的成就，应当感谢法拉比的恩惠。伊本·赫里康说："阿维森纳由于研究了法拉比的著作，模仿了他的风格，才精通哲学，写出有用处的著作来。"

萨曼王朝时期的史地之学也很发达。这首先要归功于哲汗尼和巴勒阿米这两位宰相的提倡和保护。巴勒阿米（死于974年）不但本人是一个历史家，而且还提倡学术，爱惜人才，被认为是文艺的保护者。他曾经在公元963年将塔巴里的著名阿拉伯文历史著作译成波斯文。塔巴里（838~923年）生于阿模里，也是一个神学家。他写的《编年史》，阿拉伯文原名是Tarikh al Rusulwa-al Mulk，意为《先知与国王的历史》，所叙起于世界之创始，止于公元915年，材料丰赡，是中世纪中亚史的重要史料。塔巴里另著有《古兰经集注》，亦称详审。但巴勒阿米没有将塔巴里的历史续编到自己的时代。这个波斯文译本曾由佐藤伯（H.Zotenberg）译成法文出版。在塔巴里书的阿拉伯文原本出版以后，巴勒阿米的译本已经无用。

叙述萨曼王朝首都布哈拉的历史的作者，有阿布·阿布达拉·穆罕默德·布·阿赫默德·布·苏莱曼，布哈拉人，死于公元924年。

另一作者是纳尔沙喜（死于959年）。他在回历332年（943~944年）献给萨曼王奴侯的《布哈拉史》，是用阿拉伯文写的，文笔流畅，内容丰富。书中谈到了布哈拉的状况，也谈到布哈拉的周围地区。并引述了圣训中谈及布哈拉的话。12世纪时，人们都不喜欢读阿拉伯文书籍。这时，有一个名叫库巴维的作者，将纳尔沙喜的《布哈拉史》译成了波斯文。译文中删去了原本中那些“读之令人困倦”的部分。巴尔托里德说：“纳尔沙喜的著作，是为一个世俗君主写的。其时虔信主义尚未完全占统治地位，故此书的原本比其他的城镇史包含较多的历史资料。关于阿拉伯人的征战，纳尔沙喜有时谈得比塔巴里更详细；虽然，作者曾利用过没有流传下来的阿拉伯历史家的著作，他在一个地方甚至引用了马代尼。波斯文本的译者从书中删去了他觉得是枯燥无味的和无用的部分，同时根据其他史料给此书

作了一些增补。在这些增补中，对我们最重要的是关于布哈拉古代史的叙述（取材于你沙不里的《科学的宝库》一书）和关于木坎纳叙述。”[1]此书现有弗来伊的英文译注本。

另外，有一个名叫阿布勒·哈里斯·阿萨德·布·哈母杜亚·阿勒·瓦尔斯尼的作者（死于927年），写过一本题为《佉失与那色波人的竞争》的著作。

阿布·阿赫默德·布·萨伊德·阿勒·卡狄（死于957年）写的《阿勒·卡非》一书，则是叙述花剌子模历史的著作。在萨曼王朝瓦解以后出现的作者，将在以后加以叙述。

萨曼王朝时期，中亚的地理学比史学更为发达。由于处在哈里发帝国的范围内，中亚的穆斯林地理家受到阿拉伯地理学的深刻影响。在早期，穆斯林的史地之学是随着对古兰经的研究而发展起来的。穆斯林经商和旅行，足迹遍于天下，对地理学的发展也有所促进。在阿拉伯人统治时期，希腊、罗马古典哲学家和地理家，如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等人的著作被译成阿拉伯文，加以继承。人们又从古代粟特人了解到许多关于中国西域的情况，大大地增进了西方人对东方的了解。

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花剌子密（780~850年），不但是一个数学家，而且也是一个地理学家。他的祖先信仰袄教，故所受到的印度、波斯传统的影响比希腊的影响为多。他本人从事学术活动是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马蒙在位的时期（813~833年）。9世纪前半期时他住在巴格达。他的地理学著作是改编托勒密的书并增加一些新材料而成的。他撰写的《地形》一书，其中附有一张据说是为哈里发马蒙所绘制的地形图。他的著作中有许多古地名。他想把古今地名统一起来，便将古地名同他那个时期

①　巴尔托里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W.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英文版，第14~15页。

（伊斯兰时期）的地名联系起来，加以解释。如，他把德国（Germany）称为“斯拉夫人的土地”（land of the Slavs）。对于两个“斯基泰地区”（Scythia），他称其中一个为“一般突厥人的土地”（the land of the Turks in general），称另一个为“极东的突厥人或九姓古思人的土地”（land of the Turks of the extreme east or the Toghuzghuz）。在他的书中，Serika被称为Sinistan，即中国（China）。这些方面颇类似于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只是由于见闻所限，有的不很确切。到近代，C.A.Nallino曾于1895年对其进行研究，1926年始有《地形》一书的印本。花剌子密可以说奠定了阿拉伯地理学的基础，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公元14世纪。

总的看，穆斯林地理学是在公元8~9世纪之交受希腊、印度、波斯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而以希腊的影响为主。除花剌子密以外，呼罗珊总督阿里·布·伊萨（796~807年）的秘书哈夫斯·布·满速儿·马卫集的《呼罗珊赋税论》也是较早期的地理著作。

还要提到的一个人是塔米姆（全名是塔米姆·本·巴赫尔·阿勒·穆塔维，Tamim ibn Bahral-Muttawi）。此人生平不详，大约是阿拉伯征服中亚时期的一个志愿者。他是最早到过九姓古思地区的阿拉伯人（约在821年）。他的游记记述了蒙古草原回鹘首府喀喇巴尔噶逊，其原文的一部分因被雅库特的《地理辞典》所引用而得以保存下来。另外，伊本·阿勒·法基赫的地理著作中也引用了塔米姆的游记，而且比雅库特的引文更全。德国的瓦里迪教授是塔米姆游记的发现者，保存了这游记的一部分。该游记也是后来的地理家如伊本·何尔达兹贝赫、库达马、米撒儿等人和《世界境域志》所根据的史料。

上述这类游记，与托勒密的地理著作不同，并不涉及天文地理学，只记述见闻，故被称为描述地理学。这种著作后来常以

《道里邦国志》作为书题，据纳迪姆在其所著《百科索引》（Kitab al–Fihrist）中说，头一个用此标题来写作的是马卫集（Abul Abbas Jafar ibn–Ahmad al Marwazi）。作者自称，他的书是应哈里发的要求而写的，但并未完稿，在早期即被人遗忘。故现在人们只知道第一个写成《道里邦国志》的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825~912年），也是穆斯林古典地理学的先驱。他是波斯人，祖辈都信奉拜火教（祆教），但他后来改信了伊斯兰教。其父在哈里发马蒙时曾任塔巴里斯坦总督，他本人则先任米底（吉巴勒）地方的邮政局长，后来又任巴格达邮传部长。他因担任邮驿长官之便，自然了解哈里发帝国各省和边远地区以至外国的情况，以利于他撰写地理著作。据《百科索引》的著录，他的著作有九部之多，其中还有一部历史著作。他的地理著作之著名者就是那部《道里邦国志》，写于885~886年。由于书中只记道路与里程，故马斯欧迪（Masud）说他的著作只是供邮差和旅游者使用的导游书。德·胡耶（de Goeje）认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还是最早提到过九姓古思人的作者。但这并非他本人的经历，而是根据塔米姆的游记写成。

以上是在萨曼王朝时期有重要影响的地理学者。至于中亚地区，则首推萨曼王朝宰相哲汗尼。哲汗尼（Abu Abdullah Muhammad ibn Ahmad Jayhani）从公元914年起担任萨曼王朝的宰相，热心学术研究，促进了地理学的发展。他不仅注意从文献中收集书面材料，而且注意收集关于国外的口头资料。马克迪西说，他搜集资料的办法是“召集外国人，询问各国的情况”。这很像唐朝宰相贾耽和宋朝的赵汝适。史称“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①]正是采取同样的方式。哲汗尼除了以上述各种方式搜

① 《新唐书·地理志》卷三三，下。

集的资料以外，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利用了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著作。他也写了一部《道里邦国志》，但其书已全佚，今不可复得。据说，伊本·毫卡勒、马克迪西等地理家都曾利用过他的著作。《世界境域志》的作者也不例外。地理学家巴里希也曾受到过哲汗尼的保护。

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阿拉伯游历者米撒儿（全名是阿布·杜拉夫·米撒儿·伊本·穆罕黑尔），亨利·玉尔在《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中曾对其作了介绍。张星烺将其译出，编入《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题为《依宾麦哈黑尔之游记》。冯承钧、岑仲勉等也都对其进行过研究。冯承钧译其名为米撒儿，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的《大食人米撒儿行纪中之西域部落》一文。冯家升等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译为慕黑尼。岑仲勉则译为依宾墨哈黑尔，见所著《中外史地考证》下册《误传的中国古王城与其水力利用》一文。在米撒儿的游记中描写了从布哈拉到中国甘肃沿路的部族分布情况，但其中所述的族名、地名，颇为混乱。其行程路线亦甚不可解，一定有错简，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米撒儿也曾利用过塔米姆的游记。

最后，介绍一下《世界境域志》（Hudud al-Alam）这部波斯文的地理著作。此书于1892年发现于中亚的布哈拉。次年为俄国东方学家图曼斯基（A.G.Toumansky）所得，故在俄文的历史著作中也称之为《图曼斯基抄本》。此书抄本在发现时是与另外三种著作捆在一起，没有署作者的姓名，但在书末由抄写者写明是在回历六五六年（即1258年）抄写的。而本书的作者则在第一章的序言中说，他是在回历三七二年（982~983年）开始编写这部地理书，并献给胡实健地方法里功王朝的异密阿布勒·哈里斯·穆罕默德·伊本·阿赫默德的。作者可能是一个官员兼学者（cabinet scholar），看来是一个书斋式的学者。他的书是利用书籍文献编辑而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根据“先辈们的著作

和圣人们的回忆录”写成的。在他的书中除提及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以外，并未在任何地方指明他的资料来源。

《世界境域志》的发现者Abul-Fadl Gulpayagani认为此书是为一本地图写的序言或说明。全书共有六十一章，第一章为序言，第二章至第八章综述世界的地域划分、海洋、岛屿、山脉、河流与沙漠。从第九章开始将世界按国家与地区分别叙述，其次序是自东而西。第九章至第十一章讲中国、印度和吐蕃，第十二章至第十七章讲东南突厥诸部（九姓古思、样磨、黠戛斯、葛逻禄、炽俟、突骑施），第十八章至第二十二章讲西北突厥诸部（基马克、古思、佩彻涅格、钦察、马吉伽里），第二十三章至第二十六章讲中亚的河中、呼罗珊及其边境地区，以后各章讲信德、伊朗各省、伊拉克、阿塞拜疆、亚美尼亚、阿拉伯、叙利亚、北非、西班牙、拜占廷，再又回到俄国及俄境的突厥部落（佩彻涅格、可萨等），最后讲东非、苏丹等地。总之，此书是一部关于世界的地理著作，不包括当时为他所不知的南北美洲和大洋洲。

作者生活在公元10世纪的后半期，其著作中自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当时中亚现实生活的情况。缺点是作者往往将不同时期的材料与情况杂揉在一起，互相矛盾。有时看起来是讲当代的事，而其所根据的材料实际上是反映前朝的情况。因此，学者们在使用此书的材料时，必须加以鉴别。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一部反映中世纪中亚史地的珍贵资料。

《世界境域志》的抄本后来交给了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以后，巴尔托里德负责此书的编辑发表事宜。到1930年3月，他已将此书的78页原文的图版及索引编好（没有译成俄文），并写了一篇序言印出，但由于一些技术上的原因，此书的出版拖延下来。不幸的是，巴尔托里德于1931年8月19日去世，现有的俄文本是以苏联科学院的名义编辑，在这位研究中亚的著

名历史学家死后出版的，标题为《Худуд ал-алам Рукопись Туманскаго. С введенем и указателем В. Бартольда》Ленинград，1930。故在一般的俄文史学著作中都把此书称为Рукопись Туманскаго（《图曼斯基抄本》）。

巴尔托里德死后，英国伊朗学家密诺尔斯基即着手将《世界境域志》译成英文。他花了六七年的工夫译出，并做了详博的解释，还编了索引。这个附有解释的英译本于1937年出了第一版。在密诺尔斯基于1966年3月25日去世后，又于1970年在伦敦出版了由博思沃斯编订的第2版。巴尔托里德曾经说："这部极为有趣的著作的主要意义在于它要比流传下来的阿拉伯地理著作更为详细地谈到了突厥人的领地，并总的谈到中亚的非穆斯林地区。"[①]

以上介绍的仅是萨曼王朝[②]时期中亚文明的主要成就，实际上中亚文明比这里讲的要丰富得多。所以，世界各国学者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往往称这个时期为最富有成就的时代，说这个时期的中亚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居于领导的地位。

第八节　萨曼王朝的衰亡

从公元10世纪后半期起，萨曼王朝开始衰落。商业贸易由于内部混乱而受到影响。王朝贵族和日益强大的突厥将领之间

①《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58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② 附：萨曼王朝世系（回历/公元）

纳斯尔（Nasr b.Ahmad）250/864~279/892

伊斯玛仪（Ismail b.Ahmad）279/892~295/907

阿赫默德（Ahmad b.Ismail）295/907~301/914

纳斯尔二世（Nasr b.Ahmad）301/914~331/943

奴侯（Nuh b.Nasr）331/943—343/954

阿布得·阿勒·马里克343/954~350/961

满速儿350/961~366/976

奴侯二世366/976~387/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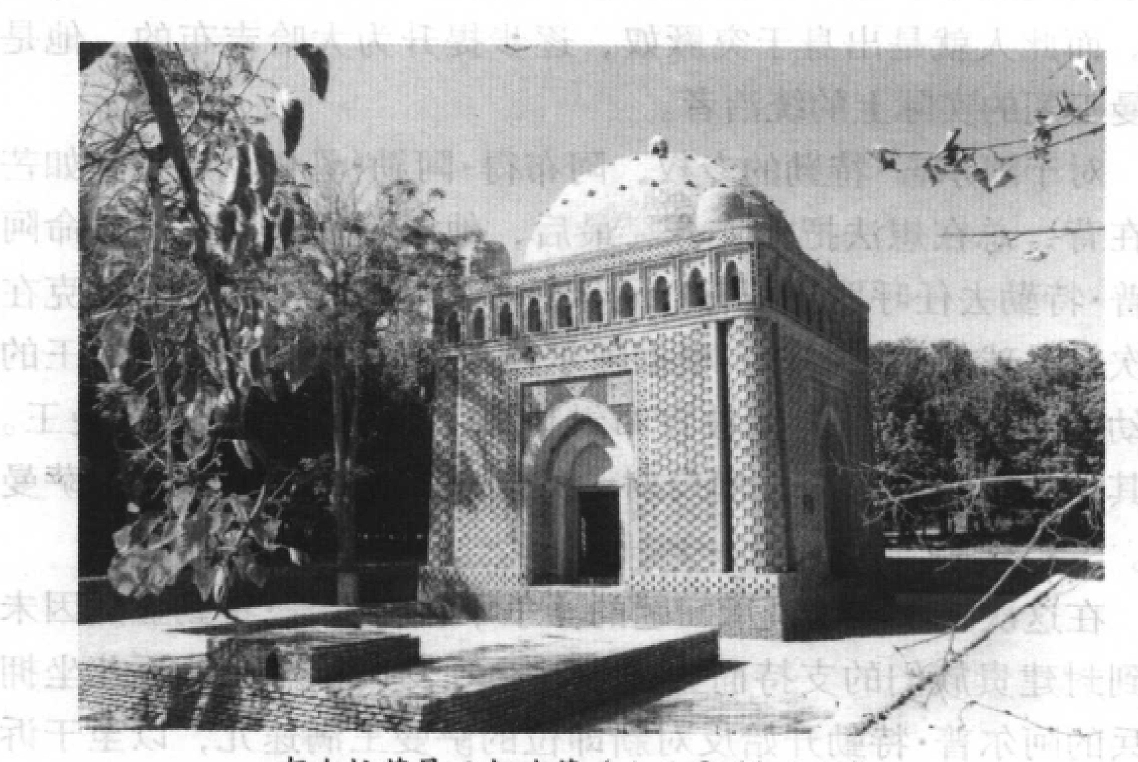
阿布·勒·哈里斯·满速儿二世387/997~389/999

阿布得·阿勒·马里克二世389/999

蒙塔西尔（Ismail）390/1000~395/1005

的斗争也使萨曼王朝削弱下去。在公元943年即位的萨曼朝国王奴侯，一开始就面临一种困难的处境。首先是财政状况的恶化。公元942年国库被盗，以后为了应付各地的反抗，消耗了大量的财富。为了增加收入，早在公元942年，就开始一年向居民两次征税。马克狄西说，这是以发行公债的形式提前一年征税的。但这个公债政府从未偿还过。国家的亏空既大，故军队甚至御林军也长期领不到薪饷，引起了将士们的严重不满。他们归咎于宰相，奴侯不得不下令将宰相处死以平息军队的愤怒。

这时，又发生了呼罗珊的反叛和夺权的斗争。原来，石汗那地方的大封建主阿布·阿里担任萨曼朝的呼罗珊长官，为政暴虐。公元945年，呼罗珊人向奴侯控诉阿布·阿里的罪行，奴侯决定撤换他。但由于军队领不到薪饷而不满，故不能用武力。阿布·阿里当然不愿让位，就勾结奴侯的叔父伊不拉因，依靠不满的军队的支持，于947年攻入首都布哈拉，奴侯逃往撒马儿罕。



布哈拉萨曼王朝陵墓（公元 9~11 世纪）

阿布·阿里等在布哈拉统治了两个月，由于居民的反对，被迫撤出，而把伊不拉因及奴侯的兄弟等留下。奴侯随即返回首都，将伊不拉因及两个兄弟抉目。阿布·阿里闻讯退往巴里黑，在该地统治者的支持下再次进攻布哈拉，被击败。阿布·阿里再度退回巴里黑，把阿姆河上游各省的藩王都发动起来一齐反对萨曼王朝。双方相持不下，乃于948年底议和。公元951年，阿布·阿里被任命继续担任呼罗珊长官。但他却下令当地清真寺在聚礼日讲经时念哈里发穆台基的名字，即表示不再服从萨曼王朝。

奴侯于954年8月28日死去，其子阿布得·阿勒·马里克继位。他即位后，罢黜阿布·阿里，另外派别克尔继之为呼罗珊的长官。这时，整个萨曼王国都是操纵在突厥奴出身的禁卫军（御林军）的首领手中，甚至宰相的任命也要由其决定。新任呼罗珊长官别克尔因为轻视突厥禁卫军而被大哈吉布阿尔普·特勤杀死于宫门之下。当时，没有这位大哈吉布的同意，什么都不能做。而此人就是出身于突厥奴，逐步提升为大哈吉布的。他是萨曼王朝的实际上的统治者。

对于阿尔普·特勤的专权，阿布得·阿勒·马里克感觉犹如芒刺在背，总在想法把他支开。最后，他于公元961年2月任命阿尔普·特勤去任呼罗珊长官。同年11月，阿布得·阿勒·马里克在一次打马球的时候被杀。根据阿尔普·特勤的坚决主张，故王的年幼的儿子纳斯尔三世被宣布继位，但只做了一天的萨曼王。因其他的军官和封建主们反对，另拥立奴侯之子满速儿为萨曼王。

在这次关于王位继承问题的斗争中，阿尔普·特勤显然因未得到封建贵族们的支持而失败了。在呼罗珊首府尼沙不儿坐拥重兵的阿尔普·特勤开始反对新即位的萨曼王满速儿，以至于诉诸武力。他宣布新王之继位为非法，派军进攻河中。满速儿派

了一支大军守卫着阿姆河，阻止阿尔普·特勤军队的前进。经过在谋夫与巴里黑之间的几次战斗，阿尔普·特勤未能取胜，便退往哥疾宁（前译伽色尼，即今阿富汗的加兹尼）。他在那里夺取了当地的政权，建立自己的统治。他于962年统治哥疾宁起，到976年死去，该地区实际上是脱离了萨曼王朝。962年，阿布·勒·哈桑·穆罕默德·西木朱里被任命为呼罗珊长官。

萨曼王满速儿于976年6月死去，其子阿布勒·卡西木·奴侯幼年（不过13岁）继位，史称奴侯二世。其母摄政，于977年任命乌特比（Abul Husain Abudallah b.Ahmad Utbi）为宰相以管理国事。这时，国内最有实力的军事首领是前已提到的呼罗珊长官阿布·勒·哈桑·穆罕默德·西木朱里。此人是库希斯坦（今伊朗克尔曼省的一个地区）的世袭藩王，虽为萨曼朝之呼罗珊长官，实际是一个独立君主。奴侯二世即位时，娶其女儿入宫。因此他的权势更大。宰相乌特比为了加强萨曼朝廷的权力，把西木朱里看成一个障碍，便在公元982年建议将其撤职。被撤职的西木朱里返回自己的领地库希斯坦。乌特比以自己的奴隶哈吉布·塔什取代他为呼罗珊长官。但乌特比不久被刺杀，后继的宰相们再也未能振兴萨曼王朝。

过了不久，西木朱里又恢复了呼罗珊长官的职务。公元989年，西木朱里死，其子阿布·阿力袭职。这个人奉萨曼王朝之命总管阿姆河以南各省。但他借口要维持军队的开支，将辖境内的赋税收归己有，不上缴萨曼王朝，甚至皇家地产也被其霸占。

有的史料说阿布·阿力同东面中国新疆地区的喀喇汗王朝订立密约，勾引突厥人来进攻萨曼王朝。公元992年，统治楚河上八拉沙衮地区的喀喇汗王朝的布格拉汗·哈仑率兵长驱直入。阿布·阿力不给萨曼朝以支援，而被派前往御敌的法伊克又叛变，与突厥人联合进攻布哈拉。结果，喀喇汗朝的军队轻易地攻占了萨曼王朝的首府布哈拉。奴侯二世逃往阿模里。

在萨曼王朝眼看就要灭亡的危急关头，布格拉汗·哈仑却突然患病，在回师途中死去。其军队掠夺了大量的战利品返回草原。奴侯二世得以回到首都。尽管萨曼王朝得以暂时免于灭亡，但阿布·阿力与法伊克二人却联合起来反对奴侯二世。前者在呼罗珊，后者在巴里黑，互相呼应。

濒临绝境的奴侯二世无计可出，便向哥疾宁的色布克·特勤求援。色布克·特勤这时已经统治了从哥疾宁到印度河两岸的整个地区，而且由于经常侵入印度虏获大量财富而变得越来越富强。但他仍尊崇萨曼王为君主，响应了奴侯二世的呼吁。公元994年，色布克·特勤和他的儿子马合木率领一支大军和200头战象向阿姆河前进。哥疾宁军渡过阿姆河后，从右边进入渴石，然后从那里到卡尔施，与奴侯二世一起进攻阿布·阿力与法伊克。在赫拉特平原的一次大战中，阿布·阿力与法伊克的联军被击溃。后者逃奔尼沙不儿与古儿甘。为了酬谢色布克·特勤父子的功劳，奴侯二世把呼罗珊长官的职位赐给了马合木。色布克·特勤得到"宗教和国家的保卫者"的称号，马合木得到"国家之剑"的称号。

回历三八五年（995年）花剌子模北部的统治者打败南部，兼并其地。但终萨曼王朝之世，花剌子模南、北两部分仍只是萨曼王朝的附庸。

在色布克·特勤等返回哥疾宁以后，阿布·阿力又卷土重来，反攻尼沙不儿，但被马合木击溃。阿布·阿力逃往阿模里（查尔周），又从该地奔花剌子模。后在哈扎拉斯普被花剌子模沙阿布·阿布杜拉赫俘获。古儿甘齐长官马孟将其救出，并请求奴侯二世宽恕他。阿布·阿力始得回到布哈拉。不久，由于色布克·特勤的请求，阿布·阿力被送往哥疾宁，于公元997年死于狱中。

在哥疾宁朝统治者的支持下，奴侯二世虽得暂时维持了统治，但国家的东北部分锡尔河流域已经失给了喀喇汗王朝。而

国家政权则完全受哥疾宁朝所支配。萨曼朝的王权名存实亡。

公元997年，奴侯二世与色布克·特勤均死去。萨曼王朝继位的君主是奴侯二世的儿子阿布·勒·哈里斯·满速儿（Abul-Harith Mansur）。他即位后不久就发生了起义。起义者求助于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伊列克·纳斯尔。起义虽未成功，但萨曼王朝的大臣别克土尊因害怕阿布·勒·哈里斯·满速儿同哥疾宁朝素丹马合木联合，便在公元999年2月1日将其废黜，并抉其目，另拥立其弟阿布勒·法瓦里斯·阿布得·阿勒·马里克为萨曼王。在这种情况下，驻在讹迹邗的喀喇汗王朝首领伊列克·纳斯尔就决定消灭萨曼王朝。他宣称自己是作为萨曼王朝的朋友和保护者前去布哈拉的。公元999年10月23日，伊列克·纳斯尔率领大军从喀什噶尔进入河中，未遇抵抗就攻克了萨曼王朝的首府布哈拉，占有了国库。萨曼王被囚禁，后死于狱中。萨曼王朝亡。前王之子蒙塔西尔（真名为阿布·伊不拉音）从囚禁中逃出，进行复国的活动。他在土库曼人的帮助下，曾两次打败伊列克汗的军队。但终归不是喀喇汗国的对手而被驱逐，最后在流浪中被害。

至此，伊朗语族在中亚建立的国家结束，突厥化的时代从此开始了。

第二章
突厥化时代的中亚

中亚河中地区，在古代为伊朗语族的雅利安人所居住。尽管自公元6世纪以后，不断有突厥人进入，但居民的大多数仍然是属于伊朗语族。而西突厥和唐朝对其地的统治也只是一种宗主权，并没有改变当地的民族、语言、宗教等状况。中亚的地方政权或城邦、小国，都是由伊朗语族建立的。萨曼王朝可以说是最后一个统一的雅利安王朝。这个王朝于公元999年正式为突厥人所灭。自此以后，伊朗语族在中亚的统治再未恢复过。公元11世纪，喀喇汗王朝、哥疾宁王朝和塞尔柱王朝这三个由突厥人建立的王朝统治着中亚。他们的统治不但完全扫除了雅利安人的政治势力，而且使当地的居民逐渐被突厥所同化。突厥人也信奉了伊斯兰教，使中亚在民族、宗教、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趋于一致，成为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未被突厥同化的雅利安人则被驱往帕米尔等山区，成为后来的塔吉克民族。以致河中地区后来竟被称为突厥斯坦。由此说来，公元11世纪在中亚的历史上乃是一个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因而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

第一节　喀喇汗王朝西支对中亚的统治

喀喇汗王朝是由萨曼王朝东面今中国新疆地区的操突厥语的部

族或民族所建立的。关于这些操突厥语的部族或民族的情况，在前面已经作了介绍。他们在攻灭萨曼王朝以前，已经形成为一个游牧的部落。喀喇汗王朝这个称呼是近代俄国学者格力哥里也夫（1816~1881年）提出来的。伊斯兰史料称之为“汗朝”或“额弗拉昔雅卜王家”。[①]后一名称是这个王朝的首领的自称。关于喀喇汗的意义有好几种解释。一种认为喀喇是黑的意思，因此有的说汉文史料中提到的“黑韩王”即喀喇汗。从突厥语的意义上讲，喀喇确有黑的意思。但喀喇汗中的喀喇其义不同。故黑韩应是译音，而非译义。[②]然则喀喇之意义为何？一说有“总的”、“普遍的”、“伟大的”等意思，普里扎克即主此说。另一说以“喀喇”一字是表示“区别”、“变种”等。[③]这种说法也有它的道理。

喀喇汗王朝的建立者，过去学术界多数认为是从蒙古草原西迁的回鹘部，现在国内的学者也多这样看。另一种看法认为是样磨部（即回鹘的一支）。德国学者普里扎克认为是与萨曼王朝境域紧相邻接的葛逻禄部，此说在国外较占优势。不管怎样，这些都是属于突厥的部族。最重要的是，喀喇汗王朝是以

① 英国学者伯纳德·刘易斯说：（突厥人过去的历史）“都已在伊斯兰教中被人忘记了。甚至像喀喇汗国那样一个在十世纪新建立起来的伊斯兰化了的突厥王朝，其统治者们也已不记得他们的突厥的前身，而是给自己取了一个来自波斯传说的名称额弗拉昔雅卜（Afrasiyab）王室。”（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y of Modern Turkey,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8）

② 周良霄：《鞑靼杂考》，载《文史》第八辑，第80页：“黑韩盖可汗之讹也。”

③ 伊莱亚斯在《拉失德史》的注释（见该书英译本，第153页）中说：“喀喇”这个字的意义虽是“黑”，但在中亚细亚经常用来表示“区别”、“变种”，尤其是指“贱类”。我们很难找一个同义的英文词，但是在印度使用的乌尔都语的“kacha”（生的，粗糙的），倒比任何英语语词更能确切地译出“喀喇”的意义。因此，现在蒙古和突厥斯坦的人有时还用“喀喇”这个字来指某些地区的汉族人，尽管他们是肤色最白皙的汉族人也如此称呼；这个字也用来指某些吉尔吉斯部落，而他们在肤色方面和其他吉尔吉斯人并没有什么区别。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别的用法。在兽类名称方面，“喀喇”也是这样使用的，即表示一个变种。具体如喀喇契丹，对西方的外国人说，并非指真正的纯种（“pakka”）契丹人，而是指契丹的一支，于是就有必要用一形容词来限定它的意义。

信奉伊斯兰教为特点，从而使其区别于东面其他的突厥部族的。

喀喇汗朝是在中国唐朝的范围内建立的地方政权。随着唐朝衰败，中原处于割据状态，无力统一前朝故地，喀喇汗朝逐渐兴起。相传喀喇汗王朝第一个可汗名叫毗伽阙喀的儿汗（Bilga Kul Qadyr Qakhan）。[1]此汗早在公元9世纪中已在河中地区北缘一带同萨曼王朝发生过冲突。他死后遗有二子：一名巴兹尔，继任为大可汗，统治八拉沙衮之地。一名乌古尔萨克·喀的儿，为副可汗，统治呾逻斯之地，后迁喀什噶尔。乌古尔萨克·喀的儿为萨曼王伊斯玛仪的同时代人。他利用萨曼王朝的内部纠纷，庇护逃来的萨曼王子纳斯尔，让其住在喀什噶尔北部的阿图什。而乌古尔萨克·喀的儿之侄、巴兹尔之子沙土克·布格拉·汗就是受这位王子的影响而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的汗。他取了一个伊斯兰教的名字为阿布杜勒·克里木。后来，统治从今中国新疆西部到中亚河中广大地区的喀喇汗王朝的王族，都是这个沙土克·布格拉·汗的后裔。[2]

作为阿尔泰语系的喀喇汗朝王族，虽然接受了西亚来的伊斯兰教，但仍然采取阿尔泰语系民族固有的统治制度。首先是双王制（dual kingship），把汗国分为两个部分，由汗族的长幼两支分治。长支为大可汗，称号为阿尔斯兰（狮子）·喀喇·汗，名义上是汗国的最高首领，驻地为八拉沙衮（Kara Orda）。幼支为副可汗，称号为布格拉（公驼）·喀喇·汗，驻地先在呾逻斯，后迁喀什噶尔。除以上两个最高统治者以外，还有四个低一、二级的首领，称为伊列克与特勤，即阿尔斯兰·伊列克、布格拉·伊列克、阿尔斯兰·特勤、布格拉·特勤。喀喇汗王朝的大臣则有于伽、俟斤、阙俟斤、将军、伊难珠匐等称号。

---

① 威廉·萨莫林：《十二世纪以前的东突厥斯坦》，（William Samolin，East Turkistan to the Twelfth Century），英文版，第77页。

② 关于沙土克·布格拉·汗的传说，显然是讲的喀喇汗王朝早期的历史。

沙土克·布格拉·汗的后裔，后来就依其长幼，分为两大支派。即以其长子拜塔什·穆萨的儿子阿里为首的阿里系，以其次子苏莱曼的儿子哈仑（哈桑）为首的哈桑系。前述于公元999年攻灭萨曼王朝的伊列克·纳斯尔就是长支阿里的次子。他之所以称为伊列克，就是因为当时喀喇汗王朝的大可汗是他的兄长阿赫马德。

阿赫马德于公元998年继位为大可汗。到这个时候，喀喇汗王朝总的情况是：汗国境内的突厥部落已经基本信奉了伊斯兰教。如前述，公元960年20万帐户的突厥人信教，即属于沙土克·布格拉·汗的长子拜塔什·穆萨在位的时期。从穆萨时期开始，喀喇汗王朝进行了征服和田的宗教战争。穆萨和他的儿子阿里，都在对和田的战争中死去。大约到公元10世纪末与11世纪初，和田被喀喇汗王朝征服，并被迫接受伊斯兰教。阿里的副可汗是他的堂兄弟、幼支苏莱曼之子哈桑（哈仑）。就是这个人（布格拉·汗·哈仑）曾于公元992年一度攻入萨曼王朝的首府布哈拉。

公元999年，伊列克·纳斯尔再度攻入布哈拉，萨曼王朝正式灭亡。萨曼王族被囚禁。当时萨曼朝末主阿布勒·法瓦里斯·阿布得·阿勒·马里克的兄弟阿布·伊不拉因·伊斯迈耳被囚禁在费尔干纳地区的讹迹邗。不久，他乘隙男扮女装从狱中逃出，自称为蒙塔西尔（意为“常胜者”），从事复国活动。他先到布哈拉，后去花剌子模。在那里他招集军队进攻布哈拉，驱逐了驻守该城的喀喇汗朝军，并击败了来自撒马儿罕方面的援军。为此，伊列克·纳斯尔率领主力大军前来镇压。蒙塔西尔不能敌，取道阿模里逃奔呼罗珊。在那里，他的部队又被哥疾宁朝所灭。[①]便不得不于公元1003年返回河中，向当时已信仰了伊

① 回历三九四年（1004~1005年），哥疾宁王朝的马合木素丹派遣古尔干地方的法里功王（Farighun b.Muhammad）率军从巴里黑前去进攻蒙塔西尔，当时蒙塔西尔在俺都淮地方和梅尔维鲁德附近的Pul-i-Zaghul地方游荡。见《世界境域志》注。

斯兰教的古思人（土库曼人）求援。在古思人的帮助下，蒙塔西尔得以在泽拉夫善河畔和撒马儿罕附近打败了喀喇汗朝军。古思人在战斗中抢到大量的战利品和俘虏。蒙塔西尔怀疑他们同喀喇汗王朝有所勾结，便于公元1003年秋末率步骑兵700踏冰渡过阿姆河，来到阿模里。次年，被花剌子模的军队击溃。以后，由于原萨曼王朝大法官哈里斯率领3000士兵及宗教人士的支持，古思人再度来援，蒙塔西尔才得以于1004年打败喀喇汗军。在战斗中，手下的一名将领叛变，迫使他再度去呼罗珊。他最后一次企图返回布哈拉时，于途中被部下抛弃。喀喇汗朝军把住了阿姆河所有的渡口，将其包围。他的兄弟和支持者都被俘虏，送往讹迹邗。蒙塔西尔本人仅与随从八人得脱，但于1005年初被谋夫附近的一个阿拉伯部落酋长所杀。

蒙塔西尔之灭亡，表示萨曼王朝的余孽也被完全消灭了，王朝复国的希望也永不再出现。从而真正开始了中亚史上的突厥化时代。

河中的征服者伊列克·纳斯尔，以前住在讹迹邗，在萨曼朝亡后即转移到撒马儿罕。这时喀喇汗王朝的领土东面包括天山主脉两边的广大地区，西面达到了河中，但不包括花剌子模，南面以阿姆河与哥疾宁朝为界。喀喇汗王朝的领土虽然扩展到如此广阔的规模，却没有一个集中的政权，因而从未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出身于突厥游牧人的喀喇汗王朝统治者，仍然好像是部落联盟的酋长。喀喇汗王把各个地区分封给自己家族的成员或部落首领，他们则各自为政，互相斗争。各对立领地之间由于经常发生战争，故其界限也是变动不居的。以前萨曼王朝时期那种集权制度，那种发达的官僚机构，那种集中统一的局面，现在没有了。萨曼王朝以前中亚地区存在过的那种土地贵族（德赫干），又有复兴的现象。本地德赫干，害怕萨曼王朝中央集权制度之复辟，甚于害怕突厥人。所以，这时甚至出现

了伊列克-德赫干的铸币和为喀喇汗王朝所用的德赫干军队。而在萨曼王朝时期，德赫干是没有统治权的。但是，德赫干的这种抬头，也为时不久。他们在200年中逐渐消亡。到13世纪前期蒙古人侵时期，就已经不再见到提及这个阶层了。

喀喇汗王朝虽然同哥疾宁王朝订立了规定以阿姆河为两国国界的条约，但因企图对阿姆河以南呼罗珊等地进行扩张，故不久即破坏了那个条约。1006年，当哥疾宁朝素丹马合木进攻印度到了穆尔坦时，喀喇汗王朝就派了两支部队夺取了尼沙不儿与巴里黑。马合木闻讯从印度赶回，将喀喇汗王朝的军队从二地逐出。其中尼沙不儿方面的喀喇汗朝军队统帅修巴什特勤及其士兵900人皆被俘。为了援救修巴什部，伊列克第二次派军进攻巴里黑。这支部队在阿姆河畔被马合木的兄弟纳赛尔部所消灭。格尔德齐所述的这次战役的情况是甚为动人的。据说，哥疾宁朝军队的士兵"以和田的音调唱着突厥的歌曲"。伊列克·纳斯尔的军队以为和田的统治者玉素甫率军配合哥疾宁朝前来夹攻，故感觉到犹如四面楚歌，丧魂落魄，纷纷投身河中，大部分人被淹死，因而大败。

为了报复，伊列克·纳斯尔求援于河中的德赫干，并与副可汗（同族）、和田的统治者喀的儿·汗·玉素甫[①]修好结盟，于次年兴兵再度向哥疾宁朝进攻。乌特比曾经描写喀喇汗王朝的突厥军的相貌是"宽脸庞，小眼睛，扁鼻子，少毛发（胡须），持

① 喀的儿·汗·玉素甫，是布格拉·哈仑的儿子。乌特比和伊本·阿勒·阿西尔这两位作者都称之为和田的统治者。这与他使和田地区改信伊斯兰教的事实是分不开的。斯坦因在《古代和田》一书中说："喀的儿·汗·玉素甫曾以四万军队攻和田，围二十四年之久，陷之。""和田可能从东面以及南面得到佛教徒（指吐蕃和信仰佛教的回鹘人）的援助。""和田在1006年为喀的儿·汗·玉素甫所据。"这里讲的喀喇汗王朝同哥疾宁王朝所进行的战争，也是在1006年。喀的儿·汗·玉素甫死于1031年或1032年。当时，他的领土包括南疆的喀什噶尔、和田、叶尔羌、英吉沙尔等地，以及七河和锡尔河流域的东部。

铁剑，服黑衣”。[①]1008年1月4日，两军在距巴里黑四法尔沙赫的一座桥处决战。哥疾宁军中有500头大象，突厥人见到后不知所措。结果，喀喇汗军被彻底击溃，士卒之被淹死者无数。

喀喇汗王朝向阿姆河以南扩张的企图既已失败，以后其领土便仅限于今中国新疆西部和中亚河中地区。

伊列克·纳斯尔死于回历四〇三年（1012~1013年），其弟曼苏尔继承他的职位，称号为阿尔斯兰·伊列克。曼苏尔大约在三年以后，即回历四〇六年（1015~1016年）继承他的长兄阿赫马德作了新的大可汗（阿尔斯兰·汗），他的四弟穆罕默德成了阿尔斯兰·伊列克。乌特比在他的著作中记载，在回历四〇八年（1017~1018年），有10万帐的异教游牧人入侵七河地区，到达了距八拉沙衮仅八天路程的地方。喀喇汗王朝的大汗阿赫马德（亦称为托干汗）率军迎战，将其击败，追击三月之久，大获全胜。阿赫马德在1018年返回八拉沙衮时死去。布赉胥奈德认为，这里所说的异教游牧人（秦军），可能是指东部的回鹘人。[②]而法国学者格鲁赛则说是辽军。[③]这可能是根据《辽史》卷四十四记载的开泰二年（1013年）耶律化哥讨伐阻卜部的事实而得出的。其事实亦见于拜占廷史料的记载。

阿赫马德死后，他的三弟曼苏尔继之为喀喇汗王朝的大汗（阿尔斯兰·汗）。但喀什与和田的统治者、原副可汗玉素甫不承认曼苏尔的大汗的地位，而自称为大汗。曼苏尔于回历四一五年（1024~1025年）隐退，玉素甫即正式继为大汗（1024~1032

---

① 按照这种描写看，这些人像是蒙古人，与古突厥人之深目多须不同。他们可能即《世界境域志》和《王延德使高昌记》二书中提到的达呾人。在喀喇汗王朝本来有很多达呾人，他们与突厥人杂处在一起。

② 布赉胥奈德：《中世纪研究》，英文版（E.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urches），1967年重印本，第1卷，第253页，正文及注。

③ 见格鲁赛：《草原帝国》，英文版，第146页。参考《辽史·耶律化哥传》。

年）。但玉素甫的两个弟弟阿赫马与阿里（即阿里特勤）都反对他。阿里特勤统治着河中地区，在布哈拉与撒马儿罕有巩固的权力基础，并同塞尔柱王朝联盟以与哥疾宁朝为敌。玉素甫·汗曾在回历四一六年（1025年）联合哥疾宁朝素丹马合木进攻阿里特勤，将其打败。

玉素甫·汗于回历四二四年正月（1032年12月）死去，其长子苏莱曼继位为阿尔斯兰·汗，次子穆罕默德为布格拉·汗（副可汗）。据有的史料记载说，苏莱曼曾经接待过吐蕃地方的突厥人派来的代表。该代表要求允许他们定居于八拉沙衮附近。汗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当这些突厥人到来时，汗又要强迫他们信仰伊斯兰教。这些突厥人拒绝了。只是因为他们表示服从与忠顺，才被允许作为异教徒而居留下来。[①]这一事实说明，在11世纪前半期，突厥人之伊斯兰化尚未最后完成。这些突厥人是在11世纪的40年代初信奉伊斯兰教的。[②]

据德国学者普里扎克说，河中的统治者阿里特勤曾经在回历四二三年（1031~1032年）左右自称桃花石·布格拉·喀喇·汗。这里的“桃花石”，是“中国”的意思。但在以后不久，阿里特勤即于1034年死去。他的长子尤素甫即位。但尤素甫兄弟却不能再在河中保持其父的领地。这时，原阿里系伊列克·纳斯尔诸子的势力开始抬头。河中地区逐步地被伊列克·纳斯尔的长子穆罕默德·艾因·道拉和次子亦卜拉欣（即贝里特勤）所征服。穆罕默德·艾因·道拉宣布自己为大汗，贝里特勤为他的副汗，时在回历四三三年（1041~1042年）。自此以后，喀喇汗王朝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阿里特勤之子则逃到今中国新疆地区。河中地区的阿里系不再承认东面哈桑系的喀喇汗王苏莱曼·布·玉素甫的宗主地位。

① 斯克兰、罗思：《亚洲的心脏（中亚史）》，第120页，伦敦1898年英文版。

② 参看本章第二节。

东部汗国的领域包括七河、费尔干纳东部、喀什噶尔等地区，而以八拉沙衮（或称喀喇·窝耳朵）为首府，以喀什噶尔作为重要的宗教与文化中心。西部汗国的领域包括河中、费尔干纳西部和忽毡，其首府先是讹迹邗，以后是撒马儿罕。锡尔河中游地区则是汗国东西两支经常争夺的地带。东面哈桑系很快就征服了整个费尔干纳。

河中地区喀喇汗王朝西支的第一个统治者亦卜拉欣，亦称为贝里特勤。关于此人，初见于《贝哈基史》的记载。巴尔托里德认为他就是撒马儿罕的桃花石·汗·亦卜拉欣·布·纳斯尔①。当时贝里特勤在河中建立了牢固的政权。在1046年左右铸造的钱币上，贝里特勤就称为桃花石·汗·亦卜拉欣。当然，在他以前，布格拉·汗们也有采用桃花石·汗这个称号的。后来，亦卜拉欣还采用了“东方与中国之王”的称号，其子纳赛尔采用了“东方与中国之素丹”的称号。

在阿拉伯史料，如伊本·阿勒·阿西尔的著作中，把桃花石·汗·亦卜拉欣描写成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一切行政措施或征收新的赋税都必先征求宗教人士的意见。有的作者则说，他是一个贤明的君主，关心自己国内的秩序与安全，对所有权的任何破坏都会受到无情的惩处。表明这位汗竭力地维护封建主阶级的利益。

喀喇汗王朝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引起河中各地人民的反抗。据说，在桃花石·汗·亦卜拉欣时期，“盗匪”是很猖獗的，使得这位喀喇汗统治者不得不尽力维持国内的安宁与秩序，设法保护有产阶级的所有权不受侵犯，对于一切危害秩序的行为都给予无情的惩处。有一次，“盗匪”们在撒马儿罕城城堡的门上写道：“我们好像大葱，被割得越多，就长得越多。”桃花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2分册，第513~514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石·汗·亦卜拉欣就命人在这话的下面写道："我在这里好像一个园丁，不管你长多少，我都要把你拔掉。"接着，这位汗又用欺骗的手段，把曾经从事过"偷盗和抢劫"的300个年轻人组织为一支卫队，说是要对他们进行赏赐，实际上却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引进房子处决了。由于采取了这一严厉措施，国内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气氛。以后，国内的"盗匪"活动虽然有所抑制，但人民的反抗仍在不断。

亦卜拉欣在位期间，还乘东部汗国内争混乱之机，出兵占领了费尔干纳。并在那以后发行新的货币，打击哄抬物价的商人，稳定市场，安定群众的生活，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亦卜拉欣尽管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同宗教界还是有矛盾的。为了争取宗教界的支持，喀喇汗统治者对宗教上层极为尊重。甚至国家大政也必征求宗教首领的意见。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教派是正统的逊尼派，宗教首领称为"沙得尔"。宗教上层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享有很大的特权，足以把持国政。而被斥为异端的什叶派（伊斯玛仪派、盖尔麦兑派）则一般是代表着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亦卜拉欣曾屈从于宗教上层，下令屠杀布哈拉的什叶派。但由于政权与教权的冲突趋于尖锐，亦卜拉欣才决定处死了著名的舍黑（宗教首领）阿布勒·卡西木。

一般说来，宗教上层人物和国家的高级军事将领，都不愿意王权过于强大，因为这将限制他们日益扩大的特权，对下层人民有利。在王权的发展中，必然要引起政权与教权的尖锐矛盾。而在这一斗争中，人民往往是站在君主一边的。

1068年，亦卜拉欣（贝里特勤）死去。其早已掌权的儿子舍木斯·阿勒·穆耳克·纳赛尔遭到自己的兄弟舒艾斯的反对。但后者在布哈拉一战中被击溃。舍木斯·阿勒·穆耳克·纳赛尔得以即位为汗（1068~1080年）。这位汗曾被称为"东方与中国之素丹"，享有"公正的国王"的荣誉。



舍木斯·阿勒·穆耳克·纳赛尔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在城市中建筑高大美观的建筑物，在交通大道沿线建筑许多城堡。著名的有伊列克堡（在哈尔金附近）、阿克·阔台尔堡（在从撒马儿罕通往忽毡的大道上）等。纳赛尔还致力于振兴学术，优待文人。在这位汗的统治时期，喀喇汗朝曾于回历四六五年（1072~1073年）遭到塞尔柱人的入侵。在东面，哈桑系的两个可汗夺回了被亦卜拉欣占去的土地。

喀喇汗朝统治者同宗教首领的矛盾和斗争，在河中地区一直没有停止过。1080年，舍木斯·阿勒·穆耳克·纳赛尔死，其弟希兹尔即位。关于此人，史料记载甚少。继希兹尔为汗的是他的阿黑马德·汗。1089年，宗教集团召塞尔柱军向河中进攻。最后，这位汗竟被宗教首领废黜处死，理由是说他同情伊斯玛仪派。以后，河中地区的汗几乎都是由塞尔柱素丹任命的。喀喇汗王朝的西支完全沦为塞尔柱王朝的附庸。

喀喇汗王朝的东支，由哈桑系的汗王统治。其第一个汗是喀什噶尔与和田的统治者玉素甫的儿子苏莱曼。苏莱曼有三兄弟，他为长兄，称阿尔斯兰汗，被誉为“国家的光荣”，领有首府八拉沙衮和喀什噶尔。其二弟穆罕默德，为副可汗（布格拉·汗），领有呾逻斯与白水城。其三弟马赫穆德，大致领有王朝的东部地区。他们的叔父、以前的大可汗阿赫马领有费尔干纳地区。阿赫马死后，其地属于阿里特勤的后裔。

据伊本·阿勒·阿西尔的记述，苏莱曼虔信宗教，提倡学术，被称为“科学和宗教的朋友”。回历四四八年（1056~1057年），苏莱曼同其弟布格拉·汗·穆罕默德作战，兵败被俘，后者升任为阿尔斯兰·汗，但穆罕默德即位15个月后就让位于其长子侯赛因。侯赛因之子即《突厥语大辞典》的作者马赫穆德。

侯赛因即位，遭到其父另一妃子的嫉妒，被其毒死。该妃

立自己的儿子伊卜拉欣为汗，遭到臣下的反对。西部汗国趁机夺取费尔干纳之地。回历四五一年（1059~1060年），伊卜拉欣奉母命去攻打巴儿思罕城，兵败，被俘处死。其叔马赫木德继为大可汗。马赫木德从西部汗国手中夺回了费尔干纳之地，同后者订立重新划分边界的条约，确定沿锡尔河直到忽毡之地归属西部汗国，整个费尔干纳归于东部汗国。

回历四六七年（1074~1075年），马赫木德死，其子奥玛尔即位，在位仅两月，汗位被苏莱曼之子哈桑夺去。这位哈桑，曾任副可汗，驻于喀什噶尔。（1069年）八拉沙衮人玉素甫就曾作长诗《福乐智慧》献给他。在当时喀什噶尔不但是东部汗国宗教和文化的中心，而且是向塔里木盆地其他地区及其以东传播伊斯兰教的主要起点。哈桑因此也获得了“正义和宗教的保护者”、“宗教的荣誉”和“东方之王”等荣誉称号。他在位达30年之久（1074~1103年），继位者为他的儿子阿黑马。在阿黑马时发生了西辽人入侵的事件。他成功地抵抗并打败了西辽的一支部队。可是，在他的儿子和继承者易卜拉欣时，东部喀喇汗王朝已完全沦为了西辽的附庸。

到13世纪前期蒙古西进时，无论是今中国新疆地区还是中亚河中地区的喀喇汗朝残余，都一齐走向灭亡。

第二节　哥疾宁王朝

阿姆河以南今阿富汗境内的哥疾宁王朝，是与喀喇汗王朝同时存在于中亚的一个由突厥人建立的王朝。一般认为，这个王朝的实际创建者是色布克·特勤，而其奠基则始于萨曼王朝的呼罗珊统帅阿尔普·特勤。

在第一章中已经提到，萨曼王朝衰落时其国家权力实际操纵在突厥奴出身的军事将领手中。当时最有权力的突厥将领是

大哈吉布阿尔普·特勤。此人于961年被任命为呼罗珊长官。后因反对新即位的萨曼王满速儿失败而退往哥疾宁，于962年从当地统治者罗亚克手中夺得政权，统治其地达14年之久。

当时，另有一个突厥奴出身的军官色布克·特勤，随同阿尔普·特勤去了哥疾宁。据研究，色布克·特勤原本是伊塞克湖附近巴尔珲（巴儿思罕）地方的一个葛逻禄人。他在一次部落战争中为突骑施人俘虏，被运到赭时（塔什干）的萨曼朝奴隶市场上出卖。后来成为萨曼王朝的禁卫军。[①]还有的史料说，他娶了阿尔普·特勤之女，故跟随阿尔普·特勤去了哥疾宁，于977年继承了后者的职位，建立了哥疾宁王朝，故哥疾宁王朝亦为葛逻禄部所建。

色布克·特勤由于支持萨曼王奴侯二世有功，遂完全控制了萨曼王朝的权力，并统治了阿姆河以南的萨曼朝领土。997年，色布克·特勤死，其子马合木继位。再过两年（999年），萨曼王朝被喀喇汗朝攻灭。马合木乘机夺取阿姆河以南的萨曼王朝领土，并逼使伽尔吉斯坦的地方统治者向自己称臣。随后，他又征服了整个呼罗珊，占领尼沙不儿，侵入锡斯坦。公元1001年，马合木遣使到喀喇汗朝，修好联姻。双方订立了条约，正式规定两国以阿姆河为界。马合木娶了伊列克纳斯尔之女为妻。公元1002年，马合木正式兼并了锡斯坦。于是，他统治了今阿富汗的全境，南面达到了印度北部，西及于呼罗珊，北至阿姆河，形成一个与喀喇汗王朝抗衡争霸的大国。

马合木于回历三八九年助勒·盖儿德月（999年10~11月）即位时，曾得到巴格达哈里发的承认，被赐给“国家的右手和教团的信赖者”的称号。马合木采用了素丹的尊称。他还承担了每年对印度进行圣战的宗教义务。实际上不过是为了掠夺财富。

① 《剑桥伊朗史》，第5卷，第6页，伦敦1968年英文版。

这时，喀喇汗王朝不甘心让哥疾宁王朝独占阿姆河以南之地，于公元1006年趁马合木南攻印度时向阿姆河以南进犯，却被马合木回师击败。

哥疾宁素丹马合木之所以能够几次战胜喀喇汗王朝伊列克·纳斯尔，可能是他实行了远交近攻的政策。伊列克·纳斯尔同喀什与和田的统治者玉素甫·喀的儿·汗的关系不好，马合木曾加以利用，已见前述。另一方面，马合木同中国的回鹘与辽朝也有所拉拢。据汉文史料记载："太平元年（元1021年），三月，大食国王复遣使请婚，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为公主，嫁之。"[①]辽朝显然从大食使者了解到哥疾宁朝素丹马合木的情况，故亦与之建立关系。

阿拉伯作者马卫集（约卒于1120年）曾经谈到，1027年，辽朝皇帝曾遣使致书于哥疾宁王朝素丹马合木云："世上凡能视所，无不求与朕为友。附近诸国主朕之侄辈皆时遣使来，表奏贡礼不绝于途。唯卿迄今未曾朝贡。朕又闻卿英武卓越，统制有方。国内义安，诸异密服从。卿既享尊荣，理应奏告。普天下唯朕最尊，卿当事朕以礼。今派使臣，以道途遥远，久需时日，故使者所赍不丰。且不欲派官爵高者，恐有逼卿之嫌。今有贵主下嫁于喀的儿·汗之子察格里·特勤，故命喀的儿·汗开通道路，庶几此后聘使往返无碍。遣使当选聪睿解事者，能宣畅朕意，并晓以此间情况。今遣喀里通卡即是此旨。欲以肇启邦交，永敦邻好也。"英国伊朗学家密诺尔斯基以为，这次辽朝之遣使于哥疾宁王朝，乃是为了订立反对喀喇汗王朝的同盟。

关于回鹘同哥疾宁朝的关系，以上作者还收录了一件回鹘伊立格可汗致马合木的书信。信中称："暌隔遥远，起居何如？闻知征服低下诸国（Lower countries），直抵印度，不胜欢慰。

① 《辽史》，卷一六，第189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素丹英勇，昭著于东西。又复亲仁善邻，朕至愿与素丹为友。故今遣使，踪迹虽远，心实相近。甚愿永缔盟好，互通使节。如素丹亦有此意，当遣使赍书前来。契丹今遣使者喀里通卡，朕亦差一人随行。素丹若欲遣人通聘问，可与偕来，因契丹使者归途亦将经我国也。因恐道途不靖，使者不赍礼品。然赠奴隶一人、箭一支以为信。”①

由上引材料可知，当时哥疾宁朝同契丹（辽）、回鹘都有关系，而这又是其战胜喀喇汗王朝的一种外交手段。

喀喇汗王朝内部经常发生的不和被马合木所利用。如喀什噶尔与和田的统治者玉素甫当了大汗以后，统治着河中地区的阿里特勤反对他。于是，马合木就同玉素甫联合以削弱阿里特勤。他们于1025年在撒马儿罕举行了会见。格尔德齐曾经描写了这两位君主会见的情况。②在会见中，两人决定结成军事同盟，商议要用武力从阿里特勤的手中夺取河中，交给玉素甫的次子亚干特勤。为了巩固盟好，马合木决定将女儿泽依纳博（Zaynab）嫁给亚干特勤，玉素甫亦将其女嫁给马合木的次子穆罕默德。但马合木并没有实践自己的诺言，因为他不想完全消灭阿里特勤的势力，以使玉素甫做大，成为自己的威胁。

有的史料说，在1026年时，有两个不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首领（可能是隶属于喀喇汗王朝的），遣使到哥疾宁，向马合木表示臣服，并请求结亲。马合木答复他们说：“我们是穆斯林，而你们是异教徒，为此，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姊妹和女儿嫁给你们。但是，你们如果信奉伊斯兰教的话，事情就能行得通。”这

① 密诺尔斯基编：《马卫集论中国、突厥与印度》，英文版，第22、23节。据周一良译文：《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所收《新发现十二世纪初阿拉伯人关于中国之记载》一文，个别字句有改动。

② 巴尔托里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W.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英文版，第283页。

一事实也说明，当时突厥人尚未全部伊斯兰化。

哥疾宁王朝在同喀喇汗王朝的争斗中，都把控制花剌子模地区作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在这方面哥疾宁朝取得了成功。如马合木曾同花剌子模沙·阿利结盟。阿利的后继者马孟二世向马合木称臣。马合木完全统治了花剌子模。

1030年，马合木素丹死。在继承问题的斗争中，其长子马苏德获胜。马苏德刚一即位，花剌子模沙·阿尔通塔什即致书于他，建议继续马合木对喀喇汗王朝的政策，即支持玉素甫·喀的儿·汗反对河中的阿里特勤。马苏德采纳了这个建议，于1031年春派遣一个外交使团前往喀什噶尔，通报马苏德即位之事，并保证重修旧好。马苏德求娶喀的儿·汗之女为妻，还请求喀的儿·汗将孙女嫁给马苏德之子毛杜德。可是，双方还在进行谈判时，喀的儿·汗即于1032年死去，谈判中止。马苏德致书吊唁。他的使团直到1034年9月才返回。喀的儿·汗之女于归来到哥疾宁，受到空前的欢迎。

另一方面，马苏德还在1031年年底同哈里发重新订立条约，规定哈里发只有通过哥疾宁王朝才能同喀喇汗王朝发生关系。

马苏德在即位以前，曾请求河中的阿里特勤帮助自己夺位，约许如果成功，即将骨咄之地让给阿里特勤。可是，马苏德在夺位成功以后，却不愿履行上述诺言，遂引起阿里特勤的愤怒，双方的关系愈益变坏。马苏德虽与之谈判，亦毫无结果，便命令花剌子模沙·阿尔通塔什去进攻布哈拉，也不成功。

11世纪30年代，塞尔柱人在河中兴起，并开始侵人呼罗珊地区，成为对哥疾宁朝的威胁。[1]1040年，马苏德在丹丹坎地方

①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11世纪的突厥侵略者哥疾宁的马合木和16世纪的巴布尔迁移的道路，与雅利安人走过的道路相同。现在我们如果研究一下突厥人的分布情况，就发现其中一部分向东南方进入印度，而另一部分则向西南方进入安那托利亚和叙利亚。例如，与哥疾宁的马合木同时进行的就有塞尔柱突厥人的入侵。"（《历史研究》，中译本，上册，第35页。）

同塞尔柱人的战斗中被击败，哥疾宁朝退出呼罗珊。马苏德逃往印度，于1041年被其部下所杀。其子毛杜德在哥疾宁自立为素丹。毛杜德即位后，哥疾宁王朝的局面有所好转。因为巴里黑与呾密二地仍然掌握在毛杜德的手中，而河中的喀喇汗王贝里特勤则向其表示服从。据说，在毛杜德进攻呼罗珊的塞尔柱人时，贝里特勤为了支持他，曾与其手下将领喀什伽分别进攻呾密与花剌子模。

到11世纪的后半期，由于塞尔柱王朝强大，哥疾宁王朝逐渐衰落下去，巴里黑地方也落到塞尔柱人的手中。1059年，哥疾宁王朝素丹亦卜拉欣同塞尔柱王朝订立条约，同意完全退出河中地区。哥疾宁王朝不得不退处于阿富汗的东南，并向北印度方向发展。

哥疾宁朝统治者同塞尔柱首领亦有姻亲关系，双方基本上和平相处，以郭尔地区[1]作为两国间的缓冲地带。

到12世纪后期郭尔王朝兴起，哥疾宁朝被逐渐强大起来的郭尔王朝所灭。

第三节　古思人与塞尔柱王朝

塞尔柱王朝的建立者是另一支被称为古思人的突厥部族。

古思人，应即中国古代汉文史料中提到的乌护，或有写作乌鹘、屋骨思的。阿拉伯史料称为乌古思。古思人在公元6世纪以前居于天山东部，据称："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则有乌护。"[2]后迁到伊塞克湖（热海）一带。唐永淳年间（682~683年）王方翼战于伊丽水（伊犁河）至热海之间，"乌

① 郭尔地区指赫里鲁德河上游山区，该地区从赫拉特延伸到巴米羊与哥疾宁边界。

② 《隋书·铁勒传》。

鹘引兵遁去”。至公元7世纪末，遂迁于锡尔河下游以北的草原地带。在《世界境域志》这部著作中，则说古思之东为古思沙漠及河中诸城，南为可萨海（里海），西面和北面是也的里河（Atil，即伏尔加河）。密诺尔斯基认为，葛逻禄人之占据西突厥（突骑施）故地，是古思人进一步西迁的重要原因。他说早在公元6世纪时，突厥人即占有了里海东南的草原，而古思人之侵人河中及呼罗珊早在伊斯兰教传人以前就开始了。公元10世纪时，古思人与伊斯兰地区（Dar al slam）直接为邻，从里海的古尔甘，经法腊布（讹答剌）到锡尔河的白水胡城。其西则邻可萨部与保耳加，东接葛逻禄，北界基马克。当时，还有一部分古思人迁到了当时尚无人居住的曼格什拉克半岛。他们之信奉伊斯兰教大约即在此时。学者们认为，古思人从那时开始就被称为土库曼人。史料中还有关于巴里黑地方古思人的记载，如伊本·阿勒·阿西尔曾说，某些呼罗珊的历史家谈及，在哈里发麦海迪（迷地，775~785年）时期，古思人从遥远的突厥地区来到河中，他们接受伊斯兰教并帮助木坎纳起义，直到其覆亡。这一迁徙也是由西突厥的分裂而引起的，因葛逻禄惩罚了他们，将其逐出故地。

总之，古思人的分布地区，大致是东至额尔齐斯河，西至伏尔加河，南至里海与河中。这个地区在当时的情况，至今研究得很少，不大为人所了解的。

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古思人占据锡尔河下游流域，毡的、胡瓦尔和养吉干都是古思人的城镇。[①]据曾经到过古思人地区的伊本·法德兰说，他们的首领也叫叶护。10世纪末，养吉干为叶护驻冬之地。古思人中奇尼克部的首领杜卡克及其子塞尔柱，都曾在叶护之下任职。塞尔柱担任过军队的首领。因叶护妒其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235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权力增长，故塞尔柱率部逃往毡的，在那里信奉了伊斯兰教。这就是塞尔柱王朝得名的由来。

以后，塞尔柱常对尚未信奉伊斯兰教的古思人进行圣战，赶走叶护派来的税吏，使穆斯林免除了对叶护纳税的负担。后塞尔柱死于毡的，其诸子率部继续南迁。到萨曼王朝亡时，塞尔柱人已经迁到了布哈拉附近一带的牧场。

萨曼王朝于公元999年被喀喇汗王攻灭后，其余裔蒙塔西尔继续反抗，企图复国。蒙塔西尔起初曾求助于古思叶护，叶护也信了伊斯兰教。以后，在1003年，他又向河中的古思人求援。在他们的帮助下，蒙塔西尔得以在泽拉夫善河畔与撒马儿罕附近打败喀喇汗军。古思人在战斗中抢到大量的战利品和俘虏，据为己有。

在哥疾宁王朝素丹马合木勾结喀什与和田的统治者玉素甫以反对河中的统治者阿里特勤时，当时已迁到布哈拉附近的塞尔柱人是支持阿里特勤的。因此，塞尔柱人的首领之一、塞尔柱的儿子阿尔斯兰·伊斯拉亦耳被马合木追击逮捕，送往印度的一个堡垒中拘禁，不久死于其地。他的部落约4000户被允许迁到呼罗珊北边的谢腊赫斯、阿比瓦尔德与法拉瓦等地。而塞尔柱人的另外两个首领托格里尔与恰格里（此二人是塞尔柱之孙、米哈依尔之子，伊斯拉亦耳之侄）的部落，则仍然留在布哈拉附近。以后，在哥疾宁朝素丹马苏德命花剌子模沙·阿尔通塔什进攻布哈拉时，塞尔柱人仍支持阿里特勤。

1034年，阿尔通塔什之子哈伦在花剌子模反抗哥疾宁朝，便邀请布哈拉的塞尔柱人入境。这时，毡的的统治者沙·马里克（Shah Malik）想要吞并花剌子模，就进攻塞尔柱人，将他们打败。塞尔柱首领托格里尔、恰格里、穆沙等所属的部落7000人（或说一万人）只得南迁，请求哥疾宁朝素丹马苏德让他们进入纳沙（Nasa）与法拉瓦之地。哥疾宁朝想用他们守边，以防止

土库曼人的进一步入侵，乃于1035年赐给其首领以德赫干的称号，甚至招之为驸马。然而，带来的后果却是适得其反。

此后，就是大量的突厥人进一步南迁。[①]正如吉本所说的："其势头有如海潮江浪，淹没了河中、花剌子模、呼罗珊和整个东伊朗。"游牧的塞尔柱人在这些地方很容易地得到适合于他们生活的牧场。他们不但赶着众多的畜群自由来去，而且蹂躏农村，劫掠居民。"牧羊的人们变成了强盗；匪帮们集合为一支征服者的军队；波斯，以至于伊斯法罕与底格里斯都遭到他们掠夺性的攻击；土库曼人（塞尔柱人）公然大胆地要与亚洲骄傲的君主比试一下，谁更勇武与人多。"[②]在这种情况下，哥疾宁朝不得不派军队多次与塞尔柱人作战，但都没有结果。哥疾宁朝不但未能战胜游牧者，反而有些城市向他们投降。例如，谋夫在公元1037年，赫拉特与尼沙不儿在1038年都归降了塞尔柱人。最后，哥疾宁朝素丹马苏德在1040年亲自率军前去镇压。结果，在丹丹坎[③]的一次战役中，马苏德被彻底击溃。这次战役的意义是，永远结束了哥疾宁朝对呼罗珊的统治。塞尔柱首领托格里尔宣布自己为该地区的最高统治者。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塞尔柱王朝的奠基人。

以后，塞尔柱人又征服了巴里黑、古尔甘和花剌子模。花剌子模地区，原属于哥疾宁王朝。到哥疾宁素丹马苏德时期，花剌子模统治者哈伦及其兄弟伊斯迈耳·汗丹都不服从哥疾宁朝，而支持塞尔柱素丹。与此相反，毡的的地方统治者、突厥部族的沙·马里克则与哥疾宁朝素丹马苏德联盟。1038年，马苏

---

① 实际上，早在萨曼王朝时期，一些突厥人的圣战者，就要求到小亚细亚去对拜占廷作战。那些突厥人就是后来迁入安纳托里亚的突厥人的先驱者。见《剑桥伊朗史》，第155页，伦敦1968年英文版。

②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E.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第10卷，第341页，1931年英文版。

③ 丹丹坎，在谢腊赫斯与谋夫之间，距谋夫60公里，约当现在的塔什拉巴特。

德诏封沙·马里克为花剌子模沙。1040~1041年冬，沙·马里克越过沙漠攻入花剌子模，经过血战，进入其首府，便以马苏德的名义讲道（虎土白，这时马苏德已死）。塞尔柱首领托格里尔与恰格里二人联兵前往，于1042年将沙·马里克赶出花剌子模。于是该地区遂被置于塞尔柱王朝委派的官员的管治之下。

塞尔柱王朝统治了花剌子模以后，又进一步灭掉布益王朝，征服了整个波斯。1055年，托格里尔进入巴格达，宣布自己为素丹。“由于征服阿塞拜疆（米底），托格里尔遂接近罗马边境，这个牧羊人竟敢于遣使去要求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向他称臣纳贡。”[①]塞尔柱王朝成为一个从中亚到地中海的大国。

在塞尔柱王朝西进取得胜利的同时，托格里尔之侄阿尔普·阿尔斯兰还曾率兵进攻河中，目的是想提高其父恰格里在阿姆河流域的威望。以后，他又侵袭亦卜拉欣（贝里特勤）的领地。因此，亦卜拉欣于1061年派一个使团向哈里发控诉塞尔柱素丹的行径。

1063年，托格里尔死去，其侄阿尔普·阿尔斯兰（1063~1072年）继任为素丹。他继位以后，对喀喇汗王朝采取修好联姻的政策。阿尔普·阿尔斯兰迎娶了玉素甫·喀的儿·汗的女儿（是一个寡妇）为妻，其女儿艾沙嫁给了亦卜拉欣的儿子和继承人舍木斯·阿勒·穆耳克·纳赛尔，而儿子马里克·沙则娶了另一个喀喇汗公主。通过这一系列的和亲，喀喇汗王朝同塞尔柱王朝的关系表面上变得友好和密切了。

花剌子模仍然几度进行反对塞尔柱王朝的叛乱。1065年，阿尔普·阿尔斯兰从谋夫前往镇压花剌子模的一次叛乱，经过乌斯提尤尔特高原，到了曼格什拉克半岛和钦察草原，并亲临毡

①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E.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第10卷，第344页，1931年英文版。

的。他派自己的儿子（或是兄弟）阿尔斯兰·阿尔功（Arslan Arghun）去统治花剌子模之地。毡的与赛兰等城镇的统治者因降附了素丹，也被任命为本地的长官。

野心勃勃的塞尔柱王朝素丹，并不愿意让喀喇汗王朝真正强盛起来。因而时刻准备再度进攻河中。1068年，贝里特勤（亦卜拉欣）死去，其早已掌权的儿子舍木斯·阿勒·穆耳克·纳赛尔遭到自己的兄弟舒艾斯的反对和进攻。后者在布哈拉一战中被击溃，舍木斯·阿勒·穆耳克·纳赛尔得以继位为汗（1068~1080年）。但不久，塞尔柱王朝素丹阿尔普·阿尔斯兰于1072年秋，亲率20万大军进攻河中。刚一出师就被曾经被其判处死刑的堡坞酋帅用匕首刺死，出征因而停止。

阿尔普·阿尔斯兰死后，即位的塞尔柱王朝素丹是马里克·沙。喀喇汗王舍木斯·阿勒·穆耳克·纳赛尔乘阿尔普·阿尔斯兰被刺之机，攻击阿姆河上的塞尔柱军，并占领了咀密与巴里黑。巴里黑城主、阿尔普·阿尔斯兰之子阿雅兹被迫离去。

为此，新即位的塞尔柱素丹马里克·沙就在1073年率军东进，将舍木斯·阿勒·穆耳克兄弟赶出咀密，并向撒马儿罕进军。喀喇汗王被迫请和，求塞尔柱王朝宰相尼咱木·阿勒·穆耳克从中调停。素丹允和，返回呼罗珊，指示在咀密重新设防，并任命塔克失管治巴里黑与吐火罗。

马里克·沙任素丹的时期（1073~1093年），是塞尔柱王朝强盛的时期。而这时的喀喇汗王朝，因内争而削弱，并导致了马里克·沙素丹的干预。起因是喀喇汗王阿黑马德于1081年即位后，立即处决其父希兹尔汗时的宗教法官阿布·纳斯尔。宗教界向塞尔柱素丹马里克·沙求援。马里克·沙即于当年率军进攻河中，夺取了布哈拉，并围攻撒马儿罕。喀喇汗朝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后，由于一个异密守城不力，撒马儿罕被攻陷。阿黑马德·汗躲藏在一个私人的房子里被发现逮捕，后被送往伊斯法

罕。

马里克·沙继续进军，到达了费尔干纳的讹迹邗。据说，喀什噶尔的喀喇汗王（苏莱曼之子）哈仑也应其要求来见，表示服从。然后，马里克·沙即返回呼罗珊，在撒马儿罕设官以监治之。在素丹离去后，河中立即发生了炽俟部落的起义，迫使马里克·沙派驻撒马儿罕的长官退往花剌子模。但炽俟部的首领被喀什噶尔汗的兄弟、阿忒八失城主雅库布·特勤所杀。后者协助马里克·沙重新占据撒马儿罕。以后，素丹不得不又让阿黑马德·汗返回，重新做汗。

从马里克·沙这次干涉河中事务，将其势力扩展到锡尔河以外的时候起，河中的喀喇汗王朝统治者变成了塞尔柱帝国的附庸。但看来素丹并未实际行使对河中的直接管辖。所以，万伯里说："塞尔柱朝的历史家们——大部分是波斯人或阿拉伯人——曾经用以下的说法来夸大阿尔普·阿尔斯兰和马里克·沙的统治，说他们的领土的东部边境远远超过了浩罕，甚至还说喀什噶尔的铸币上有马里克·沙的名字。这些说法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①]应当说，当时河中与今中国新疆西部仍然是由喀喇汗王朝实际统治着。

在河中附属于塞尔柱帝国的同时，阿姆河下游的花剌子模地区也变成了它的一个省。前已提到，塞尔柱素丹阿尔普·阿尔斯兰曾在1065年以自己的儿子阿尔斯兰·阿尔功统治花剌子模。这一任命，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例外。因为在塞尔柱帝国内，一般是委任突厥奴出身的古兰人去统治花剌子模，而不用塞尔柱皇族的成员。阿尔斯兰·阿尔功任此职竟达10年之久，在马里克·沙在位的整个时期都未变动。

马里克·沙于1093年死去。在其后的12年中，塞尔柱帝国完

① 万伯里：《布哈拉史》，英文版，第100页。

全陷于内部混乱与战争之中。这主要是发生了争位的斗争。一部分人拥立4岁的王子马赫穆为素丹，另一部分人则拥护12岁的别尔克·雅鲁克。在斗争中后者取得了胜利。但阿尔斯兰·阿尔功却起来造他的反，目的是要夺取得呼罗珊，使之变成隶属于自己的一个省。当马里克·沙的死讯传到花剌子模时，他就立即出兵夺取了呼罗珊的几个城，要求别尔克·雅鲁克承认他是整个呼罗珊（尼沙不儿除外）的统治者。对塞尔柱帝国说来，呼罗珊是极为重要的，这不仅因为这个地区是塞尔柱人的发祥之地，而且因它关系到整个东伊朗的安全，所以素丹亲自前去镇压。

阿尔斯兰·阿尔功在呼罗珊为政不仁，排除异己，引起部下的不满，结果于1097年被自己手下的古兰人所杀。随后，别尔克·雅鲁克即任命异母弟辛扎儿为呼罗珊长官，并统治整个东伊朗与吐火罗之地。

河中在喀喇汗王朝的统治下，仍然进行着政教之间的尖锐斗争。曾经被马里克·沙逮捕送往伊斯法罕的喀喇汗王阿黑马德，这时已被送回撒马儿罕重登汗位。但不久他就成了政教斗争的牺牲品。原因是阿黑马德在波斯的时候，曾经同异教的什叶派有过接触。在其返回河中后，当地的宗教人士就指责他信仰了异教。宗教法官在军队中宣布费特瓦（宗教判决），要求将阿黑马德废黜处死。有一次，当汗来到卡散时，该城城主托格鲁尔·雅那尔·别克在宗教集团和军队首领的怂恿下发动叛乱，将汗逮捕，送到撒马儿罕的宗教集团手中。他们对阿黑马德进行了审判，将其定为死罪，用弓弦勒死。汗的堂兄弟马斯乌德于公元1095年被拥为继任的汗（1095~1097年）。公元1097年，塞尔柱统治者别尔克·雅鲁克又任命桃花石·汗·亦卜拉欣之孙苏莱曼统治河中。以后，喀喇汗朝的汗位又传给马黑木·特勤和玉素甫·喀的儿·汗之孙哈桑·特勤。

1102年，哈桑·特勤死。同年，塔拉斯与八拉沙衮地方的喀

喇汗统治者吉卜拉伊尔·喀的儿·汗率领一支既包括了穆斯林又有不信伊斯兰教的突厥人的大军侵入河中。河中的喀喇汗王穆罕默德·布·苏莱曼·布·达乌德逃往辛扎儿的首府谋夫。因此，吉卜拉伊尔占领了河中。接着，又在辛扎儿手下异密昆·托格狄的帮助下渡过阿姆河，侵入到呼罗珊的塞尔柱辖境，攻陷了呾密。这时在巴格达的辛扎儿赶紧率兵东来，于同年6月22日与喀喇汗朝军会战于呾密城附近，吉卜拉伊尔兵败被杀。昆·托格狄则逃奔哥疾宁素丹马苏德三世处。接着，辛扎儿就进军河中，将穆罕默德·布·苏莱曼·布·达乌德从谋夫召回，立为阿尔斯兰·汗（1102~1130年）。阿尔斯兰·汗·穆罕默德娶了辛扎儿的一个女儿为妻。因此，在1103年和1109年，辛扎儿曾经两次帮助他打败另外一个争位的喀喇汗王沙恭·伯克。[①]此后20年中，河中保持了和平与安定。

阿尔斯兰·汗·穆罕默德建立了一支由1.2万名马末路克人组成的军队，经常进攻北边草原地区不信伊斯兰教的钦察人，将俘虏的钦察人带回来作奴隶。为此，他得到了“圣战者”的称号。为了表示自己信教之虔诚，他在国内修建了富丽堂皇的清真寺和皇宫。他还修复了布哈拉的城墙和堡垒，加强了城防工事。尽管如此，从其先人继承下来的同宗教界的冲突仍然没有消除。1113年，有一些宗教人士去辛扎儿那里控诉这位汗的暴政。为此，阿尔斯兰·汗·穆罕默德就请求花剌子模沙忽都不丁·摩诃末与辛扎儿的异密开马斯为自己说项，他本人也亲自前去谒见素丹。

阿尔斯兰·汗·穆罕默德晚年病风瘫痪，与其子纳史尔共掌

① 沙恭·伯克，巴尔托里德写作沙格尔·伯克（Saghir Beg），见《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W.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英文版，第319页。普里扎克认为，此人就是哈桑·布·阿里，他可能是阿里·特勤的后裔。100年前，阿里·特勤统治索格底亚那，其后裔留在费尔干纳。阿里·特勤系出自布格拉·汗·哈仑。见《剑桥伊朗史》，第5卷，第139页，伦敦1968年英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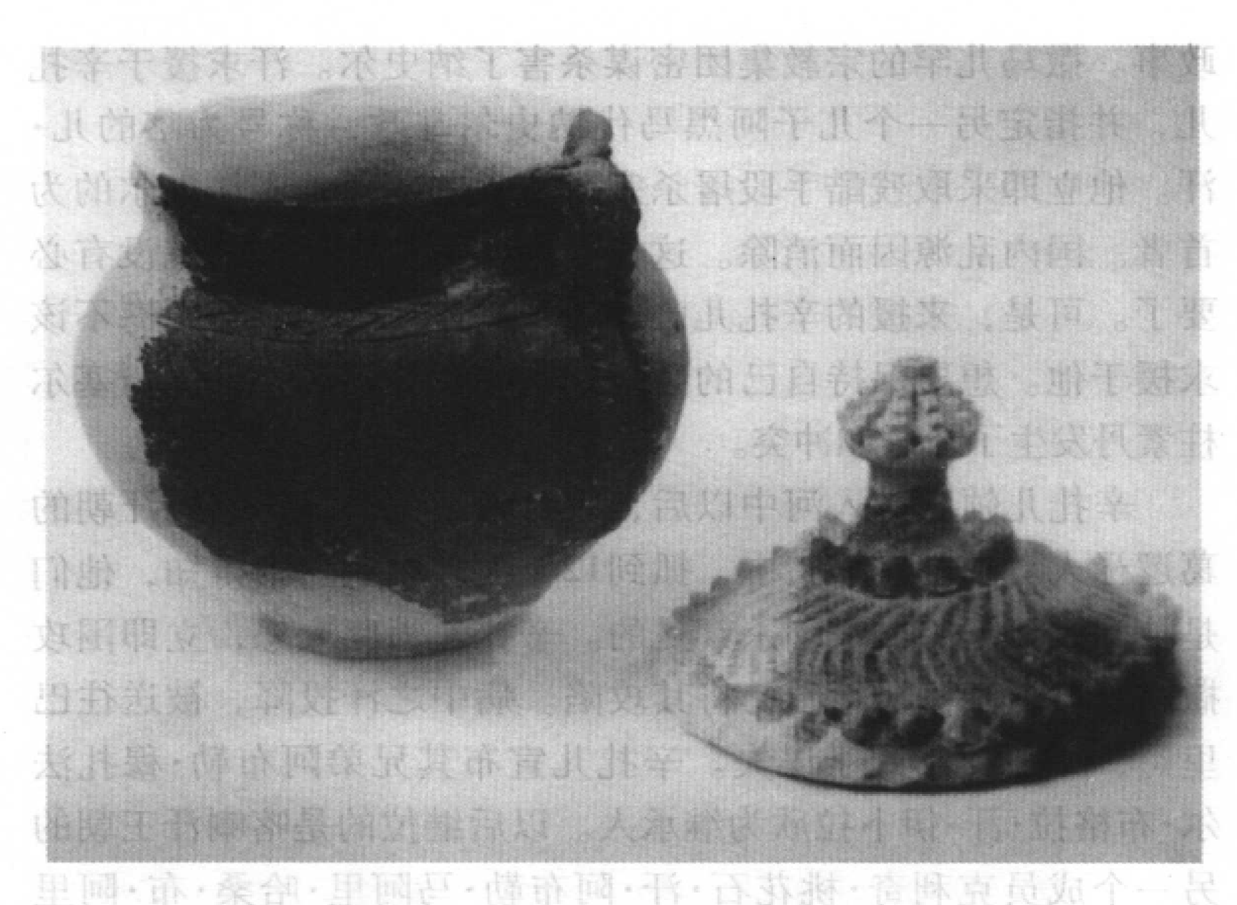
政事。撒马儿罕的宗教集团密谋杀害了纳史尔。汗求援于辛扎儿，并指定另一个儿子阿黑马代纳史尔掌政，称号为喀的儿·汗。他立即采取残酷手段屠杀宗教首领和阴谋杀害纳史尔的为首者。国内乱源因而消除。这样一来，辛扎儿的援助就没有必要了。可是，来援的辛扎儿已经领兵在道。穆罕默德后悔不该求援于他。想要保持自己的独立的喀喇汗统治者，由此与塞尔柱素丹发生了矛盾和冲突。

辛扎儿领兵进入河中以后，曾打败了起义反对喀喇汗朝的葛逻禄人。在一次狩猎中，抓到12个人。在审问中得知，他们是被汗收买派遣前来刺杀素丹的。辛扎儿为此大怒，立即围攻撒马儿罕，于1130年春初将其攻陷。病中之汗投降，被送往巴里黑，于1132年死于谋夫。辛扎儿宣布其兄弟阿布勒·穆扎法尔·布格拉·汗·伊卜拉欣为继承人。以后继位的是喀喇汗王朝的另一个成员克利奇·桃花石·汗·阿布勒·马阿里·哈桑·布·阿里（哈桑·特勤）。最后是阿尔斯兰·汗·穆罕默德的第三个儿子马黑木。正是在马黑木在位的时期，西辽人来到了中亚。

总之，当12世纪前半期辛扎儿在位时，正是塞尔柱帝国鼎盛的时期，不但河中的喀喇汗王朝完全处在其控制之下，喀喇汗统治者与辛扎儿家族姻娅相结，两个王朝的统治家族合为一体，而且花剌子模地区也真正变成了帝国的一个省。

第四节　11世纪中亚的文化

11世纪，是中亚突厥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突厥游牧人大量迁入古老的文明地区。突厥人原来的文化是比较落后的，他们在中亚建立统治以后，既接受了中亚伊朗文明的影响，也给后者带来了突厥的文化传统，从而使11世纪的中亚无论在政治方面和文化发展上都具有了新的特点。



奎里克托别出土的带盖陶罐（公元9~11世纪）

例如，喀喇汗王朝对中亚的统治，就表现出游牧民族在农业地区建国的那些特点。在很长的时期中，喀喇汗王朝的突厥首领，从来也不想过渡到定居生活，也不掌握管理这种地区的行政方法。甚至到11世纪的后期，喀喇汗朝的君主舍木斯·阿勒·穆耳克仍然过着游牧生活，惟有在冬天才带着他的军队到布哈拉附近来。游牧民族社会组织的形式是长期保留着氏族部落制度。在封建制度下，氏族部落中的家长、氏族首领和部落头目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封建主，但仍然残存着一些在氏族制度下产生的意识形态，如把牧场看成是全氏族共有的财产，军事民主制，氏族成员有互相援助的义务，比封建社会中的农奴或农民有相对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等等。由于残存这些思想，所以喀喇汗王族的成员们也把他们的国家看成是整个氏族的财产，各个成员都有分得一份的权利，并不承认最高的首领。他们互相

斗争，内战不息。突厥游牧部落从事征服战争，在占领新的地区以后就把份地分给部落首领，以代军饷。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中亚的军事采邑制度。这种制度在喀喇汗国和塞尔柱国都得到广泛的发展，而宫廷的地产则反而减少了。

关于喀喇汗朝、哥疾宁朝和塞尔柱朝在中亚的统治，对于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巴尔托里德认为："喀喇汗突厥王朝统治时期，对河中说来，无疑是一个文化衰退的时期。尽管个别统治者有善良的愿望，然而，认为国家是汗的氏族所有的观念以及由此观念产生的分封制度和必然随之而来的内讧，一定要引起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以及精神文化衰落的后果。"[①]但是，他又强调喀喇汗朝突厥人要比塞尔柱人更文明。他说，甚至12世纪时塞尔柱朝的强大君主辛扎儿，也是既不能读也不能写。而喀喇汗王看来是比塞尔柱王重视文化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通过东面的回鹘人受到中国文明的影响。至于也是出身于突厥部族的哥疾宁朝素丹马合木，则喜欢延揽名人学者，保护了许多诗人、文学家。塞尔柱王朝的宰相尼咱木·阿勒·穆耳克也保护学术，提倡文化。

举例说，著名的中亚学者阿维森纳，在999年萨曼王朝亡国时还是一个19岁的青年。当喀喇汗朝的突厥人进攻布哈拉时，他先逃到花剌子模。马合木素丹下令要他去哥疾宁，他不愿去，就取道徒思去古尔甘。以后又去伊斯法罕，终老于其地。

著名的伊朗诗人费多西，是徒思塔巴兰（Tabaran）地区的一个德赫干（其出生地是巴治村，相当现在的Paz或Faz，在今马什哈德以北处）。他用了25年的时间，在公元999年写成《列王纪》这部伊朗史诗。其主要内容是，站在伊朗的立场上，描写古代伊朗人反对土兰人（突厥人）的战争。费多西在公元1009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62~63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年把这部史诗呈献给哥疾宁朝素丹马合木，希望得到一大笔报酬，即希望每两句诗能换得一个金迪纳尔。但是，出身于突厥部族的马合木不喜欢诗中的反土兰情绪，只给了他两万迪勒木（银币）。费多西愤然出走，先到赫拉特，后又到塔巴里斯坦，并写诗骂马合木。马合木在印度见其诗后悔，遣人用骆驼运去六万迪纳尔赠予费多西。但诗人已死，其妻拒绝了这笔巨金。可见当时即使是马合木这样视人民如草芥的暴君，为了沽名钓誉，对著名的诗人还是尊重的。

此时期中亚最著名的学者是比鲁尼。他于公元973年9月生于花剌子模柯提（今沙巴斯）城郊外的比鲁村，父母是波斯人。比鲁尼在年轻时到花剌子模沙的宫廷中服务，同从布哈拉逃来的阿维森纳以及其他许多著名学者，如历史家伊本·伊斯卡外赫，数学家阿布·纳斯尔·阿拉克，哲学家阿布·沙赫勒，医生伊本·阿勒·胡马尔等常相过从，从事学术活动。在花剌子模于1017年被哥疾宁朝素丹马合木占领以后，比鲁尼同许多学者、诗人一起被勒令去哥疾宁。此后，他曾去印度游历。最后于1048年死于哥疾宁。比鲁尼学问渊博，除精通突厥、波斯、阿拉伯诸种文字外，还通晓梵文、希伯来文和叙利亚文。他也精通天文、数学、医学、物理、历史各种学问，一生写了150部学术著作。他写的《花剌子模史》没有流传下来，但贝哈基从中采摭了不少关于马合木征服花剌子模的史料。比鲁尼在印度时又研究印度文化，写成了《印度史》一书。此外，比鲁尼还写了《矿物学》等科学著作。故希提说：“他是伊斯兰教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所产生的最富于创造性而且学识最渊博的学者。”[1]

与比鲁尼同时的另一个哥疾宁朝学者是乌特比。此人出身于萨曼朝的宰相世家，在哥疾宁朝素丹马合木的御前担任国家

① 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第443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职务。在他以前，哥疾宁朝曾出现过一个历史家，名阿布·满速儿·胡赛因·布·穆罕默德·沙阿里比（简称沙阿里比），写过一本《国王生活及其历史之烟云录》，叙述哥疾宁朝的历史至马合木素丹时止。乌特比的阿拉伯文著作《雅米尼史》则写到了阿布·勒·穆扎法尔·纳斯尔（马合木的兄弟）1021年死去。这部书是阿拉伯文作者伊本·阿勒·阿西尔叙述975~1021年间历史的主要史料。作者自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颂扬"马合木素丹，以博取宰相之好感。其文笔多用比喻，故隐晦难懂，但也暴露了在哥疾宁朝的压迫下人民因无力缴纳贡赋而破产的悲惨景况。书中还引用了许多关于色布克·特勤与马合木的珍贵史料。早在1025年此书就由阿布·舍里夫·纳西赫译成了波斯文。

另外一个历史家是格尔德齐（Gardizi，格尔德兹人）。他在1048~1052年间用波斯文写成一部题为《叙述之修饰》的著作，叙述了1032年以前哈里发的历史和哥疾宁朝素丹毛杜德以前呼罗珊的历史，是萨曼王朝时期及其以前那个地区的主要史料。格尔德齐说，他的资料是采自伊本·胡尔达兹贝、哲汗尼和另一个佚名作者（题为Tawadaal--dunya）。他也引用过《世界境域志》一书，但格书中所述城镇之间的距离的材料，则为《世界境域志》中所无。

贝哈基（995~1086年），在哥疾宁朝任内阁秘书达12年之久。他用波斯文写了一部30卷的编年史，但只有一小部分片段保留了下来，近代人编辑之，称为《马苏德历史》。这是他的巨著第六卷的后半部，第七卷、第八卷和第十卷的一部分。他的著作详细地记述了哥疾宁朝的对外关系，暴露了哥疾宁朝的宫廷生活，是关于喀喇汗王朝的有趣史料。巴尔托里德说："直到现在，贝哈基的著作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用；特别是没有一个写喀喇汗朝史的学者曾经多少利用过它，虽然关于这个王

朝的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唯有在他的著作中我们才能找到最详细而正确的史料。”[①]贝哈基的著作现有莫勒（Morley）编辑的本子，于1862年在加尔各答出版，也有俄译本。关于该书各种版本的情况，可见《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的介绍。

至于喀喇汗王朝东支今中国新疆境内，也出现了一些文化上卓有成就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是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写的《突厥语大辞典》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写的《福乐智慧》。

马赫穆德·喀什噶里是11世纪中期喀喇汗王朝东支汗族的成员。其名字则表明他是喀什噶尔人。在前面第一节中已谈到，马赫穆德可能是侯赛因之子。当时（1056~1057年间）东部喀喇汗王朝发生了政变。起初，侯赛因的伯父、阿尔斯兰·汗·苏莱曼反对其弟布格拉·汗·穆罕默德（即侯赛因之父、马赫穆德的祖父）。在二人争权的斗争中，苏莱曼被穆罕默德俘获下狱。以后，穆罕默德乃得以传位于其子侯赛因。但侯赛因却被穆罕默德的另一个妻子毒死，侯赛因的家族成员及其伯父苏莱曼也被杀。侯赛因之子马赫穆德不知怎样逃脱这次屠杀。他起初逃到邻近的突厥部族中，过了十多年的流浪生活，最后来到巴格达。马赫穆德对自己的家族情况及去巴格达的原因绝不置词，仅说他“娴于辞令，直言不讳，出身高贵，擅长使矛”。据研究，他因长期旅行于中亚各地，深入地调查和研究了各地突厥人的语言，掌握了阿拉伯语并精通阿拉伯语文学。于回历四六四至四七〇年（1072~1078年）间用阿拉伯文编写了《突厥语大辞典》这部巨著，献给当时的阿拔斯朝哈里发穆格台迪（1075~1094年）。该书的惟一写本原存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在1941年影印出版，并出版了现代土耳其文译本。1960~1963年出版了乌兹别克文译本。该书的维吾尔文和汉文译本现已在国内出版。1983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67~70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年，考古学者还在喀什地区疏附县乌帕尔发现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坟墓，更有力地证明这位作者是中国新疆喀什噶尔人。

《突厥语大辞典》全书三百多页，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序言，叙述其编写此书的目的、原因和方法，并以一幅地图表明突厥语诸部的分布情况。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序言中说："我花费了许多年的时间周游了土尔克人、土库曼人、乌古思人、炽俟人、样磨人与柯尔克孜人的城市、乡村和牧场，收集了他们的词汇，研究了各种词汇的特点。我不是因为自己不懂这些语言，而是为了弄清这些语言之间的细微差别才进行这项工作的。"他说明，他是鉴于当时突厥人受到伊斯兰世界的巨大影响，为促使阿拉伯人学习突厥语而编写此书的。该书的第二部分是词汇和解释。作者在这部分中收录了歌谣和谚语300多首，其中丰富的资料反映了11世纪时今中国新疆和中亚各地的民族、语言、社会、经济、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情况，至为宝贵，是中国维吾尔族学者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关于此书的研究，现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福乐智慧》的作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生平不详，可能于1018年出生于八拉沙衮。他年轻时就掌握了许多学问，不但熟悉所有的突厥方言，还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土耳其学者阿·迪拉卡尔说："他也懂得当时使用的中部伊朗语中的粟特语，甚至还懂得汉语。"而且他还熟悉阿拉伯、波斯文学。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在八拉沙衮时就开始写作此书，1068年到喀什噶尔后又继续写作，于1069年写成，然后献给喀喇汗王朝的桃花石·布格拉·汗·哈桑。哈桑为此授给他以哈斯·哈吉甫的高级职衔。作者遂成为喀喇汗宫廷的权威人物。

《福乐智慧》是用当时的突厥文写的，诗体，共有13290行。原题的意思是"给予幸福的知识"。由于此书以诗的哲理讽喻君主如何管理好国家，所以有的学者也将此书的标题译为"治术"



(Art of Reigning)。巴尔托里德称之为“适合君主的知识”。

《福乐智慧》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长诗。作者在序言中说，这部著作是建基于公正、幸福、智慧与安乐这四者之上。他让这四个原则人格化，通过四人的对话来表述作者的理想，劝戒世人，讽喻君主和大臣，提出应如何进行统治的各种原则。因此，此诗虽是文学作品，但却包含了各种政治理论、伦理思想、道德标准，以及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学术、宗教的各种见解。它不但文思清越，立意深远，而且奠定了突厥文书面文学的基础，成为突厥文叙事长诗的典型。对于突厥文文学语言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福乐智慧》的原稿至今尚未找到。现在为学术界所知的是三种抄本：一为1435年的赫拉特抄本，现藏于维也纳。一为1897年发现的阿拉伯字母抄本，现藏于开罗。一为1914年发现的纳曼干抄本，现藏于塔什干。维也纳本于1870年由万伯里首先发表。1890年俄国的拉得洛夫将其影印出版，1900~1910年又发表拉丁字母转写本和德译本。由于各种欧洲文字的译本出版，关于《福乐智慧》的研究也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现在，该书的现代维吾尔文译本和汉文译本已在国内出版。

另外，还有一部名叫《真理的入门》的长诗，也是用喀什噶尔的突厥文写成，大部分为aaba韵脚的四行诗，格律与《福乐智慧》相同。写作时间在蒙古人入侵以前不久，作者为一个名叫阿赫麻的盲诗人。全诗共十四章，除序言、前五章和最后两章哀叹世风日下和书末的颂诗以外，主要谈知识的益处。此诗现已有汉文译本。

历史著作方面，有一个名叫马吉德·阿丁·穆罕默德·布·阿德南的人，为喀喇汗王朝的桃花石·汗·伊卜拉欣·布·侯赛因（死于1203年）写过一本《突厥斯坦史》和《契丹史》。又有一个名叫穆罕默德·阿里·卡提布·阿斯·撒马儿罕狄的人写过一本

题为《政府目标中的外交事例》的书。此书是为12世纪后半期在位的克利奇·桃花石·汗·马斯乌德·布·阿里写的。11世纪时住在喀什噶尔的阿布德·阿勒·伽法尔·布·胡赛因·阿勒·阿勒马伊，写过喀什噶尔城的历史。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到，在11世纪突厥诸王朝统治中亚的时期，无论在喀什噶尔、突厥斯坦，或是花剌子模、呼罗珊和哥疾宁，都在经济、文化方面有所发展。特别是在文化方面，甚至可以说是繁荣兴旺，作者如林。这与当时中西交通的发达是有关系的。同西亚巴格达关系密切的中亚各伊斯兰王朝，还通过喀喇汗王朝接受了中国文明的影响，而哥疾宁朝之侵人印度，又导致南方文明的北来。所有这些，都自然地促成了中亚各地文化的发展。

第三章
花剌子模沙王朝与西辽

第一节 花剌子模沙王朝的兴起

花剌子模沙是在塞尔柱王朝内部崛起、经过发展逐渐强大起来的。

在古代，花剌子模地区曾经有一个阿夫里格王朝。[1]这个王朝最后一任国王名叫阿布·阿布达拉赫·穆罕默德。公元10世纪时，花剌子模地区阿姆河左岸的古尔甘齐（乌尔根齐）城因处在从中亚去南俄的商路[2]上而变得重要起来，而古都柯提则相对地衰落下去。当时，一个古尔甘齐地方的封建主阿布·勒·阿巴斯·马孟·布·穆罕默德于995年侵略花剌子模的南部，废黜最后的一个阿夫里格王，自称花剌子模沙。[3]巴尔托里德把马孟所建立的这个王朝称为第二个花剌子模王朝。

马孟死于公元997年，其子阿布·勒·哈桑·阿利即位。阿利起初是依附于喀喇汗王朝的。1006年喀喇汗王败于哥疾宁朝后，阿利开始靠拢哥疾宁朝。阿利曾娶哥疾宁朝素丹马合木之妹为

① 此据比鲁尼说。但有的认为，比鲁尼说在整个花剌子模地区曾存在过一个“阿夫里格时代”，这是不可靠的。见《剑桥伊朗史》，第255页，伦敦1968年英文版。

② 即前述伊本·法德兰走过的经过古思草原去保耳加国的商路。

③ 沙，就是国王的意思。

妻。其兄弟、即位者阿布·勒·阿巴斯·马孟二世，也娶了马合木的一个妹妹，继续与哥疾宁朝结盟。后来，马合木通知马孟二世，令其在花剌子模以马合木的名义讲道（虎土白），以表示花剌子模人臣属于哥疾宁王朝。马孟二世不得已照办了。

马孟二世之臣服于哥疾宁朝，遭到花剌子模人的坚决反对。当时，驻扎在哈扎拉斯普的由阿尔普·特勤率领的花剌子模军队起来造反。马孟于1017年3月20日被杀。造反者拥立其侄阿布·勒·哈里斯·穆罕默德·布·阿利继位。哥疾宁朝素丹马合木以镇压弑君者为名，进军花剌子模，并将此事通知喀喇汗王朝的伊列克·汗。后者尽管知道花剌子模落入哥疾宁朝手中对自己极为不利，也只好赞同马合木的行动。哥疾宁军自阿模里出发，沿阿姆河左岸前进，沿途受到花剌子模人的抵抗和袭击，损失惨重。由于马合木亲自率军来援，始有进展。哥疾宁朝在哈扎拉斯普击溃花剌子模军的主力，于1017年7月3日攻陷其首府柯提，造反者遭到残酷镇压。

马合木在平定了花剌子模的反抗以后，即任命自己手下的大哈吉布阿尔通塔什为花剌子模沙。[1]巴尔托里德把这个阿尔通塔什称为第三个花剌子模沙王朝（ 1017~1041年）的建立者。花剌子模地区实际上已被哥疾宁王朝所兼并，等于成了哥疾宁朝的一个省。

这时，布哈拉与撒马儿罕地区的喀喇汗朝统治者阿里（一般称为阿里·特勤）[2]是哥疾宁朝的死敌。马合木素丹兼并花剌子模，从战略上说乃是为了牵制和攻击阿里·特勤的侧翼。与之相反，花剌子模沙阿尔通塔什则想尽量维持同喀喇汗王朝的睦

① 阿尔通塔什过去是一个古兰人，即马合木之父色布克特勤的亲卫军的成员。他是马合木最信任的将领之一。

② 阿里·特勤是河中征服者伊列克汗的兄弟。见巴尔托里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W.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英文版，第280页。

邻关系。而当时已迁到布哈拉附近游牧的塞尔柱人则是支持阿里·特勤的。塞尔柱人的首领之一、塞尔柱之子阿尔斯兰·伊斯拉亦尔（Arslan Israil）因此被马合木素丹追击逮捕，送往印度的一个堡垒拘禁，不久死于其地。他的部落约4000户被允许迁到呼罗珊北边谢腊溷斯、阿比瓦尔德与法拉瓦等地。塞尔柱人的另外两个首领托格里尔（Toghril）与恰格里（Chaghri）[①]的部落，则仍然留在布哈拉附近。马合木并不想让喀什噶尔与和田的喀喇汗王朝统治者喀的儿汗·玉素甫占有河中，以致过于强大，故只限于削弱阿里·特勤而止。

1030年，马合木死。在继承王位的斗争中，其长子马苏德获胜继立。而这时的花剌子模沙阿尔通塔什则想尽量维持同喀喇汗王朝的睦邻关系。马苏德在1032年命阿尔通塔什率军进攻布哈拉，陷其城。但在随后的达布西战役中，阿尔通塔什受致命伤，不得不与喀喇汗王阿里·特勤缔结和约，撤回花剌子模。在这次战争中，塞尔柱人仍然是支持阿里·特勤的。

1034年，阿尔通塔什死去。哥疾宁素丹马苏德以自己的儿子赛德为花剌子模沙，任命阿尔通塔什之子哈伦为其代理人管治其地。哈伦不满，宣布独立，自称花剌子模沙，并邀请布哈拉的塞尔柱人入境。

如果说，萨曼王朝的灭亡表示河中伊朗语族统治的消逝，那么，阿尔通塔什之取代马孟家族则意味着花剌子模地区伊朗语族统治的结束。而塞尔柱人的迁入则导致一个新的突厥帝国的出现。花剌子模沙虽名义上服属于哥疾宁王朝，好像是其下属的地方长官，但由于该地区距离哥疾宁遥远，犹如孤岛，故易发生叛乱。到哥疾宁朝素丹马苏德的时期，花剌子模实际上已脱离了。从阿尔通塔什之子哈伦到其兄弟伊斯迈耳·汗丹，都

① 此二人是塞尔柱之孙、米哈依尔之子、伊斯拉亦尔之侄。

不服从哥疾宁王朝，而支持塞尔柱素丹。故哥疾宁王朝于1035年收买人前去将哈伦刺杀。1038年，马苏德诏封毡的地方的突厥统治者沙·马里克为花剌子模沙。1040~1041年冬，沙·马里克奉马苏德之命率军越过沙漠，攻入花剌子模，经过血战，进入其首府，以马苏德的名义讲道（虎土白）。

1040年，哥疾宁朝马苏德素丹在丹丹坎战役中被塞尔柱人彻底打败，完全丧失了对呼罗珊地区的统治。以后，花剌子模也就（于1043年）落到塞尔柱帝国的管治之下。

据历史资料的记载，塞尔柱王朝在花剌子模派了出身于突厥奴的行政长官。如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就曾经谈道，塞尔柱朝有一个大官，名叫仳理伽·的斤。他在塞尔柱朝的地位，就如同阿尔普·特勤在萨曼王朝的地位那样，为呼罗珊的军队统帅。这个仳理伽·的斤曾经从伽尔契斯坦[①]买到一个突厥奴，名叫纳失·的斤·伽尔恰。纳失·的斤被从仳理伽·的斤处送到马里克·沙的宫廷。这个突厥奴聪明机灵，故逐渐升至高位，直到成为塞尔柱朝的一个重要官员，正如同萨曼王朝后期的色布克·特勤那样。他得到了执水瓶隶（Tashtdar）的称号。那时候，花剌子模的赋入皆供这个官职所掌管的部门开支用。因之，纳失·的斤被授予了花剌子模少监（Shahna）的称号。他有好几个儿子，长子名叫忽都不丁·摩诃末。塞尔柱王朝的别尔克·雅鲁克在位时，曾将帝国的大权委之呼罗珊异密达德伯·哈巴失。在这以前，任花剌子模沙的是辛扎儿的一个奴隶，名叫伊金奇·布·可克恰尔。在1097年的事变中，伊金奇被造反的异密所杀。暴乱平息后，达德伯·哈巴失将花剌子模沙的称号授给了忽都不丁·摩诃末。此人统治花剌子模30年。巴尔托里德把他称作第四个花剌子模沙王朝的建立者。但名义上花剌子模沙仍

① 伽尔契斯坦，在木尔加布河上游，相当于今赫拉特山区的备路斯库赫。

然只是塞尔柱王朝的地方官。

花剌子模沙忽都不丁·摩诃末，终生对塞尔柱王朝尽忠不渝，功劳卓著。据说，他和他的儿子阿即思轮番每年到辛扎儿的宫廷去为素丹服务。而在辛扎儿各次讨伐战争时，他都率军从征。1113~1114年间，辛扎儿同阿尔斯兰·汗发生冲突，也是忽都不丁从中进行了调停。花剌子模在他的统治下和平安定，没有动乱，经济得到发展，为其子阿即思时期的强盛打下了基础。

前花剌子模沙伊金奇·布·可克恰尔被杀以后，他的儿子托格力尔·的斤及其部众在1097年逃往曼格什拉克半岛，其后裔以后便成为花剌子模的边患。早在忽都不丁·摩诃末在位时，阿即思就注意花剌子模的边境事务，并控制了曼格什拉克半岛。当时对花剌子模边境进行袭击的，不仅有来自曼格什拉克半岛的托格力尔·的斤的余孽，而且也有来自锡尔河下游及其以北草原的突厥游牧人。1127年（或1128年），忽都不丁·摩诃末死，阿即思即位为花剌子模沙。1133年，阿即思就从毡的进军攻打突厥游牧人，到了钦察草原。

1135年，塞尔柱素丹辛扎儿进攻哥疾宁，以镇压巴赫兰·沙（1118~1152年）的叛乱，于次年7~8月间返回巴里黑。在这段时间里，阿即思都是跟随辛扎儿在军中，说明他对塞尔柱朝克尽臣职。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辛扎儿对自己不信任，而其手下诸将领则心怀嫉妒，欲加害于己，因此，请求返回花剌子模。随即宣布独立，举起了反叛塞尔柱朝的旗帜。

1138年9~10月间，辛扎儿进攻花剌子模。阿即思放水淹没阿姆河沿线许多地方，企图阻止素丹的进军，然而没有成功。阿即思率领的包括许多异教突厥人的花剌子模军队，在哈扎拉斯普就被辛扎儿军击败。阿即思本人逃走，其子阿特里格被俘腰斩。辛扎儿任命自己的侄子苏莱曼·布·穆罕默德为花剌子模

沙，然后返回呼罗珊。而且他还给苏莱曼配备了一个宰相，一个太傅和其他一些行政官员。但花剌子模人厌恶塞尔柱朝的直接统治。当辛扎儿离开前往谋夫之后，阿即思便从其逃亡地古尔甘回来，人民起义驱逐了苏莱曼。[①] 1140年，阿即思进攻布哈拉，毁其城堡，从塞尔柱长官的手中夺取其地。

阿即思是使花剌子模真正成为一个强大帝国的奠基人。历史家们对阿即思作了许多评价。如志费尼称他："以德行高尚，才艺过人著称。他是一个诗人，写过许多波斯文的诗和四行诗。他英勇绝伦，远胜于侪辈。"[②]巴尔托里德说："为了建立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国家，他和他的继承者，以少有的坚毅与非凡的才智，全力以赴，不达目的，决不休止。"[③]英国学者博斯沃思说："阿即思立志要把花剌子模尽可能建成为一个自治的国家。尽管多次遭到失败，他还是以坚定的决心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在两个相邻的强国塞尔柱和西辽之间摸索着前进，为他的后继者的完全独立的政策打下了基础。"[④]

阿即思在即位的初期，还是作为一个对塞尔柱朝忠顺的藩臣而出现的，但同时也关心于建立独立的国家，并以臣服邻境突厥人的手段来加强自己的权力。在塞尔柱朝被西辽击溃以后，他和后继者以倍增的进取心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终于使花剌子模成为一个中亚强国。

第二节　中亚成为西辽的藩属

在塞尔柱朝逐渐衰弱、花剌子模王朝日益强盛的时候，突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译本，第1卷，第279~280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译本，第1卷，第278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③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387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④ 《剑桥伊朗史》，第5卷，第143页，伦敦1968年英文版。

然有一支新的征服者从中国内地的辽朝降临于中亚。当时尚残存于葱岭东西的喀喇汗王朝两支以及各地的部族、小国，都先后被其降服，最后花剌子模王朝也不得不向其称臣纳贡。中亚各个民族和穆斯林，都称这些新的征服者及其国家为喀喇契丹，在中国史上则称为西辽。

西辽的建立者耶律大石，原是辽朝的贵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八代孙），但又是一个汉化程度很深的契丹人。史书上讲，他曾是进士出身，任过翰林，精通辽、汉文，且善骑射。他也是一个爱国者，对于辽天祚帝耶律延禧未能保卫辽的疆土深为不满。故在1124年（即辽亡前一年）从夹山（今内蒙古乌盟土左旗西北）脱离天祚帝到漠北自立为王。辽亡以后，便率部西走，仍然是以退为进，蓄积力量，准备将来兴复故国。

耶律大石在1124年西走时所带的人员并不多。史书上讲，他仅"率铁骑二百宵遁"。[①]志费尼说："当他离开契丹时，其随从人员只有其家族与属员八十人。但另外的传说则说其随从的队伍很大。"[②]这是由于沿路诸部族的归附其队伍才逐渐扩大的。他们起初是从夹山向北走了三天，经过黑水（今哈尔红河南源爱不干河），遇见白达达部（汪古部）的祥稳床古儿。床古儿献马四百匹，驼二十峰，羊若干只。再往西走，到达可敦城（即辽的镇州，在鄂尔浑河南），即驻于其地。[③]召集七州、十八部的首领和部众开会，宣布他西来的目的是："欲借力诸蕃，翦我仇敌，复我疆宇。"并动员这些部落支持他的事业，由是又得精兵万余。史书又说，耶律大石在这一年（甲辰，即1124年）二月五日已称帝，号天佑皇帝，改元延庆，故得以"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④]当

① 《辽史·天祚纪》。

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译本，第1卷，第354–355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③ 参见陈得芝：《耶律大石北行史地杂考》。

④ 《辽史·天祚纪》。

年秋天，有一个投降于金朝的辽朝祥稳（名挞不野）向金朝西南、西北两路权都统斡鲁报告说：耶律大石自称为王，置南北官属，有战马万匹。[①] 1125年，西夏还派人去约耶律大石合兵攻取山西诸郡。[②]1127年，金朝将领宗翰也报告说："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③]1128年，曾经留在金朝二年（1126~1128年）的宋朝官员赵子砥返回后报告说，耶律大石已经成为一个新国家的君主，称为天佑皇帝。[④]

耶律大石从外蒙继续西征的经过，穆斯林作者如志费尼、拉施特丁、阿布哈齐等，都认为是先到叶尼塞河上游的乞儿吉思地区。这在汉文史料中是没有记载的。拉施特丁说："当女真王出兵攻打哈拉契丹，将他灭掉时，哈拉契丹的一个有势力的异密大石太傅从那里逃到了乞儿吉思、畏兀儿和突厥斯坦地区。[⑤]他是一个有智慧而又有才干的人。他有条不紊地从这些地区将队伍召集在身边，占领了整个突厥斯坦地区。（从而）获得了菊尔汗，即伟大的君主的称号（laqab）。这件事发生在伊斯兰教历五二二至五二三年（1128~1129年）。"[⑥]志费尼则说："当他们到达乞儿吉思地区时，他们向那个地区的诸部落发动了进攻，但契丹人反而遭到这些部落的袭击。他们又从那里继续前进，直至他们到达叶密立。他们在此建一城，其遗址至今犹存。这里有许多突厥人和大量的部落前来归附，其人数达四万户之多。"[⑦]17世纪的希瓦汗阿布哈齐说："（他们）到达乞儿吉思，掠获财物无数。乞儿吉思人将他们看成是一群从事抢掠的异族。他们眼看在乞儿吉思地区不能立足，就前往叶密立河一带，从事农业。国

① 《金史》卷三、卷一二一。

② 《金史·完颜希尹传》。

③ 《金史·宗翰传》。

④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

⑤ 此所谓突厥斯坦，指中亚北部突厥游牧人分布的地区，中心是七河流域。

⑥ 拉施特丁主编：《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99~100页。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⑦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译本，第1卷，第355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势顿时兴旺起来。”①

耶律大石及其所部既到达叶密立之地，也就快要到达了通往大食（中亚）的大门。《辽史》记载说，耶律大石“（于）明年（梁园东说这是在1130年）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事先，他给回鹘王毕勒哥（指别失八里的和州回鹘王）送去一信说：“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诏尔祖乌母主曰：‘尔思故国耶？朕即为汝复之；汝不能返耶？朕则有之。在朕，犹在尔也。’尔祖即表谢，以为迁国于此，十有余世，军民皆安土重迁，不能复返矣。是与尔国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其勿致疑。”毕勒哥得书后，把耶律大石接来设宴招待了三天，在他临走时又献马六百匹，骆驼一百峰，羊三千只，送至境外，并愿送质子为附庸。耶律大石的势力至此又得到了增强。

以耶律大石为首的西辽主力取北路朝八拉沙衮前进，据说是应邀前去的。当时八拉沙衮地方的统治者是喀喇汗王朝的遗裔。志费尼说：“八拉沙衮，蒙古人称之为虎思八里。该地区的统治者自称是额弗拉昔雅卜的后裔，但衰弱无能。那里的葛逻禄人和康里人已不再服从他们，并且抢劫他们的部众和牲畜，造成破坏，使其困扰不安。这个人，虽为君主，但是却没有能力制止或避开他们。他在听到葛儿罕及其部众的到来而且人数众多时，就派人把自己困窘无能、康里人与葛逻禄人的力量及扰乱之状告知葛儿罕，并请求后者到他的首都去，以便把自己的整个国家托付之，使自己不用再为国事操心。葛儿罕便前往八拉沙衮，未费一兵一卒就登上了王位。他取代额弗拉昔雅卜的后裔，自称为汗，而称后者为伊列克·突厥蛮（Ilig Turkman）。然后，他就给从谦州（Qam-kemchik，在叶尼塞河上游）到巴尔

① 阿布哈齐：《蒙古人和突厥人的历史》。

珲（巴儿思罕，在伊塞克湖南岸）以及从塔拉斯到雅芬奇（Yafinch，为伊犁河附近一城，或以为是今卡拉塔尔河）的所有地区都派了少监。过了一些时候以后，葛儿罕的人众兴旺，牲畜膘肥，他就臣服了康里部，并派一支军队去征服了喀什噶尔与和田地区。随后，他又派一支军队去乞儿吉思地区以报复从前经过那里时所受到的攻击。他也征服了别失八里，并派军从那里去费尔干纳与河中。"①

这里所说的喀什噶尔与和田地区，当时正处在喀喇汗王朝东支阿尔斯兰·汗·阿黑马的统治之下。阿黑马曾一度打败向喀什噶尔前进的西辽人，并俘虏他们的大将阿勒·阿瓦尔（意为独眼龙）。②

耶律大石对以上诸地区的征服，大约完成于1134年。冯家升认为："1134年，在哈拉契丹国的发展上是具有决定性的一年。东突厥斯坦和北突厥斯坦的被占领地区都平定了，一个首府确定了下来，突厥斯坦最后成了新的家园。"总之，"1130年春，可以认为是耶律大石西征的开始，1131年是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年，而1133年则是胜利远征的终结，至少就东突厥斯坦来说是这样"。③

耶律大石之征服突厥斯坦，也得到早已来到那里的契丹人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1卷，第355~356页。

② 以上见伊本·阿勒·阿西尔著的《全史》。关于进攻喀什噶尔与和田，巴尔托里德与博斯沃思都认为耶律大石的西征军是分为两股：一股去喀什噶尔，另一股（四万帐）往取八拉沙衮（见《剑桥伊朗史》第5卷，第148页，伦敦1968年版）。

周良霄不相信这一说法，他的理由是：这次进军是应八拉沙衮的喀喇汗王之招，直指其地，完全没有必要另派一支军队远征喀什噶尔。另外，塞尔柱王朝素丹辛扎儿在1133年写给哈里发的一封信中，将喀什噶尔与和田的统治者阿黑马打败西辽人的事件说成是最近的事情。又说他相信从此来自异教徒方面的一切危险都已消除了。因此，周良霄认为侵略喀什噶尔之役，根据以上引自志费尼的说法，应是耶律大石进据八拉沙衮以后的扩张活动，其时间约与辛扎儿写信相合（见周良霄《关于西辽史的几个问题》一文，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第252页）。

③ 维特佛格尔、冯家升：《辽代中国社会史（907~1125年）》（K.A.Wittfogel-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907~1125）, Philadelphia, 1949），第621~622页。

的支持。据伊本·阿勒·阿西尔说，在葛儿罕到来之前，已有大量的契丹人从他们的故乡迁来中亚。撒马儿罕的喀喇汗统治者控制了这些契丹人1.6万帐户，利用他们守边。他们被分给一定的土地，并得到一定的薪饷。喀喇汗国因担心契丹人人口繁衍，势力增强，就干预他们的婚姻，迫使契丹人携眷东迁到八拉沙衮。另一种说法是说，有一次他们截住一个富有的商队，要商队指点哪里有良好的牧场。商人们就引导他们前往八拉沙衮。当葛儿罕来到的时候，这些契丹人就通通加入了西辽的队伍，使其人数增加一倍。葛儿罕借助于他们得以征服了整个突厥斯坦。[①]又据说，葛儿罕在1137年于锡尔河谷地的忽毡打败了河中的喀喇汗朝统治者马黑木·汗。这一胜利就可能是在上述契丹人的帮助下取得的。

葛儿罕并没有在1137年时乘胜前进，而是停留下来，巩固统治，蓄积力量。一直过了四年，1141年葛儿罕才趁中亚内乱时攻取河中。

葛儿罕之进攻河中，据说是应葛逻禄人的请求而去的。当时塞尔柱王王朝的官员抢夺葛逻禄人的牧场，奴役其妇女和儿童，向他们征取大量牲畜与贡献，引起了河中葛逻禄人的反对。喀喇汗王马黑木汗请求自己的舅父塞尔柱素丹辛扎儿出兵帮助他镇压葛逻禄人。辛扎儿从呼罗珊、玛赞德兰、锡斯坦、哥疾宁和其他穆斯林地区征集军队，亲自率领，于1141年渡过阿姆河。在这种情况下，葛逻禄人就求助于葛儿罕。葛儿罕方面，也聚集了一支大军，其中包括突厥人、秦人（即指汉人）、契丹人和其他地区的人。葛儿罕写了一封信给辛扎儿，宣称自己是葛逻禄人的保护者，并要求辛扎儿宽恕他们。骄傲的辛扎儿给

① 维特佛格尔、冯家升：《辽代中国社会史（907~1125年）》，（K.A.Wittfogel–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Philadelphia, 1949），第635页。又见《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1分册，第49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予的答复是带侮辱性的。他不但拒绝了葛儿罕的建议，而且要求后者改信伊斯兰教，并对其显耀自己的兵力。这样一来，就导致西辽对河中发起了进攻。

据汉文史料的记载，当时辛扎儿统帅的军队有10万人，于1141年9月与西辽军会战于撒马儿罕附近的克特万（Qatvan）草原。①《辽史》记载说："两军相望二里许。（耶律大石）谕将士曰：'彼军虽多而无谋，攻之，则首尾不救，我师必胜。'遣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剌、招讨副使耶律松山等将兵二千五百攻其右，枢密副使萧剌阿不、招讨使耶律术薛等将兵二千五百攻其左，自以众攻其中。三军俱进，忽儿珊大败，僵尸数十里。"穆斯林作者的记述则说，辛扎儿的士兵被西辽军逼迫退到达尔伽木，被此河河水冲走者达一万人。整个战役死了三万人。参战的锡斯坦异密胡马希（Amir Qumach）、许多高级权贵人物以及辛扎儿的妻子（喀喇汗公主）都被俘虏。辛扎儿与马黑木汗放弃河中，逃往呾密。②

辛扎儿大军在克特万草原的惨败，对中亚各个穆斯林国家说来是十分惨痛的，以致于晚至14世纪他们还能记起这次战役及其殉教者之多。

西辽的这次胜利，在当时也是震动世界的。12世纪的40年代，正是欧洲十字军在西亚占据的领地逐渐丧失，天主教骑士

① 克特万草原会战的地点，有的说是在撒马儿罕以北的石桥与新堡之间。

② 《辽史》接着说，耶律大石"驻军寻思干（撒马儿罕）凡九十日，回回国王来降，贡方物。又西至起儿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帝，以甲辰岁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号葛儿罕"。按，整个这一段话，都是事实颠倒的。甲辰，为1124年，而非克特万会战后的1141年。如果1124年时耶律大石为三十八岁，则此时应是五十五岁了。起儿漫，布赉晋奈德以为即撒马儿罕与布哈拉之间的克尔米纳（见《中世纪研究》，英文版，第1卷，第216页，注555）。周良霄说："一个威服中亚、总辖河中的葛儿罕为什么选择在这么一个不显眼的小镇来称帝即位呢？道理上完全讲不通。"我以为，有可能是《辽史》的作者把13世纪前期哈拉契丹人在克尔曼建立王朝的事实误置于此了。其事实见本章附条《起儿漫的喀喇契丹王朝》。

团要想发动第二次十字军东侵的时候。西辽战胜塞尔柱素丹辛扎儿的消息，使他们的精神为之一振。于是在欧洲便盛传亚洲有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君主，名叫长老约翰。有一份作于1145年的历史记载，甚至还说这个约翰在战胜穆斯林以后进一步西征，目的是要给予十字军在耶路撒冷建立的王国以帮助，并说他们到达了底格里斯河，因无船渡河而止。当然这些都是附会夸张的谣传。[①]西辽并无进攻伊朗和西亚的打算。

穆斯林作者则说耶律大石是一个摩尼教徒，也是不可信的。但西辽在中亚确实曾让不信伊斯兰教的受压迫的人民有公开保留自己的信仰的权利。因此，在这个时期东伊朗和中亚的景教徒开始进行了传教活动。在西辽时期，基督教与佛教在中亚相并得到发展。例如，在喀什噶尔有一个基督教的主教，在楚河盆地发现属于这个时期的基督教刻石。格鲁赛则说，西辽帝国的建立看来对喀喇汗王朝所完成的伊斯兰化工作乃是一个反动。[②]这无疑是确实的。

耶律大石在占领了撒马儿罕与布哈拉以后，另立马黑木汗的兄弟桃花石·汗·亦卜拉欣三世在撒马儿罕为喀喇汗王，作为西辽的藩臣。他还处死了布哈拉的伊斯兰教教长胡沙穆丁·倭马尔，任命阿尔普·的斤统治该地。

伊本·阿勒·阿西尔《全史》的另一个版本中说，是花剌子模沙阿即思为了报复辛扎儿而把西辽人请到河中来的。巴尔托里德及以后的研究者们都不同意这种说法。辛扎儿在克特万草原的败北虽对阿即思有利，但花剌子模也遭到西辽的进攻。耶律大石在征服撒马儿罕与布哈拉以后，随即派其手下将领阿尔布兹[③]率领一支军队去征略花剌子模地区。西辽的进攻，使许多

① 亨利·玉尔：《马可·波罗》第1卷，第233页注。

② 格鲁赛：《草原帝国》，英文版，第165页。

③ 周良霄说此人疑即《辽史·天祚纪》提到的萧剌阿不。

花剌子模人遭到杀戮，财产被抢掠。阿即思不得不向西辽人求和，并承担每年向西辽缴纳三万金迪纳尔的义务，实物税在外。

至此，西辽可以说完全征服了中亚各国。其疆域东接西夏与蒙古的克烈、乃蛮二部。北面包括了叶密立和巴尔喀什湖。该湖以南的伊塞克湖和西南的楚河流域都在国境之内，楚河上的八拉沙衮即是西辽首府。西面基本上是以阿姆河为界，但花剌子模向西辽称臣纳贡。另外，在阿姆河以南的吐火罗也有一些地方属于西辽。巴里黑的统治者也是向西辽纳贡的。[①]南面则包括了和田地区。叶尼塞河上游的乞儿吉思部对西辽也有臣属关系。中亚的撒马儿罕，称为河中府。[②]此城原为喀喇汗王驻地，在蒙古入侵以前，其居民有十余万户之多。[③]

西辽统治者，像以前和以后的游牧贵族一样，对于其所征服的地区和民族的统治，主要是派遣"少监"、"监国"和征取贡赋，并不直接干预本地的行政事务。志费尼讲，葛儿罕曾"给从谦州到巴尔珲以及从塔拉斯到雅芬奇的所有地区都派了少监"。这位作者又说："河中的素丹们承认葛儿罕为他们的君主。"喀喇汗王斡思蛮"也受葛儿罕统治，服从他的禁令。葛儿罕让其继续为河中王，并同意其每年只纳少量贡赋，另派一少监与之共理国事"。[④]此外，在高昌、巴尔喀什湖以南的葛逻禄诸部、天山以南诸地，葛儿罕都派了少监，征收贡赋。

第三节 花剌子模强国的形成与郭尔王朝

在西辽于1141年在克特万草原打败塞尔柱素丹辛扎儿之时，

① 《剑桥伊朗史》，第5卷，第164页，伦敦1968年英文版。

②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四，纪西游诗自注云："西域寻思干城，西辽目为河中府。"

③ 《长春真人西游记》，王国维校注本。

④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2卷，第393页。

早已同辛扎儿有隔阂的花剌子模沙阿即思就乘机侵入呼罗珊。1141年9月，阿即思攻下了谢腊赫斯与谋夫，杀死和带走了一些当地的宗教学者，抢劫了谋夫国库的财宝。1142春，阿即思又攻占尼沙不儿、贝哈克（Baihaq）以及呼罗珊的其他城镇。

到1142年的春天，塞尔柱朝在呼罗珊的政权得到恢复。1143~1144年，素丹辛扎儿率军去花剌子模讨伐阿即思，包围了古尔甘齐，阿即思被迫投降，并归还其在谋夫抢劫的财宝。这时（1143年）西辽葛儿罕耶律大石死。阿即思乃加紧了反叛塞尔柱朝和发展自己势力的活动。

在回历五三八年（1143~1144年）阿即思被迫降于塞尔柱朝后，辛扎儿派了一个名叫阿的布·沙比尔（Adib Sabir）的人（此人也是一个诗人）为使者来到花剌子模。当时，阿即思收买了两个花剌子模人，要他们去刺杀辛扎儿。阿的布·沙比尔在得知此阴谋后，就写了一信详述这两个花剌子模人的情况与外貌，要一个老太婆把信藏在靴子里前往谋夫送给辛扎儿。辛扎儿得信后下令进行搜查，在一个旅店里找到了这两个人，立即将其处死。阿即思闻知大怒，将阿的布·沙比尔投入阿姆河中淹死。为此，辛扎儿又于1147年10~11月间再次进攻花剌子模。他首先围攻哈扎拉斯普达两个月之久，才将其攻下。随即进逼花剌子模的首府。阿即思请一个名叫扎希德·伊·阿布·普什（“穿鹿皮的隐士”）的人前往素丹处为花剌子模的人民求情，并派使者送礼物去求饶。辛扎儿这次又宽恕了他，但要求他亲自到阿姆河畔向素丹表示臣服。阿即思虽然在1148年6月2日如期去了，但没有下马，只坐在马上欠身示意，而且还没有等辛扎儿转身就疾驰而去。素丹对他这种桀骜不驯的态度，心虽不满，但既已饶恕了他，便也无可奈何。[1]

[1]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1卷，第282~284页。

在阿即思同辛扎儿作斗争时，花剌子模所属的毡的（今彼罗夫斯克附近）地区落到了喀喇汗王朝阿尔斯兰·汗·马黑木（Arslan-Khan Mahmud）之子喀马拉丁（Kamal ed Din）的手中。阿即思同此人很友好。

为了收复毡的，阿即思在1152年的春天同喀马拉丁一起去进攻钦察人分布的地方昔格纳克（Suqnaq，或Sighnaq）[①]及其以北地区。当阿即思率大军到达毡的时，喀马拉丁却因害怕而逃往鲁德巴尔（Rudbar可能在塔什干地区）去了。阿即思派人携带礼物去劝他回来，并保证他的安全。可是，喀马拉丁回来时阿即思就下令将其逮捕下狱，直至其死。这样，花剌子模沙便收复了毡的。阿即思把这个地区交给了自己的儿子伊勒·阿尔斯兰（Abul-Fath Il Arslan）管辖。[②]巴尔托里德说："在以后，毡的总是由花剌子模沙的长子管辖。从此可以清楚地看到，阿即思和他的后继者对于该城是多么重视。"[③]

1156年，阿即思在伊朗东北的库强去世。这位为花剌子模的独立而斗争了一生的人，尽管多次造塞尔柱朝的反，但仍终生是这个王朝的藩臣。只是到他的后继者时代，花剌子模才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

12世纪的后半期，塞尔柱王朝因内有人民的反抗，外有藩王的背叛，遂逐渐衰弱下去。人民的反抗是由辛扎儿的沉重税赋所引起的。这位素丹为了应付多次战争的开支不得不加重对人民的剥削。据说，仅是1141年对西辽的那次战争就化去了300万迪纳尔，这还不算各种馈赠与赏赐。辛扎儿从1135年起就给

① 昔格纳克城故址，称为苏纳克·库尔干（Sunak-Kurgan），具体在今哈萨克斯坦秋明·阿里克邮站以北约6.7英里。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1卷，第284~285页。

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1卷，第284~285页。

③ 巴尔托里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W.Barthold，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英文版，第329页。

人民加重了纳税的负担。到40年代，这种负担更加令人不能忍受。无论是农业区的定居居民还是游牧的古思人，都在进行反抗。首先起来反抗辛扎儿的就是阿姆河上游的古思人。

这些古思人分布于骨咄与吐火罗一带。他们是被葛逻禄人从河中赶到这里来的。当时吐火罗亦归塞尔柱朝的巴里黑长官管辖。巴里黑长官伊马达丁·胡马什（'Imadal-Din Qumach）为政暴虐，压迫古思人，征召他们参加军队同郭尔人作战。每年要向古思人征收羊2.4万头，而且税吏们作风恶劣，践踏人民。因此，古思人杀死了一个税吏，并在1152年叛附于郭尔人，帮助郭尔王阿拉丁·胡赛因（'Alaal-Din Husain）暂时攻占了巴里黑。胡马什率军前去镇压遭失败，他和他的儿子均为古思人所杀。为此，辛扎儿于1153年亲自率军从谋夫往讨，也两次被古思人打败，退回谋夫。最后，又被迫撤出这个首都，在离开时同手下的几个将领一起当了古思人的俘虏。诸将皆被处死，惟辛扎儿被外示尊荣地留下来。古思人白天让他坐在王位上，晚上就把他锁在铁笼子里。就这样囚禁了三年。

在辛扎儿被囚禁期间，塞尔柱朝诸将领推举原河中的喀喇汗王马黑木汗作素丹。塞尔柱朝在西亚方面的素丹穆罕默德·布·马赫穆也同意他继位，因为他的母亲是辛扎儿的妹妹。呼罗珊的实际权力则落入诸异密之手。这一事实也表明了塞尔柱朝的衰败。

辛扎儿在囚禁期间贿赂了一些古思人，乘机于1156年逃出，经呾密回到谋夫。一年以后辛扎儿死，享年71岁。死前遗命由马黑木汗作自己的继承人。

当塞尔柱朝的东支随辛扎儿的死去而消亡的时候，哥疾宁朝也面临灭亡的境地。最后灭掉哥疾宁朝的就是前已提到的郭尔国[1]。郭尔王朝的建立者为鄯赛布家族，最早系赫里河上游南

① 郭尔地区，在赫里鲁德河的上游、赫拉特与巴米羊之间。

岸曼德什地方的酋长，以卑路斯库赫为其首府。11世纪初，酋长阿卜·阿里受命于哥疾宁王朝，在郭尔地区传播伊斯兰教。11世纪末，郭尔地区成为塞尔柱王朝与哥疾宁王朝之间的缓冲地带。郭尔国到国王穆伊祖丁时开始强大。郭尔王阿拉丁·胡赛因（1149~1161年）为报其兄赛甫丁被哥疾宁朝素丹巴赫兰·沙（1118~1152年）战败杀死之仇，进攻哥疾宁朝，陷其首府，毁其城。巴赫兰·沙被迫逃奔印度。巴赫兰·沙死后，其子胡思老·沙也在郭尔朝的逼迫下退居于拉合尔。胡思老·沙的儿子胡思老·灭里据有旁遮普。他是哥疾宁朝的末代素丹。回历五八二年（1186~1187年），阿拉丁·胡赛因的后继者吉雅苏丁·摩诃末吞并了旁遮普，哥疾宁朝亡。于是郭尔王朝的统治遂扩展及于呼罗珊、吐火罗、八答黑商、阿富汗东部及原哥疾宁朝的大部分领域。郭尔王朝成为中亚一个强大的国家，与北面的西辽、西北的花剌子模三足鼎立，互争雄长。

第四节　后期的西辽与花剌子模沙

1143年，西辽的第一位葛儿罕耶律大石死去。史称其“在位二十年，庙号德宗。子夷列年幼，遗命皇后权国。后名塔不烟，号感天皇后，称制，改元咸清”。[①]就在耶律大石去世的第二年（金皇统四年，即1144年），有回纥使者向金朝进贡。该使者说西辽与回纥相邻，耶律大石已死。[②]

塔不烟皇后在位7年（1144~1150年）。到1151年时，耶律大石的儿子夷列成年，才即位为葛儿罕，在位13年（1151~1163

① 《辽史·天祚纪》。有的认为，这表明在喀喇契丹人中妇女有较高的地（见维特佛格尔、冯家升：《辽代中国社会史（907~1125年）》，英文版，第672页）。

② 《金史·粘割韩奴传》。

年）。夷列于1163年死，死时又因儿子年幼，“遗诏以妹普速完权国，称制，改元崇福，号承天太后”。普速完在位14年（1164~1177年），继之为葛儿罕的是夷列的第二个儿子直鲁古。到直鲁古的时候，西辽已经衰弱了。[①]这表现在：部属反叛，领土丧失，花剌子模沙的强大，最后是屈出律篡夺了西辽的政权。

这时，中亚的情况是：自克特万战役以后，原河中的喀喇汗王朝统治者马黑木汗随其舅父辛扎儿素丹退回呼罗珊。及辛扎儿死，马黑木汗继承了他的王位。但是，掌握呼罗珊地方实权的异密们并不把他放在眼里。后来，呼罗珊的异密艾·阿巴在1162年逮捕了马黑木汗，挖去他的眼睛，加以囚禁。不久，马黑木汗死，呼罗珊完全处在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中。随后，其土地一部分落入花剌子模人的手中，一部分则被郭尔王朝占领。

自马黑木汗离开河中后，西辽王朝另立他的兄桃花石·汗·伊卜拉欣三世为撒马儿罕的喀喇汗王朝的继承者，为西辽的藩属。伊卜拉欣三世在位时期，河中的局面极不稳定，原因仍是王权同军事首领的矛盾。葛逻禄人是军事集团为主的统治，他们最不愿意喀喇汗朝权力的加强。双方斗争的结果是葛逻禄人在1156年把伊卜拉欣三世杀死了，将其尸体抛弃在草原上。以后，哈桑特勤的儿子恰格里·汗·哲拉勒·阿丁·阿利继之为喀喇汗朝的汗。阿利为了报复，杀死了葛逻禄人的首领沛固汗（Payghu Khan），并迫害其诸子和其他的葛逻禄首领。被逐出撒马儿罕的葛逻禄人纷纷逃往花剌子模。西辽极想扶持撒马儿罕的喀喇汗统治者以抵制日益强盛的花剌子模，而花剌子模则时刻想利用河中的混乱局面向布哈拉与撒马儿罕扩展自己的势力。河中的土库曼人也想削弱经常进攻自己的花剌子模人。这样一

① 博斯沃思说：西辽衰败的原因是由于女人专政，而女人不能对所属进行控制。见《剑桥伊朗史》，第5卷，第189页，伦敦1968年英文版。

来，斗争就更加复杂尖锐了。

花剌子模沙王朝自阿即思于1156年死去以后，其长子、毡的地方的长官伊勒·阿尔斯兰（Il Arslan）于同年8月22日即位为花剌子模沙。回历五五三年（1158~1159年），从撒马儿罕逃到花剌子模的以拉钦·伯克和沛固汗诸子等为首的葛逻禄人，向伊勒·阿尔斯兰诉说，说阿利汗（即恰格里汗）杀死了沛固汗，还想对其他首领下手。花剌子模沙伊勒·阿尔斯兰对他们给予了安慰和鼓励，便利用这个机会，借口保护葛逻禄人，于1158年7月向河中进军。阿利汗在得到其来攻的消息后，就把卡腊库耳与毡的之间的土库曼人聚集起来，据守撒马儿罕城，并向西辽请援。西辽派伊列克·突厥蛮率军一万骑来援。花剌子模沙在布哈拉许以各种诺言使当地居民支持自己，然后进军，过勒宾江（卡塔库尔干），毁其城，逼近撒马儿罕。阿利汗整肃军队，严阵以待。双方在泽拉夫善河的两岸停下来，互有出击。西辽军方面的伊列克·突厥蛮见花剌子模沙兵强，不敢恋战，乃请撒马儿罕的教长与宗教学者说项求和。花剌子模沙伊勒·阿尔斯兰同意了他的请求，使葛逻禄诸首领恢复了原来的职务，然后返回花剌子模。[1]

回历五五八年（1162~1163年），花剌子模沙又率大军进攻尼沙不儿附近的沙的亚赫，围攻呼罗珊的异密艾·阿巴，亦议和而归。

在恰格里·汗·阿利的后继者克利奇·桃花石·汗·马苏德二世（1168~1178年）的时期，据说又发生了一次葛逻禄人的暴动。据伊本·阿勒·阿西尔说，西辽统治者要这位汗把葛逻禄人从布哈拉与撒马儿罕迁往喀什噶尔，然后解除他们的武装，命令他们从事农耕或其他劳动。葛逻禄人接到这一命令后立即举行了暴动。西辽虽进行了镇压，但并未能消灭葛逻禄人。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288~289页。



如果说花剌子模沙阿即思曾经为摆脱对塞尔柱朝的藩属地位而斗争了一生，那么，他的后继者也开始表现出不愿居于对西辽的藩属地位，更不想缴纳贡赋。由于伊勒·阿尔斯兰不按确定的时间向西辽缴纳贡赋，就引起了后者的讨伐。回历五五六年（1170~1171年），西辽与河中喀喇汗的联军进攻花剌子模。伊勒·阿尔斯兰闻讯准备应战，以原河中的葛逻禄人阿雅尔·伯克为前锋往阿模里（今査尔周）御敌。在沙的后续部队到来之前，阿雅尔·伯克便兵败被俘。伊勒·阿尔斯兰因病返回花剌子模，于1170年8月8日死去。

伊勒·阿尔斯兰有两子。长子塔哈失任毡的长官。幼子速檀·沙，在其母特尔干皇后的帮助下即位，实际上由母后摄政。特尔干召塔哈失，不至，出兵伐之。塔哈失闻讯逃奔西辽。这时西辽的当权者是故葛儿罕夷列之妹普速完，号承天太后（1164~1177年）。塔哈失向西辽求援，承诺：如能得国，便将花剌子模所有的财富奉献，并每年缴纳贡赋。据志费尼讲，西辽派驸马[①]率领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陪同塔哈失前往花剌子模。速檀·沙及其母听说西辽大军送塔哈失前来，便逃往呼罗珊的艾·阿巴处。于是，塔哈失1172年12月11日进入花剌子模，登上了王位。他极其尊敬地将驸马送回，并履行自己承诺的义务，对西辽称臣纳贡。[②]

速檀·沙之母特尔干皇后给艾·阿巴致送礼物，向其借兵，约许以花剌子模的领土为报酬。后者在其引诱下征集部众与速檀·沙母子向花剌子模进军。艾·阿巴先行，在行到苏布尔尼（Suburni）地方时遭到塔哈失的袭击，被俘处死，时在1174年7月11日。速檀·沙与其母特尔干逃往大益斯坦[③]。塔哈失追至其

① 未提这位驸马的名字。《辽史》说驸马名萧朵鲁不。

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I卷，第290页。

③ 大益斯坦，今土库曼共和国阿特列克河以北里海东岸的一个地区。

地，速檀·沙部众投降。塔哈失杀了特尔干皇后而返回。速檀·沙逃往沙的亚赫。当地的统治者是艾·阿巴之子托安·沙。托安·沙没有能力帮助速檀·沙，速檀·沙便又逃往郭尔王国。当时，郭尔王国的素丹为吉雅苏丁·摩诃末和他的弟弟失哈布丁（即穆伊祖丁）。

塔哈失是在西辽的帮助下得到王位的，为了花剌子模沙，只好对西辽称臣纳贡，但从心里并不是情愿的。加之西辽使臣与税吏的态度极为粗暴与侮慢，而贡赋的负担又沉重不堪。因此，塔哈失杀死了西辽的一个显贵的使者，其部下杀死了这个使者的随员。

逃亡在郭尔王国的速檀·沙获悉此事后极为高兴，便应召前往西辽。他向西辽统治者吹嘘自己是得到花剌子模人民和军队的拥戴的。于是，西辽又派上次去花剌子模的那位驸马率大军送他回去。当他们到达花剌子模附近的时候，塔哈失放阿姆河河水淹没通道，使其进退维谷。速檀·沙准备战斗，而驸马则后悔想要撤军回国。速檀·沙见此情势，要求驸马派一支部队护送他前往谢腊赫斯。速檀·沙在西辽军的帮助下攻掠谢腊赫斯，占领谋夫。又在1181年5月打败了托安·沙，以后并将谢腊赫斯与徒思（今马什哈德）并为己有。速檀·沙统治这几个地方十余年，直至其于1193年死去。这期间，速檀·沙有时同塔哈失维持友好关系，有时则发生战争。

就在这个时期（1177年），西辽发生了内乱。据《辽史》记载，承天太后普速完“与驸马萧朵鲁不弟朴古只沙里通，出驸马为东平王，罗织杀之。驸马父斡里剌以兵围其宫，射杀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普速完死后由夷列之次子直鲁古即位。由于西辽政局不稳，直鲁古又暗弱，遂使塔哈失更加野心勃勃，企图对外进行扩张，扩张的方向首先是呼罗珊和伊朗西部。当时的哈里发对于花剌子模的日益强大深为不安，设法支持郭尔国

在呼罗珊抗衡花剌子模沙。

自塞尔柱朝在呼罗珊的权力消失以来，郭尔国的素丹吉雅苏丁已于回历五七一年（1175~1176年）扩展到了赫拉特，其势力远及于锡斯坦与克尔曼。而他曾经庇护亡命的速檀·沙引起花剌子模沙塔哈失的不满。于是塔哈失于1186年率军进攻呼罗珊，次年6月进至尼沙不儿，任命自己的长子灭里·沙为该地长官。在速檀·沙死去后，塔哈失又任命灭里·沙去管治谋夫，以次子摩诃末代其管治尼沙不儿。塔哈失从此成了花剌子模与呼罗珊的主人。

这时塞尔柱朝西支的素丹是图格里尔。1192年，花剌子模沙塔哈失向西进军到了玛赞德兰和剌夷[①]，要求图格里尔统治下的西部伊朗承认他为君主。次年，图格里尔率军东进，将花剌子模的戍军逐出剌夷。塔哈失便于1194年回到剌夷，与塞尔柱军会战于该城城外。图格里尔在交战中大败被杀，传首报达（巴格达）。塞尔柱朝至此灭亡。花剌子模沙的领土乘势向西扩展到了伊拉克。塔哈失由一个地方统治者变成了一个强大帝国的君主。从此，塔哈失在铸币上就不再称自己为沙，而是改称为素丹了。

回历五九二年（1196年），塔哈失在哈马丹击溃了哈里发纳绥尔的军队，迫使哈里发让给他以胡济斯坦[②]之地。哈里发要求塔哈失回到东方去，他不仅不理会，反而要求哈里发让出政权。纳绥尔只得向郭尔国求援。郭尔国素丹吉雅苏丁响应哈里发的要求，向塔哈失提出，除非他解除对哈里发的威胁，否则郭尔国将派军队进攻花剌子模在呼罗珊的领地。因此，塔哈失求助于西辽。

这时，西辽也受到了郭尔国的损害。事实是巴里黑的突厥

① 剌夷，在德黑兰以南不远。

② 胡济斯坦，在今伊朗西部。

统治者原是向西辽纳贡的藩臣。此人死后，巴里黑被郭尔国的巴米羊长官别哈乌丁·沙木所占据。西辽意欲夺回这个阿姆河以南的要地，便于1198年派塔扬古[①]率大军渡过阿姆河，残破胡实健及其相邻地区。西辽要求别哈乌丁·沙木退出巴里黑，或则应称臣纳贡。但未得到答复。另一方面，则由塔哈失出兵从徒思进攻赫拉特。西辽军队习惯在晚上宿营时不设哨兵警戒。因此，三个郭尔国的将领联合对西辽军发动夜袭，获得成功。又一天，郭尔素丹吉雅苏丁的一支军队又同这三位将领的军队合力把西辽军打得大败。西辽军在撤退途中渡阿姆河时有很大一部分被淹死。吉雅苏丁乘胜攻占了呼罗珊。

西辽以这次的失败归罪于花剌子模沙塔哈失，要求他赔偿损失。塔哈失又站在吉雅苏丁一边来反对西辽。当西辽军撤回河中时，花剌子模沙就追击到布哈拉，围其城。布哈拉人忠于西辽，对花剌子模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塔哈失眇一目，据说布哈拉人拿一只独眼的狗，给它穿衣戴帽，牵至城墙边，呼之为花剌子模沙。然后用弩机把这条狗投掷到敌营，并喊到："这就是你们的素丹。"花剌子模人气急，攻陷布哈拉城，然后返回花剌子模。但巴尔托里德怀疑这次进攻布哈拉的事，因为此事仅见于伊本·阿勒·阿西尔的记述，而无其他史料为佐证。

塔哈失在向西辽扩张的同时，也注意国境的北部。当时，在锡尔河下游的毡的附近分布着许多古思人。到12世纪时，锡尔河中游仍被称为"异教徒的地区"（Dar al Kufr）。这一带附近的草原，都被钦察、浑（Qun）、佩彻涅格、康里等不信伊斯兰教的突厥人所控制着（巴尔托里德说康里人也分布于塔拉斯与伊塞克湖之间）。阿即思与塔哈失都依靠这些突厥人，以其补充兵员。塔哈失并娶了一康里公主（或钦察公主）为妻，生了后来著名的

① 塔扬古，相当于阿拉伯语的哈吉布，为秘书官。

花剌子模沙摩诃末。故在塔哈失之时，有大量的康里人、钦察人和其他的突厥人进入花剌子模，与当地人混合。其中的首领人物，特别是康里或钦察部出身的人，多成为花剌子模国的高级军官和军事集团的骨干。塔哈失的妻子、出身于康里部的秃儿罕可敦，在这些军事首领的支持下掌握了很大的权力。

尽管有上述的种种关系，但异教的突厥人仍是花剌子模的边患。1195年，塔哈失曾出征昔格纳克，由于花剌子模军队中突厥人的叛离而失败。后来，塔哈失利用钦察首领开伊尔·土库·汗（Qayir Tugu Khan）同其侄阿尔普·德勒克的矛盾，于1198年派自己的儿子、原任尼沙不儿长官的摩诃末率军同阿尔普·德勒克一起向钦察人进攻，俘获开伊尔·土库·汗。其部落归了阿尔普·德勒克。但此人同样扰乱花剌子模的北边。为此，花剌子模又释放开伊尔·土库·汗去同阿尔普·德勒克作斗争，“以夷制夷”，使其互相牵制，互相削弱，保证花剌子模的北边不致出现一个强敌。①

塔哈失在发展花剌子模的势力方面虽然获得很大的成功，但一直到死以前仍然是西辽的藩臣，每年向西辽缴纳贡赋。1200年7月3日，塔哈失死。死前遗嘱自己的后继者也要对西辽尽忠，不可反叛。这位花剌子模沙实际上已为强大的花剌子模帝国奠定了基础，这是通过与哈里发及以之为首的宗教界作斗争而达到的。由于他不是依靠宗教界，而是依靠突厥军事集团的支持，结果在花剌子模形成了一个以秃儿罕可敦为首领导的军事贵族阶层。这个阶层终于成为花剌子模沙王权的严重威胁。像喀喇汗王朝一样，王权与军事首领的斗争也是花剌子模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

继承塔哈失的是他的儿子摩诃末。摩诃末是在1200年8月3日才正式宣布为沙的。当时他的侄子、灭里·沙之子兴都·汗在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1卷，第310页。

郭尔王朝的支持下与其争位，夺去了呼罗珊的一些城镇。另一方面，哈里发纳绥尔因不希望花剌子模过于强大，便支持郭尔王朝反对花剌子模沙。哈里发给郭尔素丹的外交函件后被缴获，证明哈里发甚为关注东方事务。但郭尔素丹吉雅苏丁病风，于1202年死去，摩诃末趁机将郭尔势力逐出呼罗珊，占领其地，并向赫拉特征税。1204年，吉雅苏丁之弟穆伊祖丁远征印度回来，对花剌子模人进行反攻，将后者赶回花剌子模。郭尔军进一步直取花剌子模，摩诃末按照老办法放阿姆河之水阻止敌军前进。同时，花剌子模向西辽求救，西辽派塔拉斯地方的将军塔扬古与撒马儿罕的喀喇汗王斡思蛮率军来援。他们与花剌子模沙摩诃末合力将郭尔军赶出了花剌子模，然后追至安德胡伊。郭尔军被西辽军击溃。随同塔扬古来援的喀喇汗王斡思蛮不愿意看到信奉伊斯兰教的郭尔人成为西辽人的俘虏，乃从中进行调解。塔扬古同意他们返回故地，但向他们索取了赎金。

1206年，穆伊祖丁死，郭尔国对花剌子模的挑战就最后解除了。1208年，花剌子模终于夺取了赫拉特。郭尔统治者吉雅素丁·马赫木承认自己是花剌子模的藩臣，以摩诃末的名义讲道。

在里海方面，当地的巴万狄王朝（Bavandid）统治者胡沙木于回历六〇二年（1205~1206年）死去，花剌子模沙摩诃末趁机派其弟阿里·沙侵入其地，使新即位的巴万狄王成为花剌子模的藩臣。

在西面，摩诃末势凌伊朗，威胁报达，甚至要求哈里发对自己称臣。花剌子模终于成为一个堪与塞尔柱朝相比的大帝国。但是，在名分上花剌子模沙仍然是西辽的臣属。塔哈失在逝世前嘱咐摩诃末，要他对西辽恪守臣节。但在摩诃末的权势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后，摆脱对西辽的臣属地位并吞并河中、向东扩张，也就成为他的迫切要求了。

花剌子模脱离西辽之得以成功，也是西辽本身衰落的自然



结果。13世纪初期的西辽，不但政治日益腐败，君主昏庸无能，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藩属的反叛东西响应，而且由于蒙古的兴起，克烈、乃蛮诸部之西迁，来自东面的危险愈益严重，最后由于屈出律的篡夺政权，终于促使了西辽的灭亡。

西辽亡后，花剌子模国遂与新兴的蒙古国直接为邻，而导致成吉思汗西征中亚的正是前面讲的这个花剌子模沙摩诃末。

第五节　西辽时期的中亚

西辽在中亚的统治虽不到一百年，但在亚欧大陆的历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时，契丹一词变成了中亚各族用来称呼中国的名称。后来这个名称又经由中亚、俄罗斯传到了西欧。俄文的Китай和英文的Cathay，都是契丹一词的对音。由此可见契丹人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西辽统治者虽然汉化程度很深，但契丹人的主要部分似仍保存畜牧经济，过着逐水草迁徙的生活。如前引志费尼及阿布哈齐的著作都提到喀喇契丹人建叶密立城，转事农业与到八拉沙衮以后畜牧业得到发展的事实。金朝天会二年（1124年），辽祥稳挞不野的报告讲耶律大石"畜产甚众"。粘割韩奴出使时，遇到西辽君主在野外从事狩猎。据大定年间回纥商人移习览等三人讲，西辽统治者在八拉沙衮可能并非居城郭，建都邑，而是"居屯营"。屯营大约就在八拉沙衮城郊，其规模"乘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1]这就是所谓的西辽首都。无怪乎在1210年当葛儿罕同花剌子模的军队在塔拉斯会战后返回八拉沙衮时，该城居民可以闭门不纳。[2]

西辽统辖下的中亚，地域很广阔。分布在这广大地区内的民族

① 《金史·粘割韩奴传》。

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1卷，第360页。

是很众多的，有操伊朗语的塔吉克人，有操突厥语的各族，也有从中国内地迁来的契丹人、汉人和其他的民族，还有从西亚各地迁来侨居于中亚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叙利亚人、犹太人等等。所有这些民族又从事着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等不同的经济活动，信仰着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佛教、祆教、道教、萨满教等等不同的宗教，情况极为复杂，文化多种多样。别的且不说，仅以中国内地来中亚者言之。前面曾引述过的伊本·阿勒·阿西尔所说，撒马儿罕统治者曾控制从中国内地迁来中亚的契丹人1.6万帐以资其用的事实，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随同耶律大石来到中亚的不但有契丹人，应当还有蒙古、满、藏、汉各个民族的人。13世纪前期到过撒马儿罕的道士邱处机讲，此城"大率多回纥人，田园不能自主，须附汉人及契丹、河西（按，指西夏唐兀）等。其官长亦以诸色人为之。汉人工匠，杂处城中"。他在前往谒见成吉思汗的路上，见"汉人往往来归"。西辽朝廷显然有汉族官员，他们不但掌握汉文，而且也通习契丹文。耶律楚材在西域就曾经遇到一个名叫李世昌的人，是以前西辽的郡王。耶律楚材向他学习契丹文，一年而会。[①]塞尔柱朝的宰相尼咱木·阿勒·穆耳克说，在波斯也有人会说汉话，甚至会用汉文书写。这个例子也反映了中亚地区当时有汉族人，汉文化的影响历久不衰。

虽然突厥人入居河中为时已久，但中亚突厥化的过程自第一个突厥王朝喀喇汗朝建立统治以来才开始加快，然而这个地区的伊朗语族仍然数量不少，甚至近代也还是这样。舒勒（Eugene Schuyler）在他的《中亚游记》中曾说："每一次突厥人入侵的浪潮，都把塔吉克人更远地赶到山里去。这些塔吉克山民通常被称为噶尔察人（Galtchas）。"[②]在布哈拉、撒马儿罕

①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八。

② 舒勒：《突厥斯坦》，英文版（Eugene Schuyler, Turkestan, 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estan, Khokand, Bukhara, and Kuldja），第1卷，第106页，1876年版。

和忽毡，塔吉克人是城市居民的主要成分。但在锡尔河右岸，他们占的比例就要少得多。在那里居民差不多全都是突厥人。近代尚且如此，在西辽时河中的伊朗族必然更多。

至于突厥人，则包括的部族众多，如葛逻禄、古思（土库曼）、康里、钦察、炽俟、回鹘等。在刘祁《北使记》中，突厥人与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部族统统被称为"回纥"。故有所谓"没速鲁蛮（Musulman）回纥"、"遗里（Heri即赫拉特）诸回纥"、"印都（印度）回纥"等，不一而足。西辽统治下的整个中亚有时也被称为"回纥国"。

花剌子模地区，到塞尔柱朝时仍一直使用一种类似于粟特语的伊朗语。在上花剌子模，这种语言存在到14世纪末。但是在下花剌子模与乌尔根齐（即靠近咸海的地区），突厥化的过程在13世纪时就完成了。与花剌子模相邻的锡尔河下游及其以北草原地区的突厥游牧人，大量迁进花剌子模，或游牧，或定居，或被应征入伍。他们同本地伊朗语族居民通婚、混血，所以到11世纪时花剌子模人的体型已经明显地具有了突厥人的特点。花剌子模人也善经商，足迹遍于亚欧草原，甚至于达到南俄和东欧的多瑙河盆地。

在上述这种情况之下，西辽统治者使用的语言，显然不能限于一种。学者们普遍认为，西辽官方使用的行政公文都是汉文。巴尔托里德就说："官方的语言看来是汉语。"[①]维特佛格尔与冯家升二人也指出："在郑重的官方文件中，西辽政府的确是用汉文。但在其同信仰伊斯兰教的附属国打交道时也用波斯文。在中部或东部的某些领土境内可能是用回鹘文。"[②]另一个证明是，西辽的钱币（铜钱）完全是按照中国内地钱币的型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5卷，第544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② 维特佛格尔、冯家升：《辽代中国社会史（907~1125年）》，英文版，第670页。

式铸造的。如西辽感天皇后即位后五年，曾铸造一种铜钱，其上有“感天元宝”四个汉字。[①]另有一种“康国通宝”，显系耶律大石作造。[②]西辽如不通用汉文，怎么会在群众天天要接触的钱币上铸造汉字？当然，这并不是说，汉文是惟一使用的文字。前引耶律楚材向李世昌学契丹文的故事，说明西辽统治者对其本民族的文字仍然是保存下来了的。同时他们也一定学习了中亚各民族的语言，或延揽当地民族中的知识分子来帮助自己管理政事和沟通与中亚各族群众的关系。撒马儿罕人尼咱木·伊·阿鲁狄（Nidhami-i- ‘Arudi）在其所作的《四篇谈话》（Chahar Maqala）中讲道，耶律大石曾写一封信训斥他派驻布哈拉的代表阿尔普·的斤，这封信是用波斯文写的。

西辽时期中亚的经济情况仍然具有其以前的各种特点。例如：有发达的灌溉系统，绿洲地区农业生产兴旺，多五谷、瓜果、葡萄。正如元朝时常德出使途中所见的：“亦堵两山间，土平民夥，沟洫映带，多故垒垣。问之，盖契丹故居也。”[③]邱处机也说：“（八拉沙衮）风土气候，与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颇多，以农桑为务，酿葡萄为酒，果实与中国同。惟经夏秋无雨，皆疏河灌溉，百谷用成。”[④]而各城镇中，则商人、手工业者聚居，市肆繁荣。从事商业的包括各个民族的人。手工业者中汉族人相当多。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提到的那个西辽宰相马赫木·太（Mahmud Tai），就是一个商人。塞尔柱朝宰相尼咱木·阿勒·穆耳克提到许多商人，有的来自喀什噶尔，另一些住在撒马儿罕。商人们贩卖突厥少女为奴隶。当时的商路，一条是从撒马儿罕经巴里黑去哥疾宁，一条是从和田去中国内地。

① 见梁诗正：《钱录》。

② 见李佐贤：《古钱汇》。

③ 《刘郁西使记》，王国维校录本。

④ 《长春真人西游记》，王国维校注本。

还有商路从和田、喀什噶尔通撒马儿罕。西北方面有商路经布哈拉、里海通南俄。巴里黑有奴隶市场，赫拉特有香料市场。从事东西方商业贸易的商人，足迹所至，东及于中国的宋朝，西达于地中海沿岸与北非的埃及。

契丹人虽从事畜牧，"逐水草居"[①]，但在其来到中亚后，肯定有一部分转上了定居并从事农业。前面提到过的他们在叶密立建城和耕种的事例便是证明。不过，要游牧人从事农业和定居，阻力很大。这历来是游牧者所不愿的事情。伊本·阿勒·阿西尔曾经提到，西辽的葛儿罕要求河中的喀喇汗王克利奇·桃花石·汗·马苏德把布哈拉与撒马儿罕的葛逻禄人迁到喀什噶尔去，并命令他们在那里从事农耕和其他劳动，从此不再携带兵器，结果引起了葛逻禄人的暴动。[②]可以想知，喀喇契丹人仍然在很大的程度上从事游牧。在游牧人看来，艰苦的农业劳动是奴隶们干的事情，而他们自己则从事牧业，并以手执兵器、进行征战为荣。

喀喇契丹人同从事游牧的喀喇汗王朝统治者不同就在于，他们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深。西辽王朝行汉地正朔，新君即位都建号改元，每个西辽君主皆有庙号。同时，其所实行的各种制度基本上也是辽朝和中原地区的一套。巴尔托里德也说："喀喇契丹国家在许多方面与通常类型的游牧帝国不同。喀喇契丹人继续过着游牧的生活，但同其他的游牧征服者相比，却在很大的程度上采取汉族文化；在他们的国家里，主要实行汉族的按户征税制度：每户征一个迪纳尔。此外，据说第一个葛儿罕从未给任何人分封过采邑。后来，我们没有见到在葛儿罕的国家里有存在过采邑制度的迹象，但是也没有统一的国家管理制度；作为葛儿罕的藩属的过去的地方王朝仍然所在多有。"[③]前

① 《刘祁北使记》。

②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397~398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③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1分册，第133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面已讲到过，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按照游牧民族的传统把土地分给汗族的成员或军事首领，实行采邑制度。喀喇契丹人同样出于游牧民族。他们在管理国家方面则不实行采邑制。为何有此不同？这显然是他们汉化程度较深所致。因为在中国，自秦汉以来分封制早就让位给郡县制度了。巴尔托里德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没有从中国历史传统的角度加以明确的解释。

西辽在中亚实行的赋税制度，除这里提到的每户征一个迪纳尔以外，另据《金史·粘割韩奴传》的记载，还实行了什一税，即“以田为业”者，“所获十分之一输官”。这种什一税和上述的户税，大约是指在葛儿罕直接统治的地区征收，至于在藩属国，则是派遣税吏前往征收定额的贡赋。这从许多历史事实可以看出来。

无论是为了商业贸易的需要，还是为了征收贡赋，西辽都有必要铸造钱币。西辽的钱币，除前已提到的“康国通宝”和“感天元宝”以外，西辽末帝直鲁古还铸造了“天禧通宝”。据黄文弼所述，西辽钱币，一仿宋制。且有宋钱输入西辽。如新疆叶城曾发现宋钱十余枚，应系由西辽输人。[①]西辽征税既收迪纳尔，就说明除自铸钱币并用宋钱外，也使用中亚原来的钱币。耶律楚材《西游录》就讲到：（撒马儿罕）“用金铜钱，无孔郭。”《刘郁西使记》说：“孛罗城迤西，金银铜为钱，有文而无孔方。”《长春真人西游记》说：“市用金钱，无轮孔，两面凿回纥字。”这些都是指的中亚本地的钱币，说明西辽自铸的钱币有限，市场上通行的多是原来的中亚钱币。另有一种说法认为，西辽曾经发行过纸钞。不过现存的所谓西辽纸钞乃是伪造品，不可信。

据《辽史》记载，在耶律大石的儿子夷列正式即位的那一年（绍兴元年，1151年），西辽曾进行过人口调查：“籍民十八岁以上，得八万四千五百户。”[②]有的认为，这仅仅是指八拉沙

①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109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② 《辽史·天祚纪》。

衮及其附近一带的户口数，而不包括藩属国在内。因为光是撒马儿罕，在蒙古人侵以前就达十万户，大大超过此数。西辽实行这种人口调查肯定是为征税和征兵做根据，这又可从另一角度证明。前述之户税等制度，只限于在其直辖之八拉沙衮一带实行。对于藩属国征收的定额贡赋，则由葛儿罕派出的代表或税吏以索取之。

西辽统治者由于汉化很深，各种典章制度都是采用汉族的一套。其官制之见于记载者，有所谓南、北院，六院司大王，招讨副使，枢密副使，招讨使，兵马都元帅，同知枢密院事，近侍、护卫、驸马等，基本上还是辽的制度。西辽是否采取了什么措施来推行汉文化，由于史料缺乏记载，不得而详。但耶律楚材如下的几句诗倒是可以见到当时的情况。诗云：

> 后辽兴大石，西域统龟兹，
> 万里威声震，百年名教垂。

作者自注说："大石林牙，……克西域数十国，幅员数万里，传数主，凡百余年，颇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①]一个属于不同的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王朝，在逝去一个多世纪以后仍为中亚各族人民所乐道，仅此也就足以说明西辽在中亚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

第六节　西辽的灭亡

正如迄此以前中国北部各民族的活动对于中亚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样，自12世纪后期以来，蒙古草原所发生的事

①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一二。

件也促成了西辽的灭亡，并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完全改变了中亚的局面，使这里的各族人民长期处于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统治之下。

关于成吉思汗崛起于蒙古的经过，不属于本书叙述的范围，无重复的必要。在这里，主要叙述由于蒙古兴起而产生的导致西辽失国的那些事件。

与西辽东面为邻并且在以后中亚的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除蒙古本部以外，还有克烈、斡亦剌惕、乃蛮、吉利吉思等部。

克烈部，分布于杭爱山与肯特山之间鄂尔浑河上游及土拉河、翁金河流域，为蒙古草原的中心地带。其北为色楞格河下游与贝加尔湖以南的蔑儿乞部，东为蒙古本部。近代有的学者以为克烈部是突厥种或蒙古化了的突厥人。意见纷纭，迄无定论。据信，克烈部在11世纪初期就已经信奉了聂思脱里派的基督教（景教）。叙利亚历史家巴尔·赫布劳说，谋夫地方的景教大主教厄别杰苏（Ebejesu）在1009年写给巴格达的景教教主约翰六世的信中报告说，有20万克烈人和他们的汗一起受了洗礼。以后，克烈部的首领就采用基督教的名字。如，在成吉思汗兴起以前的两代，克烈部长名叫马可。马可有两子，一名忽儿扎胡思杯禄（这也是一个基督教的名字），一名菊尔汗。忽儿扎胡思杯禄死后，其子脱里即位（脱里是一个突厥的名字，与塞尔柱王托格里同名），与其叔菊尔汗相争。蒙古首领也速该帮助脱里驱逐菊尔汗，夺其部众。1194年，乃蛮部长亦难赤支持脱里之弟也力可哈剌进攻脱里。脱里请求西夏允许他过境，经回鹘去西辽。后又叛西辽返回，与成吉思汗会合结盟。脱里因曾受金朝封为王，故又名汪罕。[①]

① 见《元史》卷一："汪罕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奔契丹。"《辽代中国社会史（907-1125年）》系其事于1195年，说这里的契丹是指西辽。另参看王国维校注本《圣武亲征录》第18-19页。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三八。

斡亦剌惕部。波斯历史家拉施特丁的《史集》说，斡亦剌惕分布于八河（色格兹·木伦）之地，其地为谦河发源处。[1]该部的语言与蒙古大同小异。13世纪初期，斡亦剌惕的首领名叫忽都合别乞，后降于蒙古。

吉利吉思（乞儿吉思）部，分布于谦河流域（叶尼塞河上游）。拉施特丁说："吉利吉思和谦州壤地相接，二者组成为一个领地。"[2]其地东至色楞格河，东北至安加拉河通西伯利亚，南邻乃蛮部，西南至蒙兀儿斯坦。[3]吉利吉思和谦谦州二部各有首领，称号为亦纳勒，后皆降于蒙古。

乃蛮部，分布于杭爱山与阿尔泰山之间，具体说是科布多一带到乌布萨诺尔。或以为其牧地伸展到了喀喇额尔齐斯河与斋桑湖，西隔沙漠与畏兀儿相接，东邻克烈部，北界吉利吉思谦谦州。也有许多人认为，乃蛮是突厥人。

《史集》作者说，乃蛮部"都是游牧部落，有的住在多山之地，有的住在平原上。他们与克烈部经常发生冲突"。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乃蛮人在所有的蒙古部族中是最有文化的，因为他们曾经受到畏兀儿文明的强烈影响。他们可能是最早用畏兀儿字母来拼写自己的语言，并创造自己的文字的。除畏兀儿以外，他们同突厥斯坦和七河地区也有关系。穆斯林商人常到乃蛮地区来，对乃蛮社会的上层阶级发生了文化上的影响，并通过乃蛮上层影响及于整个乃蛮部。许多乃蛮人是聂思脱里派的基督教徒。"[4]志费尼甚至说："绝大部分的乃蛮人都是基督教徒。"[5]

---

① 《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193页。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按：八河实即叶尼塞河南源华克穆河上游，在色楞格河蔑儿乞部之北，贝加尔湖之西。

② 《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245页，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③ 蒙兀儿斯坦，相当于别失八里，说见后。

④ 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密诺尔斯基英译本，第57页。

⑤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64页。

出身于蒙古贵族的铁木真，早年生活在坎坷多难的环境中。蒙古草原诸部互相斗争不息，给牧区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破坏。金朝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进行挑拨，使其互相削弱。铁木真因其父也速该曾被塔塔儿人毒死，故同克烈部长汪罕联合，进攻塔塔儿。1202年，塔塔儿部破灭，铁木真势力大增，但仍承认汪罕为盟主。蒙古草原各部要求统一的趋势把铁木真推到历史舞台的前面。

在铁木真逐渐强大起来的时候，他同克烈部汪罕的矛盾也就日益尖锐了。在1203年双方发生的战争中，汪罕大败西走，为乃蛮部将所杀。其子鲜昆逃往天山以南之地，为当地人所害。克烈部至此亦亡。

乃蛮部长太阳罕对于克烈部的灭亡和铁木真的强大感到不安，便遣使去联络阴山以北为金朝扼守界壕的汪古部，企图与之夹攻铁木真。汪古部长阿剌忽思不但拒绝了乃蛮的建议，而且将此告知了铁木真。为此，铁木真于1204年早春时立即进攻乃蛮部。同乃蛮部联合在一起准备抵抗铁木真的部众很多，其中包括蔑儿乞部长脱脱、克烈部长阿怜太石、斡亦剌惕部长忽都合别乞以及秃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等部之众。太阳罕自以人多势众，轻敌索战。但两军会战，乃蛮大败，太阳罕被擒杀，秃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四部皆降。铁木真乘胜进攻蔑儿乞部，其首领脱脱逃往太阳罕之兄卜欲鲁罕处。

1206年，铁木真召集诸部于鄂嫩河开大会，接受成吉思汗的称号，其统一蒙古诸部的事业宣告完成。

成吉思汗登位后，继续进攻乃蛮部，在兀鲁塔山擒获卜欲鲁罕。脱脱与太阳罕之子屈出律逃往额尔齐斯河。1207年，成吉思汗派按弹、不兀剌二人出使于吉利吉思部，并命其长子术赤去收服南西伯利亚的所谓"林木中百姓"各部。"失必儿等种以南"的吉利吉思、斡亦剌惕、秃马惕、不里牙惕（布里雅

特）、巴尔珲（巴儿虎）、秃巴思（土瓦）等都降附了蒙古，向成吉思汗进贡海青、骟马、貂鼠等物。以后，蒙古统治者便向这些部落定期地征取贡赋。

成吉思汗既统一了南西伯利亚诸部，便以降附的斡亦剌惕部首领忽都合别乞为向导，于1208年继续进攻逃到了额尔齐斯河的脱脱与屈出律。蒙古军在额尔齐斯河彻底消灭了蔑儿乞部，其首领脱脱中流矢死，脱脱之弟及诸子逃往畏兀儿汗国，屈出律则逃奔西辽。1209年，高昌的畏兀儿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降于蒙古。

屈出律奔西辽以后的历史，在穆斯林的历史著作中有较多的记述。其中尤以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第八章与第九章）具有权威性。据说，屈出律先从额尔齐斯河到了别失八里，然后又从别失八里来到库车。他在库车的崇山峻岭中东逃西窜，没有食物，困苦不堪。跟随他逃跑的部落都星散远走，各寻活路去了。屈出律不得已，便去投奔西辽的葛儿罕。他娶了西辽公主为妻，在葛儿罕的手下效劳了一个时期。不久，他看到西辽各地藩属开始反叛，就产生了拥兵篡权的野心。屈出律对葛儿罕说："我的部众人数很多，他们散布在叶密立、海押立（科帕尔以西不远）和别失八里等地区。如果允许我，我就去把他们招集起来，用这支力量来支持和帮助葛儿罕。我将忠诚地为葛儿罕效劳，永不违背您的命令。"他如此卑词欺骗，使葛儿罕忘乎所以。接着他又向葛儿罕献上厚礼，然后要求赐给他以"屈出律汗"的称号。他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以后，就像弩箭离弦似地飞出去了。屈出律得势的消息传出以后，西辽军队中与他有旧的人也来归附。他来到叶密立与海押立地区，为避成吉思汗而逃到该处的马黑力惕部及散布于各地的部众亦闻风来集。于是屈出律的部众倍增，势力大振。

以上就是12世纪末与13世纪初期蒙古草原和西辽帝国东面

所发生的事件。现在，再回过来叙述同时期中亚河中与花剌子模的情况。

河中地区已存在了200年的喀喇汗王朝，这时期的代表是克利奇·桃花石·汗·马苏德二世。他的后继者是汗·亦卜拉欣·布·胡赛因。从曾经发现的1200年造于布哈拉的亦卜拉欣币可知，他不但统治着撒马儿罕，而且在13世纪初统治过布哈拉。继承这位亦卜拉欣汗位的是他的儿子斡思蛮汗。他像他的父亲一样，也号称“素丹的素丹”。但他的统治没有达到布哈拉。所有这些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都是作为西辽的臣属而存在下来的。

在河中，除了驻在撒马儿罕的喀喇汗王朝统治者以外，在布哈拉还有一个伊斯兰教的宗教统治集团。这些宗教统治者称为沙得尔，属于哈尼非派（逊尼派的一种）。他们拥有大量地产，通过对人民的剥削获得大量财富。沙得尔的豪富可以与统治的王公贵族相比，靠他们的资财生活的伊斯兰法学者达6000人之多。沙得尔是以葛儿罕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并为西辽征收赋税。由于沙得尔的沉重压迫，引起了人民的起义。起义的首领是一个卖盾者的儿子名叫桑扎儿。桑扎儿发动的起义，矛头是对着沙得尔的。他在控制了布哈拉城以后，曾采取“灭里·桑扎儿”的称号，迫使沙得尔到葛儿罕那里去控告。

西辽在内部发生人民起义，外部受到蒙古的威胁，以致局势不稳的情况下，花剌子模沙又产生了侵略和吞并河中的野心。关于花剌子模沙摩诃末同西辽的关系，主要史料是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然而志费尼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见该书第七章和第八章。第二种说法见该书第十章。巴尔托里德和近年国外的研究者们一致认为，第二种说法比较合乎实际。鉴于志费尼的书现在已有汉文译本，读者可以参阅。下面仅介绍第二种说法的内容。

据说，花剌子模沙有野心，耻于向葛儿罕缴纳贡赋，于是



有两三年没有纳贡，也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最后，葛儿罕派了他的宰相马赫木·太去催缴拖欠的贡赋。当其到达花剌子模的时候，花剌子模沙正在准备出征钦察，不想粗暴地答复使者，以违父命。加之，他即将离开花剌子模，如果西辽乘机前来进攻，那就不好了。另外一方面，他也耻于接受一个纳贡者的地位，因此在回答西辽使者时不卑不亢，将事情委托秃儿罕哈敦处理，径自出发了。

约在回历六〇五至六〇六年（1209年）夏，秃儿罕哈敦下令隆重接待西辽使者，加以礼遇，并全部缴清了年贡。他还派了宫廷中一些显贵人物随同马赫木·太去到葛儿罕那里解释迟迟未纳贡赋的原因。并且承认花剌子模沙对西辽仍然是受臣民义务的约束的。但马赫木·太已经看出了花剌子模沙的野心，把所有这些情况都报告了葛儿罕，并说“花剌子模沙很不真诚，将再也不会纳贡了”。花剌子模沙在远征钦察胜利返回后，计划征服河中。他由于不再需要西辽支持他与郭尔王国作斗争，便率军去布哈拉，并派遣使者同四面八方联络，用各种约言以引诱所有的人，特别是引诱撒马儿罕的斡思蛮汗，以便一同反叛西辽。他在布哈拉与当地人约好明年来进攻葛儿罕，然后返回花剌子模。

这时，东部的情况是屈出律已取得葛儿罕的同意去招集自己的余部。葛儿罕随后又后悔，乃遣使去召集各地的藩臣，其中也有斡思蛮汗。斡思蛮汗曾要求娶西辽公主，遭拒绝，故很葛儿罕不应召，相反地却遣使去向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称臣，并公开宣布反叛西辽。葛儿罕闻知后，派军三万前来讨伐斡思蛮汗，攻下了撒马儿罕。其事约发生在回历六〇六年（1209~1210年）。为了安抚斡思蛮汗，葛儿罕可能即在此时以西辽公主嫁之为妻。但因屈出律在东部作乱，葛儿罕不得不撤回去镇压。

花剌子模沙摩诃末见葛儿罕撤回，就乘机向撒马儿罕进发，

斡思蛮汗向他投降。于是他们合军从撒马儿罕出发前去进攻葛儿罕，最后到达塔拉斯。该地镇守官西辽将军塔扬古率重兵与花剌子模军作战。两军左翼都击退了对方的右翼，不分胜负，各自后撤。然塔扬古被俘。西辽军在城乡大掠，还至八拉沙衮，该城居民闭门不纳。

西辽军用缴获来的战象冲毁城门，屠城三昼夜，被杀者达4.7万人之多。西辽国库因遭劫掠与薪饷开支太大而告罄。马赫木·太富埒国君，害怕财产被征，建议军队士兵归还其取自国库的钱财。这一建议引起了军队的反叛。[1]屈出律见葛儿罕众叛亲离，便乘机成了叛军的首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进攻葛儿罕。当时，忽必烈率领的蒙古军为了征伐葛逻禄部也到了巴尔喀什湖以南地区。[2]西辽葛儿罕直鲁古见国内到处叛乱，外部强邻压境，自知大势已去，事不可为，故在其被屈出律拘执时把政权完全交了出来（巴尔托里德说葛儿罕被执不晚于1211年下半年）。但屈出律表面上还是很尊敬他。据说，葛儿罕在世时，屈出律仅满足于掌握实际权力，而让葛儿罕直鲁古做名义上的君主。如在临朝或接见时，葛儿罕被置于御座之上，而屈出律则站在大臣的班列中等等。不久，葛儿罕死去，屈出律成了西辽的最高统治者。

屈出律夺取了西辽的政权以后，加紧向天山以南的喀什噶尔、和田等地扩张势力。喀什噶尔的喀喇汗朝统治者之子曾被西辽囚禁，屈出律将其释放，送回故地，但被当地异密所杀。为此，屈出律一连三四年（1211~1214年）在收获季节侵入喀什噶尔，将其劫掠一空，引起饥荒，迫使当地居民不得不臣服。喀什噶尔的喀喇汗王朝亦至屈出律而亡。另一方面，屈出律又去镇压巴尔喀什湖以南的葛逻禄首领斡匝儿。同时拼命在各地

① 以上根据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 《元朝秘史》卷一〇。

推行佛教，抑制或禁止伊斯兰教。所有这些，虽然遭到人民的反对，但屈出律的统治还是延续了六七年之久。

附　起儿漫的喀喇契丹王朝

《辽史·天祚纪》说耶律大石在撒马儿罕击败忽儿珊大军（即克特万战役）以后，再西征到了起儿漫。[①]其实，没有这回事。这是因为元末至正年间编《辽史》的人搞错，把起儿漫的材料误置于此了。多桑就曾经指出这一点。他说："突厥斯坦与起儿漫有两个喀喇契丹王朝，后一王朝晚于前一王朝一百多年。"[②]那么，起儿漫的喀喇契丹王朝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呢？

起儿漫的喀喇契丹王朝的建立者是博剌克。据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的叙述，博剌克和他的兄弟哈米德·布尔（Khamid Bur）都是喀喇契丹人。在西辽统治时期，哈米德·布尔曾多次奉命出使于花剌子模。1210年，西辽在塔拉斯败于花剌子模沙摩诃末以后，博剌克兄弟与西辽将军塔扬古同被俘。塔扬古被处死，而博剌克与哈米德·布尔则受到花剌子模沙的信任。后来，博剌克被任命为哈吉布，哈米德·布尔慢慢地被擢升为一个异密。[③]维特佛格尔与冯家升二人合著的《辽代中国社会史》所引那色维（en-Nesawi）和哈姆杜拉·穆斯陶非（Hamd-Aallah Mustawfi）的著作，则未说博剌克曾被俘过。而是说博剌克为西辽大臣，在塔拉斯战役以前即出使至花剌子模沙摩诃末处。摩诃末见其能干，欲用以为官，故留而不遣。塔拉斯战西辽败后，博剌克初仕于摩诃末，继又仕于其子加秃丁。[④]加秃丁统治伊拉克之地，博剌克在那里成为他的主要将领，并被任命

① 《辽史》卷三〇，第356页。

②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80页，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③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476页。

④ 维特佛格尔、冯家升：《辽代中国社会史（907~1125年）》，英文版，第655页。

为伊斯法罕统兵官。

在蒙古西征，花剌子模沙摩诃末败亡的时候，加秃丁的部下都属望于逃奔印度的扎阑丁。博剌克因与加秃丁的丞相不和，就请求加秃丁允许他带兵到伊斯法罕去。然后，他从那里取道起儿漫去印度投奔扎阑丁。博剌克一路夺关斩将，来到起儿漫的古瓦希尔堡。该堡坚持抵抗，不愿投降。博剌克克其城堡，正欲攻其内城。这时有消息说，扎阑丁从印度前来，快要到了。博剌克准备许多礼物前去迎接。在扎阑丁到来时，博剌克就向他表示忠心，并以女嫁之。古瓦希尔堡的守堡者见扎阑丁亲自来了，便向他们投降。博剌克和扎阑丁都进了城。

扎阑丁在此停留了一个月，继续前往法尔斯。行前，博剌克向他表示要占有起儿漫，扎阑丁只好同意。从这时起，博剌克就在起儿漫建立了一个历时80年的喀喇契丹王朝（1224~1303年）。[1]

博剌克在起儿漫巩固了自己的地盘以后，杀死了加秃丁，并遣使者到哈里发那里去表示自己信奉伊斯兰教，请求封以素丹的称号。哈里发满足了他的请求，他于是得到了忽都鲁·素丹的称号。

在窝阔台汗时期，蒙古将领塔亦儿·把阿秃儿围攻锡斯坦，要求博剌克出兵去支援，并命其入朝。博剌克以年老婉辞，另派他的儿子鲁克那丁前去朝谒窝阔台汗。鲁克那丁在回历六三二年（1235年，或稍早）出发前往和林，在路上得到其父博剌克死去（博剌克死于1235年7~8月间）及其堂兄弟忽都不丁继立的消息。但他并没有停止前进，而是继续前往汗廷。窝阔台汗因他先到，就将起儿漫封给了他，并且下诏命他承袭其父的忽都鲁素丹的称号。又下令要忽都不丁亲自到和林来朝见蒙古大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25章。并参看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下册，第3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汗。鲁克那丁遂返回起儿漫就任。忽都不丁来到和林后，窝阔台汗命其随同牙剌瓦赤前往中国内地效力。[①]

在贵由汗的时期，忽都不丁曾活动想返回起儿漫去夺取鲁克那丁的素丹之位。但其师傅镇海反对，故忽都不丁只得仍随牙剌瓦赤留在中国。而鲁克那丁则得以继续保有起儿漫的领土，每年向蒙古汗廷缴纳定额的巴里失和骆驼，以为贡赋。

贵由汗死后，蒙古汗位转到拖雷系的蒙哥汗手中。这一政局的转变在起儿漫也有反映。当时留在中国的忽都不丁，随同牙剌瓦赤到汗廷去。蒙哥汗对他甚为宠爱，封他为起儿漫素丹，并派了一个蒙古人作为八思哈，陪同他返回起儿漫即位。他们走到赫拉特的时候，派了使者先行到鲁克那丁那里，传宣诏命，并召其入朝。鲁克那丁知道，在蒙哥汗即位以后，时代已经完全变了。他把使者送回以后，就尽量转移财产，于回历六五〇年赖买丹月（1252年12月~1253年1月）出发前往鲁里斯坦。鲁克那丁想投奔哈里发。哈里发害怕蒙古人，不敢收留他。于是，他就把大部分行李留在鲁里斯坦，个人出发前往汗廷。当时（1253年10~11月）从蒙古返回的历史家志费尼在路上遇见了鲁克那丁。

鲁克那丁到达汗廷后，受到审判，最后被处死。于是忽都不丁就当了起儿漫的素丹。[②]

忽都不丁即位为素丹以后，娶博剌克之妾忽特鲁格·土尔罕为妻。1258年，忽都不丁死，其子哈加吉年幼，忽特鲁格·土尔罕摄政达15年之久。

哈加吉成年后，与其母忽特鲁格·土尔罕不睦，逃往印度。马可·波罗来中国时路过起儿漫，正值这个女王在位。据称：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480页。

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481页。

“起儿漫，是波斯境内之一国。昔日国王世袭，自经鞑靼侵略以后，世袭之制遂废。鞑靼遣其乐意之王治之。”[①]当时，起儿漫的喀喇契丹统治者都经蒙古朝廷的册封，于此可以得到证明。

据说，忽特鲁格·土尔罕兴修水利，建造地下灌溉渠（坎儿井），对于发展起儿漫的经济起了很好的作用。她死后，其子素丹·扎阑丁·苏尔哈特密什继立，在位9年。其女帕的沙·哈敦嫁波斯的蒙古汗乞合都。乞合都即位后，立帕的沙·哈敦为起儿漫王。帕的沙·哈敦绞死自己的兄弟苏尔哈特密什，而夺其位，但却公开宣布后者是自杀的。

马可·波罗自中国返回故乡时，又经过了起儿漫的属地忽鲁模思城。[②]

1294年，帕的沙·哈敦亦被杀。波斯的合赞汗任命了一个新的统治者，在位8年。最后一个统治者在位两年，至1303年而绝。

①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册，第8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下册，第77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四章
蒙古征服中亚

第一节　屈出律的败亡

成吉思汗对于自己的宿敌屈出律在西辽立足掌权甚感不安，时刻准备讨伐消灭之。而高昌的畏兀儿亦都护与巴尔喀什湖以南的葛逻禄部酋长之来降，使他得到有力的支持。据志费尼的叙述，西辽派驻高昌的少监，多行不义，为亦都护所杀。亦都护于1209年遣使降于成吉思汗，受到特殊优待。当蒙古军征伐屈出律时，亦都护率300人从征助战。①

巴尔喀什湖以南的海押立地区有一个葛逻禄部的首领名叫阿昔兰汗。②西辽亦有少监驻其地。葛儿罕设计要害死他。阿昔兰汗无法逃祸，便自杀而死，其子杀西辽少监投降成吉思汗。③

阿力麻里有一个葛逻禄酋长，名叫斡匝儿，平常以劫掠商旅、盗窃牲畜为业。他和他的党羽，不但占据了阿力麻里，而且也侵占了博乐。屈出律曾几次进攻他，每次都被打败。于是，斡匝儿派代表到成吉思汗那里报告关于屈出律的情况，并表示归服于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命术赤与他结亲。斡匝儿奉命亲自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45~46页。
② 《元史》卷一；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74页，注2。
③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75页。

去和林朝见。他从和林返回阿力麻里以后在一次狩猎中被屈出律的军队捕获。屈出律军围攻阿力麻里时有消息说蒙古军快来了，屈出律军仓皇撤走，走时将斡匝儿杀了。斡匝儿的儿子昔格纳克奉成吉思汗之命即位，统治阿力麻里之地。

屈出律在像直鲁古那样众叛亲离的时候，成吉思汗正在进行剿灭他的准备。1215年，速不台奉命率军讨伐蔑儿乞余部。速不台以裨将阿里出领百人为先行，自带铁车继进。他们追击蔑儿乞首领脱脱之子忽秃、赤剌温等，直至于垂河（楚河）以外。"一战而获其二将，尽降其众。"忽秃逃往钦察。"速不台追之，与钦察战于玉峪，败之。"[①]另据穆斯林作者的记述，花剌子模沙摩诃末在1215~1216年冬天曾远征至于土尔盖（Turgai）地区。他于1216年夏天与追击蔑儿乞人的蒙古军相遇。这是他第一次接触蒙古军。蒙古人宣称他们前来仅是为了追击蔑儿乞人，但穆斯林们还是同蒙古人进行了战斗，不分胜负。负责指挥右手军的花剌子模沙长子扎阑丁，骁勇善战，使穆斯林军免于败北。[②]

1217年，成吉思汗又派孛罗忽勒、朵儿伯朵黑申等讨平了叛变的秃马惕部。[③]该部为"林木中百姓"的分支，与吉利吉思部为邻，分布于贝加尔湖以西以南一带。接着，成吉思汗派哲别率军前往讨伐屈出律。

在哲别率领的蒙古军到达西辽境内时，可散地方的长官（八思哈）[④]曷思麦里前来投降。曷思麦里是八拉沙衮（谷则斡

① 《元史·速不台传》，《元朝秘史》卷八；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76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 巴尔托里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W.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英文版，第369、371、372页。

③ 《元朝秘史》卷一〇。

④ 八思哈（basqaq），突厥语的官名，它同蒙古语的达鲁花赤及阿拉伯、波斯语的shahna（少监），差不多是同一个意思，即长官，为征服者派驻其征服地的官吏，主要从事于征收赋税。巴尔托里德把八思哈当做一个城名，非是。

儿朵）地方的人，以前曾任西辽葛儿罕的近侍。由于他熟悉当地的情况，成吉思汗就任命他为哲别大军的先锋。[①]志费尼说，当时屈出律正在喀什噶尔。喀什噶尔人讲，蒙古人到来时屈出律没有接战就转身逃跑了。随后到达的蒙古人什么也不要，只搜索屈出律，并宣布人民可以自由地信仰自己的宗教。蒙古军出发继续追赶屈出律。屈出律来至八答黑商的边境，进入一个名叫达拉·伊·迭剌集的山谷。当他走近撒里·却盘（Sarigh-Chopan）[②]时迷了路，进入一个没有出口的山谷。一些八答黑商的猎户正在附近的山上打猎。他们一见到屈出律和他的同伙就朝其走来，而蒙古人则从另外一边到来了。由于山谷崎岖不平，难于行走，蒙古人同猎户们商量说："这个人就是屈出律和他的部下，是从我们那里逃来的。如果你们捉住屈出律并把他交给我们，我们就不再向你们索要任何东西了。"这些猎户就围住屈出律和他的部下，逮住了他并交给了蒙古人。蒙古人把屈出律的头砍下来带走了。八答黑商人得到无数的珠宝金钱而归。[③]追斩屈出律的就是曷思麦里所率领的队伍。《元史》讲："哲别令曷思麦里持屈出律首往徇其地，若可失合儿（喀

---

① 《元史·曷思麦里传》。

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写作Sarigh-Chopan，米儿咱·海答儿著《拉失德史》的引文中写作Sarigh-Chupan，《元朝秘史》作"撒里黑浑"，《圣武亲征录》作"撒里桓"。关于撒里·却盘的位置，《拉失德史》（英译本，第354页）说："八答黑商人把〔八答黑商与瓦罕之间的〕边境地区称为Darazukhan，而喀什噶尔人则把这个地区叫做Sarigh Chupan。"伊莱亚斯注云："Dara意为山谷。Darazukhan可能应是Darazi-i-Wakhan，或Daraz-Wakhan，即瓦罕峡谷，指喷赤河上游的狭长谷地，近代称为Sarigh Chupan或Sarhad（萨尔哈德，或译为沙和达）。"《世界征服者史》英译本的译者波义耳说，撒里黑怨纳，意为黄崖。《史集》的俄文本译者斯米尔诺娃认为，应是指黄湖，即艳库尔，英国人称为维多利亚湖，俄国人称为卓尔库勒。近代柯尔克孜人称帕米尔山谷为"色勒库尔山谷"。志费尼、拉施特丁与米儿咱·海答儿都一致认为，屈出律被杀之地是在八答黑商的边境。屈出律逃走的路线实际上与清乾隆年间大小和卓霍集占覆灭的路线相同。屈出律被抓住的地点更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西南的帕米尔河与瓦罕山之间的山谷中。

③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66~68页。

什噶尔）、押儿牵（叶尔羌）、斡端（和田）诸城，皆望风降附。”[1]原西辽所属的今中国新疆地区就这样完全并入了蒙古帝国的版图。

第二节　蒙古与花剌子模冲突的缘由

在西辽后期，花剌子模沙的国力日益膨胀，大有吞并整个中亚、西亚之势。花剌子模沙摩诃末在塔拉斯击败西辽，迫使西辽势力退出河中，代之统治其地。但这并没有给当地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因此在河中发生了反对花剌子模统治的暴乱。如讹答剌地方的喀喇汗王朝统治者塔只丁·毕勒哥·汗（此人可能是斡思蛮汗的堂兄弟）就起来造花剌子模沙的反。撒马儿罕的喀喇汗王斡思蛮汗原来娶了西辽公主和花剌子模公主，这时他就虐待花剌子模公主，并在1212年命令撒马儿罕人暴动。撒马儿罕人支持斡思蛮汗反抗花剌子模沙，杀死住在撒马儿罕的所有花剌子模人。由此可以想见，居民们对外来占领者和压迫者的仇恨是多么强烈。

为此，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率军前来镇压，进行了可怕的报复。摩诃末的军队屠城和抢劫延续了三天之久。伊本·阿勒·阿西尔说死了20万人，志费尼则说共有一万人被杀。斡思蛮汗被处死，他是河中地区喀喇汗王朝最后的一个汗。喀喇汗朝至此而绝，时在1212年。撒马儿罕成了花剌子模帝国的实际上的首都。这次大屠杀，使该城的人口大大减少了。耶律楚材说（撒马儿罕原来有10万户以上的人口），成吉思汗征服后，该城的人口只剩下了四分之一。看来，那四分之三并不都是被蒙古人杀掉的。

① 《元史·曷思麦里传》。

在南面，花剌子模沙夺取了巴里黑与咀密，以后又控制了赫拉特，进入赫里鲁德河流域。最后，于回历六一二年（1215~1216年）拿下了哥疾宁。同年，消灭巴米羊的郭尔统治者，从而把原郭尔王朝的领土完全兼并，命其子扎阑丁以统治之。这样一来，花剌子模沙摩诃末就成为中亚和穆斯林世界东部最强大的君主，他的野心也就越来越大了。

尽管如此，花剌子模沙在对付屈出律方面却没有表现得那么强而有力。早在八拉沙衮被蹂躏时，他就不能去解救那里的穆斯林。屈出律在喀什噶尔与和田等地推行佛教，强迫当地居民放弃伊斯兰教，杀害教长，摩诃末也无力给予支持。他要求屈出律把葛儿罕及其公主以及西辽的宝藏交给他，也毫无结果。不仅如此，摩诃末由于害怕屈出律进攻河中，还不得不命令塔什干、费尔干纳、卡散、白水城等地的居民向西南迁徙。这证明他无力维持对这些地方的统治。

在成吉思汗消灭了屈出律以后，花剌子模沙的东面虽减少了一个异教的敌人，但是却面对了一个更加强大得多的蒙古帝国。

花剌子模与蒙古，这两个国家的统治者虽属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但相互间却存在长久的经济、文化联系。中亚各地的商人，如畏兀儿人、粟特人、突厥人乃至西亚各地的商人，贩运中国与中亚、西亚以及印度诸地的货物，来回于蒙古草原与河中之间以及丝绸之路沿线，使各族人民能以所有易其所无，不但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解决了生活上的各种需要。特别是从事畜牧的蒙古、突厥各部族，尤其依赖同农业区的交易，以取得粮食、布匹和各种手工业品。故早在蒙古兴起以前，蒙古人就同中亚等地的穆斯林有交易。蒙古兴起以后，成吉思汗需要依靠外国出产的武器、装饰品，并用俘虏来的建筑家和手工业者来为其建筑房屋。当时，穆斯林商人在蒙古人

中是很受欢迎的。正因为如此，蒙古统治者很希望同中亚地区维持一种和平的商业贸易关系。

中亚的花剌子模沙摩诃末与蒙古统治者不同。他由于占有东至河中、西至伊拉克、北至锡尔河、南至印度的广大国土，既有游牧地区，又有文化发达的农业绿洲地区，物产丰富，国家强盛，所以头脑膨胀，野心勃勃。摩诃末不但威胁哈里发，想要当全穆斯林世界的领袖，而且还梦想征服中国。在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并开始向外扩张时，摩诃末深感不安，遗憾未能在蒙古兴起之前侵人中国。早在屈出律覆亡之前，摩诃末就已经同成吉思汗在打交道了。据朱兹江尼（Juzjani）讲，那是在1215年，摩诃末因为听说成吉思汗攻掠金朝，虏获大量财富，就派了一个名叫巴哈乌丁·拉济（Baha ‘al-Din Razi）的人，率领一个使团到成吉思汗那里去，目的是要了解蒙古的军事实力和各方面的情况。成吉思汗热情友好地接待了这个使团。

在第二次接见时，成吉思汗要使者们回去告知花剌子模沙，他承认沙是西方的统治者，而他自己则是东方的统治者。在他们之间应当订一个和平友好条约，商人们应当能够在两国之间自由地来回旅行。巴尔托里德说："没有根据怀疑这些话的真诚。那时候成吉思汗不见得就想统治全世界。"[①]符拉基米尔佐夫对这件事评论说："蒙古皇帝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同穆斯林东方的文明国家建立商业关系。这种关系将使只有很少产品的蒙古游牧人找到能够供应其所需商品的新来源。成吉思汗从他的老朋友穆斯林商人们清楚地了解到花剌子模沙帝国的情况，并且适当地估计到了同其建立经常的商业贸易关系会带来怎样的利益。这些利益同样也是为穆斯林商人所理解的。这时

① 巴尔托里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W.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英文版，第394页。



他们深信，他们的利益同成吉思汗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成吉思汗虽不信仰伊斯兰教，但他无疑是一个强大的、开明的和能够容忍各种宗教信仰的君主。”[①]志费尼曾经讲到去蒙古草原的商路安定繁荣，蒙古人需要布匹和三个商人（忽毡人阿黑马、异密胡赛因之子以及阿赫马·巴尔契赫）去蒙古的事。[②]巴尔托里德说，他们可能是随同上述巴哈乌丁·拉济的使团一起去的，并且见到了成吉思汗。

为了回报花剌子模沙的使团，成吉思汗也派了一个使团到河中去，大约于1218年春到了布哈拉。这个使团由三人组成。这三个人都是穆斯林，原均为花剌子模沙的臣民。一为花剌子模人马合木[③]，一为布哈拉人阿里火者，一为讹答剌人亦速甫。他们带去的各种礼物，包括丝绸织物，送给花剌子模沙摩诃末。这个使团给摩诃末转达的成吉思汗的口信，与前述其对巴哈乌丁·拉济使团所表示的意思大致相同。但成吉思汗这次把摩诃末称为自己的儿子，后者认为这是一种侮辱。于是，他就召见马合木，个别地向他询问关于成吉思汗的情况，并要他作为花剌子模的密探而留在蒙古汗廷。马合木因害怕只好同意了。最后，摩诃末同意与成吉思汗订立了和约。

志费尼又说，在上述那三个商人返回河中时，成吉思汗命自己的儿子们、诺颜们以及诸将领各派二三十人，带上金钱、货物，随同花剌子模商人去河中进行贸易。结果组成了一个450人的商队，其成员全部是穆斯林。成吉思汗要他们给摩诃末带去如下口信：“贵国商人已来我处，我已送他们返国，其情况

① 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密诺尔斯基英译本，第115~116页。

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77页。

③ 《世界征服者史》的英译者波义耳认为，此人就是后来著名的马合木·牙剌瓦赤。见《剑桥伊朗史》第5卷，第304页，伦敦1968年英文版。但《元朝秘史》讲，牙剌瓦赤与其子马思忽惕是在中亚被征服以后才被蒙古擢用的。

你将会听到。我们也派了一批商人与他们结伴前往贵国，以便得到那里的稀奇货物。随着我们之间关系的改善并达成协议，就可以挤掉那恶意的脓包，让那引起叛乱的脓液流掉。"①

巴尔托里德与符拉基米尔佐夫都说这个商队是同马合木等三人的使团一起被派出的。②这个商队大约与使团同时从蒙古出发。在使团离开讹答剌不久，该商队也来到了这个摩诃末的边境城镇，时为1218年。领导这个450人的商队是四个商人：讹答剌人倭马尔·火者，马腊格人哈姆马勒，布哈拉人法赫拉丁，哈拉维人阿明阿丁。他们约有500峰骆驼，装载着金、银、中国丝绸、海龙皮、貂皮等各种货物。据志费尼说，在这个商队到达讹答剌时，当地的长官名叫亦纳勒术（Inalchuq），他是摩诃末之母秃儿罕哈敦的亲戚（大约指同部落的人），曾被授予哈亦儿汗（Ghayir Khan）的称号。亦纳勒术垂涎于这个商队所带的财物，借口商队中的一个印度商人冒犯了他而下令将其全体人员拘捕，然后派人报告当时正在伊拉克的花剌子模沙摩诃末。摩诃末批准亦纳勒术将这450人杀死，并没收其货物。③货物卖给了布哈拉与撒马儿罕的商人，卖得的钱摩诃末据为己有。据巴尔托里德的分析，摩诃末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他派遣使团去成吉思汗那里不过是为了探听情况，一点也没有想要同蒙古地区发展贸易关系。自然地，他也认为，蒙古人派来的商队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摩诃末无疑同亦纳勒术分享了虏获品，后来在布哈拉的商人手中的确有摩诃末卖出的货物。④然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79页。

② 巴尔托里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W.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英文版，第396页。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密诺尔斯基英译本，第116~117页。

③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79、367页。

④ 巴尔托里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W.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英文版，第398~399页。

而，摩诃末的这种贪婪无信的行为终于导致了蒙古出征中亚。

蒙古人的商队中有一个成员设计逃脱，得免于难。他赶紧前往蒙古，向成吉思汗报告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和他所了解的一切情况。成吉思汗得知此事后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当时虽然没有现代意义的国际法观念，即使从中世纪的一般的国家关系准则看来，花剌子模沙的这种做法也是不能容忍的。尽管如此，成吉思汗还是表现了最大的克制，作了用外交手段来解决此一问题的最后尝试。他又派了一个以前在花剌子模沙塔哈失手下作过事的穆斯林巴合剌，由两个蒙古人陪同，前往摩诃末处提出抗议，并要求他把亦纳勒术交出来。摩诃末不但不接受成吉思汗的抗议和要求，反而把巴合剌也杀了，两个蒙古人被剃掉须发送回。[①]这样一来，成吉思汗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亲率大军对花剌子模沙摩诃末进行讨伐。

第三节　蒙古征服中亚

成吉思汗在进军中亚之前，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曾派哲别率军彻底消灭了屈出律，然后召集其诸子和各大诺颜、异密，以至千户长、百户长，各率军队来会，商讨西征事宜。1219年，大军西进。[②]跟随成吉思汗一起出征的有当时著名的政治家耶律楚材。是年夏天六月间，蒙古军越过阿尔泰山，到达额尔齐斯河畔，在这里度夏，休养士马。秋天，继续前进，至于海押立。这时，当地的葛逻禄部首领阿昔兰汗、阿力麻里的昔格纳克·的斤和高昌、别失八里的畏兀儿亦都护率领自己的军队前来与成吉思汗的大军会合，一同进攻中亚。据巴尔托里德的估计，其

①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9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 《元史》卷一说："十四年，己卯，夏六月，帝率师亲征。"志费尼《世界征服者》（英文版，第81页）说："于回历六一五年（1218~1219年）开始进军。"

军队的总数大约在15万至20万人之间。

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军队要多得多，据说有40万人。[①]但其内部不稳，摩诃末与其母秃儿罕哈敦历来不和。出身于哈敦所属部落的军事首领不大听从摩诃末的指挥。所以在蒙古大军压境时，将士多无斗志。摩诃末召集诸将领开会研究对策：有的主张放弃河中，退保呼罗珊与伊拉克；有的主张退往哥疾宁，如哥疾宁也保不住，就退往印度。摩诃末竟然同意后一主张，将军队分散地驻守于河中各城，自己则退往巴里黑。惟有他的儿子扎阑丁主张集中所有的军队，合力抗击蒙古大军，拒之于国门之外，但恐惧的摩诃末没有采纳他的主张。[②]

1219年秋，成吉思汗率军到达了锡尔河中游的讹答剌[③]，从这里开始了他征服中亚的战争。成吉思汗的部署是把大军分成几路去攻取各个地方。一路由他的长子术赤率领进攻锡尔河下游的毡的[④]与巴尔吉里格城。[⑤]另一支部队5000人，由阿剌黑、速格秃、脱海三人率领进攻讹答剌上游的别纳克特[⑥]与忽毡。另留察合台与窝阔台二人率军围攻讹答剌。成吉思汗自己则同幼子拖雷一起率主力进攻布哈拉。[⑦]他为什么不先进攻撒马儿罕，反而先去进攻更西边的布哈拉城呢？据波义耳的解释，因为他在讹答剌时已经侦知，撒马儿罕[⑧]进行了严密的防备。摩诃末在撤离前曾下令加固该城的工事，而且守军也集中得比较多。[⑨]

花剌子模沙摩诃末调了5万军队给讹答剌长官哈亦儿汗亦纳

①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95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367~377页。

③ 讹答剌，《圣武亲征录》与《元史》作斡脱罗儿，在锡尔河右岸阿雷斯河出口处不远。

④ 毡的，今彼罗夫斯克附近。

⑤ 巴尔吉里格城，在今彼罗夫斯克与土尔克斯坦之间。

⑥ 别纳克特，志费尼写作费纳卡特，在今塔什干西安格连河流入锡尔河河口处。

⑦ 布哈拉，《元史》作蒲华。

⑧ 撒马儿罕，《元史》作寻思干。

⑨ 《剑桥伊朗史》，第5卷，第308页，伦敦1968年英文版。

勒术，另外还派哈拉恰·哈斯·哈吉布率一万军队来支援他守城。城堡的防御工事及城墙都已加固，并屯积了大量武器。哈亦儿汗自知作为讹答剌事件的罪魁祸首，除了死守别无出路，故誓与该城共存亡。蒙古人之攻城大约从1219年9月开始。志费尼说该城四面都可以用骑兵作战。守军抵抗了5个月之久。最后眼见就要被攻陷时，哈拉恰问哈亦儿汗是否可以投降，后者自知必死，故仍坚持死守。哈拉恰便在入夜以后率部出城降。蒙古军入城后将哈拉恰缚献于察合台与窝阔台二王。二王说："你不顾以前所受到的恩典，背叛自己的主人，我们怎能相信你？"于是哈拉恰及其部下都被杀。哈亦儿汗与两千勇士退入内城城堡，继续死战，使蒙古人伤亡很大。战斗又坚持了整整一个月，最后只剩下哈亦儿汗与另外两个人了，但他仍奋战不已。蒙古军奉令必须活捉他，把他逼到屋顶上。等他的两个随从战死后，哈亦儿汗只好束手被擒，被送至撒马儿罕。成吉思汗下令用银液灌其耳目以杀之。[①]

术赤率领的进攻锡尔河下游的军队首先来到了昔格纳克城[②]。他派遣一个名叫哈桑·阿吉[③]的人为使者先去招降。但他入城以后便被该城居民所杀。术赤闻知大怒，下令攻城，自旦至暮不止，七日陷之，尽杀其居民。哈桑·阿吉之子被任命为该地长官。接着，蒙古军连克乌兹肯特城（可能是卡腊山的一个城）与巴尔吉里格城，未遇抵抗，然后又进至阿什纳斯城[④]。当地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故屠其城。

术赤军连克数城的消息传到毡的，其地守将忽都鲁汗乘夜遁逃，渡锡尔河，逾沙漠，奔花剌子模。蒙古军闻其撤退，即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84~85页。《元史》讲："擒其酋哈只儿只兰秃"，即指哈亦儿汗。蒙古语，y=j。

② 昔格纳克城故址称为苏纳克·库尔干，在今哈萨克斯坦秋明·阿里克邮站以北约六七英里。

③ 哈桑·阿吉，巴尔托里德说此人也许就是《元朝秘史》中提到的撒儿塔兀勒人阿三。

④ 阿什纳斯城，在锡尔河左岸，距河17英里，距别尔·卡赞20英里。

派真帖木儿去劝居民投降。由于忽都鲁汗已逃走，城内群龙无首，众议纷纭。有的主张把真帖木儿杀掉。真帖木儿举昔格纳克人杀哈桑·阿吉的后果让他们考虑，并约许不让蒙古军进毡的城。这样，毡的城民才放他走。他回来将所有这些情况向术赤作了报告。蒙古军队本来打算在（咸海东北的）卡拉·库姆休息，不进攻毡的。听说是这种情况，立即掉转马头前去进攻。他们在1220年4月10日或20日到达毡的城下。[①]未经过战争的城内居民，竟不相信蒙古人能登城，在城上坐观，不为备。结果，蒙古军从四面攀登入城打开城门，双方未伤一人。由于居民未作抵抗，故除曾侮辱真帖木儿者以外，所有的人都未被加害。术赤命布哈拉人阿里火者为毡的的长官，又派一个万户领军攻下肯特[②]，留一少监以守之。[③]一直到年底，术赤的军队都留在锡尔河下游地区。在这里术赤让从征的畏兀儿军返回别失八里。

奉命前去进攻锡尔河中游的那支部队先进达别纳克特。该城守将伊勒特古·灭里率康里军抵抗。经过三天的战斗，守军出降。蒙古军拿下此城后，即向忽毡前进。忽毡长官帖木儿灭里率精兵千人在锡尔河两支流的分岔处筑堡据守。该堡距河岸远，矢石不能及。蒙古军到达时，见不可能立即拿下此堡，就强迫当地人从三法尔沙赫以外的地方运石头填河。帖木儿灭里造战艇12艘，其上蒙以湿毡，毡上敷醋浸之黏土，并留了射击孔。他每日早晨派6艘这样的战艇，向两岸袭击蒙古军，而且晚上也进行突袭。最后因粮秣兵器用完，帖木儿灭里还是支持不下去了，便乘舟逃跑。蒙古军沿河岸追之。帖木儿灭里的船到了别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原文作回历六一六年赛法尔月四日（即1219年4月21日）。巴尔托里德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回历六一六年应是六一七年之误。兹采用巴尔托里德之说。见所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W.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英文版，第415页。

② 肯特，指养吉干，意为新城，在锡尔河以南，距今卡扎林斯克15英里。

③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88~90页。

纳克特。蒙古军在该处的河当中拉了铁索以遏阻他的船只行驶。船冲断铁索继续前进。蒙古军从两岸向他射击，一直追到毡的与巴尔吉里格地区。术赤得到消息后，就在毡的附近河之两岸驻扎军队，以船只搭浮桥，设弩机，以等待之。帖木儿灭里得知此情况，就在巴尔吉里格不远处弃舟上岸，乘马逃走。蒙古军紧紧跟踪追击。帖木儿灭里让辎重前行，自己殿后，且战且行。就这样战斗了好几天，绝大部分人员或伤或亡，所剩无几。蒙古军则愈战愈强，夺其辎重。最后帖木儿灭里只剩下三支箭，且有一支无镞，而尾追之蒙古兵三人在后，紧跟不舍。帖木儿灭里便用无镞的那支秃箭射瞎一个蒙古人，并对另外两个蒙古人说："我还有两支箭，可送你二人归天。你们最好还是返回不追，以保性命。"追赶的蒙古人果然退去。帖木儿灭里得以来到了花剌子模准备再战。随后，他率领一帮人突袭肯特城（养吉干），杀蒙古所置少监而去。以后，就离开花剌子模，前去投奔扎阑丁。[①]

成吉思汗亲自率领的大军直取布哈拉。陪同他的有他的幼子拖雷和一些主要将领。他们在渡过锡尔河后，首先到达一个设防的城镇，名叫泽尔努赫（Zarnuq）。该城居民突然见到蒙古大军兵临城下，惊慌失措，避人城堡内，闭门准备抵抗。成吉思汗派答失蛮·哈吉布前去谕降。有一些居民想加害于他。答失蛮喊道："我是一个穆斯林，也是一个穆斯林的儿子。我是奉成吉思汗的命令前来挽救你们免遭灭亡之祸的。成吉思汗自己也率大军来到了。你们如果投降，身家财产就可保安全。"于是，该城居民自愿投降了。蒙古人仅毁其设防工事，未杀害居民。故人们称此城为"幸福之城（Qutlugh-Baligh）"。

接着，成吉思汗向布哈拉前进。他们没有走普通的大路，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91-94页。

而是由一个土库曼人带领，走经过克孜耳沙漠的一条捷径直趋布哈拉的努尔（今努尔阿塔）。这是一条很少有人走的不知名的路，以后被称为“汗路”。努尔地方的居民也没有进行抵抗，即向蒙古前锋将领速不台投降，故蒙古军对努尔的居民也未加杀害。努尔城异密之子伊勒·火者率60人去达布西亚（这是布哈拉与撒马儿罕之间的一个地方）帮助蒙古军。成吉思汗到来时，努尔人出迎献礼。汗问他们，花剌子模沙向他们征多少定额赋税，他们说是1500迪纳尔。汗即下令对他们也只征收这个数额的现金，再无别的需索。

蒙古军于1220年2月初到达布哈拉。[①]据汉文史料的记载，也有人迎降。如史载：“赛典赤赡思丁，一名乌马儿，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太祖西征，赡思丁率千骑以文豹白鹘迎降。”[②]拉施特丁《史集》称之为“赛典赤·布哈里”，从此名字可知其为布哈拉人。当时布哈拉城属于阿拉伯圣裔的一族，赛典赤虽然向成吉思汗投降，但绝大多数的布哈拉人还是进行了抵抗。经过蒙古军的三天围攻，布哈拉的守军决定弃城突围，结果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得以渡过阿姆河逃脱。被守军抛弃的居民只好投降，开城门让蒙古军进城。残余的花剌子模军退入城堡，继续抵抗。经过12天的坚持，亦被攻陷。所有守军皆被杀，富商们被迫交出他们在讹答剌事件后买到的财物。大批居民被蒙古军带往撒马儿罕攻城。其他的布哈拉人都四散，迁往农村。

成吉思汗的军队沿着泽拉夫善河两岸向撒马儿罕前进，于三月间到达。前两天，他们对该城城墙及外围工事进行了考察。这时，察合台与窝阔台自讹答剌率军来会。成吉思汗得知摩诃

① 《元史》卷一：“庚辰春三月，帝克蒲华城”。《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102页）作回历六一七年穆哈兰月初（1220年3月）。兹据巴尔托里德的考证。

② 《元史·赛典赤传》。

末向阿姆河以南逃跑，就命速不台与哲别二人率军前去追捕。第三天与第四天，撒马儿罕守军出击，被蒙古军全部歼灭。第五天，居民决定投降，只有一小支部队仍退入堡垒内抵抗。蒙古军毁其城墙及工事，进入城内。城堡也是经过猛烈攻击而陷落的。居民中之3万手工业者被送往蒙古，年轻人被征去修工事，服劳役。其余5万居民交付了20万迪纳尔的赎金。撒马儿罕的被攻陷，标志着河中征服的完成。成吉思汗撤至南山休养士马。[①]

在蒙古军进攻河中时，向阿姆河以南逃跑的花剌子模沙摩诃末本来是准备前往哥疾宁去的。在巴里黑，摩诃末遇到由他的儿子、伊拉克统治者鲁克那丁派来的使者伊马达勒·穆耳克。后者劝他改变主意前往波斯。摩诃末同意了。在离开巴里黑前，他派了一个侦察兵到泮扎布（Panjab，瓦赫舒河河口处的一个渡口）打听河中的消息。当来到阿姆河畔的呾密时，侦察兵向他报告说布哈拉已被蒙古人占领，接着又有消息说撒马儿罕也已陷落。摩诃末便急急忙忙向尼沙不儿跑，经过徒思地区的卡拉特（今托尔巴特·黑达里），于1220年4月18日到达尼沙不儿。[②]摩诃末以为阿姆河天堑能阻止蒙古人南渡，便不再害怕，并要他的儿子扎阑丁返回巴里黑。扎阑丁刚往回走了一站，即得到速不台与哲别二人业已率军渡过阿姆河，并已逼近的消息。他转回报告，摩诃末立即在5月15日逃离尼沙不儿。第二天，蒙古军即赶到，并继续追捕摩诃末。

摩诃末离开尼沙不儿以后，向西北方向走，经过伊斯法拉因（今沙赫里·毕尔克斯），来到剌夷（德黑兰以南不远）。在这里，又有探马报告说敌军近在咫尺。摩诃末又慌忙地向西南走，

① 《圣武亲征录》与《元史·太祖纪》中关于西征的记载，系杂取两种不同的史料写成。其中之一与《圣武亲征录》同源者，于西征事均后于事实一年。兹不以为据。

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378~379页。

来到法拉津堡。[1]当他决定留在法拉津时，蒙古追兵又赶到了。他们曾追上摩诃末，并射中他一箭，但未认出他来。摩诃末负伤奔巴格达。接着又甩掉追兵急速从巴格达转回，朝北去沙因·喀喇与苏坦尼亚之间山中的沙尔恰汗堡。在此停留7天，然后越厄尔布尔士山，进入吉兰（在伊朗西北，里海西南），沿里海海岸向东走，最后来到阿模里之达布。他的家属也从花剌子模来会。在玛赞德兰诸异密的建议下，摩诃末逃到里海中的一个岛上躲避。不久，他在1220年12月或1221年1月死于该岛。[2]

负责追击摩诃末的蒙古军，在哲别与速不台的率领下，进行了一次"空前绝后的"远征。他们越过高加索山脉进入南俄，在卡尔卡（乌克兰东南部流入塔甘罗格湾的一条小河）打败俄罗斯军。然后向东，在今伏尔加格勒附近渡过伏尔加河，经哈萨克斯坦返回，与成吉思汗大军相会。[3]

成吉思汗在1220年3月间攻下撒马儿罕以后，就在其南面的那色波（今卡尔施）度夏。同时，准备向阿姆河以南进攻。

在花剌子模沙摩诃末逃到玛赞德兰时，其母秃儿罕哈敦亦离开花剌子模至其地。速不台追摩诃末至此，将她俘虏，送往蒙古。

摩诃末之子扎阑丁与其弟斡思剌黑及阿克沙，在其父死后离开里海小岛，经曼格什拉克半岛去花剌子模。该地突厥康里族的异密不愿受制于强悍的扎阑丁，阴谋杀之。扎阑丁得知其谋，便离开花剌子模前往呼罗珊。在其离去前，成吉思汗已命

① 法拉津堡，在今阿腊克附近，处在从哈马丹去伊斯法罕的大路上。巴尔托里德说，摩诃末是从剌夷逃往卡兹文。见《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W.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英文版，第422页。

② 里海中的那个岛应在阿巴斯昆城附近，可能即现在阿斯塔拉巴德湾入口处的阿舒尔·阿德岛。

③ 按：汉文记载与穆斯林作者的说法不同。参看《元史·速不台传》。

令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蒙古军进攻花剌子模。拉施特丁说："在他们围攻此城的时候，由于术赤与察合台意见分歧，故攻不下来。成吉思汗便令窝阔台担任作战的指挥，遂使兄弟和谐，（Nasavi说，约在1221年4月）拿下了花剌子模。然后察合台与窝阔台就去与父汗会师，在塔里寒之前加入了成吉思汗的队伍。而术赤则从花剌子模到额尔齐斯河其辎重所在的窝耳朵去了。"[1]

成吉思汗的进一步南征从1220年的秋天开始。首先进攻的是呾密。呾密人自恃工事坚固，坚持抵抗，不肯投降。经过十一天的围攻，终于陷落，居民惨遭屠杀。随后，蒙古军撤至阿姆河上游今塔吉克斯坦境内过冬（1220~1221年），并在那里作渡过阿姆河的准备。1221年春，成吉思汗率大军渡过阿姆河进攻巴里黑。该城居民投降，蒙古军未进行屠杀。但在蒙古人占据此城后发生了群众起义，蒙古人才又转回来进行残酷的镇压。此时，成吉思汗又派遣幼子拖雷率军去攻占呼罗珊各地，而自己则前去剿灭占据今阿富汗地区的扎阑丁所属部众。

扎阑丁在逃离花剌子模后，前往自己的封地哥疾宁。中途必须经过呼罗珊，那里有蒙古的警戒部队。扎阑丁及其随从700骑，经过卡拉沙漠，冲决蒙古人布置的警戒，到达尼沙不儿。他在尼沙不儿只停留了一两天，于1221年2月10日离开。就在他离开的那一天蒙古追兵赶到，并继续尾追不舍。扎阑丁甩掉了蒙古的追兵，一天之内疾驰40法尔沙赫（150英里），来到呼罗珊与库希斯坦边境的祖赞（距克恩三日路程）。祖赞人拒而不纳。扎阑丁暂避于其附近的小镇中，于半夜离去，取道赫拉特，进入布斯特（今喀喇·伊·布斯特）。至此，蒙古兵未再追赶。扎阑丁得以到达哥疾宁。志费尼说："当时率领五万军队驻扎在那里的阿明灭里，出来欢迎他。所有的人，不管是士兵还是平

[1] 《元史》卷一；《史集》第2卷，英文版，第118页。参看周良霄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5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民，都为他的到来而兴高采烈，纷纷前来归附。他就在哥疾宁度过了那个冬天。等春天到来、鲜花开放的时候，扎阑丁又从哥疾宁出动到帕尔万[①]去，准备抗击蒙古军。”[②]

奉成吉思汗之命前去攻取呼罗珊诸城的拖雷，率领其父十分之一的军队，加上沿途征集的士兵在内，人数共约7万人，于1221年初从巴里黑出发西进，首先到达今阿富汗西北角的马鲁察叶可[③]，然后渡过木尔加布河与库什卡河（此河为木尔加布河左岸支流），再向北沿河岸向马鲁（谋夫）前进。沿途各地有土库曼人驻守。蒙古军夜袭突破土库曼人防守，于1221年2月25日逼近马鲁。围城7日，城陷落了。此后，拖雷挥师向西，南取尼沙不儿。在此以前（1220年11月间），成吉思汗的女婿托合察儿在此战死。拖雷为报此仇，以重兵攻之。尼沙不儿人乞降，遭到拒绝。攻城于1221年4月7日开始，于4月10日克之，屠其城。

蒙古军攻下马鲁与尼沙不儿以后，就转过头来进攻呼罗珊的另一个主要城镇也里（赫拉特）。据《也里史》[④]一书的记载，拖雷在到达也里时曾遣使谕降，但使者被也里长官所杀。拖雷大怒连续攻城，八天不止。城破之后，他任命一个名叫阿布·别克尔的马鲁察叶可人为也里长官，另派一个蒙古少监管治其地，自己则离开也里去与成吉思汗会师。

在拖雷攻略呼罗珊的时期，有一个游牧于马鲁地区的乌古思部落迁到了小亚细亚。那里的塞尔柱首领拨给他们土地。后

---

① 密诺尔斯基说：“Parvan，在戈尔奔得河与喷赤什尔河二河的汇合处，位于今恰里卡尔的东北。喀布尔与吐火罗斯坦的边境在此。蒙古人同扎阑丁作战的地方是另一个Parvan（八鲁湾），在哥疾宁与巴米羊之间的洛噶尔河上游谷地。”（见《世界境域志》，英文版，注释，第348页）。

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404~405页。

③ 马鲁察叶可，突厥语，意为小马鲁，在木尔加布河上阿富汗与土库曼交界处之阿富汗境内。

④ 《也里史》是在20世纪发现的，作者为也里人赛甫·布·穆罕默德·布·雅库布（简称赛非），此书于1944年出版。

来乌古思部落逐渐发展壮大，建立了著名的奥斯曼帝国。[①]

成吉思汗在1221年春占领了巴里黑以后，就去围攻塔里寒附近的努斯拉特·库赫堡。[②]蒙古的军营扎在塔里寒与巴里黑之间的“努曼山”与“卡布草原”。[③]虽经招降，但该堡与塔里寒的驻军仍坚持抵抗，使围攻旷日持久。史料称：“（成吉思汗）以暑气方隆（应在1221年夏），遣使招四太子（拖雷）速还。”拖雷完成攻略呼罗珊的任务以后，来到塔里寒，“朝觐毕，并兵克之。寨破后，二太子（察合台）、三太子（窝阔台）始来朝觐。是夏，避暑于塔里寒寨高原”。[④]这说明，塔里寒是在拖雷于1221年孟夏时节回来以后才被攻下的。[⑤]而另一部分蒙古军则去进攻帕勒帕迈塞斯山和兴都库什山北面的山区诸堡坞。塔里寒被攻下以后，成吉思汗在胡实健（Guzgan）的山中避暑，其地距塔里寒不远。

在1221年春天从哥疾宁来到八鲁湾的扎阑丁，得到消息说有一支蒙古军正围攻瓦里安堡（今恰里卡尔之北），便立即丢下辎重，率军前去进攻蒙古人。他杀死蒙古的先头部队上千人，迫使蒙古人撤过河去（可能指喷赤什尔河）。他们在撤退时毁掉河桥，驻扎于对岸。由是两军隔河相对，互相射击，直到天黑。午夜时，蒙古军退去，扎阑丁亦返回八鲁湾。[⑥]

成吉思汗在塔里寒附近听说蒙古军在瓦里安堡为扎阑丁所

①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121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132页。

③ 巴尔托里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W.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英文版，第439页。

④ 《圣武亲征录》，王国维校注本，第66页。

⑤ 有三个地方都名叫塔里寒：一个在巴里黑与梅尔维鲁德之间，一个在八答黑商，一个在卡兹文附近。这里的塔里寒是指前者。

⑥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405页。

打败，便派失吉忽都忽诺颜[1]率领三万人马前去进攻。扎阑丁出来迎击蒙古军。在扎阑丁到达（哥疾宁附近的）帕尔万以后一个星期，蒙古军也在早晨到达。扎阑丁立即上马，在与蒙古军相距一程处布阵。阿明·灭里指挥右翼军，赛福丁·灭里·伊格拉赫指挥左翼军，扎阑丁自己指挥中军。两军对阵，蒙古军败。次日再战，蒙古军又败。当蒙古军撤退时，扎阑丁的部下大肆抢夺战利品。阿明·灭里与赛福丁·灭里·伊格拉赫二人为了一匹马而发生内讧，以至分裂，扎阑丁竟不能制止。[2]

在瓦里安堡战役以后，成吉思汗即继失吉忽都忽率军南来。他经过今杜尔扎布（Durzab）和古尔济万（Gurziwan）地区时，因当地堡坞抵抗，迁延一月。接着来到巴米羊，也遇到抵抗。在围攻巴米羊的战斗中，成吉思汗一个宠爱的孙子（也即使察合台的次子）木阿秃干中箭身亡。[3]“成吉思汗甚为悲痛，在攻下巴米羊后，全部毁其城，尽杀其居民，名之曰恶堡。”[4]随后，就接到失吉忽都忽败于八鲁湾的消息。成吉思汗表现得很平静，并未加罪于失吉忽都忽，而是立即离开巴米羊，挥师向八鲁湾前进。在八鲁湾，他视察了地形，批评了诸将在战斗时没有占据有利的地势。接着，成吉思汗进至哥疾宁，在这里得知扎阑丁已逃往印度河。

---

① 此人见《元朝秘史》第135、203页。

② 《圣武亲征录》；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406–407页。

③ 拉施特丁主编：《史集》第2卷，英文版，第137页。

④ 《史集》第2卷：“木阿秃干为也遂伦可敦所生，察合台爱之甚于他子。因成吉思汗亦爱之特甚，故常以之随从。当成吉思汗遣其父察合台偕术赤、窝阔台攻取花剌子模时，己则亲自围攻巴米羊堡。木阿秃干中箭身死，成吉思汗极为悲痛。该堡既陷之后，乃全部毁平之，尽杀其居民，名之曰恶堡（Ma‘u Qurghan）。当察合台到来时，城堡正在平毁中，成吉思汗令任何人不得以其子之死讯相告。数日之内，彼但言木阿秃干已去某某地方。然后，一日，彼有意与其诸子挑起口角，而言曰：‘汝等不听父言，玩忽我告汝之语。’察合台跪言曰：‘我等愿遵汗所令者行事。设稍有违误，愿受戮而死。’成吉思汗多次重复此问题云：‘汝言若真实，汝果将恪守此言否？’彼答云：‘我如有不从，不守此言，则唯有一死。’成吉思汗于是告以‘木阿秃干已死，汝不得悲伤哭泣’。察合台汗胸中火烧，然服从其父之命令，强忍哭泣。”（见周良霄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6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当时，扎阑丁方面诸将不和，特别是所属的郭尔人同突厥人互相敌视，如同水火，故人无斗志，不能为战。扎阑丁了解此种情况，自知在成吉思汗的进攻面前无法抵抗，只有逃走。他想南奔印度，重新组织力量，以便东山再起。成吉思汗对他一刻也不放松，紧紧追赶，在印度河畔的丁可特（今卡拉巴格附近）将其追及。尽管前临河水，后有追兵，扎阑丁还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其右翼被击溃，指挥官阿明·灭里阵亡。左翼也退下来。扎阑丁终于全军败绩，时在1221年11月间。面临绝境，他便跃马跳入河中，逃到河南。成吉思汗未再追击。[1]

这时，成吉思汗本想取道孟加拉、阿萨姆和西藏返回蒙古，但因道路难行，只得又回到阿富汗。沿路继续镇压了各地堡坞的反抗。直到1222年的夏天，成吉思汗避暑于八鲁湾川。[2]

第四节　耶律楚材和邱处机等在中亚

在成吉思汗西征中亚的期间，当时著名的政治家耶律楚材始终都跟随他在军中。耶律楚材于1219年随成吉思汗西征，至1224年班师东归，在中亚达六年之久。同时，成吉思汗在西征驻兵额尔齐斯河的时候（1219年），还派刘仲禄去今山东邀请全真教道士邱处机前来，询问“保养长生之秘术”。邱处机在蒙古兵的护送下，于1221年旧历二月八日启程，经蒙古草原、别失八里、伊犁，前往中亚。他在过了塔拉斯河[3]以后，遇到自成吉思汗处返回的东夏使者。[4]邱处机继续前行，在冬天

① 《圣武亲征录》，王国维校注本，第77页。

② 《圣武亲征录》，王国维校注本，第78页。

③ 徐星、王国维与舒勒（Schuyler）认为是伊犁河，Lerch认为是楚河，布赉胥奈德认为是塔拉斯河。

④ 屠寄认为是金朝的使者乌古孙仲端，王国维认为是东夏蒲鲜万奴的使者。兹从王说。

（仲冬十八日，即12月3日）到达撒马儿罕。

邱处机后在撒马儿罕遇到了耶律楚材。陈垣说，二人相会后，“其始唱酬无虚日，耶和邱之作，动辄数叠韵”。耶律楚材的这些诗作，均收入其所著《湛然居士文集》中，邱之作则见于《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楚材信仰佛教，对于邱处机这个道教首领很不喜欢，故在诗题中全不提邱处机之名，而且后来著《西游录》对邱处机进行攻击。但二人对于当时中亚的情况都有记述。

这时，河中地区经过蒙古的征服战争后，人口已经减少。各地仍有人民的反抗。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说，“土寇”破坏了大河的桥梁，不能前进。成吉思汗尚在阿富汗，只能等到来年春天再去朝见。邱处机不得不留在撒马儿罕过冬。该书中描写：“其城因沟岸为之，秋夏常无雨，国人疏二河入城，分绕巷陌，比户得用。方算端氏之未败也，城中常十万余户。国破以来，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纥人。田园不能自主，须附汉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长亦以诸色人为之。汉人工匠，杂处城中。有岗，高十余丈，算端氏之新宫据焉，太师（指耶律阿海）先居之，以回纥艰食，盗贼多有，恐其变出，居于水北，师乃住宫。”耶律楚材的《西游录》也讲到撒马儿罕说：“寻思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饶故名也。西辽名是城曰河中府。寻思干甚富庶，……环郭数十里皆园林也。家必有园，园必成趣，率飞渠走泉，方池圆沼，柏柳相接，桃李连延，亦一时之胜概。”

第二年（壬午年，即1222年）三月十五日（4月26日），邱处机启程前往阿富汗朝见成吉思汗，经渴石（今沙赫里夏勃兹），过铁门，渡阿姆河，于四月五日（5月16日）到达成吉思汗的避暑地八鲁湾。成吉思汗一见到他，头一句就问：“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邱处机回答说：“有卫生之

道，而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又约定在四月十四日（5月25日）请他讲道，但却发生了山民的反抗，成吉思汗要亲自去镇压，故改在十月一日。由于时间还长，邱处机请求返回撒马儿罕。于是成吉思汗派杨阿狗督率一千余骑护送他走另一条路返回撒马儿罕。邱处机就在该城度夏。当时，河中的人民反抗运动仍然继续不断地发生。据称“回纥城东新叛者二千户，夜夜火光照城，人心不安”。

八月八日（9月14日），邱处机又再动身去成吉思汗处，于中秋夜过阿姆河到达巴里黑城。据说，该城不久前也发生了群众起义。这时，成吉思汗已离开了兴都库什山，班师北归。所以，八月二十二日（9月28日）田镇海奉命来迎接道士去距阿姆河仅三日路程的成吉思汗行宫。邱处机在那里待了不几天，就随同成吉思汗于八月二十七日（10月3日）启程北回，于九月底（10月上旬）到达撒马儿罕。

据耶律楚材《西游录》讲，他们回到撒马儿罕以后，成吉思汗又在壬午年（1222年）冬十月“召邱公问长生之道”。楚材轻蔑地讲其“所对皆平平之语言及精神气之事”。

他们继续东返，于十一月二十六日（1223年1月28日）渡锡尔河。旧历元旦（1223年2月2日），邱处机又出发，于二十一日（2月22日）来到一个东北距赛兰三日路程的河谷。其地“水草丰茂，可饱牛马”，所以他们在这里停留了一些日子。二月八日（3月10日），成吉思汗在其所驻跸的乞尔乞克河畔（塔什干河）草原东山脚下行猎。他在追逐一只公野猪时落马，差一点被野猪咬死。邱处机乘机劝其不要再行猎。自从以后，成吉思汗有两个月不出猎。三月十日（1223年4月11日），邱处机辞别成吉思汗先期返回。

另外，据汉文史料的记载，金朝曾在1220年派乌古孙仲端去中亚向正在出征的成吉思汗求和，于1221年返

回。[①]这段时间正是成吉思汗准备进攻在今阿富汗北部进行抵抗的扎阑丁的时候。[②]刘祁著《归潜志》一书中保留了一篇记录乌古孙仲端出使沿途所见的短文，作者不详。据称，他到了今阿富汗的赫拉特（益离城，即也里）。其所叙述的当时中亚民族、风俗习惯等情况，是一篇有趣和有用的史料。

长春真人邱处机于1223年旧历二月七日向成吉思汗要求返回时，汗曾挽留他，要他稍等三五日，因为术赤等将要到来。据志费尼说，这时，成吉思汗从撒马儿罕派遣使者去召其长子术赤，并嘱咐他把野牲（主要是野驴）从钦察草原那边赶过来。至于察合台与窝阔台，则到哈拉湖去猎天鹅去了。他们每个星期都要给成吉思汗送来大量的天鹅。当冬令过去，春天到来，百花盛开的时候，成吉思汗就决定出发。诸子在别纳克特聚会于其父周围，召开了一个大会。会后，他们又往前到达库兰·巴什[③]。术赤也来此相会，除带来大量礼物外，还赶来一千匹灰色马。他还根据其父的命令，从钦察草原赶来大群野驴。这当然是供他们围猎用的。总之，1223年的春天和夏天成吉思汗是在库兰·巴什度过的。[④]以后，成吉思汗继续东返，1224年在额尔齐斯河度夏，1225年返回蒙古。

蒙古对中亚的征服就这样结束了。史书记载，成吉思汗"既定西域，置达鲁花赤于各地监治之"。[⑤]这就是说，在中亚各地建立了蒙古的主权。巴尔托里德说："成吉思汗在未及使西

① 《金史》，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53、2701页。

② 《元史》，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1页。

③ 库兰·巴什，在阿雷斯河与塔拉斯河之间，地当从奇姆肯特去江布尔的途中，该处气候寒冷。

④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139~140页。按：拉施特丁《史集》"术赤汗纪"的说法不同。《史集》说术赤未奉诏来觐，故成吉思汗为之震怒，术赤因而迁死（见周良霄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5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多桑、格鲁赛均采其说。

⑤ 《圣武亲征录》，王国维校注本，第78页。

域确定地臣服于自己以前就离开了那里，但是从1223年以后，蒙古人在河中与花剌子模的主权已无人提出异议。伊本·阿勒·阿西尔与志费尼都一致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建立了蒙古的主权，河中地区诸城要比呼罗珊和伊拉克诸城更快得多地从破坏中得到恢复。”①

1227年，成吉思汗在进攻西夏时去逝。蒙古的对外征服并未因成吉思汗的死而停止。成吉思汗的后继者仍继续进行他的未竟之业。

第五节　成吉思汗的分封

成吉思汗在逝世以前，已经将他征服的地区分给他的儿子们和亲属。成吉思汗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首领，也像历史上一切游牧民族的首领一样，把他的国家看成为整个氏族的共有财产。他把一定的部落或牧地分给自己的儿子或氏族成员，征取赋税，但国家大事仍由氏族召开大会决定。按照游牧人的习惯，儿子成年和娶妻之后，即由父母的毡房分出，自立家庭。诸子之分出一般以年岁之大小和成家之先后为序，故长子总是先分出去，而幼子则最后留在父母身边。拉施特丁说：“自古以来，蒙古的规矩和习惯是父亲的原居地应由最年幼的儿子继承管辖。”②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是最先受封的。

1218年，成吉思汗派术赤征服亦必儿·失必儿诸地，术赤就成了“失必儿以南林木中百姓”之主。成吉思汗把这些地方的部族分给了他。据此应当认为，叶尼塞河流域和鄂毕河流域也

① 巴尔托里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W.Barthold，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英文版，第456页。

② 《史集》第2卷，余大钧、周建奇译本，第5页；波义耳英译本，第17页；周良霄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24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是属于术赤·兀鲁思的范围。因为所谓“林木中百姓”是分布于色楞格河与叶尼塞河之间以及叶尼塞河盆地，而亦必儿·失必儿则在鄂毕河一带。志费尼说术赤受封的地域是“从海押立与花剌子模地区到萨克斯（在伏尔加河下游）与保耳加的最远部分，以至于鞑靼马蹄所及之处”。[①]拉施特丁则说术赤的窝耳朵是在额尔齐斯河。成吉思汗曾命术赤去征服北方诸族，如保耳加、巴什基尔、俄罗斯、彻尔克斯，以及钦察草原。术赤未完成这个任务，使成吉思汗大为生气。[②]又据说，在围攻花剌子模时，术赤之所以与察合台不和，就是因为术赤以花剌子模为自己的封地，不愿进行破坏。朱兹江尼说，术赤因喜爱钦察草原，不愿对其进行破坏，为此而埋怨成吉思汗。根据以上各方面的情况和近代人的研究，一般认定术赤·兀鲁思的主要地区是钦察草原，南面包括锡尔河下游流域和花剌子模在内，东至于额尔齐斯河。由于术赤比成吉思汗早死六个月，当时乌拉尔以西到南俄、东南欧的大部分地区尚待征服，所以那些地方仅仅用“鞑靼马蹄所及之处”这句话来从名义上划给术赤。[③]至于马蹄已经到了和将来会到达什么地方，恐怕连成吉思汗自己也说不清。

成吉思汗第二个儿子察合台的封地，志费尼说是“从畏兀儿地到撒马儿罕和布哈拉，他本人驻在阿力麻里附近的库雅思”。[④]看来，基本上是原西辽的疆土。拉施特丁说，成吉思汗分给察合台的部落主要有巴鲁剌思部、扎拉亦儿部、阿鲁剌惕部和速勒都思部。16世纪时的蒙兀儿作者米儿咱·海答儿写的《拉失德史》一书说，还有杜格拉特部。察合台的领地起于乃蛮

---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42页。

② 《史集》第2卷，波义耳英译本，第118页。

③ Б.Д.格列科夫、А.Ю.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余大钧译，第46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④ 库雅思，在海押立东南阿拉套山附近。

故地阿尔泰山，至于阿姆河畔。[①]近代人根据后来的历史事实，认为阿姆河以南的一些地方，如八答黑商、巴里黑、哥疾宁等地区也属于察合台。[②]但布哈拉、撒马儿罕这两大城镇，同燕京一样，始终是归蒙古中央直接管辖的。[③]有的作者则认为察合台的领土除包括了今中国新疆、费尔干纳和八答黑商的大部分地区以外，南面还包括昆都士和巴里黑。最初还包括呼罗珊，西南伸展到赫拉特与哥疾宁，再南到了莫克兰。这就是说，西征所占领的地方，除花剌子模外几乎都属于察合台。所以，察合台的领地在成吉思汗诸子的领地中是较大的。其境内种族、部落繁杂，生活方式极不一致。[④]本书所要叙述的也主要是察合台汗领有的地区。

成吉思汗第三个儿子窝阔台的驻地，当其父在世时是在叶密立与霍博之地。他继位为大汗以后，即迁到和林故地。窝阔台系宗王，主要占据塔尔巴哈台地区、阿尔泰地区的额尔齐斯河上游和乌伦古河流域。据说窝阔台的葬地就在额尔齐斯河上游。他的封地北接术赤·兀鲁思，西邻察合台·兀鲁思，后来是两系宗王纷争角逐的场所。

幼子拖雷是成吉思汗的领地的继承者，占据了土拉河、鄂嫩河与克鲁伦河上游之间的地区。成吉思汗在决定窝阔台为自己的继承人时就说过："国家之事甚难，可让窝阔台管，至于我的毡帐、财产、宝物与军队，则通通交给拖雷去管理吧！"[⑤]

① 《史集》第2卷，波义耳英译本，第145页；周良霄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7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② 斯克兰、罗思：《亚洲的心脏（中亚史）》，（Skrine，Francis Henry Bennettand Edward Denison Ross，The Heart of Asia; A history of Russian Turkestan and the Central Asian Khanates from the Earlist Times...），第160页。

③ 格鲁赛：《草原帝国》，英文版，第255页。

④ 伊莱亚斯：《拉失德史》，英文版，绪论，第30页。

⑤ 《史集》，波义耳英译本，第2卷，第18页。

从后来的事实看，叶尼塞河上游一带，也是被拖雷系的宗王，如阿里不哥所占有的。

成吉思汗诸子虽然名义上各被封以疆土，然而实际上这些封地仍然是由大汗任命的长官来统辖的。他们只不过限于分得一定数量的赋入。如察合台汗本人及其家族只住在伊犁河谷的游牧地区。河中府直属蒙古中央，由大汗将当地的赋税收入分一部分给他。[①]

史料记载："太祖取了回回各城，命人镇守。有姓忽鲁木石、名牙剌瓦赤的回回，父子二人，自兀笼格赤（即花剌子模的首府乌尔根齐）城来见太祖。因其能知城池的缘故，遂命其子马思忽惕与镇守官一同管不合儿（布哈拉）等，又命牙剌瓦赤管北平。"[②]这就是蒙古中央在中亚既派了各城的长官（达鲁花赤）又派了总管的证明。这两个人，在志费尼的著作中也被提到。[③]所以，符拉基米尔佐夫说："蒙古诸王子所统辖的文明地区及其居民，最初是隶属于大汗，即皇帝。大汗任命达鲁花赤来对这些地区进行行政管理，而诸王仅仅是领取该地的一部分贡赋，他们并无权直接去征税。"巴尔托里德在《突厥斯坦史》一书中也说："中亚的蒙古诸汗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并不干预农业区的事务，所以也就没有什么行政制度，也不像金帐汗国和伊儿汗国那样铸造货币，只有地方的统治者（Maliks）有自己的铸币。"由此看来，在蒙古帝国统一的时期，西域各汗国实际上无独立的历史可言。

成吉思汗诸子，以术赤汗去世最早（死于1225年）。他死后，术赤兀鲁思一分为三：长子斡儿达分得东部，称为白帐汗

① Б.Д.格列科夫、А.Ю.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余大钧译，第43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② 《元朝秘史》续集，卷一。

③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97页。

国；拔都分得西部，建都于伏尔加河下游之萨莱，称为金帐汗国；第三子昔班别建一国，与白帐为邻，他即昔班王朝的祖先。因此书以察合台汗国的历史为主题，故只附述金帐汗国的起源于此。

第五章
察合台汗国与蒙古统治下的中亚

在蒙古帝国统一和上升的时期，西域无所谓独立的汗国。像察合台、拔都这样的宗王，虽被分有广阔的疆土，但他们领有的那些地方在名义上仍然是直属于蒙古中央朝廷的。诸汗国成立及兴衰之史，都与蒙古朝廷传承更代之史事有关。所以这里不能不按照蒙古帝国的分期来叙述察合台汗国的历史。

第一节　窝阔台汗时期的中亚

成吉思汗于1227年在伐西夏时死于六盘山[①]，归葬克鲁伦河故地。此后约有两年蒙古没有大汗，而由拖雷监国。蒙古统治集团感到长期无君，国家将乱，便赶紧着手解决汗位的继承问题。他们派代表到各个方面去磋商召开库里勒台的问题。拖雷还亲自去见窝阔台于忽鲁班雪不只之地。[②]寒冬已过，大地春回的时候，各路宗王和诸颜都从他们各自的封地出发前往蒙古赴

① 《元史》卷一："丁亥，六月，夏主李晛降。帝次清水县西江。七月己巳，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寿六十六。"

② 《元史》卷二，第24~25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会。1229年，秋，“诸王百官大会于怯绿连河曲雕阿兰之地”。[1]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钦察草原的术赤诸子斡儿答、拔都、昔班、唐古斡、别儿哥、别儿格察儿、脱哈帖木儿；有来自海押立的察合台汗和他的子孙们；有来自霍博之地的窝阔台汗和他的子孙；还有来自东方的斡赤斤等。[2]所有参加大会的人聚在一起，宴乐三天三夜，然后遵照成吉思汗的遗命，推举窝阔台为大汗。作为窝阔台汗的兄长的察合台汗，支持他继承汗位，并自愿居于臣属的地位。

窝阔台汗即位以后，仍然信用成吉思汗时代的旧臣耶律楚材。《元史》记载，1231年，“始立中书令，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3]不过，作为蒙古统治成员的必阇赤（书记），耶律楚材在蒙古朝廷的地位，同汉族王朝的宰相还是有所区别的。国家的真正权力当然还是掌握在成吉思汗一族的手中。

在窝阔台汗时期，蒙古帝国仍然是贯彻一种由皇族共同执政的原则，这无论在内政和对外战争方面都是如此。正因为贯彻这种原则，所以蒙古帝国的政治是相当统一的，中央颁布的政令在各个兀鲁思都是得到实行的。

在内政方面，开始仿照中国封建皇帝建立朝仪，使纯朴简易的游牧民族接受封建的等级制度，“皇族尊属皆拜”。如，察合台汗也拜其弟太宗窝阔台汗。又颁行蒙古的大扎撒（大法令），令人民遵守。制定赋税制度，牧区“蒙古民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百者输牸牛一，羊百者输羖羊一”。农业地区，“河北汉民以户计，出赋调，耶律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麻合没的·滑剌西迷主之”。[4]这里所说的麻合没的·滑剌西迷，

① 《元史》卷二，第24~29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史集》第2卷，第28~29页；波义耳英译本，第30页；周良霄译本，第43~44页。

③ 《元史》卷二，第31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④ 《元史》卷二，《圣武亲征录》。

即马合木·花剌子弥的异译，也就是指花剌子模人马合木·牙剌瓦赤。当时，牙剌瓦赤是由蒙古朝廷直接派出管治河中地区的，并不听命于当地的察合台汗。当地按以上规定，实行按丁抽税，税收所得，也直接上缴蒙古朝廷。察合台汗及其家族不过住在牧区，分享由蒙古朝廷拨给的一部分赋入罢了。

为了战争、交通、传递军事情报等需要，在各地设立了驿站。窝阔台汗即位之初，即命按竺迩“自敦煌置驿抵玉关，通西域”。[①]又征得察合台汗与拔都的同意，将驿站设于今中国新疆、中亚诸地，并一直通到钦察，使内地到和林，从和林经察合台汗国领域到拔都汗统治下的钦察草原，都有驿路可通。又在各地置仓戍，助贫乏（这是游牧部落中的传统）。在草原上无水处打井，使牧民能在这些地方放牧和居住。[②]对于蒙古诸宗王、后妃、公主等，还正式规定各“食采分地”。[③]并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命各位止设达鲁花赤，朝廷置官吏收其租颁之，非奉诏不得征兵赋”。[④]当时，窝阔台汗在他的领域里当然也受到这一规定的制约。这也进一步证明在窝阔台汗时期维持着统一的政权。

在对外方面，窝阔台汗继续进行成吉思汗未完成的征服。这种征服战争主要是在中国北部（对金朝）、西亚和东欧进行的。同样，在各路远征军的组成上也表现出是整个蒙古帝国各兀鲁思所共同进行的事业。

进攻金朝的战争由窝阔台汗亲自指挥，因与本书关系不大，在此不作叙述。

进攻波斯、西亚的战争首先是为了消灭在逃的扎阑丁。在前面叙述成吉思汗西征时已讲到，扎阑丁在蒙古军的追击下跃

① 《元史·按竺迩传》第2982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元朝秘史续集》卷二。

③ 《元史·食货志·岁赐》。

④ 《元史》卷二，第35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马涉水，渡过了印度河。他退到德里，派人去向德里苏丹图特米什（El-Tutmish）要求避难，遭到拒绝。他只得辗转经拉合尔、木尔坦，顺印度河而下来到德布尔（Debul）。在这里他听说加秃丁自立于伊拉克，而那里的军队则要求他去，于是就取道俾路支与莫克兰前往波斯。在路过起儿漫时遇到博剌克。他让博剌克占据该地，而自己继续前进，途径法尔斯、设拉子，到达伊斯法罕。从这时起，扎阑丁又强盛了一个时期。他西攻哈里发，迫使其订立和约。北攻阿塞拜疆与格鲁吉亚，至于梯比里斯。1228年，扎阑丁还打败来自阿姆河以北的蒙古军。就在这时，新即位的窝阔台汗派遣绰儿马罕（Chormaghun）率军三万进攻扎阑丁，到达波斯中部。扎阑丁赶紧逃跑，连夜走卡范山（Kapan，在亚美尼亚东南）。1230~1231年冬，他又经乌米亚湖去底牙儿别克尔（在今土耳其东南部），与当地统治者一起进攻罗姆素丹。1231年8月中旬，扎阑丁遭蒙古军突袭，与少数随从逃人山中，被库尔德人所捕杀。最后一个花剌子模沙的结局就是这样的。扎阑丁的领土全部并入了蒙古帝国。

在扎阑丁灭亡后，绰儿马罕继续进军高加索、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至小亚细亚，然后班师。这次远征的结果是重新占据了呼罗珊，在当地派驻蒙古的行政官员。如蒙古征服花剌子模时，术赤曾任命一个名叫真帖木儿的喀喇契丹人为该地的八思哈（Basqaq）。这时，真帖木儿奉命率军支援绰儿马罕，来到呼罗珊。不久，真帖木儿即被任命为呼罗珊与玛赞德兰的长官。回历六三三年（1235~1236年），真帖木儿死，继其职位的是一个蒙古人诺萨尔（Nosal），他死于回历六三七年（1239~1240年）。不过，诺萨尔只管军队。当时的行政长官是著名的畏兀儿人阔儿吉思（Korgus）。[①]

远征钦察与东南欧的问题，在1229年和1235年两次库里勒

①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2卷，波义耳英译本，第51、72页；余大钧、周建奇译本，第70–72，102~103页。

台期间就提出来了，但只是到1236年才付诸实行。这方面的远征军以术赤的次子拔都为统帅。参加的各系宗王有：拖雷系的蒙哥、不者克，窝阔台系的贵由、合丹，术赤系的斡儿答、昔班、唐古斛。著名的将领有速不台等。大军于1236年2~3月间出发。先征服了保耳加与巴什基尔，然后分征各地。1237年春，蒙哥沿伏尔加河进攻，擒钦察酋长八赤蛮与阿速酋长哈赤儿·乌库拉。回历六三七年（1236~1237年）诸路军联合征服了今莫尔多瓦地区。同年秋，召开大会，决定进攻俄罗斯。遂克梁赞、奥卡、莫斯科、乌拉季米尔诸城。以后，蒙哥军又南攻基辅，西入匈牙利、波兰、捷克、保加利亚，于1242年返回伏尔加河下游。拔都的国家（术赤·兀鲁思）在俄国史料中称为金帐汗国。

前述窝阔台汗在即位以后所采取的各种行政管理措施，当然也涉及于察合台汗国。在窝阔台汗时期，中亚河中地区是由蒙古朝廷直接委任的官员管辖，中亚各地的赋税皆上缴蒙古朝廷，从中分一部分给宗王。而察合台·兀鲁思则是一个近于独立的汗国，开府置官，自专方面，但名义上却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察合台汗也有自己的权力系统。察合台汗本人及其家族驻在伊犁河流域，保持着游牧的生活方式。察合台汗有自己的丞相，他通过手下的丞相来行使自己的权力。他对大汗统治下的河中也并非不能施加影响，有时甚至是可以行使管辖的。察合台汗国同蒙古朝廷的权力系统是有矛盾的。

窝阔台汗派来统治河中的长官是花剌子模人马合木·牙剌瓦赤。《元史》卷二讲，当时以耶律楚材与麻合没的·滑剌西迷分别主管河北与西域的赋调。这里所谓的“麻合没的·滑剌西迷（Mahmud Khwarazmi）”，意思就是花剌子模人麻合没的，也就是马合木·牙剌瓦赤。他驻在忽毡，起初似乎使中亚地区维持了安定和发展的局面。所以，有些穆斯林作者对他进行了赞扬。如志费尼就曾对牙剌瓦赤大加歌颂，说战争结束以后，河中在牙剌瓦赤的治理下从事

建设，以致于到回历六五八年（1259~1260年）的时期，当地的破坏已得到恢复，并已达到原来的繁荣兴旺，另外一些地方则接近原来的水平。[①]由于牙剌瓦赤治理下的繁荣，原来四散的居民都纷纷返回故乡。人们从世界各地转向河中，使之成为高贵人物汇集之地。[②]

但是，这种中央和察合台汗国的双重统治也是有矛盾的。拉施特丁曾讲到察合台汗想多占土地的违法越轨行为，就反映了察合台汗同蒙古朝廷的矛盾。《史集》第2卷记载：在窝阔台汗在位之时，察合台写了一道谕旨，把按照合罕的命令归于牙剌瓦赤领有的一部分河中地区给予了另外的人。牙剌瓦赤把这件事对合罕讲了。合罕发来一道圣旨质问察合台，并且命令把答复写下来。察合台在回答中对情况作了解释后，大汗宥之，遂以该处赐予察合台。驻在忽毡的牙剌瓦赤前往察合台汗那里，勒令其丞相将事情处理好。[③]

但是，牙剌瓦赤也是一个压迫剥削人民的封建统治者。据汉文史料中讲到，他后来在内地残酷迫害人民。[④]中亚的群众起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96页。

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107~108页。

③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2卷，余大钧、周建奇译本，第187页。

④ 关于牙剌瓦赤：《元史·刘敏传》称："牙鲁瓦赤素刚尚气，耻不得自专，遂俾其属忙哥儿诬敏以流言，敏出手诏示之，乃已。帝闻之，命汉察火儿赤、中书左丞相粘合重山、奉御李简诘问得实，罢牙鲁瓦赤，仍令敏独任。"（《元史》第3610页）《元史·姚枢传》："辛丑，赐（枢）金符，为燕京行台郎中。时牙鲁瓦赤行台，惟事货赂，以枢幕长，分及之。枢一切拒绝，因弃官去。"（《元史》第3711页）又《元史·赵璧传》："一日，断事官牙老瓦赤持其印，请于帝（宪宗蒙哥汗）曰：'此先朝赐臣印也，今陛下登极，将仍用此旧印，抑易以新者耶?'时璧侍旁，质之曰：'用汝与否，取自圣裁，汝乃敢以印为请耶!'夺其印，置帝前。帝为默然久之。既而曰：'朕亦不能为此也。'自是牙老瓦赤不复用。"（《元史》第3747页）又《元史》卷四："岁壬子（1252年），帝（世祖忽必烈汗）驻桓、抚间。宪宗令断事官牙鲁瓦赤与不只儿等总天下财赋于燕京，视事一日，杀二十八人。其一人盗马者，杖而释之矣。偶有献环刀者，遂追还所杖者，手试刀斩之。"（《元史》第58页）考之载籍，牙剌瓦赤之为人为政也如此，则其在河中压迫人民引起起义之情况可想而知。然柯劭忞之《新元史》及屠寄之《蒙兀儿史记》袭穆斯林史家之说，对之颇有颂词。谬矣!

义是他为政不仁所引起的。

关于牙剌瓦赤其人，中西史家还有一些混乱的理解。这表现在多桑、巴尔托里德[1]等西方作者和我国的屠敬山[2]对耶律楚材与牙剌瓦赤二人的情况都产生一些误解。巴尔托里德甚至说耶律楚材之名不见于穆斯林史料的记载，因而怀疑其人即牙剌瓦赤。《史集》的记载也不准确。[3]这是不足为怪的。穆斯林作者对于异教人物从来是不屑一提的，正如同中国的儒家作者对于佛老异说和佛教、道教的人物不屑一提一样。屠寄、柯劭忞等因袭其错误，可谓以讹传讹。

在察合台汗手下担任过丞相的，有回回人和蒙古人，也有过汉人或契丹人。其中著名的，如瓦济尔（Vazir）[4]，可能就是

① 多桑不但否认牙剌瓦赤在河中任职，甚至怀疑有这么一个人，以为他就是汉文史料中的耶律楚材。他说："考波斯史家之记载，窝阔台时代行省事于中原者，为马合木·牙剌瓦赤（作者按：这是在窝阔台的晚年）。中国史家则以为耶律楚材。窝阔台死后，夺牙剌瓦赤官，耶律楚材亦被罢。楚材没于1244年，牙剌瓦赤后在蒙哥即位之初尚存。蒙哥复命其行省事于中原。牙剌瓦赤为穆斯林，有一子名马思忽惕，于察合台及其后王时代，管理突厥斯单、河中两地。耶律楚材则为契丹人，奉儒教或佛教，曾随成吉思汗至波斯。牙剌瓦赤亦随行，曾被任为哥疾宁长官（作者按：多桑误。据志费尼书记载，被任命为哥疾宁长官的人名叫Mama Yalavach，与Mahmud Yalavach不同名）。观中西记载歧互之点（本非一人，当然歧互不同），吾人不知何所适从，然其所指者要必为同一人无疑。"（见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235页，注2）巴尔托里德说，见《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531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② 屠寄《蒙兀儿史记·牙剌瓦赤传》云："岁己丑，斡歌歹汗即位，定阿梅河等处丁赋，命牙剌瓦赤遥领之。"此所谓"遥领之"，不知何所谓，恐亦据上述之谬说。

③ 拉施特丁《史集》第2卷《窝阔台纪》讲："大汗将中国的所有地方交与马合木·牙剌瓦赤；将畏兀儿地（别失八里与哈拉火州）、和田、喀什噶尔、阿力麻里、海押立、撒马儿罕与布哈拉到阿姆河岸之地都交给牙剌瓦赤之子马思忽惕；将从呼罗珊到鲁木与底牙儿别克儿边境之地交给异密·阿儿浑。他们负责征集一切租税，上交大汗国库。"（见《史集》波义耳英译本，第94页。但志费尼的书讲得很明确，当时河中长官是牙剌瓦赤，而非马思忽惕。牙剌瓦赤是在1238年塔拉比起义以后被撤职的（见后）。后来他被调到中国内地，这得到汉文史料（《元史·太宗纪》）的证明。按：塔拉比起义以后，牙剌瓦赤离开河中，先至和林，以后被派至中原。汉文史料对他的记载，除前引《元史·太宗纪》外，还有《圣武亲征录》："辛丑（1241年），冬，十月，命牙老瓦赤主管汉民。"《元史·刘敏传》："初，耶律楚材总裁都邑。……辛丑，牙鲁瓦赤自西域回，奏与敏同治汉民，帝允其请。"（《元史》第3610页）

④ 瓦济尔，就是丞相的意思，其真实姓名已不可知。



一个契丹人。据说，贵由原是察合台汗身边某汉族御医的仆人。此御医死后，他又成为胡舒克·诺颜的牧奴。他知文识字，善于书记，以熟悉成吉思汗时期的故事为察合台汗所赏识，遂被擢升高位，官至丞相。[①]

察合台汗的另一个丞相名叫哈巴什·阿密德（Quiba-Din Habash 'Amid al-Mulk），讹答剌人，是一个穆斯林。[②]他从蒙古征服河中时起就为察合台汗服务，直到官居丞相之位。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两个女儿被蒙古军俘获以后，察合台汗自己要了一个，另一个给了哈巴什·阿密德。[③]起儿漫的库特布丁也曾与他结亲。由此可见他的权势之大。

察合台汗国另一个著名的大臣是撒迦吉（Abu Yaqub al-Sakaki）。据密尔宽德所述，此人是一个学者。他不仅掌握了占星术、巫术、炼金术，还通习"所有伊斯兰的和希腊的科学"，写过《修辞与雄辩术之钥匙》等著作。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哈巴什·阿密德等的推荐而为察合台汗所赏识。但后来阿密德嫉妒撒迦吉，二人为政敌。撒迦吉终于被囚禁，瘐死狱中。[④]

察合台汗手下的主要将领，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巴鲁剌思部的首领哈剌察儿，他就是后来帖木儿的祖先。他在察合台汗国内有很大的权力和影响。

另外，窝阔台汗时期在河中担任过官职的，据说还有一个名叫哈扎儿·不花的蒙古人，驻于那黑沙不（今卡尔施）；又有一个汉人丞相和不花·努夏，都曾做过撒马儿罕与布哈拉的长官。[⑤]

---

① 《史集》第2卷，英文版，第154~155页；周良霄译本188~18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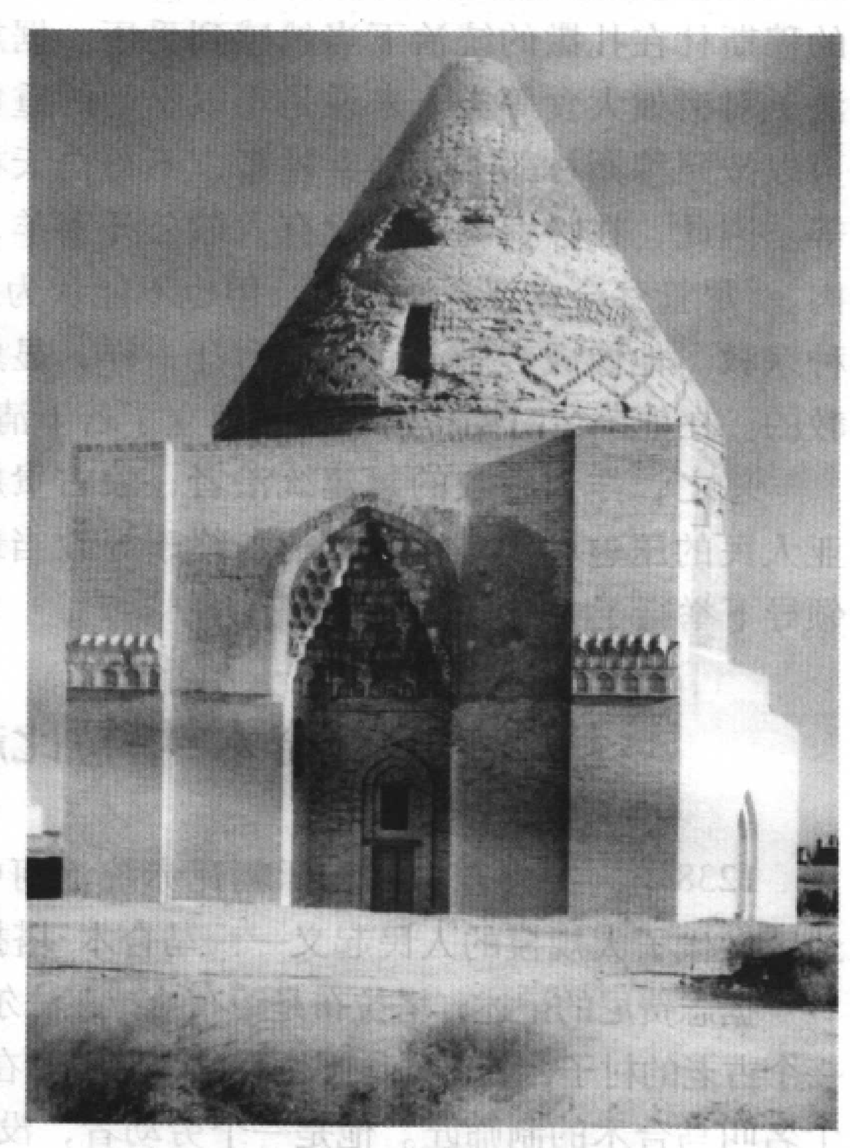
② 周良霄译：《史集》第2卷，第190页。一说他是布哈拉附近的起儿曼人（JamalQarshi）。或呼罗珊人。

③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272页。

④ 参看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91页及第130页注40，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⑤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543~544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无论在成吉思汗时期和窝阔台时期，蒙古帝国中是有很多穆斯林的。成吉思汗曾将大量的中亚穆斯林迁到中国。志费尼说，成吉思汗曾将“（被征服的撒马儿罕人中的）三万有手艺的人分给他的诸子和族人”。[①]窝阔台汗也把中亚的穆斯林迁到蒙古和华北的其他地区。如他令哈散纳（克烈部人）将三千穆斯林迁居到寻麻林（其地在Kalgan以西二十英里）。[②]穆斯林擅长商业和理财，更有手艺等专门技术。蒙古统治者需要他们的这类专长，以进行建设。如1235年窝阔台汗在和林建都，就是利用中国和中亚的手艺人来建筑城市的（见勃拉奴克劈尼写的游记），另一方面，也利用穆斯林来统治被征服的地区。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14世纪。



库尼亚—乌尔干奇苏里坦—铁克沙陵墓（公元12世纪）

在蒙古国家穆斯林既然很多，他们对蒙古统治者必然有所好恶。牙剌瓦赤及其子马思忽惕都是穆斯林，受到穆斯林作者的歌颂是不足为怪的。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上册，第140页。

② 《新元史》，开明版，第6875页。

穆斯林对于窝阔台汗也颇有好感。穆斯林作者朱兹江尼（Juzjani）就曾说，窝阔台汗“非常仁慈，脾气也很好，他是穆斯林的伟大的朋友”。[①]但对于不信伊斯兰教的察合台汗，评价就不同了。同一作者在谈到他时就说：“可恶的察合台是一个专横的人，残忍而且凶暴无礼，又是一个干坏事的人。”又说：“他是穆斯林最大的敌人。”察合台汗之所以遭到穆斯林作者的诅咒，是因为他曾奉成吉思汗之命执掌蒙古的扎撒（大法）。中亚的穆斯林在扎撒的统治下当然感到受压。据志费尼讲，（蒙古法）对诸如大食等类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重负。例如，人们不可以按照穆斯林的方式屠宰牲畜，不得白天在流水中沐浴，等等。因此，在呼罗珊一度没有人敢公开宰羊，穆斯林被迫吃腐肉。[②]尽管察合台汗执法严厉，但也不能认为他曾经偏向于某一种宗教。他像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一样，显然也是宽容各种宗教的。在他统治时期，河中还是建立了若干清真寺和经文学校。

总之，作为游牧的封建统治者，蒙古贵族和各级官吏对中亚人民的压迫剥削是很沉重的，终于导致当地人民在塔拉比的领导下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

第二节　马合木·塔拉比起义

1238年，在察合台汗和牙剌瓦赤统治河中的时期，布哈拉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人民起义——马合木·塔拉比起义。

据志费尼的记述，塔拉布是距布哈拉三法尔沙赫（约45里）的一个古老的村子，处于通往呼罗珊的大路上。在这个村子里住着一个名叫马合木的制筛匠。他是一个劳动者，没有文化，不会读和写。为了反对封建压迫（既反对蒙古统治者，也反对布哈拉的封建

① Raverty译Juzjani，第1106页。

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272页。

贵族和宗教上层），他同历史上所有的人民起义领袖一样，也借助于宗教，用宗教来号召群众、组织群众。不过，他不是借助于在当地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派伊斯兰教，而是借助于迷信和巫术。

当时在河中与突厥斯坦，有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巫婆，自称有魔术，能以跳神等法术为人治病，信之者甚众。马合木的姐姐就是这样一个巫婆，曾教他搞迷信活动。于是请马合木治病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偶尔也有几个被治好了的。由是马合木名声外传，远近皆知。

在布哈拉，另有一个出身高贵的学者，名叫舍木苏丁·马赫布比。他由于同布哈拉的伊斯兰教长为敌，也加入了马合木的一伙。他告诉马合木，他的父亲在一本著作中讲，布哈拉的塔拉布村将要出一个征服世界的君主，马合木的相貌有这样一个君主的征象。在这种欺骗下，马合木忘乎所以。而星象家之推算据说又与这种预言相符，于是马合木之追随者云合景从，与日俱增。以至整个城镇与整个地区都听命于他。

所有这些，引起了布哈拉的异密们和八思哈们的严重不安。他们在一起商量，研究镇压的办法，并派人到忽毡去将一切情况报告牙剌瓦赤。[①]在牙剌瓦赤的同意下，他们设计派人去把马合木诱请到布哈拉城里来，实际则安排在半路上将他射死。马合木应邀从塔拉布村动身时已察觉有异，因此当走近官方准备要害他的地方沙里普尔（Sar-i-Pul，意为桥头）时，就对蒙古少监唐夏（Tamsha）说："撤销你的诡计吧！否则我要让你的眼睛自然地瞎掉。"蒙古人听马合木这样讲，以为他真的能预知未来，就不敢加害于他，让他来到了布哈拉，止于桑扎儿·灭里宫。[②]

① 志费尼讲，当时驻在忽毡的河中长官是牙剌瓦赤（见《世界征服者史》波义耳英译本，第111页），而非多桑所说的马思忽惕（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209页）。

② 桑扎儿·灭里，也是一个起义者。见前。

布哈拉的异密、显贵们尽管款待他，但同时也在设法利用机会将他杀死。他的住处周围及附近的巴扎（意为集市）一带则聚集着大量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其随从中一人告知他蒙古人要杀他的意图。他便立即悄悄地从一道秘密的门走到宫外，乘马逃逸，来到阿布·哈夫斯山。在这里一会儿又有一群人聚集于其周围。围着马合木的群众说他是翅膀一展就飞到了阿布·哈夫斯山的。于是人们就又涌到该处。马合木乘机号召人们拿起武器，消灭异教徒。那天正是星期五，马合木在群众的拥卫下进入布哈拉，止于拉比·灭里宫。当天的礼拜就以马合木的名字来讲道（虎土白），并称他为布哈拉的素丹。

马合木入城以后，将城中所有的沙得尔（sadrs）和显耀人物都召来，将沙得尔之首领包尔汉丁撤职，另以其党羽舍木苏丁·马赫布比代之。这些显贵人物有的被杀，有的逃脱。

当时，诸异密和沙得尔等已在克尔米纳（Karminiya，今Kermine）集结，征集当地的蒙古人，准备进攻布哈拉。马合木也集合人员出来迎战。两军对阵，马合木与马赫布比二人既不持武器也不戴胸甲，站在队列之中。人们传说，谁如果朝马合木动手，谁就会瘫痪。因此，迟迟无人出击。最后，有一人发矢射中马合木的要害，另一矢中马赫布比。正在此时，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不辨东西。蒙古军以为是马合木作法，就后撤逃跑，塔拉比军追之。布哈拉的群众，纷纷从村子里出来，拿着刀斧锄铲对付逃跑者。只要落到他们手中，不管什么人，特别是税吏和地主，一概被砍下头来。他们将蒙古人一直追到克尔米纳，斩杀近一万人。当他们追蒙古军毕返回时，却找不到马合木了。实际上，马合木和马赫布比是被射死了。于是，他们奉马合木之兄弟摩罕默与阿力二人为首领。

一个星期后，蒙古当局又派伊勒迪兹·诺颜和赤斤·豁儿乞

二人率大军前来镇压。起义者照上次的样子前去迎战。刚一交锋，摩罕默与阿力二人即中箭身亡，其部众死者约两万人。蒙古军将布哈拉人全部赶到空旷广场，准备屠其人，毁其城。牙剌瓦赤说："我们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才恢复布哈拉的繁荣，怎么能因这几个人的造反而将其城毁灭？"这才避免了一场大灾难。[①]当然，牙剌瓦赤也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即为了有赋税可征取而制止这场屠杀的。

震动河中的马合木·塔拉比起义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这次起义不仅反对蒙古统治者，而且也反对布哈拉的宗教上层和封建贵族。马合木同他以前的起义者、卖盾者的儿子桑扎儿·灭里都是穷苦劳动人民，是那些在蒙古统治下受压迫的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利益的反映者。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已经提到受苦受难的农民和他们造反的事实。在那以后，河中的破坏虽经恢复，但农民、手工业者的处境仍然是很苦的。由于时代的限制，起义者没有正确的思想，只能借助于宗教、迷信和巫术。起义最后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蒙古朝廷派到河中的长官牙剌瓦赤，本来就同察合台汗有矛盾。他对河中的统治引发了马合木起义的爆发。人民的起义使蒙古的统治发生动摇，终于导致了牙剌瓦赤被撤职，调往中国内地。中亚的广大地区被交给牙剌瓦赤的儿子马思忽惕管辖。这时，窝阔台汗还下诏立鲁克那丁为起儿漫素丹，号称库特鲁格·素丹，并命令库特布丁来朝。库特布丁到后，大汗即派他随牙剌瓦赤去中国内地听差遣。[②]汉文史料记载，窝阔台汗在位之末年（1241年），"冬、十月，命牙老瓦赤主管汉民公事"。[③]

① 以上据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17章，第109~115页。

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480页。

③ 《元史》卷二，中华书局标点本。

第三节　贵由汗时期的中亚

窝阔台汗因纵于酒色，健康恶化，于1241年冬天在醉梦中死去。[1]他的兄长察合台汗不久后也去世。在不超过一年的时间内，蒙古国的两位首领、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都死去了。这对蒙古国是一个很大的震动。随后，就因汗位继承的问题发生了内争。

窝阔台汗的后妃甚多。著名的是：孛剌合真皇后（Boraqchin），为正宫。第二个是脱列哥那（Toregene），乃马真氏，窝阔台汗的头五个儿子都是她生的。还有业里讫纳妃子，生子灭里。窝阔台汗在死前曾经遗命传位于其第三子阔出之子昔列门。但在窝阔台汗死后，脱列哥那哈敦和窝阔台汗的儿子们根本不照他的遗命办事。开始，脱列哥那自己掌政。《元史》讲："壬寅年（1242年），春，六皇后乃马真氏始称制。"拉施特丁《史集》说："这个女人并不太漂亮，但权力欲望很大。她称制了一个时期，在这期间她既不遵成吉思汗的遗训，亦不听诸伯叔之言，所以在成吉思汗的后裔中造成了混乱与不和。"[2]她摄政专权达五年之久，原因是不想立昔列门，而欲传位于自己的儿子贵由。支持他的是察合台系宗王。据说让她摄政就是察合台汗的意思。察合台汗虽随即逝世，他的子孙还是站在窝阔台系的一边。反对脱列哥那的则是以拔都为首的术赤系和拖雷系诸宗王以及成吉思汗之弟斡赤斤。从这时起，就肇始了蒙古帝国内这两大派系（即以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为一个阵营，术赤系和拖雷系为另一个阵营）之间的斗争。

脱列哥那皇后执政后，不再信任成吉思汗与窝阔台汗时代

① 《元史》讲窝阔台汗在狩猎以后返回，"奥都剌合蛮进酒，帝欢饮，极夜乃罢。迟明，崩于行殿。在位十三年，寿五十有六"。

② 拉施特丁主编：《史集》，第2卷，波义耳英译本，第19页。

以来的旧臣，如耶律楚材等，转而使用穆斯林到宫廷效力，把财政大权交给他们。如她宠信穆斯林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奥都剌合蛮。史称其“崇信奸回，庶政多紊。奥都剌合蛮以货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耶律）楚材面折廷争，言人所难言”，[①]但终不被采纳。耶律楚材因此忧愤而死。再如呼罗珊长官阔儿吉思，于1241~1242年冬动身来朝，在路上得到窝阔台汗的死讯。他路过察合台·兀鲁思时（察合台汗刚死去），在同该地一个官员的争吵中出言冒犯了察合台汗之寡妻。为此，脱列哥那下令将阔儿吉思交付察合台窝耳朵审判处死，另派异密阿儿浑代之为呼罗珊长官。这种做法，也加深了蒙古帝国的危机。

贵由汗是窝阔台汗的长子，为脱列哥那皇后所生。窝阔台汗死时，贵由尚随拔都远征钦察未回。成吉思汗之弟斡赤斤企图用武力夺取政权，率领大军向和林前进。这时有消息传来，说贵由已经回到叶密立的窝耳朵，斡赤斤才率军退去。

贵由在参加远征钦察的战争中，不服从统帅拔都汗的命令，二人因而势不两立。脱列哥那筹备召开库里勒台来决定贵由继承汗位，但拔都多方阻挠，使大会迟迟开不起来。直到1246年夏，大会才勉强在和林附近召开，而拔都却借口病风拒不赴会。当时前来参加大会的有：拖雷妻唆鲁和帖尼及其诸子，斡赤斤及其诸子，察合台后王哈剌旭烈兀、也孙都哇及其他察合台子孙，术赤系诸宗王斡儿答、昔班、别儿哥、唐古斛与脱哈帖木儿。前来参加大会的地方长官与异密有：中国中原地区的官员，突厥斯坦与河中的长官马思忽惕，呼罗珊的异密阿儿浑，伊拉克、鲁尔（Lur）、阿塞拜疆与设里汪（Shirvan）等地的异密。罗姆素丹鲁克那丁，格鲁吉亚的两个争王位者大卫·纳林与大卫·拉沙，俄罗斯大公雅罗斯拉夫，亚美尼亚王海屯一世之弟森帕

① 《元史》卷一四六，第3463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德（Sempad），毛夕里（Mosul）素丹巴得拉丁·鲁罗之使者，巴格达哈里发派遣的大法官法赫鲁丁，法尔斯与起儿漫的使臣，阿剌模忒伊斯玛仪派教主阿老丁和库希斯坦派来的使者，甚至还有法兰西的使者（勃拉奴克劈尼）。[①]参加大会的诸宗王、异密根据实际掌权称制的脱列哥那皇后的意见，决定由贵由继承大汗之位，尽管他是一个病人。据说，贵由在接受汗位时还提出，以后皇统要永远保留在窝阔台系手中的条件。汉文史书称：丙午年（1246年），“秋七月，（贵由）即皇帝位于汪吉宿灭秃里之地。帝虽御极，而朝政犹出于六皇后”。[②]

参加这次大会的勃拉奴克劈尼（Plano Carpini）是意大利人。他是奉教皇英诺森四世之命，前来请求蒙古人在欧洲停止杀戮，不要再进攻欧洲其他国家，并想说服蒙古统治者信奉基督教。他的使团于1245年4月16日从里昂出发，经过德国、波兰到俄国。又于1246年2月3日离开基辅前行，4月4日在伏尔加河下游受到金帐拔都汗的接见。拔都汗送他们取道西辽旧境前往和林，具体的路线是走讹答剌，经巴尔喀什湖以南伊犁河下游，叶密立河以及乃蛮故地，于1246年7月22日到达大汗的窝耳朵，其地距和林半日路程。同行者波兰人本笃（Benedict）一起到达。当时蒙古正在举行库里勒台。他们亲自见到了贵由汗被选举登位的盛况。其游记描述说：“此时贵由汗约有四十岁或四十五岁，或更多一点，中等身材，非常聪明，极为精明，举止严肃庄重。据说他从不因细故而放声大笑，或放纵于任何轻浮的举动。”又据说，贵由汗喜欢景教（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勃拉奴克劈尼曾亲见景教徒聚会庆祝于宫帐之前。在景教徒、中书右丞相镇海的帮助下，他才得以见到贵由汗并说明自己的来意。贵由汗给教皇英诺森四世的答书已由伯希和教授在梵蒂冈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181页；周良霄译本，第214~215页。

② 《元史》卷二，第39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的档案中发现。书中以威胁的口吻要求教皇及信基督教之君主前来为蒙古服役，朝拜称臣，然后再谈传教之事。[1]勃拉奴克劈尼得此答复以后，于11月13日离开汗廷，循旧路经伏尔加河下游，于1247年5月9日抵拔都汗驻地，然后取道基辅返回。他的游记反映了欧亚草原和中亚北部地区在蒙古统治时期的情况。

亚美尼亚王海屯一世之弟森帕德，也得到贵由汗的接见。他的国家得到蒙古的友谊和保护。森帕德于1250年返回。曾致书于其妹夫塞浦路斯国王亨利一世说："东方的基督教徒受到汗的保护和尊重。"这证明，贵由汗是倾向于基督教的。贵由汗在位时清洗了一些穆斯林，故中亚的穆斯林控诉这位蒙古汗，但他并没有对穆斯林进行大规模的迫害。

中亚地区在窝阔台汗和察合台汗死去以后情况比较混乱。有一位研究察合台汗国史的作者奥利弗（Oliver）曾经说："（脱列哥那皇后称制）以后，关于大汗汗位继承权的争执，和察合台汗国（特别是汗国东部）的事务紧紧地搅在一起了；如果不随时提到大位继承的争执，便不可能清晰地叙述察合台汗国的事务。"[2]当时，察合台汗的家族甚众。他主要的几个儿子都是正妻也速伦所生。如次子木阿秃干，为成吉思汗与察合台汗所宠爱，被指定为继承人。但此子在随成吉思汗围攻巴米羊时中箭身亡。于是木阿秃干的儿子哈剌旭烈兀[3]又被指定为继承

① 道森编：《出使蒙古记》（Christopher Dawson, The Mongol Mission, Narratives and Let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in Mongolia and China in the Thirteenth and A Fourteenth Centuries.），第66、68、83-84页，伦敦1955年英文版；吕浦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奥利弗：《察合台蒙古人》（E.E.Oliver, The Chaghatai Mughals），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学报》，第20卷，第72页以后。

③ 木阿秃干有四个儿子，其序为：拜柱（Baiju），不里（Buri），也孙土阿（Yesun-Toa），哈剌旭烈兀（Qara-Hulagu）。木阿秃干死后，察合台汗曾欲以其第三子别勒格失继位，但此子在13岁时即死去，无嗣。故察合台汗才以哈剌旭烈兀代其父木阿秃干为继承人，其妻为斡尔干纳可敦（OrginaKhatun），生子木八剌沙。

人（由此可知，在蒙古帝国时期，察合台汗国的汗位继承人是由大汗指定的）。及察合台汗死，也速伦与丞相哈巴什·哈密德就支持这个孙子继承汗位，实际上是由也速伦摄政。呼罗珊长官畏兀儿人阔儿吉思正是在也速伦执政时期被处死的。但是，有的说她的政权只及于河中、突厥斯坦等地，而不及于喀什噶尔、叶尔羌、于阗、阿克苏与天山南路。根据是察合台汗在临终时已将这些地方赐给杜格拉特家族了。[①]

蒙古帝国朝廷派到中亚的行政长官，在牙剌瓦赤调往华北以后，是他的儿子马思忽惕。据《史集》的记载，从畏兀儿地直到花剌子模所有定居居民区的事务，都是由他管理的。窝阔台汗逝世以后，故汗的旧臣牙剌瓦赤等都曾遭到脱列哥那皇后的迫害。志费尼讲："马思忽惕发现形势不妙，认为留在自己的领地内不是办法，曾想投奔拔都汗。"马思忽惕是否真的去过金帐汗国，史无记载。可是，在选举贵由为大汗时，他又以西域长官的身分前来出席了库里勒台。这说明，他可能仍然是中亚的行政长官。作为一个穆斯林，马思忽惕曾经受到志费尼的赞颂。这位作者说他曾在布哈拉城的广场附近兴建了两所大的宗教学校。一所名叫玛德拉沙·伊·汗尼，一所名叫玛德拉沙·伊·马思忽惕亚（意为马思忽惕的宗教学校）。学校每天各有一千学生在其中从事研究，其中的教授都是当代最大的学者。这两所建筑物有高大的廊柱和整洁的庭院，使布哈拉城为之生色，使伊斯兰教大放光彩。喀什噶尔有一所宗教学校也名叫马思忽惕亚，说明也是他兴建的。

尽管马思忽惕为穆斯林办了不少好事，但是当时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贵由汗本人和他的宰相镇海、太傅合答，都是基督教徒，所以基督教这时在蒙古帝国是得到照顾的。这对穆斯林占居民多数的察合台汗国来说是一个问题。这种情况传到国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绪论，第33页。

外，吸引西方各国的基督教徒或传教师纷纷东来。志费尼说："结果基督教的教义在他统治期间兴盛起来，没有穆斯林敢于跟他们顶嘴。"[①]所以，穆斯林们对贵由汗是不大满意的。

在贵由汗统治的末年，蒙古草原曾发生大旱灾，给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史称当时"河水尽涸，野草自焚，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②]蒙古统治者、诸王、异密赶紧掠夺财物，他们或"遣使于燕京迤南诸郡，征求货财、弓矢、鞍辔之物，或于西域回鹘索取珠玑，或于海东楼取鹰鹘，驿骑络绎，昼夜不绝，民力益困"。这样一来，贵由汗统治的危机也就更加严重了。

察合台汗国的哈剌旭烈兀于1246年去世，其侄（拜答儿[③]之子）阿鲁忽奉阿里不哥之命充任察合台兀鲁思之统治者，阿鲁忽娶倭尔干纳为妻。

哈剌旭烈兀在位的时间（1242~1246年），也即是脱列哥那皇后权国称制的时期。但在贵由汗即位以后他就待不住了。当时察合台兀鲁思和其他宗王的领地并无独立的权力，不过是帝国的一个省区，其统治者的任免都由蒙古帝国的大汗决定。

贵由汗同金帐拔都汗的矛盾也达到了破裂的程度。1248年春天，寒冬已尽，万象更新。贵由汗借口说叶密立的空气和水土适合于他养病与休息，就出发前往该地，而实际上是要领兵进攻拔都汗。这时，拖雷汗之妻唆鲁和帖尼看出了贵由汗的这种意图，就秘密地派了一个信使去告知拔都汗说："要做好准备，贵由汗率领一支大军出发到那里去了。"于是拔都汗也就整军备战。但是，贵由汗在来到距别失八里一个星期路程的横相乙儿（Qum-Sengir）之地（在乌伦古河上游[④]）时患病死去。这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301~302页；何高济译本，第139~141页。

② 《元史》卷二，第39~40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拜答儿，是察合台汗第六子，有子阿鲁忽。阿鲁忽生三子：长子合班，次子出伯，三子脱黑帖木儿。

④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261页，注42。

位蒙古君主在位仅三年。这三年和脱列哥那皇后权国称制的那几年，被认为是蒙古统治衰乱的几年。正如《元史》所评论的："自壬寅以来，法度不一，内外离心，而太宗之政衰矣！"[①]

贵由汗死后，一时没有汗位继承人，由贵由汗之妻斡兀立海迷失暂时执政。史称"后抱子失列门垂帘听政者六月"。[②]这一年，呼罗珊及西方的长官阿儿浑前来入朝，随员中有后来的历史家志费尼。他们在到达塔拉斯（今江布尔）时得到贵由汗的死讯。同时得知，野里知吉带（Eljigidei）已率领西征军前来。阿儿浑往见之，奉其命返回呼罗珊为大军准备装备粮秣。直至1249年，阿儿浑才再次来蒙古向斡兀立海迷失汇报西方情况，然后返回。在归途中，他们一行（其中有志费尼）在察合台汗国的也速蒙哥处停留了一二月，又于1250年夏秋之间到达阿力麻里。是年冬，启程返回呼罗珊。后来，志费尼把自己的见闻写入其所著的《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

前已述及，贵由于1246年即位为大汗后，便立即干预察合台汗国的汗位继承问题。尽管察合台汗的继承人早在成吉思汗在世时就已确定为察合台汗之孙哈剌旭烈兀，但新即位的贵由汗却派遣察合台汗第五子也速蒙哥去管领察合台兀鲁思事。这主要是因为也速蒙哥反对自己的政敌、拖雷之子蒙哥汗。[③]他说："既然还有察合台汗的儿子在，察合台汗的孙子怎么能即位呢？"就这样，哈剌旭烈兀就被也速蒙哥所取代。

也速蒙哥是一个酒色之徒，自早至晚狂饮不停，寻欢作乐，

① 《元史》卷二，第40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元史》卷一一四，第2870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史集》第2卷说："也速蒙哥与贵由汗友善。虽则哈剌旭烈兀为察合台意中之继承人，然贵由以［此也速蒙哥］为察合台兀鲁思之统治者，因彼为蒙哥汗之反对者也。其后蒙哥汗即位，彼即令哈剌旭烈兀管领兀鲁思，并命将也速蒙哥处死。哈剌旭烈兀死于道途，其妻倭尔干纳杀也速蒙哥，亲充执政十年。然后阿里不哥以兀鲁思付拜答儿子阿鲁忽。当阿鲁忽叛于阿里不哥时，倭尔干纳嫁之。"（周良霄译本，第177页。）

通宵达旦，骄奢淫逸，靡有节制。也速蒙哥有一妻名叫奈失。由于也速蒙哥经常处在酒醉的状态中，奈失代其发号施令，在察合台汗国享有很大的权力。

察合台汗国有一个丞相名叫火者·巴海乌丁（Khwaja Baha-ud-Din）。也速蒙哥将汗国的一切行政事务都交给此人去管理。此人是一个穆斯林，据说其父曾任费尔干纳的舍黑，其母出自喀喇汗王朝的汗族。他早年丧父，由哈巴什·阿密德收养为子。巴海乌丁因学问优长，被察合台汗派去侍候也速蒙哥。也速蒙哥既得势，哈巴什·阿密德遂被黜退。曾亲自见到过巴海乌丁的历史家志费尼说，他既出身高贵，而且在宗教学和世俗科学方面也造诣很深。他的家是当代学者和沙得尔们的集中地。[1]只是由于巴海乌丁的援救，哈巴什·阿密德才没有被也速蒙哥害死。

斡兀立海迷失听政期间，还于1250年在叶密立与霍博之地接见了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使者，接受法国送来的礼物。她要求法国更明确地表示臣服于蒙古。该使团于1251年返回。[2]

斡兀立海迷失与其子火者斡兀立、脑忽共同摄政，一心搜括民财。斡兀立海迷失又迷信巫术，成天同萨满、巫婆在一起，设密计，搞阴谋，使朝政混乱，人心不定。在这种情况下，其统治是无法延续下去的。窝阔台系的政权便从她的手中转归拖雷系所有。

第四节　蒙哥汗时期的中亚

在斡兀立海迷失临时摄政的时期，蒙古诸宗王便在考虑大汗汗位的继承人问题了。当时蒙古宗王中年岁最长、功劳最大、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275-276页；周良霄译本，第325-328页。

②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248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威望最高的是金帐的拔都汗。贵由汗逝世时，拔都汗来到了距海押立七日路程处的阿拉·喀马克（Ala-Qamaq）[①]。他从这里派人去向斡兀立海迷失表示吊唁，同时准备册立新君。

《元史》上说："定宗崩，朝廷久未立君，中外汹汹，咸属意于帝（指蒙哥汗），而觊觎者众。"[②]在这种情况下，拔都汗以长辈的身分，向各方面的宗王派出信使，要他们到自己停驻之地阿拉·喀马克来开会。但到会的主要是术赤系和拖雷系的宗王。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的人员，除昔列门、合丹、哈剌旭烈兀等以外多不到会，或只派代表前来。史称："诸王拔都、木哥、阿里不哥、唆亦哥秃、塔察儿、大将兀良合台、速你带、帖木迭儿、也速不花，咸会于阿剌脱忽剌兀之地。"[③]所有这些宗王、诺颜在拔都汗的主持下，开会协商继位大汗的人选。到会的人都同意由拔都汗决定。拔都提议让拖雷的长子蒙哥继承大汗之位。斡兀立海迷失的使者八剌在会上表示异议说："昔太宗命以皇孙失烈门（昔列门）为嗣，诸王百官皆与闻之。今失烈门故在，而议欲他属，将置之何地耶?"这个意见遭到木哥的反驳说："太宗有命，谁敢违之。然前议立定宗，由皇后脱列忽乃（脱列哥那）与汝辈为之，是则违太宗之命者汝等也，今尚谁咎耶?"[④]于是，到会的宗王都像拥护成吉思汗一样拥护拔都的决定，并确定在翌年于和林开大会正式立蒙哥为大汗。

随后，拔都汗即派他的兄弟别儿哥与脱哈帖木儿二人率领一支大军陪同蒙哥汗到克鲁伦河去召开库里勒台，通知所有的蒙古宗王都来参加，以正式立蒙哥为帝。窝阔台贵由的家族以

① 阿拉·喀马克，或以为此地即《元史》上提到的"阿剌脱忽剌兀（Ala-Toghraq）"，其地在伊塞克湖与伊犁之间的阿拉套山。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263页，注3。

② 《元史》卷三，第44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元史》卷三，第44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④ 《元史》卷三，第44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及察合台后王都表示反对，一方面派人向拔都提出抗议，另一方面拒不赴会。一年过去了，人还没有到齐。别儿哥派人向拔都报告说："为了立蒙哥为大汗，我们已等了二年，窝阔台汗与贵由汗诸子以及察合台汗之子也速蒙哥至今还没有到会。"拔都汗答复说："可迳立之为汗，敢违抗扎撒者斩。"[①]这样，在1251年旧历六月，"西方诸王别儿哥、脱哈帖木儿，东方诸王也古、脱忽、亦孙哥、按只带、塔察儿、别里古带，西方诸大将班里赤，东方诸大将也速不花等，复大会于阔帖兀阿阑之地，共推帝即皇帝位于斡难河"。[②]蒙哥汗继位的问题就这样决定。

对于蒙哥汗的继位，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诸王仍然心中不服，继续进行反抗。在蒙哥汗登位大典期间，昔列门、脑忽、忽秃忽三王以赴会为名，准备举行兵变，但事情败露，被镇压。故蒙哥汗在即位以后，对窝阔台系与察合台系诸宗王采取了镇压、削弱等措施。如：窝阔台系的成员斡兀立海迷失皇后、昔列门之母及合答、镇海两位大臣都被处死。参预兵变阴谋的将领被处死者无数。窝阔台汗的领地被分成许多小块，分别交给其后裔，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窝阔台汗的长庶子合丹被迁到别失八里，庶子蔑里被迁到额尔齐斯河，嫡孙海都（合失之子）被迁到海押立，脱脱被迁于叶密立，蒙哥都及窝阔台汗之后忽帖尼迁到永昌。[③]

这次兵变的主要发动者察合台系宗王更是受到了严厉的处分。蒙哥汗下诏要哈剌旭烈兀杀掉也速蒙哥，并取代也速蒙哥统治察合台兀鲁思。哈剌旭烈兀前往赴任，还未到达目的地就于途中死去，只有倭耳干纳一人前往。

倭尔干纳到达察合台汗国以后，遵诏立即将也速蒙哥和其

① 《史集》，余大钧译本，第241页；英文版，第204页；周良霄译本，第236页。

② 《元史》卷三，第44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元史》卷三，第44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丞相巴海乌丁处决（也有的说也速蒙哥是被执后送给拔都处决的）。她以女主执政统治察合台汗国达十年之久。[①]察合台汗之孙不里（木阿秃干之次子）被忙哥撒儿交予拔都汗处死。察合台汗手下将领之有嫌疑者也都被杀。

蒙哥汗继位问题的斗争，实际上是术赤系和拖雷系联合起来反对窝阔台系与察合台系。由于斗争的胜利，拔都的领地遂扩展到了楚河不远处，势力凌驾于中亚河中。或者竟可以说使拔都汗成了河中的统治者。[②]察合台汗国的领地也就等于被瓜分缩减了。

蒙哥汗即位以后，继承窝阔台汗时期的先例，设立以下几个行尚书省：

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以牙剌瓦赤、不只儿、斡鲁不、睹答儿等掌省事，赛典赤、匿咱马丁为副。

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即前述的突厥斯坦河中行省，东起杭爱山，西达阿姆河），以纳怀、塔剌海、麻速忽（即马思忽惕）等掌省事，暗都剌兀尊、阿合马、也的沙为副。

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即前述的阿姆河西行省，东起阿姆河，西达底牙儿别克儿罗姆边境），以阿儿浑掌省事，法合鲁丁、匿只马丁为副。[③]

这里所说的行尚书省，后来称为行省或省，是中国的一种地方行政建制单位。

由于蒙哥汗即位以后恢复以前优待穆斯林的政策，故重新任命牙剌瓦赤为中国西北部的长官以及其邻近的中亚地区的长官，牙剌瓦赤之子马思忽惕则被委任监治花剌子模和中亚西部。

---

① 《史集》第2卷，第170页；英文版，第143页；周良霄译本，第177页。

② Б.Д.格列科夫、А.Ю.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俄文版，第71页；中译本，第57页。

③ 《元史》卷三，第45页。Morris Rossbi认为牙剌瓦赤是重新被任命为中国西北部及相邻中亚地区的长官的。

蒙哥汗有十兄弟，主要的是同母弟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成吉思汗的军队主要由拖雷继承，所以拖雷的这几个儿子也都统有强兵，在成吉思汗后裔中势力最大。蒙哥汗即位后，忽必烈奉命“领治蒙古、汉地民户”。而阿里不哥则继承其母唆鲁和帖尼在吉利吉思欠欠州的分地，以阿尔泰山为夏牧场，以兀良哈惕和吉利吉思为驻冬之地。为了彻底粉碎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两个兀鲁思的势力，并使大汗的领地同术赤兀鲁思直接相连，蒙哥汗派一支军队占据哈拉和林与别失八里之间的地带，同驻扎在海押立与讹答剌之间的拔都汗的军队相接，另派一支军队前往吉利吉思欠欠州地区。这时候，吉利吉思欠欠州（今唐努乌梁海一带）显然是直属于蒙古中央统辖的领土。[①]

蒙哥汗在位时期的重大事件仍然是继续进行成吉思汗以来的对外征服，扩大蒙古帝国的规模。这种征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征南宋，一是西征波斯与西亚。

早在1251年的库里勒台期间，蒙哥汗就决定派遣皇弟忽必烈与旭烈兀分别去征服南宋与西亚，并打算将来让旭烈兀去统治伊朗。其中，还交给旭烈兀两个重要的任务，即消灭玛赞德兰的伊斯玛仪派（旧译亦思马因）教长国和巴格达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再就是征服叙利亚。

旭烈兀的西征，正如同蒙古所进行的其他任何一次大的征服战争一样，各大宗王都派了自己的军队参加。如术赤系的斡儿答就派其子忽里（Quli）率军一万人经花剌子模、大益斯坦，到玛赞德兰来与旭烈兀会师。术赤系的另一宗王昔班也派了军队经里海西岸的达格斯坦前往。察合台兀鲁思派宗王尼兀答儿率军从征。旭烈兀大军经过的地方，都有义务提供粮秣、保护好牧草场。整个中亚都为大军的过境作准备，如清除道路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560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上的大石头和有刺的草木，修筑桥梁，整治津渡。从杭爱山到阿姆河之间的大路两边的牧场都保护着以供大军之用。旭烈兀西征的人数和规模甚大，其中不仅有蒙古的军队，而且有由汉人组成的弩机手（发射火炮、矢、石和燃烧弹者），以供攻城之用。

旭烈兀的大军于1253年10月从其斡耳朵出发，首先经过察合台汗国。当时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是倭耳干纳。倭耳干纳在乌鲁格·厄夫[1]设宴款待了旭烈兀。旭烈兀离开此地时，河中的长官马思忽惕和诸异密即前来同他会合。1254年的夏天，大军在河中东部边境的高山牧场上度过。暑热过去以后，大军继续前进。

1255年9月末，旭烈兀驻扎于撒马儿罕东门外的康·伊·古勒（Kan-i-Gul）草地。马思忽惕用白色的毡房来招待他住宿，他们在这里宴乐休息达14天之久。[2]旭烈兀在这里接见了赫拉特地区卡尔特王朝的创建者舍木苏丁·穆罕默德，此人对蒙古统治者甚为效忠。

11月初，旭烈兀继续前进，到达渴石。阿姆河等处长官阿儿浑及呼罗珊之显贵在此等候。他们在渴石停留一月，然后南渡阿姆河，驻于舒布尔罕（Shuburqan，即今阿富汗西北部的席巴尔甘）。由于大雪严寒，迫使旭烈兀不得不在此过冬。阿儿浑也陪同旭烈兀到舒布尔罕，在这里用绣帐招待了他，然后再转回，往蒙古觐见蒙哥汗。

旭烈兀大军从这里出发，进剿波斯之伊斯玛仪派。这个教派从塞尔柱王朝时代就在波斯拥有很大的势力，属于过激的什叶派之一种。其教义遭到正统派穆斯林的厌恶，被称为

① 乌鲁格·厄夫，意为大帐，是察合台汗的斡耳朵所在处，在今伊宁附近。

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612页。

木剌夷（Mulahida）。[1]伊斯玛仪派分子惯于使用暗杀的手段来威胁自己的敌人和不支持自己的世俗统治者，深为远近所畏惮，故又被称为阿萨辛派（Assassins）。[2]他们在波斯各地据有无数的堡砦，皆深沟高垒，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如阿剌模忒堡，初建于860年，到蒙古时期已有400多年之久。此堡为伊斯玛仪派之大本营，建筑极为坚固，依山作砦，凿岩为室。其中储备了丰富的粮食和饮料，如葡萄酒、醋、蜜等物，储藏达170年之久。而且堡内还藏有无数图书典籍，文物档案，极为珍贵。堡之周围，凿岩为壕，引巴希尔河之水以入，虽断其粮草饮水，亦能自固。

伊斯玛仪派的首领是世袭的，俨如封建君主。11世纪末，其首领哈散撒巴（Hassan Sabbah）入据阿剌模忒堡。他和他的后继者都自命为教长。1171年埃及的法蒂玛王朝被废后，阿剌模忒王便成为一切伊斯玛仪派的教主。旭烈兀西征时，其首领为鲁克那丁。他曾遣使者去欧洲大陆和英国寻求友谊，遭到拒绝。蒙古来攻，鲁克那丁命其弟沙歆沙求成，旭烈兀致书命其亲自来降。鲁克那丁反复拖延，先要求让其保有阿剌模忒、兰巴撒耳、剌勒三堡，继又梦想冬季下雪，山路难行，蒙古军可能退去。但不意那年冬天天气温和，旭烈兀大军将至。鲁克那丁才不得不投降。投降后他带领蒙古军到各堡砦招降，连下40余堡。只有阿剌模忒堡拒降。旭烈兀亲自前去围攻，才降。1256年12月20日，蒙古军拿下了阿剌模忒堡，收其珍宝财物、著名图书典籍无数。就这样，旭烈兀轻易地消灭了伊斯玛仪派。[3]

① 木剌夷（Mulahida），阿拉伯语，意为“迷途者”或“异端”。

② 关于阿萨辛派之详情，参看希提：《阿拉伯通史》第446页，马坚中译本，第531~533页。

③ 详情见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6~7章；《剑桥伊朗史》，第5卷，第341~345页，伦敦1968年英文版；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下册，第50~71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旭烈兀以哈马丹作为蒙古军的大本营，从这里派人去召哈里发穆斯台耳绥木[①]前来投降。穆斯台耳绥木迟延不至。旭烈兀就在1258年向巴格达进攻。穆斯台耳绥木由于昏庸无能，并未采取措施征集军队进行防御，遂使蒙古军长驱直入。穆斯台耳绥木本人最后被杀。阿拉伯阿拔斯朝至此被旭烈兀的蒙古军队灭亡。

从此旭烈兀便在从阿姆河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著名的伊儿汗国（1258~1388年）。

在阿拔斯朝灭亡的前两年（1256年），蒙哥汗遣常德去伊朗觐见旭烈兀。常德返回后，曾有刘郁记其事，题为《西使记》。其中讲到，他曾经过昏木辇（喀喇额尔齐斯河）、龙骨河（乌伦古河）、乞则里八寺（Kizilbash）、业瞒（叶密立）与孛罗（博乐），沿路有很多汉民。过铁木儿忏察，守关者也是汉民。“出关至阿力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贯，有诸果，惟瓜、蒲萄、石榴最佳。回纥与汉民杂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又南，有赤木儿城，居民多并汾人。”又说“孛罗城迤西，金、银、铜为钱，有文而无孔方”。再往前，为麻阿（可能即Mavarannahr）。他曾经过西辽故都所在之地，其地土平民夥，沟洫映带。又经过塔拉斯、赛兰、别石兰（可能指塔什干），过忽章河（即锡尔河）。河中地区“邮亭客舍，甃如浴室，门户皆以琉璃饰之。民赋岁止输金钱十文，然贫富有差”。撒马儿罕城，“城大而民繁。时鲜花正坼，。花惟梨、蔷薇、玫瑰如中国，余多不能名”。过了阿姆河以后，又经过里丑、马兰（可能即马鲁）、纳商（尼沙不儿？）、殢扫儿（Sabzivar？）等城，即经呼罗珊，取直路至旭烈兀之驻地大不里士。[②]

① 最后几任哈里发：纳绥尔（1108~1225）、扎希尔（1225~1226）、穆斯坦绥尔（1226~1242）、穆斯台耳绥木（1242~1258）。

② 以上据王国维《古行记校录》。

从《西使记》的记载，可以了解到在蒙哥汗统治时期察合台汗国和中亚的一些情况。不过，布赉胥奈德认为《西使记》的价值不如《长春真人西游记》。他认为，长春游记所记的地理情况，具体地点之方位、道里，皆极准确，同时代的欧洲旅行家和阿拉伯地理家都不能与之相比。而《西使记》则所述地点之位置皆不准确，地名讹错，主要事实省略。特别是过了阿姆河以后，所记地名皆不可晓，且讲到的事实也有许多是荒诞无稽的迷信故事。[①]尽管如此，刘郁的《西使记》还是有关这个时期的一篇有用的史料。

在蒙哥汗即位后的第四年，还有法国国王派遣的卢白鲁克前来蒙古。卢白鲁克是一个弗朗西士派教徒，法国北部佛兰德斯人。他于1253年由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遣出使鞑靼，但表面上则声称是个人的传教活动。卢白鲁克于是年5月7日离开君士坦丁堡，渡过黑海。5月21日到达克里米亚的速达克。然后进入南俄草原之钦察汗国。6月12日，抵索勒达牙。8月2日，至拔都之子撒里答处。撒里答将他送到伏尔加河畔的拔都汗驻地。拔都汗接见他后又命人告知卢白鲁克说，对于他要求居留其国的事，他不敢决定，须请命于蒙哥汗。因此，卢白鲁克必须亲自去蒙古请求蒙哥汗的同意。由此可见，当时蒙古帝国的统一的程度，远非以前的突厥汗国所能比拟。大汗权力很大，独据一方的拔都汗甚至无权像西突厥那样接受外国的使者，而必须将其送到蒙古中央汗廷去。

卢白鲁克在拔都汗所派的千户的护送下，渡过乌拉尔河，经康里、西辽、畏兀儿、乃蛮之故地，即沿楚河，过塔拉斯河，渡伊犁河，经海押立而东。海押立是一个重要的景教中心，也是一个佛教盛行之地。卢白鲁克在这里听到人们念叨“俺嘛呢

① 布赉胥奈德：《中世纪研究》，英文版，第1卷，第109~156页，1967年重印本。

叭嘧吽”之六字真言。他在游记中谈到，鞑靼人（蒙古人）的文字是采用的畏兀儿字母。蒙哥汗给（路易九世）陛下写的答书所用的蒙古文，是用畏兀儿字母拼写的。

卢白鲁克于1253年11月30日离开海押立，绕过巴尔喀什湖之东头，过叶密立河，经乃蛮旧境边缘阿尔泰山南麓之窝阔台领地，然后到达蒙古汗廷。蒙哥汗在1254年1月4日接见了他。据卢白鲁克讲，蒙哥汗中等身材，当时大约45岁，用一个景教徒当翻译。卢白鲁克在和林遇到一个来自匈牙利的法国女人巴克特（Paquette）、一个俄国建筑师、一个巴黎金器匠威廉·布歇（Guillaume Boucher）。布歇之妻是一个撒拉森人的女儿，法语讲得很好。还有一个英国人名叫巴西尔，也是生于匈牙利。这说明蒙古人攻入匈牙利时，有许多欧洲的工匠被带到蒙古。卢白鲁克又说，阿里不哥是一个忠实的基督教徒。但是在和林，各种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乃至道教、萨满教却同时并存。

卢白鲁克于1254年8月18日离开和林返回，带去蒙哥汗致路易九世之答书。他从和林到伏尔加河用了两个月零六天的时间，于9月间再度到达拔都汗的窝耳朵。然后，越高加索山而南，在穆干平原受到驻波斯的蒙古统帅拜住的接见。又取道纳希契凡到小亚美尼亚（西里西亚），在拉塔基亚乘船去塞浦路斯。

同一时期，亚美尼亚的国王海敦一世亲自前来蒙古祝贺蒙哥汗登位。他首先于1253年到达拜住的驻地卡尔斯（Kars），循卢白鲁克返回的路线，到达伏尔加河下游拔都汗的宫帐，然后去和林，于1254年9月13日受到蒙哥汗的接见。蒙古皇帝对这位忠诚的藩臣甚为热情，表示对他加恩和保护。海敦满意地于11月1日离开蒙古，取道别失八里、阿力麻里，经中亚，渡阿姆河，于1255年7月经波斯返回西里西亚。

蒙哥汗继其祖先对各种宗教采取容忍的政策。近代的研究

者们也写了许多文章，证明当时在蒙古和中亚基督教徒是很活跃的。蒙哥汗与贵由汗不同，在穆斯林历史家的著作中受到热情的歌颂。拉施特丁认为，在信仰各种宗教的人中，蒙哥汗对穆斯林最好。[1]志费尼也是这种看法。[2]

蒙哥汗即位以后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加强蒙古帝国的统一和中央的权力，限制和打击地方宗王的权力。《元史》记载，蒙哥汗即位以后，"颁便宜事于国中：凡朝廷及诸王滥发牌印、诏旨、宣命，尽收之；诸王驰驿，许乘三马，远行亦不过四；诸王不得擅招民户；诸官属不得以朝觐为名赋敛民财；民粮远输者，许于近仓输之"。[3]在拉施特丁的《史集》第二卷中，同样地讲到这些事实，并讲到禁止商人使用驿站的公用马匹，以免增加沿路人民的负担。来往使者不准进入城镇乡村。对人民征收的赋税不得过重。蒙哥汗还规定：在中国中原地区和中亚的河中，一年中富人每人交十一迪纳尔，穷人只要交一个迪纳尔。官吏、书记人等不得徇私受贿。牲畜税，百头抽一，不够百头者免征。

在蒙古帝国控制的东西方广大地区中，有两个文化中心。一个是中原黄河流域的汉文化中心，一个是中亚河中与波斯的继承了古伊朗文明的伊斯兰文化中心。蒙古人在进入到这些地区以后，都受到当地的影响而产生仰慕之心，并逐渐接受其文明或者被其同化。但是，察合台与窝阔台后王却不想仿照任何一种封建政权来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不但"以汉化为异"，而且也不愿意被穆斯林居民所同化。蒙古人和以前的喀喇契丹人

① 拉施特丁主编：《史集》第2卷，波义耳英译本，第220页；周良霄译本，第253页。

② 蒙哥汗曾经给予布哈拉宗教学院（Madrasa）以经费津贴补助，他母亲捐了大量的银子，他本人给穆斯林商人的赠送也很多。蒙哥汗也用了几个穆斯林书记作自己的随员，所以，波斯史家赞颂他。

③ 《元史》卷三，第45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都是游牧人但蒙古人却没有像西辽那样建国，甚至也没有像西突厥那样来统治中亚。作为游牧人，他们的境界是变动不居的。他们既不愿在塔里木盆地的各个绿洲定居，也不想在中亚的河中落户。他们宁愿将城乡变为牧场，而不将冬、夏驻地变为都市。如察合台汗就在伊犁河流域的阿力麻里附近将大片的土地围为牧场，他的孙媳倭耳干纳也是这样作的。她在天山以北各地屯集了大批的牲畜和马匹作为旭烈兀西征军的后勤基地。金帐汗国的蒙古统治者也采取同样的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蒙古人“这样做是适合于他们的生产、畜牧的，大片无人居住的地带是畜牧的主要条件”。[①]因此，在蒙古统治时期，中亚经济、文化的衰落，“一片荒凉”景象的出现，更多地要归因于蒙古游牧生产方式的后果，而不是战争的破坏。

与今哈萨克斯坦等地相反，中亚南部的农业地区则较快地得到了恢复。巴尔托里德在他写的好几部著作中都重复地谈到这个观点。这与他对成吉思汗的评价不持否定态度的观点是一致的。有的书把中亚河中地区经济迅速得到恢复的原因归之于河中长官马思忽惕的善政，这是一方面，主要的还是应当从中亚的客观条件和蒙古统治者实行的政策中去找原因。

蒙哥汗的支持者金帐的拔都汗是术赤兀鲁思的继承者和强大的君主。在他统治时期，所有的术赤后王，包括他的兄长斡儿答和他的诸弟都承认他为君主。据说术赤的军队，一半由其长子斡儿答统帅，一半由拔都统帅。斡儿答及诸弟称为左手诸王，居于术赤兀鲁思之东部（今哈萨克斯坦），后称为白帐。他们自愿让拔都继承术赤的最高统治者的地位。[②]

在拔都汗去世之前不久，拔都曾派其子撒儿塔前往蒙古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 拉施特丁主编：《史集》第2卷，波义耳英译本，第100页。

加拥立蒙哥汗的库里勒台。撒儿塔在赴和林途中得到拔都汗去世的消息（按，拔都汗于1255年死于伏尔加河东岸支流阿赫土巴河的旧萨莱驻地，其地在阿斯特拉罕以北约65英里处）。[①]撒儿塔并未因此折回，而是继续前往蒙古。蒙哥汗对此甚为满意，立他为金帐汗国的君主以继承拔都汗，并下令将拔都汗所有的军队和土地都交给他，所以他的领土甚至比拔都还多。

撒儿塔在从蒙古返回伏尔加河的路上死去。另一种说法则说是返回钦察以后不久死去的。蒙哥汗遣使立其子兀剌赤为金帐汗，但兀剌赤又于同年死。[②]其后，拔都汗之弟别儿哥做了金帐汗。

在别儿哥的时期，金帐继续同蒙古的大汗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蒙哥汗统治时期，中亚河中是拔都汗的势力范围，马思忽惕以蒙哥汗和拔都汗的名义直接管理其地。别儿哥继为金帐汗以后，其势力向南到达河中地区。别儿哥是一个穆斯林，他在登位后曾经访问过布哈拉。他支持撒马儿罕城的穆斯林同该城的基督教徒作斗争。[③]而楚河、塔拉斯河、巴尔喀什湖以南及伊犁河流域、今中国新疆天山以南等地则直属于蒙哥汗。

蒙哥汗统治时期，蒙古帝国看去维持着统一的局面，但其内部实际上已经在酝酿着分裂。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遭到镇压，心怀不满，进行反抗，乃是导致分裂的主要原因。而他们顽固地坚持游牧的传统，反对进入文明地区则是更深刻的社会根源。这一点在后来渐渐表现得明显。巴尔托里德说："窝阔台和察合台后裔中成年的成员几乎全部被消灭了。窝阔台后裔中那些转到蒙哥汗一边的人得到了分地，……至于察合台的氏族，则

① 拉施特丁主编：《史集》第2卷，波义耳英译本，第100页。

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文版，第268页。

③《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568~569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我们不知其有任何一个成年的成员在蒙哥汗统治时保有自己的地位。所有的人，或是被杀，或是被流放。他们的年幼的孩子们在大汗的斡耳朵受教育，只有在后来忽必烈汗统治时才有一部分回到自己氏族所有的领地。看来，实际上是这样完全消灭了察合台的氏族。”[①]拖雷系与术赤系为了争夺大汗之位如此对待同族当然是不得人心的。遭镇压的两系宗王中的幸存者是一定要举行反抗的。

蒙哥汗在位期间，诸蒙古宗王的离心倾向就开始表现出来。汉文史料讲道：“宗王征西域，（蒙哥汗）以（石）天麟为断事官。宪宗六年（1256年），遣天麟使海都，拘留久之”。[②]日本学者箭内亘说：“海都之蓄叛志也已久，可自被迁谪以后定之。而其叛迹之显著，可据拘留石天麟事而得知之，然犹未敢公然敌对也。”[③]此事三年以后，蒙哥汗死。其后蒙古帝国就随着争位的斗争而走向分裂。中亚地区也在这场纷争、战乱中受到很大的影响。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565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② 《元史·石天麟传》，《元史》，第3619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箭内亘：《海都叛乱之年次》。

第六章
元朝时期的中亚

第一节　忽必烈汗建立元朝

1254年，蒙哥汗在颗颗脑儿以西之驻地部署亲征南宋。这个任务主要由他和皇弟忽必烈负责。蒙哥汗在出发前“命他的幼弟阿里不哥管理留下的窝耳朵与蒙古军队。他还将兀鲁思也付托给〔阿里不哥〕并且让自己的儿子玉龙答失也留在那里”。[①]

1259年7月，蒙哥汗在四川围攻合州钓鱼山时死去。其灵柩由次子阿速歹运回蒙古，经四大斡耳朵轮流哀悼之后，葬于成吉思汗与拖雷的坟墓之旁。蒙哥汗的逝世引起了忽必烈汗同阿里不哥之间的汗位继承战争。这一斗争虽以忽必烈汗的胜利而告终，但蒙哥汗以前时期那种统一的局面却一去不复返了。

蒙哥汗死去以后，忽必烈汗以长兄的资格于1260年3月在开平即皇帝位。拥护他的蒙古宗王有合丹[②]、阿只吉、塔察儿、也先哥、忽剌忽儿、爪都等人。另一方面，他的弟弟阿里不哥由

① 拉施特丁主编：《史集》第2卷，英文版，第224页；周良霄译本，第257~258页。

② 合丹，亦称为合丹·斡兀勒（QadanOghul），为窝阔台汗第六子，业里乞纳妃子所生。阿里不哥叛乱时，他在忽必烈汗身边。当忽必烈汗于中统元年（1260年）派军讨伐阿里不哥时，他被任为指挥。《元史·世祖纪》云：“是月（九月），阿兰答儿率兵至西凉府，与浑都海军合，诏诸王合丹、合必赤与总帅汪良臣等率师讨之。丙戌，大败其军于姑臧，斩阿兰答儿及浑都海，西土悉平。”

于继承了他母亲唆鲁和帖尼的在吉利吉思欠欠州的分地，又因蒙哥汗南征时曾命其管理蒙古故地，遂自认为有权继承大汗之位，故亦于1260年4月在“和林城西按坦河”宣布即位为大汗。[①]拥护他的宗王有哈剌旭烈兀之妻倭耳干纳、阿速台、玉龙答失、海都、察合台汗之孙阿鲁忽、托合察儿之子乃马带、也速、脱里赤等人。阿里不哥还派阿兰答儿统兵，准备夺取关陇地区作为取得粮食、物资供应的根据地，以与忽必烈相抗。总之，“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的物质基础，主要在中原（汉地）。阿里不哥的基地，主要在漠北。力量对比，相差悬殊”。[②]这就决定了二者的命运。

在中原地区同漠北蒙古地区发生战争的过程中，西域察合台汗国的向背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忽必烈汗从一即位起就十分关注西域的事务。他继承了以前大汗对察合台汗国首领的任免权，立即派（木阿秃干之孙、不里之子）阿必失哈前去主管察合台汗国的事务，并命其弟纳邻·合丹与之一同前往。他们在行至唐古特边境的时候，被阿里不哥的党羽抓去并被囚禁。[③]

先在蒙哥汗进军四川时，浑都海曾奉命将兵屯于六盘山，看守辎重。蒙哥汗死后，其军队由大将哈剌不花率领，哈剌不花退与浑都海会合，并率领原蒙哥南征之师自六盘山沿河西走廊西撤，准备返回漠北。途中奉阿里不哥之命率军南下的阿兰答儿企图南窥关中，被忽必烈军合丹、汪良臣等部击败于删丹。阿兰答儿等溃退西走，耶律楚材的儿子耶律铸即弃家属归于忽

---

① 《元史》，第65页，中华书局标点本。《史集》以为阿里不哥即位之地在阿尔泰驻夏之地（《史集》第2卷，英文版，第251页）；又说阿尔泰山是阿里不哥自己的夏牧场，其冬牧场在乌伦古河（《史集》第2卷，英文版，第310页）。

② 韩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

③ 据邵循正：《史集·忽必烈汗纪译释》，见《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必烈汗。其子耶律希亮被叛将浑都海拘系西走。[①]

与此同时，忽必烈汗亲自率军讨伐阿里不哥。[②]阿里不哥则命旭烈兀之长子出木哈儿同哈剌察儿及其他一些宗王率军南来与忽必烈军会战，被忽必烈汗之前锋也孙哥的军队击溃。阿里不哥得到消息后惊慌万状，杀死阿必失哈等二王及忽必烈汗的使者百人，逃往吉利吉思之地。这是双方的第一次战争，阿里不哥战败，其力量遭到严重的损失。

据《史集》记载，蒙古和林等地以前习惯上是依靠中国中原地区供应其必需的粮食和酒类。[③]现在，忽必烈汗为了给阿里不哥制造困难，禁止向漠北各地输送这类物资，结果该地区遂由于缺乏粮食而发生饥荒。阿里不哥陷于困境，计无所出，就说："最好是找（拜答儿之子、察合台汗之孙）阿鲁忽，让他去管治察合台兀鲁思。这样，他就可以帮助我们，给我们提供粮秣和武器，并且还可以守卫阿姆河一线的边境，使旭烈兀与别儿哥的军队不能前来援助忽必烈汗。"为此，阿里不哥命令蒙哥汗的儿子阿速台杀掉阿必失哈，而以（察合台第六子拜答儿之子）阿鲁忽为察合台兀鲁思的君主，守卫边境，以反对忽必烈汗与察合台的后裔。[④]巴尔托里德则说，阿里不哥是由于对倭耳干纳不信任才

① 见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文忠王（耶律铸）弃家挺身来归。翌日，浑都海知之甚悉，遣精锐数百骑追之，弗及，令百余人监视公（耶律希亮）等，逼胁从行，夜则环宿。六月，次灵夏，渡河，过应吉里城，转战以进，积尸蔽野。七月，至西凉甘州。阿里不哥所遣大将阿兰答儿至自和林，帅师至焉支山，公往见焉。阿兰答儿问公：而父安在？公曰：不知。与吾父同莅事者宜知之。浑都海盛怒，诟公曰：我焉知得之，亡命东见皇帝矣！公曰：若然，则奚谓不知？阿兰答儿熟视浑都海曰：此言深有意焉。诸公甚急。公曰：使我知之，亦从而去，安得独留？阿兰答儿以为实，遂免监莅，然犍卒肥马，十取其九。"（见《危太朴文集》卷二）

② 《元史》卷四，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漠北首府和林的居民要依赖对外贸易以供应谷物、马匹、羊只及许多其他货物。据志费尼的记载，每天有五百货车的食物运抵和林。卢布鲁克也见到和林的四个城门外有市场。贸易对于维持和林的生活是关键的。近来在和林发现的元币也证明在当时存在活跃的贸易。

④ 拉施特丁主编：《史集》第2卷，英文版，第253~254页；周良霄译本，第293~297页；

派阿鲁忽去的。[①]

阿鲁忽来到喀什噶尔，将察合台氏族的成员及其拥护者聚集在自已的周围，招集骑兵近15万。倭耳干纳被驱逐，不得不退出阿力麻里，同马思忽惕一起前往阿里不哥处。阿鲁忽又派捏古伯率领5000骑兵，由乌察察儿（Uchachar）和哈巴什·阿密德之子苏莱曼等几个穆斯林大官陪同一起去撒马儿罕、布哈拉及河中的其他地方。他们来到那里以后，将所有依附于金帐别儿哥汗的人都处死，抢走这些人的财产，占领整个河中地区。术赤系宗王在河中的势力至此被完全驱逐。

阿鲁忽占领了河中还不满足，又派乌察察儿去花剌子模，派沙代·伊里奇去阿富汗，在这两个地区建立了阿鲁忽的政权。[②]

忽必烈汗击溃阿里不哥后，自和林返回，驻跸燕京近郊[③]过冬。当时阿里不哥正在欠欠州边境之玉须河（Yus），士马饥疲，恐惧不安。他派使者来向忽必烈汗求饶，并表示要亲自前来谒见称臣。

在这场斗争中，波斯的旭烈兀汗和不久前占据河中并得势的阿鲁忽都支持忽必烈汗。旭烈兀汗遣使责备阿里不哥的行为，阿鲁忽几次派兵进攻和驱逐支持阿里不哥的海都。忽必烈汗遣信使至旭烈兀和阿鲁忽处传达旨意说："诸地叛乱，现在，从阿姆河畔至埃及间的大食诸地由旭烈兀管治与保卫，从阿尔泰山到阿姆河之间的领地与兀鲁思由阿鲁忽管治与保持，而从阿尔泰山到大洋之间的所有地方都由朕负责。"金帐的别儿哥汗给双方遣使，想从中调解。

经过1261年夏、秋两季的养息之后，阿里不哥士马强盛，便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573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②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574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史集》第2卷，英文版，第257-258页；周良霄译本，第299~302页。

③ 《元史》，第68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食言违约，再去进攻忽必烈汗。他行近也孙哥的驻地时，先派人去佯称是来投降的，使后者无所警备，然后突袭击溃其军。也孙哥逾沙漠奔回，向忽必烈汗报警。忽必烈汗再度整军往讨，与阿里不哥遇于沙漠边缘，战于忽扎孛勒答黑山（Khucha-Boldq）与失木里秃脑儿（Shimultaina`nur）[1]前面的阿不只牙·阔迭格儿（Abjiya-Koteger）之地。忽必烈军以“诸王哈丹、驸马腊真与兀鲁、忙兀居右，诸王塔察儿及太丑台居左，合必赤将中军”。[2]阿里不哥方面，不但有蒙古军，而且有外剌（斡亦剌惕）军参加。旧历十一月初四日（11月27日），两军合战，诸王哈丹等斩其将合丹火儿赤及其兵3000人，塔察儿与合必赤等复分兵奋击，大破之。[3]外剌之军遂败衄。[4]阿里不哥逃走，忽必烈汗下令不予追击。

此后十日，阿里不哥与阿速台又来攻，与元军战于失儿干脑儿（Shirgen-Nau ‘u）与失鲁格力克（Shilugelig）附近的额列惕之地。忽必烈军击败了阿里不哥军之右翼，但阿里不哥军之中军与左翼则顽强抵抗，坚持至夜。最后双方收兵，各自撤退。直到1262年夏，再未发生战争。

在同忽必烈汗作战的时期，阿里不哥曾经派遣额儿克昆（Erkegun）、不里台·必者赤（Buritai Bitikchi）和沙的（Shadi）到阿鲁忽辖境，征集牲畜、金钱与武器。在短时间内他们就搜刮到大量货财，准备运走。阿鲁忽见之很不愿意，就下令将阿里不哥的使者逮捕，夺取其征得的财物。他手下的异密们说：“这样一来，岂不得罪于阿里不哥。我们自己既不能与之相抗，不如公开支持大汗。”于是，他们就杀阿里不哥的使者，分其财

① 失木里秃脑儿，亦译为昔木土脑儿，意为多蚊蚋之湖。

② 《元史·术吉台传》，《元史》第2963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以上据《元史》世祖纪、史天泽传、杭忽思传、斡鲁禅传。

④ 《元史·术吉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物予军队。阿里不哥闻知大怒，立即前去进攻阿鲁忽。[1]此时，忽必烈汗率大军至和林。他本打算继续追击阿里不哥，但因山东发生李璮之乱，中原地区不稳，只得返回。[2]

阿里不哥派遣哈剌不花为前锋前去进攻阿鲁忽。他们驱逐阿鲁忽千五百里，于1262年5月到达七河地区的孛劣撒里之地。但阿鲁忽不久又征集军队反攻。哈剌不花与阿鲁忽战于博乐城附近之赛里木湖（Sut–Kol）。哈剌不花及其族弟脱鲁火察儿皆中流矢死，其部众被阿鲁忽所消灭。阿鲁忽将其首级送忽必烈汗报捷。

据《史集》记载，阿鲁忽因这次胜利得意洋洋，忘乎所以。他沿伊犁河返回自己的斡耳朵，遣散军队，不加警备。这时，阿里不哥的部队在阿速台的率领下，越过塔勒奇山口（今果子沟，蒙古人称之为铁门Temur–Qahalqa），突然降临，进攻伊犁河谷与阿力麻里，夺取了阿鲁忽的兀鲁思。

阿鲁忽因部队已经遣散，不能抵抗，便率家眷及右手军南走。1262年10月间，到达亦思宽（伊塞克湖）。次年（1263年），退到喀什噶尔。4月间，阿里不哥的军队复来进攻阿鲁忽。阿鲁忽从喀什噶尔前去迎敌，与阿里不哥军战于今阿克苏附近之浑

① 拉施特丁主编：《史集》第2卷，周良霄译本：时为“1262~1263年。阿鲁忽阻留之，说：‘可待其他伴当完成其任务到来后，一体交运。’其后不久，当［使者］来到后，责其伴当云：‘缘何延滞不发？’彼等答云：因阿鲁忽阻拦。于是彼等至阿鲁忽斡耳朵之大门，使人言：‘我等奉阿里不哥之命，来征集课税，尔有何权而阻我等之伴当耶？’阿鲁忽出于贪得此全部货财，又为使者之疾言所激怒，乃执彼等而囚之。于是彼商之于诸异密言：‘计将安出？’彼等答云：‘君宜就商我等于拘执诸使者之前。今既已开衅于阿里不哥，其惟一之途径乃与彼完全决裂，而效力于忽必烈汗。’因此，遂处死诸使者，拘留全部财货与武器，其地位从此大为增强。倭尔干纳可敦返回后，阿鲁忽娶之为妻，取得察合台兀鲁思的绝对所有权。此讯传于阿里不哥，彼率军来伐，与阿鲁忽战。”（见第185页）

② 在阿里不哥叛乱时期（1260~1264年），山东发生李璮之乱。与阿里不哥、海都的战争以及平定李璮之乱，都需要大量金钱。故当时忽必烈只得依靠善于经商和理财的穆斯林。大贪官阿合马就是商人、高利贷者的代表。

八升，再次遭到失败。乃退往和田。这时，忽必烈汗遣不华出至阿鲁忽处，主要目的是争取后者支持自己，以便从西方给阿里不哥以抵制。同时，忽必烈汗要求阿鲁忽将当时滞留在他那里的耶律希亮送回内地。①

关于阿鲁忽同阿里不哥战争时期西域的情况，在《耶律希亮神道碑》中亦有反映。但生活在元末明初的危素只是根据间接的文字材料写成，故所记与波斯文史料有出入。兹备录其文，以供研究："及抵沙州北川，公与昆仲等雪中徒步负任，不火食者数日，数濒于死。次伊州。……十月，涉天山，肌肤皲瘃，补敝靴，煮牛鞟，窘苦万端。十二月，卧疾北庭都护府民家。二年三月，至昌八里城。四月，至马纳思河。五月，至叶密里城，乃定宗潜邸汤沐之邑。初，六皇后少娣主后之位，与宗王火忽皆欲东觐，公密知其事，携公人见，垂涕乞哀。哈剌不花颇觉其事，遣脱鲁火察儿督责穷诘。十月，至于火孛。三年，定宗幼子大名王至皇后所朝正，因见公，闵其不能归，遗以币帛鞍马饮食。二月，从大名王至忽只儿之地。会宗王阿鲁忽至，诛阿里不哥所用镇守之人曰唆罗海，欲附世祖。公闻之，甚喜。三月，从二王还，至叶密里城。……五月，阿里不哥兵驱迫西行千五百里，至孛劣撒里。……六月，西行三昼夜，至换扎孙，僵尸相枕。公六昼夜惟食蜈蟼一溢。又从至不剌城，西行六百里，至彻彻里泽剌之山。后妃辎重皆留于此。公母及昆仲亦在焉。公单骑从行二百余里，至出布儿城。九十里，至亦烈河。

① 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哈剌不花是阿兰答儿、浑都海的残部："阿兰答儿、浑都海皆死，其残部北走，众推哈剌不花为主将。九月，公（耶律希亮）潜匿甘州北□水（《元史·耶律希亮传》作黑水）东沙陀中。叛兵已过十余里，有寻马者適至，老婢漏言告变，众奄至，尽驱以见主将。十月，至肃州。阿里不哥使至，切责甚厉。哈剌不花与文忠王（耶律铸）有婚姻之义。文忠王从行在蜀，哈剌不花为炮手长，尝疾病。文忠王医视之，遗以饮食。因释公缚。执手曰：'我受恩于汝父，此图报之秋也。'"

河南之城曰也里虔。九月，哈剌不花以兵至。公从二王兴师还，至不剌城西五里。哈剌不花与其族弟脱鲁火察儿皆中流矢死，尽歼其众。二王函其首遣使报捷。十月，至亦思宽。四年，至可失哈里城。四月，阿里不哥兵复至。公从出征，至浑八升城。公母从后避暑于阿体八升山。五月，世祖遣不华出至二王所。文忠王尝言于上：臣之妻子皆留北边，因以玺书命其家臣纽邻丑僧召公赴阙。仍敕二王给驿。二王资送东归，兼献金钱文豹。六月，由苦先城至哈剌火州，宕柳中，经钎堠子，宿伊州，涉大漠二还。八月，朝于上都大安阁，备陈边事及羁旅困苦之状。"布赉胥奈德曾将根据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写成的《元史·耶律希亮传》译成英文，收录于《中世纪研究》第一卷（Bretschneider，E.，ed. 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the Eastern Asiatic Sources：The Geography & History of Central & Western Asia from the Thirteenth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2vols.），以之作为元代西北地理资料的一个主要的文献。

阿里不哥击败和驱逐了阿鲁忽以后，便在伊犁河谷的阿力麻里过冬。他在这里对阿鲁忽的部众、将士及居民不分青红皂白地滥加诛杀，引起诸将领的严重不满。他们说："阿里不哥现在滥杀由成吉思汗缔造的军队，我们为何不造他的反？"那年（1263~1264年）的冬天，他们绝大部分叛离而去。旭烈兀的儿子出木哈儿则请求去撒马儿罕治病。阿里不哥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

冬天过去了。1264年的春天阿力麻里发生了饥荒。士卒马畜大批倒毙。阿里不哥与阿速台只剩下极少数人，部下都投奔了当时驻扎在扎布堪河的玉龙答失，与之向忽必烈汗投诚。汉文史料讲"西北诸王率部民来归"。[①]

这时，阿鲁忽又从和田来到了撒马儿罕。他在那里收集部众，前来进攻陷于绝境的阿里不哥。阿里不哥派倭耳干纳和马

① 《元史》，第96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思忽惕到阿鲁忽那里去求和。阿鲁忽收倭耳干纳为妻，仍派马思忽惕管治河中的撒马儿罕与布哈拉等地。马思忽惕为阿鲁忽征税筹款，复兴地方经济，于是察合台汗国的势力又振兴起来。阿鲁忽遂能打败金帐的别儿哥汗，略地至于讹答剌。[①]

1264年秋，阿里不哥终于不得不向忽必烈汗投降。《元史》称，是年，“阿里不哥自昔木土之败，不复能军，至是与诸王玉龙答失、阿速带、昔里给，其所谋臣不鲁花、忽察、秃满、阿里察、脱忽思等来归”。[②]一场汗位继承斗争就这样结束了。忽必烈汗成了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忽必烈汗作了皇帝以后，又于1271年建国号为元，其首都迁到了大都（今北京）。从此，忽必烈汗既是蒙古的大汗，也是中国皇帝元世祖。

作为蒙古大汗和中国皇帝忽必烈，是得到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波斯伊儿汗国和窝阔台系诸蒙古宗王的承认的。当时的历史家拉施特丁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等人也都承认这一点，并且在他们的著作中一致称忽必烈为大汗。作为蒙古的大汗，元朝对各大汗国的宗主权和对中亚地区领土的主权，是由扎撒规定了的，这用历史事实可以证明。如中亚河中地区作为元朝的一个行省的地位，元朝中央政府对撒马儿罕、布哈拉等地的直接管辖，元朝官员对中亚地区征收贡赋，中亚各城以赋税上缴国库，西域、钦察、波斯等地蒙古宗王在中原“皆有食采分地”并领取岁赐等等，在忽必烈汗建立元朝以后都是照旧不变的。

中亚地区虽然在一个时期之内仍然承认忽必烈为大汗，但由于元帝国庞大，各地经济和文化传统皆不相同，各汗国不可避免地要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正如《金帐汗国兴衰史》一

① 拉施特丁主编：《史集》，第2卷，英文版，第257~261页；周良霄译本，第299~305页。

②《元史》，第98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书所说：“帝国的首都从哈剌和林迁到北京，这样北京的首脑就与帝国的其余地区疏远起来，全蒙古的大汗也就变成了中国的皇帝。虽然在拔都及别儿哥汗时代事实上金帐汗国已具有了独立性，但只在1260年事件后才可以正式认为金帐汗国变成了独立国。”[1]金帐汗国和波斯的伊儿汗国就是这样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的。

第二节　海都[2]与都哇之乱

在蒙古统治者中，忽必烈汗是倾向于汉族文明，愿意从游牧转为定居和发展农业经济的势力的代表。史称其“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3]与此相反，也有一部分蒙古宗王“以汉化为异”，反对接受农业文化和变游牧为定居。这两种倾向的分歧和斗争，在中亚察合台系和窝阔台系诸宗王中也有表现。在那里，一部分蒙古统治者到河中后转入定居并接受伊斯兰文化，另一部分人则坚持继续生活在草原上过游牧生活。察合台汗国的蒙古部落之进入中亚河中者有：扎拉亦儿部，分布于安格连河流域（忽毡附近）；巴鲁剌思部，分布于卡什卡河流域；速勒都思部，分布于布哈拉东部阿姆河的北侧；阿鲁剌惕部，分布于今阿富汗的北部。在这些部落中，也逐渐有一部分转入定居，信奉伊斯兰教，并开始同本地居民混合。他们同锡尔河以北草原地区游牧的蒙古部落从此互相鄙视，有如寇仇。这也是导致蒙

① Б.Д.格列科夫、А.Ю.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余大钧译，第61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② 海都，是窝阔台汗之嫡孙、合失之子，其母为薛卜乞惺·可敦（Sebkine Khatun）。窝阔台死后，他随侍蒙哥合罕。蒙哥死后，又勾结阿里不哥，支持其夺取大位。在阿里不哥归附于忽必烈汗以后，海都心怀恐惧，犯罪抗命，遂成叛乱。（周良霄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页）

③ 《元史·本纪》，第17、377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古帝国发生内战和走向分裂的重要原因。

中亚蒙古游牧贵族的主要代表是海都。海都是合失之子，窝阔台汗之嫡孙。在阿里不哥同忽必烈汗争位的时期，海都坚决地支持了阿里不哥。阿里不哥投降忽必烈汗以后，阿鲁忽统治的察合台汗国的势力得到很大的发展。这使阿鲁忽同金帐汗国的别儿哥汗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而海都则乘阿鲁忽忙于对付别儿哥汗时发展了自己的力量。据说，海都还得到别儿哥汗的援助以与阿鲁忽作战。

1265年以后，蒙古帝国三大部分的首领，即波斯的旭烈兀汗，钦察的别儿哥汗和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阿鲁忽都先后死去。大汗忽必烈任命旭烈兀之子阿八哈继为伊儿汗（名义上由当地诸宗王、异密选举，但必须经大汗批准任命）。别儿哥的后继者为忙哥帖木儿（1266~1280年）。阿鲁忽死后，倭耳干纳将其前夫哈剌旭烈兀之子木八剌沙扶立为察合台汗国的汗。但原察合台汗国的中心阿力麻里这时却被海都所占据。以海都为首的窝阔台汗国这时又得到复兴和发展。①

从忽必烈汗这一方面说，他在平定了阿里不哥以后，立即向中亚扩展，以图恢复大汗对那里的主权。如为了打通同波斯伊儿汗国的交通和对付企图叛乱的海都，忽必烈汗派了军队进入阿尔泰山以西地区。另一方面，则派木阿秃干之孙八剌去察合台汗国夺取政权，以便使察合台汗国成为大汗对付海都的支持者。大汗颁给八剌的证书是命他与木八剌沙共同统治察合台兀鲁思。八剌到达那里以后，见木八剌沙势力雄厚，地位巩固，没敢出示所带的证书，而佯称是回来收集自己的已星散的部众的。八剌在招集到相当多的军队，并得到一位木八剌沙的异密

① 最初，海都的军队和臣民不多，但他是一个很聪明、能干而又狡猾的人。他设法从各处征集了两三千军队，对忽必烈汗实行抗命（《史集》，第2卷，中译本，第13页）。八剌是也孙都哇之子，木阿秃干之孙，察合台之曾孙。忽必烈汗派遣他去掌管察合台兀鲁思，以与海都作战。

和一些将领的支持后，就突然将木八剌沙赶下台，自己作了察合台汗国的汗。①

据说木八剌沙是察合台后裔中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统治者，他的名字就表明了这一点。他的驻地已不在伊犁河谷，而是在安格连河谷。据哲马勒·卡尔什，木八剌沙即位于1266年3月。他由于信奉了伊斯兰教，所以反对蒙古将领抢劫蹂躏中亚河中地区的布哈拉、撒马儿罕等穆斯林集中的城镇。他的信仰伊斯兰教也表明察合台蒙古人被中亚定居的穆斯林居民同化的过程开始了。所有这些，都引起蒙古游牧贵族的不满。这也是他被八剌轻而易举地赶下台的原因之一。

八剌夺得察合台汗国的统治权以后，立即侵占忽必烈汗所属的和田地区，把元军将领蒙古台和火你赤驱逐出境。但这时对忽必烈汗来说，主要祸患是海都，只好容忍八剌的行动。

作为窝阔台汗之嫡孙，海都自以为应当继承大汗之位，长期对拖雷系承袭正统甚为不满。蒙哥汗死后，海都曾党附于与忽必烈争位的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失败后，他对大汗心怀恐惧，便盘踞叶密里地区企图反抗。海都是蒙古游牧贵族的代表。

由于在蒙哥汗时期窝阔台系遭到镇压，其军队被剥夺和分给别的宗王，所以海都起初人众不多。各种记载讲，他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以各种高明的手段招集到两三千人马，举起了反抗忽必烈的旗帜。忽必烈召他去开会，他以各种理由拒不赴会，迁延两三年之久。海都又与术赤系的宗王修好，在其帮助下夺取许多地方。而且人众军队日益增多，成为元朝西北边疆的祸患。忽必烈为此不得不准备兴师平叛。以前他任命八剌主持察合台兀鲁思的政事也是为了对付海都。为了侦察海都的情

① 拉施特丁主编：《史集》，第2卷，英文版，第151页；周良霄译本，第185~186页。

况，忽必烈汗派铁连出使于叶密立和钦察。[①]铁连返回后报告说："海都兵繁而锐，不宜速战。来则坚垒待之，去则勿追。自守既固，则无虞矣！"[②]大汗颇以为然。

忽必烈汗方面考虑，是想利用八剌的力量，从两面夹攻，以削弱海都。但是，八剌不但没有按照大汗的意见行事，反而抢夺天山南路的领土，劫掠和田，只是后来因与海都闹翻，才去进攻这个叛王。

在海都这一方面，他曾乘八剌与木八剌沙争位的时机，侵占了阿力麻里、塔拉斯、讹答剌等原属于察合台汗国的地区，又利用八剌与忽必烈对抗的机会，控制了直到塔拉斯的天山北路所有地区。海都又与八剌互相分配撒马儿罕与布哈拉的户口，各派官员进行管辖，并划定八剌所属部落冬夏游牧的地区。海都派军队驻于八剌驻地与布哈拉之间，以防止八剌强征赋税。八剌很不满意，就乘海都遭到钦察忙哥帖木儿进攻的机会，夺据布哈拉，又出兵进攻海都。[③]在忽毡河（锡尔河）畔将海都打败。海都求助于钦察汗国。钦察的忙哥帖木儿汗出兵5万骑助海都，击败八剌。八剌退还河中，想逼迫布哈拉与撒马儿罕的居民退出城邑，将所有的财物留下，以供军用。两城居民通过宗教人士求饶。八剌虽放弃了原来的要求，但仍对城镇手工业者和工匠们进行沉重的压榨，命令他们夜以继日地赶制军资武器，准备再战。这时，海都派了八剌的朋友乞卜察克（窝阔台汗之孙、合丹之子）到撒马儿罕来进行调解。经过他的说服，八剌与海都终于达成和议，互相宣誓结为"安达"（蒙古语，意为

① 拉施特丁主编：《史集》，第2卷，英文版，第22~23页。

② 《元史·铁连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下册，第149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引《瓦撒夫书》。此事《史集》不载。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组编写的《元史纲要》认为，"此时海都叛迹未露，忽必烈亦未发兵攻之，忙哥帖木儿进攻海都之事不可能"（见《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3期）。

兄弟），并约定在回历六六七年（1269年）春共同组织一次库里勒台，协商瓜分河中和突厥斯坦的问题。

1267~1268年的冬天，波斯的伊儿汗阿八哈正好来到了玛赞德兰。他在这里接见了八剌与海都派来的使者马思忽惕。马思忽惕当时是畏兀儿地以西整个中亚农业地区的长官。他这次来表面上说是审查阿八哈管内应交给二王的赋税，实际上是来侦察伊儿汗国的情况。在马思忽惕离去的次日，就有消息说八剌的军队已到了阿姆河上。阿八哈急派人去追捕他。但在追到阿姆河左岸时，马思忽惕已渡过河去了。

1269年的春天，在海都的主持下于塔拉斯召开了有中亚各蒙古宗王参加的库里勒台。瓦撒夫说是在克特万草原召开的，不可靠。因为这次大会的盟主是海都，而海都在胜过八剌以后经常是驻在塔拉斯的。另外，据说也有钦察术赤系宗王的代表到会。很明显，大会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以海都为首的反对元朝忽必烈汗和波斯伊儿汗的联盟，其社会背景是要坚持保存游牧的传统，反对定居和接受农业地区的文明。正如巴尔托里德所说的："大会所作的决定和谈判的性质表明，所有的参加者都充满了扎撒的精神和草原的传统"。①

在这次库里勒台期间，所有参加联盟的蒙古宗王都结为"安达"，并且都承认海都为宗主。按照他们的协定，河中地区的三分之二划归八剌，三分之一由海都与忙哥帖木儿二人占有。宗王们决定生活在草原和山区的游牧地带，不进入城镇和农村。中亚的农业区仍然委任马思忽惕为长官以治之，由其负责征收赋税。诸宗王承诺不在农耕地带放牧牲畜。除规定的赋税外，不对居民进行劫掠。城镇财产与农村居民应予保护。据说，后来海都曾有一次责备八剌没有给他缴纳约定的贡赋而打了他的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583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税吏。巴尔托里德根据这一事实认为，海都有权在预会诸宗王的领地内征税。他又认为，这次大会等于是海都在中亚建立了一个对抗忽必烈汗的政权。其实，这不过是一个蒙古游牧贵族的脆弱的联盟而已。

在库里勒台期间，八剌提出自己分得的土地太少，要求得到补偿。于是，他们决定在第二年春天由八剌率军渡过阿姆河去夺取呼罗珊之地。

1269年春库里勒台之后的主要大事是八剌进攻波斯和忽必烈汗讨伐海都。

八剌为了装备自己的军队，筹备粮秣，再次对布哈拉与撒马儿罕二城的居民进行洗劫式的搜刮，沉重的赋税使人民面临彻底破产的境地。只是由于马思忽惕的恳切要求，才说服八剌放弃这种竭泽而渔的办法。

八剌率领的蒙古军于1270年春渡阿姆河南进，参加这次进军的蒙古宗王有不里、捏古伯、木八剌沙等。海都派来支援的宗王有乞卜察克和察八忒，八剌提出的理由是说，他的祖父木阿秃干曾经攻取阿富汗之地，并且在1221年围攻巴米羊时牺牲。因此，从阿姆河以南直到印度河的广大地区都是察合台家族的世袭财产。为此，他要求驻守呼罗珊的迪歆（Tubshin，伊儿汗阿八哈之弟）首先撤出八剌的吉思草地，自己占据这个地区。

八剌的大军在渡过阿姆河以后，直指迪歆的驻地马鲁察叶可。当时海都并不想让八剌强大起来，就暗地里指示乞卜察克和察八忒二王临阵脱逃。他们二人真的这样作了，这给八剌造成很大的困难。尽管如此，迪歆和阿儿浑率领的伊儿汗国军队，还是无法抵抗，退往玛赞德兰，以待其兄阿八哈率主力来援。八剌乘势攻占了呼罗珊的大部分地方（约在1270年5月），并于5月19日劫掠尼沙不儿，迫使赫拉特的长官苫思丁·穆罕默德·克儿特（Shams-ed-Din Muhammed Kert）向其投诚和纳贡。

1270年4月27日，阿八哈从阿塞拜疆的米阿内[①]率领大军出发东来。他在经过弘库儿·奥伦大平原[②]时，遇到忽必烈汗派来的使者特克楚克。特克楚克在前来的途中曾被八剌拘留，遂将其所见八剌军中的一切情况告知阿八哈。阿八哈便加快步伐东进，经过剌夷，在胡密思地方受到迪歆和阿儿浑的迎接，一同前往拉德坎[③]。然后从拉德坎取道巴哈尔兹[④]而进入八的吉思。阿八哈从这里派使者去向八剌求和，并表示伊儿汗国同意把从八的吉思往南到印度河的广大地区让给察合台汗国。八剌手下的异密们除一人同意接受这个有利的条件外，大部分都头脑膨胀，拒绝和议，主张战争。

八剌及其将领们甚至对于阿八哈是否来到了呼罗珊都表示怀疑。他们派了三个人去侦察。这三个人被波斯方面逮捕后招供了前来的目的。阿八哈将计就计，将其中二人杀掉，另外散布谣言说金帐的大军前来进攻伊儿汗国，阿八哈已返回应敌去了，让留下的那个人回去把这个假情况报告八剌。阿八哈的大军佯作后撤，并令赫拉特的长官闭门拒绝八剌进城。伊儿汗国的军队阵于支那草原（Dasht-i China）准备战斗。

八剌及其大军果然被引诱向赫拉特地区进攻。赫拉特人奉命闭城不纳。八剌军渡过赫里鲁德河，高兴地抢劫被阿八哈有意放弃的营帐，进达赫拉特之南。次日，沿河西进，来到一个大平原上。那里漫山遍野地布满了伊儿汗的军队。两军于1270年7月22日在这里进行了会战。八剌的军队被彻底击溃。八剌自己骑的马也被射死。他从马上摔下来，伤腿致跛，骑上卫士的马才得以率领残部5000人渡过阿姆河逃回布哈拉。这就是有名

① 米阿内，今在伊朗西北。

② 弘库儿·奥伦大平原，意为“褐色的草场”，在阿布哈尔与赞姜之间。

③ 拉德坎，在徒思境内。

④ 巴哈尔兹，在今托尔巴特贾姆之南。

的赫拉特之战。八剌返回布哈拉过冬，并改信伊斯兰教，自名算端加秃丁。

八剌在赫拉特被击败以后威望急剧下降。原先追随他的诸蒙古宗王从此不再支持他，纷纷离去。八剌派人向海都诉说自己的失败是由于乞卜察克和察八忒二人之临阵脱逃。海都责备他不得人心。八剌在赫拉特之战以前，与海都平起平坐，互称"安达"。现在，由于力量削弱，众叛亲离，加以重病在身，无以御众，遂沦为海都的附庸。而海都则乘其衰弱病危之机以消灭之。他就点集三万大军，向八剌的驻地（察赤一带）前进，于夜里包围了八剌的营帐。八剌闻讯惊怖而死，时在1271年8月9日。

阿八哈在打败八剌以后，仍命迪歆管治呼罗珊与玛赞德兰，自己则返回阿塞拜疆。同年冬天，他接奉忽必烈汗的使者赍来册立他为伊儿汗的诏书，重新举行了即位的仪式。

察合台后王八剌的统治，对河中地区是一种灾难。奥利弗说："他的统治虽然只延续了四年左右，但对泽拉夫善河流域的肥沃土地和繁荣的城镇却是苦难和毁灭的岁月。八剌之死，使那些地区摆脱了一个怯懦的暴君和迫害者。不过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诸敌对首领继续不断地进行自相残杀的战争，使那些地区仍然遭到蹂躏。那里的不幸的人民甚至比古代的威尼斯人更有理由祈求'这两个王族同遭天惩'。"八剌死后，他的四个儿子不服，乃同阿鲁忽的两个儿子联合一起进攻海都，企图将海都的势力逐出河中。他们还大肆抢劫经马思忽惕恢复并开始繁荣的河中诸城，却屡被海都打败。因此，当时实际上已是中亚宗主的海都，在1271年把察合台汗国的汗位给予了另一个察合台后王捏古伯（撒儿班之子、察合台汗之孙）。此后，捏古伯也企图摆脱海都的控制，故在即位的第三年（1274年）被海都处死。遗位由秃花帖木儿继承，但在即位的当年即死去。察合

台汗国的汗位就转到了八剌之子都哇手中。

在从八剌去世（1271年）到都哇即位的这段时期中，河中地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故波斯的伊儿汗阿八哈得以乘机对以前八剌入侵呼罗珊的事件进行报复。1272年末，阿八哈派军侵入花剌子模与河中，劫掠乌尔根齐与希瓦。1273年1月29日攻入布哈拉，对布哈拉的抢劫与焚烧延续了一个星期之久。居民之未能逃走者多被屠杀，伊儿汗的军队带回波斯的俘虏达5万人之多。

都哇以其前任几个察合台后王的命运为鉴，又考虑到外有伊儿汗国之为敌，便一心地投靠于海都，成为海都与忽必烈汗作对的死党。

海都同元朝的斗争延续的时间较长。他同忽必烈汗及其后继者的战争主要在东面进行，这里只作比较简略的叙述。

前面已经提到，忽必烈汗的使者铁连出使于海都回来以后建议固守，故元朝一时未对其进行讨伐。1266~1275年间，海都曾几次攻掠畏兀儿地。[①]至元五年（1268年），忽必烈汗曾在北庭击败海都，海都的势力退到河中及锡尔河流域。忽必烈汗在至元八年（1271年）派他的第四个儿子那木罕率军出征阿力麻里，以防海都，那木罕弟阔阔出、蒙哥汗之子昔里吉、约木忽儿、脱黑帖木儿、忽鲁带等从行。至元十二年（1275年）又派右丞相安童来辅助那木罕。脱黑帖木儿因不满意于忽必烈汗，就挑动昔里吉叛变。他们把那木罕兄弟及安童逮捕起来，把那木罕送往钦察的忙哥帖木儿处，把安童送到海都那里，并引诱察合台之子撒里蛮及其他宗王也参加叛乱。其时，海都势力强盛，都哇围攻火州。而忽必烈汗忙于灭宋，无暇西顾，故在中亚只好采取防守的政策。因此，海都就于1277年从阿力麻里进

① 虞集：《高昌王世勋之碑》，《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别什八里条，《元史·世祖纪》。

攻和林。忽必烈汗命伯颜率军讨伐。伯颜在鄂尔浑河打败了昔里吉，将其逐回至额尔齐斯河。脱黑帖木儿则逃往唐努山的吉利吉思地区，以后元军又将其逐出该地。①

诸叛王失败后四散奔逃。脱黑帖木儿被昔里吉所杀。昔里吉又被撒里蛮抓住送交忽必烈汗，途中遇乃颜邀击，撒里蛮单骑亡走忽必烈。

钦察的忙哥帖木儿汗死后，其继位的脱脱蒙哥汗在1284年将那木罕送回元朝。海都亦将安童送还。②以后海都又在1287年勾结乃颜等叛乱。忽必烈汗亲征东北的乃颜，命伯颜守和林以抗海都。但终忽必烈之世，未能讨平海都。

当时海都俨如中亚的一个独立君主。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是海都的同时代人。他们同当代其他的基督教徒对这位君主都有过记载，特别是《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记述尤为详细。

现在先讲两个汪古部的景教徒。

元朝时出身于汪古部的拉班扫马（Rabban Sauma）与山西东胜人马尔可思，都是聂斯脱里派的基督教徒。他们在1275~1276年间决定到耶路撒冷去。走之前得到汪古部首领的资助。他们西行经过今宁夏、甘肃，走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罗布淖尔、和田与察合台后王都哇之领地。当时中亚蒙古诸宗王进行战争，使他们不能从喀什噶尔直接去波斯。他们见到当时和田正处在饥荒中。喀什噶尔则由于战争人口减少，往西去的路被旅行者

① 以上据拉施特丁主编：《史集》第2卷，英文版，第266页；周良霄译本，第311~314页；《元史》世祖纪、伯颜传、牙忽都传；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三，《句容郡王世绩碑》；格鲁塞：《草原帝国》，英文版，第292页。

② 《元史》卷一三，第265页："(至元二十一年，三月)，丁巳，皇子北平王南木合（那木罕）至自北边。王以至元八年建幕庭于和林北野里麻里（阿力麻里）之地，留七年。至是始归。右丞相安童继至。"

视为畏途不能通行。为此，他们就向北去塔拉斯（今江布尔）海都之驻地，受到这位蒙古君主的热情接待。这说明海都是倾向于基督教的。海都给这两个景教僧侣提供护照，以保证沿途的安全。这样，他们才到了波斯。他们在到达呼罗珊时，见到途思地方有景教的修道院。在阿塞拜疆的马腊格（在今伊朗西北）遇到大主教马天合（Mar Denha）。又从此往巴格达与亚述，居于努赛宾（土耳其东南）附近塔莱尔地方的圣米海伊尔修道院。当时，马天合召他们去执行一项出使于阿八哈的任务。这位伊儿汗也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给了他们诏书以便于前往耶路撒冷。但又由于伊儿汗国同埃及马木路克王朝的战争使道阻未能去成。马天合于1281年2月24日死，以后马尔可思被选为主教，称为马尔·亚赫巴拉哈三世。关于他们以后在西方的活动在此不再多作叙述。①

忽必烈汗时期来中国的马可·波罗一家是意大利人。他的父亲尼古剌·波罗和其弟玛窦·波罗兄弟是客居于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商人。1260年，兄弟二人去钦察经商，在伏尔加河下游受到过术赤后王别儿哥汗的接见。他们从那里取道花剌子模到察合台后王所属的布哈拉，停留三年之久。最后，决定随旭烈兀的使者去元朝。像通常的旅行者一样，也是经过锡尔河的讹答剌，伊犁河谷的阿力麻里，畏兀儿地，哈密和敦煌而到上都。波罗兄弟在元朝见到了忽必烈汗，于1266年启程返回罗马。他们以后又在1271年再次来华，这次带了马可·波罗一起前来。

马可·波罗来中国，是先到波斯。当时中亚发生察合台后王同阿八哈汗的战争，道途险阻，故他们想去波斯湾取海道来中

① 参看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英文版（Yule，Henry.1820~1889，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4vols.），第1卷，第119~121页。《拉班扫马与马尔可思传》，（The Monks of Kublai Khan）伦敦1928年版。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

国，但中国南方为南宋所据，亦不能与元朝相通。这样，他们就又走呼罗珊，经尼沙不儿、沙普尔干、巴里黑，避开河中，去八答黑商。然后取道瓦罕，越过帕米尔，经古丝道上的石塔（塔什库尔干）至喀什噶尔，循塔里木盆地的南缘东行，至于元朝。

马可·波罗来中国，没有经过河中，所以他的游记中仅仅提到一个关于撒马儿罕的传说和得自元朝的关于海都叛乱的情况。据称，撒马儿罕当时臣属于海都，其居民是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①]巴里黑是波斯东境及东北境分界之处，东鞑靼君主所辖至此为止。[②]海都为大突厥地区的君主。大汗对于海都扰害其人民土地事颇愤恚。曾云，海都脱非宗室，……而为亲属关系所防碍，彼将并其身与土地灭之，虽亲征亦非所惜。盖应知者，大汗脱欲之，海都势不能脱其叔之掌握。第大汗因其为宗属释之不问。由是海都国王得脱其叔大汗之手。[③]

后来，忽必烈汗应波斯伊儿汗阿鲁浑所遣使臣三人带来的请求，以阔阔真公主嫁之。三位波斯使臣在准备归国时，邀请马可·波罗一家同行，与他们一起护送阔阔真公主，取海道前往波斯。于是，马可·波罗等于1291年初归国，越二年，于1293年2月到达波斯。[④]马可·波罗完成使命后，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在这以前的1294年，忽必烈汗死去，其孙铁木耳继位，而元朝同海都的斗争仍尚未了结。

忽必烈汗在位时期，元朝对中国西北边疆的管辖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吉利吉思等五部断事官的设置。吉利吉思欠欠州之地，

① 参看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4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参看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2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③ 参看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78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 参看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及《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载《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原为阿里不哥的根据地。阿里不哥投降忽必烈汗以后，这个地区被作为元朝政府防御海都东犯的重要据点。史书记载："至元七年（1270年），诏遣刘好礼为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断事官。即于此州修库廪，置传舍，以为治所。"[①]所谓五部，除这里提到的四部外，还有乌斯部。据考，乌斯即今叶尼塞河上游支流乌斯河地区。[②]五部断事官的治所，称为"大营盘"，在今乌鲁克木河左岸之厄列格斯河下游。其所管辖的范围及于今整个叶尼塞河流域。[③]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就有中原地区的汉族人迁来其地，故元志讲其地"有工匠数局，盖国初所徙汉人也"。刘好礼来后，又"遣工匠，教为陶、冶、舟楫，土人便之"。[④]迁到那里的汉族人还修建了水利工程，发展当地的农业生产。[⑤]刘好礼返回大都升任吏部尚书，曾将吉利吉思地区的"风俗事宜"向元朝政府作了报告。[⑥]

从蒙古兴起以前到元朝时期，吉利吉思欠欠州地区一直是处在一条交通线上：向南，经蒙古草原可至中原汉地。向北，顺叶尼塞河而下越萨彦岭，可通西伯利亚。往西，则通中亚。11世纪的地理家格尔德齐描写过从九姓古思去吉利吉思的道路。这条道路曲折，共分为四段。最后一段"从贪漫山（Kokman）去吉利吉思营地，为七日路程。沿路有崇山峻岭，茂林草地，清流激湍，貂狐出没"。其风景之秀丽，环境之幽

①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载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组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集刊》第1期。

③ 韩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

④ 《元史·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

⑤ 韩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

⑥ 《元史》卷一二，中华书局标点本。

美，令人神往。[①]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曾“立乞里吉思至外剌等六驿”。[②]其路线大致是，从华克穆河上游西北行，至贝克穆河下游，经乌斯河流域，至于阿巴根河下游与米努辛斯克盆地。[③]

在海都割据称雄的时期，中亚农业区仍然是由马思忽惕管治。他对于恢复当地的经济，医治由蒙古宗王混战所造成的创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马思忽惕于1289年10月（或11月）死去以后，他的三个儿子轮流管治布哈拉与撒马儿罕。这三个儿子是阿布·别克尔、萨替尔密什·伯克、苏英尼奇。[④]他们三人都依附于海都及其子察八儿[⑤]。

第三节 窝阔台汗国的灭亡与元朝后期的察合台汗国

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逝世。他的孙子铁木耳继位，是为元成宗。元成宗在位时期，海都及其主要的同盟者都哇继续与元朝作战，双方各有胜负。1298年的冬天，都哇率大军突然向驻守边境的元军发动进攻。起初元军三战三捷，元军统帅阔里吉思乘胜追敌，深入险地。因后骑不继，阔里吉思因马蹶陷敌，被都哇俘虏。[⑥]随后，都哇为了报复，将阔里吉思处死。

1299年，元成宗令海山代阔阔出统帅漠北的军队。次年

① 转引自《世界境域志》密诺尔斯基注释，第282页。

② 《元史》卷一六，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

④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1分册，第262页；第2分册，第541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⑤ 察八儿，是海都的长子，继承海都之位。据称其貌“极瘦而丑鄙，脸与须类俄罗斯人或彻尔克斯人。其身材中等而瘦削，有七个儿子：不里-帖木儿，完者-帖木儿，忽都鲁-帖木儿，察察黑秃，秃黑-帖木儿，扯里克秃，兀刺带”。

⑥《元史·阔里吉思传》，第295-292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1300年），海山统军于阔别列之地击败海都，西进至于阿尔泰山。[①]大德五年（1301年），海都、都哇相约进攻驻扎在阿尔泰山的元军。是年秋，双方会战于合剌合塔之地。海山亲自出阵，大破海都军。海都因受致命伤，约于次年（1302年）死去。都哇则因伤致残。[②]据说是："阿失射笃哇（都哇）中其膝，擒杀甚多，笃哇号哭而遁。"[③]

都哇在位的时间约有32年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不但支持并伙同海都进行反叛元朝的战争，而且还向南进攻了阿富汗和印度。他占领了哥疾宁，以其地为根据地几次远征印度，蹂躏旁遮普和信德。在1296年和1301年之间，都哇所属的蒙古军曾多次抢掠白沙瓦、木尔坦、拉合尔与德里。1301年，都哇是从远征印度返回以后与海都联合对元朝作战的。

在海都统治时期，察合台后王实际上变成了窝阔台汗国的附庸。海都死后，其子斡鲁思争夺王位。其姊忽都伦·察合也想让他继位。而都哇为了摆脱对海都的附庸地位，恢复察合台汗国的疆域，就以当时掌握的实力，支持海都诸子中最为庸弱无能的察八儿继位。他们呵叱忽都伦·察合公主道："你应当去与剪刀和针线打交道，你懂得什么国家和兀鲁思之事。"结果，察八儿获胜，于1303年5~6月间在叶密立举行了察八儿的即位典礼。忽都伦·察合一气之下，离开他们，并发动了内乱。另一方面，都哇又背着察八儿遣使同元朝联系，约元朝夹攻察八儿。屠寄《蒙兀儿史记》引《乞迷亚可丁书》谓都哇曾劝元成宗铁木耳与之共图察八儿。[④]又说："铁木耳嘉都哇首领效顺，而心疑察八儿"。乃答应了都哇的请求，并约许将河中、突厥斯坦等

① 《元史·武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元史》卷二二，中华书局标点本。拉施特丁主编：《史集》第2卷，英文版，第15页。

③ 《元史·忽怜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④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三二。

地全部交给都哇作为察合台汗国的领地。[1]都哇既得到元朝的支持，就向察八儿提出要占有呼罗珊和突厥斯坦的领土要求。

中亚地区的蒙古诸宗王同元朝之间的内战，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瓦撒夫说，这使农业和商业受到严重的打击。以致造成生产的破坏，商业、交通的阻绝，草原上产生大量的废墟，一片荒凉。

14世纪前半期一位名叫奥马里的作者写道："自从这个地区被鞑靼军队蹂躏以来，就人烟稀少。有位曾经身历其境的人肯定地对我说，在突厥斯坦，除了废墟和多少已经湮没的遗迹以外，什么也看不到了。有时从远处看到一座美好的村庄，周围一片葱翠，显得很美丽。但是走近前去想遇见几个村民时，却发现那些房屋徒留四壁，阒无一人。当地的人口完全是游牧民，也就是从不务农的牧户。那里除了草原上自然生长的草木以外，再没有其他植物。"[2]

由于生产被破坏，经济萧条，使蒙古封建主的统治也发生了危机。在这个时候，西北地区各蒙古宗王整个说来已经感到厌战，结束这场内战也是他们的强烈要求。汉文史料记载，1305年，"都哇、察八儿、明理帖木儿等诸王相聚而谋曰：'昔太祖艰难以成帝业，奄有天下。我子孙乃弗克靖，以安享其成，连年动兵，以相残杀。是自伤祖宗之业也。今抚军镇边者，吾世祖之嫡孙也，吾与谁家争哉！且前与土土哈战，既累不胜，今与其子创兀儿战，又无一功。惟天惟祖宗意可见矣。不若遣使请命罢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其养，少者得其长，伤残疲惫者得其休息焉。则亦无负太祖之所望于子孙者矣。'使至，上深然之。于是明理帖木儿等罢兵入朝。时为置驿，以通

①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三二。

② 失哈不丁：《眼历诸国行纪》，载卡特勒麦尔《注释与摘要》。

往来”。[①]史书记其事云：“（大德七年，即1303年七月），都哇、察八儿、灭里铁木而（即明理帖木儿）等遣使请息兵，帝命安西王慎饬军士，安置驿传，以俟其来。”[②]1304年，“九月，癸酉，诸王察八儿、朵瓦（都哇）等遣使来附，以币帛六百匹给之”。[③]自此，延续了40年之久的蒙古帝国的内战结束了。而都哇与元朝单独联系的事，亦屡见于记载，如1306年，“二月，丙辰，朵瓦遣使来朝”。[④]同年，“九月，壬申，以圣诞节，朵瓦遣款彻等来朝”。[⑤]这些都可能与上述勾结事有关。都哇的要求，显然得到了铁木耳汗的同意和支持。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都哇与察八儿之间随即发生了战争。

1306年，察合台汗国与窝阔台汗国两方的军队在忽毡与撒马儿罕之间的地区开战。察八儿开始时被打败，但在第二次战役中都哇又败于察八儿之弟沙·斡兀立之手。于是，都哇请和，察八儿同意。由都哇与沙·斡兀立二人在塔什干讨论解决的办法。沙·斡兀立由于轻率大意，竟解散自己的军队，不加警备。而都哇则率领大军来到塔什干，趁机对沙·斡兀立发动突然袭击，将其逐走。都哇乘胜夺取塔拉斯与别纳克特诸城。[⑥]

这时，察八儿驻扎在喀拉额尔齐斯河与裕勒都斯河之间的地带。他不知道元朝会配合都哇来对他进行夹攻。这一年（1306年）的冬天，怀宁王海山统帅下的元朝军队越过阿尔泰山向察八儿进攻，诸蒙古宗王纷纷向其投降。察八儿不得已逃归于都哇处。史书记载：“（大德）十年，七月，（海山）自脱忽思圈之地逾按台山（即阿尔泰山），追叛王（察八儿之弟）斡罗

①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三，《句容郡王世绩碑》，《元史·床兀儿传》同。

② 《元史》卷二一，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元史》卷二一，中华书局标点本。

④ 《元史》卷二一，中华书局标点本。

⑤ 《元史》卷二一，中华书局标点本。

⑥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下册，第389~390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引瓦撒夫书。

思（Orus）[1]，获其妻孥辎重，执叛王也孙秃阿等及驸马伯颜。八月，至也里的失（额尔齐斯）之地，受诸降王秃满（即秃曲灭）、明理铁木儿、阿鲁灰等降。[2]海都之子察八儿逃于都瓦部，尽俘获其家属营帐。驻冬按台山。降王秃曲灭（即秃满）复叛，与战败之，北边悉平。"[3]秃曲灭被怯伯军所杀。都瓦虽接受察八儿的降附，却夺取了他所有的土地。以前被海都侵占了的属于察合台汗国的领地，现在全部归于故主。而被海都限制在河中地区的察合台后王的权力，又伸展到了突厥斯坦以及伊犁、喀什噶尔等地。

不仅如此，都哇还在阿力麻里附近召集中亚各地的蒙古宗王开大会，宣布废黜察八儿。但都哇汗却在1306年死去。其子宽阔继位后，大约只统治了一年半的时间，亦于1308年死。汗位落到察合台后王不里之孙塔里忽手中。此人老于戎阵，信奉伊斯兰教。他在即位以后，尽力想在蒙古人当中传播这种宗教，引起了察合台系游牧贵族的反对。这时有两个察合台后裔举兵反抗，企图拥立都哇的儿子为察合台汗。他们都被塔里忽击败。接着又有其他的宗王进行反抗。其中一人在回历七〇二年（1308-1309年）的一次宴会上将塔里忽刺死。他们宣布另立都哇之子怯伯为汗。[4]

察合台汗国的内争，又引起了察八儿企图复辟的愿望。他同诸宗王秃曲灭、坛合察儿以及斡罗思之诸子联合进攻怯伯，

① 拉施特丁主编：《史集》第2卷，波义耳英译本，第25页：斡罗思是察八儿之弟，曾与其兄争位，因都哇支持察八儿故未能继海都为王。支持他的宗王是窝阔台之孙秃曲灭。《元史·伯颜传》讲："斡罗思、失班等逃奔察八儿之地，武宗命伯颜追降之。"（见《元史》第3335页）

② 《元史·博尔忽传》："十年冬，叛王灭里铁木尔（即明理铁木儿）等屯于金山，武宗帅师出其不意，先逾金山，月赤察儿诸军继往，压之以威，啖之以利，灭里铁木耳乃降。其部人惊溃，月赤察儿遣秃满铁木儿、察忽将万人深入，其部人亦降。"《元史》第2951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元史》卷二二，中华书局标点本。

④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340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但被怯伯打败。察八儿穷困无出路，只得投奔元朝。[①]史称当时的察八儿“去留无所，遂相率来降，于是北边始宁”。[②]察八儿所据有的最后一些地盘，从此也被察合台汗国夺去，其部落一部分成了察合台后王的臣民，另一部分则成了钦察术赤系后王的臣民。当时统治着巴尔喀什湖西北和咸海以北今哈萨克斯坦一带术赤后裔的汗国称为白帐。奥利弗说：“随着察八儿的败亡，窝阔台家族就消失了。”从此，统治中亚和今中国新疆地区的主要是察合台汗的后裔。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到，成吉思汗的后裔，无论是元朝统治者和中亚诸蒙古宗王，都把自13世纪中叶以来半个世纪当中的纷争，看成是一场无益的内战。在这场内战平息以后，各系宗王就都又回到了以元朝皇帝为首的统一国家之内。元朝政府对中亚等地的直接管辖又得以恢复，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和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重新得到加强。史书记载，至大元年（1308年）秋，七月，元朝“遣塔察儿等九人使诸王宽阔”。[③]九月“万户也列门合散来自薛迷思干（撒马儿罕）等城，进呈太祖时所造户口青册，赐银钞币帛有差。……中书省臣言：……‘薛迷思干、塔剌思、塔失玄等城，三年民赋以输县官。今因薛尼台铁木察往彼，宜令以二年之赋与宽阔，给与元输之人，以一年者上进。’并从之”。[④]由此可见，当时的中亚并没有脱离中国。

前述的怯伯汗在被拥立为察合台汗国的汗时，年龄尚轻。怯伯的长兄忽都鲁·火者已死于哥疾宁任所。另一兄长也先不花继忽都鲁·火者管治哥疾宁，不在察合台汗国的首府阿力麻里。

① 《元史》卷二三，第525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元史·博尔忽传》，第2951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元史》卷二二，中华书局标点本。

④ 《元史》卷二二，中华书局标点本。

出于尊长的考虑，怯伯遣使去哥疾宁将也先不花迎回，并以汗位让给了他。[1]而也先不花则派怯伯去统治河中的费尔干纳、渴石和那黑沙不等地。以后，怯伯遂在河中安根，实行定居，并信奉了伊斯兰教。

据汉文史料的记载，也先不花汗同元朝有较多的关系，从皇庆元年（1312年）起，《元史》屡次提到也先不花前来元朝朝贡的事实。例如：

"（皇庆元年，即1312年）二月，庚午，西北诸王也先不花遣使贡珠玉、皮币、马驼。"[2]

"三月，西北诸王也先不花等遣使以橐驼、方物入贡。"[3]

"（皇庆二年，1313年），二月，壬午，西北诸王也先不花进马、驼、璞玉。"[4]

也先不花即位以后，恢复了国内的安宁。因此此时察合台汗国同元朝保持着暂时和平的关系。以上的史料即可说明与内地的交通是比较畅通的。

但是，这种和平的局面没有持续多久。由于也先不花忌惮元朝同波斯伊儿汗国的亲密友好关系，也因其自己同元朝有着牧场纠纷，故从延佑元年（1314年）起，举起叛旗，派兵侵入元朝辖境。当时元朝派有军队在霍博河一带驻冬，在额尔齐斯河的支流也孙木伦河驻夏。元朝派床兀儿前去抵御也先不花。据汉文史料记载，床兀儿于1315年"与也先不花之将也不干、忽都帖木儿战赤麦干之地，转杀周匝，追出其境铁门关。秋，又败其大军于扎亦儿之地。"[5]也先不花想与金帐汗国联盟以对

① 瓦撒夫说，在回历七〇九年（1309年）怯伯召集大会，决定立怯伯之兄也先不花为汗。（见《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1部分《七河史略》）。并说那时也先不花是在元朝。

② 《元史》卷二四，《元史》，第550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元史》卷二四，《元史》，第551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④ 《元史》卷二四，《元史》，第555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⑤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三《句容郡王世绩碑》。

抗元朝，未能成功。时元朝的使者自波斯返回，路过也先不花境。该使者及随员70人尽被也先不花拘留。[①]穆斯林史料说，由秃合赤统帅的元朝军队驻扎在库车与伊塞克湖之间的腾格里山。也先不花既拘留使者，元军遂攻入察合台汗国境，蹂躏也先不花在伊塞克湖的冬牧场和其在塔拉斯的夏牧场。[②]

也先不花在东面既为元军击败，乃西向进攻伊儿汗国所属的呼罗珊地区，以期取得补偿。原来在也先不花从哥疾宁返回登汗位以后，其兄忽都鲁·火者之子达乌德·火者继其父统治阿富汗的东部。这被伊儿汗国看成是一种入侵。1313年，伊儿汗完者都将达乌德·火者逐回河中，后者向也先不花求援。[③]同年，完者都还吞并了阿富汗南部察合台系宗王尼兀答里的领土。为此，也先不花就派遣怯伯、达乌德·火者等率领大军侵入呼罗珊。察合台军在1314年1月中旬渡过阿姆河，在木尔加布河岸附近大败呼罗珊军，追敌至于赫拉特。但在这个时候由于其后方同元朝发生冲突，也先不花就不得不将怯伯等召回。伊儿汗完者都在听到呼罗珊失败的消息后，于1314年2月18日赶紧从苏丹尼亚来援。怯伯等已退去，伊儿汗完者都就任命自己的儿子不赛因为呼罗珊长官。当时不赛因仅仅是一个8岁的储君，实际行政由其太傅异密·色文奇负责。[④]

史书还记载在元仁宗时期西北察合台系诸王归附于元朝的事。《元史》卷三十一称："和世，武宗长子也。……武宗崩。仁宗立。延佑三年（1314年）春，议建东宫。时丞相铁木迭而欲固位取宠，乃议立英宗为皇太子，又与太后幸臣识烈门谮帝（指和世琜）于两宫，浸润久之，其计遂行。于是封帝为周王，

①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下册，第392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2分册，第543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③ 格鲁赛：《草原帝国》，英文版，第339~340页。

④《剑桥伊朗史》，第5卷，第405页，伦敦1968年英文版。

出镇云南。……是年冬十一月，帝次延安。……遂西行，至北边金山，西北诸王察阿台（指察合台汗国在位的汗）等闻帝至，咸率众来附。帝至其部，与定约束，每岁冬居扎颜，夏居斡罗斡察山，春则命从者耕于野泥。十余年间，边境宁谧。”以后，直到1329年，和世㻋才被迎还登帝位，是为元明宗。这条史料讲的是元朝同察合台汗国的关系，它虽讲元朝统治集团内部争位的斗争，但却涉及元朝同察合台汗国的关系。和世㻋西奔时，察合台汗国在位的汗是也先不花。他当时虽同元朝作战，但对于被从元朝排挤出来的成吉思汗后裔和世㻋，却给予了热情的接待，给他提供了避难的场所。从史料的叙述看，这一事件对于西北边疆的安定起到了好的作用。后来到1329年，和世㻋被迎还登帝位时，察合台汗国诸王还率军护送。这说明察合台汗国与元朝由于同族同宗，其互相间的关系与一般的国家关系是不同的，甚至在他们互相为敌时，在观念上元朝仍是其宗主。

在也先不花任察合台汗国汗的时期，河中有一个察合台系的宗王，名叫牙撒吾尔。此人是秃花帖木儿之孙。秃花帖木儿曾一度做过察合台汗国的汗。牙撒吾尔在撒马儿罕有自己的分地。他由于长期居住在河中，遂信奉了伊斯兰教，成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也先不花以河中的那黑沙不、费尔干纳、渴石等地赐给怯伯，使怯伯在河中的势力也增长起来。这也使得怯伯与牙撒吾尔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当也先不花命他二人率军进攻伊儿汗国的呼罗珊时，牙撒吾尔与怯伯的意见不一，主张不杀俘虏。牙撒吾尔实际上还将伊儿汗国的千户阿剌帖木儿收为养子。因此，怯伯将西征失败的罪责归于牙撒吾尔。据说，怯伯向也先不花报告说牙撒吾尔信奉伊斯兰教，密与波斯宫廷相通。牙撒吾尔自知在河中难以立足，乃于1316年率部投奔伊儿汗国。伊儿汗国的完者都汗想利用他守卫汗国的东部边境，便下令“将阿姆河至玛赞德兰边界诸地赐予诸王牙撒吾尔”。牙

撒吾尔遂据有了巴里黑、八答黑商、喀布尔与坎大哈等原察合台汗国的封地。但不久以后，牙撒吾尔又于1318年在呼罗珊发动反对伊儿汗的叛乱，企图夺取整个伊朗。牙撒吾尔与怯伯汗为宿敌，故怯伯汗支持伊儿汗国，双方夹攻牙撒吾尔。牙撒吾尔被击败，于1320年6月在逃跑中被擒杀。

也先不花的卒年不明，一般以为是1318年，继其为察合台汗国汗的是怯伯汗。这是他第二次即位为察合台汗。[①]据袁桷《清容居士集》所收《拜住元帅出使事实》，他可能是在1320年初或其以前不久即位的。同其兄也先不花完全过着游牧的生活不同，怯伯开始把自己的注意转向了河中和阿富汗。[②]他把首府迁到了卡什卡河谷的那黑沙不（即那色波），并在这里建筑了宫殿。耶思德人歇里甫丁的《帖木儿武功记》中说："怯伯在距那黑沙不2.5法尔沙赫远的一个地方建一宫殿。在蒙兀儿语中把一个宫殿称为卡尔施。因此那黑沙不就名叫卡尔施。"巴布尔说："卡尔施也称为那色波与那黑沙不。[③]卡尔施是蒙兀儿的名称。在蒙兀儿语中，把一个库尔·汗纳（Kur-khana）称为卡尔施。[④]此名始于成吉思汗统治以后。"[⑤]14世纪的卡尔施城相当于今城以南的佐哈克·伊·莫朗废址。而蒙古以前的那黑沙不城则在今卡尔施西北的舒鲁克·特佩废址。[⑥]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俄文版，第2卷，第1分册，第75页。巴尔托里德氏认为也先不花可能死于1318年左右。因为怯伯的第二次即位就在这一年，在位8年，于回历七二六年（公元1326年）死（据钱币资料）。一般误作回历七二一年。在怯伯第二次作察合台汗的时期，察合台汗国终于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② 怯伯与也先不花不同，他实际上仅据有西部，只是中亚河中地区的汗，而其东面则被称为蒙兀儿斯坦

③ 《巴布尔回忆录》（Babur-Nama in English, Memoirs of Babur, 2vols。Beveridge, Annette S.tr.）的英译者蓓沃丽吉注云：阿布勒·费达说，那色波是阿拉伯语，那黑沙不乃是本地人的称呼。

④ 蓓沃丽吉说，此字曾被译为葬地，但卡尔施意为城堡，或驻跸之地。

⑤ 《巴布尔回忆录》，英文版，第1卷，第84页；王治来译本，第8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⑥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1分册，第263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怯伯是中亚头一个铸造钱币的蒙古汗。怯伯铸造的钱币是银币（中亚用银币来代替铜钱，是在13世纪的后半期）。怯伯铸造的银币分为两种。一是迪勒木，为小银币，重1.422克；一是迪纳尔，为大银币，重8.532克，相当于6个迪勒木。过去迪纳尔是金币，现在则用来称呼这种大的银币。这种银币是仿照伊儿汗国和金帐汗国的钱币制度制造的，全国通用。这时期金帐汗国的迪纳尔也是银币，一个迪纳尔值6个迪勒木。[①]据此，可以推知当时怯伯实行了统一集权的行政制度来代替过去那种地方自治的制度。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看到，在中亚各个地区的统治者都可以铸造钱币，而现在则以汗的名义来铸造。这种银币，称为怯伯币，直到帖木儿的时期仍然通用。

为了征税和管辖的方便，怯伯将其领地分为一些行政单位，称为土绵。这种划分与波斯相似。但费尔干纳与喀什噶尔的地方行政单位则称为奥尔钦。[②]为了与部落首领们（即那些突厥化的蒙古部落的首领）分享统治的利益，怯伯也实行封建采邑制。部落首领与地方的世袭统治者们仍然享有封建的特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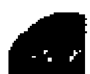
怯伯继任察合台汗国的汗以后，无论同波斯的伊儿汗国和中国的元朝都改善了关系。这对于察合台汗国本身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是有好处的。前已提到，怯伯曾经协同伊儿汗国消灭牙撒吾尔的叛乱。此事对双方关系的改善起了良好的作用。另一方面，怯伯向元朝请求罢兵，实现和平。元英宗应允了怯伯的要求，故怯伯连年向元朝进贡。据学术界的研究，一般认定怯伯没于1326年。他在位的8年中，多次向元朝进贡。据史料记载：

至治二年（1322年），二月，“壬子，诸王怯伯遣使进文

---

① Б.Д.格列科夫、А.Ю.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中文版，第75页，注3。

② 所谓土绵，是指每个大的地区首府下属的小分区。在撒马儿罕、布哈拉等地称为土绵；在安集延、喀什噶尔等地称为奥尔钦；在印度称为帕尔干。



豹。……壬戌，诸王怯伯遣使进海东青鹘”。[①]

至治三年（1323年），二月，“诸王怯伯遣使贡葡萄酒”。[②]六月，“诸王怯伯数寇边，至是遣使来降。帝曰：朕非欲彼土地人民，但吾民不罹边患，军士免于劳役，斯幸矣。今既来降，当厚其赐以安之”。[③]十一月，“壬寅，诸王怯别遣使来朝。甲寅，诸王怯别遣使来朝”。[④]

泰定元年（1324年），二月，“诸王怯别、孛罗各遣使来贡”。[⑤]六月，“己卯，诸王怯别等遣其宗亲铁木儿不花等奉驯豹、西马来朝贡”。[⑥]

泰定二年（1325年），正月，“诸王怯别遣使贡方物，赐钞四万锭”。[⑦]

泰定三年（1326年），“五月，甲辰，朔，藩王怯别遣使来献豹”。[⑧]“六月，癸酉，朔，赐藩王怯别七宝束带”。[⑨]九月，“戊辰，命欢赤等使于诸王怯别、月思别、不赛因三部”。[⑩]

以上这些材料，不但说明当时元朝同察合台汗国有经常的通使往来，而且也表明从中国内地到中亚以至伊朗和钦察的丝绸之路的贸易相当活跃，这对于中亚地区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怯伯对待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也是比较尊重的，他重视和保护农业，整顿吏治，维持国家的安定与和平。他死后人们在他的葬地上修建了一个伊斯兰式的陵墓。1333 年路过中亚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都他，也听到一些关于怯伯的故事：怯伯是一

① 《元史》，第620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元史》，第629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元史》，第632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④ 《元史》，第640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⑤ 《元史》，第644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⑥ 《元史》，第648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⑦ 《元史》，第653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⑧ 《元史》，第669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⑨ 《元史》，第670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⑩ 《元史》，第673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个贤明的君主，关心臣民的福利。他虽然自己是一个萨满教徒，但保护穆斯林。在怯伯死后，人们却在他的墓地上修建了一个伊斯兰式的陵墓。

怯伯的去世，一般认为是在1326年。有的说是以寿终，由其弟弟燕只吉台继位；有的（如伊本·拔都塔）则说是被他的兄弟答儿麻失里所杀。从怯伯死到答儿麻失里即位，中间相隔一段不长的时间。[①]其间还有两个察合台汗，一个名叫燕只吉台，另一个名叫笃来帖木儿，都是都哇的儿子。二人在位的时间都不长。

关于燕只吉台，史载：泰定四年（1327年），“秋，七月，戊戌，诸王燕只吉台袭位，遣使来朝”。[②]这实际上是来向元朝报告其即位之事。

燕只吉台继续与元朝保持和平的密切往来。据史籍记载，天历二年（1329年），“正月，丙寅，遣使赐西域诸王燕只吉台海东鹘二”。[③]“五月，庚辰，赐诸王燕只吉台钞二百锭、币帛二千匹”。[④]“九月，戊午，赐西域诸王燕只吉台金二千五百两、银万五千两，钞币有差”。[⑤]同年，“（乃蛮台）奉命送太宗皇帝旧铸皇兄之宝于其后嗣燕只哥䚟（即燕只吉台）”。[⑥]可见燕只吉台同元朝的关系很亲密。

① 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以为怯伯卒于至治元年（1321年），所以对以上材料不能解释，便说："二年二月，不应复有怯伯。旧纪云然者，盖以怯伯为察阿歹汗之代名词，其使或即笃来帖木儿所遣，或怯伯之后王所遣，均不可知。"（见《蒙兀儿史记》卷十二）此说是可商榷的。又按，史载：延佑六年（1319年），三月，"辛酉，斡端地有叛者入寇，遣镇西武靖王搠思班率兵讨之"。（见《元史》第588页）屠寄又说这是指怯伯部人入寇。"斡端即兀丹，亦即于阗，属察合台分地也。考《蒙兀泉谱》，怯伯以延佑五年（1318年）复立，此时正在位。不书怯伯，为亲者讳也。"（见《蒙兀儿史记》卷一四八）这种说法，似嫌根据不足。

② 《元史》，第680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元史》，第728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④ 《元史》，第699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⑤ 《元史》，第740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⑥ 《元史·乃蛮台传》，见《元史》，第3352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燕只吉台在位时期，天主教已经传入中亚。据史料记载，当时有一个名叫福马·曼嘎佐拉的多米尼克派的教徒来到其地。福马·曼嘎佐拉于1329年返回亚维农，这个时候燕只吉台已死（据钱币资料）。以后，教皇又派福马·曼嘎佐拉前来中亚，驻于撒马儿罕。

笃来帖木儿，即位以前原是在东边。据《元史》的记载，至顺元年（1330年），闰七月，“癸未，遣诸王笃怜、浑秃、孛罗等赍银千两、币二百匹，赐诸王朵列铁木儿”。[①]这位察合台后王如果是在1330年即位的话，则燕只吉台在位的时间约有三年。就在他即位的这一年，元朝“命赵世延、赵世安领撰修《经世大典》事”。该书编成后，附有西北三藩的地图，称察合台汗国为“笃来帖木儿封地”。《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亦以“笃来帖木儿”代表察合台汗国。据此二资料著录，可知在笃来帖木儿的时期，察合台汗国的境域东至畏兀儿地，西至阿姆河下游以及阿富汗的哥疾宁与可不里（喀布尔），北面包括巴尔喀什湖以南诸城，南面达于忽炭（和田）、可失合儿（喀什噶尔）诸地。由此可以看到，当时的察合台汗国仍然维持着以前的领域和统一的局面。

据史书记载，至顺二年（1331年），八月，“壬子，西域诸王答儿麻〔失里〕袭朵列铁木儿之位，遣诸王孛儿只吉台等来朝贡”。[②]可知笃来帖木儿的后继者答儿麻失里是在这一年即位为汗的（一说是在1326年）。他的驻地也是在河中的卡尔施，但同元朝继续维持着密切的关系。如史书还提到，至顺三年（1332年）“二月，甲辰，诸王答儿马失里、哈儿蛮各遣使来贡葡萄酒，西马、金鸦鹘”。[③]“七月戊辰，朔，诸王答里麻失里

① 《元史》卷三四，第762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元史·文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元史》，第800~801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等遣使来贡虎豹。"[①]另外，还见提到，在同年正月，"诸王章吉（即靖克失）献斡罗思（俄罗斯）百七十人，酬以银七十二铤、钞五千锭。己亥，给斡罗思千人衣粮"。[②]靖克失是察合台汗国的一个宗王。当时察合台汗国的蒙古宗王经常同钦察汗国作战，因此俘虏到俄罗斯人。这些俄罗斯人被当做贡献物献给元朝。[③]

答儿麻失里，是一个佛教的名字，相当于梵文的Dharmasri，意为法吉祥。但据奥玛里说，答儿麻失里是第一个在河中接受伊斯兰教的察合台汗，教名阿拉丁。这可能意味着，答儿麻失里是由一个佛教徒转变为一个穆斯林的。答儿麻失里因信奉伊斯兰教，便不尊重蒙古人的习惯，也不每年召集诸王开库里勒台，遂引起反对，但同西亚的商业贸易仍得到发展。巴尔托里德认为，答儿麻失里放弃了游牧生活，走上了定居，不再按照蒙古的传统每年召集库里勒台。据说，他在统治的最后四年中，每年侵入印度，完全忽视察合台汗国东部的事务，从未到阿力麻里去过。[④]

第四节　伊本·拔都他与阿力麻里的基督教徒

在察合台后王答儿麻失里统治时期，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都他曾经来到中亚，伊本·拔都他是摩洛哥人，本名穆

① 《元史》，第805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元史》，第800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布赍胥德：《中世纪研究》，英文版，第2卷（Bretschneider, E.ed.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the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The Geography & History of Central & Western Asia from the Thirteenth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2vols.）第81页，注841，1967年重印本。

④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1分册，第76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罕默德，其父名阿布达拉赫，伊本·拔都他是他的家族名。这是一个世代出法官的家族，属于伊斯兰教的上层。伊本·拔都他于1304年2月24日生于摩洛哥的丹吉尔，受过很好的宗教教育，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在21岁时离开故乡去麦加朝觐，在那里研究伊斯兰教。几年以后，到世界各地去旅行。他起初打算取海路去印度，后因无船未果，便转而到北方游历。他走遍小亚诸城，又经黑海，在1333年到钦察的金帐汗国，然后经中亚草原和呼罗珊，从西北入印度。

伊本·拔都他在行经阿斯特拉罕时曾见到金帐的月即别汗。他离开金帐的首府新萨莱[①]以后，就前往花剌子模。新萨莱与花剌子模之间有沙漠相隔，距离有40天的路程，只能走骆驼。他历尽辛苦才赶到花剌子模。据他说："这是突厥人的最大、最美丽和最重要的一座城。"[②]此城人口稠密，市场上摩肩接踵，难于通行。当时，花剌子模属月即别的领土，月即别派驻其地的长官为忽都鲁·帖木儿（Qutlug Timur）。花剌子模人极为仁义友好，他处鲜见。城外阿姆河流过，该河像伏尔加河一样每年冻结五个月。夏天可通航至于咀密。花剌子模人虔信伊斯兰教。伊本·拔都他拜访了异密忽都鲁·帖木儿。其人患痛风病，卧于丝毯之上，盖覆其足。异密热情地招待他吃饭，席间进以各种具有特色的食物，如烤禽、烤鹤、雏鸽、奶油面包、饼干、甜食，接着又进水果、石榴和特有的西瓜等。盛食物的器皿都是金、银或玻璃制品，汤匙都是金的。在他告别时，异密还赠以米、面、羊只、奶油、香料等物，还赠送了500迪勒木的钱。当时从西亚去中国的商队很活跃。伊本·拔都他在花剌子模就遇到一个来自伊拉克卡尔巴拉（Karbala）的去中国的商队，他们走

① 新萨莱，即今阿斯特拉罕以北225英里处之扎列夫。

② 参看马金鹏译本《伊本·白图泰游记》，第29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的路线是经过阿力麻里。

伊本·拔都他离开花剌子模后，就前往布哈拉。花剌子模与布哈拉之间亦有沙漠，需走18天。中间经过柯提，瓦布坎，然后到达布哈拉城。与花剌子模不同，布哈拉遭兵燹的破坏比较严重。他从布哈拉去谒见答儿麻失里，经过那黑沙不（卡尔施），这是一个园林与流水环绕的小城。当时，答儿麻失里出去行猎去了，其代表塔黑不花（Taq bugha）接见了他，给了他一顶毡房，让他住在一个清真寺的旁边。据伊本·拔都他说，答儿麻失里是一个强大的君主，国土广阔，军队众多。周围是四个大国，即中国、印度、伊拉克与月即别。在答儿麻失里以前为察合台汗国君主的是他的两个兄弟，都不信伊斯兰教。答儿麻失里回来后，伊本·拔都他在一次做礼拜时见到了他。这位君主对他表示欢迎，是说突厥语。接着，又在其宫帐接见了这位远道来的客人。帐内设备豪华，与前代的可汗相似。据说答儿麻失里信伊斯兰教甚为虔诚，每次礼拜必到。伊本·拔都他同答儿麻失里一起待了54天然后离去，汗给他赠送了700银迪纳尔，一个貂皮大衣、两匹马和两峰骆驼。

离开布哈拉后，伊本·拔都他就去撒马儿罕。他说这是世界上最大最美的城市之一。其城建于河畔，过去沿岸有大宫殿，此时已沦为废墟。再前走，到咀密，也是一个大城，有美好的建筑和市场，水渠纵横。其地盛产葡萄与美味的榅桲，以及肉类和奶子。居民用牛奶洗头，可使头发滋润光泽。咀密旧城建于阿姆河畔，被成吉思汗毁后，新建之咀密城距河两英里。

渡阿姆河以后进入呼罗珊，在荒漠沙地行一日半到巴里黑。当时该城仍显露破坏之遗迹。离巴里黑后在库希斯坦山中走7日到赫拉特城。呼罗珊有四大城，即赫拉特、尼沙不儿、巴里黑与谋夫。前二城兴旺，后二城荒废。自此以后，伊本·拔都他又经徒思、马什哈德、尼沙不儿、昆都士、巴格兰等地，越兴都

库什山，过喀布尔，去印度。[①]

伊本·拔都他在1333年路过中亚时，还听到一些关于前任察合台汗怯伯的故事：怯伯是一个贤明的君主，关心臣民的福利，保护穆斯林，但本人却未信仰伊斯兰教。[②]

察合台汗国时期，中亚河中是伊斯兰教盛行的地区，但原察合台汗国的首府阿力麻里地区，则是一个基督教的中心。

早在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就曾经派遣约翰·孟德高维奴取道波斯与印度来中国。1307年，教皇克里孟特五世在北京设立总主教，任命孟德高维奴担任这个职务。在孟德高维奴以后，来东方的最著名的传教者和游历者是鄂多立克。鄂多立克约于1314年离威尼斯东来，先到了波斯。由于耶思德地方穆斯林的反对鄂多立克不得前行。1313~1315年间，东伊朗地区发生伊儿汗完者都、察合台汗也先不花以及达乌德·火者的战争，从东伊朗去印度的道路亦因察合台人的经常入侵旁遮普而难以通行，故鄂多立克只得取海路经霍尔木兹来中国。鄂多立克与马可·波罗、伊本·拔都他和尼哥罗康梯被称为中世纪西方四大游历家。

鄂多立克在北京待了两三年，约在1328年离开，取道中亚返回欧洲，中经戈壁和塔里木盆地，于1330年5月到达威尼斯的帕多瓦。鄂多立克离中国不久，北京大主教孟德高维奴在1328年死。罗马教皇又在1333年，即伊本·拔都他游历中亚的那一年，派尼古拉来中国接任大主教之职。

答儿麻失里虽然取了一个佛教的名字，但据说他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君主，教名为阿拉丁。他的倾向于伊斯兰教和完全转入河中的政策，引起蒙古游牧贵族的强烈反对。在伊本·拔

① 据前引吉布节译本《伊本·拔都他亚非游记》（Ibn Battuta, Travals in Asia and Africa. 1325~1354.Translated and selected by H.A.R.Gibb），第5章，纽约1969年版。

②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1分册，第75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都他经过其地的第二年（1334年），终于在伊犁河流域发生了反对答儿麻失里的暴动。

前述的尼古拉是走陆路经中亚东来的。1338年时，罗马教廷得到了他到达阿力麻里的消息。据说，尼古拉在靖克失的宫廷受到热情的接待。靖克失手下的大官哈拉思曼和尤汉南，看来都是景教徒。他们将阿力麻里附近的一块大地产捐献给这位大主教，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极好的教堂。尼古拉继续东行，未能到达北京就在路上死去。

当时，在阿力麻里有一个主教，名叫李嘉德。另有一些来自欧洲各地的圣方济各派的僧侣，如亚历山大港人佛兰锡斯，西班牙人巴斯喀尔，勃洛文斯省人雷曼德。还有俗人修道士劳伦斯和彼得。巴斯喀尔曾于1338年致书于维多利亚城的友人。该书信后来收在瓦丁所著《圣方济各教会史》第七册中。巴斯喀尔遗札说阿力麻里城的教会是归中国总牧师管理区统辖，阿力麻里城的教士也受北京总主教的指挥。这同当时阿力麻里属于中国的隶属关系是一致的。

巴斯喀尔是在1338年被派遣来阿力麻里传教的。据说，他从花剌子模的乌尔根齐到阿力麻里走了五个月，原因是当时中亚发生内战，使他不得不在路上经常停顿。在内战中，靖克失被他的兄弟所杀。这一说法，有兀鲁伯的著作可为佐证。兀鲁伯说杀靖克失的是他的兄弟也速帖木儿。

1339年，教会本笃十二世又派马黎诺里来中国。他也是走的陆路，于这一年的5月到达君士坦丁堡。然后离克里木，至钦察，谒见了月即别汗。1340年，从钦察到了阿力麻里。他在这里得知，巴斯喀尔等也在政变后被当地的穆斯林所杀。据其所著《奉使记》讲，阿梨算端篡位，信伊斯兰教，即位后下令国中曾经受过洗礼的基督教徒，必须通通改信伊斯兰教，有违令者杀无赦。巴斯喀尔等欧洲来的基督教僧侣不愿服从这项命令，故都被捆

绑，以绳牵之，游街示众。又被穆斯林殴打侮辱，唾面詈骂，拳足交加，割去耳鼻，切断手足，最后斩首。[①]马黎诺里又在阿力麻里重新组织了基督教会，然后东去，于1342年到达北京。五年后，取海路返回欧洲。但是，在马黎诺里离去以后，阿力麻里地方的基督教也就衰落了。伊犁河流域的这个古代的景教中心，到帖木儿时代已经荡然无存。

第五节　察合台汗国的分裂

中亚的历史到14世纪初的时候，开始进入一个最困难的时期。因为这时波斯的著名历史家志费尼和拉施特丁都已先后去世。史料的空白使我们对元朝后期，即海都、察八儿逝去以后中亚的情况所知甚少。巴尔托里德说："要研究察合台汗国是困难的。这是由于自志费尼死去到沙哈鲁之间的整个时期中，几乎完全没有流传下来当代人和目击者对那时的事件的任何记述。然而，我们并不失望。将来也许会找到属于这个时期的片段文献，使我们较容易地搞懂中亚历史上这一个最模糊不清的、但不见得不是最有趣的时期。"[②]这段话虽然讲得有点绝对化了，但迄至目前，世界上论述这段时期中亚史的著作确是极为稀少的。也正由于这个缘故，这个时期察合台汗国的历史既混乱又不清楚。这是有待于史学家们去研究和探索的。叙述这段历史就好像是铸造一个失去的链环，显然是很困难的。

不管情况怎样，通过读史料还是能清楚地见到，在14世纪的后半期，原察合台汗国的境域无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已完全分裂成为两个不同的实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分裂呢？这里

① 据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281页，及所载《巴斯喀尔之信》第283–290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

②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584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有社会的、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原因。

察合台汗国分裂的社会原因，在于自13世纪中期以海都为首的蒙古游牧贵族叛乱以来，中亚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的诸宗王，长期坚持生活在草原上，拒绝信仰伊斯兰教和定居从事农业。这一事实和不断进行的内战所造成的后果，导致突厥斯坦（指与河中相区别的七河一带）原已有所发展的农业与城镇陷于荒废。但同时仍有一部分蒙古部落进入河中农业地区，被当地居民所同化。

从前人的研究和各种游记看，在蒙古人侵之前及蒙古西征之后，曾经存在过八拉沙衮、塔拉斯、阿力麻里、海押立等城镇的那些地区，都是东西交通要道，不但农业繁盛，而且商业和手工业也很发达。可是，到察合台汗国分裂时期，正如前面引到过的14世纪前半期埃及阿拉伯文作者阿勒·奥玛里所说的[①]，那种兴旺的景象却变成了荒凉满目的败壁颓垣。这种情况，在瓦撒夫书中已经提到。经过200年之后，16世纪的作者米儿咱·海答儿的《拉失德史》就更具体地谈到这些城镇的废墟。所有这些废墟和遗址都由近代的考古所发现，证实了以上的叙述。

海都的统治，对造成这种情况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前面已经谈到，察合台后王木八剌沙和八剌都曾以河中作为自己的主要驻地。但在1269年塔拉斯大会以后，蒙古诸宗王又正式宣布要生活在草原上，过游牧生活。游牧对于保持氏族部落制度，对于使蒙古人免于接受定居地区的文化和避免同其他民族融合，是有决定作用的。因为生活在氏族部落制度下的游牧人事实上是同外界隔绝的。

13世纪后半期以来的蒙古人，同那些进入河中定居并逐渐被当地突厥人同化的同族人，开始处于敌对的状态，并互相鄙视。他们自称为真正的蒙古人（波斯文写成Moghul，普通译作莫卧儿

① 卡特勒麦尔：《注释和摘要》（Quatremere, Notices et Extraits），第8卷，第257页，所收失哈布丁：《眼历诸国行记》。

人，此书中写作蒙兀儿人），而把中亚河中地区那些被逐渐突厥化了的蒙古人称之为“喀劳纳斯”（意为“杂种”、“混血种”）。

进入河中地区后被突厥化了的蒙古部，则自称为“察合台人”。他们把东面草原地区那些游牧的蒙兀儿人称为“察台”（意为“土匪”、“强盗”、“抢劫者”等等）。[①]这种“蒙兀儿人”和“察合台人”以及“喀劳纳斯”和“察台人”两种称呼的对立，同后来钦察草原的“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那两种称呼的对立性质相同。

以上的这种对立是导致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的社会基础。

察合台汗国分裂的政治原因，则主要是成吉思汗后裔汗权的没落。前述自14世纪前半期以来察合台汗国内部的专权争位以及不断进行的诸蒙古宗王间的战争，都使掌权的成吉思汗后裔没落下去。以至于最后权力完全落到了非成吉思汗一族的突厥化蒙古部落首领的手中。具体说，在河中地区是巴鲁剌思部，在今中国新疆天山以南各地则是杜格拉特部称雄。

前述察合台汗国答儿麻失里汗信奉伊斯兰教并在蒙古人中推广这一事实，本身即促进了蒙古人突厥化的过程，也增强了那些导致察合台汗国分裂的因素。伊本·拔都他说，答儿麻失里甚至改变了每年到东部巡视的制度。这自然地要引起那些坚持

① 察台（Jatah），张星烺译为“哲太”，见所译《马可·波罗游记》附录《元代西北三藩源流略记》。冯承钧译为“者台”，见所译布哇：《帖木儿帝国》。作者这里采用《明实录》的现成译法。如《嘉靖实录》卷六三：“嘉靖五年，三月，丙申。先是，巡抚甘肃都御史陈九畴，兵部尚书金献民各奏，哈密二种，向因避仇内徙，一居肃州东关，一居金塔寺等处。异类杂处，终难辑睦，控驭一失，事变丛生。议将甘肃北境弃地及晨时威勇旧址，量与筑室修城以安插之，永杜后患。至是总制杨一清复议：各夷自内属以来，未尝为患，今一旦过意猜防，迁之外地，此不北合瓦剌，必西连察台，徒足召衅，未见有益。”

古老传统的蒙古贵族的反对。而答儿麻失里放松对察合台汗国东部的统治又有利于那些反对势力的活动和发展。伊本·拔都他在离开河中后的第二年（1334年）就在印度听到了伊犁河流域发生政变的消息。政变的发动者是笃来帖木儿的儿子不赞。他宣布答儿麻失里违反成吉思汗的扎撒，进攻并占领了阿力麻里，随后又向河中进攻。答儿麻失里率五十亲随人员渡阿姆河，逃往哥疾宁，在路上被巴里黑的统治者（怯伯之子）仰吉抓住，送往不赞处处死。但伊本·拔都他讲了一个故事说，这次政变以后，有一个人来到印度，自称是答儿麻失里。这个人虽举出了事实根据来证明自己的身分，但印度的素丹由于政治上的考虑，还是将他驱逐了。此人最后在伊朗的设拉子找到了避难所。伊本·拔都他后来在1347年经过那里时还见到这个人。

不管情况怎样，1334年的政变导致了答儿麻失里的垮台。其根源不仅有宗教、文化上的分歧，而且还在于前述两种经济（即农业与牧业）的对立。答儿麻失里在位不过三年的时间（1331~1334年）。继之为察合台汗的是不赞。伊本·拔都他说，不赞对穆斯林不支持，允许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进行传教活动，恢复这些宗教的教堂和寺庙。

据穆斯林史家的记述，不赞在推翻了答儿麻失里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大肆诛杀诸蒙古亲王、贵族和大臣。这种暴虐的做法，不但消灭了许多成吉思汗的后裔或汗族成员，严重削弱了蒙古贵族的权力，而且摧毁了不赞自己的统治基础，导致他本人的垮台。因此，不赞在即位仅一年的时间里便被异密们所杀。都哇之孙（也不干之子）靖克失取代他继任察合台汗。

靖克失汗（1334~1338年）同不赞汗一样不支持伊斯兰教。他把自己的驻地和统治中心仍转移到伊犁河流域的阿力麻里，并倾向于基督教。据说他的一个7岁的儿子也受了洗礼，取名约

翰。而阿力麻里也就成了基督教活动的中心，那里不但建立了教堂，而且也建立了主教区。

巴尔托里德说，废靖克失而即位的察合台后王，就是马黎诺里《奉使记》中提到的阿梨算端。①这个阿梨算端也可能就是也速帖木儿的伊斯兰教教名，因为他在位时期进行了对基督教徒的血腥的迫害。

靖克失有一兄弟名也速帖木儿。据说他们兄弟二人有仇。也速帖木儿企图杀死靖克失。其母得悉后告知靖克失。但在以后的斗争中靖克失却失败，被也速帖木儿所杀。也速帖木儿还割其母之双乳以泄恨。②

有的作者说阿梨算端是窝阔台汗的后裔。③这说明当时窝阔台系的势力并未因海都、察八儿的灭亡而消失，也说明此时察合台后裔的没落及无所作为。在阿梨算端时期，河中地区日益发展强盛起来的巴鲁剌思部已开始同成吉思汗后裔发生矛盾。故阿梨算端废除了该部得自察合台汗的许多世袭特权，因而引起强烈的反对。此人最后，在河中取代成吉思汗后裔统治的就是巴鲁剌思部的首领。

继阿梨算端为察合台汗的是宽阇之孙摩诃末·孛罗。④摩诃末·孛罗以后的察合台汗是哈赞。哈赞是前述牙撒吾尔的儿子。格鲁赛以哈赞汗统治河中的时间为1343~1346年。⑤

伊本·拔都他没有提到这些汗的名字，但说牙撒吾尔之子哈里勒曾一度占据河中。巴尔托里德说，哈里勒与哈赞并非同一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1分册，第77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② 据阿布哈齐：《突厥世系》，德麦颂法译本（Abu al-Ghazi Bahadur Khan, Histoire des Mongols et des Tartares.Repr.1970.）。

③ 克拉克：《论也速帖木儿在1339年颁布的一纸蒙古法令》，载《中亚》杂志1975年。

④ 《多桑蒙古史》的察合台系诸汗世系表，以孛罗与摩诃末为二人。

⑤ 格鲁赛：《草原帝国》，英文版，第342页。

个人。[1]哈里勒其人不见于史料记载，但回历七四三年和七四四年铸造的钱币上发现有哈里勒的名字。

从成吉思汗征服中亚，到哈赞汗的时期，已经过去了120余年。在这120余年的时间里，跟随成吉思汗进入中亚地区的四大部落扎拉亦儿部、巴鲁剌思部、速勒都思部、阿鲁剌惕部，或者已经突厥化，或者他们原来就是突厥部落。这些突厥部落的首领们在中亚各地都占据一定的地区作为自己的采邑。他们的势力一天一天强大起来，甚至凌驾于察合台后王之上。他们互争雄长，混战不息，使得中亚各地扰乱不宁。相反察合台后王的势力则日益衰落，甚至沦为这些突厥部落首领的工具和傀儡。

现在先叙述察合台汗国分裂后东部的情况。关于东部察合台汗国的惟一史料，是16世纪时杜格拉特部的贵族米儿咱·海答儿写的《拉失德史》。据该书讲，察合台汗曾把“曼噶赖·苏雅”之地封给杜格拉特部的异密乌尔土布。其地东至于曲先（库车）和塔尔布噶，西至于费尔干纳边境的萨姆·伽兹和加基什曼等地，北至伊塞克湖，南至车尔成与撒里畏兀儿之地（在和田与罗布之间）。“曼噶赖·苏雅”相当于Aftab Ru，就是“向阳”的意思。[2]

以上情况，不见于汉文史料的记载，波斯文史籍亦不见提及，同元朝时今新疆地区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该地名的来源与出处尚待查考。

《拉失德史》把察合台汗国分裂后的东部汗国称为“蒙兀儿斯坦”，并注明即帖木儿历史家的所谓“察台”。后人根据此书所叙述的历史事实涉及的地区，认为蒙兀儿斯坦的范围大致应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1分册，第78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②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7页；中文版，第1编，第15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该是：南面包括了今新疆焉耆以西的整个南疆，向西直到费尔干纳盆地。北面到了额尔齐斯河与额敏河，包括了巴尔喀什湖及其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在内。[1]在《拉失德史》书中，巴尔喀什湖名叫“库克恰·腾格兹”，是“蒙兀儿斯坦”同“月即别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界湖。蒙兀儿斯坦的南部是“曼噶赖·苏雅”，属于杜格拉特部。在明朝的时候，这些地区被称为别失八里。

关于蒙兀儿斯坦的历史，惟有《拉失德史》作过叙述。该书作者米儿咱·海答儿说：“很久以来，蒙兀儿诸汗就从文明世界的各城镇中被逐出，并不得不迁就于荒漠之中居住。所以，他们并没有为自己写下任何历史，而以口头传说为祖先事迹的根据。现在希吉勒历九五一年（1544年），蒙兀儿人中间连一个了解这些传说的人都没有了，所以我敢于不揣冒昧，想把这一艰巨的工作担当起来，是因为考虑到如果我不大胆来写这历史，世界历史的篇幅中，将会看不到蒙兀儿诸汗的史实了。”[2]可是，米儿咱·海答儿是一个狂热的逊尼派穆斯林。同其他的穆斯林历史家一样，他对于不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人物的事实是不屑一提的。他写历史好像是为伊斯兰教的发展史作注解。因此，《拉失德史》写的蒙兀儿史，是从秃黑鲁帖木儿汗开始。因为秃黑鲁帖木儿汗是察合台兀鲁思东支中第一个信仰了伊斯兰教的汗。至于他以前的蒙兀儿诸汗，米儿咱·海答儿则仅仅提了一下名字而已。

据《拉失德史》，秃黑鲁帖木儿是也先不花汗之子，都哇汗之孙。对于都哇，因汉文史料记载较多，人们比较熟悉。也先不花则处在汉文失载之际，而《拉失德史》的作者又讲得很简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1分册，第80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②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2页。

略，故存在一些疑问。

巴尔托里德说也先不花死于1318年。他并不认为蒙兀儿斯坦有一个也先不花汗，而是说秃黑鲁帖木儿为额敏·火者之子。[①]阿布哈齐说，河中有一个也先不花汗，其在位的时间在怯伯之前。又说这个也先不花也名叫亦勒·火者。[②]宽德密尔（Khwandamir）说也先不花直到死去一直在河中为汗，但他同时提到一个额敏·火者，在蒙兀儿斯坦自立为汗。伊莱亚斯认为亦勒·火者与额敏·火者可能就是同一个人。[③]据阿布哈齐说，亦勒·火者，又名也先不花，出生于河中。这时，因为在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尔泰、畏兀儿地等处已经找不到一个有能力的察合台后裔来掌权，那里的蒙兀儿异密们开会讨论，决定从布哈拉把也先不花请来，拥立他为蒙兀儿斯坦的汗。[④]鉴于阿布哈齐的说法一般地是可信的，而目前又无其他的资料，作者现在就采用其说。也先不花在蒙兀儿斯坦即位的时间一般认为是1321年。他是察合台汗国东支的第一个汗。也先不花在位时期，今新疆地区杜格拉特部的首领是异密图列克。[⑤]他曾将伊斯兰教传到蒙兀儿部落中。[⑥]

据厄尔斯金（Erskine）《印度史》，也先不花汗的统治终于1330年。其后，有一段汗位虚悬的时期。直到1347年，秃黑鲁帖木儿才被拥立为汗。《拉失德史》中所讲到的关于他即位的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1分册，第79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巴尔托里德又在《中亚突厥各族历史十二讲》中说："1318年以后也先不花未必还活着。在更早的史料中，秃黑鲁帖木儿之父被认为是都哇的另一个儿子额敏·火者。为了调和史料中的矛盾，阿布哈齐认为额敏·火者（他写作亦勒·火者）又名叫也先不花。很可能关于秃黑鲁帖木儿出身于汗族的说法是杜格拉特异密臆造出来的。"

② 阿布哈齐：《蒙古人和鞑靼人的历史》，戴麦颂法译本，第164页。

③ 《拉失德史》，英文版，绪论，第39-40页。

④ 阿布哈齐：《蒙古人和鞑靼人的历史》，戴麦颂法译本，第165页。

⑤ 《拉失德史》，英文版，绪论，第48页。

⑥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153页。

经过如下：

也先不花逝世后，蒙兀儿诸部落群龙无首，危机渐生。这时，杜格拉特部的异密播鲁只（即米儿咱·海答儿的祖先）决定找一位汗来，以恢复国家的秩序。他终于在钦察地面[1]（但巴尔托里德说是从伊犁地区请来的）找到了秃黑鲁帖木儿，当时这位王子已经16岁。异密把秃黑鲁帖木儿从那里经过穆扎特山口接到自己的驻地阿克苏，宣布他是也先不花汗之子，立以为汗，时在1346年。

蒙兀儿人当中传说秃黑鲁帖木儿之母为也先不花汗之妃蒙力克。蒙力克怀孕后，被也先不花汗之宠妃撒的迷失赐给大异密都合台·失剌瓦勒。也先不花汗死后，蒙力克在这位异密处生了秃黑鲁帖木儿。至此被播鲁只接回。播鲁只因拥立新汗有功，被赐以各种特权，世袭罔替。1347年以后不久，忽歹达继其父播鲁只为杜格拉特部的大异密。此人曾见于明代汉文史料的记载。

秃黑鲁帖木儿18岁的时候（也即在他被找到和接来阿克苏两年之后）会见了伊斯兰教的传教者舍黑·扎马鲁丁[2]，并听取了这位舍黑的说教。扎马鲁丁不久死去，秃黑鲁帖木儿在舍黑的儿子阿尔沙都丁的帮助下信奉了伊斯兰教。他们决定，为了传播伊斯兰教，必须逐一召见蒙兀儿部落的王公贵人。如果他们接受这个信仰，就没有问题。如果他们拒绝，就把他们当做异教徒和偶像崇拜者杀掉。第一个单独接受考察的是杜格拉特部异密图列克。他当时就告诉汗说："三年前我在喀什噶尔的时候，就遵从一个圣者信了伊斯兰教。"[3]秃黑鲁帖木儿听了很高兴。这也说明杜格拉特部更早地接受了伊斯兰教。就这样，众王公一个一个地接受了考察，他们全都信奉了伊斯兰教。据说当时信奉伊斯兰教的蒙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55页。
②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12页。
③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15页。

兀儿人竟有16万人之多。

秃黑鲁帖木儿与西部河中地区被巴鲁剌思部异密挟立的察合台汗不同，看来还是有权威的。他同所有的察合台后王一样认为，河中是察合台家族的世袭领地。因此，他在巩固地统治了蒙兀儿斯坦以后，就在 1360 年（即元末至正二十年）趁河中地区混乱的机会，出兵去征服和统一那个地区。

在中亚河中地区，也同在其他蒙古征服的地区一样，只有成吉思汗的后裔才有资格即位称汗，即使他们毫无实权。与此相反，一个突厥部落的首领，即使他是一个实际的君主，势凌公侯，操纵国柄，也永远不能称汗，只能称为异密，或大异密。像这样的异密当时在中亚不少，犹如割据的军阀，无法无天，严重削弱了汗的权威。

河中地区的哈赞汗看来是一个不甘于没落的汗。他在即位以后曾致力于恢复察合台后王的权威。他的驻地也是在卡尔施附近。哈赞汗在该城以西两日路程的地方建筑宫殿，称为增吉尔·萨莱。他似乎采取了某种措施来压制诸突厥异密。也许是由于这个原故，帖木儿的御用历史家歇里甫丁在《帖木儿武功记》中把他描绘成为一个暴君。哈赞汗的作为，终于导致了他同突厥异密的严重冲突和战争。

当时中亚突厥异密的首领是巴鲁剌思部的迦慈罕。迦慈罕的采邑在阿姆河北岸的撒里·萨莱。[1]这个地方是他的驻冬之地。他的驻夏之地则在库拉布河上游克孜耳苏河流域的蒙克城（巴尔朱安）附近。迦慈罕举兵反叛哈赞汗，双方发生战争。起初，哈赞汗在铁门以北咀密与卡尔施之间的地区打败了迦慈罕，射中他的眼睛，但未继续追击，留在卡尔施过冬，不加警备。一些军队散去。在这种情况下，迦慈罕再次来攻。哈赞汗大败阵

[1] 撒里·萨莱，在昆都士的正北，地当今塔吉克斯坦克非尔尼干河流域的原米高扬纳巴德东北不远处。

亡，时在1346年。从此，河中的政权转到了迦慈罕的手中。此事正与秃黑鲁帖木儿在蒙兀儿斯坦即位同时。

正如分裂后的东部地区是杜格拉特部专权一样，西部河中地区则是巴鲁剌思部的首领专权，并擅自废立。如迦慈罕为了装点门面，把一个名叫答失蛮察（屠寄写作达尼斯乃次）的窝阔台后裔扶立为河中的汗（1346~1347年）。由于迦慈罕的势力和统治权在河中，所以他和他的后继者拥立的傀儡汗即使在名义上也管不了原察合台汗国的东部地区（即今中国新疆）。据阿布哈齐《突厥世系》讲，答失蛮察是海都的儿子。[1]为了另立察合台汗的后裔（都哇之孙）巴颜合里为汗，迦慈罕又把仅做了两年汗的答失蛮察杀掉。而巴颜合里汗（1348~1358年）纯粹是一个傀儡和迦慈罕的驯服工具。所以，《帖木儿武功记》对他有一些颂扬的话。

迦慈罕的权力主要限于河中，其东面是杜格拉特部的势力范围。但迦慈罕曾几次侵略相邻的赫拉特与花剌子模地区，都获得一定的成功。有一次，迦慈罕俘虏了赫拉特的灭里，将其带回撒里·萨莱。迦慈罕手下的异密们要求将赫拉特的灭里处死，并瓜分他的个人财产。迦慈罕秘密地将灭里释放，送回赫拉特，引起了异密们的不满。

1357年时，迦慈罕在阿姆河以南狩猎行乐，没有带多少随从人员和武装，突然遭到部落首领火都鲁帖木儿的袭击，被箭射死。其遗体被运回撒里·萨莱埋葬。迦慈罕死后，其子米儿咱·阿布达拉赫即位。

阿布达拉赫是一个无能之辈和好色之徒。他垂涎于巴颜合里汗之妃，便于1358年在撒马儿罕将这位汗杀掉，准备霸占其妻，另立帖木儿沙为汗。这引起了河中的异密们的不满。这时，

① 阿布哈齐：《蒙古人和鞑靼人的历史》，戴麦颂法译本，第153页。

巴鲁剌思部的异密哈吉（帖木儿的叔父）同速勒都思部的异密巴颜联合起来，在1358年把阿布达拉赫驱逐。阿布达拉赫逃往今阿富汗北部兴都库什山中的安德拉布，死于其地。后来，迦慈罕之孙密尔·忽辛就在阿富汗自立为王，占据了包括喀布尔、巴里黑、昆都士及八答黑商的广大地区。

河中诸异密各据一地，混战不休，导致了察合台汗国东部的秃黑鲁帖木儿汗前来收拾局面。

以上就是元朝末年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的情况。但总的看还是很不清楚的，而这个时期又是元朝走向衰亡的末期。正如同历史上中国中央王朝更代之际对边疆地区既力不能及又无所了解一样，这时汉文史料对中亚也没有什么记载。

第七章 帖木儿帝国与中亚

第一节　帖木儿的发迹

中亚河中地区突厥化了的蒙古部落巴鲁剌思部，在14世纪中期察合台汗国衰落和分裂的时候已发展壮大。其首领异密控制了河中，并随意废立成吉思汗的后裔，“挟天子以令诸侯”。由于广大群众只崇拜成吉思汗的后裔，不信奉非贵族出身的突厥部落首领，中亚一直处于诸侯混战的状态。只是到了14世纪后期，巴鲁剌思部的帖木儿才把河中地区完全统一起来。

帖木儿于回历七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1336年4月8日）出生于撒马儿罕以南约40英里渴石地方（今沙赫里夏勃兹）的萨布扎尔村（Sebzar）。其地属于迦慈罕（Kazghan）的辖境。据说巴鲁剌思部是随从成吉思汗西征来到中亚的。帖木儿的祖先、巴鲁剌思部首领哈剌察儿（Karachar noyan）是成吉思汗的从兄弟，后来是察合台汗手下的一名统帅。[①]实际上，

① 据拉施特丁《史集》称，成吉思汗的四世祖屯必乃汗有九个儿子，其第三子合出里就是巴鲁剌思部的祖先。合出里的长子为兀儿答木赤·巴鲁剌，兀儿答木赤·巴鲁剌的长子为拙赤额，拙赤额的长子为不鲁罕·合勒札（余大钧译本，第35页）。帖木儿的碑铭则说，秃蔑乃（Tumenay，亦写作哈出来）生合出里（Katchoulay）；合出里生子亦儿占赤·巴鲁剌（Izamchi Baroula）；亦儿占赤·巴鲁剌生速忽赤臣（Soughoutchitchin）；速忽赤臣生哈剌察儿（Karatchar Noyan）；哈剌察儿生亦连吉儿（Ilenguir）；亦连吉儿生不儿赫勒（Burkel）；不儿赫勒生塔剌海（Taraghay）；塔剌海生帖木儿（见冯承钧译《帖木儿帝国》第12页，据舍里弗丁书，第1册第8~21页，伊本·阿拉不沙书，第1册第12页以后）。

巴鲁剌思部如果说是来自蒙古的话，在中亚已生活了100多年。这个部落已经突厥化了。有的作者说，帖木儿的祖先不过是一些牧羊人，兼做强盗。帖木儿的父亲名叫塔拉盖（Taragai），是巴鲁剌思部的一个头目。帖木儿本人，无论在血统、语言、信仰、文化和习惯等方面，都完全是一个突厥人。[①]由于在中亚人们都崇敬成吉思汗后裔，统治者们以属于成吉思汗一族为荣，不属于成吉思汗一族的统治者也想同汗族结姻亲，以图巩固自己的威望。然而，不管帖木儿的历史家怎样说，在蒙古人的眼里，帖木儿不是一个贵族，而是一个叛臣。

帖木儿年轻时在迦慈罕手下服务，被任命为千户长。在迦慈罕和他的儿子阿布达拉赫相继覆亡以后，速勒都思部异密巴颜割据称王，但不为诸侯所服，故各地部落首领纷纷举兵自立，混战不休。而塔拉盖的儿子帖木儿也就在这个时候收集部众，积蓄了自己的实力。他24岁时自称为“星宿幸会之主”（Shihab-kiran），回历七七一年（1369~1370年）称为速檀。

根据歇里甫丁的《帖木儿武功记》[②]，河中地区在发生上述事件以后陷于分崩离析、混乱不堪的局面。东部汗国的秃黑鲁帖木儿汗根据继承权本应拥有这一地区，征集军队在1360年3月向河中进发。从答儿麻失里到这一事件的发生，其间有察合台

---

① 有不少波斯、印度画家所绘的肖像，把帖木儿画成一个伊兰人的模样，白面，一部浓而长的胡须，中等身材。布哇在《帖木儿帝国》中说，这些都不类其人。若据帖木儿的同时代人所描写的形貌，帖木儿其实身材高大，头极大，面有色，少年白发。帖木儿虽服波斯衣冠，身衣丝袍，头戴高尖毡帽，但仍保留若干蒙古风习，所以他两耳垂大珠环。帖木儿爱奢华，克拉维约曾记述撒马儿罕宫廷之华丽，男女皆服丝绸绒衣，饰以金钢石，红绿宝石，珍珠无数，兵刃所饰亦同。因为当时蒙古、伊兰二族尚未混杂，帖木儿的形貌不能类似伊兰人（《帖木儿帝国》冯承钧译，第13页）。

② 歇里甫丁：《帖木儿武功记》（Zafarnama），写于1425年，最早有帕提·德·拉·克鲁阿（Petie de la Croix）的法译本，巴黎1722年版，共四卷。今有加尔各答印本（The Zafarnama by Maulana Sharifuddin 'Ali of Yazd. ed.by Maulawi Muhammed Ilahdad，vol.1--2、Calcutta.1887~1888.）。

族的八位汗即位。

当秃黑鲁帖木儿汗率军到达锡尔河塔什干平原上的时候，派了三位王公前去侦察敌情。他们在渡过锡尔河以后同扎剌亦儿部异密拜牙即的部队会合，向渴石进发。驻在渴石的巴鲁剌思部异密哈吉（帖木儿的叔父）闻风退往呼罗珊。他越沙漠来到阿姆河畔。这时，帖木儿向他请求让自己返回渴石，去安抚百姓，抵抗蒙兀儿军。帖木儿返回渴石后，向蒙兀儿的三位异密表示是前来归附于秃黑鲁帖木儿汗的。于是，蒙兀儿汗就任命他为渴石及其所属地方的监治官。

不久，蒙兀儿王公们发生分歧，他们被迫从河中退回去。哈吉趁机从呼罗珊返回，打败帖木儿，迫使他交出渴石的统治权。秃黑鲁帖木儿汗闻知后，又在1361年率军进攻河中，以便重新扶植帖木儿。在蒙兀儿军到来时，河中诸异密纷纷投降，秃黑鲁帖木儿汗处决了其中的拜牙即。哈吉恐惧，退到渴石，召集部属准备抵抗，但看到没有希望，又逃亡呼罗珊。他来到撒卜兹瓦儿（Sebzvar）的属地不鲁乞术温（Buluk-i-Juvin）的胡拉沙村时，同他的兄弟亦德古一起被强人所捕杀。哈吉既亡，帖木儿也就成了巴鲁剌思部的首领。

在蒙兀儿人来攻，诸异密非逃即降的情况下，只有各城镇的人民进行了一些抵抗，甚至有些地方的政权也转到了起义的群众手中。但是，起义者都遭到蒙兀儿人的镇压。秃黑鲁帖木儿汗在平定了河中诸城以后，就在当年的冬天率军前去讨伐盘踞在阿富汗一带的异密忽辛。忽辛为了抗击蒙兀儿军，率部来到瓦赫什河畔扎营。秃黑鲁帖木儿汗率军过了铁门以后，进达忽辛驻地附近。双方正要交锋时，忽辛方面忽然有一将叛离，倒戈来投蒙兀儿军。忽辛一看情势不妙，转身逃跑。秃黑鲁帖木儿汗乘机追击，进至昆都士。他也像成吉思汗一样在兴都库什山中度过了来年的春夏两季。

第二年，当秋天到来的时候，秃黑鲁帖木儿汗启程返回撒马儿罕。至此，他就把整个河中都纳入了自己的版图。他把所征服的地方的政权交给了自己的儿子也里牙思火者，并拨给他一部分军队，由异密别吉克统率。又任命帖木儿为也里牙思火者的参赞，负责河中的行政事务，而自己则返回东部的蒙兀儿斯坦去了。

这时的花剌子模地区仍保持着独立。自蒙古诸汗国如钦察的金帐汗国、波斯的伊儿汗国和中亚的察合台汗国在这个时期（14世纪60年代）都先后趋于瓦解以来，花剌子模地方产生了一个由突厥化的蒙古氏族弘吉剌族所建立的伊斯兰王朝。这个王朝铸造的钱币无统治者的名字，而仅铸了“政权属于真主”这样一句宗教的口号。王朝的统治者以真主的穆斯林自居，不承认（河中地区的）察合台人是穆斯林。而察合台人又不承认其东面的蒙兀儿人是穆斯林。花剌子模也拒绝臣服于察合台后王的政权。

《拉失德史》的作者米儿咱·海答儿总结秃黑鲁帖木儿统一中亚的成就时说：“秃黑鲁帖木儿的领土达到了撒马儿罕以至更远的地方。异密播鲁只因拥立此汗有功，被赐以九种特权。我本人曾见到这些特权的条文。这是用蒙兀儿文在昆都士写成的。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这位蒙兀儿汗的统治权已经达到了昆都士。”[①]这表明，察合台兀鲁思重新得到统一，中亚地区又统属于今中国新疆地区的一个汗——秃黑鲁帖木儿汗。

据蒙兀儿人中的传说，秃黑鲁帖木儿汗34岁时死去。其坟墓在伊犁河流域霍尔果斯附近的阿力麻里故地。[②]他的儿子也里牙思火者在位的时间太短，以致其事迹不为人所知。不久河中的政权便落到帖木儿的手中了。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23页。

② 参看徐松：《西域水道记》卷四。

第二节 帖木儿统一河中地区

帖木儿的父亲塔拉盖是在秃黑鲁帖木儿汗第一次进攻河中之前就死去了的。所以，帖木儿基本上是独立成长起来的。作为也里牙思火者的参赞，主管行政事务，其地位在军队统帅别吉克之次。别吉克在撒马儿罕各地肆行抢掠，也里牙思火者对人民诛求无厌，引起普遍的不满。有一次，帖木儿听说撒马儿罕的女孩被送去给蒙兀儿人做奴隶，受到群众尊敬的宗教领袖人物赛伊德（意为穆罕默德的后裔）们也被拘捕。帖木儿派人去向秃黑鲁帖木儿汗诉说求情，亦无结果。为此，帖木儿带领自己的人员去强行释放了那些被囚禁的人。蒙兀儿人向汗报告说帖木儿叛变了。秃黑鲁帖木儿汗大怒，下令将他捕获处死。帖木儿恐惧，就赶紧逃跑了。[①]或说他是耻于位居别吉克之下而离去的。[②]

帖木儿逃离河中以后，就去阿富汗投奔忽辛。忽辛是迦慈罕之孙，其妹阿尔哉（Aljai）嫁给了帖木儿，故二人为姻兄弟。忽辛继其祖、父统治阿富汗，也因曾被秃黑鲁帖木儿汗击溃而在亡命中。这时，两个难兄难弟就联合起来，进行反抗蒙兀儿汗的斗争。

他们首先从巴里黑去希瓦（花剌子模），企图控制这个扼商路的咽喉要地，但当地统治者认识他们。帖木儿等见势不妙，就向南逃跑，几经苦战才打退了追兵，在沙漠中盲目流窜。以后，他们又遇到一些土库曼人，经其首领的帮助，才越过大漠

① 哈洛尔德·兰姆：《帖木儿传》，英文版（Harold Lamb, Tamerlane. The Earth Shaker. 1928.New York），第49页。

② 格鲁赛：《草原帝国》，英文版，第411页。

走上去呼罗珊的大路。

帖木儿与忽辛约定在阿姆河以南相会合，自己则打算回撒马儿罕去。他终于潜入该城，准备发动起义。但当时蒙兀儿汗对撒马儿罕的控驭很严，人们认为起义无成功的希望，劝帖木儿离去。帖木儿又不得不带着新招集的一帮人南逃阿富汗。

帖木儿等翻越兴都库什山，进入喀布尔河谷，经坎大哈与忽辛会合。他们应锡斯坦长官之邀，去协助镇压当地的人民起义，目的还是想占有其地，取而代之。后来，锡斯坦长官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就与起义者联合，反过来进攻帖木儿。帖木儿虽将锡斯坦人打败，但在一次夜战中被箭射穿右手和右脚，成为终身残废。所以，帖木儿也被称为跛子帖木儿（Tamerlane）。

以后，帖木儿与忽辛来到昆都士附近。《帖木儿武功记》说，他与忽辛在来到该地以后，从孛勒台（Boldai）部落中招集人马，向八答黑商进军。在到达塔里寒的时候，他们同八答黑商诸王修好，然后转向阿尔汉渡口，在该处过阿姆河，于撒里·萨莱一边登岸，向骨咄前进。接着，他们穿过沙漠来到一个名叫古拉克的地方扎营。

蒙兀儿军想在"石桥"（Pul-i-Sengi）附近阻止他们前进。帖木儿率领2000人去迎敌，与蒙兀儿军在石桥相遇。两军鏖战，从旦至暮，未分胜负。帖木儿审度形势，乃命一部分军队在石桥附近埋伏，而自己则率领1500人于午夜泅水渡河，占领山头。入夜以后，帖木儿命令部卒在最高的山顶上四处升火。蒙兀儿军一见火光冲天，顿时惊慌失措，士无斗志，抱头鼠窜而逃。于是，帖木儿从山上冲下来追击敌军，一直追到古甲拉特（Gujarat）。蒙兀儿人死者无数，尸横遍野，路为之塞。帖木儿在古甲拉特驻营，忽辛率部继续追击。

帖木儿在石桥获胜以后声威大振，士气昂扬。他便率领2000人继续前进，在到达库鲁哈阿（即铁门）的时候，渴石以

及附近地区的百姓纷纷来归。帖木儿派所部200人分成四路，每人在坐骑的两边挂着大树枝，以便走时扬起大量尘土。因此，他们进入渴石平原时，当地的监治官遥见烟尘大起，以为人数很多，被吓得逃跑了。帖木儿派来的这些人轻易地占领了渴石。

这时，也里牙思火者汗正在塔什·阿里希（Tash Arighi）扎营，其地距渴石城有4法尔沙赫的路程。他准备与帖木儿再作决战。

帖木儿率领精兵百人，连夜进至胡扎儿（Khuzar）。该城居民向其归降。帖木儿将胡扎儿和渴石的军队集合在一起，亲自率领着向奇卡达里克（Chekadalik）进发，到该地扎营。这时，忽辛也率军到来，与帖木儿会合，以便与也里牙思火者会战。他们把军队分成两部分，忽辛指挥右翼，帖木儿指挥左翼，部署停当，向前进军。

驻扎在塔什·阿里希的蒙兀儿军也分成两部分，也里牙思火者与异密哈米德指挥左翼，异密秃黑帖木儿和异密别吉克指挥右翼。

两军在卡巴·马坦（Kaba Matan）地方交锋（其地距渴石与撒马儿罕不远）。帖木儿方面以少胜多，打败了蒙兀儿军。蒙兀儿将领多人阵亡，也里牙思火者本人和异密别吉克、亦思干答儿·乌黑阑、异密·哈米德和异密·亦速甫均被俘。捉住他们的士兵认识也里牙思火者，没有向首领报告便把他和别吉克放了。这样，也里牙思火者才得以逃脱。

当夜，帖木儿继续进军，一直到达扎木（Yam）河，以便切断蒙兀儿军的后路，斩获颇众。他麾下的异密扎忽和赛甫丁奉命去进攻撒马儿罕，于1363年攻占该城。帖木儿与忽辛赶紧对敌人进行追击，从忽毡地方渡河，一直追到塔什干。1363年，蒙兀儿统治者被河中驱逐出去。

也里牙思火者在石桥之战和卡巴·马坦战役之间得到其父秃

黑鲁帖木儿汗逝世的消息。有兀鲁·帖木儿和异密·哈米德二人前来报丧，并请也里牙思火者回伊犁去继承汗位。因此，也里牙思火者就在败军之际赶回阿力麻里去了。

帖木儿虽然驱逐了蒙兀儿汗，但并非出自汗族，不足服众突厥异密之心。正如《帖木儿武功记》中所说的，当河中与突厥斯坦及所属诸地摆脱了蒙兀儿人的统治之后，诸王公、异密各不相下，他们也不愿意服从帖木儿与忽辛这两个叛臣与贱族。所有各部落的首领都自恃其部属与臣民众多，希望保持独立而不愿受任何节制。在这种情况下，帖木儿与忽辛就在1363年召集各部落首领和王公商讨国事。最后，他们决定拥立哈比勒·沙（或写作哈布勒·沙）为汗。此人是都哇的曾孙，燕只吉台之孙，这时已沦为一个托钵讨乞的德尔维希[①]。帖木儿将其立为河中的汗以后，就以他的名义进行统治，真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其情况与迦慈罕相似。这样，也可以使蒙兀儿汗没有进攻河中的口实。

可是，也里牙思火者还是在1364年作了最后一次要统一河中的进军。据《帖木儿武功记》所述，是年冬尽春来的时节，大队蒙兀儿军向河中进攻。帖木儿与忽辛联军前去迎敌。他们在阿卡尔（在锡尔河左岸忽毡以下不远处）逗留数日，检查了战马与驮畜之后就渡过锡尔河扎营。

帖木儿将兵营移至契纳兹与塔什干之间的河边。忽辛过了河以后也驻扎在事先划定的营地。蒙兀儿军于拂晓时到达，也在锡尔河的同一边扎营。双方斥候相望可见，大军排好阵势，准备战斗。忽辛指挥右翼，帖木儿为主帅指挥左翼。部署既定，就向蒙兀儿军发动进攻。战斗的那天，狂风大作，乌云密布，

① 德尔维希，是一个波斯语，相当于阿拉伯文的法基尔（穷人），意思是贫民、穷人、乞丐，指伊斯兰教中的苦行者。

雷鸣电闪，暴雨倾盆而下。战场上的牲畜都像鱼一样在水中漂浮，马足深陷在泥中。而《帖木儿武功记》的作者却说这是由于蒙兀儿人用扎答石作法所致。[①]

由于大雨，帖木儿军队的马匹遭受湿气的熏蒸患上了羸弱症（Asterkha），越来越瘦。军队的辎重和装备等经雨淋后变得非常沉重，步、骑兵举步艰难。因此军队普遍丧失信心，士无斗志。

蒙兀儿军的情况不同，他们是原地待战，下雨时用毡子遮盖起来，尽量不让衣服和武器着雨。当帖木儿军到来时，他们就把覆盖的毡子掀开，以精力充沛的马匹和原封未动的武器投入战斗。

起初，帖木儿指挥的左翼战胜了蒙兀儿军的右翼，而蒙兀儿军的左翼则击溃了忽辛指挥的右翼。忽辛惊骇奔逃，帖木儿奋力杀敌，忽辛始得重集所部稳住阵脚。但这时他们二人已经有了分歧，故不能互相配合。第二天会战时，帖木儿方面又有苫思丁率部临阵脱逃，结果被蒙兀儿军击败。帖木儿军的士卒在仓皇逃窜中被溺死在水中者无数，殒命于疆场者达几万人。这次战役发生在回历七六六年（1365年）赖买丹月初一日，被称为泥沼之战（Lai之战，佩替译为Bataille des Bourbiers），地点在锡尔河右岸契纳兹和塔什干旧城之间。

① 直到现在，中亚和新疆各族群众对于所谓的扎答石能呼风唤雨的说法还是很熟悉的。扎答石，元、明时期通作酢答、砟答，为蒙古语jada之音译。突厥语作yedeh，语源为yai。阿拉伯人称之为Hajar-ul-Mattar，波斯人称之为Sang-i-deh。施法的人则叫做扎答赤（Yedehchi）。帖木儿后王巴布尔也曾提到关于扎答石的迷信。《史集》说，成吉思汗之子拖雷于1230年在三锋山进攻金朝时曾用过扎答石作法。慎懋赏著《四夷广记》称为扎丹石。该书讲："正德八年（1513年），哈密卫大小头目卜儿孚虎力、参政右头目也写克、左头目虎都六马黑麻番文：速檀拜牙即害人，每家夺麦三石，把壮牛羊都夺了杀吃。又要去肃州下扎丹，把糜谷霜打了。（扎丹，大圆石。四夷能用作云、雨、霜、雪）"曾经由英国人穆尔克罗夫特（Moorcroft）派遣去帕米尔地区考察的密尔·亦扎特·乌拉（Mir Izzat Ullah）说，扎丹石是叶尔羌的一个奇迹。他虽然自称相信这种石头的神力，但却承认从未亲眼见过它的效力。

这次战役失败之后，帖木儿与忽辛二人率部退往渴石，而其他部落首领则都逃过阿姆河去了。忽辛劝帖木儿也过河，帖木儿表示要固守自己的故乡。忽辛便自行退至撒里·萨莱，让自己的臣民全部渡过阿姆河，走一条偏僻的路到达锡伯图山口（Shibartu，这是兴都库什山的一个山口，在巴米羊稍东处）。

忽辛离开渴石以后，帖木儿立即重整队伍，准备迎敌。他集合了十二个旗队（和硕），并命帖木儿火者、查鲁赤和阿拔斯·把阿秃儿带领其中的八个旗队去侦察撒马儿罕周围地区的情况。因查鲁赤酒醉失言，导致部下的达乌德火者和欣都沙二人投敌，带领蒙兀儿军前来，把三个异密及其军队都赶跑了。帖木儿被迫南奔，于阿模里（查尔周）渡河，到巴里黑扎营，伺机再动。

蒙兀儿军继续前进，到了撒马儿罕。这时，撒马儿罕的处境很危急。这不仅是因为该城的统治者和守城的军队都逃跑了，而且还因为自成吉思汗以来，城墙和堡砦皆已被毁，难于固守。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撒马儿罕的居民还是成功地守卫了自己的城池。参加这场保卫撒马儿罕运动的人叫做赛尔巴朵尔。[1]巴尔托里德称之为"人民运动"。[2]

蒙兀儿人围攻撒马儿罕城，久攻不下。《帖木儿武功记》说，当这些居民开始感到疲于奔命，无力坚持的时候，蒙兀儿骑兵的马匹中发生了瘟疫，四分之三死亡。因此，围攻者不得不撤兵，大多数人只得将箭袋挂在背上徒步行走，终于退去。

随后，在撒马儿罕城内发生了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劳动群众惩罚了那些可恨的高利贷者和压迫者。他们的这种行动就

① 1337年波斯蒙古王朝的灭亡曾引起呼罗珊的什叶派运动，也称为赛尔巴朵尔（Sarbadarid，即"受绞刑者"）。1365年撒马儿罕的人民运动，虽也称为赛尔巴朵尔，但其起因和后果都与呼罗珊的什叶派运动不同。

②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2分册，第362-379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6年俄文版。



被称为赛尔巴朵尔运动。

在撒马儿罕发生赛尔巴朵尔运动的时候，帖木儿正驻扎在巴里黑。他首先得到了有关这一运动的情况。据《帖木儿武功记》的说法，在蒙兀儿军退兵的时候，帖木儿早已派阿拔思·把阿秃儿到库鲁阿（即铁门）进行侦察。是他把蒙兀儿军撤退等情况报告了帖木儿。穆色维则说是大毛拉扎答把这个消息报告帖木儿的。帖木儿随即又将这个情况通知了正在锡伯图的忽辛，并劝他朝蒙兀儿方面进军。忽辛闻之喜出望外，立即从锡伯图返回撒里·萨莱。帖木儿让自己的家眷和臣民渡河，把他们送回渴石，自己则前去同忽辛相见。他们在昆都士以南的巴格兰平原相遇。二人商定，于来年春初一起去撒马儿罕。接着，帖木儿返回，渡过阿姆河，到卡尔施扎营。忽辛在撒里·萨莱过冬。

这时，赛尔巴朵尔的领导人继续在撒马儿罕掌权。1366年春，帖木儿与忽辛率军进抵撒马儿罕，驻扎于城东北的坎·伊·吉勒平原。忽辛写信给城内起义的领导人，表示对他们“完全信任”，说他们比所有的异密都更好。在这种欺骗下，起义者带了礼物前来贡献和谒见。忽辛假意热情地接见了他们，并放他们返回，以使其放心。果然，起义的领导者又在第二天带了更多的礼物前来，但他们却在路上被逮捕和处死（或说是被绞死，或说是被斩决的）。只有大毛拉扎答在临刑前根据帖木儿的请求得到宽恕。撒马儿罕的人民运动就这样被贵族势力的代表忽辛和帖木儿用极为卑鄙的欺骗手段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起义被镇压以后，忽辛成了河中的最高统治者，驻于撒马儿罕。帖木儿位居第二，驻于渴石与卡尔施。迄此以前，他们二人的联盟是由姻亲关系而固结起来的。但这并没有杜绝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忽辛像自己的祖父迦慈罕一样也立了一个傀儡汗，以其名义统治从印度到咸海的广大地区。而帖木儿则统帅军队，部众甚多，掌握实权，并不甘居其下。忽辛有权派

官、征税和封赐土地。帖木儿则提出，从渴石到阿姆河之间的地区都是自己的世袭领地。忽辛对巴鲁剌思部征取沉重的人头税，帖木儿抗议说自己的部落在战争中已失去了绝大部分财产。他给忽辛缴纳的税金中甚至有其妻阿尔哉的首饰，如结婚时佩带的耳环和珍珠项链。[①]忽辛虽然认识这些东西，但并未归还给帖木儿。由于这一系列的矛盾，遂使他们之间难以维持的结盟的关系，不久又因阿尔哉的死而完全破裂了。接着而来的是内战，并不时有蒙兀儿人的入侵。

忽辛与帖木儿二人各有根据地。忽辛这时不但君临河中，而且阿富汗及其主要城镇巴里黑、昆都士、胡尔姆与喀布尔等地也都是他的世袭领地。帖木儿则主要占有着渴石与卡尔施，这地区是通往撒马儿罕的门户。忽辛为了制服帖木儿，派异密穆沙率三四千军队占领了卡尔施。帖木儿奔赫拉特，让穆沙解除警备，然后突然返回收复了卡尔施。有些异密因对忽辛不满，也陆续归附帖木儿。接着，帖木儿又控制了布哈拉。忽辛从撒里·萨莱率大军前来夺回了布哈拉。帖木儿又被迫逃往呼罗珊。

忽辛有一宿敌，即扎剌亦儿部的凯胡斯劳。此人以前是骨咄[②]地方的统治者。在1361年同蒙兀儿人作战期间，忽辛曾处死凯胡斯劳的兄弟凯库巴德。凯胡斯劳乃归附于蒙兀儿汗，并娶了蒙兀儿公主，当了驸马。1366年，凯胡斯劳来到塔什干，当时帖木儿也从呼罗珊流窜到了该地。他便与凯胡斯劳联姻结盟。帖木儿之子只罕杰儿娶了凯胡斯劳的女儿。他还同伊犁地区的蒙兀儿人达成协议，决定在来年春天同凯胡斯劳一起导引蒙兀儿人去进攻忽辛。忽辛在强大敌军的攻逼下败退，向帖木儿求和，条件是希望与帖木儿共同阻止蒙兀儿人劫掠河中。帖

① 哈洛尔德·兰姆：《帖木儿传》，英文版，第76页。

② 骨咄，在瓦赫什河与喷赤河之间。

木儿接受了和议，也收复了自己的领地渴石。

以后，帖木儿曾帮助忽辛镇压喀布尔和八答黑商的反叛。为了防备帖木儿，忽辛赶紧在巴里黑重建堡垒，这使帖木儿很不高兴。帖木儿从八答黑商回来后，又去锡尔河将当地的蒙兀儿军逐回故地。在返回后忽辛阴谋策划对他进攻。这次帖木儿得到所有异密的支持。他们联合起来不宣而战，突然对忽辛发动攻击。帖木儿从渴石出发，在呾密渡过阿姆河，攻入忽辛的领地巴克特里亚。驻在昆都士的忽辛的军队因遭突袭被迫投降。帖木儿率军包围了巴里黑。驻于该城的忽辛见救援无望，也向帖木儿投降。他请求去麦加朝觐，帖木儿假意允许，却让凯胡斯劳以报血仇为名将其杀掉。

巴尔托里德说："杀死被推翻的忽辛，被赋于合法的性质。异密凯胡斯劳是根据古兰经所承认的血族复仇权而行事的，因为他的兄弟在十年以前曾被忽辛所杀。而两年以后，血族复仇权又被运用来对付凯胡斯劳，因为他背叛了帖木儿。"[①]当时，中亚的异密们就是这样反复无常，互相争斗和仇杀的。忽辛既被消灭（在1370年），帖木儿就成了中亚的最高统治者。他在撒马儿罕宣布自己是成吉思汗的继承人。但是，他也不得不像前任一样，拥立成吉思汗的后裔锁咬儿哈的迷失为汗。正如他的曾孙速檀·卜撒因·米儿咱所说的："当异密·帖木儿第一次远征的时候，他的麾下将领并没有奉之以人君之礼。那时，如果他下令把这些人全部处死，就必然会削弱自己的力量。这些将领对他说：'请立能正名分而孚众望的汗。'异密·帖木儿就拥立锁咬儿哈的迷失汗。于是，诸将也都臣服。所有的敕令都以这位汗的名义颁发，但异密·帖木儿对他防范极严。"[②]帖木儿和他的后裔，始终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1分册，第157~158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②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83页。

以自己没有资格称汗为憾事，尽管他们是实际上的统治者。

帖木儿娶了忽辛的寡妻。此女是察合台后王哈赞汗的女儿。在这以后，蒙兀儿斯坦的察合台后王黑的儿火者又以宗室女塔瓦卡勒公主嫁给帖木儿。[①]因此，帖木儿也被称为古烈干（蒙古语，意为女婿），中国史料称之为驸马。所以《明史》说："（撒马儿罕）元末为之王者，驸马帖木儿也。"[②]伊本·阿拉不沙以为，这种称号就说明了帖木儿出身寒微。[③]

第三节　帖木儿的对外征服和扩张

一、帖木儿同东察合台汗国的关系

帖木儿在消灭了自己的对手，独占了河中以后，就开始对外进行扩张，以便像成吉思汗那样建立一个庞大帝国。他扩张的第一个目标是东察合台汗国。这不仅是因为蒙兀儿斯坦的察合台后王一贯把河中看成是自己的世袭领地，帖木儿必须解除对他们的臣属关系，也是为了向其他方面扩张而消除自己的后顾之忧。

前章已经谈到，东面蒙兀儿斯坦的秃黑鲁帖木儿汗是由该国杜格拉特部首领播鲁只拥立的。据蒙兀儿人的传说[④]，播鲁只兄弟五人：图列克，播鲁只，苦思丁（参加过泥沼之战），哈马儿丁，沙黑·倒拉。[⑤]播鲁只只是在图列克死后才继为杜格拉特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52页。

② 《明史》，第8597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布哇：《帖木儿帝国》，冯承钧译，第13页。

④ 《拉失德史》（Haidar, 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 being the Tarikh -i -Rashidi of Mirza Muhammed Haidar, Dughlat the translation by E.Denison Ross, London, Curzon Press, Newyork, Barnes and Noble.）。

⑤ 《帖木儿武功记》说，播鲁只还有一个兄弟，名叫库特布丁，曾于1393年在帖木儿手下任职，并参加过出征西亚美索不达米亚的战役，但《拉失德史》中没有提及此人。



部的兀鲁思伯克的。播鲁只死后，秃黑鲁帖木儿汗任命播鲁只的儿子、当时只有7岁的忽歹达继任为异密。对此，哈马儿丁很不满意。他对秃黑鲁帖木儿说："我兄长的职位应当由我承袭，因为他的儿子忽歹达才7岁，不能胜任。"但是，秃黑鲁帖木儿汗毫不理会，仍任命当时只有7岁的忽歹达担任此职。[①]

不久，秃黑鲁帖木儿汗死，其子也里牙思火者从河中赶回继承汗位。这时，哈马儿丁发动叛乱。《帖木儿武功记》说他是在也里牙思火者死后公开叛变的。不管情况怎样，他在叛变后大肆杀戮，自僭汗号。于是，蒙兀儿斯坦陷于混乱状态。这正是在帖木儿消灭忽辛占据整个河中的时期。随后，也里牙思火者即死去。有的说，他是被杜格拉特部的异密哈马儿丁杀死的。[②]

秃黑鲁帖木儿汗还有一个儿子名叫黑的儿火者，当时尚在襁褓之中，被忽歹达及其母密尔·阿哈隐藏起来才幸免于难。他们将他送到喀什噶尔与八答黑商之间的山中。哈马儿丁到处搜索这个孩子，始终没有找到。

哈马儿丁篡夺了蒙兀儿斯坦的统治权以后，励精图治，希望巩固自己的地位。但由于他不是成吉思汗后裔，而他依靠和信用的又是一些出身微贱的人，所以遭到诸异密的反对。国内纷争不已，混乱一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帖木儿发动了对蒙兀儿斯坦的进攻。

巴尔托里德说："帖木儿称王之前二年，即1368年，在中国发生了朝代的更替。当时，在中亚同中国之间存在着活跃的商队贸易；歇里甫丁曾详细地描写了去中国的商路。关于帖木儿同明太祖的政治关系，无论在帖木儿史和《明史》中都有记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38页。

②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5卷，第530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载，而尤以《明史》的记载更为详细。”[1]根据这种情况，帖木儿之进攻蒙兀儿斯坦应还有商业上的考虑。因为在今中国新疆地区存在一个哈马儿丁的敌对政权，或是一种混乱、危险、不利于商旅的局面，都是与当时中亚以及东西方商业贸易的利益不相容的。

歇里甫丁所著的《帖木儿武功记》，一概把蒙兀儿斯坦称为“察台”。此书虽早在1722年就有法文译本，但人们对这个察台还是不知何所指。例如，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就误以为察台即喀尔木克（见该书1831年爱丁堡版第12卷第4页）。喀尔木克即中亚各族对西蒙古厄鲁特人的称呼，在明代史料中称为瓦剌。在帖木儿的时代，瓦剌尚微弱不成为一个势力。吉本的说法明显错误。但是，正如前引《明实录》的材料所指明的，明朝时中国人就知道察台，并清楚地了解察台同瓦剌的区别（所谓“北合瓦剌，西连察台”）。

16世纪时的作者米儿咱·海答儿在《拉失德史》一书中叙述帖木儿进攻察台时，曾大段地抄引《帖木儿武功记》的原文。凡在引文中的“察台”一词的后面，他都注明说“即指所谓蒙兀儿斯坦”。自从《拉失德史》的英译本（罗思译）第一版于1895年出版以后，欧洲的历史学者才知道“察台”一词的含义，而不至于重犯吉本那样的错误。而所谓的“蒙兀儿斯坦”，实即《明史》上的别失八里国。此二者的等同及其史料的比对，先后经布赉胥奈德及《拉失德史》英译本的编者伊莱亚斯等人的研究，已经得到基本的解决。不过，中西史料还有一些歧异不明之处，尚在阙疑之中。

据《拉失德史》的叙述，哈马儿丁篡夺了最高权力后，遭到众异密的坚决反对。因此，他手下有两个异密名叫忽木扎和

---

[1]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2分册，第67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月即别·帖木儿的，前来投奔帖木儿。帖木儿就派异密·八合兰·扎剌亦儿、契丹·把阿秃儿和沙黑·阿里·把阿秃儿等人率军向察台进攻，到了阿拉木图境内，而自己则留在领土内未动。这几个异密的军队到达艾沙哈敦河岸的时候，向克烈人发起了攻击。但没有彻底消灭哈马儿丁，就与之议和班师。[①]

但是，帖木儿不同意这个和约，又亲自率军进攻蒙兀儿斯坦。《帖木儿武功记》说，帖木儿极不满意自己的将领如此轻易地放过敌人。因此，他传檄各方，集合人马，进行亲征。他胜利地通过赛兰（今奇姆肯特）和养夷（即塔拉斯）[②]的时候，敌人望风而逃。接着，到达桑噶里哈吉（Sangarighaj）。帖木儿军虏获了大批俘虏和战利品。在到达阿屯·忽里的时候，有几个异密谋叛。帖木儿对他们进行了处置之后返回自己的首都撒马儿罕。

1357年，帖木儿再攻蒙兀儿斯坦。他率领大军从撒马儿罕出发，路上在拉巴特·伊·哈敦扎营。当时，寒风凛冽，大雪漫天，部队行进困难，人马死伤无数。帖木儿只得命令士兵拔营撤回撒马儿罕。在那里等了两个月，再度出发。帖木儿军首先到了赛兰，接着来到一个名叫扎隆（Jarun）的地方。在该地抓到一个蒙兀儿士兵。据其招供说，哈马儿丁已经招集一支兵马，现在正在曲黑·土伯，并不知道帖木儿来攻之事。于是，帖木儿下令部队迅速前进。大军渡过塔拉斯河，横越了托克玛克地区。哈马儿丁采用了游牧人惯用的战术，立即率领本部人马退入一个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区，名叫比耳哈·古里安（Birkah-i-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39页。

② 《明史·西域传》云："养夷，在赛兰东三百六十里。城居乱山间。东北有大溪，西流入巨川。行百里，多荒城。盖其地介别失八里、蒙古部落之间，数被侵扰。以故人民散亡，止戍卒数百人居孤城，破庐颓垣，萧然榛莽。永乐时，陈诚至其地。"（《明史》，第8604页，标点本，中华书局1974年版）。布莱资奈德指出，当时突厥斯坦有好几个城镇名叫养夷，谓"养夷即养吉干（Yanghi-kand），意为新城"。此《明史》之养夷在塔拉斯河上，《拉失德史》可证。

Ghurian，即古里安池）。[1]那个地方有三条很深的山涧，从其中流出三条大河。哈马儿丁带着他的军队穿过两道河谷，在第三个河谷安营扎寨，用栅栏和壕沟挡住进路。

帖木儿的长子只罕杰儿率精兵对驻扎在该地的哈马儿丁进行突然袭击。蒙兀儿军退往伊犁。帖木儿军对原察合台兀鲁思的中心地区伊犁河上游进行了抢劫与蹂躏，夺来许多马匹。帖木儿本人一直追到了拜塔克（或说其地在安集延），去拦截敌人。同时又派异密·匝答·只罕杰儿带领一个旗队去搜寻哈马儿丁，希冀能将他击败并生俘过来。这位宗王率领一支人马出发，残破了鄂什和费尔曼，他在山间遇到了哈马儿丁，一直把他追到国境以外（指帖木儿的辖境以外）。此行俘斩颇众，俘虏中包括哈马儿丁的妻子土绵·阿哈及其女迪勒沙·阿哈。

在这53天当中，帖木儿一直没有离开拜塔克。他在得到这些胜利的消息后，立即从拜塔克出发到哈剌·哈斯马克山[2]，等候他的儿子只罕杰儿凯旋归来。只罕杰儿到达该地时，即献上了迪勒沙·阿哈、俘虏、大批战利品、马匹和羊只。随后，帖木儿即离开这个营地下山，来到阿忒八失[3]，又从那里前进到阿尔帕·雅吉[4]。在这里，帖木儿举行盛大典礼，娶哈马儿丁的女儿

① 巴尔托里德说，他曾利用过《帖木儿武功记》的法文译本、该书的影印原文（加尔各答版）、亚洲博物馆藏的三个手抄本、他自己藏有的突厥文译本，还有《拉失德史》中的译文，但是他对这次战役中提到的地名还是不能确定其所在处。如这里提到的比耳哈·古里安，突厥文写本作别尔克·伊·古兹干，《拉失德史》的突厥文译本写作阿尔沙勒·阿塔尔（见《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1分册，第81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伊莱亚斯与罗思认为，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伊犁河上游盆地附近的奥塔尔（Otar），在阿拉套山的北支（见《拉失德史》，英文版，第41页，注2）。格鲁塞说，这个地方无论如何应是在伊塞克湖西北山中（见《草原帝国》，英文版，第423页）。

② 巴尔托里德在《七河历史概要》中说，哈剌·哈斯马克山隘，即卡斯特克山隘。

③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六说，阿忒八失“在阿力麻里、亦剌八里之西南，临阿忒八失河”。“阿忒八失河，入于纳林河”，“城以河得名”。

④ 阿尔帕·雅吉，或写作阿尔帕与雅吉，为二地。阿尔帕在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境纳伦西南。雅吉达坂（雅吉山口）在雅吉河和阿尔帕河之间。

迪勒沙·阿哈为妻。欢宴既毕，帖木儿立即拔营穿过雅吉·达坂，来到讹迹邗，并在这里设牙帐。此后，帖木儿又从讹迹邗到忽毡，并从那里回到首都撒马儿罕。

帖木儿在回到撒马儿罕以后，决定征伐花剌子模。他任命阿黑不花为撒马儿罕监治官，派扎剌亦儿部首领阿迪勒沙及其他几个异密带领3万人马前往蒙兀儿斯坦搜寻哈马儿丁。帖木儿自己则去攻打花剌子模。

阿迪勒沙等到了蒙兀儿斯坦以后，惟见一片荒漠，毫无所获。于是他们又策划叛变。帖木儿委派在安集延任监治官的哈马的也参加了这一叛变阴谋。他们纠集自己的部落（即扎剌亦儿人和钦察人），进攻撒马儿罕，并围攻该城。城内居民用弓箭长矛自卫，使叛军无法攻入。监治官阿黑不花派急使将此情况报告帖木儿。帖木儿赶紧从花剌子模返回平叛，其前锋指挥只罕杰儿在距撒马儿罕不远处的克尔米纳（Karmina）打败叛军。叛军逃往钦察。帖木儿安然回到撒马儿罕。

在察合台人中，帖木儿依靠的主要是巴鲁剌思部。扎剌亦儿部历来是他的死敌。在前次进攻哈马儿丁的时候，阿迪勒沙等就早已策划过要逮捕帖木儿叛变，只是由于他们的阴谋被帖木儿识破才未成功。这一次，他们又策划叛变，并围攻撒马儿罕。因此，帖木儿就在这一年（1376年）下令解散扎剌亦儿部。阿迪勒沙的兀鲁思被宣布取消。该部被分配给诸异密。由于安集延监治官哈马的参与了叛变，帖木儿就另派自己的次子乌马儿·沙黑[1]取代哈马的为安集延监治官。

阿迪勒沙等逃到钦察以后，受到术赤后王兀鲁斯汗的保护，在其帐下效力。但不久又叛变兀鲁斯汗，逃回蒙兀儿斯坦，并在那里鼓动哈马儿丁反对帖木儿。在阿迪勒沙的挑动下，哈马

① 此人可称为乌马儿·沙黑第一；巴布尔大帝之父可称为乌马儿·沙黑第二。

儿丁带领一支军队于1376年入侵费尔干纳的安集延地区。安集延监治官乌马儿·沙黑在山中据守，派人向帖木儿报告蒙兀儿军来犯的消息。为此，帖木儿再一次前去进攻“察台”。他率领军队火速赶到费尔干纳。哈马儿丁闻讯，就从其扎营的地方撤退。帖木儿越过讹迹邗与雅锡山（Yassy）[1]，一直追到阿忒八失河（纳林河上游南面支流）河谷。哈马儿丁让眷属和部落离开阿忒八失，自己带着4000骑兵埋伏在一个地方。

帖木儿的军队在进入天山深处后，并没有觉察到哈马儿丁的伏兵。因此，他让大部分人马穷追敌军，自己身边只留下200人。哈马儿丁抓住这个机会，带领4000骑兵从埋伏中冲出，围攻帖木儿。帖木儿奋勇迎敌，鼓舞部卒同蒙兀儿军搏斗，终于得以冲破包围。行进中帖木儿又在桑格·即哈吉（Sang Zighaj）[2]同哈马儿丁遭遇，再次将其击溃。异密乌赤·哈剌率军追赶，在不远的一个地方将哈马儿丁及其随从8人围住。哈马儿丁因坐骑中箭倒地，身受数伤，徒步逃跑。

帖木儿随即离开阿塔库姆，渡过锡尔河，返回首府撒马儿罕。当时，全城正为刚死去的王子只罕杰儿服丧（只罕杰儿死于1375年或1376年）。这位储君死时才20岁，遗体葬于渴石，身后留有二子：一个名叫马黑麻·速檀，另一个名叫皮儿·马黑麻。皮儿·马黑麻是在其父死后40天出生的。

当帖木儿正为其子只罕杰儿的死而悲痛的时候，有消息说阿迪勒沙·扎剌亦儿和其他几个人在哈拉吉克山区流窜。帖木儿即派巴剌愓·火者·忽乞勒答失和按陈不花带领15名骑兵前去搜

① 雅锡，在安集延东亚斯塞河流域。

② 这个地名，巴尔托里德写作色格兹·伊伽奇，意为八棵树。从词的构成看，与英文的拼写Sang Zighaj完全不同，也许别有所本。密诺尔斯基说，或者意为八法尔沙赫。在所有的波斯文手抄本中（包括《帖木儿武功记》的法文译本和米儿咱·海答儿的《拉失德史》），“色格兹”中的K这个字母前面，还有一个H字母。（见《巴尔托里德文集》，俄文版，第2卷，第1分册，第81页，注14。）



捕。他们从撒马儿罕出发，到达讹答剌，在一个叫做阿克苏姆[①]的地方将其逮捕处死。

在这以后不久，帖木儿又在1377年派军进攻蒙兀儿斯坦。[②]帖木儿的军队在忽拉图沙漠中遇到哈马儿丁，将其击溃。哈马儿丁逃走以后，帖木儿军队满载虏获物而归。

这次进攻刚刚结束，帖木儿又立即决定在当年对蒙兀儿斯坦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他派木撒之子马黑麻·别乞、异密阿拔斯和安克帖木儿为先锋，昼夜兼程而进，在伊塞克湖的布哈姆地方同哈马儿丁遭遇。经过一场激战，哈马儿丁大败而逃。帖木儿亲自追击，一直追到库什卡尔[③]。然后从伊纳忽（Inaghu）方面返回，中途在讹迹邗小歇，平安地回到撒马儿罕。

据《帖木儿武功记》的叙述，帖木儿在1383年又对蒙兀儿斯坦发动了新的进攻。他派了几支部队到伊塞克湖地区，另一些部队到了阿塔·库姆。他们虽然打击了蒙兀儿人，但没有找到哈马儿丁。

帖木儿的多次进攻，显然严重打击了哈马儿丁，使其在蒙兀儿斯坦已不能占据统治地位了。在这种情况下，忽歹达就在1389年将其保护隐藏的黑的儿火者拥立为汗。[④]

---

① 阿克苏姆，是哈拉吉克山顶的一个斥堠塔，从那里可以观望钦察草原。贝略说它是“一个红砖的圆柱，建于哈拉吉克丘陵上”。（《叶尔羌报告》）伊莱亚斯说其具体位置是在现在称为哈拉塔格山的支脉上。

② 米儿咱·海答儿认为帖木儿进攻蒙兀儿斯坦一共是五次，而《帖木儿武功记》则说是六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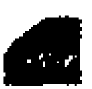
③ 库什卡尔，是楚河的一个河源，位于伊塞克湖西南。

④ 黑的儿火者是秃黑鲁帖木儿汗的幼子。一般认为他在位的年代为1383~1399年。厄斯金的《印度史》和巴尔托里德的《七河史略》以其即位的年代为回历七九一年（1388~1389年）。黑的儿火者汗是见于明代记载的第一个蒙兀儿斯坦的汗（见《明史·别失八里传》）。他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七月初次入贡于明朝（见《明实录·洪武实录》卷二二〇）。明朝曾两次书谕之：一次在来贡之同年（二十四年）九月（见《明实录·洪武实录》卷二一一）；一次在三十年（1397年）正月（见《明实录·洪武实录》卷二四九）。关于拥立他为汗的忽歹达，《明实录·永乐实录》（卷一〇〇）有记载：“闻别失八里头目忽歹达，事其主四世，国人信服。今能赞辅纳黑失只罕，亦赐玺书彩币嘉劳之。”据《明实录》所载，自黑的儿火者，传沙迷查干、马黑麻，至纳黑失只罕，恰为四世。《明史》与《明实录》所记载的别失八里察合台后王的世系同《拉失德史》的记载虽有出入，然所说忽歹达以辅佐黑的儿火者起始，则无不同。

就在黑的儿火者即位的那一年（1389年），帖木儿为了彻底摆脱蒙兀儿人给河中造成的经常性的威胁，兴兵大举东伐。帖木儿的军队越过了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以东的伊犁、额敏，绕过了阿拉湖，其前锋甚至到了阿尔泰山以南的喀拉额尔齐斯河。帖木儿军在喀拉额尔齐斯河一带中打败了黑的儿火者手下的将领安加提尤里所率领的蒙兀儿骑兵。其后第三天来到阿亚古斯河。帖木儿又将其军队分为二支。他自己率一支部队经泥泞地去塔尔巴哈台山西部。其子乌马儿·沙黑率另一支部队去霍博河畔追及安加提尤里，将其击溃。两军会于额敏，将俘虏送回撒马儿罕。帖木儿在此部署进攻天山以南，准备让所有的部队在裕勒都斯河谷会合，然后从那里出发。帖木儿军在南去裕勒都斯河的路上，又遇到黑的儿火者的军队，经过两天的战斗将其击败。帖木儿经空格斯河谷去裕勒都斯河。据说，帖木儿追击黑的儿火者的前锋部队到了哈剌火州。

帖木儿打败了黑的儿火者以后，在察力失（今焉耆）举行集会，分配战利品，并准备班师。他派乌马儿·沙黑先行，取道乌什·土鲁番返回，自己则于8月8日率主力从大裕勒都斯启程，走最快的捷径，于8月30日就回到了撒马儿罕。这在一般商人要走两个月的时间。

帖木儿虽又取得一次胜利，但他的主要敌人哈马儿丁仍然存在。在他的军队刚一撤回河中之后，哈马儿丁就又出现于伊犁河谷。因此，帖木儿在1390年又派军去进攻哈马儿丁。他的军队从塔什干出发，经伊塞克湖，在阿力麻里渡过伊犁河，到哈拉塔尔（Kara-Tal）。在追到哈剌额尔齐斯河时，就又见不到哈马儿丁了。据了解，他已渡过该河，朝铁勒（Tulas）方向（即朝北方）逃走了。这里说的铁勒，即指丛林密布的阿尔泰山，那里“盛产黑貂



与银鼠”。[1]以后，哈马儿丁也就永远消失了。[2]帖木儿军在阿尔泰山的松树上烙上帖木儿的名字，以志胜利，然后沿巴尔喀什湖返回河中。哈马儿丁永远退出中亚的历史舞台以后，帖木儿同蒙兀儿斯坦（今中国新疆地区）的察合台后王保持着比较和平与友好的关系。

黑的儿火者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极力扩展伊斯兰教的势力。相传他曾攻占土鲁番地区，迫使其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他慑于帖木儿的强大，主动与之修好，并可能约束蒙兀儿人对河中伊斯兰地区的进攻。据《拉失德史》所述，约在1397年前后，这位汗同帖木儿和亲，以宗室女（汗族的女儿）塔瓦卡勒公主嫁给帖木儿。[3]

从阶级的属性说，黑的儿火者由于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代表贵族的利益，而哈马儿丁则多半依靠出身微贱的人。故米儿咱·海答儿说：“当其即位之初，哈马儿丁篡窃神器，而帖木儿又咄咄进逼，故国祚濒于危亡。现在，却重又强大和巩固起来了。已废弃不用的旧制度都得以恢复，汗国的朝政与贵族的藩务也都重新按部就班。此外，使人注意的是，异密忽歹达所掌的权力也都归还给汗了。”[4]

---

① 此段事实见《帖木儿武功记》。并参看《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1分册，第83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世界境域志》，英文版，密诺尔斯基注解，第196页；格鲁赛：《草原帝国》，英文版，第425页。

② 关于哈马儿丁的下落，《拉失德史》的说法不同，现摘录如下，以供参考。“我听到某些蒙兀儿人说，哈马儿丁在临终以前曾经患水肿病。他在病中有一天听到消息说：异密帖木儿率军来攻。但是哈马儿丁非常虚弱，无力跨马握缰，因此，他的部众便把他送到森林深处，留下他和他的两个姬妾随侍，并给他留下几天的食粮。然后，其余的人便都逃跑了。在入侵的军队已经撤退，逃散的居民已经回来之后，他们在森林中寻找哈马儿丁，但他和那些仆从都已无影无踪，既没有找着活人，也没有找着遗体。于是当地居民就摆脱了他的压迫。哈马儿丁失踪之后，异密帖木儿对于蒙兀儿斯坦也就放心了。”（见《拉失德史》，英文版，第5051页）

③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52页。

④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54页。

黑的儿火者的卒年诸书记载不一。[1]一般历史家认为他死于1399年。但据汉文史料，他可能死于1403年。[2]黑的儿火者死后诸子争位。帖木儿乘这个混乱的时机又派军向蒙兀儿斯坦进攻。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是帖木儿之孙、乌马儿·沙黑之子、费尔干纳监治官伊斯堪答儿。他一直攻到天山南部的喀什噶尔地区，抢掠了叶尔羌。据说，在围攻设防的阿克苏城时，该城居民把在城内做生意的汉族商人及其所有的财产都送交给围城者，以求不要对城内进行掠夺和屠杀。然后，伊斯堪答儿就派一支部队去攻掠拜城与库车。他自己则率军转向和田，对该地居民进行了一番掠夺后，取道安集延返回撒马儿罕。这里引人注目的是，在那混乱的年代阿克苏城仍有汉族商人。故巴尔托里德说："由此可见，尽管在混乱的时期，同东方的贸易关系也是没有断绝的。"[3]

二、帖木儿同花剌子模和钦察汗国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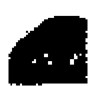
帖木儿在统治了中亚以后，除对东面的蒙兀儿斯坦（今中国新疆地区）屡次用兵入侵以外，还向西、北、南各个方面进行了征服战争。现先述其同北面钦察汗国的关系。

帖木儿是中亚察合台汗国权力的继承者，而钦察诸汗则是术赤汗的后裔，故帖木儿同钦察汗国的关系实渊源于察合台后王同术赤后王的历史关系。成吉思汗诸子在进攻花剌子模时，术赤与察合台就有意见分歧。术赤因花剌子模北部为自己的分

① 《帖木儿武功记》作1399年；《乐园》（Rauzatus Safa）与《拉失德史》作1420年。

② 《明史·别失八里传》云："成祖即位之冬（1402年），遣官赍玺书彩币使其国。未几，黑的儿火者卒，子沙迷查干嗣。"（《明史》，第8607页，中华书局标点本。）到1404年，已是沙迷查干在位。故黑的儿火者可能卒于1403年。《永乐实录》卷二十就记载永乐二年"八月，甲戌，别失八里王沙迷查干遣使木写非儿等来朝，贡玉璞名马，赐木写非儿等白金采币有差。沙迷查干，故黑的儿火者王之子也"。

③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1分册，第84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格鲁塞：《草原帝国》，英文版，第426页。



地，不愿对其进行破坏，故攻不下来。后由窝阔台指挥，才将其攻下。在拖雷系的蒙哥任大汗时，术赤与拖雷二系联合起来反对窝阔台与察合台二系，拔都汗实际上成了河中的统治者。察合台汗国长期受到金帐的压制。

帖木儿首先是要吞并花剌子模地区。花剌子模地区在13世纪60年代有一个突厥化的弘吉剌部落。部落首领胡赛因·苏非，乘钦察的金帐汗国和波斯的伊儿汗国衰亡瓦解之机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王朝，称为苏非王朝。这是一个伊斯兰的王朝。在河中地区内乱频繁的时期，花剌子模收复了柯提与希瓦二地。帖木儿崛起之后，于1371年重新提出对该二地的要求。在胡赛因·苏非反抗的情况下，帖木儿用武力夺取了柯提，并围攻乌尔根齐。胡赛因·苏非在被围困中死去，其弟玉素甫·苏非继位，向帖木儿求和。花剌子模被迫将希瓦地区让出，始得达成和议。玉素甫·苏非随即后悔，发动反攻，进入柯提，导致他在1373年又同帖木儿发生了战争。结果战败，不得不将其女儿罕匝答嫁给帖木儿之子只罕杰儿。她后来生了马黑麻·速檀。

1375年，帖木儿又进攻花剌子模地区。他到达阿姆河畔一个名叫锡帕雅（Sihpayah）的地方时，发现在河对岸的秃儿罕·阿儿剌惕部正退却。帖木儿命孛罗率兵追之。他们昼夜兼程而进，穿过安德胡的，在法拉布地方将其斩首。[1]于是，帖木儿又经过柯提，追至哈思。在这里得到消息，其部下异密阿迪勒沙等叛变，正进攻撒马儿罕。帖木儿不得不中道回师。[2]

这时，钦察的术赤·兀鲁思也处在内乱频仍之中。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后裔统治的钦察汗国，从14世纪初起，逐渐分裂成为两个汗国，即西部的蓝帐和东部的白帐。以前，曾将整个术赤·兀鲁思（钦察汗

① 安德胡的，即阿富汗北部的安德胡伊，在巴里黑以西约100英里，靠近土库曼斯坦。法拉布，在距安德胡伊不远处，非讹答剌。

②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44页。

国）称为金帐，而在这以后金帐一词是指蓝帐。白帐的领土主要就是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即锡尔河中下游以北、咸海东北的草原，以至于伊施姆河与萨雷苏河之地，这地区也称为西西伯利亚。①

东面白帐地区，原是术赤长子斡儿答的领地，从其在蒙古军的位置说，是术赤的左翼军。但在14世纪以前，由于拔都汗及其后继者在整个术赤·兀鲁思掌握宗主权，故斡儿答及其后裔处于臣属的地位。大约从撒西不花（约即位于1309年）时起，白帐开始脱离金帐，但名义上仍为金帐的藩属。白帐汗的承袭由金帐汗策命。白帐汗国的首府在锡尔河流域的昔格纳克。

至兀鲁思汗（1361~1380年）时，白帐逐渐强大。关于兀鲁思汗以前白帐诸汗的情况，史料甚少，其传位世次无详述之必要。在此，仅就兀鲁思汗以后的历史作些叙述。

兀鲁思汗是乞姆泰之子。其父在世时，他就主张侵占金帐之地，但乞姆泰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兀鲁思汗继位，就在库里勒台上号召干预金帐事务。随即在军事贵族们的支持下发动了对金帐的进攻，占领了阿斯特拉罕。不久，又沿伏尔加河而上，进至萨莱，将基里汗赶走，在那里铸造自己的钱币。兀鲁思汗的打算是要将金帐的领地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把原术赤·兀鲁思的全境统一起来。

正当兀鲁思汗全力向西发展，以图实现自己的目标时，在东面故地却出现了一个劲敌。这就是脱里火者之子脱脱迷失。脱里火者是兀鲁思汗的族兄弟，因反对西攻金帐的计划而被杀。当时他是曼格什拉克的统治者。脱脱迷失为了逃避其父的命运，于1376年逃到撒马儿罕来投奔帖木儿。脱脱迷失来投时，帖木儿正

① 据《金帐汗国及其衰亡》，俄文版，第261页；余大钧译：《金帐汗国兴衰史》，第220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苏联有一些人说斡儿答的领地是称为蓝帐，金帐是称为白帐。按：白帐是后来哈萨克人的发源地，在东面。以上说法费解，兹不取。见皮保里娜：《十四世纪中叶至十六世纪初的东南哈萨克斯坦》，第38页，注13，阿拉木图1977年俄文版，所举近年新说。

追击蒙兀儿斯坦的哈马儿丁到库什卡尔（伊塞克湖西南阔赤阔尔喀）。为了挑起钦察的内争，使其削弱，也为了加强自己在白帐的影响，帖木儿决定尽力支持脱脱迷失。他经讹迹邗回到撒马儿罕以后，对这位王子热情接待，赐以大量金银、财物、毡房、武器、牛、羊、马、驴、军队，并且还把讹答剌、扫兰（Sabran）[①]和昔格纳克等城也给了他，让其在那里居留，进行对兀鲁思汗作战的准备。

脱脱迷失在同兀鲁思汗及其三个儿子忽特鲁格不花、脱黑脱乞牙、帖木儿灭里的战争中屡次被打败。尽管忽特鲁格不花战死，但脱脱迷失还是被逐出了钦察草原，逃到帖木儿处求援。兀鲁思汗要求帖木儿交出脱脱迷失遭到拒绝。结果双方发生了战争。兀鲁思汗在昔格纳克被帖木儿打败，退回草原，不久死去。其汗位先后由脱黑脱乞牙与帖木儿灭里继承。

帖木儿灭里昏庸无能，故帖木儿又于1377年底支持脱脱迷失去夺取钦察汗国的东部白帐的统治权。这次获得成功，脱脱迷失占据了昔格纳克、扫兰及其他城镇，宣布自己为白帐汗。

当帖木儿在1377年同白帐作战时，花剌子模的玉素甫·苏非趁机进攻撒马儿罕。故帖木儿在1379年再度去进攻花剌子模，兵临乌尔根齐城下。帖木儿向玉素甫挑战，后者不应。对该城的围城延续了三月之久，玉素甫绝望而死。城破之后进行屠城，俘虏的学者、艺术家、工匠等都被送往渴石。这些俘虏于第二年在那里为帖木儿建筑了阿克·萨莱宫。

脱脱迷失夺得白帐的汗位时，其西面金帐的马迈汗正忙于镇压俄罗斯的反抗。脱脱迷失趁机于1378年春天率军西进，去征服金帐。1380年9月8日，马迈汗在库里科沃平原被俄罗斯大

① 扫兰，布赉脱奈德认为即Sabran或Sauran，在土尔克斯坦城西北50俄里，当去彼罗夫斯克的邮路上。见《中世纪研究》（Bretschneider, E., ed.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the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The Geography & History of Central & Western Asia from the Thirteenth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2vols.）第1卷，第170页，注48。

公德米特里·顿斯科依打败。随后，脱脱迷失又从南面来攻，在今乌克兰东南部的卡勒米乌斯河上大败马迈汗。马迈汗逃往克里米亚，被当地人所杀。

自此以后，脱脱迷失就成了金帐的统治者。其领地不但包括白帐之地在内，而且把原术赤·兀鲁思的领地全部统一起来了，东起锡尔河，西至德涅斯特河。阿斯特拉罕、保耳加、北高加索与克里米亚都在其管辖之下。只有花剌子模这时是归并于帖木儿（经过见前）。但花剌子模人的态度一贯是支持钦察诸汗和脱脱迷失，坚决对帖木儿进行抵抗。脱脱迷失驱逐马迈汗以后，又于1381年要求各俄罗斯王公称臣。因库里科沃胜利而增强自信心的俄罗斯人拒绝了脱脱迷失的这个要求。脱脱迷失便率军去征伐俄罗斯诸城，于1382年8月围攻莫斯科，摧毁其城。德米特里·顿斯科依被迫投降。脱脱迷失又在波尔塔瓦大败了立陶宛人。从此，俄罗斯又有一个世纪处在蒙古的统治之下。

脱脱迷失同帖木儿的公开冲突，始于其夺取莫斯科以后。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说，脱脱迷失汗国同帖木儿帝国之间的冲突，则是金帐汗国同中亚伊朗国在13~14世纪的旧的冲突的继续。①正如以前的术赤后王一样，金帐与中亚帝国争夺的两个地区，一个是中亚的花剌子模，另一个是南高加索的阿塞拜疆。当时这两个地区都是自治的，都有自己的王朝，如花剌子模是苏非王朝，阿塞拜疆是扎剌亦儿王朝。②

① 维尔纳茨基：《蒙古人和俄国》（GeorgeVeradaky, The Mongols and Russia. History of Russia ser.No.3, YuleUniv.Press, 1953），第269页以后。

② 扎剌亦儿王朝亦称伊勒汗朝，因此王朝为扎剌亦儿部所创，其首领亦称为伊勒汗。回历七六三年（1335~1336年）时，该部首领大哈散在巴格达建立此朝，统辖巴格达与阿塞拜疆之地。大哈散死于回历七五七年（1356年），其子會晨·兀外思继立，在位至回历七七六年（1374~1375年），其长子忽辛即位。忽辛的兄弟速檀·阿合马，为巴士拉长官，于回历七八二年（1380~1381年）叛变、攻陷第比里斯，擒杀其兄忽辛。又与诸兄弟征战二年，然后得以即位。但不久遭到帖木儿的进攻，丧失第比里斯、巴格达诸城，逃奔埃及。

脱脱迷失同帖木儿的分歧从1383年起即已明显。脱脱迷失在完全征服了原术赤·兀鲁思的广大领土以后，于1383年在花剌子模用自己的名义铸造钱币，俨然是第二个拔都汗，显然是公开地向帖木儿挑战。这不仅是因为这位蒙古宗王的势力变强大了，而且（或者说主要的）是由于他作为一个成吉思汗的后裔从内心里瞧不起帖木儿这个出身低贱的叛逆。

但另一方面，帖木儿对花剌子模地区也有主权要求。这样以来，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在冲突中，脱脱迷失像以前金帐一样，也去寻求埃及马末路克王朝的帮助。如1385年，脱脱迷失就派遣使者去埃及，准备缔结联盟。

帖木儿与脱脱迷失发生冲突的另一个场所是阿塞拜疆。正如在13世纪时这个地区是金帐汗国同伊儿汗国争夺的对象并引起过多次战争一样，现在这个地区又成了帖木儿同脱脱迷失斗争的场所。在脱脱迷失以前，金帐的扎尼别克汗（1340~1357年）曾经在1355年率军侵入阿塞拜疆，杀其王阿什拉芙，企图吞并其地，因不久死去未果。这时，巴格达的扎剌亦儿族统治者哈三之子乌外思乘机于1358年东侵，占领阿塞拜疆之地，建立西伊朗的扎剌亦儿朝，以大不里士为首府。

1385年，帖木儿进攻阿塞拜疆，在苏丹尼叶地方打败了扎剌亦儿的军队，但并未完全征服该地即赶快返回了波斯。这时，脱脱迷失即乘机于回历七八七年（1385~1386年）攻入大不里士，大肆虏获而回。在脱脱迷失北撤时，帖木儿率大军出现于阿塞拜疆。双方为了争夺阿塞拜疆互不相让。双方终于在1387年发生了第一次战争。脱脱迷失被帖木儿之子米兰沙击败，从打耳班退回南俄草原。

1387年，脱脱迷失在花剌子模人的帮助下又对帖木儿进行新的战争。这一次他不是去进攻南高加索，而是渡过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Iaik河）去中亚。他的计划是进攻河中。他得以到

达了布哈拉，但未能攻入该城，而是抢劫该城周围后撤回。当时帖木儿正在波斯，便赶紧返回。为了报复脱脱迷失的进攻中亚，帖木儿即进入花剌子模，残破了繁荣的乌尔根齐城，该城是中亚商业的中心。

脱脱迷失在撤离时，命术赤后裔亦勒·易格迷失·乌黑阑与本地王族成员苏莱曼·苏非共同统治花剌子模。帖木儿于1388年率军往征花剌子模时二人逃往钦察。帖木儿占领了乌尔根齐后，下令将该城所有的居民都迁往撒马儿罕，然后完全毁掉这座城，在废墟上播种大麦。1391年年底帖木儿远征脱脱迷失回来后，才又下令重建该城。但奉命执行重建工作的长官木撒黑仅仅恢复了原乌尔根齐城的四分之一。巴尔托里德说，像这样有意毁掉一座城而又重建，在帖木儿的征服史上是惟一的一个事例。其原因是花剌子模人一贯支持脱脱迷失坚决对帖木儿进行抵抗。而在这以前，乌尔根齐乃是一个大的商业城市。[①]

花剌子模的征服，标志着中亚河中地区已全部处于帖木儿的统治之下。

同年（1387年），脱脱迷失趁帖木儿远在伊朗、河中空虚之际，率军经过昔格纳克，攻至帖木儿的边境城堡扫兰。扫兰戍军坚决守卫住了城堡。帖木儿之子乌马儿·沙黑从安集延前往讹答剌迎战，失败。故脱脱迷失长驱直入，沿路掳掠，直至阿姆河畔。在这次的入侵中，花剌子模苏非朝的统治者苏来曼支持了脱脱迷失。当时（1388年2月）正在伊朗设拉子的帖木儿闻讯紧急回师，进攻花剌子模，平定其地。脱脱迷失却不等帖木儿与战，就退回白帐草原去了。

1388年底，脱脱迷失征集了一支由蒙古人、俄罗斯人、保耳加人、彻尔克斯人、阿兰人、巴什基尔人，乃至克里米亚人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1分册，第735页，第3卷，第62–63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组成的大军，再次进攻河中。这一次他是绕道走东面的忽毡前来。帖木儿在设拉子得到这个消息，就立即动身返回撒马儿罕。在路上又听说其子乌马儿·沙黑为脱脱迷失所败，逃奔突厥斯坦；其将苏莱曼·达乌德、阿巴斯·巴鲁剌思亦败，退守撒马儿罕。帖木儿兼程前进，冒着严冬的风雪率军前去迎敌，于1389年1月间将敌人赶到锡尔河以北。脱脱迷失不敢抵抗，引兵退去。此时，帖木儿遂采用素丹的称号。①

然而脱脱迷失仍然在锡尔河中游以北为寇，劫掠扫兰、雅锡（今土尔克斯坦）诸城。当帖木儿渡河来攻时，他们就向草原散去了。为了解除河中的外患，也为了在进攻西亚时无后顾之忧，帖木儿决定荡平白帐草原。

帖木儿的大军于1390~1391年的冬天开始远征脱脱迷失。他从撒马儿罕出发后，渡过锡尔河，到达塔什干，在此过冬。1391年1月22日，帖木儿离开塔什干，向讹答剌进发。他在哈剌撒曼地方，遇到脱脱迷失的使者递交的悔过书信，并献骏马、猎鹰。帖木儿绝不相信脱脱迷失的诚意，谴责了他的背叛，拒绝了提出的和议。

1391年2月底，帖木儿的大军（据说有20万人）又从雅锡出动，向西北方向前进，经萨雷苏河（Sary-Su）下游，乌卢陶山，于4月底到了基乞克·达格，接着又到达乌鲁克·达格。时值春日，万象更新，登山瞭望，草原无际，极目空旷，杳不见敌。据尼咱木丁·沙米的《武功记》中说，他在这里把自己的名字和军队远征经过其地的事迹，勒铭于巨石之上。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哈萨克斯坦中部阿尔腾·楚库山的卡尔萨克帕依采矿场曾发现有此铭文的石头，完全证实了以上的记载。铭文是用两种

① 在此以前，帖木儿是以素丹的称号来称呼察合台后王索咬哈的迷失汗的，现在该汗之子已死，故帖木儿自奉为素丹。

② 余大钧译：《金帐汗国兴衰史》，第301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文字刻的。上部三行为阿拉伯文，下部八行为察合台文。其内容是讲帖木儿在1391年远征脱脱迷失的事。文中帖木儿自称为土兰的素丹。铭文还指明，帖木儿的军队有20万人，远征的目的是讨伐脱脱迷失。

泐石之后，继续前进，过吉兰乞克河，至于阿纳卡尔库雍（在北哈萨克斯坦），其地缺少粮食，物价昂贵。1391年5月间，帖木儿令其军队进行大围猎（一为取得食物，一为训练），都获得成功。1391年5月12日，先头部队搜索至西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河，亦不见敌。帖木儿下令渡托博尔河北追，仍无所见。后来得到情报说，脱脱迷失是向乌拉尔的方向逃去了。很明显，脱脱迷失是想避免与帖木儿进行决战。

于是帖木儿就指挥军队向西，在奥尔斯克渡过乌拉尔河，到了撒克马拉。脱脱迷失的军队集中在奥伦堡附近，已不可能再撤退了。不得不于1391年6月9日在昆都尔察河谷[①]同帖木儿的军队战斗。战斗的结果是脱脱迷失完全被击溃，仅率少数侍从逃走。帖木儿获得大量的战利品，没有再追击脱脱迷失到伏尔加河以西。他东渡乌拉尔河，取道今阿克秋宾斯克地区，经扫兰、讹答剌，于是年底回到撒马儿罕。这次进军总共花了十一个月的时间。

在帖木儿的部队中，有脱脱迷失的几个敌对者，如兀鲁思汗之孙忽特鲁格·帖木儿（Timur Kutlugh），宗王昆彻·乌黑阑（Prince Kairichak-Oglan）和异密亦敌忽（Edigey），他们原来是因为与脱脱迷失为敌才投靠于帖木儿的。帖木儿班师时，把金帐地区交给了他们，让他们去反对脱脱迷失。他感到无脱脱迷失入侵之虞了，便同意恢复三年前破坏了的乌尔根齐城。

但是，在帖木儿返回后脱脱迷失显然又恢复了在金帐的权

① 昆都尔察河（Kondurcha）是Sok河的支流，也是今古比雪夫以北伏尔加河的东部支流。

力。他于1393年5月20日在塔纳（阿速夫）给波兰国王雅杰罗的信，就是以国君的身份和口气写的。雅杰罗是立陶宛大公维托尔德的兄弟，相互间有领土争议。脱脱迷失企图争取波兰的支持，并使其称臣纳贡。

脱脱迷失由于外交上取得成功（对波兰、立陶宛），又组织了一支新军队，决定在高加索方面进攻帖木儿帝国。他在1394年与1395年同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素丹巴尔库黑（Barquq）缔结联盟。脱脱迷失的军队在经过了休养和恢复以后，于1394年秋出动，进攻打耳班（Derbend）以南的设里汪省[①]，并沿路到处抢劫。当时该省属于帖木儿。对此，帖木儿派出一支军队要求脱脱迷失撤退，并要求他承认帖木儿的宗主权。脱脱迷失拒绝了。

帖木儿在得知脱脱迷失的行动后，于1395年2月下令向打耳班进军。他的军队于4月15日在捷列克（Terek）河谷与敌人进行会战，脱脱迷失被击败。这次，也如1391年一样，帖木儿的士兵缴获脱脱迷失军放弃的大量物品财富。脱脱迷失率领少量随从，越过伏尔加河下游，到伏尔加河中游喀山地区的保耳加国（Bulgar）躲避。帖木儿也渡过伏尔加河，但失去敌人的踪迹。他命令兀鲁斯汗之子昆彻·乌黑阑在伏尔加河下游恢复秩序（他想以之代替脱脱迷失）。接着，帖木儿乘胜追击，至于顿河上游的耶列兹城[②]，然后折而向南，进入当时的商业中心塔纳（阿速夫）。

在部队休息数星期之后，他又去进攻俄罗斯。他的部队分两路溯顿河而上进军：一路在顿河以东的平原上进军，另一路在顿河西边进军。7月间两路军队都到达了梁赞王国的南部地

① 设里汪省，在里海西岸，高加索山东端之南，今阿塞拜疆东北。

② 耶列兹城，在奥廖尔以东100英里的索斯纳河流域。

区。西路军在帖木儿的亲自指挥下进攻了Elets城，俘虏了Elets王。该城居民或被杀，或被变为奴。在拿下Elets城后帖木儿扎营，让其军队四处抢劫。当时俄罗斯王公准备抵抗帖木儿。帖木儿自知其力不行，乃下令撤退。帖木儿并没有到达莫斯科，他只占领了梁赞公国的南部，但在外界则认为他征服了俄罗斯。这类的故事，被波斯历史家歇里甫丁（Sharaf-ed-Din）利用了。这位历史家生活在沙哈鲁的宫廷，在帖木儿死后20年编写了《帖木儿武功记》。该书在描写1395年的战役时说帖木儿到达了莫斯科。不但这位历史家的同时代人，而且一些近代的东方学家，也以此为真。无论是E.G.Browne的《波斯文学史》，还是布哇的《帖木儿帝国》，都如此说。帖木儿在回师途中，攻掠了Azak城（今Azov）。在顿河河口，而且在北高加索的西部残破了彻尔克斯人（Circassians）的地区。他返回时，在1395~1396年到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焚烧金帐的两个主要的中心：阿斯特拉罕（Astrakhan）和新撒莱（Saray，即金帐汗别尔哥Berke的撒莱）。

1396年春，帖木儿再经打耳班返回伊朗。这次帖木儿对钦察的进军不但沉重打击了脱脱迷失，使其一蹶不振，而且破坏了塔纳、萨莱、阿斯特拉罕这些联接欧洲与中亚的商业城镇，使国际商路为之阻绝。而脱脱迷失与蒙古统治的衰落，也有利于莫斯科公国的兴起。

脱脱迷失以后遇到忽特鲁格·帖木儿等争位者的竞争，屡被打败，终于沦为一个流亡者。1405年1月，脱脱迷失的使者在讹答剌求见帖木儿，再次请求他的保护。帖木儿答应在远征中国回来以后再考虑。但不久脱脱迷失就死了。俄国史料说，他于1406年在秋明附近与沙狄汗（1400~1407年）的战争中被杀。另外的史料则说他是寿终而死。

三、征服阿富汗与伊朗

帖木儿时期，伊朗和阿富汗地区已经分裂为好些地方王朝，互相争斗，不能统一。其中主要的是以下四个王朝：扎剌亦儿王朝、穆扎法尔王朝、库尔特王朝[①]、赛尔巴朵尔王朝[②]。帖木儿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是赫拉特地区的库尔特王朝。该王朝的首领名叫吉雅苏丁·皮儿·阿力。帖木儿令其称臣，后者迟迟不应召。、1381年春，帖木儿向其首府赫拉特进军。当时率军镇守谢腊赫斯的吉雅苏丁·皮儿·阿力之弟，向帖木儿投降。帖木儿继续前进，攻陷赫拉特东北之布申格堡。吉雅苏丁·皮儿·阿力本人据守赫拉特城。守军皆由古尔地区的阿富汗人组成，粗犷好战，主张对帖木儿进行坚决抵抗。但该城居民不愿，吉雅苏丁·皮儿·阿力只好投降。帖木儿允许其继续统治赫拉特，为自己的藩臣，并强令其迁居撒马儿罕。

1382年底，来自古尔地区的阿富汗人，在赫拉特人的帮助下，攻人赫拉特城，但随即被帖木儿第三子米兰沙所镇压。该城居民多被屠杀，头颅被堆成塔以示惩戒。事后，吉雅苏丁·皮儿·阿力及其一家因有共谋之嫌，被逼令自裁而死。阿富汗的库尔特王朝亡。

帖木儿征服赫拉特以后，随即于同年（1381年）进攻东呼罗珊。该地有几个割据政权。一个是赛尔巴朵尔的什叶派政权（不可与1365年撒马儿罕的赛尔巴朵尔人民运动相混淆），以撒布扎瓦尔为首府，统治者是穆艾雅德（1364~1381年）。一个在玛赞德兰，统治者是爱弥尔·瓦力。一个在克拉特（Kelat）与徒思，统治者是阿里别克。在帖木儿大军到来时，阿里别克与穆

① 库尔特王朝，在13世纪初由塔吉丁·奥斯曼·马尔吉尼所建，以赫拉特为首都。回历七三二年（1331年），穆亦祖丁（Mou 'izz ed-Din）即位，时当蒙古统治的末年。

② 赛尔巴朵尔王朝，与库尔特王朝同时，享国50年，曾在位的君主12人，统治萨不扎瓦尔一带，信奉什叶派。

艾雅德都不战而降。爱弥尔·瓦力所属的亦思法拉因（Isfarain）也只经过短暂的围攻即被攻陷。帖木儿毁其城，而后返回撒马儿罕。

1383年，上述诸地反叛，帖木儿率军前来镇压。撒布扎瓦尔与锡斯坦的首府，都遭屠城。然后又从锡斯坦攻入阿富汗的坎大哈地区。从那里返回撒马儿罕休息三月，最后荡平玛赞德兰。1384年，玛赞德兰首府阿斯塔拉巴德陷落，瓦力逃往阿塞拜疆。帖木儿进入伊拉克·阿扎米（哈马丹与伊斯法罕）。

统治伊拉克和阿塞拜疆等地的是所谓的扎剌亦儿王朝（1356~1411年）。[①]这时，这个王朝的统治者是素丹·阿合马。帖木儿攻下伊朗北部的玛赞德兰后两年，进一步攻占阿塞拜疆，蹂躏格鲁吉亚。阿合马相继丧失第比里斯、巴格达等城，乃走依埃及速檀·巴尔忽。巴尔忽劝其返回巴格达。他在那里依靠土库曼·哈剌玉素甫的帮助，故能继续存在8年之久。到回历八〇三年（1400~1401年），他又弃巴格达出走。在帖木儿与拜牙即作战时，他再返回巴格达。但此时哈剌玉素甫已不支持他，他遂逃往叙利亚。他与哈剌玉素甫同为帖木儿孙阿布别克尔所擒。

帖木儿既平定扎剌亦儿朝，降服格鲁吉亚王和吉兰、设里汪等地诸王公，接着就去进攻亚美尼亚的黑羊王朝。[②]其王逃

---

① 扎剌亦儿王朝，是一个蒙古部落所建，起源与旭烈兀有关系。其代表是大哈散（Hassan Bozorg），他曾战胜出班系的小哈散（出班是旭烈兀的敌部），遂在回历七三七/1337年代之而兴。小哈散在回历七四七/1343年被人谋杀。大哈散的主要继承人是舍黑·兀外思和速檀·阿合马（Sultan Ahmad）。此王朝据有巴格达与帖必里思两地。

② 黑羊王朝是扎剌亦儿朝的继承者。此王朝与白羊王朝之得名是因为他们的旗帜上以黑羊或白羊作标志。黑羊王朝起源于梵湖一带，得到发展以后便占有了黑羊州（即特勒比宗Trebizonde地区）。其祖先为哈剌·穆罕默德，是速檀·兀外思手下的一个将领。兀外思命其统率军中的土库曼部人。他死后，哈剌玉素甫即位，这个人就是黑羊朝的创建者。他虽曾受兀外思的恩惠，却夺其巴格达城。帖木儿命其孙阿布别克尔讨之，夺回巴格达，将其给予速檀·阿合马。白羊朝（回历七八〇至九一四年/1376~1508年），其统治之地为白羊州（即小亚美尼亚），首领名伯颜·德里。帖木儿曾将亚美尼亚与美索不达米亚之地封给他，以底牙尔别克为都城。密尔宽德说，此朝开始的君主为乌宗哈三。

走。总计西部伊朗的征服共花了两年的时间（1386~1388年）。

帖木儿征服西部伊朗以后，就去征服南部伊朗。统治该地区的是所谓的穆扎法尔王朝（1313~1393年）。[①]这个王朝的创立者是舍里夫丁·穆扎法尔。他曾经是耶思德城西北一个小镇的长官。其子成了整个耶思德和法尔斯地区的长官，以后还兼并了亦思法罕。穆扎法尔王朝的统治者沙·叔加（Shah Shujia）曾经向帖木儿称臣。但叔加的儿子再努勒阿比丁（Zeinol–Abidin）却一反其父的做法，不但不愿服从帖木儿，反而拘留其使者。帖木儿在1387年冬乘叔加死去，取道哈马丹而攻占了亦思法罕。到晚上，亦思法罕城人民举行起义，杀死帖木儿委任的税吏、官员和河中来的士兵3000人。帖木儿大怒，下令屠城，杀居民7万人，以人头堆成金字塔。再努勒阿比丁逃奔舒希特尔其从兄弟沙·满速儿处，被拘禁，于是诸地宗王、君主尽降于帖木儿。

在这以后，帖木儿返回中亚，去与钦察的脱脱迷失作战。直到1392年，他才又来进攻法尔斯与伊拉克。1393年5月帖木儿攻人设拉子，灭穆扎法尔王朝。该城的知识分子和手工业者尽被迁往撒马儿罕。6月，帖木儿返回亦思法罕。

素丹·阿赫马·扎剌亦儿逃走后，帖木儿追之。后者先逃到叙利亚，在追兵的逼迫下，又逃往埃及，受到埃及素丹巴尔库黑的接待，并优礼容留之。帖木儿遣使去索取素丹·阿赫马·扎剌亦儿，巴尔库黑命叙利亚拉赫巴堡守将杀使者。于是帖木儿进军叙利亚，巴尔库黑率军守阿勒颇，并命素丹·阿赫马·扎剌

① 穆扎法尔王朝，阿拉伯人所建。从回历七一三年/1313年到回历七九五年/1393年帖木儿入侵该地的时期，在位的国王为：木巴里速丁（Mubariz ed–Din），沙·叔加（Shah Shuja），宰那勒阿比丁（Zeinal Abidin）。这三位国王都爱好文学，曾经鼓励一种文艺复兴。哈非思就是其所奖励的文学家。该王朝当时的领地包括法尔斯、伊剌黑阿只迷（Iraq Adgemi）、起儿曼等地，以耶思德（Yezd）为都城。

亦儿去收复巴格达，而巴尔库黑则返回埃及。素丹·阿赫马·札剌亦儿收复巴格达以后，在钱币上铸埃及素丹之名。帖木儿继续进军，历平阿尔达必勒、摩苏耳、提克里特、阿迷的与马儿丁诸城，继至苏丹尼叶。回历七九六年九月（1394年7月），进至阿剌思河，取阿夫尼克堡与马儿丁堡，侵入格鲁吉亚，攻陷第夫里斯，驻冬于美索不达米亚。是年，帖木儿还进攻大亚美尼亚。

美索不达米亚时处在素丹·阿赫马·扎剌亦儿的统治之下。他托词不向帖木儿朝贡称臣，而命伊斯兰教士努尔丁·阿不都拉赫曼代自己前往。帖木儿早就想进攻巴格达，这时阿赫马·扎剌亦儿托庇于奥斯曼素丹拜牙即，正在摩苏耳。帖木儿于十月初兵临巴格达，亲自指挥围攻该城，于回历八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401年7月10日）拔之。帖木儿进入巴格达，下令屠城。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时代的一切建筑物、清真寺、学校和各种文物尽遭破坏。

是役之后，帖木儿进军格鲁吉亚，然后转向凯萨里亚与安卡拉，以便进攻土耳其。

四、远征印度和西亚及其影响

帖木儿在击溃脱脱迷失和征服伊朗以后，也像成吉思汗以来中亚的历代蒙古统治者一样，向南侵略印度。[1]这时，曾经统治整个印度的德里素丹国已走向瓦解。

各省区的王公纷纷脱离素丹而独立，出现了巴赫曼、孟加拉、古吉莱特诸国，甚至在德里也经常发生纷扰和各集团之间

① 14~15世纪统治印度的为图格拉王朝（1321~1414年），该王朝的建立者吉雅斯乌丁·图格拉，为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帖木儿出生时，图格拉王朝在位的君主为穆罕默德·图格拉。他虔信伊斯兰教，爱好文艺，并想将其臣民全部变为穆斯林，故虐待婆罗门教徒，遂使全境动乱，帝国瓦解。其手下诸异密皆乘机独立。在其境内出现五个国家：孟加拉、军普尔、马尔瓦、古杰拉特、德干，图格拉朝对之无权过问。

的斗争。蜷缩在德里的马茂德·沙二世（1392~1414年）是一个弱主，在宰相马鲁·伊黑巴勒的掌握下无所作为。

在这种情况下，帖木儿于1398年初派其孙皮儿·马黑麻率部进攻印度。军队于回历八〇〇年七月（1398年三四月间）出发，先进攻印度边境的异教徒地区（卡非里斯坦）、黑衣部与阿富汗部。回历八〇〇年九月十二日（1398年5月29日）渡过印度河，大肆杀掠，攻克了木尔坦。同年九月二十四日，帖木儿亲率主力，亦渡过印度河，与前锋会师于索特里杰河，然后向德里前进，沿途大肆劫掠。十二月十七日，帖木儿与德里素丹马茂德三世及其宰相马鲁·伊黑巴勒指挥的军队会战于朱木那河畔。大败之。帖木儿的骑兵击溃了印度的战象，马茂德三世逃往古吉莱特。德里遭受焚烧劫掠，居民惨遭屠杀，在城之四隅用人头堆成了四个塔。只有熟练的手艺人被送往撒马儿罕。历任德里素丹200年来积累的大量财富、金银珠宝，一朝尽入于帖木儿之手，悉数运往河中。

因听说波斯动乱，帖木儿于1399年1月1日离开德里返回，在路上接受克什米尔的伊斯兰国王伊斯堪答儿·沙的投诚，故未进攻其地，乃北走喀布尔谷地，越兴都库什山，回到中亚河中。马茂德三世接着返回德里，于1414年死。曾由帖木儿任命为德里总督的基兹尔汗，自称为独立的君主。

帖木儿远征印度回来以后就准备进攻西亚。西亚有两大强国：一个是以北非埃及为中心的马木路克帝国，一个是以小亚为中心的奥斯曼帝国。马木路克王朝是由来自南俄、高加索等地的突厥奴所建立，其领土不仅包括北非的大部分，而且囊括了叙利亚。到14世纪末时，这个王朝已经由于不断的内争而不稳。马木路克素丹巴尔库黑（1382~1399年）曾于公元1393年杀帖木儿的使者，并屡次让巴格达的素丹·阿赫马·扎剌亦儿在自己的境内避难。巴尔库黑还几次与脱脱迷失联盟，他的儿子法



拉吉·素丹（1399~1412年）在继位时也拒绝承认帖木儿为宗主。由于这一系列历史的原因，帖木儿早就要对其进行征讨。

回历八〇一年八月二十日（1399年4月27日），帖木儿在远征印度返回撒马儿罕以后听说埃及素丹巴尔库黑同叙利亚叛变的长官发生争斗；另外，阿赫马·扎剌亦儿又在埃及素丹和黑羊朝首领哈拉·玉素甫的帮助下重新进人巴格达。阿赫马杀巴格达城民之支持帖木儿者多人，引起该城起义，并乘米兰沙的昏乱侵入阿塞拜疆；奥斯曼素丹拜牙即一世则乘机夺取锡瓦斯和马拉提亚。于是，帖木儿就自撒马儿罕出发，千里往救。也就开始了他的所谓"七年战争（回历八〇二年一月八日/1399年9月10日至回历八〇七年一月/1404年7月）"。

帖木儿出征，首先进入阿塞拜疆，以镇压阿赫马·扎剌亦儿。阿赫马急忙退往巴格达，前去投奔哈拉·玉素甫，后又与之一起往投奥斯曼素丹拜牙即一世。帖木儿率军往讨，先取锡瓦斯（在今土耳其中部），然后于1400年10月取道加济安特普（土耳其南部），南攻叙利亚，连下阿勒颇、哈马、霍姆斯、巴勒贝克，至于大马士革。

当时，埃及素丹法拉吉占领着大马士革。帖木儿的一个亲戚阿提迷失曾被埃及俘获，帖木儿要求埃及归还该人。法拉吉及其臣下不但拒绝归还，而且于12月25日袭击帖木儿军，但被打败，退回埃及。

帖木儿在收复了阿塞拜疆以后，就进军彻尔克斯，讨伐可萨人，侵入哈剌巴格，残破格鲁吉亚。并于回历八〇三年一月（1400年8月）返回小亚细亚， 攻下锡瓦斯与马拉提亚，遂进军叙利亚。

帖木儿首先围攻阿勒颇，该城守将帖木儿塔什抵抗失败，投降。帖木儿尽杀坚持抵抗的内堡居民，毁其城，遂占领了叙利亚的首府大马士革。

1401年3 月19日，帖木儿离去，将该城的手工业工人，如丝织工、制兵器和盔甲的工人、制玻璃工人、制陶工，以及大量的知识分子、学者（其中有著名的历史家伊本·阿拉不沙）带回。在东返途中，帖木儿又攻下巴格达，进至大不里士，休养士马。

现在，对帖木儿来说，剩下的惟一对手就是奥斯曼帝国素丹拜牙即了。这个王朝，自奥斯曼素丹（1282~1326年）袭封，即宣布不再臣服于鲁木素丹而独立，自那时以来的100余年中，不但占据了小亚细亚，而且统治了巴尔干。[1]到拜牙即时期，势力达于极盛。拜牙即甚至试图夺取帖木儿的藩属地埃津兼和埃尔祖鲁姆（在今土耳其东部）。又收留帖木儿的逃敌哈拉玉素甫，支持他同上述二地的异密塔赫通（Taherten）作战。他还听信哈剌玉素甫，对那些曾与帖木儿联盟的小亚诸君主进行压迫，并夺取锡瓦斯之地。

帖木儿在进攻叙利亚时虽曾经过锡瓦斯，但未立即与拜牙即交兵。在从大马士革回来重新攻下了巴格达以后，帖木儿就在1402年6 月大举进攻奥斯曼帝国。他取道凯萨里亚（在今土耳其中部），直取拜牙即的驻地安卡拉。两军于1402年 7月 20日会战于安卡拉城东北的出不克（ Cubuk， 或称为赤不哈巴的）。据说双方的战士合计约有100万人。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从早晨延续至夜半。从回历八〇四年十一月十九日（1402年6月20日）早晨起，战斗了一天。到黄昏时眼见就要被击溃，拜牙即便决定撤退，但因马蹶，与其一子雅赫赤贝一起被俘，其他三子穆罕默德、苏莱曼与伊萨得以逃走，第五子穆斯塔法不知所终。帖木儿对待拜牙即，虽然加以优礼，而拜牙即却由于逃

① 帖木儿出生时，奥斯曼在位的统治者是斡儿汗。此王是奥斯曼朝首先采用素丹称号的。他扩张领土至于马尔马拉海，渡达达尼尔海峡。其后人马合木二世又进据君士坦丁堡，建立一个地跨欧亚的强国。

跑不成羞愧患病，于回历八〇五年八月十四日（1403年3月9日）在阿克谢希尔死去。小亚细亚的广大地区随着也就成了帖木儿帝国的一部分。

五、帖木儿西征的影响和克拉维约的东使

帖木儿之打败奥斯曼帝国，使其土崩瓦解，在当时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首先，它挽救了东罗马帝国濒于当即被土耳其人灭亡的命运，得以再延续半个世纪。同时，也暂时解除了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严重威胁。因此，欧洲人是极为欢迎帖木儿的胜利的，尽管帖木儿作为一个穆斯林对非伊斯兰教徒进行了圣战。欧洲的各个国家许久以来即密切关注帖木儿的进展，了解其情况。帖木儿也乐于与西方进行贸易。帖木儿占据小亚细亚后，使其与欧洲、非洲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和交往。再如帖木儿攻下伊兹密尔（在今土耳其西海岸）以后，对面开俄斯岛上的热那亚商人就向其投诚，希望通商。拜占廷的摄政王约翰七世也遣使求成。当时，帖木儿曾致书于英国国王亨利四世，表示允许自由通商。英王给帖木儿的答书，对其战胜土耳其人表示庆祝。

这些书信都保存了下来。[①]在帖木儿的首都撒马儿罕甚至有德国人约翰·细尔脱白格（John Schiltberger）为其服务。[②]埃及的素丹亦遣使具贡品往朝于帖木儿。

那时，西班牙中部的卡斯提尔（Castile）国王亨利三世，为了了解世界各地的情况，传播西班牙国的威望和寻求遏制奥斯曼帝国扩张的同盟者，派遣使者到东方来。在1402年安卡拉大战时，亨利三世所派之使者二人，一名佩兑·绪托莫约，一名海曼·散瑟都·佩罗窝陆斯，谒见帖木儿于大营。帖木儿对他们厚

① 赛克斯：《波斯史》（P.Sykes, A History of Persia.2 vols），第2卷，第130页。

② 亨利·玉尔：《中国古代闻见录》，英文版，第1卷，第174页。

加赏赐，优予款待。为了同西班牙建立友好关系，在二位使者归国时，令其带去赠送亨利三世的各种礼品。在大战结束后离安卡拉班师东返之前，帖木儿又派哈吉·麦麦特为专使，赍国书及礼物，去西班牙报聘，礼品中除各种珠宝外，还有在安卡拉战役中得自土耳其的美女二人。一为匈牙利皇族女玛利亚，一为希腊女安芝丽娜。亨利三世得此重礼，深为欣悦，便又在1403年派遣一个使团前往觐见帖木儿，以续邦交，巩固友好。

此使团由罗·冈泽来兹·的·克拉维约、教士阿洛佐·庞斯（Alonzo Paez de Santa Maria）和侍卫官哥莫斯·撒洛泽（Gomez de Salazar）三人组成，与帖木儿的来使哈吉·麦麦特一同前往。他们由塞维里（Seville）启程， 经过君士坦丁堡，他们以为在卡拉巴可以见到帖木儿，故在君士坦丁堡滞留较久，达五个月。当他们到达特拉布松时，得知帖木儿已经返回自己的首都去了。克拉维约等乃继续东行，自乌米亚湖北岸，入伊朗境，历经剌夷、马什哈德等地，于1404年8月31 日抵达撒马儿罕。原在途中遇埃及索丹派往帖木儿之专使，两国使团同行，一同到达。克拉维约的使团于回历八〇七年三月二日（1404年9月8日）谒见帖木儿，受到殷勤的接待。

克拉维约对于其出使之经历，中亚各地以及帖木儿的首都撒马儿罕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记述。现存之《克拉维约东使记》，是关于这个时期的中亚以及帖木儿帝国的有趣的史料。

第四节　帖木儿同明朝的关系

帖木儿崛起于中国元、明两个王朝更代之际。当时中国内地和边疆以及中亚地区，群雄割据，战乱不息，人民遭难，无有宁日。尽管如此，中亚同中国内地之间源远流长的政治、文

化关系与商业贸易仍然是没有间断的。这主要表现在当时中亚各地，包括当时最大的中亚君主帖木儿向明朝的朝贡上。据汉文史料的记载：

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史·撒马儿罕传》称："洪武中，太祖欲通西域，屡遣使招谕，而遐方君长，未有至者。二十年（1387）四月，帖木儿首遣回回满剌哈非思等来朝，贡马十五，驼二，……，自是频岁贡马驼。"《明实录》记载："九月，壬辰，撒马儿罕驸马帖木儿遣回回满剌哈非思（Maulana Hafiz）等来朝，贡马五十匹，驼二只。诏赐白金一十八锭。"[1]这是两国发生关系之始。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九月，丙戌，撒马儿罕驸马帖木儿遣回回答木丁等五十九人来朝，贡马三百匹，驼二只。诏赐白金六十两及钞有差"。[2]

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乙未，撒马儿罕驸马帖木儿遣回回满剌哈非思来朝，贡马二百十五匹。诏赐白金四百两及文绮钞锭，从者俺都儿等八人白金七百两，文绮钞锭有差"。[3]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八月，乙卯，撒马儿罕驸马帖木儿遣回回舍哈厘等来朝，贡驼马方物"。[4]

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三月，壬午，撒马儿罕驸马帖木儿遣万户尼昝卜丁等来朝，贡马八十四匹，驼六只，绒六匹，青'梭幅'九匹，红绿'撒哈剌'[5]二匹及镔铁刀剑盔

① 《明实录·洪武实录》卷一八五，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明实录·洪武实录》卷一九三，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明实录·洪武实录》卷一九七，中华书局标点本。

④ 《明实录·洪武实录》卷二一一，中华书局标点本。

⑤ 按：梭幅（suf），亦译为"锁服"，波斯语，意为羊毛或羽毛织品。伊斯兰教的苏非派亦源于此字。"撒哈剌"，布名，可以作帐幕。

甲等物。诏赐使者白金文绮有差”。①

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九月，丙午，撒马儿罕驸马帖木儿遣酋长迭力必失等奉表来朝，贡马二百匹。表曰：‘恭惟大明皇帝，受天明命，统一四海，仁德弘布，恩养庶类，万国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运为亿兆之主，光明广大，昭若天镜，无有远近，咸照临之。臣帖木儿僻在万里之外，恭闻圣德宽大，超越万古。自古所无之物，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国，皇帝皆服之。远方绝域，昏昧之地，皆清明之。老者无不长遂，善者无不蒙恩，恶者无不知惧。今又特蒙施恩远国，凡商贾之人来中国者，使观览都邑城池，富贵雄壮，如出昏暗之中，忽睹天日。何幸如之！又承敕书恩抚劳问，使站赤相通，道路无壅，远国之人，咸得其济。钦仰圣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国中部落，闻兹德音，惟知欢舞感戴。臣无以报恩德，惟仰天祝颂圣寿福禄，如天地远大，永永无极’”。②这是关于两国关系的重要文献。邵循正先生说：“自洪武二十年至二十七年，帖木儿西抗钦察，南征呼罗珊伊拉克，用兵甚忙，未遑东顾，故卑词厚币，以求好于明，实非心悦诚服。其对明之称藩，仅属仪式，绝无实际。明年（1395年）命给事中傅安等赍玺书币帛报之，而安等被留至永乐初年尚未还。盖帖木儿新破钦察，凯旋撒马儿罕（1396年），不复有畏惧中国之心。安等适至，措词倨傲，故被留不遣也。自是两国关系暂绝，终洪武朝，不复闻有撒马儿罕朝贡之事。”③

以上这些使团向明朝贡献的物品多为马匹、骆驼，明朝则以白金、文绮、钞锭回赠。这种所谓进贡，当然是反映了二者之间的政治关系。但应看到，其中也有通商贸易的内容。从迭

① 《明实录·洪武实录》卷二一七，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明实录·洪武实录》卷二三四，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第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力必失送来的帖木儿的表文可以看到，当时帖木儿最关心和感到欣喜的是从中亚到中国内地“站赤相通，道路无壅”，有利于商业贸易。因为帖木儿国家是从这种东西贸易中得到好处的。

当时从事东西方贸易的商人，有的冒充贡使，有的则径以商人的身份活动。这类的事实在汉文史料的记载中甚多。例如：

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春，正月，乙亥，撒马儿罕回回舍怯儿阿里义等以马六百七十匹抵凉州互市。守将以闻。诏送舍怯儿阿里义等至京，听自市鬻”。[①]

同年，“十一月，癸丑，遣鞑靼亲王六十七户往居撒马儿罕之地，给钞为道里费，五口之上五十锭，三口四口三十锭，一口二口二十锭”。[②]

时明朝北伐鞑靼，故有遣鞑靼人往居撒马儿罕之事；而在北征兵至捕鱼儿海时，也在那里曾俘获数百名撒马儿罕的商人。如实录所载：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七月，癸丑，别失八里王黑的儿火者遣其千户哈马力丁、百户斡鲁撒等来朝……。先是，大军征捕鱼尔海，得撒马儿罕贾人数百，命鞑靼王子剌剌等送还本国。归，至别失八里之地，黑的儿火者遂遣使随剌剌来贡”。[③]

同年，“九月，乙酉，遣主事宽彻、监察御史韩敬、大理评事唐钲使西域，以书谕别失八里王黑的儿火者曰：‘……兵至捕鱼尔海，故元诸王驸马及其部属悉来降附。其间有称自撒马儿罕等处来贸易者凡数百人，遣使送归本国，今三年矣。使者归，尔别失八里王即遣使来贡，朕甚嘉焉’”。[④]

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七月，撒马儿罕遣回回

① 《明实录·洪武实录》卷一九九，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明实录·洪武实录》卷二〇六，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明实录·洪武实录》卷二一〇，中华书局标点本。
④ 《明实录·洪武实录》卷二一二，中华书局标点本。

迭力必失等贡马二百一十二匹。诏赐钞有差”。[1]

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春，正月，乙酉，撒马儿罕遣回回阿剌马丹等二十人来贡马二百四十余匹，赐钞五千九百余锭”。[2]

由此可见，中亚撒马儿罕等地的商人早就在蒙古和中国内地之间进行贸易。但中亚同中国内地之间，在今新疆地区有一个别失八里国（即东察合台汗国），有时对东西贸易起着一种阻隔的作用。如《明实录》记载：

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年），“春，正月，丁丑，遣使谕别失八里王黑的儿火者。先是，遣主事宽彻等使哈梅里（哈密）、别失八里及撒马儿罕地。宽彻至别失八里，而黑的儿火者拘留之，副使二人得还。至是复遣使持书往谕之曰：‘朕即位三十年，西方诸国商人入我中国互市，边吏未尝阻绝。朕复敕吾吏民，不得恃强欺谩番商，由是尔诸国商获厚利，疆场无扰，是我中国大有惠于诸国也。向者，撒麻儿罕商人有在漠北者，吾将征北边，执归京师，朕令居中国互市。后知为撒麻儿罕人，遂俱遣还本国。其君长知朝廷恩意，遣使入贡。吾朝廷亦以其知事上之礼，故遣宽彻等使尔诸国，通好往来，抚以恩信。岂意拘吾使者不遣。吾于诸国未尝拘留使者一人，而尔拘留吾使，岂礼也哉！是以近年回回入边地者，且留中国互市，待宽彻归然后遣还。及回回久不得还，称有父母妻子。朕以人思父母妻子，乃其至情，逆人至情，仁者不为。遂不待宽彻归而遣之。是用复遣使赍书往谕，使知朝廷恩意，毋使道路闭塞，而启兵端也’”。[3]

从以上这些记载，不但可以看到当时中亚同中国内地间

① 《明实录·洪武实录》卷二三九，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明实录·洪武实录》卷二四四，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明实录·洪武实录》卷二四九，中华书局标点本。

商业贸易和商人活动的情况，而且可以看到明朝政府也是关心这种经济上的关系和商路的安全畅通的。而当时别失八里的察合台后王的割据，的确也影响到了这种商业贸易。帖木儿的几次进攻"察台"和明朝企图统一新疆的措施，都与此不无关系。

帖木儿时期中亚同中国的政治、经济交往，在《克拉维约东使记》中也是有所反映的。据该书说，自撒马儿罕至中国首都之间，其距离为六个月的路程。中国首都名叫汗八里。中国境内之城市，以此为大。由撒马儿罕启程至汗八里之途中，须经过荒无人烟之大沙漠。在克拉维约行至撒马儿罕之前数月，有大商队自中国境来此。商队拥有骆驼八百，载来大宗商货。及帖木儿远征归来，认为商货既系中国天子境内运来之物，遂将人货一并扣留，不放一人归去。[①]当时从中国运到中亚的货物，是世界上最华美的丝织品，其中有一种为纯丝所织者，质地最佳。还有从中国和田运来的宝玉、玛瑙、珠货，以及各样珍贵首饰。和田所产之货，其极名贵者，皆可求之于撒马儿罕市上。和田之琢玉镶嵌工匠，手艺精巧，为世界任何地方所不及。[②]

关于帖木儿同明朝的政治关系及通使的情况，前述德国人约翰·细尔脱白格在其所著的游记中谈到，契丹国大汗遣使者带马四百匹，至帖木儿之廷，责取贡赋，因帖木儿不入贡已有五年之久。[③]克拉维约则说，中国皇帝名九邑斯汗（Chuyscan），意为统有九邦之大帝。但察合台人（指帖木儿之人民）却称之为通古斯汗。[④]当克拉维约等在撒马儿罕时，中国皇帝派来之使

① 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第159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② 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第157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③ 亨利·玉尔：《中国古代闻见录》，英文版，第1卷，第174页，注2。

④ 亨利·玉尔：《中国古代闻见录》，英文版，第1卷，第174页，注1。

臣，亦在此城。中国皇帝遣使之意，为帖木儿占有中国土地多处例应按年纳贡。近七年来，帖木儿迄未献纳，故来责问。帖木儿向中国使臣说："中国天子责问岁贡，理所当然。惟积欠七年之贡。一旦令全数补纳，事多困难。莫如容加筹措，再行奉纳朝廷。"[①]克拉维约与约翰·细尔脱白格二人都谈到了这一事实。

明朝初期出使于帖木儿的使者，以史料记载中的是傅安、郭骥等最为知名。

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命给事中傅安等赍玺书、币帛报之。其贡马，一岁再至，以千计，并赐宝钞偿之"。[②]傅安等还准备要去哈烈（赫拉特），但据说这一年"给事中傅安、郭骥等携士卒千五百人往（厚利），为撒马儿罕所留，不得达。三十年（1397年），又遣北平按察使陈德文等往，亦久不还"。[③]直到永乐五年（1407年）帖木儿死去以后，傅安、郭骥等才得以返回。

帖木儿由于对各方面的征服战争取得了胜利，强大起来，所以不愿再臣服于明朝，也不愿意向中国缴纳贡赋，并且还拘留中国的使者不予遣还。帖木儿不但要摆脱对中国传统的臣属关系，而且在晚年还梦想征服中国。为此，他专心致力于中国风土、人情、地理、形势之考察，以及中国人口、财富、特点之研究。为搜集资料起见，特命察合台人赴中国首都居住六个月，从事调查。[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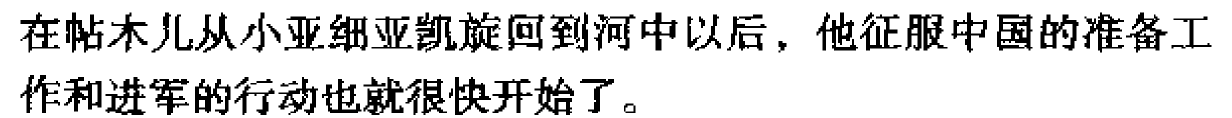
据此，可以认为前述帖木儿历次派到明朝来的贡使，有的固然是为了通贡和经商，但可能有的是为了搜集情报来的。而

① 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第158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② 《明史》，第8598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明史》，第8609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④ 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第159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在帖木儿从小亚细亚凯旋回到河中以后，他征服中国的准备工作和进军的行动也就很快开始了。

据《帖木儿武功记》一书所述，当帖木儿在南、北、西三面开辟疆土，于愿已足的时候，曾准备向东远征，进攻东方最伟大的国家——中国的明朝。该书对于这次计划中的远征，有一段冗长的描写。大意是说，帖木儿征集了一支80万人（一般说只有20万人）的军队，并按波斯和突厥军队的习惯供给他们足够七年用的粮秣。由于中国内地同河中之间的这段地区耕地很少，人烟稀薄，所以他命令每个人除了本分的给养以外，另带两头乳牛和十只乳用山羊；并且告诉他们说：给养完了的时候挤奶吃，奶挤干了的时候再宰了吃肉。[①]

做好这些准备之后，帖木儿就开始东征。他命米兰沙之子哈里勒与乌马儿·沙黑之子阿合马为统帅先行；异密·舍姆苏丁·伊巴斯与胡代达·忽辛尼驻扎于塔什干和沙鹿海牙两地；命速檀·忽辛率一军渡河，以异密·阿儿浑沙留守撒马儿罕；他自己则于回历八〇七年五月二十三日（1404年11月27日）出发。时值严冬，大雪纷飞，北风凛冽，溪流冰封，道路冻结，但帖木儿坚决进军，绝不后退。[②]同时，还从当地派人去蒙兀儿斯坦汗那里，问该地是否可以耕种，为这支军队供应粮食。

帖木儿东征的消息，也传到了明朝，后者作了御敌的准备。据汉文史料记载：

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年，也即帖木儿出发之次年），"二月，庚寅，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曰：'回回例兀言，撒马儿罕回回与别失八里沙迷查干王假道，率兵东向。彼必未敢肆志如此，然边备常不可怠。昔唐太宗兵力方盛，而突厥迳至渭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53页。

② 哈洛尔德·兰姆：《帖木儿传》，英文版，第248页。

桥，此可鉴也。宜练士马，谨斥候，计粮储，预为之备’”。[①]

帖木儿进军到了讹答剌，这是去中国大陆上的要地。他在这里接见了脱脱迷失的使者，答应他在远征中国返回后再考虑帮助脱脱迷失在钦察复位的问题。但是，回历八〇七年八月十日帖木儿在讹答剌忽患重病，便召集诸王、大臣嘱托后事：指定其孙皮儿·马黑麻·只罕杰儿继承大位。帖木儿竟于回历八〇七八月十八日（1405年2月18日）死去，享年71岁。[②] 帖木儿在位 36年，死后遗体运回撒马儿罕。他所进行的东征也就半途而废了。

帖木儿的死讯，立即传到了蒙兀儿斯坦。《拉失德史》中描写当时的情况说：那年春初的时候，在新鲜的马奶子下来的那一天，蒙兀儿人按照古老的习惯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席上异密忽歹达正在为汗进盏时，忽然一位贵族首领报告说，有帖木儿的使者到来；还说，我们无力抗拒，只有修贡。正当蒙兀儿斯坦汗君臣之间为此而忧心忡忡、互相议论的时候，他们看到卡里阿斯湖岸上有一个人，乘黑马、穿白衣，飞奔而来。他骑着马走过刽子手的帐房。一般人到这里通常都要下马，但是这人却毫不停留地疾驰奔过卫队的岗哨。四处的牙撒吾尔（意为扈从或汗的卫士）一齐跑上来，力图拦住他。但他毫不放慢步伐，一直来到汗的面前，然后大声说道：“异密帖木儿已经逝世，他死在讹答剌！”说完，他又催马飞奔而去。接着就有许多骑士被派去追赶，然而谁也没有追上。过了45天以后，消息传来，帖木儿确是死在讹答剌了。于是疑虑全消，蒙兀儿斯坦

①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三三。又，《明史·西域传》：“永乐三年，傅安等尚未还，而朝廷闻帖木儿假道别失八里率兵东，敕甘肃总兵官宋 晟警备。”（《明史》，第8599页，标点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拉失德史》说，帖木儿率兵东征时蒙兀儿斯坦（即别失八里）王为黑的儿火者。按：此说非是，应以《明实录》为准确。

② 布哇：《帖木儿帝国》，冯承钧译，第5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的汗也就释然于怀了。[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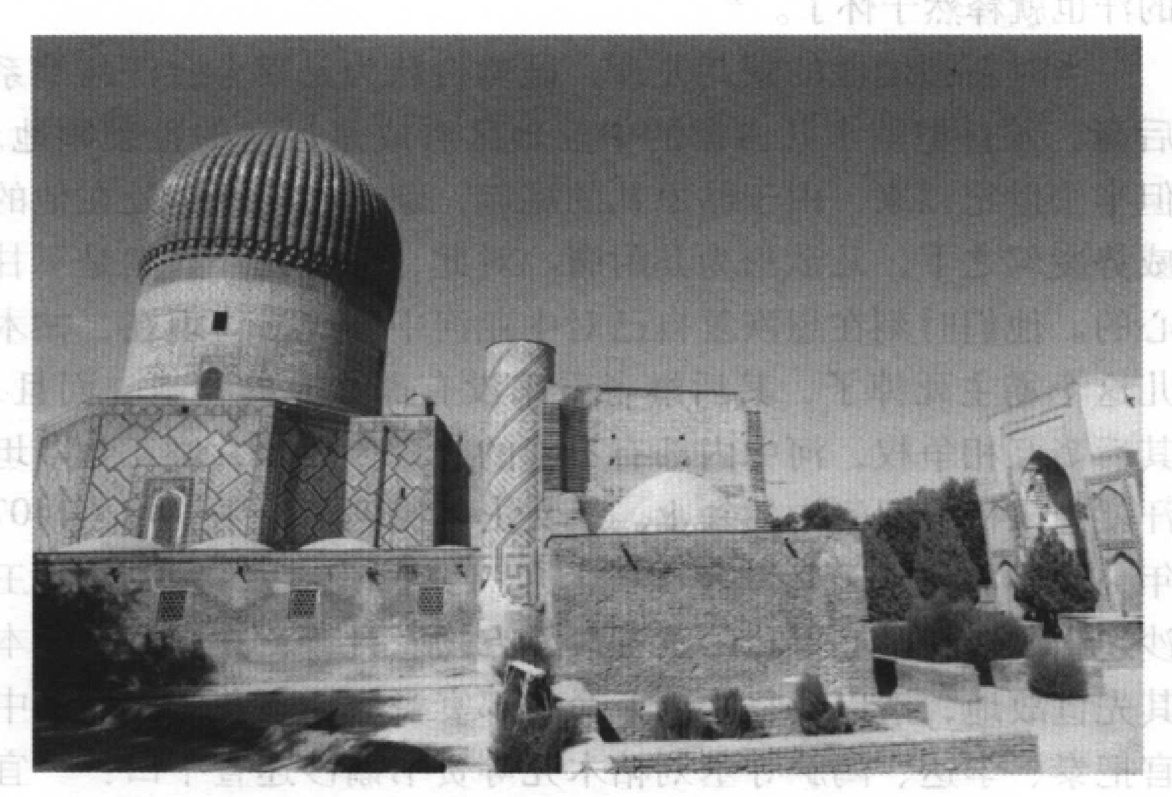
当时新疆地区的蒙兀儿汗，诚然自认为是察合台汗的嫡系后裔，并且把帖木儿占据的中亚地区看成是自己的世袭领地。但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帖木儿的崛起，蒙兀儿斯坦也处在他的威势凌驾之下，几欲沦为其附庸。对此，蒙兀儿汗显然是不甘心的。他们时刻在想恢复自己对中亚河中的统治。现在，帖木儿这个霸主死掉了，其后继者看来没有那么大的权威。而且，其后裔互相争权，河中内部有不稳的表现。因此，蒙兀儿斯坦汗就想乘机夺回河中的领土。汉文史料提到：永乐五年（1407年，也即帖木儿死后二年），“夏，四月，丁酉，别失八里王沙迷查干遣使脱亦不花等贡玉璞及方物。且言：撒马儿罕，本其先世故地，请以兵复之。上命礼部宴赉脱亦不花等，而遣中官把泰、李达、鸿胪寺丞刘帖木儿等赍书谕沙迷查干曰：‘宜审度而举事，慎勿轻动，以取危辱。’并赐之彩币。令把泰等与脱亦不花等偕行”。[2]沙迷查干的请求，由于没有得到明朝政府的批准，所以，蒙兀儿人收复中亚河中的计划也就没有实行。

第五节　帖木儿时期中亚的经济与文化

帖木儿是成吉思汗以后登上历史舞台的，那时蒙古帝国已经走向分裂和衰亡。各地群雄割据，混战不息，遍地狼烟，人民遭难。帖木儿崛起于草莽，在数十年中，把从中亚到西亚的广大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局面安定，经济、文化交流得以畅通。尽管他在征战中对各地大肆破坏，杀人之残暴甚至超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45页。

②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四九，中华书局标点本。



撒马儿罕·帖木儿陵墓

过了蒙古的西征，但正如伊莱亚斯曾经说的："当蒙古人的权力衰落而穆斯林的势力兴起的时候，西部地区整个局势都发生了变化。而在中国这方面，取代蒙古统治的是一个不好战的王朝（指明朝），对于边陲地区鞭长莫及，因而使亚洲腹地的广大土地听凭那些任性妄为、暴兴暴衰的部落暴虐统治。这些部落的首领一方面自己不能长久统治，另一方面又拒绝同文明民族交往，于是便只能使他们的人民日益趋于野蛮。在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一段时期内，帖木儿及其较近几代子孙的得势，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维护了秩序，而且大概也抵制了那些游牧部落，使中亚最美好的地区没有全部沦于他们的铁蹄之下。要是没有帖木儿的抵制，当时陷入野蛮状态的日子恐怕就要更长了。"①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45页。

帖木儿统治时期，中亚及西亚统一安定的程度，可以从当时驿站的情况看出来。这方面，克拉维约有新报道。据称，帖木儿于其境内所施行之驿站制度是在从各地到撒马儿罕的途中，设立若干站赤，每处备马多匹。帖木儿之使者或邮卒，昼夜奔驰，所至有马可换，无须中途停息。各驿站间的距离，皆按一日程或半日程而建。大站之内，常备马百余匹。因此，自撒马儿罕通往各地迅速而准确。例如，自大不里士至开罗之驿站，为十日程。[①]更重要的是帖木儿在各地的权威极大。如，按驿站之规定，帖木儿之使者，于路上倘有需用马匹之处，迎面遇有行人，无论地位高低，或为宗王、贵族，抑或行商走贩，只需提出商借之要求，对方必须下马借予。不论为谁，对此种义务，皆无推卸之余地。倘有迟疑或竟予拒绝时，即有被斩首之危险。各站旁皆建有馆舍，使者每至一驿，立即将原马交与站上更换新骑，继续前进，驿夫往下站，将马领回。帖木儿规定，急使每日须行五百里，但使者往往超过此限，昼夜不息，有时达六七百里。[②]这种制度，使帖木儿国内公文传递迅速，消息灵通，但却给人民带来很重的负担。因使者经过的地方，一切需用皆由当地供给，不取任何代价。所过之处，无分昼夜，皆有人备置饮食，送来地毯，以充下马休息之用。克拉维约所经各村庄，皆由村长出迎。同行之帖木儿专使，到处令当地人士备饭，或换马，莫不咄嗟立办。倘有违命反抗者，皆遭鞭打脚踢。因此，各地人民见有察合台人之帖木儿使者到来莫不逃避。[③]

帝国境内交通之畅达和安全得到保障，其最直接的好处是给商业贸易带来了便利，使商人与旅客往来无所顾忌，从而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当时中亚同中国内地的商业贸易情况，

① 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第87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② 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第101-102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③ 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第66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从帖木儿在给明朝的表文中所说的“站赤相通，道路无壅，远国之人，咸得其济”，可以得知是很活跃的。至于中亚同西方的贸易，也是同样的繁荣。当时，从花剌子模可以北通钦察，渡阿姆河，经伊朗、伊拉克可通地中海。特拉布松是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商埠，大不里士是东方商货汇集之地。黑海是热那亚商人集中的场所。布哇说帖木儿的征服，为印度同波斯东部开辟了一些陆上的新商道。撒马儿罕是当时的一个国际性商业都会。①

据克拉维约说，大不里士也是一个大商埠。该城的各城门处，都有商场。其中商肆栉比，百货杂陈。商馆外为市集，四方商货，云集市上，种类繁多，不胜枚举。丝织品类，则有丝绸、绫缎之属。棉织品类，则有布帛等。集上交易，极为繁荣。苏丹尼叶城，为商业中心，尤以每年夏季之6月至8月间，大批骆驼队，皆汇集于此。当地征服对骆驼队所载货物，抽税甚重。自印度来的大批商队，运来各种香料。设拉子及其附近所产之各种布、帛、丝绸、条带、纨绮等货，送来苏丹尼叶城推销。自霍尔木兹运到苏丹尼叶来的商货，为珍珠、宝石等。每年夏季，来自基督教国家特拉布松、迦法，以及来自伊斯兰教国家土耳其、叙利亚和巴格达的商人，云集此间，作大宗交易。②以上诸城，虽在伊朗或今土耳其，但他们的商业贸易是同中亚有密切的联系的。由于同处在帖木儿的管辖之下，中亚商人来往于东西方之间，甚为频繁。

帖木儿在对外征服的过程中，所到之处，都将各地的手工业者、匠人迁到自己的首都撒马儿罕和渴石等地。他力图把撒马儿罕建成为整个亚洲最繁荣的都市，而工商业的发达正是达到繁荣的条件。据克拉维约讲，在撒马儿罕的城堡内，约有1000被俘的手工业匠人，成年累月地在从事劳动，为其制造铠甲、头盔、弓

① 布哇：《帖木儿帝国》，冯承钧译，第68~6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第90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箭。在举行婚礼等大庆时，帖木儿命全城之商人、工匠等前来与会，立帐营作。各行各业之人为展览其本行特色，搭起作坊、工场，以表演工作情形。全城军民，游览此临时集市，以为娱乐。

各地手艺匠人之大量输入河中，无疑促进了当地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但这些手工业者一般都是从事封建性的义务，处于半奴隶的状态，遭到残酷的剥削。那些在封建王公的作坊中工作的手工业者更是如此。

帖木儿实行封建采邑制，他把自己征服的广大地区分别封给自己家族的成员（王子、王孙）、诸将领、异密和各地原来的统治者。各封建主世袭地占有自己的采邑，对人民征收赋税。如巴里黑、昆都士、八答黑商、骨咄、喜萨尔等地被封给他的第三子米兰沙，原哥疾宁之地被封给只罕杰儿之子皮儿·马黑麻，法尔斯被封给其次子乌马儿·沙黑等。这种分封采邑的办法促使地方的封建势力得到发展，是帖木儿死后其帝国迅速走向分裂的原因。在封建采邑内，农民日益固着于土地。帖木儿及其诸封王，继承原波斯蒙古统治者伊儿汗的税收制度，对农民征收土地税、人头税、牲畜税等各种捐税，并强迫他们服各种劳役，加上为驿站提供的各种服务，使广大农民遭受严重的压迫和剥削。

帖木儿所属的部族称为察合台人。察合台人仍然保持着游牧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帝国内占有特殊的地位。克拉维约讲，他们可以随处放牧牛羊，到处可占地耕种，无分冬夏，随意迁徙，不受任何限制。他们免交各种赋税，但有服军役的义务。他们大多数任职于帖木儿的侍卫军，负责保卫他个人的安全和防御外方的袭击。此族人尚有一个特色，即男子虽在服军役之际，仍可挈携家小，保有自己的牲畜，不离身边。遇有战事，则妇女儿童皆追随大军之后而行。[①]

① 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第110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经过帖木儿的努力经营，撒马儿罕等中亚城市的确得到很大的发展，相当的繁荣。帖木儿不但将外地的知识分子、工匠等迁入撒马儿罕，而且也迁来大量的俘虏和被征服各地的居民，遂使该城增加的居民达10万以上。为了防止迁来的居民潜逃，在阿姆河等河沿岸一带，布置官兵防守。河上的船只要进行盘查，且派巡查官吏多名各处搜截逃户。

据克拉维约的描写，撒马儿罕城建于一平原上。城郭四郊之房舍建筑以及园囿之属，连亘有20里之遥。花园及果林之间，皆开辟广场及往来之大道。到处设有商肆，出售一切应用物品。城外居民较城内为多。最华美富丽之楼房别墅，皆建于四郊。帖木儿所建之宫院，大半在城外。所有供观赏游玩之亭、园、台、榭，亦莫不散于郊野之园林中。

城内沟渠纵横，泉水遍地皆是。所产甜瓜、葡萄，质好量多，虽在新年，亦有供应。其土地肥沃，盛产小麦、诸果。各种家畜，亦多肥美，大尾绵羊，躯体特大。羊群既伙，肉价低廉。此城不仅以出产丰富著称，工艺亦负盛名于世。城内有缫丝工厂数处。香料生意，交易极其繁盛。帖木儿为充实撒马儿罕，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完整、最重要的都城，不惜用种种手段，招致各地商人来此贸易。自撒马儿罕向前行，繁盛之村落甚多。帖木儿从所征服之各地移来人民，充实其间。伊本·阿拉不沙说，帖木儿在撒马儿罕周围建设的一些村庄，都以世界上许多大城市的名称来命名，如：苏丹尼叶村、设拉子村、巴格达村、迪密什卡（大马士革）村、密斯尔（开罗）村，等等。撒马儿罕之居民中，有不少的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也有非伊斯兰教的亚美尼亚人、希腊人、欧洲人、印度人等。外地迁来的工匠，多为世界各地最富于技巧的技术家，如造枪匠、镂金工、建筑师、兵器匠、陶匠、制玻璃匠、纺织匠、画工等。他们为帖木儿营建宫殿、陵墓、伊斯兰教清真寺、学校、城墙，

画壁画，造枪炮、弓箭等武器和甲胄。故此城中凡百行业，皆无缺乏专门技工之感。克拉维约竟说来自各处之技术家数目超过15万（虽属夸大，但为数一定不少）。[1]布哇说这里的工匠，像欧洲中世纪城市中的手工业者一样结为帮会，困难时期在公共生活中曾起到重大的作用。欧亚各地对于他们的产品都很重视。[2]

布哈拉城，代称名都，此时虽逊于撒马儿罕，但也相当繁荣。克拉维约在返回时路过布哈拉城。据称，布哈拉城位于广袤之平川上，墙垣系砖所垒。城堡前河水流过。城外建有华美之别墅多处。布哈拉附近盛产米、麦、牛、羊、名酒等，富人亦多富厚。克拉维约沿途所经各地，阿姆河两岸，人口繁庶，土地肥沃，村落相望。这说明当时中亚的经济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帖木儿虽然是一个突厥人，但仍然自认为是蒙古传统的继承人。他立了一个成吉思汗的后裔为汗，并以自已与成吉思汗一族攀亲戚得为驸马为荣。帖木儿1370年拥立锁咬儿哈的迷失为汗。此汗于1388年死。帖木儿又立其子速檀·马哈木为汗。锁咬儿哈的迷失汗在世的时候，一直是被软禁在撒马儿罕的一个坚固高大的城堡里。当时人称之为汗苑或禁宫（Hiyat-i-Khan）。帖木儿发布的命令都由汗签署。[3]与锁咬儿哈的迷失不同，速檀·马哈木被帖木儿带着出外远征。他曾参加1402年对土耳其素丹拜牙即的安卡拉之战。据说，帖木儿发行的钱币也是以速檀·马哈木的名义铸造的。[4]同时，帖木儿似乎也保存和实行着怯伯汗以来中亚的行政管理系统，即将地方分为一个一个的“土绵”作为进行管理的单位。土绵（即万户）之上为“路”（Vilayat）。

① 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第110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② 布哇：《帖木儿帝国》，冯承钧译，第6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③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71-72页。

④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2分册，第48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作为一个穆斯林，帖木儿特别尊敬所谓的赛伊德族[①]。他曾将社会分为十二个等级，赛伊德、舍黑、乌勒马等宗教领袖人物被列为第一等级。由于宗教的需要，他甚至下令将巴格达、大不里士、苏丹尼叶、设拉子、起儿曼和花剌子模等城市的娱乐场所通通关闭。但是，很难说帖木儿的宗教信仰是真正虔诚的，实际上他不过是把宗教作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而已。例如，帖木儿进攻叙利亚时，是以阿里及其后裔的保卫者的身份出现的，因此，叙利亚人把他看成为一个狂热的什叶派信徒。而在呼罗珊，他又恢复正统的逊尼派。在玛赞德兰，他处罚什叶派的德尔维希。这都说明，帖木儿与其说是信仰伊斯兰教，不如说是利用这个宗教而已。有几个宗教头目，如赛伊德别列克，呾密的赛伊德阿布·勒·马阿里与阿力·阿克巴尔等，都在帖木儿帝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也为帖木儿服务得很好。帖木儿曾将俺都淮城作为采邑赐给别列克。在帖木儿及其后继者的支持下，赛伊德们的宗教势力、政治影响和土地财富都有很大的发展。后来他们的势力甚至可以控制政权。

克拉维约在其游记中讲道，撒马儿罕境内“保存着蒙古境所通用的名称和语言，与阿姆河南岸所用者，迥乎不同。南岸所用者为波斯语，而此处通用蒙古语。兼晓两种语言之人，为数极少。再者，撒马儿罕境内流行之文字为蒙古文，亦为南岸之人所不识”。[②]这一叙述是不确切的。当时河中地区的居民，主要是突厥语族和古代遗留下来的伊朗语族。成吉思汗以后留在中亚的蒙古征服者，基本上已经突厥化，即使有保留了蒙古语的也不会很多。撒马儿罕等城的伊朗语族，不可能不懂波斯语文，又由于长期同突厥人生活在一起并受其统治，也是不可能不懂突

① 赛伊德族，即“圣裔”，穆罕默德的后裔。在中国新疆地区称为和卓，与赛伊德是一个意思。

② 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第114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厥语的。克拉维约接触的可能主要是一些察合台人。察合台人使用的语言无疑是突厥语，所以这位使者是把突厥语误作为蒙古语了。

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在帖木儿及其后继者时期形成的中亚突厥文学语言，称为察合台语。[①]察合台语是喀喇汗王朝和花剌子模王朝的突厥语的继续，它在13~14世纪察合台汗国得到发展，到15世纪时形成其古典的形式，产生了用这种语言写的许多作品。察合台文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有许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成分混合于其中。有的认为，“察合台语”或“察合台突厥语”这一名称起初是用来指游牧的突厥人的语言，后来就用来指察合台汗国所有突厥语居民的语言。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兹别克文，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文，都与察合台文有渊源的关系，而且差别不大，故新疆称其为老维吾尔文，中亚称其为老乌兹别克文。法国和德国的语言学家宁愿将其称为东突厥语。[②]据说，1391年帖木儿进攻脱脱迷失时在哈萨克斯坦的刻石就是用的察合台文。但在帖木儿时期，还没有出现纳瓦依和巴布尔那样的察合台文作者。[③]

---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1分册，第155、260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② 参看厄克曼：《察合台文手册》（Janos Eckmann, Chagatay Manual），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阿尔泰丛书，第60卷。

③ 近代的语言学家，曾把伊斯兰时期中亚的突厥文学语言分为如下几个时期：（1）喀喇汗王朝突厥语（11~12世纪）；（2）钦察·乌古思突厥语；（3）察合台语（15~19世纪）；（4）乌兹别克语（20世纪）。突厥语言学家可普鲁路（Koprulu ）则把察合台文的发展分为如下几个时期：（1）早期察合台文（13~14世纪）；（2）前古典的察合台文（15世纪前半期）；（3）古典察合台文（15世纪的后半期）；（4）古典察合台文的继续（16世纪）；（5）衰落时期（17~19世纪）。关于察合台文的分类，贝列津和米儿咱·喀色木·别克这两个语言学家认为，突厥语分为察合台、塔塔尔与土耳其三种。塔塔尔语分布于西伯利亚和钦察，土耳其语分布于西亚，而察合台语则分布于中亚和新疆，其下又分为维吾尔、库蛮、察合台、乌兹别克、土库曼、喀山几种语言。万伯里则认为土库曼语属于西部的突厥语。见扎普里斯卡：《历史上和现在中亚的突厥人》（M.A.Czaplicka. The Turks of Central Asia in History and at the Present Day.1918.Oxford）。

帖木儿是一个突厥人，但也倾心于伊朗文明和农业地区的文化。巴尔托里德曾经说："帖木儿仍相信草原国家的思想，但同时尽力把文明居民，特别是其上层阶级与宗教界的代表人物拉拢到自己的一边来。他所有的侵略意图都是指向文明的前亚；也惟有在前亚他才采取了措施以永久性地建立自己的政权并给自己的家庭成员分封采邑。他对草原地区的远征仅具有袭击的性质，只有在其晚年计划进攻中国时他才打算在蒙兀儿斯坦建立这样的封地。"[①]正是由于帖木儿倾爱伊朗文明，而当时整个波斯、西亚和中亚又都处在他的统一政权的管辖之下，所以历来讲帖木儿时代中亚文化的著作，都把波斯文化也算在内。布朗的名著《波斯文学史》对这个时期文化上的成就作了很好的论述。

出身于一个牧羊人和草莽英雄的帖木儿，从小就通突厥语（察合台语）和波斯语。后来在长期的流浪奔波和军事活动中，帖木儿阅历既广，又同知识界多所接触，从而获得了丰富的知识。所以，他虽未受过教育，但给人的印象却是一个有教养的样子。

据哈非思·阿布鲁说，帖木儿对突厥人、阿拉伯人和伊朗人的历史具有丰富的知识。他通过同学者们的谈话也得到许多科学知识。他还有一些医药学和天文学的知识。被帖木儿带到撒马儿罕的学者中就有一个名叫胡沙木丁·伊不拉欣·沙的起儿漫人，曾被誉为"当代的希波克拉特"。另一个医生和天文学者是毛拉·阿赫马，他进行的天文计算达200年之后。然而在所有的知识中，帖木儿以对历史的知识最为优长。在这方面，他甚至使同他谈过话的历史家伊本·哈勒东为之吃惊。帖木儿的棋艺还足以同最优秀的棋手对弈。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1分册，第266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与历史上一些有文化有知识的统治者往往迫害知识分子和学者不同，帖木儿这位半文盲的君主反而特别尊重有学问有技能的人。他在其所征服的一切地方，总是把那些文人、学者、艺术家、工匠通通保护起来，不予杀害，并把他们送到自己的首都撒马儿罕，利用他们来从事建筑，开展学术活动。在论述帖木儿时代中亚的文化时，是不能不提到这些人的。下面介绍几个主要的人物。

伊本·阿拉不沙（1392~1450年），是一个历史家，生于大马士革。帖木儿在进攻叙利亚时他才12岁。他同许多艺人、工匠、文人、学者一起被送往河中，在撒马儿罕长大成人。对帖木儿一直抱着敌对态度的伊本·阿拉不沙，后来在用阿拉伯文写的历史著作中，对这位征服者作了无情的批评，但书中包含着关于帖木儿事迹的丰富史料。

帖木儿的御用历史家是尼咱木丁·沙米和耶思德人歇里甫丁。他们都是用波斯文从事写作的。尼咱木丁·沙米是一个住在巴格达的叙利亚人，在帖木儿进攻巴格达时降附，以后跟随其转战于各地，目睹帖木儿的一切军事行动。1402年，帖木儿委托他写一部记载自己的武功的著作。他在1403~1404年完成此著，命题为《帖木儿武功记》。后来歇里甫丁在1425年也写了一部同样标题的著作，记录帖木儿事迹。据说这个标题——Zafar Namah 是由帖木儿本人想出来的。巴尔托里德认为，他们都采用了突厥文的史料："突厥文书的可靠性是可疑的，表现在其曾经轻率地伪造察合台·兀鲁思的历史以讨好帖木儿。帖木儿命波斯历史家尼咱木丁·沙米记录其远征之事，同时也利用突厥文书为其效劳，他们用突厥语编写其远征之历史。关于成吉思汗的祖先合不勒同帖木儿的祖先合出剌兄弟之间据说订立过条约这一虚幻的传说之产生，可能也要归诸这些突厥文；根据这个条约，前者的后裔应当做皇帝，后者的子孙则应做宰相。……关于

这些拥有无限权力的宰相的传说，显然是为了支持帖木儿个人的权威而臆想出来的，它还继续导致一些欧洲学者犯错误。最初，我们看到一些依靠突厥文史料的15世纪的历史家犯了这种错误。”[①]但歇里甫丁的《帖木儿武功记》无论过去或现在仍然是关于帖木儿历史的主要史料。

帖木儿时期著名的学者萨阿德丁·马斯武德·伊本·乌马儿（1322~1395年），被称为一个博学家。他写了许多关于神学和语法修辞方面的著作，成为当时的教科书。在帖木儿宫廷中进行的学术讨论，他也曾多次参加，但主要是在撒马儿罕、谢腊赫斯、赫拉特、花剌子模等地从事教学工作。

著名诗人哈非思，是设拉子人，早年丧父，其母无力抚养，将他给予一个异姓家庭。但他很快就逃离那个家庭，到一个发酵作坊中去当学徒。后来，他做了一个德尔维希，并成了一个诗人。曾有两个君主延聘他去印度，他因不能旅行未去。哈非思的诗在其在世时就在人民群众中得到广泛的传播，有的成了民歌。据说，曾有人将他与意大利的大诗人但丁相比。其诗诱力之大，可谓前无古人。他的作品，印证赅博，情意深切。其恋爱诗之优美，从来无人及之。当时各国的君主都对他表示优礼。[②]故哈非思在波斯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很高的。

另一个诗人名叫喀莫尔，忽毡人。他童年时在故乡度过，后去撒马儿罕求学。以后又去大不里士。脱脱迷失攻下该城时，他被俘往金帐首府萨莱。喀莫尔是一个杰出的诗人，是哈非思的好友。他写的噶泽拉体诗，音调流畅，铿锵动人，与哈非思异曲而同工。同他们二人相近的还有一个诗人，名叫诺西尔，布哈拉人，也是写噶泽拉体诗。14世纪这些诗人写的诗，都以抒情为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101~102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② 布哇：《帖木儿帝国》，冯承钧译，第6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主，反映了人民的情绪，与御用文人专门歌功颂德者不同。

帖木儿时代的文人、学者多为伊朗人。诗人多用波斯文写作，散文及学术著作则用阿拉伯文，用突厥文者较少。

帖木儿时代在中亚撒马儿罕等城兴建的各种建筑物，可以说是各族工匠、设计师、艺术家的创作，也是帖木儿企图美化自己的首都和爱好艺术的表现。据说，建筑师们都必须按照帖木儿本人的艺术构思来进行设计。某些建筑物是与他进行的各次战争相联系的。例如，渴石的阿克·萨莱宫建于1380年，是出于1379年从花剌子模俘虏来的工匠之手；撒马儿罕的名叫比比汗的大清真寺，是帖木儿远征印度回来以后开始建筑的。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帖木儿时期的建筑艺术受到中国的影响。布哇说，帖木儿在撒马儿罕、大不里士二城，招用中国陶工不少，所以受到中国艺术的影响很大，不仅在建筑物上所用之砖见之，而且植物球根状的圆顶，也是仿效中国的作风的。[1]

据克拉维约所述，帖木儿在撒马儿罕所住的宫殿，皆富丽华美，讲究万分。宫内影壁，皆由金碧色琉璃砌成。帖木儿接见使者之殿前，有喷水池，池内红色金鱼游来游去。池之中央有喷泉，泉水喷高如柱。宫内有御花园，庭院开阔，其中盛植果树。林木之中，辟有宽敞道路。路旁铺以绿草，园内遍张天幕，以蔽烈日。缎幕之上，间或有锦绣。御花园之中央，又有十字形之寝宫。宫内之陈设布置，极为富丽。壁上悬挂名贵之地毯，门口则挂有绣花之门帘。宫内之四壁，悬以丝幔，颜色取玫瑰色。其上有锦绣及宝石珍珠之属。天花板上悬有绿条带，微风入室，绿条飘荡，使宫中增加无限美趣。[2]由此可见，中国和伊朗文化在这里的影响。

① 布哇：《帖木儿帝国》，冯承钧译，第6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第129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帖木儿时期中亚的绘画也受到中国的很大影响。英国伊朗学家罗思（D.ross）说，在10世纪中期（943年），当中国的一个使团来到萨曼王朝的首都布哈拉时，使团中就有中国的艺术家。他们将中国的画法传人，影响中亚的绘画，持续的时间很久。甚至到500年以后（1437年），还有一个波斯艺术家在撒马儿罕抄袭了一些中国画来给一本书插图。这画是出使于帖木儿朝的中国使者带到中亚来的。在以前的萨曼王朝时期，中亚人把绘画叫做Kar–i–Chini（意为中国的工作），以后一直沿用下来。帖木儿朝时期，波斯绘画达到其完美的顶点。[①]从 1365 年开始，出现了中国风格的绘画，称为中国·波斯画派。这种画同中国的工笔画如出一辙。

从上述事实也可以看到，当时中亚同中国内地存在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

---

① 布罗歇：《十二至十七世纪的穆斯林绘画》（E.Blochet, Musulman painting XII–XVII Century），罗思写的序言。

第八章
哈烈国同中国的关系

帖木儿帝国与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死后享有数十年的统一局面不同。在帖木儿死后，他的后裔就立即开始了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帖木儿所建立的庞大帝国随即瓦解。他的后继者在各地建立的王朝都是互不统属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西方的米兰沙的国家和东方的沙哈鲁的国家。后来，米兰沙由于同其叛变的儿子、扎剌亦儿朝以及土库曼人的黑羊朝争斗而瓦解消灭，只有沙哈鲁的国家继续存在，而且领土由呼罗珊扩大到河中，成为东方经济、文化繁荣于一时的强大的国家。所以，原来领土广阔的帖木儿帝国已不复存在。一般的著作都将帖木儿后裔的国家称为帖木儿王朝（Timurid Dynasty）。

第一节 帖木儿死后的王位继承斗争

帖木儿建立了一个领土辽阔的帝国，也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家族。例如，他有四个著名的儿子。长子是吉亚苏丁·只罕杰儿，于回历七七九年（1377~1378年）先帖木儿而死。只罕杰儿身后遗有二子：长子名叫马黑麻·速檀，奉帖木儿之命继其父管治首都撒马儿罕，曾被立为皇太孙；幼子名叫皮儿·马黑麻·只罕杰儿，奉命镇守印度和今阿富汗的喀布尔、坎大哈、巴里黑等地。马黑麻·速檀曾参加远征西亚的战争，于1403年病死。之

后，帖木儿指定其弟皮儿·马黑麻为自己的继承人。[①]次子名叫穆伊祖丁·乌马儿·沙黑，曾受封为安集延[②]的监治官，1391年在底牙儿别克尔战死。其诸子皮儿·穆罕默德、罗思檀、昔干答儿、满速儿，继其领有设拉子、哈马丹、伊斯法罕等地。三子米兰沙，镇守伊拉克、阿塞拜疆（大不里士）和叙利亚诸地，后因坠马伤脑，神智昏乱，先后由其子阿不别克儿、乌马儿代其掌政。米兰沙的另一个儿子名叫哈里勒。幼子为沙哈鲁（1404~1447年）。帖木儿死时管领着呼罗珊地区，以哈烈（赫拉特）为首府。[③]

帖木儿生前即将其国土分封给他的子孙，因实行长子继承制，故指定只罕杰儿之子米儿咱·皮儿·马黑麻为大位的继承人。但是，帖木儿于1405年2月18日逝世以后，各地宗王没有尊重他的遗愿。他们在各自领地里都以自己的名义铸造钱币和讲道（虎土白），这也就是人人称帝，个个称王。非但如此，各宗王还开始了争夺帖木儿的继承权和帝国最高权力的斗争。

企图夺取帖木儿之位和占有首都撒马儿罕的，首先是跟随帖木儿远征中国的米兰沙之子哈里勒（《明实录》误写作哈里）。

① 巴尔托里德：《中亚史研究四种》第2卷，《兀鲁伯传》（V.Barthold, 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volume Ⅱ.Leiden, E.J.Brill.）密诺尔斯基英译，第84页，莱登1958年版。

② 安集延，是费尔干纳的首府。巴布尔说："安集延城堡的规模，在河中地区说来，仅次于撒马儿罕和渴石。……安集延人全是突厥人，在城镇里和集市上无人不懂突厥语。人民的口语同文学语言相似。"（见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4~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③ 沙哈鲁，在回历七七九年四月十四日（1377年8月20日）生于撒马儿罕。据说，他出生时帖木儿在下棋，正用骑士擒王，故给此儿取名为沙哈鲁。沙哈鲁于回历七九〇年（1387~1388年）11岁时结婚。沙哈鲁13岁时，帖木儿往征钦察，命他为监国。出征波斯时，沙哈鲁奉命返回撒马儿罕。回历七九五年（1392~1393年），沙哈鲁应召赴帖木儿军中，任前锋，率左翼军进围赫拉特，时年17岁。远征毕，赴伊斯法罕。回历七九六年（1393~1394年）兀鲁伯生。帖木儿命沙哈鲁任撒马儿罕一带的长官。回历七九九年（1396~1397年）沙哈鲁20岁时镇守呼罗珊。他曾将马赞德兰（在回历八〇九年/1406~1407年）、河中（在回历八一一年/1408~1409年）、法尔斯（在回历八一七年/1414~1415年）、起儿曼（在回历八一九年/1416~1417年）、阿塞拜疆（回历八二〇年/1420年）等地并入呼罗珊。帖木儿远征西亚，沙哈鲁都在军中。进军中国时，他仍留守呼罗珊。帖木儿在讹答剌逝世时，沙哈鲁不在身边。回历八〇七年九月（1405年3~4月间），沙哈鲁被承认为所镇诸地的君主。

哈里勒生于回历七八六年（1384年），其母为乌兹别克公主。帖木儿很喜爱这个孙子，曾于1402年派他到“突厥斯坦边境”去担任东方的最高统帅。1404年，哈里勒没有征得其祖父的同意娶了一个出身于奴隶、名叫夏德·穆尔克（Shad-Mulk）的女人为妻。[1]因而触怒了帖木儿，但仍获宽恕。帖木儿远征中国时任命哈里勒为右翼军的统帅，故哈里勒在军队中颇有势力。不过，哈里勒本人却是一个喜爱文学的诗人，而非一个能干的统帅，所以也有许多人反对他。

帖木儿远征军的中军统领为沙·灭里与沙黑奴儿丁，右翼军统领为哈里勒。当帖木儿在讹答剌逝世时，沙·灭里与沙黑奴儿丁二人违背自己曾经向他作过的要支持皮儿·马黑麻（Mirza Pir Muhammed）的诺言，秘不发丧，派人把帖木儿的后妃以及年轻的王子、王孙（其中有后来河中的君主兀鲁伯，但兀鲁伯的弟弟亦不剌金·速檀则留在军中）送回首都撒马儿罕，并建议这些妻妾将首都撒马儿罕给予沙哈鲁，以结束汗位的虚悬状态。因皮儿·马黑麻尚在坎大哈，一时不可能赶来；他们则率军继续东进，企图攻击蒙兀儿人并进攻中国中央王朝。大军从讹答剌再向东走了五法尔沙赫（约75里），来到一个名叫楚克里克的村庄。左、右、中军都在此会师，大家拥戴当时年仅21岁的王子哈里勒为最高统帅。当被隐瞒了的帖木儿已死的消息传遍全军以后，诸宗王、将领就不再继续东进，立即投入了争夺权力的斗争。于是各路军都启程返回，朝撒马儿罕前进。

中军在沙·灭里与沙黑奴儿丁的率领下，带着沙哈鲁之子兀鲁伯[2]，踏冰渡过锡尔河，追上了走在前面的诸后妃、王子。这

---

① 万伯里的《布哈拉史》说，哈里勒娶这个女人为妻是在他即位以后，兹据巴尔托里德为《伊斯兰百科全书》所写的《哈里勒》条。

② 兀鲁伯，生于1390年，在其祖父帖木儿于回历八〇七年（1405年）逝世时15岁。5年以后，他奉命镇守河中，统治其地38年。

两位异密主张立即夺取首都，同时阻止哈里勒·速檀前进（后一目的达到了）。驻守首都的异密阿儿浑·沙（Amir Arghun Shah）与和加·玉素甫（Khoja Yusuf曾将帖木儿的遗体从讹答剌护送到撒马儿罕）等拒绝他们入城，理由是只有合法的继承人登位以后才能进入首都。沙·灭里与沙黑奴儿丁等不得已，只好带着兀鲁伯、亦不剌金等以及帖木儿留下的军资、武器、财宝、衣物前往布哈拉，准备同合法继承人皮儿·马黑麻及赫拉特的沙哈鲁联系，在那里固守，并伺机向首都进攻。

与此相反，哈里勒在前往首都撒马儿罕的沿路却未遇任何抵抗。在泽拉夫善河畔还受到阿儿浑·沙和首都驻军的欢迎。撒马儿罕的显贵人物都到设拉子村来见。阿儿浑·沙把撒马儿罕城的钥匙以及帖木儿的国库财宝都交给了哈里勒。哈里勒在帖木儿逝世周月时（1405年3月18日）隆重地举行了入城的仪式。撒马儿罕的驻军和将领们之所以愿把首都交给哈里勒，是由于担心驻在布哈拉的沙·灭里与沙黑奴儿丁等煽动叛乱并前来进攻。哈里勒一旦占有了首都以后，也就占据了有利的地位和取得了夺位的有利条件。他不但入居帖木儿宝座所在之地，而且掌握了帝国的国库，利用其中无数的财宝来收买国内的宗王、异密和察合台人拥护自己。哈里勒还宣布给予皮儿·马黑麻以“汗”的称号，以表示对帖木儿遗愿的尊重。不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而称汗，这是帖木儿本人也不敢的。

尽管争位的斗争仍然在继续，哈里勒也并没有得到远在阿富汗的皮儿·马黑麻以及其他宗王的承认，但在国外的反映却说是哈里勒承袭了大位。如在明朝方面的反映就是这样的。《明实录》上记载说：永乐五年（即1407年），六月，“癸卯，兵科给事中傅安、郭骥等自撒马儿罕还。安等自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使西域，留撒马儿罕者十有三年。至是，其头目哈里（勒）闻上即位，乃遣使臣虎歹达等送安等还，并贡方物。赐虎歹达

等钞及金织文绮纱罗各十表里。改安等礼科给事中，赐文绮袭衣。安等言：‘元帖木儿驸马已卒，哈里（勒）嗣之，乃帖木儿之孙。’遂命遣指挥白阿儿忻台等往祭帖木儿，而赐哈里（勒）玺书银币，并赐其部属有差”。[①]从这段记载也可以看到，哈里勒与其祖父帖木儿不同，对中国明朝采取了友好的态度，被拘留了多年的使者也被遣还。

按照帖木儿的遗愿说，哈里勒的夺位当然是不合法的，所以同他争位的人不少。首先是帖木儿在世时指定的继承人皮儿·马黑麻（Mirza Pir Muhammed）。帖木儿逝世时，皮儿·马黑麻正在坎大哈。由于其地距河中遥远，故让哈里勒捷足先登，夺得了首都撒马儿罕。他听到帖木儿的死讯时，便进据设拉子；他的兄弟米儿咱·罗思檀与侄儿米儿咱·亦思干答儿则据有伊斯法罕与哈马丹。皮儿·马黑麻责问哈里勒有什么权力继承帖木儿的遗产，并要求哈里勒让位。哈里勒回答说：“帝国若为世袭之国，则大位应属我父米兰沙与我叔沙哈鲁。若以侵略而得国，则汝无得有所要求。帖木儿既已将帝国分配，其命必须遵守，设若天命有归，汝已为主。天命不属，只能忍受。”[②]于是，双方于1405年夏秋之间发生了战争。时皮儿·马黑麻占据了巴里黑。哈里勒命其从兄弟米儿咱·忽辛进军巴里黑。皮儿·马黑麻的部下有的建议请求埃及的法蒂马王朝哈里发的策封，有的建议以王号奉献给米兰沙。他却决定归附于实力雄厚的沙哈鲁，开始同赫拉特的沙哈鲁商量联合进攻河中的问题。1406年春，

①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五〇；亦见《明史·西域传·撒马儿罕》：“（永乐）五年，六月，安等还。初，安至其国被留，朝贡亦绝。寻令人导安等遍历诸国数万里，以夸其国广大。至是帖木儿死，其孙哈里（勒）嗣，乃遣使臣虎歹达等送安等还，贡方物。帝厚赉其使，遣指挥白阿儿忻台等往祭故王，而赐新未能机关部落银币。其头目沙里（应为黑）奴儿丁（Shaykh Nural-Din）等亦贡驼马。命安等赐其王彩币，与贡使偕行。”（《明史》，第8599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布哇：《帖木儿帝国》，冯承钧译，第10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他渡过阿姆河，与哈里勒战于那黑沙不附近，战败。逃回坎大哈，整军再战，又被击败，乃请和。双方互约：各守自己的地盘。

哈里勒方面，其手下有一异密名布伦杜克者，先曾拥护哈里勒，现在又主张遵守帖木儿的遗嘱，奉皮儿·马黑麻为君。但哈里勒仍然向撒马儿罕前进，进展顺利。这时，沙哈鲁也准备进攻撒马儿罕。哈里勒派人给他送去表示希望和平的信，沙哈鲁便从木尔加布河畔返回赫拉特。

当皮儿·马黑麻向阿姆河以南撤退时，哈里勒因为担心北方的威胁，没有进行追击。但皮儿·马黑麻在返回阿富汗以后，于1407年2月22日被自己的丞相皮儿·阿里·塔兹所杀害。此人企图夺取王位，但阴谋未成，逃往赫拉特，被沙哈鲁问罪处决。[①]帖木儿的可能的合法继承人就这样被消灭了，河中的纷争也就更加激烈起来。

哈里勒在夺得撒马儿罕以后，不但要同争位者作斗争，而且面临来自北方的威胁和内部的叛乱。金帐的鞑靼人（乌兹别克人）在1405~1406年进袭并蹂躏花剌子模，其骑兵攻击到了布哈拉，使哈里勒对于撤退的皮儿·马黑麻不敢追击。哈里勒还有许多做法引起贵族、异密们的反对。如他娶了奴隶出身的夏德·穆尔克为妻。这个女人过多地参预了政事和国家财政的管理。在她的保护下，大量出身下层的人被擢升担任政府职务，损害了贵族的利益。据说，哈里勒还强迫帖木儿的妃嫔们同普通人结婚。夏德·穆尔克挥霍无度，浪费国库积累的资财，而经常维持一支军队的开支，更使国库为之枯竭。饥荒连年，灾眚荐至，使一些贵族、异密乘机进行叛乱。为首的主要是胡代达、阿拉

① 布哇：《帖木儿帝国》，引宽德密尔书，第3册，第184~185页；万伯里书，第2册，第1~4页；德基尼：《匈奴史》，第4册，第715页以后。

赫达与沙黑奴儿丁等人。

胡代达盘踞着锡尔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包括忽毡与费尔干纳）。他不但对哈里勒举行武装反抗，而且有时候还联合蒙兀儿人一起前来进攻。沙黑奴儿丁曾经奉命前去镇压胡代达，但他去后也叛变了，并夺取了讹答剌城。阿拉赫达是阿斯帕拉地方的戍军统帅。帖木儿死后，阿拉赫达曾放弃阿斯帕拉，与胡代达会合。二人联军南进，袭击至吉扎克。但阿拉赫达随即转到哈里勒一边，参加对皮儿·马黑麻的战争。胡代达因与蒙兀儿人发生分歧，暂时未能进攻撒马儿罕。哈里勒在击退皮儿·马黑麻以后，掉转头去进攻锡尔河流域的叛乱者，相继攻下了忽毡、沙鹿海牙和塔什干，但在沙拉普汗地方遭到胡代达和沙黑奴儿丁的夜袭，损失惨重，被迫退回。上述两个叛乱首领都同赫拉特的沙哈鲁保持着联系，但由于他们相互间发生争执，便与哈里勒进行谈判。

沙哈鲁也在进行夺取河中的准备。他同河中的异密以及布哈拉的宗教领袖们都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企图拉拢他们，以削弱哈里勒的实际权力。在皮儿·马黑麻被杀以后，他宣称要报仇，立即趁机占领巴里黑，恢复那里的城堡（巴里黑的城堡在1370年被帖木儿所毁）。哈里勒对此感到紧张，就从北部赶回，固守呾密。后双方经过谈判，互赠礼物，才各自返回自己的首府。

1409年春，胡代达又开始活动，占据乌腊提尤别。哈里勒因为要提防南面的沙哈鲁，所以只派了一支3000人的部队，由阿拉赫达和阿儿浑·沙二人率领前去镇压胡代达。随后，哈里勒又亲自率领4000人前去支援。但胡代达却与阿拉赫达密谋对哈里勒进行突然袭击，于1409年3月30日将其拘系。他们立即向撒马儿罕进军，没有遇到抵抗就占据了首都。

沙哈鲁在得到上述情况的消息后，在4月7日率军向河中进



发，于4月22日到达阿姆河畔。胡代达闻讯带着哈里勒离开撒马儿罕，逃往费尔干纳，并向蒙兀儿人求援。蒙兀儿人给哈里勒送了礼物。胡代达则被蒙兀儿人所杀，其首级被传送至沙哈鲁处。沙哈鲁在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撒马儿罕以后，继续前进至忽毡，又从忽毡前往阿黑苏拉特。在去讹答剌路上的乌宗阿塔地方，沙哈鲁与哈里勒相会。沙哈鲁仁慈地对待了哈里勒，但没有让他再回撒马儿罕，而是封他去剌夷。哈里勒前往自己的新采邑不久，于1411年11月4日死去，其妻夏德·穆尔克自杀以殉。

这样，在原帖木儿帝国的疆域上实际上形成了两个国家。

一个国家在西波斯，由米兰沙及其诸子阿不别克尔、乌马儿等统治，以大不里士、巴格达为中心。但其延续的时间不长，因为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巴格达等地不久被黑羊朝的土库曼人用武力夺去了。

另一个国家在东伊朗和中亚，由沙哈鲁将其全部统一起来，以赫拉特为首府，统治呼罗珊、中亚和阿富汗的广大地区，明代中国人称之为哈烈国。《明史·西域传》中曾经提到沙哈鲁同哈里勒争国之事。①

第二节　哈烈国同明朝的关系

沙哈鲁在夺得帖木儿的大位以后，将其领土分封给自己的子侄。例如：亦不剌忻·速檀封为巴里黑的统治者，马黑麻·只罕杰

①《明史·西域传》："哈烈，一名黑鲁（即赫拉特）。……元附马帖木儿既君撒马儿罕，又遣其子沙哈鲁据哈烈。……（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遣给事中傅安、郭骥等携士卒千五百人往，为撒马儿罕所留，不得达。三十年（1397年），又遣北平按察使陈德文等往，亦久不还。……永乐五年（1407年），安等还。德文遍历诸国，说其酋长入贡，皆以道远无至者，亦于是年始还。德文，保昌人，采诸方风俗作为歌诗以献。……撒马儿罕酋哈里（勒）者，哈烈酋兄子也，二人不相能，数构兵。帝因其使还，命都指挥白阿儿忻台赍敕谕哈里（勒）罢兵，亦赐彩币。"（《明史》，第8609~8610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儿被封为喜萨尔和阿姆河上萨里·萨莱地区的统治者，乌马儿·沙黑的儿子阿黑马是费尔干纳的统治者，莎儿合塔米失被派去统治原来属于皮儿·马黑麻的喀布尔、哥疾宁和坎大哈等地。他的长子兀鲁伯则于1409年被派去管治河中地区，驻于撒马儿罕。沙哈鲁后来扩展领土到了玛赞德兰（1406~1407年）、法尔斯（1414~1415年）、起儿漫（1416~1417年）和阿塞拜疆（1420年）。沙哈鲁实际上是一个伊朗（当时包括阿富汗）的君主。他扩展领土，是想恢复帖木儿的故业，但没有实现。1408年，黑羊朝[1]趁机夺去了阿塞拜疆。1410年，又夺去巴格达。以后，又控制了伊斯法罕等地。沙哈鲁不得不让出伊朗西部地区。

哈烈国各地的宗王、异密名义上虽称为沙哈鲁的地方官，但实际上一个一个都是独立的君主。如兀鲁伯统治下的河中简直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时的穆斯林历史家就称之为“伟大的素丹”，而不把他当做一个臣属于沙哈鲁的地方官。

沙哈鲁被当时和后代的历史家们誉为伊朗历史上最有文化的君主。他统一领土，平息叛乱，从事建设，发展经济，振兴学术，使得当时的伊朗人文荟萃，文化振兴，繁荣昌盛，闻名遐迩。他的妻子高赫尔·莎（Gauhar Shad），是他统治国家的有力助手。这位皇后也爱好学术，赞助文化，护持学者、艺术家。有的甚至认为她是沙哈鲁国家的实际统治者。[2]

沙哈鲁当政之时，哈烈国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改善同中国明朝的关系。帖木儿死去以后，沙哈鲁立即放弃了远征中国的战争，

① 黑羊朝为土库曼部落所建。该部于14世纪末在梵湖以南地区兴起，同扎剌亦儿朝联盟，先后占据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最后取代了扎剌亦儿王朝。黑羊朝的首领哈剌玉素甫曾几次被帖木儿驱逐流放。扎剌亦儿王朝则是一个蒙古部落所建，其起源与旭烈兀有关系。其代表人物是大哈散（Hassan Bozorg），他曾战胜出班系的小哈散（出班是旭烈兀的敌部），遂在回历七三七年（1337年）代之而兴。小哈散在回历七四四年（1343年）被人谋杀。大哈散的主要继承人是舍黑·兀外思和速檀·阿黑马（Sultan Ahmad）。

② 巴尔托里德：《中亚史研究四种》第2卷，《兀鲁伯传》第84页，密诺尔斯基英译本，莱登1958年版。

改变为同中国明朝发展友好关系的政策。他当政期间，伊朗、中亚同中国明朝之间互相通使，连年不断。双方的官私贸易得到很大的发展。这真可以说是中国和伊朗关系史上最友好的时代。

据中西史料的记载，在永乐五年（1407年），哈烈国就将帖木儿时期拘留的明朝使者傅安等送回。[①]是年“六月，癸卯，兵科给事中傅安、郭骥等自撒马儿罕还。安等自洪武二十八年使西域，留撒马儿罕十有三年。至是，其头目哈里（勒）闻上即位，乃遣使臣虎歹达（Khudaidad）等送安等还，并贡方物”。[②]

所以，到第二年（1408年），明朝又派傅安“赍书币往哈烈，其酋沙哈鲁·把都儿（Shah Rukh Bahadur，亦有译作巴哈杜尔的，意为英雄）遣使随安朝贡。（永乐）七年（1409年），达京师。复命赍赐物偕其使往报。明年（1410年），其酋遣使朝贡”。[③]《明实录》则记载，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丙午，哈烈沙哈鲁·把都儿遣头目迷儿即剌等贡方物，赐赍有差”。[④]是年，明朝复遣都指挥（白）阿儿忻台（Bai al-Hintai）使于哈烈。阿不都拉札克著《Matla al-sa`adin》则说：“合罕征锡斯坦（Sistan）还，中国皇帝所遣唁先王丧之使适至，赍诸色赐物，并宣敕命，合罕厚待诸使，礼貌有加，事毕遣之还。”[⑤]

巴尔托里德说，1410年出使于沙哈鲁的明朝的使团可能就是在1412年到达赫拉特的那个使团。该使团受到了极为隆重的接待。居民们都用丝绸和地毯等把房屋装饰起来，以示欢迎和

① 《明史·西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五〇。

③ 《明史》，第8609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④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六八。

⑤ 转引自《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第8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阿不都拉札克之书，卡特勒麦尔曾译其一部分刊于《注释与摘要》（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scritst, X Ⅳ，1843）中，又布罗歇《蒙古史导论》之末章刊有其一部分原文和译文，又布赉胥奈德《中世纪研究》一书的下卷曾转录W.Chambers的译文。

庆祝。据说，该使团到赫拉特向沙哈鲁宣示的明朝皇帝的诏敕，用的是波斯文。永乐皇帝在这纸诏书中“纯本中国的意思”，以帖木儿朝的宗主自居。①其文如下：

大明皇帝诏谕撒马儿罕国沙哈鲁把都儿，皇天生万物，使凡在天之下，地之上，莫不熙然宁处。朕以皇天之灵，为天下万物主，寅遵天命，临御宇内黎庶，无有遐迩，一视同仁，期咸能安居乐业。前闻尔仁智过人，能遵天命，关怀民瘼，慎治甲兵，恩辑其属，朕甚嘉之。故遣使锡尔织金文绮（Kimkha即金花），红绫（turqu）诸服（khalat 即obesofhonor），以表朕意。使至尔处，尔受命甚恭谨，遵事朕躬，大小人民，莫不欣跃，即遣使者来朝，贡马匹方物，以明尔之忠诚。嘉锡殊宠，尔实应得无愧。前者，元社既屋，尔之先人帖木儿驸马能识天命，归藩太祖高皇帝，贡献不绝，以故朝庭加恩于尔遐僻之国，使得艾宁无事，人民亦皆安谧。朕闻尔能继先人遗志，恪守旧章，今遣都指挥白阿儿忻台（Du-jihuiBaial-Hintai），千户（Hajareh）某，百户（Sadeh）某及随从若干人，赍敕赐尔织金文绮，红绫诸服及他色物件，示朕眷遇之意，期此后信使往来，朝聘不绝，商旅安然互市，各遂其欲。尔从子哈里锁鲁檀，实尔懿亲，当务敦睦，宜信朕言，恪遵所命勿替。钦此。②

① 此诏现尚保存，曾由布罗歇译出。参看布哇：《帖木儿帝国》，冯承钧译，第7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此为邵循正先生译文，见《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第9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此译文较《明史》之文为详。邵先生说：“《明史》所记，疑窦尚多。……（其中）有‘比闻尔与从子哈里（勒）构兵相仇，朕为恻然’语，西书则云‘尔从子哈里锁鲁檀，实尔懿亲，当务敦睦’，不及‘构兵’事，此可疑者一也。诏中果有此语，则沙哈鲁不至忍而不辩。何以其复书中，无一语及此，此可疑者二也。《明史·撒马儿罕传》‘〔六年〕其头目沙里（黑）奴儿丁等亦贡驼马，’此即Nuraddin擒哈里而据撒马儿罕时事，奴儿丁既有使来，明廷何至不知撒马儿罕有此变乱，顾乃遣使哈烈，劝勿构兵，此可疑者三也。私疑《明史》之文，当出于修史者之误解。所载表文，不但出其节录，文字亦有更易，非真相也。”见《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第9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此诏原文系波斯文，载阿不都拉札克书。

沙哈鲁给此次明朝来诏的答书（两个文本）也保存了下来，一用阿拉伯文，一用波斯文。其文如下：

沙哈鲁锁鲁檀致书大明皇帝陛下，敬问圣安。在昔天降亚当（祝其灵安谧！）锡以全智大能，使其子孙中若干人为先知预言家遣之于民，纳民于正道。自是代有预言家者作。如亚伯拉罕（Ibrahim）摩西（Musa）大卫（Daviu），穆罕默德（祝诸圣之灵安谧！），皆见于书。立教律（Shariat）昭示天下人民，使咸遵守其法，虔奉其教。先知等使民归于一神教，崇拜上帝，而禁民拜奉日月星辰君主，每项皆设专律治之。于是民咸崇奉独一无二之上帝矣。自大圣（Mustafa，the chosen）穆罕默德先知，袭先知预言家之职位（祝上帝加以慰劳安宁！）革除旧教律，为全世界之先知预言家。凡学士，官吏，王公，大臣，贫富，大小，行事皆遵其法。弃国废法者死。信真理正义者此，穆罕默德教所言者此。曩者成吉思汗作，遣其子孙西征各国，使术赤汗征萨莱（Sarai）克里米亚（Qrim）钦察大原（Dast–iKifcaq），其地嗣位诸君主，如月即别（Uzbeg），如札你汗（Jani–khan，即札你伯）兀鲁思（Urus–khan）皆崇'伊斯兰'教（Islan），守穆罕默德（祝其灵安谧！）之法。旭烈兀汗（Hulagu–khan）取呼罗珊、伊拉克各地，其子孙中继守各地者，多崇信伊斯兰教，终身不衰，穆罕默德教律若朝曦之耀其心也。历'正地'（Ras –tikui）皇帝合赞（Ghazan），完者都（alcaitu=Uljaitu）锁鲁檀，及'隆盛'皇帝（padsahsaid）不赛因把都儿汗（'Aba、Sa 'id Bahadur khan），以迄我皇考帖木儿驸马（祝其陵寝芬馨！）受大统，君临国内，皆照令全国遵守穆罕默德（祝其灵安谧！）教律，信教者之光荣盖无以复加。今赖上帝威灵，呼罗珊，河外（Maver–annahr）伊拉克等地，悉归敝国，故以先知洗涤罪恶之教律，发号施令于全国，劝行善

而戒为不善。……上帝仁惠，望贵国亦崇奉穆罕默德（祝天锡其零安谧！）教律，藉增圣教之力量，以沟通‘暂今世界之帝国’（padsah i candruzehdonia）与‘未来世界之帝国’（padsah i akhirat）。适逢使者下临，惠加盛锡，且言和好。……谨遣穆罕默德巴黑失（Muhammad Bakhsi）奉使前往修好。约定道路通行之后，人民可自由往来无阻，此实为两国之兴隆及‘现今’‘未来’两世界之令名计也，愿共守此约，勿蔑友好之言。敬上。[①]

以后两三年，中亚各地到明朝来朝贡的很多。而《明史》记："西域诸国使者于十一年（1413年）达京师，帝喜御殿受之，犒赐有加，自是诸国使并至，皆序哈烈于首。"

据史料载：永乐十一年（1413年），"六月，癸酉，西域哈烈、撒马儿罕、失剌思、俺的干、俺都淮、土鲁番、火州、柳城、哈石哈儿等处俱遣使随都指挥白阿儿忻台等贡西马狮豹等物，赐予有差"。[②]

《明史·哈烈传》载："〔永乐十一年（1413年）哈烈使臣达京师〕，及归，命中官李达，吏部员外郎陈诚，户部主事李暹，指挥金哈兰伯等送之，就赍玺书文绮纱罗布帛诸物分赐其酋。十三年（1415年）达等还，哈烈诸国复遣使偕来，贡文豹西马及他方物。明年（1416年）再贡。及还，命陈诚赍书币报之。"[③]

又据阿不都拉札克书载："回历八百二十年（1417年）三月，中国皇帝大明汗复遣使至哈烈。其使为李，口，陈，口，等四大臣，马军三百人，赍赐品甚多，有鹰隼，文绮，红绫，

① 见《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第91~9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邵先生说："此表措词倨傲，且所答非所问。……疑当时译表之人稍改原表语气为恭顺之词，故帝不以为忤。"

②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八八。

③ 按：此文所记之事，在阿不都拉札克书中亦有记载，邵循正先生曾将其译出。

磁瓶等物，并有御赐诸王子公主等件。携敕一道，中述两国旧好，冀望两朝亲善关系，永远不绝。又言两国当各图消弭其不合之意见，愿与锁鲁檀推诚修好，使商旅得于两国之间自由来往，道路亦得通行无阻。当中国使首次来聘之时，沙哈鲁遣赛德·阿黑麻·答尔罕（Said Ahmad Tarkhan）送之还朝，携灰白色马以献。帝喜此马，故第二次遣使，多赍赐品以报，画工绘马之形，左右各立一隶执辔，皇帝亦以此图赐沙哈鲁。锁鲁檀盛款来使，与其中重要诸人交涉事毕，使者返，锁鲁檀遣阿尔达希尔·图阿西（Ardashir Tuaci），送之。"

其间，明朝永乐皇帝曾对沙哈鲁与哈里勒之间构兵之事进行调停。如《明史·哈烈传》称："撒马儿罕酋哈里（勒）者，哈烈酋兄子也。二人不相能，数构兵。帝因其使臣还，命都指挥白阿儿忻台赍敕谕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各遂其生。朕统御天下，一视同仁，无间遐迩。屡尝遣使谕汝，尔能虔修职贡，抚辑人民，安于西徼，朕甚嘉之。比闻尔与从子哈里（勒）构兵相仇，朕为恻然。一家之亲，恩爱相厚，足制外侮。亲者尚尔乖戾，疏者安得协和。自今宜休兵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

除白阿儿忻台以外，当时派往哈烈的最著名的使者是李达、陈诚、李暹。例如：

永乐十一年（1413年），"九月，甲午，遣中官李达、吏部员外郎陈诚、户部主事李暹、指挥金哈兰伯护送哈烈等处使臣还"。[①]陈诚等于永乐十二年正月十三日离开肃州，三月初五至土鲁番，顺天山西行，于四月十七日到达孔葛思（崆格斯）河谷地的忒勒哈剌，蒙兀儿斯坦的马哈木王派人来接。以后又西

①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八九。莫里斯·罗萨比（MorrisRossabi）已将陈诚的游记译成了英文。

南行，于六月初四日至伊塞克湖，沿湖西行，于十一日至忽歹达营帐附近之哈剌乌只山。又西行，于二十六日至养夷城。七月初二过赛兰城。初七，至塔什干。二十一日，至撒马儿罕。离开兀鲁伯的首府后，于八月初五至渴石城，十一日过铁门关，十五日至迭里迷（帖尔美兹），住二日，渡阿姆河。二十日，至巴里黑。二十八日，至俺都淮。最后于闰九月十四日到了哈烈。永乐十三年，陈诚等回国，以沿途所见写成《奉使西域行程记》及《西域番国志》二卷献给明朝。后来《明史·西域传》的编写，主要是根据这两卷游记所提供的材料。

又据记载：永乐十四年（1416年），"六月，己卯，哈烈、撒马儿罕、失剌思、俺都淮等处朝贡使臣还，赐之钞币。命礼部谕所过州郡宴饯之。仍遣中官鲁安、郎中陈诚等赍敕偕行，赐哈烈王沙哈鲁等及撒马儿罕头目兀鲁伯等、失剌思头目亦不剌金、俺都淮头目赛亦答·阿哈麻·答剌罕等白金、苎丝、纱罗、绢布等物有差，并赐所经俺的干及伊斯法罕等处头目文绮"。[1]巴尔托里德根据哈非思·阿不鲁（Hafizi-Abru）和阿不都·剌匝克（Abdal-Razzaq）二人的著作说道：1417年4月和5月间上述中国使团都在赫拉特。他们是在5月11日举行告别谒见仪式的。当时正值传统的节庆。在这以前于5月7日来到了赫拉特的兀鲁伯也参加了招待的组织工作。[2]这次，沙哈鲁与兀鲁伯及西域各国又各派遣使臣随鲁安、陈诚等来明朝进贡，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旧历十二月到达北京。史称是年"十二月，丙申，哈烈、撒马儿罕诸国各遣使随中官鲁安、郎中陈诚等来贡马及方物，赐文绮、钞、罗、袭衣有差"。[3]

① 巴尔托里德：《中亚史研究四种》，英文版，第2卷，第110页，密诺尔斯基英译本，莱登1958年版。

②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一〇一。

③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一〇八。邵先生说："《明史·撒马儿罕传》（所说）'十五年遣使随诚等入贡，'即指Ardashir Tuaci之使。"

永乐十六年（1418年），“八月，丁酉，哈烈沙哈鲁、撒马儿罕兀鲁伯遣使臣阿儿都沙（Ardashir Tuvaji）等来朝，贡名马文豹，赐袭衣文绮纱罗，命礼部宴劳之”。[①]穆斯林史料说，阿儿都沙同另一个中国使团在1419年10月13日返回赫拉特。这次的中国使团仍是由李达等组成的。同一汉文史料讲，永乐十六年“九月，戊申，朔，哈烈沙哈鲁、撒马儿罕兀鲁伯使臣阿儿都沙等辞还，遣中官李达等赍敕及锦绮纱罗等物往赐沙哈鲁、兀鲁伯等……与阿儿都沙等偕行”。[②]据说，1418年的明朝使团，护送者达三百骑，赍重币，持修好书，请双方为便利商业交易作筹备。1419年，中国又派使臣去赫拉特，所赍诏敕仍用波斯文、突厥文和汉文三种文字，以王号授沙哈鲁。布哇说：“如此看来，足证明朝确自视为帖木儿朝之上邦。”[③]

对帖木儿称藩奉贡之事，邵循正先生也说：“帖木儿沙哈鲁父子，自命继武成吉思汗，而对明乃称藩奉贡不绝。证以彼邦史料，乃知《明史》所谓‘永乐中，西域惮天子威灵，咸修职贡’之语，实为当日真相，并非史官侈谈。盖有明之兴，不仅驱逐胡元，光复旧物，且隐然继元室而为蒙古帝国之中心。成祖建都燕京，实元大都旧地，自西域诸国视之，君汗八里（Khanbaliq）者，即为蒙古帝国传统之共主，此为不可忽视之心理。故西域史书竟多误会明之皇室，谓为蒙古之裔。……就此传说观之，则知当日西域诸国之中，固以有明为继承成吉思汗之正统，其继续称藩奉贡，乃当然之事，

①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一一一。《明史·撒马儿罕传》：“明年（1418）复贡，命李达等报如初。”说明以上史料Ardashir Tuaci留中国直至十六年始返，李达等送之还。此事亦见于阿不都拉札克的记载。

②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一一一。

③ 布哇：《帖木儿帝国》，冯承钧译，第78~7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无足怪也。”①

1419年，哈烈国向明朝派出一个很有名的使团。参加这个使团的正式成员计有沙哈鲁的代表二人，其长子兀鲁伯的代表二人，还有次子亦不剌忻、三子伯升豁儿、四子莎儿合塔米失、五子马哈木·尤杰的代表。这些王子都是沙哈鲁国各省区、各地方的统治者。沙哈鲁的代表沙狄·火者被任命为这个使团的首领（另一代表名胡加）。其中伯升豁儿的代表名叫火者·盖耶索丁，是一个画家。他对使团去中国沿途所见以及明朝的政治、经济、人物、风俗等繁荣富庶之状，逐日作了记述。②据其所述，使团于1419年11月24日从其首都赫拉特出发，12月27日至巴里黑。

① 关于阿不都拉札克记1419年出使明朝之事，邵循正先生译文如下：“前已述回历八百二十年，大明皇帝遣使来我朝，‘隆盛’皇帝遣ArdashirTuaci送其使返。八百二十二年（1419），Ardashir奉使返，奏陈其出使经过，且言中国使臣将至。回历九月（Ramazan）中国使者李大臣陈大臣至哈烈，呈上赐物诏敕。诏云：‘大明皇帝赐书沙哈鲁锁鲁檀，朕知皇天崇高极智，降生一人以君临伊斯兰教主国，使远方之人咸得遂其生。锁鲁檀聪明智慧，料驭伊斯兰教诸派，敬畏天命，以天之灵，发号施令，众庶咸服。前曾遣中官李达等往使，至锁鲁檀之廷，蒙照例加以优待。李达等还奏明出使经过至为详悉。BegBukha等来使，送李达等还朝，且贡狮子，亚剌伯马（即《明史》的西马），文豹，使者赍贡至朝，朕览之知王忠诚，如在目前，深为嘉念。西域物为回教之地，自古以来智慧寅畏，无有过锁鲁檀者。其国中安宁，人民安堵，足慰上天之眷，声闻日隆，上天安得不悦。……今遣李达陈诚等送BegBukha等返，并赐锁鲁檀鹰隼，皆朕所曾亲放者，另赐织金文绮及他物。中国虽不产鹰，海隅各国，常以此入贡，故亦不乏此物。朕以己物赐赠，藉明眷爱锁鲁檀之意，物虽细微，愿锁鲁檀能体朕意受纳。此后更当益笃诚好，使节商旅来往不绝，人民咸得安居，天眷亦益隆矣。钦此。’”邵先生说：“若以此诏与永乐八年之诏比较观之，则前诏于沙哈鲁，直呼为‘尔汝’，盖视为远方未归化之一酋长；此诏则称为‘王’（锁鲁檀）且皆加台写，盖以藩王之礼待之，故沙哈鲁之地位，自明廷观之，此时已大提高。其提高之原因，一为其虔修职贡不衰，又其一则成祖频岁北征，需马甚亟。西域为当时之冀北，谷加意怀柔也。”

② 该日记现有迈特拉的英译本，见《一个波斯使团出使中国的日记》（A Persi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an Extract from Zubdatu 't Tawarikh of Hafiz Abru, Translated by K.M.Maitra.）。这个波斯文和英文的对照本，是1970年在纽约根据1934年的拉合尔初版本重印的。这个本子比亨利·玉尔在《古代中国闻见录》第1卷附注17（根据卡特勒麦尔《注释和摘要》节译本）的文字较全。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所载《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系译自《古代中国闻见录》。此书何高济已将其译成中文，见中华书局1981年版。

适逢天雨，气候寒冷，故在其地停留至1420年1月17日。然后前行，于2月7日抵撒马儿罕。兀鲁伯使团的代表速檀·沙和穆罕默德·巴克什二人已经在该使团到来之前两个月随同一帮中国人出发了。不过中国的使者却仍然在那里未走。[1]他们就在2月25日同中国使者一起从撒马儿罕继续前进了。途中经过塔什干、赛兰、阿斯帕拉[2]进入蒙兀儿斯坦境内。在那里听到消息说，蒙兀儿的歪思汗企图杀害失儿·马黑麻·汗，引起库尔·马黑麻及其他蒙兀儿首领的反对，蒙兀儿部民处于一种愤怒的状态。使团因害怕，就赶紧离开其地。后来又得到消息说，动乱平息下来了，部落首领们都服从了歪思汗。蒙兀儿斯坦的异密忽歹达刚好到来，向使团表示了安慰，使团遂放心前行，到达必鲁格图（Bilughtu）。他们在此停留时，遇到一些中国官员和到达此地的八答黑商国王派遣前往中国的臣仆。6月23日，使团从此出发，过崆格尔河（Kangar，应是特克斯河），于6月28日进入裕勒都斯平原。在那里听到消息说，马哈麻诸子抢劫了歪思汗的使者。另一些官员和使者得到警报，要尽快地到达明朝控制的地区。7月11日，使团到达土鲁番。这个城镇的居民，绝大部分不信仰伊斯兰教，而是崇拜偶像。这里有巨大的偶像寺院，建筑得富丽堂皇，其内偶像很多，有的是新塑的，有的是老的。佛殿前庭有一尊大的佛像，他们说是释迦牟尼像。

使团于7月13日离开土鲁番城，气候极热。7月16日，到喀剌火州。7月21日，遇到中国官员，他们将使者及随员的姓名一一登记。7月30日，到一个名叫苏非·阿塔的地方。帖尔美兹的一个名叫阿克旺·扎答·他只丁的赛伊德，在该地建了一所施舍房，并在该地定居。他是哈密穆斯林教长爱迷儿·法克尔·乌丁

[1] 巴尔托里德：《中亚史研究四种》，英文版，第2卷，第111页，密诺尔斯基英译本，莱登1958年版。

[2] 迈特拉（K.M.Maitra）译本注：阿斯帕拉在蒙兀儿边境，塔拉斯以东，距伊塞克湖不远。

的女婿。

8月1日，使团到哈密城。爱迷儿·法克尔·乌丁在哈密建筑了一座华丽的清真寺，而在这个清真寺的对面却建有一所规模巨大的佛寺，内有大偶像一尊。大偶像之左右有许多小偶像。大偶像的正前面，则有一个十岁孩童之铜像，铸造极为精美。建筑物之墙上，有妙手画的壁画和优美的彩色画。寺院的大门上画着两个恶魔像，作欲互相殴斗状。哈密的长官明理帖木儿拜亦里，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

8月5日，使团离哈密，穿过大戈壁，经沙州、肃州、甘州、兰州、正定诸地，于1420年12月14日到达北京。使团在北京受到高规格的各种款待，多次受到明朝皇帝接见，接受了丰富的赏赐。

1421年5月18日，使团离开北京返回。在离京前的3月13日，他们见到来京的蒙兀儿斯坦歪思汗的使者阿布·也帖木儿·阿特卡。[①]在返回途中路过肃州时，又（在11月13日）遇到亦思法罕统治者罗思檀的使者帕赫勒万·加马鲁丁和设拉子统治者亦不剌金·速檀的使者异密·哈三。由于听说路途险恶，极不安全，因此使团决定越沙漠，走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路，以避开叛乱部落的袭击。可是在路上又听说和阗有情况，他们就在沙漠中待了几天。

1422年5月30日，使团到达和阗。7月5日抵喀什噶尔。7月20日，路过安集延山口，在此一部分走去撒马儿罕的路回河中，一部分人走八答黑商返回。最后，使团于9月1日回到了首都赫拉特。总计往返费时达两年零九个月之久。[②]

汉文史料中也有一些关于中亚各地来贡的记载。这类所谓

① 或写作拔都·帖木儿·安克（Batu Timur Anka）。

② 迈特拉译：《一个波斯使团出使中国的日记》，纽约1970年英文版。

朝贡从永乐初年就有了，但其中除哈烈国政府的贡使以外，也夹杂一些商人冒充贡使前来之事。因为自永乐三年（1405年）帖木儿死后，由于沙哈鲁对中国友好，明朝设哈密卫，故商路开通，贡使渐多。继别失八里（即蒙兀儿斯坦）察合台后王沙迷查干等人贡以后，始有撒马儿罕头目哈里（勒）遣使臣虎歹达来贡。其中也有大量西域商人冒充贡使前来中国内地经商的。而中亚和中国内地之间商路的开通，又给贡使的往来和商旅的交通带来很大的方便。

据史料载：永乐六年（1408年），七月，明朝曾“遣内官把泰、李达等赍敕往谕八答黑商、葛忒郎、哈实哈儿等处，开通道路，凡遣使往来，行旅经商，一从所便”。[①]

（八答黑商）“初为哈烈酋沙哈鲁之子所据。永乐六年（1408年），命内官把泰、李达赐其酋敕书彩币，并及哈实哈儿、葛忒郎诸部，谕以往来通商之意，皆即奉命。自是东西万里行旅无滞”。[②]

史料还记载：永乐七年（1409年），四月，“丁亥，撒马儿罕等处回回僧人马黑麻·迭力迷失等来朝，贡马”。闰四月，“火展的（Khojand）回回哈麻满剌来朝，贡马，皆赐钞币”。[③]六月，“己巳，给事中傅安等自哈烈、撒马儿罕还。哈烈等处遣使臣麽赉等并所经火州等处各遣使贡西马共五百五十匹”。[④]当时，撒马儿罕王遣使随傅安人贡。“自后，或比年，或间一岁，或三岁，辄入贡”。[⑤]同年，十月，“戊午，撒马儿罕等处回回黑蛮等八人来朝，贡方物”。[⑥]

①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五七。

② 《明史》，第8613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六二。

④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六四。

⑤ 《明史》，第8599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⑥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六六。

永乐八年（1410年），明朝遣都指挥白阿儿忻台往中亚。“白阿儿忻台既奉使，遍诣撒马儿罕、失剌思、俺的干、俺都淮……诸国，赐之币帛，谕令入朝。诸酋长咸喜，各遣使偕哈烈使臣贡狮子、西马、文豹诸物。”[①]同年，“十二月，乙卯，撒马儿罕并火州等处回回火者马儿等献玉璞、硼沙”。[②]

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乙巳，撒马儿罕等处回回困都等来朝，贡方物”。[③]

永乐十三年（1415年），“三月，甲寅，撒马儿罕所部失里湾回回者马力丁打剌罕等来朝，贡马”。[④]

同年，“（撒马儿罕）遣使随李达、陈诚等入贡。暨辞行，命诚及中官偕往，赐其头目兀鲁伯等白银彩币。其国复遣使随诚等入贡”。[⑤]总计这一年到明朝入贡的有哈烈、撒马儿罕、俺都淮、失剌思等国。[⑥]

永乐十四年（1416年），“冬，十月，丙子，撒马儿罕、土鲁番地面回回法忽儿丁等贡马百七十匹”。[⑦]

此外，在汉文史料中还提到在永乐十七年（1419年）、十八年（1420年），有失剌思（设拉子）、亦思弗罕（伊斯法罕）、八答黑商等处遣使到明朝进贡。陈诚等的出使哈烈诸国就是在1420年。

例如：永乐十七年（1419年）三月，“丁未，失剌思（设拉子）、亦思弗罕（伊斯法罕）等处遣使贡西马、狮、豹等物，赐白金钞币及宴”。“五月，辛酉，哈烈回回阿力火失阿蛮等来

① 《明史》，第8610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七三。
③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七七。
④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九六。
⑤ 《明史》，第8599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⑥ 《明史》，第95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⑦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一〇三。



朝贡马。”[①]

同年，“失剌思、亦思弗罕、哈烈入贡”。[②]

永乐十八年（1420年），“六月，己酉，升广东布政司右参议陈诚为右参政，命同中官郭敬等使哈烈诸国。时哈烈、撒马儿罕、八答黑商、于阗诸国皆遣使贡马，故遣诚等赍敕各赐彩币等物”。[③]

很明显，所有上述朝贡事件，实际上反映了中亚同明朝的商业贸易关系。这种源远流长的贸易关系，在元、明之际受到战乱的影响，到永乐年间又频繁起来。帖木儿后王和明朝统治者都是关心和积极发展双方之间的贸易的。当时不仅有政府之间的贸易，而且也有民间的贸易。中亚民间的商人往往假称贡使来中国，或为了安全而与政府的使团同行。前述沙哈鲁在1419年派出的使团在到达肃州以前进行人口登记时，就有大量的商人装做使团的随员进行登记，以至于这个使团的人数达510人之多。[④]

汉文史料讲：“永乐时，……诸蕃贪中国财帛，且利市易，络绎道途。商人率伪称贡使，多携马、驼、玉石，声言进献。既入关，则一切舟车水陆、晨昏饮馔之费，悉取之有司。邮传困供亿，军民疲转输。比西归，辄道迟留，多市货物。东西数千里间，骚然繁费，公私上下，罔不怨咨。”[⑤]故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二月，礼科给事中黄骥在给明朝皇帝的报告中也谈到这种情况。他说：“西域使客，多是贾胡，假进贡之名，藉有司之力，以营其私。其中又有贫无依者，往往投为从人（如前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所述者），或贷他人马来贡，即名贡使。所贡之物，劳人远致。自甘肃抵京师，每驿所给酒食刍豆之费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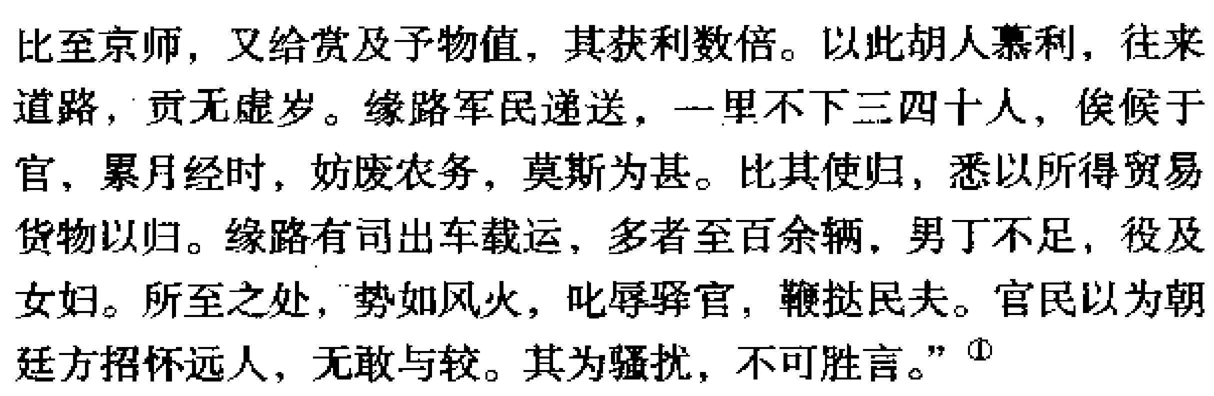
①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一一三。

② 《明史》，第99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一一七。

④ 迈特拉译：《一个波斯使团出使中国的日记》，第17~18页，纽约1970年英文版。

⑤ 《明史》，第8614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比至京师，又给赏及予物值，其获利数倍。以此胡人慕利，往来道路，贡无虚岁。缘路军民递送，一里不下三四十人，俟候于官，累月经时，妨废农务，莫斯为甚。比其使归，悉以所得贸易货物以归。缘路有司出车载运，多者至百余辆，男丁不足，役及女妇。所至之处，势如风火，叱辱驿官，鞭挞民夫。官民以为朝廷方招怀远人，无敢与较。其为骚扰，不可胜言。”①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当时所谓朝贡的实质。中亚各国的统治者和商人，都从这种商业贸易中得到很大的好处。

第三节 兀鲁伯对蒙兀儿斯坦的入侵

蒙兀儿斯坦在明朝的史料中称为别失八里，其统治者是察合台汗的后裔，而实际上的掌权者则是杜格拉特部的异密。无论是陈诚的《奉使西域行程记》和火者·盖耶素丁的《一个波斯使团出使中国的日记》，都提到了蒙兀儿斯坦察合台后王的名字。关于别失八里的史料，主要是《明实录》、《明史·别失八里传》和杜格拉特部贵族米儿咱·海答儿写的《拉失德史》这几种。哈烈国的历史家和后来巴布尔写的《回忆录》也谈到一些有关蒙兀儿斯坦的事实。

《明史·别失八里传》曾经记载，蒙兀儿斯坦的察合台后王黑的儿火者死后，数传至歪思汗，“徙其部落西去，更国号曰亦力把里”。在这段时间里，瓦剌部落经常同蒙兀儿人作战，而蒙兀儿部落则是内乱频仍。当时支持察合台后王并掌握实权的是杜格拉特部的异密忽歹达。所有这些同包括《拉失德史》在内的穆斯林著作所述基本相同，但也有一些差异。不同的地方在于，从黑的儿火者到歪思汗之间几位汗的承袭次序不一样。

---

①《明实录·洪熙实录》，卷五，上。

汉文史料没有提到失儿·马黑麻汗。穆斯林作者著作的缺点在于，对一个事实往往不记年代，不像汉文史料那样是根据实录写成的，时间记载得很明确。如著有《拉失德史》的米儿咱·海答儿，巴尔托里德说他“常常犯年代矛盾的错误。他叙事当中的事实情节也多有疑问，因他是在16世纪中期根据口头传说来写作的”。[①]在叙述15世纪中期的历史方面，帖木儿王朝的宫廷历史家阿不都·剌匝克等人较米儿咱·海答儿为清楚，但也有着一般穆斯林作者的通病——年代不清。

所有的穆斯林作者都提到失儿·马黑麻，但此人却不见于汉文的记载。失儿·马黑麻以前的几个察合台后王，在汉文史料中也仅记其朝贡之事。因此，现在要叙述蒙兀儿斯坦的内部情况时，就不得不依靠穆斯林作者的记述了。在穆斯林的作者中，米儿咱·海答儿的记述较为详实。

据米儿咱·海答儿的《拉失德史》，兀鲁伯被其父沙哈鲁任命为河中的长官时，蒙兀儿斯坦在位的汗是马哈麻。[②]据说，马哈麻是一位富有的王子和虔诚的穆斯林。他曾采取严酷的手段强使蒙兀儿人信仰伊斯兰教。例如，蒙兀儿人如不缠头巾（Dastar），他就要用钉马蹄的铁钉钉入这个人的头中。马哈麻汗曾在策特尔湖（Chadir kul）的峡谷北边修建了一个拉巴特。

据汉文史料记载：永乐十四年（1416年），“三月，壬寅，别失八里王马哈麻侄纳黑失只罕遣使哈只等贡马及方物，且告马哈麻卒，无子。遣中官李嘉、给（事）中傅安等往祭马哈麻，仍以玺书命纳黑失只罕嗣为王”。[③]从这条史料看，马哈麻大约是死于1415年。陈诚的《奉使西域行程记》中提到的马哈麻显然就

①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2分册，第114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②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59页。

③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一〇〇。布哇：《帖木儿帝国》引宽德密尔书，第3册，第184–185页；万伯里书第2册，第1–4页；德基尼《匈奴史》第4册，第715页。

是这位汗。但米尔咱·海答儿则说，马哈麻有几个儿子，失儿·马黑麻·汗和失儿·阿里·乌黑阑是其中的两个。马哈麻死后，失儿·马黑麻继其位。失儿·阿里有一子，名叫歪思汗。歪思汗在自己的父亲死后，曾执役于他的伯父失儿·马黑麻·汗。过了一段时期之后，歪思汗就逃离汗廷，去从事掠夺生涯，许多蒙兀儿人追随他。他们在失儿·马黑麻·汗的领土内及其边境，特别是在罗布·怯台和撒里畏兀儿的附近地区进行劫掠。火者·盖耶素丁写的《一个波斯使团出使中国的日记》（即《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就谈到歪思汗同失儿·马黑麻·汗的斗争，引起蒙兀儿斯坦动荡不安与路途险恶的情况。这一记载同米儿咱·海答儿的《拉失德史》的说法正相符合。

兀鲁伯统治下的河中，除在东面与察合台后王属下的蒙兀儿人为邻以外，在北面就是金帐的乌兹别克人。东面的蒙兀儿斯坦（今新疆地区），自马哈麻汗以后的历任蒙兀儿汗以及杜格拉特部的异密忽歹达，都同兀鲁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15世纪20年代，通过新疆地区的中西商路很不安全。因此，在这个时期，中亚各地区同明朝之间的贡使往来比前一个时期要少。这从汉文史料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宣德七年（1432年），由中官李贵带去明宣宗给沙哈鲁的信，把这归之于“道阻”。①

究竟有些什么因素使得通中亚的道路险阻难行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从这个时期起瓦剌开始强大起来，向西发展，进入蒙兀儿斯坦。哈密以北的被称为“�贼”的瓦剌部落经常抢劫来往的商旅。二是蒙兀儿斯坦本身也处于动乱中，察合台后王诸部互相争斗，使得今新疆一带很不安定。1419年沙哈鲁派往中国的使团，在往返途中都亲自经历或听到别的贡使谈

① 《明史》，第8611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到道路危险的情况。所有这些，都不利于中亚同中国内地的商业贸易。为了控制经过新疆地区的中西商路，兀鲁伯首先想要控制喀什噶尔，而为了侵占喀什噶尔，就要首先夺取费尔干纳。

1413年秋，沙哈鲁在西方与昔干答儿之间发生战争。兀鲁伯借口为了加强国家边境的防御，召费尔干纳的统治者阿黑马前来参加军事会议。阿黑马俱不愿来。兀鲁伯派遣其异密拜牙即·帕尔万纳契去安集延与之谈判，阿黑马同意送其子至撒马儿罕为质，但未履行其诺言。故兀鲁伯率军进攻费尔干纳，阿黑马逃入山中。兀鲁伯夺得阿黑昔与安集延，留军戍守而归。阿黑马借蒙兀儿兵返回，在鄂什击败兀鲁伯的戍军，但未能夺回安集延。蒙兀儿人纵掠费尔干纳，然后返回蒙兀儿斯坦。阿黑马则不得不留在喀什噶尔。

1415年5月26日，沙哈鲁派遣俘获的阿黑马之伴当去给阿黑马送信。信中解释说，1414年兀鲁伯之进攻费尔干纳是由于沙哈鲁不在而产生的误会，并邀请阿黑马去赫拉特。阿黑马果于1416年春来到赫拉特，而留下自己的一名官员管治喀什噶尔。但沙哈鲁却违背曾经答应要宽恕他的诺言，而将其拘留。最后，要他到麦加去朝觐。同年（1416年），阿黑马留在喀什噶尔的长官沙黑·阿利·图盖（Shaykh Ali Tughai）同兀鲁伯谈判。[①]结果，兀鲁伯派遣自己的官员西的克（Siddiq）与阿利（Ali）来管治喀什噶

① 见巴尔托里德著《兀鲁伯传》所引哈非思·阿不鲁的叙述。米儿咱·海答儿对这一事件的叙述与此不同。他在《拉失德史》一书中说：“异密忽歹达住在蒙兀儿斯坦臣事诸汗，他的故乡是成吉思汗赐给他的祖先作为采邑〔封地〕的喀什噶尔。忽歹达的儿子赛亦德·阿黑麻，被派到喀什噶尔去做监治官。他任该职的时间很久，直到以后喀什噶尔的一个贵族名叫和卓·舍里甫的势力强大，使全境的人民都仰承他的鼻息。和卓·舍里甫不喜欢赛亦德·阿黑麻，因此他把喀什噶尔的政权交给了兀鲁伯，于是赛亦德·阿黑麻从喀什噶尔逃回他父亲那里，以后不久就去世了。”（见《拉失德史》第1编，第30章，中文版，第239-240页）巴尔托里德说，哈非思·阿不鲁的说法比米儿咱·海答儿的较为可信。因为米儿咱·海答儿只是根据口头传说来叙述当时的历史，他既未提到阿黑马，也未提到图盖。

尔，图盖被带往撒马儿罕。这就是兀鲁伯侵占喀什噶尔的经过。

兀鲁伯在侵占了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以后，就向北去进攻锡尔河的乌兹别克人（即金帐汗国的游牧人，可能得名于月即别汗）。1416年3月，他率军渡过锡尔河，因金帐内乱，未遇敌而还。1419年5月乌兹别克首领博剌克（兀鲁思汗之孙）向兀鲁伯求助。他又亲自率军前去，亦因乌兹别克人散去而回。1423年，博剌克在争位斗争中获胜，兀鲁伯自认为有恩于博剌克，故对北方感到放心，便又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蒙兀儿斯坦。

兀鲁伯派到喀什噶尔的官员西的克向他报告蒙兀儿斯坦发生内乱的消息。1416年，蒙兀儿汗纳黑失只罕（马哈麻汗的后继者）遣使来见。1418年3月即得到消息说，纳黑失只罕在同歪思汗的战争中死去。歪思汗随即遣使至兀鲁伯处表示亲善。据哈非思·阿不鲁讲，忽歹达发动了反对歪思汗的暴动。1420年，又发生了歪思汗与失儿·马黑麻之间的争位斗争。正是在这个时候，沙哈鲁派出的以沙狄·火者为首的使团路过蒙兀儿斯坦前往明朝。沿路的安全是由忽歹达负责保卫的。

歪思汗在同失儿·马黑麻的斗争中，曾得到突厥斯坦监治官沙黑·奴鲁丁的帮助。此人与失儿·马黑麻为敌，把女儿倒剌·速檀·撒罕只嫁给歪思汗为妻，又大力帮助他同失儿·马黑麻作战。他们双方之间的战争持续了很久。[①]哈非思·阿不鲁讲，被打败的失儿·马黑麻和几个异密曾来到了撒马儿罕。兀鲁伯将其拘留，以后又将其释放。失儿·马黑麻在兀鲁伯的帮助下回去打败了歪思汗，夺得汗位。而帖木儿朝的军队也屡次在蒙兀儿斯坦的边境获得胜利。喀什噶尔和安集延的长官都送来这方面的消息。[②]

① 《拉失德史》，第1编，第31章，中译本，第244~245页。

② 巴尔托里德：《中亚史研究四种》，第2卷，第93页，密诺尔斯基英译本，莱登1958年英文版。

失儿·马黑麻既在兀鲁伯的帮助下获得胜利，因而对其感恩，不对河中采取敌对的态度和行动。但是，他也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兀鲁伯的附庸。为此，兀鲁伯就寻找借口再度发兵进攻蒙兀儿斯坦，以便使那里的察合台后王完全臣服于自己，同时也可保证中西商路的安全。这个借口终于找到了。

1416年，兀鲁伯曾派遣别克里部的一个名叫阿利的头目去喀什噶尔。1423年，阿利之子逃到蒙兀儿人当中去了。兀鲁伯要求引渡此人。他派人同邻近阿尔通湖[1]地区的显贵人物沙得尔及马里克谈判。1424年春，马里克答应派人来为阿利说项求情，但始终未来。故到秋天时，兀鲁伯即开始准备出征蒙兀儿斯坦。他于11月8日出发，到沙鹿海牙附近过冬，右翼军则到了费尔干纳，左翼军到了讹答剌。

1425年2月17日，兀鲁伯军在契纳兹附近渡过锡尔河到达塔什干，左、右翼军来此相会。时蒙兀儿人驻于阿斯帕拉，他们在秃黑帖木儿之子伊不拉欣的率领下向塔拉斯移动。兀鲁伯派军前去袭击，未成。伊不拉欣闻讯撤往伊塞克湖，来到布哈姆峡谷，当时哈马儿丁之子只罕沙驻在那里。伊不拉欣与之合兵共击察合台人，反而被察合台人击败。伊不拉欣及其子侄二人被杀，只罕沙退往大克宾。

蒙兀儿诸汗的大本营在契里克河与察林河之间的阿比什平原。兀鲁伯派阿儿思兰·火者·塔尔罕率军5000去追击只罕沙，只罕沙逃往伊塞克湖。阿儿思兰·火者·塔尔罕在崎岖难行的山区击败敌人后，到契里克河与兀鲁伯军会师。他们决定尽快进攻失儿·马黑麻的主力，以防止其逃脱。兀鲁伯遂从契里克河派1000人前往。这支部队到达阿比什，未遇敌而还。兀鲁伯亦前往该平原，在路上的布拉勒固地方命垒石作鄂博。在阿比什以外的忽

[1] 阿尔通湖，巴尔托里德认为可能即巴尔喀什湖。

什·布拉克地方接见了忽歹达的使者，使者向他表示臣服。

兀鲁伯在阿尔帕·雅吉得知，只罕沙在伊塞克湖，正准备与沙得尔和马里克相会。为了阻止其前往巴尔喀什湖，兀鲁伯派军去占领只罕沙领地边境的桑塔什山口。兀鲁伯从阿尔帕·雅吉渡过察林河，经塔什布依纳黑与克兹勒苏前进，忽歹达亲自前来向他表示忠顺。兀鲁伯在这里得知，沙得尔和马里克驻扎在阿克·库雅什河（即伊犁河）畔，便派军袭击之。沙得尔和马里克及时渡过特克斯河逃去。随后又得到报告，知失儿·马黑麻在克特缅·特佩（即克特缅山）集中了军队，而把家眷、牲畜和辎重等留在特克斯河以南。于是，两军在克特缅进行了激战。蒙兀儿人被彻底击溃。兀鲁伯下令斩杀俘虏，夺取牲畜和财产，以削弱蒙兀儿力量，并向蒙兀儿汗的驻夏之地前进。

兀鲁伯本人率军渡过伊犁河，向特克斯前进，到达崆格斯河畔，然后去进攻蒙兀儿汗的夏宫，获胜后再从那里班师。

兀鲁伯回撒马儿罕是走的沿伊塞克湖北岸的一条路。他在这次进攻蒙兀儿斯坦的过程中抢到两块特大的玉石，派了2000人走另一条路将其运回撒马儿罕，放在帖木儿的坟墓上。又据说，中国皇帝曾经出重金索购这两块玉石。

兀鲁伯于1425年6月27日回到撒马儿罕，又于10月26日到赫拉特朝见了沙哈鲁，然后于11月中返回。

在进行了对蒙兀儿斯坦的军事远征以后，乌兹别克人的首领博剌克于1426年向兀鲁伯提出对锡尔河沿岸地区的领土要求。因为那一带地区以前属于术赤的后裔，是被帖木儿并吞了的。兀鲁伯对于这个曾经受到自己的恩惠的乌兹别克汗提出的要求感到愤怒，便率军去进攻博剌克，其父沙哈鲁亦派军协助，但在昔格纳克附近被乌兹别克人击败。兀鲁伯退回撒马儿罕，乌兹别克人追至城外，大掠而去。沙哈鲁派军来援，到了塔什干，但乌兹别克人已退回到草原上去了。

这次兀鲁伯的失败，是他的统治由盛到衰的分水岭。在这以后，兀鲁伯再未进行军事远征，边防也废弛下来。乌兹别克人和蒙兀儿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对河中地区进行劫掠。兀鲁伯的统治逐渐地衰落下去。

蒙兀儿斯坦的实际掌权者是杜格拉特部的异密忽歹达。兀鲁伯侵占喀什噶尔和攻掠蒙兀儿斯坦之所以能够得逞，看来与杜格拉特部异密忽歹达对他的支持不无关系。忽歹达管辖部众2.4万户，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拜城和库车等地的影响和势力都很大。忽歹达虔信伊斯兰教，在感情上和行动上都亲附于河中的伊斯兰统治者，也是这种宗教因素在起作用。据说，当时游牧地区的信仰了伊斯兰教的蒙兀儿人，对河中农业地区的穆斯林经常进行抢劫，而河中地区的统治者并不把蒙兀儿人看成是真正的穆斯林。蒙兀儿人经常进攻突厥斯坦、塔什干和安集延，掳掠穆斯林为俘虏。忽歹达经常为这些人赎身，给他们赠送川资，遣还故乡。[①]

在兀鲁伯前来进攻蒙兀儿斯坦时，忽歹达竟一再向其表示臣服。当兀鲁伯班师返回河中时，忽歹达也随同一起去了。以后，忽歹达就从撒马儿罕到麦加去朝觐，最后死在麦地那。忽歹达的后裔米儿咱·海答儿在其写的《拉失德史》中曾经谈到此事。他说，这位异密97岁的时候渴望到麦加去朝觐。他向歪思汗一再请求都未获准，于是就秘密写信给兀鲁伯说："如果您愿意来的话，我将使蒙兀儿人不战而降，使之臣服于殿下。"兀鲁伯进攻蒙兀儿斯坦来到一个名叫"吹"的著名城镇之后，忽歹达离开自己的军队投身到兀鲁伯军中。结果，蒙兀儿人就四散奔逃了。忽歹达会见兀鲁伯说："我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不能到麦加去朝觐。这是我归附您的惟一理由。"后来，忽歹达就

① 《拉失德史》，第1编，第25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到麦加去了。[1]巴尔托里德说，米儿咱·海答儿试图把忽歹达背叛的原因说成是只有这样做才能了却其长期以来想去朝觐的愿望，以为辩护。可是，忽歹达的族人谁也没有像他这样背叛过。尽管忽歹达叛变了，歪思汗还是任命了他的长子密尔·马黑麻·沙为蒙兀儿斯坦的异密。[2]

失儿·马黑麻是病死的，由歪思汗继承汗位。[3]兀鲁伯又继续设计反对歪思汗。前面已经讲过，帖木儿及其后裔总是在撒马儿罕城立一个成吉思汗的后裔为傀儡汗，令其签署诏令以号令诸侯。兀鲁伯曾立察合台后裔沙兔克汗。这时，他就把沙兔克汗送到蒙兀儿斯坦去，叫他与歪思汗作对，而另立了一人以代之。

当时歪思汗在伊塞克湖的巴克布兰。沙兔克汗率领着兀鲁伯给他的军队前来进攻。歪思汗立即集合人马前去迎战。两军隔河对阵。到交锋时歪思汗身先士卒，想跃马过河，但马陷入河岸的（泥沼）中，只有一个头在水面。这时候，歪思汗的扈从扎喜儿正好赶到，误把歪思汗当做敌人，一箭射中汗的腰部。歪思汗翻身一滚，立即身亡，时为1429年[4]。

---

① 《拉失德史》，第1编，第25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巴尔托里德：《中亚史研究四种》，英文版，第2卷，第104页，密诺尔斯基英译本，莱登1958年版。

③ 《拉失德史》，第1编，第24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④ 巴尔托里德说，歪思汗在伊塞克湖畔同沙兔克汗作战阵亡的时间是1429年。其根据是《拉失德史》中文版曾讲到，歪思汗的长子羽奴思汗在其父去世时为13岁（第1编，第258页），而在另一个地方（第1编，第277页）则说羽奴思汗是生于回历八一九年（1416年）。故他认为歪思汗是死于公元1429年。汉文记载方面：《明史·别失八里传》云："（宣德）三年，贡驼马，命指挥昌英等赍玺书、彩币报之。时歪思连岁贡，而其母锁鲁檀哈敦亦连三岁来贡。歪思卒，子也先不花嗣。"（见《明史》，第8608页，中华书局标点本。）未指明歪思汗的卒年。但《明实录》书亦力把里之来贡者，自宣德七年（1432年）以后，即不提歪思，而仅提其母锁鲁檀哈敦。歪思卒后数年，大约即如《拉失德史》所说的，"蒙兀儿部落因而大乱，"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直到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始见也先不花"遣使来朝，贡方物"。明英宗敕谕之（见《明实录·正统实录》卷九二）。

歪思汗死后，蒙兀儿部落大乱，不肯服从沙兔克汗。沙兔克汗不能在蒙兀儿斯坦存身，被迫退往喀什噶尔。他在攻城时被异密·忽歹达的孙子哈剌忽勒·阿黑麻·米儿咱所杀。[①]不久，兀鲁伯又派一支军队进攻喀什噶尔。他们擒住哈剌忽勒·阿黑麻·米儿咱，把他解到撒马儿罕腰斩处死。

蒙兀儿部落在歪思汗死后陷入混乱状态。他们听到沙兔克汗已死的消息时就比较放心了。歪思汗有二子，长子为羽奴思汗，次子为也先不花汗。蒙兀儿诸王公对于谁应继承汗位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为此，蒙兀儿人又分裂为二：大部分坚持蒙古传统和游牧生活的人支持也先不花汗；另一部分倾向中亚河中的人则支持羽奴思汗，这部分人中有两个首领，一个是亦剌赞·巴邻，一个是米剌黑·突厥蛮。羽奴思汗因得不到多数人的拥护，在蒙兀儿斯坦待不住。河中的统治者兀鲁伯曾经以羽奴思汗的姐姐作自己的儿媳（即其子阿不都勒·阿即思之妻），同羽奴思汗有亲戚关系。故亦剌赞·巴邻和米剌黑·突厥蛮二人，率领三四千户[②]的蒙兀儿人并带着羽奴思汗到撒马儿罕去投奔兀鲁伯，想得到这位帖木儿后王的支持和帮助。也先不花和其余的蒙兀儿人则留在蒙兀儿斯坦。

兀鲁伯得知亦剌赞·巴邻和米剌黑·突厥蛮来投的消息，从撒马儿罕动身去迎接。等他们来到之后，兀鲁伯答应供给粮食，并且说："每户人家必须分别进入城堡，在城堡中把各个人的名字都登记下来；每个蒙兀儿人发给一驮粮食，然后通过城堡走出去。"蒙兀儿人由于希望得到口粮而进入城堡，但等他们到达另一城门的时候就被困在那里等候。接着他们的首领被杀，

① 《拉失德史》（第1编，第256页）说，是被哈剌忽勒·阿黑麻·米儿咱战败。兹据巴尔托里德《兀鲁伯传》。

② 《拉失德史》说，是率领三万户百姓，显系夸大之词。兹据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其余的人也都被俘。所有进了城的人没有一个再能出来。兀鲁伯在几天之内办完这件事情。接着，他又把当时还是孩子的羽奴思汗以及他从蒙兀儿人虏获的五分之一的物品一起送到赫拉特自己父亲沙哈鲁那里。巴布尔说，这件事“兀鲁伯做得很不光明正大”。羽奴思汗在赫拉特得到十分宽厚的待遇。沙哈鲁把他送到耶思德人大毛拉歇里甫丁那里，以便在这个大毛拉的教导下能继续攻研学业。

巴布尔说：“亦剌赞的蒙难（Viram）遂成为在蒙兀儿·兀鲁思的历史性事件。羽奴思汗本人被打发去伊剌克（指伊朗西南部）。去那里后，他在大不里士待了一年多。那时大不里士的君主是黑羊部的哲罕·沙·巴拉尼。接着羽奴思汗又从大不里士去失剌思，那里的统治者是沙哈鲁·米儿咱的次子亦不剌金·速檀·米儿咱。五六个月后，亦不剌金·速檀·米儿咱死（死于回历八三八年闪瓦鲁月四日，即1435年5月3日），其子阿不都剌·米儿咱继承其位。羽奴思汗就作了阿不都剌·米儿咱的伴当，在其手下效力。他在失剌思和那些地区待了十七八年。”[1]

这时，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地区已落到兀鲁伯的统治下，曼噶赖·苏雅的大部分地区都还是掌握在杜格拉特家族的手中。兀鲁伯派到喀什噶尔担任监治官的先后是异密·速檀·马立克·朵剌台，其后是哈吉·马黑麻·沙亦思塔，再后是皮儿·马黑麻·巴鲁剌思。伊塞克湖地区经过多次变迁已被分割，其余的地方也仍然由杜格拉特部异密统治。杜格拉特部首领赛亦德·阿里及其兄弟和堂兄弟统治着阿克苏、库车和拜城诸地。赛亦德·阿里同他的两个兄弟木明·米儿咱和赛亦德·马哈木·米儿咱发生冲突。赛亦德·阿里杀掉许多亲族，稳固地统治了阿克苏以后，就去夺

[1]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在这里，巴布尔还指出，那时羽奴思汗是17岁或18岁。据此，巴尔托里德认为，兀鲁伯把羽奴思汗送到波斯的耶思德是在1434年。

取喀什噶尔。

据《拉失德史》的叙述，赛亦德·阿里进攻喀什噶尔是采取以前屈出律采取过的策略，即不直接攻城，而是连年在收获季节前去劫夺该城周围的庄稼，使其陷于饥荒而不得不投降。第一次，他率领着7000人到达喀什噶尔境内。哈吉·马黑麻·沙亦思塔退到距喀什噶尔约三法尔沙赫（45里）的乌什巴尔根（Uch Barkhan）地方，统帅着三万步骑兵意欲反抗。但赛亦德·阿里刚一进攻，哈吉·马黑麻·沙亦思塔就逃跑了。蒙兀儿人紧急追赶察合台人。察合台人丢盔弃甲，放声大哭。因此，这场战役被称为"萨莱·别昆"（Sala i Begum），意即"我丢掉自己的异密"。米儿咱·海答儿说，这是当地历来所发生的最有名的战役之一，成为当地历史上的重大事件。[①]喀什噶尔的居民让这些战败者逃进城堡。而赛亦德·阿里则把城外抢掠一空，然后带着虏获物走了。次年，当庄稼成熟的时候，赛亦德·阿里又来攻掠，任何人也不敢出城。哈吉·马黑麻·沙亦思塔固守城堡。赛亦德·阿里残破周围的一切地方，攻占了附近的一个要塞阿拉库，然后退去。

喀什噶尔的和卓·舍里甫到撒马儿罕去向兀鲁伯求援。兀鲁伯将哈吉·马黑麻·沙亦思塔调回撒马儿罕，另派皮儿·马黑麻·巴鲁剌思来喀什噶尔接任监治官。第三年，蒙兀儿人又在收获季节前来进攻。由于连续两年不能收获，喀什噶尔濒于饥荒。人民向和卓·舍里甫诉苦，在他的同意下，喀什噶尔人就把兀鲁伯派来的监治官皮儿·马黑麻·巴鲁剌思绑送给赛亦德·阿里处死。蒙兀儿人于是收复了被帖木儿朝侵占的喀什噶尔城。[②]赛亦德·阿里统治喀什噶尔长达24年之久，直到回历八六二年

① 《拉失德史》，第1编，第26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巴尔托里德认为，赛亦德·阿里收复喀什噶尔城是在1434年或1435年，更可能是在1435年，因为是在收获季节。巴尔托里德：《中亚史研究四种》，英文版，第2卷，第105页，密诺尔斯基英译本，莱登1958年版。

（1457~1458年）死去。

羽奴思汗离开蒙兀儿斯坦以后，蒙兀儿部落臣服于也先不花汗，获得一时的统一与安定。故明英宗在给也先不花的敕书中说："闻王已即位，部属有所统一。"[①]但是，也有一些异密不大尊重这位年轻的汗。因此，喀什噶尔的异密赛亦德·阿里前往蒙兀儿斯坦，在阿黑·哈巴思找到也先不花汗，将其接到阿克苏，奉以为君。其他的蒙兀儿异密又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如密儿·马黑麻·沙驻在阿忒巴失。杜格拉特异密哈林·巴儿的在蒙兀儿斯坦靠安集延、费尔干纳的边境上建筑了一座城堡，位于阿拉布阿地方的山顶上。他以劫掠安集延和穆斯林为生。另一异密哈喀·巴儿的·别克吉黑，住在伊塞克湖中一个叫做苦水的岛上，并在这里建筑一座城堡安顿家眷，同时常去进攻土尔克斯坦和赛兰。[②]总之，在也先不花汗时期，蒙兀儿人可以经常侵袭帖木儿后王的领土、抢劫人民财物而不受到惩罚。而这些都是发生在兀鲁伯统治的最后几年。

帖木儿后王兀鲁伯对蒙兀儿斯坦的进攻，可能对于抑制蒙兀儿人起了一定的作用。故15世纪上半叶，帖木儿朝得以同明朝维持朝贡贸易的关系。

据汉文史料载：宣德元年（1426年），撒马儿罕曾去明朝进贡。[③]

宣德二年（1427年），正月，乙未，又有"撒马儿罕回回打剌罕马黑麻等来朝"。[④]"四月，壬戌，撒马儿罕回回打剌罕火者撒剌等来朝，贡马"。[⑤]"五月，癸己，撒马儿罕回回哈三等

① 《明实录·正统实录》卷二九。

② 巴尔托里德说，从阿拉布阿可侵袭费尔干纳，而从伊塞克湖之苦水堡则可进犯赛兰，甚至进攻土尔克斯坦。可见那时赛兰是兀鲁伯领地的东北边境（《中亚史研究四种》，英文版，第2卷，第107页，密诺尔斯基英译本，莱登1958年版）。

③ 《明史》，第117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④ 《明实录·宣德实录》卷二四。

⑤ 《明实录·宣德实录》卷二七。

来朝贡马及方物”。[1]

宣德三年（1428年），“十二月，癸未，撒马儿罕回回打剌罕亦速等来朝，贡马”。[2]

宣德四年（1429年），“五月，癸丑，撒马儿罕回回阿力沙等来朝，贡马及金银器皿”。[3]

宣德五年（1430年），“秋，七月，庚子，撒马儿罕等处头目兀鲁伯·米儿咱遣使臣卜颜火力等来朝，贡方物”。[4]“闰十二月，乙己，撒马儿罕头目兀鲁伯·米儿咱遣使臣卜颜扎法儿等来朝，贡方物”。[5]

宣德七年（1432年），明朝还遣使者去中亚各地，并给赫拉特的沙哈鲁致送书信，史载：是年“春，正月，丁卯，遣中官李贵等使西域哈烈（Herat）等国，敕谕哈烈沙哈卢（鲁）·锁鲁檀（Shah Rukh Sultan）等曰：‘昔朕皇祖太宗文皇帝临御之日，尔等恭事朝廷，遣使贡献，始终一心。朕恭膺天命，即皇帝位，主宰天下。纪元宣德，小大政务一体。皇祖皇帝，奉天恤民，一视同仁之心。前遣使臣赍书及彩币往赐，道梗而回。近闻道路已通，特遣内官李贵等，赍书往谕朕意，其益顺天心，永笃诚好，相与往来，同为一家，经商生理，各从其便。赐沙哈卢（鲁）等金织文绮罗锦。又敕撒马儿罕头目兀鲁伯·曲列干及卜霞儿（布哈拉）城、达失干（塔什干）城、沙鹿海牙城、赛兰城、亦力把里、讨来思（塔拉斯）等处亦如之，悉赐金织文绮彩绢’”。[6]

① 《明实录·宣德实录》卷二八。
② 《明实录·宣德实录》卷四九。
③ 《明实录·宣德实录》卷五四。
④ 《明实录·宣德实录》卷六八。
⑤ 《明实录·宣德实录》卷七四。
⑥ 《明实录·宣德实录》卷八六。

宣德八年（1433年），“三月，哈烈贡使马速等陛辞，上嘉其诚，遣中官李贵等送归，并赍敕往抚哈烈，赐沙哈鲁锁鲁檀及头目彩币有差”。[①]同年八月，“甲午，哈烈头目沙哈鲁锁鲁檀等遣使臣阿力沙陕西丁，体儿迷（帖尔美兹）使臣晃咱答儿阿力阿捌儿及哈失哈（喀什噶尔）使臣火者打竹不等贡马”。[②]

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八月，“庚午，撒马儿罕等处使臣马黑木秃敏秃等陛辞，命赍敕及彩缎表里归赐其头目兀鲁伯·曲列干等”。[③]

正统四年（1439年），六月，又有“撒马儿罕等处兀鲁伯·苦来甘遣使臣扎法儿来朝”。[④]是年，“贡良马，色玄，蹄额皆白”。[⑤]

正统十年（1445年），“六月，辛亥，撒马儿罕等地面兀鲁伯·苦剌干王等遣使臣秃兔秃伯·烟答巴失来朝，贡马驼等物”。[⑥]同年，“秋，七月，戊子，撒马儿罕等处兀鲁伯·苦列干王遣使臣伯颜答巴失等来朝，贡马驼金钱豹、玉石等物”。[⑦]“十月，书谕其王兀鲁伯·曲列干曰：‘王远处西陲，恪修职贡，良足嘉尚。使回，特赐王及王妻子彩币表里，示朕优待之意。’别敕赐金玉器、龙首杖、细马鞍及诸色织金文绮，官其使臣为指挥佥事”。[⑧]

以上资料说明，当时中亚的哈烈国（包括河中）与明朝的经济文化联系还是很频繁的。又据说，1421~1422年的冬天，兀

① 《明实录·宣德实录》卷一〇〇。
② 《明实录·宣德实录》卷一〇四。
③ 《明实录·正统实录》卷三三。
④ 《明实录·正统实录》卷五六。
⑤ 《明史》，第8599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⑥ 《明实录·正统实录》卷一三〇。
⑦ 《明实录·正统实录》卷一三一。
⑧ 《明史》，第8599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鲁伯在布哈拉曾接见过中国西藏地区的代表。[①]这说明中亚同那里也有交往，但由于史料缺少，情况不详。

在叙述了兀鲁伯同蒙兀儿人的关系后，再回过来叙述他同乌兹别克人的关系。乌兹别克的博剌克汗约在回历八三一年（1427~1428年）死去，据说他是在蒙兀儿地区作战中被杀的。博剌克死时，其诸子年幼，故汗位被阿布勒海儿汗夺去。此汗统治着厄姆巴河以东的地区，其军队常侵入帖木儿朝的边境。乌兹别克游牧人常常到锡尔河下游、花剌子模和里海沿岸来过冬，并劫掠农业地区。1430~1431年冬，阿布勒海儿汗夺取了花剌子模的北部及乌尔根齐城，帖木儿朝仅保持花剌子模的南部及柯提、希瓦城。到沙哈鲁死去时，乌兹别克人还夺去了昔格纳克、苏扎克和讹迹刊等城。帖木儿后王没有能力驱逐他们。

第四节　沙哈鲁与兀鲁伯统治时期中亚的经济与文化

沙哈鲁与兀鲁伯统治时期，大致是15世纪的前半期。这是一个比较安定的时期，因而也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时期。

除锡尔河以北草原地区的乌兹别克人和蒙兀儿斯坦的蒙兀儿人都是以游牧业为主之外，在赫拉特以及中亚的河中绿洲地带，农业乃是主要的经济部门。据陈诚《西域番国志》一书的记载：当时赫拉特（哈烈）地区，“五谷之种，与中国同。麻，豆，菽，麦，谷，粟，米，粱，悉皆有之。但小豆有如珠圆者”。“耕农多卤莽，广播种而少耰锄。然所收不薄者，以其田

① 巴尔托里德：《中亚史研究四种》，英文版，第2卷，第112页，密诺尔斯基英译本，莱登1958年版。

美而多，每岁更休，地力得完故也。时雨稀少，虽旱稻、棉花、小麦皆藉水浇，若水不到处，难于耕种矣。”撒马儿罕，“地势宽平山川秀丽，土田地膏腴”。“土宜五谷”。俺都淮，“城居大村中，村广百里，田土地膏腴，人民繁庶”。赛兰地方，“人烟稠密树木长茂，流水环绕，五谷繁殖”。八剌黑（巴里黑），“田地宽广，食物丰饶”。[①]

除粮食作物以外，中亚各地历来以生产瓜果出名，赫拉特也是这样。据称赫拉特“土产桑、榆、杨、柳、槐、檀、松、桧、白杨，多植果树。自国中而次，有力之家，广筑果园，盛种桃、杏、梨、李花红、葡萄、胡桃、石榴之类。葡萄有通明若水晶之状者，无核而甚甘。杏子中有名巴旦者，食其核中之仁，香美可当。有若大枣而甜，名忽鹿麻，未见其树。有若银杏而小者，名必思檀，其树叶与山茶相类。李，有小如樱桃而黄色者，有紫色者，滋味极甘。花红极大而脆，皆可收藏经年，颜色不改，必以新旧相续为佳”。又“绵花有淡红色者，为布若驼褐焉。瓜种大而极甜。葱本有如拳者，菜根有红而大者，重十余斤，若萝卜状”。撒马儿罕也“多种白杨、榆、柳、桃、杏、梨、李、葡萄、花红”。巴布尔说：“安集延盛产大量谷物、水果、优质的葡萄和甜瓜。……没有哪里见过有比安集延梨更好的梨。”[②]又说忽毡的“水果很好，忽毡石榴以优质著闻。人称‘撒马儿罕的苹果’，‘忽毡的梨’，二者比美”。[③]

中亚农业地区的居民也兼营畜牧业，当然这与游牧民族是不同的。赫拉特地方“多产良马，爱护甚密，皆于土房深处喂养，风日不及透，冬暖夏凉。人家畜养鸡、犬、鹅、鸭，惟不

---

① 所引《西域番国志》及《西域行程纪》之文，都是根据《禹贡》半月刊第2卷第3-4期所载的向达校本。

②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③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养猪，亦不食其猪肉，此最忌惮之”。“狮子生于阿木（姆）河边芦林中，云初生时目闭，七日方开。欲取而养之者，俟其始生未开目之际取之，易于调习。”迭里迷“城临阿木河之东岸。孳畜蕃息。河西芦林之内云有狮子产焉”。

矿产方面，赫拉特“地产铜铁”。“多有金、银、宝贝、珊瑚、琥珀、水晶、金刚、朱砂、刺石、珍珠、翡翠。”据说这些东西非本地所产，而是从外地运来的。撒马儿罕则“有金、银、铜、铁、毡、之产”。手工业与纺织业颇为发达。赫拉特地方，用铜、铁“制器坚利，造瓷器尤精，描以花草，施以五彩，规制甚佳，但不及中国轻清洁莹，击之无声”。又“多育蚕桑，善为纨绮，轻妙细密，优于中原，但不能如中国壮厚，且不解织罗。其织成金线，可以回炉。布帛有名中伏锁者，一如纨绮，实以羊毛织成。善织剪绒花毯，颜色虽久不衰。绵布幅制犹宽，亦有甚细密者”。忽毡地方，“城堡与河流之北有一山，名叫穆图·吉耳山；据说，此山有绿松石和其他矿藏”。[①]

中亚地区的商业贸易，一方面是国际贸易，而其中又以与中国的贸易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从前面引述的大量汉文史料可见一斑。贸易的货物，中国输出的多为丝绸（如彩缎、织锦、文绮）、瓷器（不过在史料中不见提及）。考古者们曾在赫拉特发现大量精美的明代瓷器。巴尔托里德说：“中国输出的主要货物之一就是瓷器。在15世纪时，瓷器的生产（在中国）已达到高度完美的水平。”[②]在中亚地区也确实使用中国的瓷器来作各种用途。如在撒马儿罕城外的一个花园里，兀鲁伯建造了一所有四道门的亭子，“称为‘支那厅’（瓷厅），因其前面矮墙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巴尔托里德引明斯特伯著《中国艺术史》（Munsterberg, Chinesisch Kunstgeschichte, vol.2, p.274），见《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2分册，第119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izara)的下部都为瓷砖所铺砌。这些瓷砖是他派人去中国采办来的"。[1]而中亚各地用来同中国内地交易的货物，则是马、驼、璞玉之类。

另一方面是集市贸易。据陈诚等所见："乡村多立墟市，凡交易处名巴咱儿。每七日一集，以有易无，至暮俱散。""交易通用银钱，大者重一钱六分，名曰等哥（清朝译为腾格）；次者每钱重八分，名曰抵纳（迪纳尔）；又其次者每钱重四分，名假即眉。此三等从人自造，造完于国主处输税，用印为记，交易通用。无印记者不使。假即眉之下止造铜钱，名蒲立（旧译为普尔，即钱的意思），或六或九，当一假即眉钱。惟于其地使用，不能通行。"赫拉特市面上的情况是"市井街坊，两旁筑屋。……店铺各分行头，若弓矢鞍马之类。衣服各为一行，不得参杂，少见纷争。如卖马驼孳畜亦各聚一所"。"市肆夜不闭门，终夕烧灯点烛。"撒马儿罕城的商业更为繁荣，"城内人烟俱多，街巷纵横，店肆稠密，西南番客多聚于此。货物虽众，皆非其本地所产，多有诸番至者。交易亦用银钱，皆本国自造，而哈烈来者亦使"。巴里黑，则"西南诸番商旅聚此城中，故番货俱多"。

在15世纪时，帖木儿朝国内仍盛行封建采邑制。帖木儿宗室的成员各分得一部分领地，统治其所属的人民，独自发布命令，征收赋税，犹如封建君主。又有答剌罕，是君主或异密授予的称号。答剌罕得免除向国家纳税等义务，也是享有特权的封建主。统治阶级中的各类人，如异密、伯克、军官、官吏、宗教上层人物等都可以得到这种称号。在各级封建主的压迫下，农民、手工业者的处境是极为困苦的。由于伊斯兰的法律主张使用异教徒为奴隶，中亚的封建主常常贩卖中国人和不被他们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7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看成是穆斯林的蒙兀儿人为奴。

汉文史料就曾提到：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甲寅，敕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曰：近闻回回多买中国人妻妾子出境，……宜严加约束之。[①]

又据史料记载：景泰六年（1455年），由鞑靼转卖到哈密、土鲁番一带的汉人约2000多人，还有1000多汉人被转卖到撒马儿罕。[②]

在伊斯兰教盛行的情况下，帖木儿朝国内是一种保存着奴隶制残余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统治者“国人皆称之曰锁鲁檀。锁鲁檀者，犹华言君主之尊号也。国主之妻皆称之曰阿哈。其子则称为米儿咱者，犹华言舍人也”。

至于中亚北部的草原地区，则由于游牧人的活动使原来存在过的城镇都变成了废墟，农业衰落了。如《明史·西域传》在谈到养夷时说：“（养夷）城居乱山间，……行百里，多荒城。盖其地介别失八里、蒙古部落之间，数被侵扰。以故人民散亡，止戍卒数百人居孤城，破庐颓垣，萧然榛莽。”[③]这正是当时草原地区一般情况的写照。

不仅是养夷，而且阿力麻里、塔拉斯、八拉沙衮、别失八里这些在蒙古统治以前就有的许多著名城镇也都荡然无存。这种情况同河中、呼罗珊等地显然是不同的。那些地区只有在战争过程中才遭到一定的破坏，但没有被完全摧毁，人们也没有从定居变为游牧。在中亚北部巴尔喀什湖以南及西南和锡尔河以北诸地，却屡遭游牧人的入侵。来自蒙古本土的游牧部落，可以占据这一带作为自己的牧场，并在这里长期游牧。在中亚

①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四九。

② 《明实录·英宗实录》卷二五三。

③ 《明史》，第8604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南部绿洲地带，游牧人和他们的首领们留下来后，经过一段时期，由于信奉伊斯兰教，并同定居居民通婚，一般都会被本地居民所同化。与此相反，在草原地区，游牧人由于同别的民族接触较少，氏族部落得以保存，故不易同化。穆斯林著作中虽然也提到一些草原地区城镇的名字，但这些所谓的城镇也许仅仅是指一些游牧人的驻地。《拉失德史》中常常提到的阿忒巴失、库什卡尔、占姆尕勒、朱得库吉等地名，有的虽然是古老的城镇名，但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游牧部落的阿乌尔的驻地，现在已经找不到它们的确切位置了。很显然前面已经讲过的察合台汗国的政治局面，封建主们的内讧，帖木儿后王同蒙兀儿人、乌兹别克人的战争，游牧人对河中的进攻及其对草原地区的统治，扩大游牧草场的活动，等等，这一切都进一步促使农业和城市的衰落。

在帖木儿王朝衰落下去的时候，游牧人（乌兹别克人和蒙兀儿人）对河中地区的进攻日益成为王朝的严重威胁，并且终于将其所灭。这些将在下面谈到。

在沙哈鲁和兀鲁伯的统治时期，伊斯兰教在中亚占着统治地位，宗教上层人物的权力很大，宗教对群众的影响极深。哈里勒、兀鲁伯这些世俗君主的废立，都与宗教界的干预有关。像沙哈鲁这样的君主，也经常到清真寺去参加星期五的聚礼活动。每逢赖买丹月都严格地进行把斋。沙哈鲁在一个星期中有四天（即星期一、四、五、六）要把毛拉请进宫去给他讲诵《古兰经》。在赫拉特伊斯兰法是执行得比较严格的。监督执行伊斯兰法的人，称为穆赫塔西布，在赫拉特有两名。穆赫塔西布可以任意进入居民的家中，甚至高级人士的家中。如果发现人们喝酒，他有权将酒倒掉。还有所谓"来伊司"，在街上巡视，发现妇女不戴面纱者立即鞭打。

在《西域番国志》中，也相当详细地讲到了赫拉特的宗教

生活情况。其中说："酒禁最严，犯者以皮鞭决责。故不酿米酒，酝以葡萄。间有私买者。凡有操履之人多不饮酒，以其早暮拜天，恐亵渎也。"又说："不祀鬼神，不立庙社，不奉宗祖，不建家堂，惟以坟墓祭祀而已。每月数次望西礼拜，名纳马思（乃马子），若人烟辐辏之处，一所筑大土屋，名默息儿凡。礼拜之时，聚土屋下列成班行，其中一人高叫数声，众人随班跪拜；若在道路，亦随处礼拜。每岁十月并春二月为把斋月，白昼皆不饮食，至日暮方食。周月之后，饮食如初。开斋之际，乃以射胡芦为乐。……有通回回本教经义者，众皆敬之，名曰满剌（毛拉），坐立列于众人之右，虽国主亦皆尊之。凡有祠祭，惟满剌诵经而已。"

特别应当提及的是伊斯兰教中的苏非派教徒，他们是一些信仰神秘主义的苦行僧，名叫德尔维希。《西域番国志》中说："有等弃家业，去生理，蓬头跣足，衣弊衣，披羊皮，手持怪杖，身挂骨节，多为异状，不避寒暑，行乞于途。遇人则口语喃喃，似可怜悯，若甚难立身。或聚处人家坟墓，或居岩穴，名为修行，名曰迭里迷失（德尔维希，Dervish）。"这种人虽然托钵行乞，但他们的势力很大，对宗教界，对社会，甚至对政治也有相当影响。

在赫拉特建有宗教学校。据陈诚等所见："都城中有大土屋一所，名默得儿塞，四面房廊宽广。天井中设一铜器，制如大锅，周围数丈，上刻文字如鼎状。前后左右房室尤伟丽，多贮游学生徒及通诸色经义者，若中国之大学焉。"有的宗教学校，是伊斯兰学者集中之地，不但在当时，甚至在后代也是很有名的。

在兀鲁伯统治下的河中情况稍有区别。撒马儿罕这个古代的粟特之地，历来是歌舞之乡。凡是读过唐代的记载和唐诗的都知道这点。这种古老的民族传统可以说历久而不衰。在撒马

儿罕，有时举行宴会，要有乐师奏乐和歌唱家演唱。撒马儿罕的音乐家和歌唱家还被其他城镇的富人邀请前去表演。如在15世纪20年代的初期，曾有塔什干的一个富人邀请撒马儿罕的音乐家去参加一个宴会。有一次，撒马儿罕的一个舍黑举行宴会来庆祝他出资建筑的澡堂落成，就有歌唱家到场。①但是，穆赫塔西布却严厉斥责这位舍黑不该让男人同女人坐在一起唱歌。大致可说，撒马儿罕是比较有自由思想（对严格的伊斯兰教法规而言）的地区。这里的舍黑们生活奢华。他们是兀鲁伯的支持者。

与此相反，布哈拉则是德尔维希派的中心。德尔维希们主张严格执行伊斯兰教法规，反对科学。他们自称代表普通群众的利益，既反对撒马儿罕的舍黑们，也反对兀鲁伯。正是布哈拉的宗教首领们曾经把哈里勒搞下台，也是他们后来制造了反对兀鲁伯的阴谋。兀鲁伯曾经想讨好那些德尔维希们，也没有用。有一次，兀鲁伯为他的幼子阿不得·阿勒·阿即思举行割礼，下令豁免居民的赋税，并开宴会庆祝。这时，一个穆赫塔西布斥责兀鲁伯破坏了教规，实行异教徒的习惯。兀鲁伯大怒，把这个穆赫塔西布训斥了一顿。兀鲁伯还经常拿一些钱交给商人们去做买卖，从中收取一部分利润。所有这些，都导致兀鲁伯同宗教界的矛盾越来越大。在宗教界人士看来，兀鲁伯不但不是一个理想的君主，而且是一个信仰不纯的暴君。但是，在兀鲁伯统治时期，土地税降低到了最低水平，也坚持征收工商业税。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处境是有所改善的，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所以，直到1447年以前，河中地区并没有发生过

① 陈诚《西域番国志》："城中乡镇，广置澡堂，男女合为一所，制度与中国不异。一堂之中，拱虚实十数间，以便多人澡。浴者初脱衣之际，各与浴布一条遮身，然后入室。不用盆桶，人各持一水盂，自于冷热池中，以便汲温凉净水，以澡雪洗淋其身；余水流出，并无尘积。亦有与人摩擦肌肤，搯捻骨节，令人畅快者。浴毕出室，各与浴布二条，一蒙其首，一蔽其身，必令干洁而后去。人以一二铜钱与之而已。"这是赫拉特的情况。河中修建澡堂的情况亦与此相似。

反对兀鲁伯的人民起义。

沙哈鲁和兀鲁伯统治的时期，也是文化非常发达和繁荣的时期。一位阿富汗的历史家穆罕默德·阿里说："帖木儿的后继者们总的说来都是一些开明君主，是学术和艺术的保护人。帖木儿后王的统治延续达一百多年（1405~1519年）。在这个时期中，阿富汗享有和平与繁荣，慢慢地从蒙古人和帖木儿的破坏后复兴起来……因此，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阿富汗艺术和文学的文艺复兴。"[1]而一位研究伊朗史的学者威勒则说："沙哈鲁是伊朗历史上最有文化的君主，其首都赫拉特是中亚文化的中心。"[2]他的妻子高赫儿·莎也同样鼓励和保护学术、文化，爱好建筑。

赫拉特城西北隅有一所著名的苑囿（称为Bagh-i-Zaghan，意为鸢园宫），据说就是沙哈鲁和他的妻子高赫儿·莎下令修建的。高赫儿·莎还在马什哈德建筑了大清真寺。当时在赫拉特富丽的建筑物很多。大建筑家喀尔万阿丁被称为赫拉特宫廷的"四大光明之一"，他设计了许多辉煌的建筑物。

这个时期中亚的建筑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建筑物使用上釉的琉璃瓦，特别是蓝色的，这是突出的特点。同时，也使用了建造圆屋顶和双穹顶的技术。这些被称为帖木儿朝的艺术（Timurid Art）。建筑师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3]沙哈鲁尽力恢复帖木儿以来所造成的破坏。如复建了破坏较严重的马鲁城和赫拉特城，并将境内几乎所有的城镇都加以恢复，使其再臻于

① 穆罕默德·阿里：《阿富汗文化史》（Mohammed Ali, A Cultural History of Afghanistan），第187页，喀布尔1964年版。

② 威勒：《伊朗的过去与现在》（Donald N.Willer, Iran: Past and Present）。

③ 阿尔钦与诺尔曼·汉蒙编：《阿富汗考古》（The Archaeology of Afghanistan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Timurid Period, edited by F.R.Allchinand Norman Hammond, 1978, Academic Press, London.），第397页。

繁荣。

陈诚的《西域番国志》也特别谈到了赫拉特的建筑及其中的供水设施、市场、清真寺和宗教学校等。他说："国王居城之东北隅，垒砖石以为屋。屋平方，势若高台，不用栋梁陶瓦，中拱虚室数十间。墙壁窗牖，装绘金碧琉璃。门扉雕刻花纹，嵌以骨角。地铺毡罽。""垅亩田园，街衢巷陌，人家院落，皆引水通流，以净尘土。虽天降雨泽不多，而流水四时不断。""乡村僻处，多筑水窨，贮水以饮人马。其制高砌土屋，广阔水池，周以砖石，若冰窨焉。""土产琉璃器，人家不常用，但充玩好而已。多以五色琉璃薄叶垒缀窗牖，以取光明，炫耀人目。"这种建筑风格，在赫拉特、塔雅巴特、托尔巴特·伊·舍黑·加木、马什哈德等地都可见到。

沙哈鲁在赫拉特建筑了一所图书馆。图书馆不但藏书丰富，而且出版过一些珍贵版本的图书。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图书，一般都是用手工抄写，装订成书，而不是印刷。而参加这种抄写工作的，许多都是著名的书法家。这种写本字迹工整秀丽，没有错误。一个书家一天只能写十数行，一本书往往要成年累月或许多年才能写成。书中常有插图，这种插图往往也都是由著名的画家所作。书籍插图用一种工笔细画，完全是中国风格，这显然是受到中国画的影响所致。这种画被称为赫拉特派的工笔细画。

一本书抄写完毕并作了插图以后就进行装订。这也是一种艺术。装帧精美的书，图文并茂，封面金碧辉煌，光彩夺目，极为珍贵。帖木儿后王伯升豁儿的图书馆的情况亦如此。当时有40多位大师在其中工作，包括书法家、彩画家、装帧艺术家和装订工人等，其首脑是著名的书法家加法尔（大不里士人）。现在流传下来的一些最好版本的图书都是这个图书馆制作出来的。费多西的《列王纪》一书的最华丽的插图本，就是沙哈鲁图书馆1430年的产品。

沙哈鲁不但延揽了许多文人、学者、艺术家、诗人、音乐家、建筑家、书法家和画家等到赫拉特来，从事文艺创作和学术活动，他本人也是一个诗人和艺术家。因此，赫拉特成了中亚的文化中心。

沙哈鲁的宫廷还有一些历史家，其中著名的是前已屡次提及的阿不都·剌匝克和哈非思·阿不鲁等人。阿不都·剌匝克于1423年生于赫拉特，1482年卒于撒马儿罕。帖木儿朝鼎盛时期他住在赫拉特和撒马儿罕。他写的《两幸福之会合》的第二卷叙述从帖木儿之死到卜撒因之间的史事，颇为详细，很有价值。

哈非思·阿不鲁曾奉沙哈鲁之命编撰了一部史书和一部地理志，可惜都已失传，只有部分保存了下来，《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两位历史家的作品都是关于这个时期中亚史的重要史料。

在文学语言方面，这时已有人正式用察合台文（即中亚突厥文）来写作诗文，逐渐改变那种专用波斯文的局面。如萨卡基（Sakkaki）是用突厥语来写喀西达诗和噶泽拉诗的创始人。纳瓦依说他的诗在撒马儿罕很出名。他曾作诗歌颂自己的恩主兀鲁伯。另一个用突厥语写作的诗人是鲁特非。他的诗中也提到了兀鲁伯。

兀鲁伯本人也是一个学者。他大约是在被其父沙哈鲁派到撒马儿罕任河中长官以后才从事科学活动的。早在帖木儿在世时，就有许多波斯的学者被俘来到撒马儿罕。所以，高度发达的波斯文化在河中颇有影响，同样也影响到了兀鲁伯，使得这位开明的统治者重视学术和学者，把科学看得高于宗教和神学。兀鲁伯不但保护学者和知识分子，而且自己也成了一个有成就的学者。

除此以外，兀鲁伯也重视建筑艺术，在撒马儿罕建造了一些有名的建筑物。例如："在撒马儿罕城内和郊区有许多优美的建筑物，还有帖木儿·伯克时期和兀鲁伯·米儿咱时期建的花

园。……兀鲁伯·米儿咱在城堡以内兴建的建筑物，只留下一个宗教学院和一个寺院（Khanqah）。该寺院的圆屋顶很高，世界上很少见到这么高的圆屋顶。在距宗教学院和寺院不远处，他建造了一所很好的澡堂，称为'米儿咱的澡堂'。该澡堂内的地面是用五颜六色的石头铺镶而成的。在呼罗珊和撒马儿罕未听说另有这样的澡堂。在〔兀鲁伯·米儿咱〕宗教学院之南建筑了一个清真寺，称为'雕刻的清真寺'。其所以称作'雕刻的'，是因为它的顶篷和墙壁都覆以黑石（islimi），并用由木块组成的中国画装饰起来。……〔兀鲁伯·米儿咱〕还在科希克山麓的西面辟有一个花园，称为平原的花园（Bagh-i-maidan）。在这花园的中央，他建了一所两层的高大建筑物，称为乞耳·苏通。其柱子全都是石头的。四角的塔楼，形状如唤拜尖塔。这四个塔楼各有梯子可通。在其他地方，到处都有石柱，有的呈螺旋形，有的为多面形。上面一层，四面有敞开的走廊，围绕着一个有四道门的大厅（char-dara），其廊柱统统是石头的。这一建筑上面的地板也都是用石头镶成的。在这个建筑物的旁边，科希克山麓，兀鲁伯·米儿咱还辟了一个小花园。他在那里建了一个大厅，其中设了一个石头造的巨大王座。王座长约十四五卡里（9.8米至10.5米），宽七八卡里（4.9~5.6米），高一卡里（0.7米）。这么大的一块石头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的。其中央有一裂缝，据说是在这块石头被运到该地以后出现的。在这个公园里也有一个亭子，称为支那厅（瓷厅），因其前面矮墙（izara）的下部都为瓷砖所铺砌。这些瓷砖是他派人去中国采办来的。撒马儿罕城堡内还有一个古建筑。称为回声清真寺（Masjid-i-laqlaq）。谁如果在该清真寺圆屋顶之下以足顿地，便有回声从整个圆顶传来。这是一件怪事，谁也不知其奥秘。"[①]撒马儿罕的建筑艺

① 以上引自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74-7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术同赫拉特的相类，也是属于所谓的帖木儿朝艺术。

兀鲁伯的科学活动主要是在天文学方面。当时同他合作一起研究天文学的学者有如下几人：撒拉胡丁·木沙·伊本·马合木·喀孜·扎答·鲁米，此人被称为“当代的柏拉图”；吉雅苏丁·詹姆希德·伊本·马苏德，此人是兀鲁伯从卡善（Kashan）邀请来的，他在以前曾经编过一个天文表，但没有传下来，兀鲁伯常同他研讨问题；木伊丁，也是兀鲁伯邀请来的学者，此人也曾编过一本著名的天文表；再一个是阿拉丁·阿里·伊本·忽希奇，被称为“当代的托勒密”，他原来是宫廷的成员，兀鲁伯的个人朋友。所有这四个人都可以说是当时的著名学者。

兀鲁伯所建筑的天文台于1908年由俄国考古家维雅特金在撒马儿罕发现。据说同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一样高。据16世纪的巴布尔的观察，该天文观测台是位于科希克山脚下，共有三层，建于1420年，兀鲁伯在那里安装了一具半径达40米的巨型限象仪和其他仪器。在兀鲁伯的领导下，从1417年开始，经过约30年的观测，于1447年编成《新古烈干历数表》，后世通称为《兀鲁伯天文表》，其中包括太阳和行星的运行表和1018恒星的位置表。巴布尔说，《兀鲁伯天文表》直至16世纪时仍为全世界所通用。[①]除巴布尔谈到的情况外，另据阿不都·剌匝克讲，该天文台上绘有九天星象、分秒度数、气候分野、海洋山岳之图，但考古者在发掘中却没有见到多少遗物。

兀鲁伯的《天文表》（Zij Kurkan）据说是他亲自计算亲自编成的，但也可能得到了上述几位学者的协助和参与。厄斯金则认为，这个天文表的主要计算者首先是喀孜·扎答·鲁米，其次则是吉雅苏丁·詹姆希德·伊本·马苏德，最后则是阿拉丁·阿里·伊本·忽希奇。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76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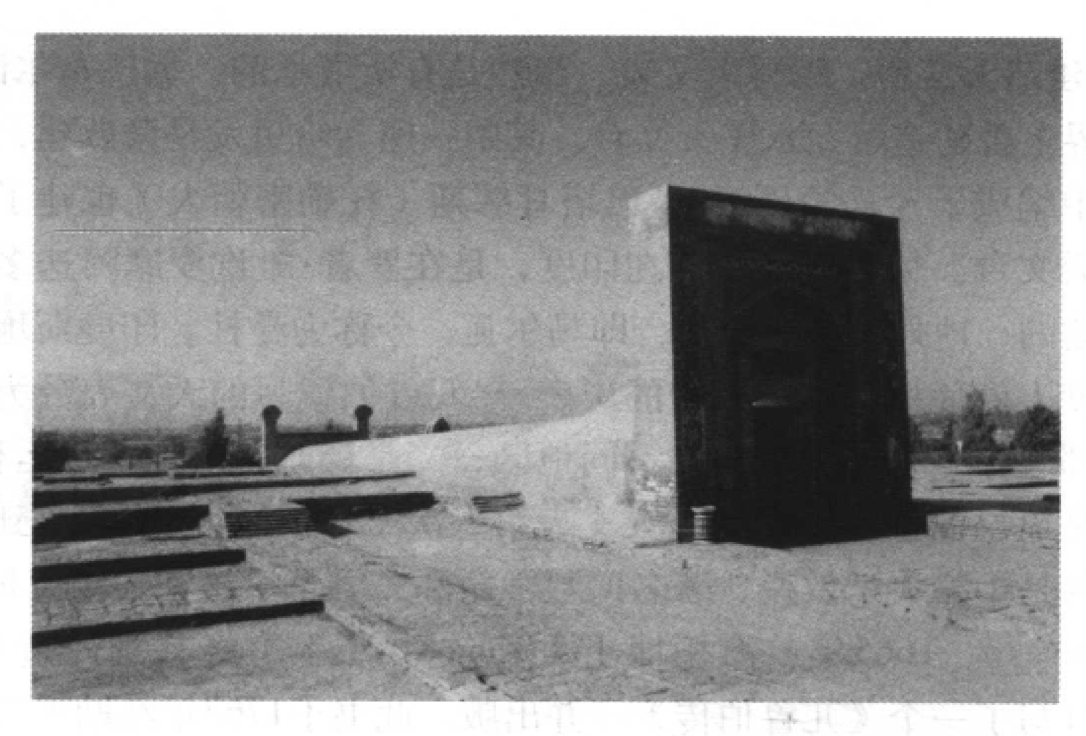
建造天文台，编写天文表，当然是有所继承的。据巴布尔说，世界上曾建造过七八座天文台，其中一座为哈里发马蒙所建，在其中编成了《马蒙历表》。巴塔耳缪斯（托勒密朝人）也建了一座天文台。另一座天文台在印度，是在罗者·毗讫罗摩阿迭多时期建的，地处乌苌和塔尔，即马尔瓦，今称为曼杜。印度斯坦的印度人就使用这个天文台的历表。[①]兀鲁伯编写的天文表分为四个部分：一是不同时代与不同地区；二是计时；三是行星运程；四是恒星的位置。把这个天文表第一次于1642~1648年介绍到欧洲的是牛津大学教授、著名的数学家和东方学家格雷夫斯（John Greaves）。1665年，海德博士（Thomas Hyde）将其翻译过来，并且写了一个《兀鲁伯传》一并出版。此书于1767年经勘正后重印，后来又由色狄洛（M.Sedillot）译成法文。兀鲁伯因为这一著作而成了一个誉满全球的人物。

近代科学界对兀鲁伯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有的认为“兀鲁伯在天文学史上有他的地位。他在首都撒马儿罕建造了一所堂皇的天文台，其装备的工具在当时是最好的”。[②]有的说：“兀鲁伯1420年在撒马儿罕建造的天文台是最后一个重要的伊斯兰天文台。有许多杰出的学者奉命设计和建造这个天文台，其巨大的遗址至今犹在。在这个天文台里编写的天文表是很有名的，特别是其星宿表曾被收入弗兰姆斯提德的《英国天文学史》（1725年）。1799年，高斯（Gauss）曾使用了兀鲁伯天文表中的计时法。”[③]巴尔托里德说：“在兀鲁伯死后，穆斯林的天文学，再没有什么进展。”兀鲁伯天文学著作的价值在于其观察的正确。在他以后，穆斯林当中真正的天文学家就消失了。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76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摩尔：《天文学的故事》，第27页，伦敦1961年英文版。

③ 纽格保尔：《古代数理天文学史》（O.Neugebauer, A History of Ancient Mathematical Astronomy），第11页。



撒马儿罕兀鲁伯天文台

兀鲁伯不仅爱好天文学，而且也爱好数学，同时他还是一个诗人。兀鲁伯对波斯文学有相当的修养。他喜欢尼咱米的诗。据说他也曾用波斯文写诗。前面提到过的用察合台文写诗的诗人，也是受到他的保护的。

有一本题为《四大兀鲁思史》（Tarikhi-i-Ulus-i arba ‘a）的历史著作相传是兀鲁伯写的。但巴尔托里德考证，认为此书非出自兀鲁伯的手笔，而是沙哈鲁时代的一个人以兀鲁伯的名义写的。此书已佚，至今尚未找到，只见于宽德密儿的引用。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保存了这本书的一些片断。估计此书的前一部分价值不大，可能在谈及当代的地方有些用处。

兀鲁伯优礼文人、学者、艺术家。他是波斯艺术和文学的保护者，同时他对中国的艺术也很感兴趣。自萨曼王朝时代以来，河中地区从未有过一个君主像他这样重视学术和保护知识分子。兀鲁伯在位时，撒马儿罕的宫廷可与后来速檀·忽辛·拜哈拉时代的赫拉特宫廷先后媲美，都是波斯文化的光辉显耀之地。

兀鲁伯由于重视学术，爱好科学，把科学和理智看得高于宗教和神学，这就自然而然地引起宗教界对他的不满。许多有影响的宗教界的领袖人物勾结起来反对兀鲁伯，终于导致了这位君主兼学者政权的覆亡。兀鲁伯以后，河中灿烂文化的光辉也就黯然失色了。



第九章
卜撒因、速檀·忽辛与帖木儿朝的衰落

第一节 沙哈鲁死后的争位斗争与兀鲁伯的被杀

帖木儿朝的君主沙哈鲁虽名义上统有中亚之地，但其首府和政治中心在赫拉特，其主要活动在伊朗。尽管距中国的明朝远，但他一直奉中国为上邦。正如法国学者布哇所说的："沙哈鲁对于中国皇帝表示恭顺，然对于奥斯曼人则颇倨傲。"[①]所以，沙哈鲁同明朝之间使节往返不断，在中国和伊朗的友好关系史上写下了美好的篇章。

1446年，沙哈鲁之孙速檀·马黑麻在伊朗西部发动叛乱，沙哈鲁同其妻高赫儿·莎率军前去讨伐。但这位伊朗历史上的开明君主，却在西征的过程中于1447年3月12日在剌夷地方病死。帖木儿王朝的内部又开始了一个时期的内乱与纷争。

沙哈鲁的儿子、河中的实际统治者兀鲁伯在其父逝世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帖木儿朝的地方长官。所以，有的书把沙哈鲁死的1447年作为兀鲁伯正式即位为君主的一年。

① 布哇：《帖木儿帝国》，冯承钧译，第11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沙哈鲁死后，其妻高赫儿·莎恐兀鲁伯夺位，就从剌夷军次遣密使将沙哈鲁的死讯告知留守首都的阿剌德·倒剌。而为了讨好兀鲁伯，就让其子阿不都·剌迪甫（1449~1450年）指挥军队。兀鲁伯对于其父的逝世甚为悲痛，数月不亲政事。作为学者，他对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也不甚关心。沙哈鲁在世时并没有指定自己的继承人。太后高赫儿·莎想让阿不都·剌迪甫继承王位，但这个王子反而听信谗言，以为太后偏向其宠爱的孙子（伯升豁儿的儿子）阿剌德·倒剌（Ala ed–daulat），想以他为嗣君。本来统领军队的阿不都·剌迪甫镇压了几个叛乱的宗王，在回历八五〇年十二月（1447年3月）发兵袭击太后营帐，将高赫儿·莎及其支持者监禁起来，随即挥师东返。阿不都·剌迪甫派人去给兀鲁伯报丧。兀鲁伯闻讯立即率军向阿姆河前进，准备到赫拉特夺位。

在这种情况下，阿剌德·倒剌便先下手，公开宣布自己继承沙哈鲁即位为国君。阿不都·剌迪甫听说巴八儿·米儿咱在朱尔章和马赞德兰两地自立为君，势难将其驱逐出境，便带着俘虏退往尼沙不儿。阿剌德·倒剌为救俘虏，命米儿咱·萨利赫与兀外思二将于1447年4月20日在尼沙不儿击溃东返的阿不都·剌迪甫，将其俘虏，并释放了高赫儿·莎。他们回到首都赫拉特以后，将阿不都·剌迪甫囚禁，并将沙哈鲁葬在赫拉特的高赫儿·莎学院中。然后，阿剌德·倒剌亲自率军渡过木尔加布河，去进攻兀鲁伯。

在西方，亦不剌金·速檀之子阿不都剌·米儿咱则占据了设拉子州。拜孙豁儿的其余二子阿布·哈斯木·巴八儿和速檀·穆罕默德也想趁机夺取大位。琐咬儿哈的迷失之诸子在喀布尔与哥疾宁两地组织一个新的国家。穆罕默德·术克之子阿布别克儿·米儿咱也在其所镇守的骨咄地方独立。

兀鲁伯见其母后高赫儿·莎与阿剌德·倒剌夺位，便率军前

往呼罗珊，想同阿布别克儿结合，但后者叛走。兀鲁伯渡过阿姆河，至巴里黑。得知其子阿不都·剌迪甫兵败被俘，只好不计前嫌，命其宰相尼扎穆丁·米列克去赫拉特，与阿剌德·倒剌谈判关于释放阿不都·剌迪甫的问题。在双方进行谈判之时，阿布·哈斯木·巴八儿侵人呼罗珊，打败阿剌德·倒剌之前锋部队。在这种情况之下，阿剌德·倒剌乃不得不与兀鲁伯议和，同意兀鲁伯以尼沙不儿的俘虏交换阿不都·剌迪甫。阿不都·剌迪甫因而被释放，并被任命为巴里黑长官，领有阿姆河两岸之地。但是，阿剌德·倒剌却没有如约归还夺去的人员和财物。因此，在1447年的冬天，阿不都·剌迪甫同阿剌德·倒剌之间又开始了战争。后者进攻巴里黑，退守该城的阿不都·剌迪甫向其父兀鲁伯求援。在兀鲁伯的要求下，阿剌德·倒剌同意退回赫拉特。

回历八五二年（1448~1449年）春，兀鲁伯与阿不都·剌迪甫父子率兵9万来攻，在距赫拉特14法尔沙赫（约210里）的地方大败阿剌德·倒剌。阿剌德·倒剌伪降。兀鲁伯知其诈，在攻人赫拉特以后继续进兵亦思法拉因，将其军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阿不都剌·米儿咱统帅，前往围攻布斯坦；一部分归阿不都·剌迪甫·米儿咱指挥，前往进攻阿斯特拉巴德。阿剌德·倒剌退出呼罗珊以后，巴八儿·米儿咱亦发动叛乱，进军赫拉特。镇守此城的阿不都·剌迪甫不战，前往兀鲁伯处。曾被兀鲁伯囚禁的黑羊朝土库曼首领也尔·阿里从监狱中逃了出来，纠集部众，攻占赫拉特，自立为王。他破坏了沙哈鲁营建的许多建筑物和搜集的大量艺术品。兀鲁伯派遣军队前往援救，才解其围。

兀鲁伯自己在赫拉特待了一些时间以后，就率领自己的军队，带着沙哈鲁的遗体和留在高赫儿·莎宗教学校的财产与贵重物品返回撒马儿罕。

兀鲁伯虽然获得胜利，但由于后方受到游牧人的牵制，又因在对待诸子时不当而变生肘腋之下，终于酿成大祸。

兀鲁伯早在呼罗珊与阿剌德·倒剌作战的时候，从其后方就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这就是阿布勒海儿汗所属的乌兹别克人前来进攻撒马儿罕，骑兵不但蹂躏了撒马儿罕的城郊，而且对该城进行了破坏。据说撒马儿罕的瓷厅的画廊墙上那些从中国弄来的美丽的镶嵌图画都被乌兹别克人打得粉碎，镀的金被刮去。经过多少年积累经营起来的艺术品在数小时之内毁于一旦。在这种情况下，兀鲁伯不得不率军返回赫拉特，也尔·阿里等撤走。他下令调查叛乱的情况。赫拉特郊区的居民被指控帮助了叛乱者，于是他就令军队对赫拉特大肆抢劫三天，以示惩戒。这种做法也引起了赫拉特人对兀鲁伯的严重不满和愤恨。

在以上夺位的斗争中，阿不都·剌提甫显然作战有功，但未得到奖赏。兀鲁伯反而只信任和依靠其幼子阿不都·阿即思。阿不都·剌提甫的战功被归于其弟阿不都·阿即思的名下。兀鲁伯又把阿不都·剌迪甫藏在亦黑迪牙儿丁城堡中的军资财宝全部据为己有。1449年的春天，一个宗王举兵反对阿不都·剌迪甫。据说在镇压了这一事件后查获了一封兀鲁伯给叛乱者的信，信的内容是挑动他造阿不都·剌迪甫的反。为此，阿不都·剌迪甫愤愤不平，于回历八五三年（1449年）与其父兀鲁伯公开决裂，发动叛乱。他夺取了阿姆河上的所有船只，并率军渡过阿姆河进攻兀鲁伯。同时，他还废除巴里黑的商业税。这个通往印度商路上的重要城市被取消了商业税，对兀鲁伯在经济上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兀鲁伯得知阿不都·剌迪甫的叛乱行为以后大为震怒，就让其幼子阿不都·阿即思看守撒马儿罕，亲自带着侄子阿不都拉赫率军前去讨伐阿不都·剌迪甫。两军在阿姆河两岸对峙，常常是阿不都·剌迪甫方面获胜，阿不都拉赫亦被其俘虏。在这一叛乱当中，河中的宗教上层人物、土库曼的阿尔浑部落以及乌兹别

克人拥护22岁的宗王卜撒因[1]包围了撒马儿罕，企图占有其地。如果他们的这一图谋得逞，兀鲁伯就要丢掉自己的根据地。因此，兀鲁伯急速返回，把卜撒因逐回草原，恢复了都城的秩序。然后，他就同阿不都·阿即思一起再去进攻阿不都·剌迪甫。而卜撒因则逃往突厥斯坦，在那里与乌兹别克的阿布勒海儿汗结盟。

这时，阿不都·剌迪甫已经从巴里黑渡过了阿姆河，并已占据了帖尔美兹和渴石，而且得到当地地方武装的支持。他们父子之间的战争于1449年9月10日在撒马儿罕外区大马士革村（Dimishq）进行。兀鲁伯被击败，逃回撒马儿罕，企图到城堡中躲避，但首都对他却闭城不纳。于是，兀鲁伯在阿不都·阿即思及少数几个伴当的陪同下，向北到达沙鹿海牙堡，该堡也拒绝他进入。兀鲁伯走投无路，只好返回撒马儿罕，向阿不都·剌提甫投降。

阿不都·剌提甫表面上接受了兀鲁伯的投降，实际上却策划用以前帖木儿杀忽辛的办法来弑其父。他假意允许兀鲁伯到麦加去朝觐，但背地里让反对兀鲁伯的宗教人士对其父进行审判，装着对这种宗教审判不加干涉。

像帖木儿时代一样，阿不都·剌迪甫也扶立了一个贫困无赖的成吉思汗后裔作为名义上的汗。他又指使一个名叫阿巴斯的伊朗族奴隶向这个傀儡汗提出请求，说其父是被兀鲁伯下令处死的。按照伊斯兰法，他有权对兀鲁伯进行血族复仇。对这个奴隶的请求，傀儡汗下令要完全实行伊斯兰法（shariat），允许其报仇。同时，宗教界的权威也作了一个宗教判决（fatva），撒马儿罕所有的伊马目（Imam）都在判决书上盖了章，只有法官

① 卜撒因，是速檀·马黑麻·米儿咱之子，米兰沙之孙，生于回历八三〇年（1427年）。其父速檀·马黑麻临终时，以他托之于前来视疾的兀鲁伯。卜撒因曾娶兀鲁伯之女为妻，始在妻父军中为将。

米斯金（Miskin）拒绝了这个不公正的判决。

在阿不都·剌迪甫的佯装同意下，兀鲁伯出发去朝觐。据密儿宽德（Mirkhond）根据兀鲁伯的随员阿吉·穆罕默德·胡思老（Haji Muhammad Khusrau）的叙述：兀鲁伯同其随员哈吉在傍晚时乘马离开撒马儿罕城。当时兀鲁伯的情绪很好，同他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走了不远的一段路程之后，有一个属于速勒都思氏族的察合台人赶上了他们。这个人以汗的名义命令他们在附近的一个村子停留下来，以便为兀鲁伯的旅行做好安排。这意思就是要在征得"大大小小的塔吉克人和突厥人"的同意后再前进。兀鲁伯对这个命令感到烦恼，但不得不在最近的一个村子中停下。他进入了一所房子。那时是10月间，气候寒冷，他下令生火取暖，并烤一些肉吃。从燃烧的火焰中跳起一个火星，飞到兀鲁伯的披风衣上，烧了一个洞。兀鲁伯的思绪变得忧郁起来。哈吉想法让他宽心一点也无济于事。忽然，房门砰的一声被打开了，阿巴斯同另外一个人走了进来。兀鲁伯一看见他就怒火填膺，扑向阿巴斯，用拳击其胸。阿巴斯的同伴将他拉开，并从他的肩上拉掉他的阿尔泰皮大衣（Altai fur coat）。当阿巴斯出去取绳索时，哈吉却用锁链把门拴牢，并让兀鲁伯进行沐浴（洗手礼）。等阿巴斯回来时兀鲁伯已被捆绑起来，并被拉了出去，而哈吉与兀鲁伯的其他随从则躲起来了。阿巴斯把兀鲁伯安排坐在一盏点着的灯旁边，一剑就将其头颅砍落在地。

哈吉与伴当们返回撒马儿罕。他们是否把兀鲁伯的尸体也带去了，兀鲁伯于何时葬在何地，都未提及。另据道拉特·沙（Daulat Shah）说，兀鲁伯是在一条小河（或水渠）的旁边被杀的，时间为回历八五二年赖买丹月八日（1449年10月25日或27日）。[1]

[1] 以上据巴尔托里德《兀鲁伯及其时代》，载《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其后不几天，阿不都·剌迪甫又杀了阿不都·阿即思。

兀鲁伯这位不世出的君主和中亚一代大学者，在统治河中40年（1409~1449年）以后，就这样在其子阿不都·剌提甫的授意和宗教首领们的策划下被谋害了。

兀鲁伯之死不仅是他个人生命的终了，而是表示中亚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他死后中亚的局面一片混乱。他进行的天文学研究工作当然停止了，他的工作班子也散了。阿拉丁·阿里·伊本·穆罕默德·忽希奇离开了撒马儿罕，后于回历八七九年（1474年）死于君士坦丁堡。

阿不都·剌迪甫像其父兀鲁伯一样，也喜欢研究科学，如天文学和历史学。不过，他特别尊重那些宗教头目和德尔维希们，所以得到这些人的支持。但是，以前兀鲁伯的亲信、伴当和拥护者们发誓要为兀鲁伯报仇，认为这是他们的义务。河中的人民群众也不拥护阿不都·剌迪甫。这不仅因为他残忍好杀，无情地镇压任何反抗，而且一般人和士兵在他的统治下只有更苦。故弑父篡位的阿不都·剌提甫虽得势于一时，但在河中统治者的位子上也没有待多久。回历八五四年三月二十六日（1450年5月9日）傍晚，他从城南的花园到清真寺去，走到城壕边时被一个名叫巴巴·忽辛的人用箭射倒，其随从人员当即散去。刺客们一拥而上，把他的头颅砍下来，暴尸于兀鲁伯墓入口的拱门处。阿不都·剌迪甫在位仅有6个月的时间。

兀鲁伯的亲信们在刺杀了阿不都·剌迪甫，从而为兀鲁伯报了仇以后，就拥立另一个宗王阿不都剌[①]继承王位。这又引起宗

① 阿不都·剌迪甫以后的即位者，密尔宽德以为是巴八儿米儿咱，但一般认为在巴八儿之前为阿不都剌·米儿咱。阿不都剌是沙哈鲁之孙、亦不拉金之子。亦不剌金曾是设拉子地方的统治者，于1435年死。阿不都剌于回历八四六或八四七年（1443年）袭父位，镇守法尔斯。后为卜撒因所逐，逃到兀鲁伯的手下。故在阿不都·剌迪甫死后，诸臣拥护他即位。阿不都剌重新与卜撒因开战，败之。卜撒因向乌兹别克求援，乌兹别克的阿布勒海儿汗以兵助之，于回历八五五年（1451年）打败阿不都剌·米儿咱，杀之。

教界，特别是布哈拉宗教集团的反对。他们支持卜撒因向撒马儿罕进攻，其借口则是要为阿不都·剌迪甫报仇。但这次的进攻被打败，卜撒因向北方草原逃窜。他带领一支部队夺得北部边境的雅锡城（土尔克斯坦）。阿不都剌在1450~1451年派军前去围攻该城，未能得手，便率军亲征。卜撒因向乌兹别克人求援，阿布勒海儿汗趁机出兵南进，自雅锡经塔什干，至于忽毡。阿不都剌的军队从锡尔河撤退，阿布勒海儿汗与卜撒因紧紧追击，越过饥饿草原，与撒马儿罕方面的军队在1451年6月大战于设拉子村。乌兹别克人大获全胜，阿不都剌被敌人追及杀死。胜利者进入撒马儿罕城。卜撒因在乌兹别克人和宗教界的支持下遂于回历八五五年（1451年）登上了帖木儿朝的大位。但是，作为卜撒因的援助者，乌兹别克人在河中放肆抢劫，蹂躏撒马儿罕城。卜撒因付出很大的代价，几多周折才使乌兹别克人退去。

第二节　卜撒因企图重建帖木儿帝国的统治

新即位的帖木儿后王卜撒因（Sultan Abu Said Mirza），是在乌兹别克人和布哈拉宗教集团的支持下获胜的。作为帖木儿第三子米兰沙之孙，他虽然是名正言顺的即位者，但对于支持他的这两大势力却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为了争取钦察草原的乌兹别克人出兵，据说卜撒因曾亲自去拜访阿布勒海儿汗的斡耳朵，向这位汗跪拜请求。他夺得撒马儿罕以后，还在聚礼时以这位汗的名义讲道和铸造钱币。而攻入撒马儿罕的乌兹别克人则对该城进行了洗劫，掳掠子女玉帛。阿布勒海儿汗本人娶了兀鲁伯的女儿拉比亚公主为妻，并带了丰富的礼物而回。

卜撒因时期河中的宗教首领是舍黑·奥贝都剌，通常称之为和卓·阿赫拉尔。他是塔什干地方纳黑失班德派的代表，并同布

哈拉的宗教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巴尔托里德说："这位和卓是一个典型的依禅，是突厥斯坦的第一个苏非派。甚至对他进行歌颂的人，也承认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即使是神学也不懂。"他反对一切科学文化，使人民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卜撒因可能是在锡尔河流域过流窜生活时结识和卓·阿赫拉尔的。那时，卜撒因不过是一个前途未卜的无名之辈，而这位和卓却预言说他将来会作帝王，说他将要征服塔什干、撒马儿罕和呼罗珊，成为第二个帖木儿。因此，卜撒因和他的部属受了这位宗教领袖的鼓舞和激励，深信自己受到和卓的保护，一定能够战胜任何敌人。

卜撒因在夺取了王位以后，就把和卓·阿赫拉尔从塔什干请到撒马儿罕。"一切都服从和卓，绝对不违背他的教训和指示。"和卓·阿赫拉尔同布哈拉的宗教界既是兀鲁伯和一切科学的死敌，所以，他们庇护支持下的卜撒因也是以为阿不都·剌迪甫报仇的名义而进入撒马儿罕的。杀死阿不都·剌迪甫的人被拉到现场处死，并被焚尸。从此，兀鲁伯的40年的统治，终于被和卓·阿赫拉尔的40年统治所替代。这之后40年的特点是德尔维希主义的胜利，宗教狂热，迷信和愚昧无知，敌视一切科学文化，仇视异教和异民族。在这个时期，中亚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衰退了。

卜撒因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他不只是要夺取撒马儿罕的王位，而且想把中亚和西亚都统一起来，恢复帖木儿帝国的伟业。他既已占据河中，下一步就着手夺取沙哈鲁的首都赫拉特和整个呼罗珊地区。

早在沙哈鲁逝世以前，其次子伯升豁儿就以宰辅的身份管治过赫拉特。伯升豁儿之幼子速檀·马黑麻于1442年统治了苏丹尼叶、卡兹文、剌夷与古姆诸地。1446年，速檀·马黑麻反叛沙哈鲁，沙哈鲁在讨伐他的过程中病死于剌夷。以后，速檀·马黑

麻就占据了法尔斯，与阿拉德·倒剌一起进攻阿布勒·哈斯木·巴八儿，与之争夺呼罗珊。[1]巴八儿败走，马黑麻遂进据赫拉特。巴八儿因听说马黑麻所派的阿斯特拉巴德长官不得民心，便前去夺取其地，在徒思地方打败之。马黑麻率军来援，又打败巴八儿。巴八儿逃匿于亦马的堡，马黑麻返回伊剌黑。阿拉德·倒剌又前去夺取撒马儿罕。巴八儿遂在1452年乘虚复据赫拉特，进击阿拉德·倒剌于撒马儿罕，擒之，夺取巴里黑与塔里寒。

回历八五五年（1451~1452年），巴八儿驻于阿斯特拉巴德与布斯坦，速檀·马黑麻被迫退往波斯。二人议和，巴八儿前往马赞德兰，但马黑麻背约，率军侵入呼罗珊。巴八儿回师与战，擒杀马黑麻，并处阿拉德·倒剌以烙目之刑。行刑者未执行。阿拉德·倒剌在牙的格儿的援助下复叛，逃往黑羊朝只罕沙处，后死于回历八七五年（1470~1471年）。

卜撒因叛乱，巴八儿率军渡阿姆河，打败卜撒因，进入撒马儿罕，与卜撒因议和，相约以阿姆河为界，互换俘虏。回历八五七年一月四日（1453年1月15日），巴八儿退回赫拉特。

1454年，巴八儿想夺取撒马儿罕，未果。回历八六一年（1456年11月12日）返回徒思。同年四月二十五日（1457年3月23日），巴八儿得暴疾死。其子沙·马合木仅12岁，须同卜撒因竞争。卜撒因乘机进军赫拉特，该城居民出城迎接。卜撒因遂将其首府移至赫拉特。

据说，卜撒因在夺得赫拉特以后，进行了无情的屠杀，其残忍程度甚至超过了帖木儿。如年老的皇太后高赫儿·莎被指控欲召阿剌德·倒剌之子亦不剌金前来夺位，因而被卜撒因下令处死。为军队收税的和卓·穆伊祖丁和钱币兑换员舍黑·阿黑马，因被控勒索与受贿，一个被用锅煮死，一个被剥皮。

① 巴八儿是伯升豁儿之子，沙哈鲁之孙。兀鲁伯死后，巴八儿据有呼罗珊全境。

至此，卜撒因就成了既是河中又是呼罗珊的统治者。下一步他就着手恢复帖木儿帝国。卜撒因也在一切方面都仿效帖木儿，他给自己的儿子们命名，也用帖木儿的子孙们的名字。据说卜撒因有十个儿子：长子名速檀·阿合马，后领有河中；次子名速檀·马黑麻，是用的帖木儿之孙（只罕杰儿之子）的名字；三子速檀·马合谋，分得阿斯特拉巴德，以后占据喜萨尔；四子乌马儿·沙黑，与帖木儿的次子同名，分得费尔干纳之地；第五子速檀·木剌德，分得坎大哈等地；第六子速檀·瓦剌德，情况不清楚；第七子兀鲁伯，与沙哈鲁的长子同名，分得喀布尔及其周围之地；第八子阿不别克尔，与米兰沙之长子同名，分得八答黑商之地；第九子速檀·哈里勒，与帖木儿死后河中的即位者同名，分得赫拉特；第十子沙哈鲁，竟取了帖木儿以后那位著名的哈烈国君主的名字。

卜撒因也像帖木儿那样实行封建的采邑制。各个王子在自己的领地内自行征税，犹如独立的君主。各地宗王互相争战，追逐王位，也经常威胁着卜撒因。所以，中亚始终不是一个集中统一的国家。如在1461年，在河中就发生了由阿不都·剌迪甫的儿子马黑麻·朱基发动的叛乱，迅速占领了费尔干纳的主要城镇西犍（阿黑昔）、塔什干、沙鹿海牙、赛兰等地。卜撒因出兵前去镇压，对朱基占据的沙鹿海牙进行了长期的围攻。但因这时速檀·忽辛袭击阿斯特拉巴德，卜撒因只得与朱基议和，往救阿斯特拉巴德，而速檀·忽辛却先期离去。次年（1462年）2月28日，他再次从赫拉特前往镇压马黑麻·朱基，对沙鹿海牙的围攻延续到1463年。是年11月24日朱基投降，卜撒因将其带回赫拉特加以囚禁。1464年，朱基死于狱中。就是在卜撒因围攻沙鹿海牙的期间，卜撒因将费尔干纳赐给了乌马儿·沙黑的。

统一中亚的下一个目标是八答黑商。八答黑商地区，僻远险峻，不易遭到外来的袭击，故成吉思汗和帖木儿都未曾征服

其地。当地有一个地方王朝，其王自称为亚力山大的后裔。这时，这个王朝的代表是沙·速檀·马黑麻。[①]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卜撒因，生子阿不别克儿。卜撒因想夺取其领土，派军进攻八答黑商。沙·速檀·马黑麻投降，并亲自来赫拉特朝见卜撒因，而其子则逃奔喀什噶尔。卜撒因把八答黑商地区分给阿不别克儿。后沙·速檀·马黑麻之子从喀什噶尔返回，逐阿不别克儿。卜撒因大怒，于1466年再次出兵征服八答黑商，将其王室成员全部处死。从此，八答黑商也就成了卜撒因的属地。但阿不别克儿后来被自己的兄弟、喜萨尔的统治者速檀·马合谋所逐。

当时河中地区经常遭到东面蒙兀儿人的进攻，这使卜撒因不能为了扩展领土而去远征伊拉克。米儿咱·海答儿说："（卜撒因）占领了呼罗珊，他还打算把伊拉克据为己有，但是，由于也先不花汗窥伺于后，使他不能离开本土作这种远征。"[②]为此，有必要先叙述一下蒙兀儿斯坦的情况。

蒙兀儿斯坦自羽奴思汗出走，又被兀鲁伯送往伊朗以后，遂由也先不花汗进行统治。杜格拉特部异密赛亦德·阿里则收复了喀什噶尔。早在兀鲁伯同他的儿子斗争的时期，也先不花汗就乘机侵掠费尔干纳，至于杏仁村。[③]他攻下费尔干纳，将所有

---

① 沙·速檀·马黑麻的家族，自称是亚力山大的后裔。《拉失德史》中文版曾经记述这个传说："沙·速檀·八答黑失，是昔干答儿·速勒哈南（即马其顿亚力山大）和膀力古思·鲁米（即膀力普）家族的后裔。……从昔干答儿一直到沙·速檀·马黑麻时代，从没有人攻击过八答黑商。他们就这样世代相沿地承袭着王位。"（第1编，第316~317页）这个传说显然是无稽之谈。八答黑商地区，尽管"僻远险峻"，只是不易遭到外来的袭击，不能说绝对没有受到过外来的进攻。故巴尔托里德在他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一书中说："米儿咱·海答儿的这句话有些言过其实。"他在其为《伊斯兰百科全书》写的"八答黑商"条说，关于这个王朝起源于亚力山大大帝的传说，最初是见于《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穆斯林作者常提及之。这即是说，此传说不见于13世纪以前。八答黑商只是极少遭到外来的侵略，通常是享有政治上的自治的（见《巴尔托里德文集》，第3卷，第345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②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83页。

③ 杏仁村，为忽毡属地。"其地杏仁极好，因之而得名。"见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居民俘虏。速檀·卜撒因·米儿咱在夺得撒马儿罕的王位以后，就率军去进攻也先不花汗。在养夷（即塔拉斯）以远蒙兀儿斯坦境内的阿斯帕拉，他打败了也先不花汗。[①]

卜撒因在统一了呼罗珊以后，这时也先不花汗又来进攻安集延。卜撒因任命米儿咱·阿里·忽丘克为安集延监治官，设防驻守。但也先不花汗的军队将安集延重重包围，从各方面挖地道进攻，迫使守将乞降。也先不花汗占领整个安集延，然后退去。[②]

以上情况说明，卜撒因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完全消除游牧的蒙兀儿人对河中农业地区经常进行袭击的危险。因为，“他如果出兵蒙兀儿斯坦，也先不花必然会退到最远的边疆去，那是撒马儿罕军队无法追击的；而在撒马儿罕的军队撤回时，也先不花又会回过头来尾随追击。再者，经常派人去对抗也先不花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位汗的兵力和人数一般说来决非他所派去的异密所能抵御”。[③]

卜撒因既没有能力彻底打败蒙兀儿人，以消除后顾之忧，就想出另外一个办法来，即派人去伊朗把羽奴思汗请回来，把他送到蒙兀儿斯坦去同其弟也先不花汗相对抗。

前章已经讲过羽奴思汗被沙哈鲁送到伊朗的情况。他在那里作了耶思德人大毛拉歇里甫丁的学生。在歇里甫丁教导下，与伊朗学者们广泛交往，学到丰富的知识和技艺，因而获得羽奴思大师（Ustad Yunus）的称号。卜撒因把羽奴思汗请到撒马儿罕后，在鸾园宫加以款待。他对羽奴思汗说：“当年异密·帖木儿第一次远征的时候，他麾下的将领并没有把他奉为国君。这些将领对他说：‘请立能正名分而孚众望的汗。’于是异密·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80~81页。

③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 81 页。

帖木儿就拥立锁咬儿哈的迷失汗，这样，诸将领才臣服。所有的敕令都以这位汗的名义颁发，但异密·帖木儿对他防范极严。这位汗死后，他的儿子速檀·马哈木汗被拥立即位。但是，从异密·帖木儿掌权时期到米儿咱·兀鲁伯掌权时期，这些汗的权力都只是徒有虚名；到我这个时期，这些汗一般说来都成了撒马儿罕之囚。我自从即位以来，令行禁止，天下无与抗衡，根本不需要这种汗了。现在，我为你脱下贫穷的布衣，加上君王的锦袍，送你回故土，但你要遵守如下的条件，将来你不能像你的祖先那样说：'异密·帖木儿及其家族世代都是我们的臣属。'虽然以前确是如此，而现在一切都有了变化，我已应天承运为帕的沙（意为皇帝），因此，如果你愿意臣服于我，就必须自称臣仆。"[①]羽奴思汗接受了上述条件，带着部众回蒙兀儿斯坦与也先不花汗作对去了。数年后，卜撒因又为其三个儿子娶羽奴思汗的女儿为妻，以固盟约。其目的是要利用羽奴思汗来阻止和抑制蒙兀儿人对河中的进攻。而这位在伊朗长期受过伊斯兰教育的羽奴思，是不会与帖木儿朝境内的穆斯林为敌的，何况他已宣誓作了卜撒因的臣仆。

在东面稍微平静以后，卜撒因便陆续扩张领土，渐据有呼罗珊、巴达赫善、喀布尔和坎大哈等地，而与伊剌黑、印度两地相接。

羽奴思汗约在1456年回到蒙兀儿斯坦。各地的蒙兀儿异密前来归附。他们是：密尔·哈林·巴儿的、洪吉、伊塞克湖附近密尔·皮儿·哈克·巴儿的之侄密尔·亦不剌金。当时也先不花已撤至阿克苏。羽奴思汗率部进攻喀什噶尔，也先不花汗发兵往救。在喀什噶尔去阿克苏方向三程处的廓沙尔地方，羽奴思汗被也先不花汗和赛亦德·阿里的联军击败，其部众如鸟兽散，不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83页。

得不又去投靠卜撒因。他向卜撒因恳求说："请给我一个大州作为采邑，以便激励蒙兀儿人的信心。"于是，卜撒因就将安集延的邻区哲德干给了他，其地在费尔干纳与七河的边界上。羽奴思汗前往该地，原先散去的蒙兀儿人又来投效于他。

1462年，蒙兀儿斯坦的也先不花汗死去，其子笃思忒·马黑麻即位[①]，统治蒙兀儿斯坦的东部地区。其西面与河中相接的地区，则是羽奴思汗的势力范围。这对于卜撒因是比较有利的。因曾经发誓臣服于卜撒因的羽奴思汗，对帖木儿朝一般是采取友好的态度，故卜撒因在对西波斯进行扩张时得以免除后顾之忧。

蒙兀儿斯坦的另外两起重要事件是瓦剌人的活动和哈萨克人的起源。

《拉失德史》谈到，早在歪思汗时期，瓦剌人就已经进入蒙兀儿斯坦，并屡与歪思汗作战，歪思汗被迫西迁。到15世纪50年代，瓦剌人西进达到了今哈萨克斯坦的东南部。1452年，瓦剌人进攻到了楚河。当时也先不花汗因为忙于喀什噶尔方面的事务，没有对瓦剌人进行抵抗。1457年，瓦剌人又出现于锡尔河上。他们的首领名叫乌兹·帖睦儿·台吉[②]。库希斯坦人马素德·本·乌斯曼所著的《阿布勒海儿汗史》曾经谈到瓦剌人对锡尔河城镇的进攻。他说："当他们到达楚河河畔时，就把家属、行李、辎重留在那里，并继续向前进攻。"瓦剌人在昔格纳克附近的可克·喀尚不远处，击溃了乌兹别克的阿布勒海儿汗的军队，又抢劫了土尔克斯坦（雅锡城）、沙鹿海牙、塔什干和赛兰等地，然后返回。这位作者又说："同阿布勒海儿汗缔结和约后，乌兹·帖睦儿·台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88页。

② 此名不见于汉文史料。霍渥斯说此人即《蒙古源流》中提到的卫拉特右翼丞相帖睦儿。见霍渥斯《蒙古史》，第2部分，第2分册（Henry H. 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art Ⅱ, Division Ⅱ），第688页。

吉就取道赛兰去楚河，那里留着他们的眷属和行李。然后，瓦剌人就从楚河河畔返回准噶尔故地。”这说明，当时瓦剌人对锡尔河流域只是进行了袭击，并没有长期占有那些地方。

尽管有瓦剌人的袭击，中亚北部草原地带仍然是处在阿布勒海儿汗的强有力的统治下。正如米儿咱·海答儿所说的：“那时候，阿布勒海儿汗在钦察草原享有极大的权力。”[①]这位作者还谈到了哈萨克人，后来的研究者们认为他的这些记载是关于哈萨克族起源的极为珍贵的史料。他说：“当阿布勒海儿汗君临整个钦察草原时，他企图把术赤系的一些速檀除掉，因为他发现这些人怀有异志。克烈汗和扎你别汗察觉了阿布勒海儿汗的企图以后，就同其他若干术赤系的速檀一起逃亡到蒙兀儿斯坦。”[②]当时蒙兀儿汗是也先不花，他“极为优礼地接待了他们，并把库齐八失给了他们。这地方在蒙兀儿斯坦西境靠近楚河处。于是他们就太平安乐地住在那里”。[③]他们就是历史上最早的哈萨克人。根据《拉失德史》的这一说法，可知，哈萨克人原来是阿布勒海儿汗及术赤后裔统治下的乌兹别克人的一部分。所以有的书上也有称为“乌兹别克·哈萨克”的。“哈萨克”这个字有“逃跑者”、“抢劫者”等类的意思，如歪思汗脱离其伯父失儿·马黑麻·汗，去从事掠夺的生涯，就被称为哈萨克。[④]

起初，哈萨克似乎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族名。[⑤]前苏联历史家伊凡诺夫说：“无论在人种方面，或是在社会生活的特征方面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82页。

②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272页。

③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82页。

④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60页。

⑤ 在此以前，即在沙哈鲁时期，已经见到有哈萨克人的称呼。如阿不都·剌匝克就记载，在沙哈鲁时，哈萨克人曾袭击阿斯特拉巴德。沙哈鲁不得不派遣军队经常冬天驻扎在该地，以防止哈萨克人之来袭（参看巴尔托里德：《中亚史研究四种》，英文版，第2卷，第108页，密诺尔斯基英文版，莱登1958年版）。

迁来蒙兀儿斯坦的哈萨克人同那一部分仍然留在原地的乌兹别克群众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①]形成为现在的哈萨克族和乌兹别克族两个不同的民族，乃是后来的事。

至于西部波斯的广大地区，当时已落入到黑羊朝的统治之下。1458年，黑羊朝首领只罕沙曾向东进攻呼罗珊，为卜撒因所败。达姆甘与剌夷之间的西模娘地方被认定为帖木儿朝同黑羊朝之间的边界。但只罕沙在国内却遭到底牙儿别克儿地方白羊朝土库曼人的反对。1467年，只罕沙进攻底牙尔别克的白羊朝，兵败，返回其旧都。回历八七二年四月十二日（1467年11月10日），只罕沙为白羊朝的乌宗·哈三[②]所袭杀，其子哈散·阿里袭位，求救于卜撒因。

白羊朝过去一直是帖木儿朝的同盟者。其首领乌宗·哈三以为，他消灭了黑羊朝，一定会得到卜撒因的更深的友谊。可是，卜撒因却应哈散·阿里的请求向只罕沙宣战。他分派军队据守法尔斯等地，而自率大军越过阿塞拜疆，进攻白羊朝的大本营卡拉巴。乌宗·哈三坚壁清野以抗敌军。卜撒因在天气严寒的情况下得不到粮秣，军心不稳，无心为战，在溃逃的过程中被乌宗·哈三的两个儿子所擒，其军队被彻底击溃。乌宗·哈三把卜撒因交给了高赫儿·莎之孙牙的格尔。牙的格尔援用伊斯兰法允许血族复仇的先例，于回历八七三年七月二十五日（1469年2月7日）

① П.П.伊凡诺夫：《中亚史纲要（16世纪~19世纪中叶）》，俄文版，第38页。

② 乌宗·哈三，生于1425年，早年为底牙尔别克君主，娶特列汾宗德的希腊皇帝迦罗若望（Kalo Joannes）的公主德思皮纳（Despina Khatun）为妻，生有一子三女。一女名马尔塔（Martha），嫁沙黑·海达尔。沙黑·海达尔生萨非王朝的创立者沙·伊斯迈耳。乌宗·哈三即位之初，诸兄弟与之争位。回历八六一年（1456~1457年），乌宗·哈三在幼法拉底河击败其兄弟只罕哲儿与只罕沙的联军，声威大振。以后数年，灭黑羊朝，卜撒因亦败亡。于是，乌宗·哈三遂统治了全波斯之地。他又与奥斯曼帝国相争，并侵入格鲁吉亚，取第比里斯，迫使其入贡。死于回历八八二年（1477~1478年）。（参看布哇：《帖木儿帝国》，冯承钧译，第179~18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将卜撒因杀死，为其祖母报仇。卜撒因在位14年，享年42岁。

卜撒因死后，整个西伊朗就落入白羊朝的手中。乌宗·哈三及其后裔统治了大不里士、巴格达、设拉子、伊斯法罕、苏丹尼叶、剌夷与起儿漫等地，直到其被萨非王朝所代。[①]

就在卜撒因死前一年（1468年），乌兹别克的阿布勒海儿汗亦死。[②]其后，乌兹别克部落大乱。哈萨克人继续得到发展。草原地区游牧民族势力的扩大，更加严重地威胁到河中帖木儿朝的安全。随着乌兹别克人的南下，蒙兀儿人的没落，哈萨克人和柯尔克孜人的兴起，中亚的帖木儿朝也就走向灭亡。

第三节　呼罗珊的帖木儿后王速檀·忽辛·拜哈拉

在卜撒因覆亡以后，其他的帖木儿后王立即开始争夺呼罗珊。在这一斗争中最后获得了胜利的是速檀·忽辛·拜哈拉（死于1506年5月4日）。

① 乌宗·哈三有五个儿子，长子哈里勒，其余四子为：马克苏德·别克；雅古柏；马昔赫·别克；玉素甫·别克。乌宗·哈三死后，哈里勒即位。他为政暴虐，杀害自己的弟弟马克苏德，诸弟反抗，在第比里斯将其打败，哈里勒被其弟雅古柏所杀，时在回历八八二年（1477~1478年）或回历八八四年（1479年）。雅古柏原奉命镇守美索不达米亚与底牙尔别克，杀哈里勒而即位，在位13年，与奥斯曼帝国苏丹拜牙即二世修好。雅古柏死于回历八九六年（1490年11-2月间）。其子拜孙豁儿与马昔赫争位，拜孙豁儿杀马昔赫自立。拜孙豁儿于回历八九七年（1491年）被鲁思檀·米儿咱所杀；鲁思檀即位，在位五年半。回历九〇二年，鲁思檀为阿赫默德·别克所败，逃往格鲁吉亚，为人所杀。阿赫默德在位约一年，玉素甫·别克之子阿尔文德·米儿咱继立，于回历九〇七年（1501年）为沙·伊斯迈耳所败，死于回历九一〇年（1504年）。白羊朝最后的君主是雅古柏之子穆拉德，在回历九〇九年（1503年）为沙·伊斯迈耳所废（一说是在回历九一四年或九一五年/1508~1510年）。白羊朝遂亡。

② 霍渥斯《蒙古史》（第2部分，第2分册，第690页，伦敦1876年英文版）说，阿布勒海儿汗死于回历八七四年（1469年），享年57岁。但巴尔托里德说他是卒于1468年（鼠年）。（见《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2分册，第490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今从其说。



速檀·忽辛·拜哈拉以回历八四二年一月（1438年6月）生于哈烈。[1]他是满速儿之子，拜哈拉之孙，乌马儿·舍黑之曾孙。乌马儿·舍黑则是帖木儿之次子。[2]其父于回历八四九年（1445年）去世。他在回历八五六年（1452年）14岁时，经其母亲的允许，曾去巴八儿（Abu Kasim Baber）的手下效力。巴八儿死后，他又投奔到谋夫地方的统治者穆伊祖丁·桑扎儿的门下，娶其女别喀·速檀·别昆，生长子巴的斡思扎蛮。

桑扎儿闻巴八儿之子沙·马合木为阿拉德·倒剌所败，便亲自前往马什哈德城。速檀·忽辛·拜哈剌就乘机于回历八六一年八月（1457年6月）叛离桑扎儿，夺取其政权。但因百姓不服，速檀·忽辛乃出走。桑扎儿追之，速檀·忽辛逃匿于草原中达数月之久。次年（回历八六二年/1458年），他反攻击败敌军，但欲与桑扎儿议和，桑扎儿不许。速檀·忽辛因从者渐多，乃进攻阿斯特拉巴德，于回历八六四年十二月十日（1460年9月26日）攻克该城，驱逐了土库曼人。时河中的统治者卜撒因有遭到土库曼人袭击的后患，想利用速檀·忽辛·拜哈拉，只好容忍他的行为。

15世纪60年代，希瓦地方的居民反抗卜撒因任命的长官，故速檀·忽辛·拜哈拉乘机占据了花剌子模，自立为君。因此，速檀·忽辛与卜撒因就屡次发生战争。卜撒因借口有盗匪骚扰，前来进攻，速檀·忽辛被迫弃阿斯特拉巴德出走，逃往草原，与两个乌兹别克部落结盟。回历八六五年八月（1461年5~6月），他收复阿斯特拉巴德，并进一步围攻赫拉特。卜撒因领兵前来支援，速檀·忽辛乃又被迫退往阿瓦克。

回历八六八年（1463~1464年），速檀·忽辛与卜撒因战于脱尔失斯，失利，退走花剌子模草原。但希瓦发生动乱，花剌子

① 速檀·忽辛之母为燕只吉台部人，名忽特鲁格·速檀·别昆。他有一兄，名拜哈剌·米儿咱，镇守巴里黑。

②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25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模被当地异密奴儿·赛德夺去。速檀·忽辛无力镇压，就退往钦察草原，以便从那里反攻花剌子模。1468年，他去向乌兹别克的阿布勒海儿汗求援，但这位汗刚好在这时病逝，乌兹别克军大乱散去。速檀·忽辛又不得不与从者三十骑出走。

在卜撒因去远征西波斯时，速檀·忽辛·拜哈拉乘机占据呼罗珊。1469年3月10日，卜撒因的死讯传来，速檀·忽辛·拜哈拉立即进据赫拉特城。3月17日，该城穆斯林在聚礼讲道（虎土白）时既念速檀·忽辛·拜哈拉的名字，也念他的兄弟们的名字。可是，再过一个星期（即在下一个聚礼日时），就只念速檀·忽辛·拜哈拉一个人的名字了。在这之前不几天，亦黑迪牙儿丁堡的司令官曾进行反叛，速檀·忽辛·拜哈拉被迫从赫拉特撤出。但到回历八七三年九月十日（1469年3月25日），他又正式进城，正式即位，继承卜撒因的君位，并娶卜撒因之二女失赫儿·巴奴·别昆与巴颜德·速檀·别昆为妻，任命密儿·阿利·失儿为掌玺大臣。

从以上的时间进程看，速檀·忽辛·拜哈拉夺得王位是相当迅速的。正因为事变的进程如此之快，所以在他即位以后各地宗王仍有继续进行反抗的，甚至到赫拉特来夺位。最突出的是牙的格尔·穆罕默德·米儿咱（沙哈鲁的后裔）之乱。

牙的格尔是沙哈鲁次子伯升豁儿之孙，曾在黑羊朝土库曼首领只罕沙的手下效力。只罕沙死后，他前来夺取呼罗珊。回历八七四年三月四日（1469年9月12日），速檀·忽辛·拜哈拉命阿利·失儿·纳瓦依留守赫拉特，亲自率军讨伐牙的格尔，在马什哈德西北的察拉兰将其打败。[①]牙的格儿败走。

这时前后，赫拉特的居民曾进行反抗官吏暴政的斗争，军队中也发生了叛乱，而牙的格尔又在土库曼人的支持下前来进攻撒布扎瓦尔。所有这些，都迫使速檀·忽辛·拜哈拉离开首都。回历八七五年一月六日（1470年7月5日），牙的格尔遂在赫拉特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25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继王位为呼罗珊的君主。

随同牙的格尔一起来到赫拉特的有许多土库曼人和他们的首领。阿塞拜疆的土库曼族异密把持一切，压迫人民。而且传说牙的格尔信奉什叶派，也引起当地逊尼派穆斯林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速檀·忽辛·拜哈拉采纳密儿·阿利·失儿·纳瓦依的建议，率领850人反攻赫拉特。速檀·忽辛·拜哈拉的军队一清早包围了牙的格尔所据守的堡垒。纳瓦依执剑代杖，爬进堡内，发现牙的格尔尚在睡梦中。阿利·失儿·纳瓦依手擒牙的格儿，将其带至速檀·忽辛·拜哈拉前。速檀·忽辛·拜哈拉下令将其处死，时在回历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三日（1470年8月21日）。

在消灭牙的格尔以后，速檀·忽辛·拜哈拉遂在赫拉特重登王位。但速檀·忽辛·拜哈拉又遭到速檀·马合谋的反对。速檀·马合谋是卜撒因的第三个儿子，起初受封于阿斯特拉巴德。卜撒因死后，他即去呼罗珊，被驱逐，乃退往撒马儿罕。他在那里待了几个月后，又去喜萨尔，与当地长官康巴尔·阿利·伯克会合。是后，他就占有了卡赫卡（库赫鲁噶）与库赫坦山以南呾密（帖尔美兹）、石汗那、喜萨尔、珂咄罗、昆都士和八答黑商等（直到兴都库什山）诸地区，[①]并进据巴里黑，以与速檀·忽辛·拜哈拉相对抗。速檀·忽辛进军讨伐，在希巴尔杆和俺都淮附近的契克曼·撒莱地方将其击败，[②]收复了巴里黑，命阿赫默德·穆什塔克镇守其地。速檀·忽辛于回历八七六年一月（1471年6月）返回赫拉特。于是，他就任命阿利·失儿·纳瓦依为大异密，位在诸大臣之上。五年以后，纳瓦依卸任。回历八八四年（1479~1480年）巴里黑长官阿赫默德·穆什塔克叛，速檀·忽辛率军讨击，阿赫默德·穆什塔克请罪获宥。同年7月，任命阿利·失儿·纳瓦依为赫拉特长官。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44~4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25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卜撒因的另一个儿子阿不别克儿，在1479年占据阿富汗的北部。速檀·忽辛·拜哈拉出兵对其进行突然袭击。阿不别克儿败，向阿斯特拉巴德方向逃走，于古尔甘河附近被追兵所杀，传首于赫拉特。经过这一系列同卜撒因诸子的斗争，速檀·忽辛·米儿咱终于巩固了在呼罗珊的统治。他的疆土，“东为巴里黑、加兹尼，西为比斯坦姆与达姆甘，北为花剌子模，南为坎大哈与锡斯坦”。[①]速檀·忽辛·拜哈拉所统治的国家，同卜撒因的后裔统治的河中，可以说是原帖木儿朝的一分为二。

卜撒因的儿子、继为撒马儿罕君主的速檀·阿合马，虽曾率军五万前来夺位，但未成功。速檀·忽辛·拜哈拉终于还是保住了自己的王位和国土。

以后，呼罗珊经过了十多年的和平安定时期。在这个时期，赫拉特和整个呼罗珊地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是相当繁荣的。所以，历来的历史家对这段历史和速檀·忽辛·拜哈拉这个人的评价都是比较好的。速檀·忽辛·拜哈拉被称为沙哈鲁以后最文明的一个君主。在他的统治下，赫拉特又成为学者、文人和艺术家的荟萃之地。正如穆罕默德·阿里说的：（他在位时期）“是阿富汗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无论从文学的角度，或从艺术的方面看都是如此。”[②]有的把当时的赫拉特比作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佛罗伦萨。[③]巴布尔甚至说：“在这个可居住的世界上，还没有其他的城市[④]能与赫拉特相比。在速檀·忽辛·米儿咱当政时期，由于他英明的治理和努力，赫拉特城的繁荣与美丽，〔比过去〕增长了十倍，甚至二十倍。”[⑤]又说：“速檀·忽辛·米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25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穆罕默德·阿里：《阿富汗文化史》（Mohammed Ali, A Cultural History of Afghanistan），第188页，喀布尔1964年版。

③ 格鲁塞：《草原帝国》，英文版，第465页。

④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29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⑤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28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儿咱的时代，是一个奇怪的时代。呼罗珊，特别是赫拉特城，人才荟萃，充满了学者和无与伦比的人物。每一个干事的人都打算和希望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①]无怪乎当时和后代的历史家，都称颂速檀·忽辛·米儿咱这位最后繁荣了伊朗文化的帖木儿朝的伟大君主。

速檀·忽辛·米儿咱也是一个诗人，并很有学问。他有诗才，甚至编了一本诗集。他用突厥文（察合台文）写诗。他的某些诗写得不坏，但通通是一个格律。他是一个英勇果敢的人，不止一次地亲自执剑上阵。在帖木儿的后裔中，像他这样的还未见有过。速檀·忽辛·米儿咱虽文武双全，但耽于酒色，溺于逸乐。他在夺得王位以后的六七年中曾戒酒，而在以后便沉湎于酒。在统治呼罗珊的差不多40年中，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在中午礼拜以后饮酒。上行下效，成为风气，以致他的儿子们、士兵们和市民们也都是这样不停地饮酒取乐。速檀·忽辛·米儿咱到老年时，须发皆白，仍然穿着红红绿绿的绸缎衣服。他还养鸽斗鸡，以此取乐。所以，巴布尔说：“在他一旦据有了赫拉特这样的城镇时，他惟一的事情就是日夜无休地享受与取乐；他手下的仆役和跟班，也没有一个不是如此。由于他不再过艰苦的日子，也不再经受行军作战之苦，所以，他的扈从和领土也就自然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而不是扩大。”[②]

协助速檀·忽辛·米儿咱进行统治并且对当时文化艺术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的是著名的诗人密儿·阿利·失儿·纳瓦依。纳瓦依出身于察合台人中的巴鲁剌思部，祖父、父亲都是富有的贵族。他与速檀·忽辛“在童年时同窗读书，当时即已成为亲密好友”。后来，又都在巴八儿的手下效力。巴八儿于1456年死后，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28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25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纳瓦依曾在马什哈德及赫拉特就学，“不知因何过失，被卜撒因逐出赫拉特。他就前往撒马儿罕”。速檀·忽辛夺得王位后，纳瓦依就返回首都赫拉特，受到这位君主的宠信。起初，纳瓦依为掌玺大臣，以后又在1427年2月为大异密。他成了赫拉特朝廷的重要人物。纳瓦依居官廉正，关心人民疾苦，而自己则一直过着清苦的生活，既无妻室，又无儿女，保持自我克制。所以，无论在当时和后代他都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在速檀·忽辛·米儿咱外出或征战时，总是纳瓦依管治着首都赫拉特。这个著名的文化城，早在沙哈鲁的时代，就是繁华富丽，建筑如林。这里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许多书法家在此抄写书籍，有装帧艺术家在那里进行装订，工笔画家为书籍插图，还有版本鉴定专家、语言学家、镀金的工匠等参加工作，以生产各种珍贵版本的书籍。同时，赫拉特也是手工业艺术品生产的中心，如纺织、镶金、镶银、打制珠宝首饰、瓷器上釉彩等。有一个画家，名叫哈吉·穆罕默德，曾从事瓷器的制作。经过长期的实践，他造出的瓷器与中国制的瓷器很相近，只是颜色没有那么好。纳瓦依在赫拉特和其他城市兴建了许多建筑物，如赫拉特的礼拜寺、宗教学校、旅馆、公共澡堂等，都是很有名的。

纳瓦依不但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诗人。他在突厥文诗中的地位同扎米在波斯文诗中的地位相当。他用察合台文（突厥文）写诗，使作为文学语言的察合台文达到了成熟的阶段，而这种语言实际就是安集延通用的那种语言。巴布尔说：“安集延人全是突厥人，在城镇里和集市上无人不懂突厥语。人民的口语同文学语言相似，所以，尽管密尔·阿利·失儿·纳瓦依是生长于也里（赫拉特），但他的作品都是用这种语言写的。”[①]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按：纳瓦依从未到过安集延。

又说："自他用突厥文写诗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写得他那么多那么好。他写了六本诗集，……还编撰了四部噶泽拉体诗集。……他还有写得很好的柔巴依（四行诗）。……他还编撰了一本波斯文的诗集；他在写波斯文诗时用'法尼'为笔名。……在音乐方面，他作过些好的曲子（nima），其中有极好的歌曲和前奏曲（nakhsh upeshrau）。"[①]纳瓦依在文学和艺术上的成就是对世界文化宝库的重大贡献。

纳瓦依对科学家和艺术家非常关怀，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保护。例如："琵琶手库耳·穆罕默德大师、吹笛手舍黑·奈伊（Shaikh i nayi）、琵琶手胡赛因（Husainaudi），都是由于他的帮助和支持，才得以显身扬名。毕赫扎德大师和沙·穆扎法尔也是由于他的关怀和努力才得以在绘画方面取得这么大的成就"。[②]这说明纳瓦依不但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而且还是一个对学术、文化、艺术予以支持和保护的人。他的这种态度对帖木儿朝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著名画家毕赫扎德，本名喀马鲁丁，于1440年生于赫拉特。年轻时丧失父母，跟随著名画家米拉克·阿恰学习，爱好工笔细画。速檀·忽辛·米儿咱和纳瓦依发现他这个人才以后，就给以保护和赞助，后来又任命他为赫拉特艺术科学院院长。毕赫扎德在这里创作了他的一些最好的工笔画。他的画显然受到中国画的深刻影响。如他的画用细线条，双钩，极像中国的作品。有的画还画龙、花鸟和一些神话中的动物等作装饰用。在帖木儿朝灭亡后，萨非朝的沙·伊斯迈耳把他请到大不里士，任皇家图书馆馆长。因此，毕赫扎德的工笔画又对西波斯的艺术家产生了影响。同时，他的画还影响到印度。莫卧儿朝的贵族把他列于印度艺术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268-26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26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家之前。毕赫扎德到70岁时还画了一幅描写骆驼战的美妙的工笔细画。莫卧儿朝皇帝胡马雍曾邀请他的学生密儿·赛伊德·阿力去印度。正是此人奠定了印度莫卧儿派艺术的基础。

波斯诗人扎米（全名为奴鲁丁·阿不杜尔·拉赫曼·扎米），1414年11月7日生于赫拉特附近的扎姆村，1492年死于原出生地，享年78岁。他被认为是用波斯文写作的最后一个古典诗人，也是一个学者和神秘主义哲学家、赫拉特的纳黑失班德派的首领。他同河中地区的和卓·阿赫拉尔的追随者有着良好的关系。米儿咱·海答儿称他是“速檀·忽辛时代最伟大、最优秀和最有学识的圣者和精神导师”。[①]扎米曾编成46部著作，其内容包括抒情诗、浪漫主义叙事诗、阿拉伯文法、散文、音乐、苏非派圣徒传以及古兰经的注释等。扎米在世时受到当代人的尊敬。速檀·忽辛·米儿咱也很尊重他。纳瓦依是他的朋友和保护者，并且曾为他编写传记。

这个时期著名的历史家是密尔·宽德。他写的《乐园》一书，被认为是关于这个时期波斯和中亚历史的惟一史料。密尔·宽德的父亲赛伊德·包尔汉丁是布哈拉人，后迁居于赫拉特，卒于其地。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赫拉特度过的，也受到纳瓦依的保护。最后，他于1498年6月22日死于该城，享年66岁。《乐园》一书分为七卷。最后两卷讲的是作者本人所属的时代的历史，最有价值。如第六卷叙述帖木儿及其后继者，到1469年止。第七卷全是讲速檀·忽辛·米儿咱时期的事，一直讲到密尔·宽德死后数年。据认为，这一卷是由密尔·宽德之孙宽德·密尔续编而成的。巴尔托里德说，该书的地理附录也是由宽德·密尔最后重编的。《乐园》一书曾在1854年以原文在孟买和德黑兰印行。1842年在君士坦丁堡曾出过土耳其文译本，也出过英译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194页。

本。宽德·密尔最早也是纳瓦依的随从人员，是由于这位异密的培养而成为一个历史家的。

除了以上几个突出知名的以外，纳瓦依手下的哈吉·穆罕默德也是一个画家，善画人物。当时的书籍都是用手工抄写的，而不是印刷，故有许多书法家在图书馆工作。如著名的速勒坦·阿里和他的学生密尔·阿利·梅吉农，前者曾为速檀·忽辛与纳瓦依抄了许多书，书法精美，成为一种艺术品；后者，亦名拉非基，在书法艺术上也达到很高的成就，其精美程度，亦如其师。速檀·忽辛·米儿咱手下有一个人，名叫马黑麻·阿力，别名噶里比，是一个用突厥语写作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个音乐家和书法家。还有一个人，名叫巴纳伊，是一个诗人和历史家。纳瓦依说，他是一个有高度文才的学者，“在各门学问中都独步于一时”。他出身于中产阶级，与纳瓦依不和，后去河中，死于1512年。总之，赫拉特当时是中亚和伊朗的人才集中之地。其他优秀的学者、文人和艺术家还不少，兹不备述。

作为赫拉特政治、文化生活的中心人物纳瓦依，后来一度失宠，被派往阿斯特拉巴德任监治官。他在那里同样受到人们的尊敬，以至外国的君主都纷纷给他送来礼物与祝贺。不久，纳瓦依被允许返回赫拉特，不再担任官职，于1501年1月3日去世。据说：“在速檀·忽辛·米儿咱远征阿斯特拉巴德返回时，阿利·失儿·伯克出去迎接。他向米儿咱（下跪）施礼，想起身时，却因体力不济而站不起来，人们就把他扶起来抬走了。医生说不出来他究竟患了什么病，第二天早晨他就谢世了。”①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269~27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四节　卜撒因后继者统治时期的中亚

如果说，在速檀·忽辛·米儿咱统治时期，伊朗和阿富汗的文化得到高度的发展，那么河中地区及其周邻草原地带，却在蒙兀儿人、乌兹别克人等游牧民族的统治下，逐渐走向文明的衰落。

卜撒因于1469年死去，其领土由他的儿子们各据一方：长子速檀·阿合马·米儿咱[①]在其父去世以前就被任命为河中的长官，这时他18岁，就继承了撒马儿罕的王位。三弟速檀·马合谋·米儿咱[②]，不但拒绝臣服于他，而且觊觎撒马儿罕的王位，几次从喜萨尔率军来攻。四弟乌马儿·沙黑·米儿咱，据有费尔干纳之地，与速檀·阿合马·米儿咱为敌。七弟乌鲁伯，据有喀布尔之地，宣布对速檀·阿合马·米儿咱独立。

卜撒因死后，帖木儿朝处于困难的时期，土地已经削减，四周强邻环伺。由于卜撒因实行封建的领地制，各地宗王都是独自为政，并不服从最高君主的统一管辖。除前面提到的他的兄弟的不服统属以外，西方有波斯的未来统治者萨非派，南方是帖木儿后王速檀·忽辛·拜哈剌，北方是蒙兀儿的羽奴思汗。而速檀·阿合马·米儿咱又是一个意志懦弱的人，他完全让异密们掌管政事，无力控制自己的臣属，所以他的诸位兄弟，或是

① 速檀·阿合马·米儿咱（1469~1494年），生于回历八五五年（1451~1452年），虔信哈尼非派的伊斯兰教。巴布尔说他是一个纯朴的突厥人，不学无术，易受左右操纵。

② 速檀·马合谋·米儿咱（1494~1495年），生于回历八五七年（1453年），继速檀·阿合马即位。其父卜撒因被擒时，速檀·马合谋·米儿咱得以逃脱，先至赫拉特，被速檀·忽辛所逐，才逃依其兄速檀·阿合马。后来在其参谋人员的怂恿下离去，据有巴达赫善、骨咄与帖尔美兹之地。回历八九九年（1493~1494年），围攻只罕杰儿·米儿咱。次年，速檀·阿合马死，撒马儿罕的显贵们迎速檀·马合谋·米儿咱即位。

与他争位，或是据地独立。速檀·阿合马·米儿咱的权力也只能行使于撒马儿罕地区而已。这种情况，反映了帖木儿王朝已经由于封建的分裂割据而衰弱。

与帖木儿王朝的衰落相反，中亚东部和北部的蒙兀儿人、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和卫拉特人等，则特别活跃并强大起来，积极地干预河中的事务。特别是卜撒因的后继者们，在争权争地、进行阋墙之战的时候，往往各引蒙兀儿人、哈萨克人和乌兹别克人为外援。这类历史事件都与这几个民族的活动不可分。因此，对于中亚历史上的这几个重要的民族是需要着重加以叙述的。

首先，是蒙兀儿人。这时，蒙兀儿人在位的汗是羽奴思。这位汗是由卜撒因送到蒙兀儿斯坦去的。起初，因其弟也先不花汗在位（驻于阿克苏），羽奴思汗未能进入他的领土，只能在哲德干设牙帐。最早前来投效于羽奴思汗的是米儿·哈林·巴儿的，以后是洪吉和一些离散的蒙兀儿人。还有伊塞克湖地区的蒙兀儿异密亦不剌金。羽奴思汗娶了洪吉部落异密皮儿·哈吉的女儿伊散·倒剌·别昆为妻。

也先不花汗于1461年死，其子笃思忒·马黑麻·汗即位。此汗在位七年，亦于1468年死。其子怯伯·速檀·乌黑阑，被人挟持送往察力失和土鲁番。蒙兀儿斯坦境内大乱，羽奴思汗便乘隙进兵占领了阿克苏。

这时，羽奴思汗才真可以说是当了蒙兀儿人的汗。但这位汗，因长期在伊朗居住和求学，故其生活方式同蒙兀儿人完全不同。羽奴思汗喜欢农业定居地区和城镇，倾心于伊斯兰文化。与他相反，当时的蒙兀儿人都是游牧人，他们习于草原上迁徙不定的生活，厌恶农业区和城市。羽奴思汗曾数度攻入喀什噶尔，但蒙兀儿人及其异密们都不愿意留在那里，使他每次都不得不撤退。

阿克苏同蒙兀儿斯坦比较接近，还是适合羽奴思汗居住的。但是在这个城市他也不能居留得太久，否则他手下的蒙兀儿人就会不满意，转而去投奔怯伯·速檀·乌黑阑。因此，羽奴思汗又不得不率领蒙兀儿部落返回蒙兀儿斯坦。

羽奴思汗在蒙兀儿斯坦遇到的问题有以下几个：瓦剌人的进攻，乌兹别克人的袭击和部下蒙兀儿人的反叛。

瓦剌人在穆斯林的著作中被称为喀尔木克人。米儿咱·海答儿的《拉失德史》中曾经讲到，喀尔木克首领也先太石（太师的讹音）有一子名阿马桑赤太石。阿马桑赤曾娶歪思汗之妹马黑秃木公主为妻。这个公主使其部属信奉了伊斯兰教。他的两个儿子亦不剌金和也里牙思也是穆斯林。因为宗教的关系，这两个儿子与其父阿马桑赤不和，阿马桑赤被迫率部逃奔蒙兀儿斯坦。他在伊犁河附近同羽奴思汗遭遇，将其打败。许多蒙兀儿人和异密被杀。羽奴思汗所属的蒙兀儿·兀鲁思不得不退往突厥斯坦，在锡尔河畔一个叫做哈拉托海的地方过冬。就是在这里，他们又遭到乌兹别克人的袭击。

乌兹别克·兀鲁思，在阿布勒海儿汗[①]于1468年死后陷于混乱状态。大部分乌兹别克人都到蒙兀儿斯坦依附克烈汗和扎你别汗，使哈萨克人的数量达到20万人。在也先不花汗死后，哈萨克人承认羽奴思汗为宗主，受其保护。霍渥斯说，羽奴思汗到突厥斯坦去似乎是去帮助哈萨克人，[②]因乌兹别克人与哈萨克人互相为敌。阿布勒海儿汗死后，其臣民归服于他的长子布鲁只·乌黑阑。布鲁只·乌黑阑为避哈萨克人而退往突厥斯坦。当

① 中亚后来的乌兹别克王朝，一般称为昔班王朝，实际上应称为阿布勒海儿王朝，因为该王朝的建立者是阿布勒海儿汗。昔班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汗的第五子。术赤汗死于1225年，其封国在白帐附近。阿布勒海儿汗（回历八一六年/1413年至回历八七五/1469年）是昔班的六代孙，在位40余年。他死后，其孙昔班尼继立。

② 霍渥斯：《蒙古史》，第2部分，第690页，伦敦1876年英文版。

羽奴思汗驻在哈拉托海时，乌兹别克人对其进行了袭击。有一天，羽奴思汗率领人马去锡尔河行猎，布鲁只·乌黑阑乘其不在率军进入蒙兀儿人的营地。乌兹别克士兵冲入蒙兀儿人的家中，每个士兵占据一家，抢劫财物。羽奴思汗闻讯，立即停止狩猎，急速返回。这位汗善吹号角，技艺绝伦，部众都能听出他的号声。在他高声吹起号角时，人马踏冰过河，而家中的妇女们就知道了羽奴思汗已经到来。布鲁只·乌黑阑一闻号声，立即准备上马逃走，但他和他的士兵们都被蒙兀儿妇女们抓住。羽奴思汗到达后下令把布鲁只·乌黑阑①斩首，其他的乌兹别克人只有少数得以逃脱。

羽奴思汗在哈拉托海过了冬以后便向塔什干进军。他是由于蒙兀儿斯坦缺少大麦才到那里去的。当时，驻守塔什干的是原卜撒因任命的一个异密，名叫沙黑·扎马勒·哈儿。羽奴思汗手下的蒙兀儿人对于这位汗要他们到河中农业地区去很不满意，就唆使沙黑·扎马勒·哈儿攻击并逮捕羽奴思汗。当羽奴思汗在1472年率部来到塔什干的时候，这位异密诡称臣服。但在羽奴思汗走得很近时，他手下的蒙兀儿人都抛弃了他，结果羽奴思汗被塔什干的人抓住。沙黑·扎马勒·哈儿将他囚禁起来。一年后，杜格拉特部异密·哈林·巴儿的的侄子异密·阿不都·忽都思率军袭击沙黑·扎马勒·哈儿，并将其杀死，释放了羽奴思汗。这时，叛变的蒙兀儿人又来归附于羽奴思汗。他们解释说，他们离弃汗的原因是因为汗想要让他们定居在城镇和农业区，而他们却十分厌恶那些地方。这时，瓦剌人在袭击了蒙兀儿人以后返回东面故地去了。羽奴思汗便率领部众回到蒙兀儿斯坦。

① 以前人们写的阿布勒海儿汗诸子名表中，并没有布鲁只·乌黑阑这个名字。霍渥斯认为，布鲁只·乌黑阑既被明确地称为阿布勒海儿汗的长子，而且，其即位者看来又是普班尼汗，则布鲁只·乌黑阑与普班尼汗之父沙·八答黑·速檀应是同一个人（见霍渥斯：《蒙古史》，第2部分，第691页）。按：普班尼汗生于回历八五五年（1451年），为阿克·霍兹·别昆所生。

撒马儿罕的速檀·阿合马·米儿咱将塔什干和赛兰给予了乌马儿·沙黑·米儿咱。

羽奴思汗在回到蒙兀儿斯坦以后，喀什噶尔的杜格拉特部异密马黑麻·海答儿·米儿咱（即《拉失德史》的作者米儿咱·海答儿之父）向他臣服。而东迁到土鲁番地区的怯伯·速檀·乌黑阑（怯伯二世）则被人所杀。因此，这时羽奴思汗在各个方面都不再有竞敌存在。他成了蒙兀儿斯坦的无争议的君主。格鲁赛说："这时，蒙兀儿斯坦的察合台汗国恢复了它的统一和力量。裕勒都斯和维吾尔地（指土鲁番）的察合台统治者怯伯二世（1469~1472年）被谋杀。羽奴思汗本已作了蒙兀儿斯坦西部（伊犁）的汗，不久前喀什噶尔的杜格拉特部诸异密又予他以支持，所以他就得以将察合台领土统一起来。由于得到其臣属、喀什噶尔的杜格拉特部异密马黑麻·海答儿一世（1465~1480年）的确定的支持，羽奴思汗就成了中亚最强大的统治者。"①

羽奴思汗还同卜撒因诸子有姻亲关系。他的大女儿米黑里·尼格尔公主，嫁给了卜撒因的长子、撒马儿罕的即位者速檀·阿合马·米儿咱；次女库特鲁格·尼格尔公主嫁给了费尔干纳的统治者乌马儿·沙黑·米儿咱，后生了巴布尔②；第三个女儿忽布·尼格尔公主，嫁给了杜格拉特部的马黑麻·忽辛·米儿咱，后生了历史家米儿咱·海答儿。这三个公主都为伊散·道拉特·别昆所生。

---

① 格鲁赛：《草原帝国》，英文版，第463页。

② 据《拉失德史》的叙述，米黑里·尼格尔公主嫁给速檀·阿合马·米儿咱是在羽奴思汗杀死布鲁只·乌黑阑之后。库特鲁格·尼格尔公主嫁给乌马儿·沙黑·米儿咱是在沙黑·扎马勒·哈儿被杀（即在回历八八〇年/1475年）之后（见《拉失德史》，英文版，第96页）。而《巴布尔回忆录》的英译者则以为，米黑里·尼格尔公主也许是在童年就被卜撒因要了去的（见《巴布尔回忆录》，英文版，第21页，注2）。

羽奴思汗的另外一个妻子沙·别昆，生二子，即速檀·马哈木·汗与速檀·阿黑麻·汗。还生了两个女儿：速檀·尼格尔公主，嫁给了卜撒因的另一个儿子速檀·马合谋·米儿咱，其子孙以后相继为八答黑商的君主；另一女儿为倒剌·速檀公主。

从上述情况可以见到，羽奴思汗同卜撒因是儿女亲家。他的几个女婿都是中亚各个地区的统治者。这样一来，情况就逆转了。现在，在卜撒因的后继者们之间充当仲裁者和调停者的就是羽奴思汗。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由兀鲁伯、卜撒因这样一些强大的帖木儿后王来决定中亚的事务了。

这个时期，河中地区的内争，主要是在撒马儿罕的统治者速檀·阿合马·米儿咱同费尔干纳的统治者乌马儿·沙黑·米儿咱二人之间进行。由于这两兄弟都是羽奴思汗的女婿，所以羽奴思汗经常充当他们的调停人。

乌马儿·沙黑·米儿咱同羽奴思汗之间的岳婿情谊甚深，来往非常密切。乌马儿·沙黑·米儿咱经常到蒙兀儿斯坦去，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回来时往往把羽奴思汗接到安集延居住。乌马儿·沙黑·米儿咱觊觎撒马儿罕的王位，想把自己的长兄速檀·阿合马·米儿咱赶下台。因此，竭力劝诱羽奴思汗去进攻撒马儿罕，废除速檀·阿合马·米儿咱，立他为王。但是，羽奴思汗不肯听他的话与自己的长婿为敌。

速檀·阿合马·米儿咱听说其弟的奸计，就率兵来攻。乌马儿·沙黑·米儿咱向羽奴思汗求援，同时把自己的某些领土送给这位汗，这样就使速檀·阿合马·米儿咱无法再来进攻。为了加强同羽奴思汗的关系，乌马儿·沙黑·米儿咱同意羽奴思汗在每年的冬天带着自己的亲信仆从到安集延来，乌马儿·沙黑·米儿咱拨给他以驻冬之地。来年春天，羽奴思汗返回蒙兀儿斯坦，乌马儿·沙黑·米儿咱再把这些地方收回。

有一次，乌马儿·沙黑·米儿咱为了取得羽奴思汗的援助，

把阿黑昔[①]划给这位汗。羽奴思汗在阿黑昔设了冬营。速檀·阿合马·米儿咱闻知后就不再来进攻了。可是，乌马儿·沙黑·米儿咱不甘心让羽奴思汗留在阿黑昔，又领兵前去进攻羽奴思汗，企图将该城收回。两军会战于锡尔河上安集延以北的羊跳村。[②]结果乌马儿·沙黑·米儿咱战败被俘。羽奴思汗宽恕了他，让他返回安集延。蒙兀儿部众返回蒙兀儿斯坦。羽奴思汗自己则带着家眷和少数仆从也去安集延，在乌马儿·沙黑·米儿咱那里住了两个月。

羽奴思汗在安集延的这两个月中，同乌马儿·沙黑·米儿咱谈了些什么呢？史料中没有记载。但从后来的事实看，他们二人似乎达成了这么一个协议，即联合进攻撒马儿罕。如果成功，羽奴思汗就可以得到费尔干纳的一个城。[③]

第二年，乌马儿·沙黑·米儿咱决定进攻撒马儿罕，又向羽奴思汗求援，并把马尔格兰[④]划给这位汗。当羽奴思汗在该地扎营的时候，中亚的宗教领袖和卓·阿赫拉尔到这里来为双方进行调解。《拉失德史》中详细描写了这位和卓受到蒙兀儿人诚惶

① 阿黑昔（Akhsikit），诸书写作西犍，是锡尔河以北的一个村镇，在今纳曼干西沙汗特村附近。巴布尔说："在费尔干纳，除安集延外，就数该城最大了。它在安集延以西九伊思奇处。乌马儿·沙黑·米儿咱以之为首府。细浑河在其城堡下流过。城堡位于深谷的峭壁上。深谷就代替了城壕。乌马儿·沙黑·米儿咱定都于其地后，又在城堡以外一再挖掘新的壕沟。在费尔干纳全境，没有一个城堡有阿黑昔那么坚固。……这里的甜瓜很好。"（见《巴布尔回忆录》，中译本，第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巴布尔回忆录》作羊跳村，并解释说，这个村子之所以叫做羊跳村，是因为附近山麓有一条小河，很窄，人们说山羊也能跳过去。但《拉失德史》则作"驼跃桥"（Bridge of Tika Sagrutku）。该书英译本的编者注释说，"这个地名是严格按波斯文音译的，突厥文本这个地方没有这个字。其含义为'骆驼的跳跃'。但很可能，这个名字应当拼作Tekka Sagrukut，而非Tika，意为'山羊的跳跃'。"（见《拉失德史》，英文版，第97页）这里采用巴布尔的写法。

③ C.阿济姆詹诺娃：《十五世纪后半期费尔干纳史》，俄文版，第27页，塔什干1957年版。

④ 巴布尔说："马尔格兰，在安集延之西，相距七伊思奇的路程。这是一个美不胜收的好城。所产的杏子和石榴最好。……马尔格兰的居民为萨尔特人，这种人善拳击，生性好动。在马尔格兰盛行打拳搏斗。在撒马儿罕和布哈拉，大部分著名的拳击家都是马尔格兰人。"（见《巴布尔回忆录》，中文版，第6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诚恐地接待的情况，表明其在中亚穆斯林中享有的巨大影响，即使是羽奴思汗也俯地跪接。该书又提到一个到过马尔格兰的大毛拉马黑麻·哈孜见到羽奴思汗以后所说的话。他说："我过去听说羽奴思汗是一个蒙兀儿人，所以我断定他是一个没有胡须的人，其生活方式就像这片沙漠中的任何其他突厥人[①]一样。但是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却发现他是一个举止文雅的人，满脸胡须，具有塔吉克人的脸型，他的谈吐风度即使在塔吉克人中间也是少见的。"[②]和卓·阿赫拉尔指着羽奴思汗对周围的速檀们说："我已经看到羽奴思汗和蒙兀儿人了。这样一位君主的臣民不应被人掠卖为奴。他们都是穆斯林。"从这以后，在河中与呼罗珊，就不再把蒙兀儿人当做奴隶来买卖了。而在这以前，蒙兀儿人是像其他的异教徒一样被买卖的。[③]

① 在穆斯林的历史著作中，"突厥人"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种族的，按照这种含义，"突厥人"与伊朗种族的"塔吉克人"不同。另一种含义是社会的，在这种意义上，"突厥人"是指草原上的游牧人。在这里，是在社会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的，意思是说他原以为羽奴思汗同草原上的游牧人一样。

② 这段话是关于当时蒙兀儿人被突厥化的程度的珍贵史料。从蒙古征服中亚到这个时期，将近300年，在这期间，蒙兀儿人的统治阶层，已经同当地突厥人混血，因而引起相貌的变化。不但羽奴思汗如此，就是羽奴思汗的外孙巴布尔实际上也是突厥人。他们的语言也是突厥语。有人见过巴布尔的祖父卜撒因，说他长着一脸大胡子，并不像一个蒙兀儿人。这同《拉失德史》中描写的羽奴思汗的相貌是很相似的。伊莱亚斯说："这一描写虽然很简短，但对一个变化了的种族的情况却是如此重要，它也许可以作为一种信史，其可靠性正如技艺比印度人更高明的一位艺术家所画的肖像一样。"（见《拉失德史》，英文版，绪论，第79页）不过伊莱亚斯认为，被突厥化了的仅是蒙兀儿人的上层，其基本群众仍然是蒙古人。

③ 据中国史料记载，当时中亚和呼罗珊，也掠卖中国的汉人为奴。如：永乐四年（1406年），五月，甲寅，明朝政府曾"敕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曰：'近闻回回多买中国人妻妾子出境，律买卖者皆处死'"。（《明实录·永乐实录》卷四九）景泰六年（1455年），"五月，壬申，敕哈密忠顺王倒瓦答失里曰：'累闻迤北走回人言，汉人男女先被达贼抢去，有转卖与尔哈密地方者，有自逃回尔地方潜住者，有经过尔处被尔部下拘留不发者，前后约三千余人。中间被尔部下卖与撒马儿罕地面去者约一千余人，其余尚有二千余人。朕以尔自祖父以来，世受朝廷爵赏，尔亦自称与朝廷守把后门，岂可以收微利致失尔之信义。敕至，尔即以朕言宣谕部下，但有拘留人口者，尽数遣人送还朝廷，自有赏赐'"。（见《明实录·英宗实录》卷二五三，《景泰附录》七一）由上引材料可见当时中亚掠卖异教徒为奴的情况。

15世纪70年代的后半期，羽奴思汗曾一度卷入到喀什噶尔的事务中，较少关心费尔干纳方面的事。情况是，当时喀什噶尔的统治者是杜格拉特部的异密马黑麻·海答儿·米儿咱。他承认羽奴思汗为君主。他的侄子阿巴白乞儿征服了叶尔羌与和田，又回过头来进攻喀什噶尔。马黑麻·海答儿·米儿咱被阿巴白乞儿击败，向羽奴思汗求援。羽奴思汗率军与之共同进攻叶尔羌，亦败。第二年（1480年），这位汗再次率军六万与马黑麻·海答儿·米儿咱的军队三万人合攻叶尔羌，又惨败而回。马黑麻·海答儿·米儿咱只得随羽奴思汗去阿克苏。大部分蒙兀儿人（其中有羽奴思汗的长子马哈木汗和马黑麻·海答儿·米儿咱的儿子马黑麻·忽辛）去蒙兀儿斯坦，许多喀什噶尔人去安集延，而喀什噶尔则被阿巴白乞儿所占据。

羽奴思汗在阿克苏过了冬，到春天时带着马黑麻·海答儿·米儿咱去蒙兀儿斯坦，准备在庄稼成熟时再去攻打喀什噶尔。撒马儿罕的统治者速檀·阿合马·米儿咱闻此消息，就计划进攻费尔干纳，意欲把乌马儿·沙黑·米儿咱从该地驱逐出去。乌马儿·沙黑·米儿咱又向羽奴思汗求援。当羽奴思汗来到安集延时，乌马儿·沙黑·米儿咱极其尊敬地接待了他，并把鄂什[①]划给了他。羽奴思汗这年在鄂什过冬，命马黑麻·海答儿·米儿咱管治其地。蒙兀儿斯坦则交给自己的长子马哈木汗。在这种情况下，撒马儿罕的速檀·阿合马·米儿咱只得放弃他进攻费尔干纳的计划。但在羽奴思汗去蒙兀儿斯坦以后，乌马儿·沙黑·米儿咱随即派人去将鄂什收回。马黑麻·海答儿·米儿咱被逐，去喀什噶尔，又被阿巴白乞儿拘捕入狱，年末被送往八答黑商，然后去撒马儿罕。羽奴思汗把他从速檀·阿合马·米儿咱处接回。

在很久的时间里，塔什干和赛兰二地也是速檀·阿合马·米儿

① 鄂什，在安集延东南24公里处。

咱和乌马儿·沙黑·米儿咱争夺的对象。1485年秋，速檀·阿合马·米儿咱进攻塔什干，乌马儿·沙黑·米儿咱又向羽奴思汗求援，并把赛兰给了这位汗。而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到城市和农业地区去的蒙兀儿人就挟持着汗的幼子阿黑麻汗[1]回到蒙兀儿斯坦去了。

羽奴思汗在赛兰住下来，由于不能亲自参加战斗，便命其长子马哈木汗率兵3000人去帮助乌马儿·沙黑·米儿咱。马哈木汗去攻打速檀·阿合马·米儿咱，乌马儿·沙黑·米儿咱自领1.5万精兵自费尔干纳方面来会。当这个消息传到撒马儿罕时，速檀·阿合马·米儿咱也就率军出动，前来沙鹿海牙会战。与之同来的有和卓·阿赫拉尔。当时速檀·阿合马·米儿咱与乌马儿·沙黑·米儿咱都准备决战，但这位和卓却要进行调解，兄弟二人只好服从。根据这位和卓的提议，把塔什干给予了羽奴思汗。巴布尔说：从这次议和"时（回历八九〇年即1485年）以后，直到回历九〇八年（1503年），塔什干和沙鹿海牙地区都是处在察合台系诸汗的统治之下"。[2]

1487年，羽奴思汗死，其长子马哈木汗即位。乌马儿·沙黑·米儿咱想趁机夺回塔什干，就派军队去占据了该地的乌什图儿堡。马哈木汗亲自率军反攻，顺利地攻下该堡。乌马儿·沙黑·米儿咱的部属尽遭屠杀，无有孓遗。

第二年（回历八九五年，即1488~1489年），速檀·阿合马·米儿咱率领大军前去进攻塔什干，而马哈木汗也从该城出动前来迎战。两军在乞尔河对峙，相持三个月之久。这时，速檀·阿

① 这个阿黑麻汗后来占据土鲁番，同明朝争夺哈密，在汉文史料中记载很多。在穆斯林的著作中，阿黑麻汗"以阿剌扎汗之称著闻。据说，他得到这个称号的原因是由于在喀尔木克语和蒙兀儿语中，称杀人者为阿剌奇。而速檀·阿黑麻·汗曾几次打败喀尔木克人，杀死他们许多人，故他也就被人称为阿剌奇。经过经常的这么称呼，阿剌奇就变成了阿剌扎"。（见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2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1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合马·米儿咱的军队中有一个昔班尼汗。他在密儿·阿不都·阿里的手下作扈从，指挥3000人马。这个人就是乌兹别克阿布勒海儿汗之孙。[①]在速檀·阿合马·米儿咱与马哈木汗两军对峙、准备交锋的时候，昔班尼汗派人去同马哈木汗联系，商量由马哈木汗进攻昔班尼汗的主人密儿·阿不都·阿里，这时昔班尼汗就把自己的那支军队搞乱，然后逃离，让速檀·阿合马·米儿咱交战失败。

这样议定之后，蒙兀儿人就在第二天开始进攻，步兵在前，骑兵随后，渡过了乞尔河，直指密儿·阿不都·阿里。正在这个时候，昔班尼汗率其3000人马掉头就跑，速檀·阿合马·米儿咱的军队大乱。据巴布尔讲："实际上并没有进行战斗。只有蒙兀儿游骑若干人驰至速檀·阿合马·米儿咱军队的后面抢劫辎重；而他的这么一支大军却一次也未交锋，也未进行任何战斗，就互不照应地转身逃跑；大部分战士都淹死在乞尔河中。"[②]速檀·阿合马·米儿咱本人狼狈不堪地逃回了撒马儿罕。以后，昔班尼汗似乎转而为马哈木汗效力。不久，马哈木汗夺得速檀·阿合马·米儿咱的突厥斯坦之地。为了酬谢昔班尼汗的功劳，马哈木汗把突厥斯坦赐给了他。为此，哈萨克人极不满意。因为乌兹

① 昔班尼汗得名于其祖先术赤之子昔班。据说阿布勒海儿汗给昔班尼汗取的名字是沙·巴赫特（Shah bakht意为幸福的王子）。在波斯文中，讹为Shah Beg，或Shaibek，《明实录》译为沙亦白。《拉失德史》说："沙亦白汗在布鲁只·乌黑阑死后，经过许多困苦。最后，在草原上无法存身，就到河中投效于速檀·阿合马·米儿咱。"具体情况是，在阿布勒海儿汗死后，乌兹别克人许多都归附了哈萨克的克烈汗和扎你别汗。这两位哈萨克汗同阿布勒海儿汗的子孙经常战斗。在这混乱的时期中，昔班尼汗收罗了一些人马，但在扫兰（Sabran）地方被扎你别汗之子伊兰奇打败。昔班尼汗逃奔布哈拉，以后他又返回昔格纳克和钦察，但屡被哈萨克人所打败。昔班尼汗又逃往曼格什拉克半岛，再经花剌子模到布哈拉。布哈拉长官密尔·阿不都·阿里把他送到撒马儿罕，为速檀·阿合马·米儿咱效力。但昔班尼汗反复无常，终于叛变。

② 见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3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拉失德史》（英译本，第116页）在描写乞尔河之战时，也把速檀·阿合马·米儿咱这次的溃败归因于昔班尼汗的叛变，说昔班尼汗"抢掠蒙兀儿人"。（《巴布尔回忆录》，英文版，第35页，注1，说《拉失德史》这里有一个笔误。）

别克人历来与哈萨克人为敌，现在马哈木汗却把历史上曾属于哈萨克人的突厥斯坦给了他们。哈萨克人质问马哈木汗："昔班尼汗是我们的敌人，你为什么派他到突厥斯坦来压迫我们？"结果，马哈木汗同哈萨克人之间发生了两场战争，马哈木汗都遭到了失败。

在速檀·阿合马·米儿咱到塔什干去进攻马哈木汗并败于乞尔河的时候，乌腊提尤别地方的监治官名叫哈非思·伯克·杜尔代。这个人把乌腊提尤别交给了乌马儿·沙黑·米儿咱。[①]这就进一步削弱了速檀·阿合马·米儿咱。从此以后，速檀·阿合马·米儿咱再没有能力单独去进攻安集延。

和卓·阿赫拉尔再次为速檀·阿合马·米儿咱同马哈木汗谋和。鉴于羽奴思汗曾经为马哈木汗求娶速檀·阿合马·米儿咱之女哈剌忽思·别昆，他们就将这位别昆给马哈木汗送去，双方联姻，言归于好。

1494年6月8日，乌马儿·沙黑·米儿咱在阿黑昔因宫殿坍塌被砸死。其兄速檀·阿合马·米儿咱闻讯后立即率军向安集延进发，趁机据有乌拉提尤别、忽毡、马尔格兰（马耳亦囊）等地，因这些地区沦于蒙兀儿人之手。他在进至马尔格兰的时候患了重病，乃撤军返回，路上走了二三程时，"行至乌腊提尤别附近的阿克苏时死去。"[②]时为回历八九九年十月中（1494年7月）。

卜撒因的两个儿子、撒马儿罕和费尔干纳两地的统治者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死去了，像所有的封建君主逝世一样，都产生了王位继承的问题。

卜撒因第三子速檀·马合谋·米儿咱，统治着喜萨尔、昆都士和八答黑商之地。他曾几次同呼罗珊的速檀·忽辛·米儿咱作

① 从那时起，乌马儿·沙黑·米儿咱即占有其地。见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1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3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战，都被打败。在速檀·阿合马·米儿咱死后，速檀·马合谋·米儿咱立即从喜萨尔赶到撒马儿罕，继承了其长兄的王位。

费尔干纳方面，乌马儿·沙黑·米儿咱遗有三个儿子。长子巴布尔（全称是咱喜鲁丁·穆罕默德·巴布尔），生于回历八八八年穆哈兰月初六日（即1483年2月14日），时年12岁。巴布尔为库特鲁格·尼格尔公主所生，是羽奴思汗的外孙。次子只罕杰儿·米儿咱，比巴布尔小两岁，其母是出身于蒙兀儿部万户长的法提玛·速檀。第三个儿子是纳昔儿·米儿咱，庶出，其母为安集延人乌密德。[①]乌马儿·沙黑·米儿咱死后，他手下的异密们讨论王位继承问题。一部分异密主张承认撒马儿罕的宗主权，另一部分异密反对这一主张。费尔干纳地区的宗教领袖大毛拉和卓·喀孜想保持该地区的独立，不同意向撒马儿罕臣服。在这位大毛拉的说服下，费尔干纳的异密们达成协议，在1494年6月拥立巴布尔为独立君主。

这时候，喀什噶尔与和田的杜格拉特部统治者阿巴白乞儿趁机向费尔干纳方面进行扩张。他在乌兹根附近建筑堡垒，残破周围地区。巴布尔派了和卓·喀孜同几个伯克去驱逐入侵者。经过一番斗争，他们迫使阿巴白乞儿同意议和，阿巴白乞儿被迫撤回故地。[②]

在撒马儿罕新即位的速檀·马合谋·米儿咱是一个昏君。他生活腐化，为政暴虐，一上台就开征新税。据说在他当政时，撒马儿罕的商业活动都停顿了，居民中的富裕者都不敢上街露面。他也不做礼拜，不尊重宗教，特别是不尊重和卓·阿赫拉尔。速檀·马合谋·米儿咱还将四位米儿咱送往库克·撒莱（兰宫），其中有两个（指他的叔伯兄弟马利克·穆罕默德和另一个）被他杀害。他手下的伯克、伴当和臣仆们，无论大小也像他一样腐化。例如，胡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1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2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思老·沙就贪得无厌，管辖着从阿姆河到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广大地区，私吞了所有的税入，通过各种贪婪的手段，攫取到大量的财富。速檀·马合木·米儿咱手下尽是这样一些人，遂使国内形势恶化。他本人则“由于暴虐腐化，声名狼藉，故在位不过五六个月”就患重病，于回历九〇〇年四月（1495年1月）去世（也许是暴亡），享年仅43岁。[①]

速檀·马合谋·米儿咱死后，胡思老·沙秘不发丧，放手夺取其国库的资财。实际上国君逝世的消息还是很快地传出去了。撒马儿罕的市民、手工业者、士兵等纷纷起来反对胡思老·沙。他只好逃往喜萨尔。

速檀·马合谋·米儿咱有五个儿子：长子速檀·麻素提·米儿咱[②]，次伯升豁儿·米儿咱[③]，次速檀·阿利·米儿咱，次速檀·胡赛因·米儿咱（早死），幼子速檀·歪思·米儿咱（即米儿咱·汗）。速檀·麻素提·米儿咱由于同赫拉特的速檀·忽辛·米儿咱为敌，失去了到撒马儿罕即位的可能。次子伯升豁儿·米儿咱原奉父命镇守布哈拉。这时，撒马儿罕的伯克们一致拥护他继承王位。伯升豁儿·米儿咱登位时不过18岁。

伯升豁儿·米儿咱同其父及诸兄弟比较是一个较好的君主。他文雅好学，擅长写诗，笔名为阿底里（Adili），在撒马儿罕可说是家喻户晓。但是，到他即位的时期，河中的帖木儿朝已经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4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据《巴布尔回忆录》，马合谋在世时，曾将喜萨尔封给麻素提（1495~1499年），以布哈拉封给伯升豁儿。马合谋死时，此二子皆不在身边。诸伯克召伯升豁儿来，奉之为君。但宽德密尔所述与此不同。他说马合谋死后是麻素提即位，他的两个兄弟伯升豁儿与速檀·阿利举兵叛，失败，阿利从布哈拉逃往速檀·忽辛处，伯升豁儿则从撒马儿罕走依胡思老·沙。速檀·歪思·米儿咱则逃往突厥斯坦。由是，麻素提得以安居其位至回历九〇五年（1499~1500年）。

③ 伯升豁儿以回历八八二年（1477~1478年）生于喜萨尔，早期曾一度信仰什叶派，后来复信逊尼派。起初奉命镇守布哈拉，于回历九〇〇年四月（1495年1月）至撒马儿罕继承父位，但仍有一个时期保有布哈拉之地。至回历九〇一年九月（1496年5~6月间）发生答尔罕之乱，始丧失其地。

衰落了。他的兄弟速檀·阿利·米儿咱与他争位，蒙兀儿的马哈木汗及费尔干纳的巴布尔也都想夺取撒马儿罕，昔班尼汗及其所属的乌兹别克人更是对帖木儿朝虎视眈眈。这几方面的威胁和不断进行着的战争终于导致帖木儿朝的灭亡。

总的看来，卜撒因后裔统治下的河中，无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要比速檀·忽辛·米儿咱统治下的呼罗珊退步。这主要是由于封建内争、游牧人的进攻和宗教的反动统治所造成的。从帖木儿到卜撒因的时期，有强大的君主能够维持帖木儿朝的统一局面。但在卜撒因死后，各封建领地倾向于分散和独立，不断进行战争，破坏了河中的经济。以和卓·阿赫拉尔为首的宗教界，对帖木儿朝的君主和广大臣民有巨大的影响。据说速檀·阿合马·米儿咱经常跪倒在和卓·阿赫拉尔之前，低头哈腰，毕恭毕敬。这位和卓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地产，是一个大封建主。他同世俗的封建主一样，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而封建君主、异密、伯克们则征战不息，争夺土地和政权。他们对人民群众的肆无忌惮的劫掠与蹂躏，简直达到无法无天的程度。前面讲到的各次战争，看来不过是封建主们相互间的争权夺利，似乎不值得一述。但其对人民所造成的灾难则是极为深重的。正如一位作者所说的：“不详细研究这些战争，就不能清楚地了解那些饱经封建压迫一切苦难的人民群众和农民的境况。”[①]

同后来的16世纪相比，速檀·阿合马·米儿咱时期还是有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和平。这位君主也兴建了礼拜寺、宫廷、学院、公共澡堂等。赫拉特繁荣的文化对河中也有所影响。巴布尔说：“在速檀·阿合马·米儿咱时期，大小伯克们也在撒马儿罕建造了大大小小的许多花园。在这些花园中，很少有哪个像德尔维希·穆罕默德·答儿罕的花园（Char-bagh）那么美丽，空

① C.阿济姆詹诺娃：《十五世纪后半期费尔干纳史》，第32页，塔什干1957年俄文版。

气清新和景观开阔。他把花园建在库耳巴草地一个高地上的迈丹花园之下，整个草地尽收眼底。在花园里开辟了一个一个呈对称形的阶梯场地，遍植美丽的叶榆、柏树和白杨。真是一个旅游胜地，惟一的缺点是没有大的溪流。"[①]因此，有的作者说，在这个时期河中还是得到了恢复，并且相当繁荣。

在15世纪的后半期，中亚各地仍然继续同中国明朝进行贸易，表现在仍然前来朝贡。据汉文史料的记载，从15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即从明英宗天顺五年（1461年）到明孝宗弘治三年（1490年）的三十年中，先后有撒马儿罕、八答黑商、亦思法罕等地的使臣来朝贡达十多起（不完全统计）。

例如：明英宗天顺五年（1461年），"正月，戊申，八答黑商地面马哈麻王遣使臣迷儿土蛮、哈吉答剌罕等来朝，贡马及方物"。[②]

"成化（1465~1487年）中，其锁鲁檀·阿黑麻（阿合马）三入贡"（《明史·撒马儿罕传》)。

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年），"正月，甲子，撒马儿罕使臣马黑麻、十儿班等来朝，贡马驼"。[③]

明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年），"二月，辛丑，撒马儿罕速檀·马黑麻王遣使臣写亦马速儿等来朝，贡马"。[④]

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年），"十一月，戊戌，土鲁番、兀隆各（兀笼格赤）并撒马儿罕遣使臣满剌马黑麻母的等来朝，贡马"。[⑤]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77~7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明实录·天顺实录》卷三二四。冯承钧说："1461年入贡之八答黑商王马哈麻，疑是巴八儿子沙·马合木。"（见《帖木儿帝国》译序）按：此说非是。据《拉失德史》英译本第107页上的说法，这个马哈麻是当地王朝的国王，自称是亚力山大的后裔。

③ 《明实录·成化实录》卷一四九。

④ 《明实录·成化实录》卷一七五。

⑤ 《明实录·成化实录》卷二〇九。

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年），“夏，四月，撒马儿罕及亦思弗罕地面锁鲁檀·阿哈麻等遣使贡狮子，献于朝。……复进西马等物”。[①]“冬，十月，戊寅，撒马儿罕贡使怕六湾等进狮子”。[②]

明宪宗成化二十年（1484年），“九月，庚子，怕六湾等以西域道阻，乞从海道归，欲从长芦买食盐百引，许之”。[③]

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五月，癸亥，广东左布政使陈选奏，传闻撒马儿罕使臣由广东归国，将往满剌加国求买狮子以献。惟狮子为无用野兽，广东连年水旱，加以地震流星，灾变异常，民生不安，乞早赐停罢。章下礼部，以为宜”。[④]

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六月，庚戌，撒马儿罕地面速鲁檀·阿黑麻王等遣使臣阿剌倒剌白等来朝”。[⑤]

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十一月，壬申，旧制：撒马儿罕入贡，俱由甘肃验送。至是阿黑麻王遣使从满剌加国取路进狮子、鹦鹉等物，至广州。两广总镇等官以闻”。[⑥]

明孝宗弘治三年（1490年），“三月，丙辰，撒马儿罕马黑麻王遣使贡马”。[⑦]“五月，庚午，撒马儿罕速鲁檀阿黑麻王遣使贡狮子”。[⑧]“七月，丙子，撒马儿罕等地面差使臣巴巴等各来贡”。[⑨]“九月，乙卯，撒马儿罕等地面速鲁檀·阿黑麻等王各遣使来贡”。[⑩]

除中亚各地来明朝进贡以外，明朝也遣使去赫拉特与撒马

① 《明实录·成化实录》卷二三九。
② 《明实录·成化实录》卷二四五。
③ 《明实录·成化实录》卷二五六。
④ 《明实录·成化实录》卷二六六。
⑤ 《明实录·弘治实录》卷一五。
⑥ 《明实录·弘治实录》卷三二。
⑦ 《明实录·弘治实录》卷四二。
⑧ 《明实录·天顺实录》卷三四九。
⑨ 《明实录·弘治实录》卷三六。
⑩ 《明实录·弘治实录》卷三八。

儿罕。例如：明英宗天顺七年（1463年），“二月，辛未，命都指挥同知海荣、指挥使马全使哈烈，指挥使詹升、葛春使撒马儿罕”。①

费多西《列王纪》中的插图（15世纪）

① 《明实录·弘治实录》卷四〇。

但总的看来，由于中亚政治局面混乱，没有统一政权，各地诸侯争战，游牧人的进袭，故东西商路是不安全的。因而中西的贸易和通贡也不如前一个时期频繁与正常，以致撒马儿罕的使者不得不取海路与中国进行贸易与通贡。这种情况到 16 世纪时更为严重。最后，海路贸易差不多取代了陆路的传统贸易。这对于中亚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不利的。帖木儿王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向灭亡。

第十章
帖木儿朝的灭亡

第一节 巴布尔争夺撒马儿罕的斗争及其失败

自从速檀·阿合马·米儿咱和乌马儿·沙黑·米儿咱兄弟二人死后，中亚各种势力争夺撒马儿罕的斗争就更加激烈和复杂了。如乌马儿·沙黑·米儿咱之子巴布尔乘撒马儿罕内乱前来夺位，羽奴思汗的儿子马哈木汗和乌兹别克首领昔班尼汗也积极参加到这种斗争里来。蒙兀儿人和乌兹别克人已不再仅仅是帖木儿后王利用的力量，他们的势力渐渐凌驾于察合台之上。

在撒马儿罕的帖木儿后王速檀·马合谋·米儿咱于1495年1月病死（终年43岁），其次子伯升豁儿随即从布哈拉前来继承王位，但这个王朝正处在一种危机四伏的局面中。伯升豁儿是一个诗人，治理国家之事并非能干。不但他的兄弟、同族宗王都同他争夺撒马儿罕的大位，而且盘踞塔什干等地的蒙兀儿汗也想夺取帖木儿朝的首府。这时（1495年），蒙兀儿的马哈木汗在速檀·朱乃德·巴鲁剌思和撒马儿罕的一些著名人物的煽惑和挑动下，自塔什干出兵前来，渡过阿克·库塔耳河，到拉巴特·伊·粟特和康拜[①]

① 康拜（Kan-bai），《拉失德史》写作Kanyai。

附近。帖木儿后王伯升豁儿率军自撒马儿罕出。两军在康拜附近会战。[1]蒙兀儿军前锋的指挥官是海答儿·库克耳塔什。他和他所有的士兵都下马放箭。这时有一支由喜萨尔人和撒马儿罕人组成的身穿铠甲的勇士猛攻过来，把他们踏在铁蹄之下。蒙兀儿军被驱散，不复能战。被斩杀者有三四千人，海答儿·库克耳塔什也丧了命。[2]米儿咱·海答儿说：“这次战争是非常有名的，蒙兀儿人和撒马儿罕人民都纪念这个日子。”[3]接着，马哈木汗就返回塔什干。他在这次来进攻撒马儿罕路过乌腊提尤别时曾夺占其地，派杜格拉特部异密马黑麻·忽辛为该地长官。马哈木汗同马黑麻·忽辛的关系甚为密切，并把自己的姐姐忽卜·尼格尔公主嫁给他。这样马黑麻·忽辛就成了已故羽奴思汗的女婿和巴布尔的姨父，被称为古烈干。马哈木汗在康拜战败返回塔什干后，马黑麻·忽辛·古烈干仍继续管治乌腊提尤别之地。

伯升豁儿在击败蒙兀儿军后返回撒马儿罕。但不久就（于1496年）发生了反对伯升豁儿的所谓答儿罕的叛乱。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原来伯升豁儿是在喜萨尔长大的，他来撒马儿罕继承王位以后比较信任喜萨尔的伯克们和士兵们，而对于撒马儿罕的答儿罕和伯克们则不那么好。这就引起了他们的不满。有一个名叫德尔维希·马黑麻的答儿罕，从卡尔施把伯升豁儿之弟速檀·阿利·米儿咱接到撒马儿罕拥立为君（他作国王只有一两天）。而伯升豁儿则被监禁起来。伯升豁儿找了一个借口从后门逃出，到和卓·阿赫拉尔的长子家中躲藏。人们不敢进这位和卓的房子里去搜查。随后，以和卓·阿布勒·马卡林为首的一些人又把伯

---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108~10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51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③《拉失德史》，英文版，第119页。

升豁儿请出来，扶其复登王位，并立即采取措施镇压叛乱者。速檀·阿利·米儿咱和德尔维希·马黑麻·答儿罕都被抓获。德尔维希·马黑麻被处死，速檀·阿利·米儿咱被送往兰宫处抉目之刑。但行刑者没有执行，速檀·阿利·米儿咱逃回布哈拉。伯升豁儿率军前去进攻布哈拉，被速檀·阿利及诸伯克打败，乃退回撒马儿罕。

1496年，撒马儿罕遭到三个方面的进攻：一个方面是布哈拉速檀·阿利·米儿咱的追兵；一个方面是喜萨尔方面的速檀·麻素提·米儿咱（伯升豁儿之兄）与胡思老·沙[1]之兵；再一个方面则是费尔干纳的帖木儿后王巴布尔之兵，他也想占据撒马儿罕。三个王子从三个方面围攻撒马儿罕，历时三四个月之久。由于伯升豁儿的坚决抵抗，他们一下子不能得手。最后，巴布尔与速檀·阿利·米儿咱在距撒马儿罕二法尔沙赫（约30里）处的科希克河（Kohik）河畔协商，鉴于严冬来临，决定各自撤回故地，到来年夏天再进攻。而速檀·麻素提·米儿咱则带着舍黑·阿不都拉赫的女儿返回喜萨尔去了。

次年，速檀·阿利·米儿咱的支持者阿不都勒·喀里木·伊什里特率军来到库芬（Kufin）。马赫迪·速檀带着伯升豁儿的军队前来迎战，将其击败。伯升豁儿军乘胜进攻速檀·阿利·米儿咱，企图夺取布哈拉，为该城城民所却。

由于巴布尔曾与速檀·阿利·米儿咱约定，在1497年夏天夹攻撒马儿罕，巴布尔便让阿利·多斯特·塔海（Ali Dost Taghai）留在安集延，把而乌宗·哈桑留在阿黑昔，他自己在5月间率军从安集延出动，以图伦·和卓为先锋，向撒马儿罕前进。

撒马儿罕军在得知巴布尔军到来的消息时即仓皇撤退，巴布尔军多有斩获。两天后巴布尔进抵设拉子村，该地长官投降。随即向撒马儿罕前进，至阿比雅尔（Ab-i-yar）扎营。又有撒马

① 胡思老·沙是一个钦察人，其部属达2万人。有一弟名叫瓦里，被昔班尼汗所杀。

儿罕的将领数人来降。巴布尔的军队经过哈剌布拉克，渡泽拉夫善河，到撒马儿罕城以东约六英里的地方，同伯升豁儿的军队进行了几次战斗。他们夺取了撒马儿罕城周围的许多堡垒。伯升豁儿因补给不足而遇到很大的困难，因而对自己能否抵抗巴布尔的进攻感到失望，便于次年（回历九〇三年/1497~1498年）一再派人去突厥斯坦向昔班尼汗求援。[①]

昔班尼汗早就想夺取撒马儿罕。以前在马哈木汗败于康拜时他就责备马哈木汗为何不请他帮助。这一次在伯升豁儿的请求下，昔班尼汗趁机从突厥斯坦向撒马儿罕进军，在到达该城时在巴布尔大营的对面驻扎。巴布尔集合人马出击，昔班尼汗不想与巴布尔作战，便直奔撒马儿罕。当他到达城堡之下时伯升豁儿却未开门相迎，故昔班尼汗在数天后即转回突厥斯坦。

伯升豁儿在被围攻之下支持了七个月，最后不得不撤出撒马儿罕，率领扈从二三百人逃奔昆都士胡思老·沙那里去了。后来，伯升豁儿被胡思老·沙所杀。[②]

伯升豁儿逃走的消息传来后，巴布尔便立即向首都前进，于1497年11月底进据撒马儿罕城，进入布斯坦宫。这是他第一次夺得撒马儿罕，也表示他从伯升豁儿手中夺得了帖木儿王朝的大位。巴布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这样描写撒马儿罕城的情况："在世界上所有可居住的地区中，很少有哪个城镇像撒马儿罕这样令人喜爱。……撒马儿罕城为伊斯堪达尔（亚力山大）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71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回历九〇三年（1497~1498年），胡思老·沙与伯升豁儿引兵至石汗那、又自该地袭据喜萨尔。速檀·麻素提时不在城中，闻讯即逃往赫拉特，速檀·忽辛厚待之。接着又离去。次年，为乌兹别克人所杀。胡思老·沙以喜萨尔给予伯升豁儿，以昔咄给其弟瓦里。回历九〇三年（1497年），胡思老·沙立伯升豁儿为喜萨尔王。回历九〇五年（1499~1500年），胡思老·沙准备去进攻巴里黑，他就把伯升豁儿邀请来昆都士，一同出征。是年一月十日（1499年8月17日），在他们到达乌巴吉（Aubaj）渡口时，他竟将伯升豁儿及其手下的伯克们拘捕起来，用弓弦将伯升豁儿勒死，时在1499年8月17日。（见《巴布尔回忆录》，第10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所建。蒙兀儿人和突厥人称之为薛迷思干。帖木儿·伯克以之为首都。……撒马儿罕所有的居民，都是逊尼派。”巴布尔在列举了帖木儿、兀鲁伯、速檀·阿合马·米儿咱等历代帝王在撒马儿罕兴建的建筑物以后，又指出：“撒马儿罕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城镇。该城有一特点，为其他城镇所罕见，即每一行业各自划分了集市，互不混杂。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那里有高明的烤匠，烤出的馕很好。世界上最好的纸张出自撒马儿罕。”①

撒马儿罕城是在经过了七个月的围攻以后才被巴布尔占据的，在围城的过程中已经遭到很大的破坏。城陷之后巴布尔的士兵们大肆进行抢劫。巴布尔得到的几乎是一座被洗劫过的空城。居民们甚至连种子都没有。士兵们抢得的东西很快耗尽，既无粮饷又无金银。所以，部队骚乱不安，使巴布尔处在很困难的境地。巴布尔在谈及当时的情况说：“我在撒马儿罕即位以后，那里的伯克们在我面前享受的恩宠一如以前。对跟随我前来的伯克们，我按他们的地位也给以相应的品级和关怀。速檀·阿黑麻·檀巴勒（以下简称檀巴勒）是享受最大恩遇的一个。他原是一个一般的宫廷伯克，现在我却给予他以大伯克的待遇。……战士们抢得的战利品〔很快就〕消耗尽了。我们的士兵贫困不堪，而我们又不能给他们供给任何东西。加之，他们思念家乡，于是，开始三三两两地逃走。蒙兀儿人全都跑了，以至于后来速檀·阿黑麻·檀巴勒也走了。”②这个人跑回安集延以后公开地发动了反对巴布尔的叛乱，使巴布尔不得不放弃撒马儿罕。

檀巴勒曾经是鄂什地方的统治者。追随他一起叛乱的还有阿黑昔城长官乌宗·哈桑。檀巴勒叛乱的口号是要拥立巴布尔之弟只罕杰儿·米儿咱在安集延为王。在巴布尔夺得撒马儿罕以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72~7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83-8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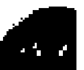
后，蒙兀儿的马哈木汗也想占有安集延。巴布尔说，他不能答应把安集延交给乌宗·哈桑和檀巴勒的理由有二：第一，马哈木汗已经提出对该地的要求，没有答应他，现在如果把这些地区交给只罕杰儿·米儿咱，就应先与马哈木汗商量；第二，他们趁着巴布尔的士兵大量逃回安集延之际而提出这一要求，有点近乎要挟。故巴布尔拒绝了他们的要求。[1]

在这种情况下，檀巴勒和乌宗·哈桑就从阿黑昔出动进攻安集延。当时，留在安集延的长官名叫阿利·多斯特·塔海，还有和卓·喀孜以及从撒马儿罕逃回的士兵们。巴布尔的家眷也在城中。在檀巴勒和乌宗·哈桑挟持只罕杰儿·米儿咱包围了安集延的时候，巴布尔的母亲给撒马儿罕送信，要巴布尔回来救援。这时，巴布尔患了重病，甚至不能讲话。在安集延镇守的阿利·多斯特·塔海听到这种情况，以为他不能活很久，就举城向檀巴勒等投降。可是，巴布尔不久却意外地痊愈了。他率领手下的部队回来救援安集延。总计，巴布尔从其进入撒马儿罕到其离开，只在那里当了100天的国王。

巴布尔在进抵忽毡的时候就得到消息说，安集延已在七天以前（即他离开撒马儿罕的那一天）投降了敌人。檀巴勒等听说巴布尔已经到达忽毡，就把和卓·喀孜绞死于城门之上。这样，巴布尔就在1498年年初丧失了自己的故土费尔干纳。另一方面，在巴布尔离开撒马儿罕以后，速檀·阿利·米儿咱就立即返回占据了这个帖木儿王朝的首都，使其陷于进退失据的局面。巴布尔后来在回忆这种处境时伤心地说："我们为救安集延而放弃了撒马儿罕，可是安集延也丧失了。事情的结果正如一句成语所说的'两头失踏'。我无可奈何地陷于艰难困苦之中。自我为君以来，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同自己的伴当和祖国分开。自我

---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8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记事时起，我也从未感到过这样的痛苦和艰难。”[①]

巴布尔处在两面受敌的状态中，只好派人到塔什干去向他的舅父马哈木汗求援，请求这位汗出兵进攻安集延。汗答应了他的要求，亲自率军取道阿汉加兰谷地，来到肯迪尔利克山口脚下扎营。巴布尔从忽毡前去同马哈木汗见面，然后一同过了这个山口，到了阿黑昔；另一方面，敌人也集合军队来到这里。[②]

正在这个时刻，马哈木汗却倾听敌人的欺骗，派人到檀巴勒那里议和。檀巴勒为了自救，说了许多好话，并给汗送了许多礼物和贿赂。在这种情况下，马哈木汗就丢下巴布尔不管，径自返回塔什干去了。对此，巴布尔曾经指出，马哈木汗作为一个统帅，毫无指挥的才能。因这时帕普[③]城堡的人对巴布尔寄予了希望，才固守该堡。只是由于马哈木汗进军迟缓，帕普堡才被敌军攻陷。当时只要他再前进一步，该地区有可能无需战斗就唾手而得。

于是，巴布尔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只好带领残部返回忽毡。当时巴布尔手下只有200多人，有贵族，也有平民。他的母亲和祖母以及一些家属，随即也被送来忽毡。那年的四五月间，他们就是在此度过的。巴布尔由于处境困苦，曾多次痛哭。此后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他不得不来回辗转于撒马儿罕与安集延之间。其间，巴布尔虽曾屡次请求马哈木汗的帮助，但每次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例如：他在向撒马儿罕进军时，派了人去向马哈木汗求助。汗指派自己的儿子速檀·马黑麻·速檀和沙·阿黑麻·速檀率领四五千人来援，自己也亲临乌腊提尤别。巴布尔在那里见过马哈木汗后，就取道雅尔·伊拉黑向撒马儿罕进发。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8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8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③ 帕普（Pap），在锡尔河桑渡口（Sang）的西北。

而速檀·马黑麻·速檀和沙·阿黑麻·速檀则走另外一条路比巴布尔先期赶到了雅尔·伊拉黑。他们在路上听说昔班尼汗正在袭击设拉子村及其附近一带地方，就折回去了。这又使得巴布尔不能前进，只能返回忽毡。

第二次，巴布尔又去塔什干请求马哈木汗帮助进攻安集延。汗派了几个异密带领七八百人给他。他们迅即向安集延前进。晚上经过突然袭击，攻下了纳速赫堡。可是，第二天早晨蒙兀儿异密对巴布尔说："我们人少，占据这个城堡又有何用?"于是又返回忽毡。

就在巴布尔来回于撒马儿罕与安集延两地之间，两方面都不能得手的时候，檀巴勒却加强了他在费尔干纳地区的统治。而巴布尔寄居的忽毡则是一个穷地方，其物产税人不足以支持200人的军队，当然也不能供应巴布尔家族及其部下的给养，更不能作为进取之基地。巴布尔既有志于重返撒马儿罕，就派人去同乌腊提尤别地方的统治者、杜格拉特部的异密马黑麻·忽辛商谈，向他借帕夏加尔地方过冬。从那里进攻撒马儿罕比较近便。马黑麻·忽辛同意了，巴布尔前往该地。他从那里派人去攻取雅尔·伊拉黑堡。当时该堡的守将是赛伊德·玉素甫，是巴布尔以前在撒马儿罕时的部属。速檀·阿利见巴布尔来攻，对这位守堡者不大信任，就将他送往呼罗珊。巴布尔的将士们使用各种手段夺得一些城堡。但撒马儿罕方面也进行了反击。在整个冬天，双方一直是在拉锯战中度过的。当春天到来的时候，速檀·阿利派和卓·雅海亚来谈判，他自己则率军出动，到了设拉子村和卡布德村。手下只有二三百士兵的巴布尔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因而又不得不返回忽毡。

忽毡这个穷地方既然不能支持巴布尔及其部下的给养，他们又只好决定去乌腊提尤别南面的夏牧场。这时，马尔格兰地方的长官阿利·多斯特·塔海派人来给巴布尔送信，表示愿意将

该地献给他。巴布尔喜出望外，连续数天昼夜兼程地赶到了马尔格兰。经过谈判，达成一定的协议，阿利·多斯特·塔海便打开城门让巴布尔入城。

由于当时统治安集延的叛乱者檀巴勒和乌宗·哈桑实行暴政，人民十分不满，盼望巴布尔回去。所以，巴布尔在马尔格兰只待了两三天，就率部前去进攻安集延。同时，派了几个异密到安集延以南的山区去争取那里的山民，如阿斯帕拉人、图鲁黑沙尔人、奇克拉克人等。檀巴勒和乌宗·哈桑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也征集军队并号召安集延和阿黑昔的居民参加军队。他们带着只罕杰儿·米儿咱来到马尔格兰以东两英里处的撒班村扎营，一两天以后又进至马尔格兰郊区，准备围攻巴布尔。巴布尔的部队进行了成功的阻击，使敌人未能接近城堡。

这时，安集延各处都发生反抗两个叛乱者的起义。在乌宗·哈桑的属地阿黑昔，有一个名叫哈三·狄赫恰的贵族领导群众用大头棒打击乌宗·哈桑的士兵，迫使他们退到城堡内。他又派人去邀请巴布尔的异密入城。另一方面，塔什干的马哈木汗也派了军队来支援巴布尔。乌宗·哈桑立即派人前来解救阿黑昔，但他们被巴布尔和马哈木汗的军队击溃，大部分人被杀，只有少数人逃回。在这种情况下，乌宗·哈桑已不可能再在马尔格兰附近待下去，便仓皇地向安集延溃退。可是留在安集延的纳昔尔伯克却对他们闭城不纳，而且还派人去请巴布尔来。因此，乌宗·哈桑和檀巴勒二人又不得不离开安集延，前者退往阿黑昔，后者退往鄂什。只罕杰儿·米儿咱及其家属从乌宗·哈桑处逃出，与檀巴勒会合。但鄂什地方起义的人民也不让檀巴勒入城，迫使他前往讹迹邗城。

在纳昔儿伯克的邀请下，巴布尔从马尔格兰来到安集延。他在回忆录中说："就这样，我于回历九〇四年助勒·盖儿德月

（1498年6月）重新占有了已丧失两年的我祖先的故土。"[1]这是他最后一次夺取安集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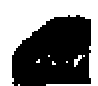
巴布尔在收复了安集延以后，就让前来支援的蒙兀儿人返回塔什干，同时自己又率领人马前去追剿阿黑昔的乌宗·哈桑。后者没有进行坚决的抵抗，提出只要能饶恕他的性命就投降。巴布尔同意了这个条件，顺利地拿下了阿黑昔，任命哈斯木·阿加布为监治官。乌宗·哈桑被允许前往喜萨尔。

15~16世纪时，中亚各地的封建统治者一般都视人民如草芥，任意践踏，剥削压迫，无所不至。帖木儿朝最后的君主巴布尔，无论在当时和后代，都被认为是最有文化教养的和受人尊敬的。然而就是他，对待人民的态度同一般的封建主也没有多大的差别。例如，他在重新回到安集延、登上费尔干纳地区的王位以后，就立即下令让手下的士兵对当地人民进行抢劫，特别是抢劫那些在巴布尔离开安集延期间留在原地的军政人员。这样一来，就引起广泛的不满，终于导致了对巴布尔的新的反抗。巴布尔在回忆这些情况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说那是"做的稍微急促了些。……由于这一次考虑不周的命令，竟产生了多大的麻烦！我第二次不得不离开安集延的原因，归根到底正是由于我下了这个欠考虑的命令"。[2]

首先起来反抗巴布尔的是当地的蒙兀儿人。当时，安集延的蒙兀儿人不少，如巴布尔的母亲手下就有1500~2000蒙兀儿人，还有更多的蒙兀儿人随同几个异密从喜萨尔到来，约有4000人之多。蒙兀儿人过着游牧的生活，靠掠夺战利品作为自己的收入。当巴布尔剥夺他们的收入时，他们就进行反抗，并且派人到讹迹邗去与檀巴勒联合。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101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10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巴布尔派了哈斯木·伯克率军前去镇压。他们在雅锡克吉特地方渡过艾拉什河（Ailaish），立即与叛军相遇。双方短兵相接进行厮杀，哈斯木·伯克的军队被击溃。巴布尔在听到这一消息后，就亲自率军在8月25日从安集延出发去进攻鄂什。檀巴勒派了他的弟弟哈力勒驻守于鄂什地区的马都[①]堡。这是一个地势险要，防守极严，难于攻取的城堡。经过长久的围攻，巴布尔终于拿下了这个堡垒，但也牺牲了许多人。

接着，巴布尔又从那里前往鄂什的翁祖提尤别（Unju-tupa）村扎营。檀巴勒从安集延退走后，驻扎在阿比罕村，距巴布尔约有五英里远。他们在这个地方停驻了40天没有交锋。这时，有原伯升豁儿手下的异密速檀·阿黑麻·哈拉瓦尔从喜萨尔、康巴尔·阿里从鄂什前来支援巴布尔。他们合军，发动进攻。檀巴勒撤离阿比罕村，巴布尔进驻其地。次日，与檀巴勒和只罕杰儿·米儿咱的军队战于撒哈村（Saqa）。檀巴勒一开始就无心恋战而逃，巴布尔获胜。当时正值严冬，缺少粮草，不可能去讹迹邗追剿檀巴勒，巴布尔只得返回安集延。

巴布尔经过商量后认为，留在安集延过冬绝不能威胁敌人，而且该城食物也不多，只有到那不缺谷物的地方过冬，人马才能强壮，并且困扰敌人。为此，巴布尔就离开安集延，到拉巴提克·奥尔秦尼（意为两条河流之间）的阿尔米扬和奴什阿布两地过冬。在这里，他们靠劫掠檀巴勒的居民所生产的粮食来维持自己。

就在这个时候，巴布尔手下的康巴尔·阿里却请求回到忽毡去。巴布尔同意了他的要求，而他自己则前往安集延。另一方面，檀巴勒不断地派人去塔什干，联络马哈木汗以共同反对巴布尔。马哈木汗响应他的提议，派檀巴勒之兄伯克·提勒巴率军

① 马都（Madu，或写作Mazy），即今吉尔吉斯共和国鄂什以东的马迪。

来援。檀巴勒从讹迹邗出动，前往拉巴提克·奥尔秦尼。

伯克·提勒巴同马哈木汗之子速檀·马黑麻率领五六千蒙兀儿人围攻卡散城[①]。巴布尔不顾天气严寒前去迎战，在行军中许多人的手脚、耳朵都冻坏了。可是，在巴布尔的军队到达距卡散两英里的地方时，蒙兀儿人却退去了。檀巴勒率军赶来同蒙兀儿人会师，未遇。在这种情况下，巴布尔如果趁机袭击檀巴勒，定可将其消灭。但由于一个名叫外斯·拉噶里的异密反对，他们坐失时机，终于让檀巴勒得以逃往阿尔强堡。巴布尔在纳曼干停驻了三四十天，无所作为。

1500年2月间，巴布尔率军从纳曼干进抵距比什喀兰堡两英里的一个高地上。当时，檀巴勒已挟持只罕杰儿·米儿咱转移到了该堡。双方进行了一些战斗。但在三四天以后，巴布尔手下的几个异密，如阿里·多斯特和康巴尔·阿里等竟违反他的意愿，擅自同檀巴勒进行和谈。巴布尔及其亲信人员根本反对和谈，对上述人员的活动毫不知情。尽管如此，因这几个异密是实权人物，不理会他们的意见也是危险的，巴布尔只好接受他们谈判的结果，那就是：锡尔河以北、阿黑昔一边的地区，划归只罕杰儿·米儿咱；锡尔河以南、安集延一边的地区划归巴布尔。以后兄弟俩还协商同意，要合兵进攻撒马儿罕。如果巴布尔占据了首都撒马儿罕，则费尔干纳全境将给予只罕杰儿·米儿咱。

1500年2月底，只罕杰儿·米儿咱和檀巴勒二人前来向巴布尔称臣。巴布尔允许其弟前往阿黑昔，而他自己则返回安集延。他们两兄弟争夺费尔干纳的斗争至此告一段落。

---

① 卡散城，是阿黑昔以北的一个小城。巴布尔说："正如安集延的河是从奥什（即鄂什）流来一样，阿黑昔的河是从卡散流来。卡散空气很好。美丽的花园全都坐落于河岸，故被称为'羊羔皮做的外套'。奥什和卡散的居民竟夸各自城镇的景色之美和空气之清洁。"（见《巴布尔回忆录》，第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二节 乌兹别克人占领河中，巴布尔被逐

15世纪末16世纪初，帖木儿王朝已分裂成一些小国。各个帖木儿后王互相争斗，都想夺取撒马儿罕，使自己成为霸主，但都腐败无能，无人能够制服群雄，号令天下。年轻的巴布尔虽然比较有教养，但由于没有阅历和经验，也未能稳固地夺得撒马儿罕，荣登大位。所有这些宗王，都被手下握有实权的异密们玩弄于股掌之上，有的被逐，有的被弑，有的只是傀儡。在这种情况下，帖木儿朝的后继者们当然无力抵抗外来的、新兴的游牧民族的人侵，终于被从北方钦察草原南下的乌兹别克人所驱逐，从而消失于中亚的历史舞台。

巴布尔和他的兄弟只罕杰儿·米儿咱虽然各由一些异密奉为君主，但并没有什么实权。例如，安集延的真正的掌权者乃是阿利·多斯特·塔海。在巴布尔回到安集延以后，这位异密就特别专横跋扈起来，把一切权力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他竟排挤巴布尔的亲信人员，把外斯·拉噶里和伊不拉欣·萨鲁抓起来，剥夺他们的领地，抢夺他们的财产。阿利·多斯特·塔海的儿子穆罕默德·多斯特的行为完全模仿素丹，就好像一个国王。巴布尔说，他们父子之所以这样妄自尊大，目无君主，只是"由于依靠檀巴勒为其后盾"，而巴布尔却没有权力来禁止他们的这种胡作非为。巴布尔感到是受了他们父子的侮辱。[1]这说明，巴布尔和只罕杰儿·米儿咱都处在这些异密的操纵之下。

在撒马儿罕，帖木儿后王速檀·阿利也是处在同样的境况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116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中。当时河中的宗教领袖和卓·雅海亚，不但是精神上的统治者，而且实际上操纵着世俗政权。据宽德密尔讲，速檀·阿利几乎每天都要去向这位和卓请示对于国家政事的意见。在和卓面前，他从来都是低头哈腰，毕恭毕敬。至于那些异密、伯克、答儿罕和官员们，也根本不尊重这位帖木儿后王。如布哈拉的答儿罕巴基，吞没了布哈拉政府的全部税收，不给任何人分一文钱。撒马儿罕的答儿罕穆罕默德·马即德控制了整个撒马儿罕，把所有的地方都分给自己的儿子们和部属们。除了他确定的一小部分税收被交给速檀·阿利以外，其余的收入全归己有。可是，速檀·阿利这时已经长大成人了，岂能容忍这种局面！他开始同自己的家人策划对付答儿罕的办法。穆罕默德·马即德得知他的图谋以后，就同自己的伴当、亲信、伯克们一起离开了首都。

穆罕默德·马即德想邀请蒙兀儿人来进攻撒马儿罕，不成，又去邀请巴布尔。1500年6月，巴布尔应邀从安集延出动。他到达卡巴（Qaba）时，得到消息说檀巴勒之弟哈力勒突然攻占了鄂什，仍然继续向撒马儿罕前进，一直到达乌腊提尤别。

帖木儿后裔兄弟、叔侄之间的这种愚蠢的内争，被乌兹别克的昔班尼汗所利用。昔班尼汗是钦察阿布勒海尔汗之孙，在其祖父死后，投奔河中，成为布哈拉监治官异密·阿不都·阿里·答儿罕僚属。这位异密与速檀·阿合马·米儿咱大约同时死去。此后，昔班尼汗到了突厥斯坦请求马哈木汗的保护。马哈木汗就把突厥斯坦之地赐给了他。这引起了当地哈萨克人对这位蒙兀儿汗的不满和反抗。这时哈萨克人已得到很大的发展。在克烈汗和扎你别汗的领导下，哈萨克部落发展到20多万人。克烈汗死后，其子巴兰都黑汗即位。扎你别汗的后继者哈斯木汗虽然名义上奉巴兰都黑为君，但实际上是哈萨克部落中权力

最大的统治者。[①]他们都同乌兹别克人为敌。与此相反，蒙兀儿的马哈木汗则支持和帮助乌兹别克的昔班尼汗。

马哈木汗让昔班尼汗占据了昔格纳克、讹答剌、扫兰等地，作为发展的根据地。他经常同哈萨克人有冲突。哈萨克的巴兰都黑汗和哈斯木汗都曾进攻讹答剌、昔格纳克。由于马哈木汗的帮助，昔班尼汗的权力日益增长。米儿咱·海答儿一再批评马哈木汗帮助昔班尼汗的做法，说是他使昔班尼汗夺得了撒马儿罕和布哈拉。[②]

据《昔班尼纪事》讲，昔班尼之弟马赫穆早在伯升豁儿时就曾侵人河中，直到吉扎克，但被击退。昔班尼汗带了一千蒙兀儿人前来为其弟报仇，也由于这些蒙兀儿人的叛变而失败。以后，昔班尼汗就着手争取撒马儿罕的突厥异密。在得到他们的支持以后，又发动对撒马儿罕的进攻。1500年初，昔班尼汗率军围攻这个帖木儿朝的首府，战斗十日，打退了城内的反抗，由奇哈儿拉赫门入城，止于巴基诺夏宫。接着，又与内城守军搏斗，自旦及暮。次日，得到消息说，昔班尼汗的前恩主异密·阿不都·阿里之子巴基自布哈拉前来援救撒马儿罕，已到达达布西堡。于是，昔班尼汗就放下撒马儿罕，转而与巴基战。他打败了巴基的援军以后，留下一支军队继续围攻撒马儿罕，自己则前去进攻布哈拉。布哈拉迅速被攻下，昔班尼汗把家眷放在这里，然后又转过头来围攻撒马儿罕。

速檀·阿利·米儿咱的母亲祖赫拉·别姬·阿尕是一个乌兹别

---

① 关于哈斯木汗，米儿咱·海答儿的说法有些夸大，他说："哈斯木汗征服了整个钦察草原。他的军队在百万以上。除了术赤汗以外，该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比他更强大的汗。"（见《拉失德史》中译本，第1编，第274页。）而巴布尔的说法则不同，他说："据说，在哈萨克所有的汗和速檀当中，没有一人能像哈斯木汗那样，把哈萨克部落治理得井然有条理。他的军队计有三十万人。"（见《巴布尔回忆录》，第21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拉失德史》，第1编，第33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克女人。她秘密写信给昔班尼汗说，如果他愿娶自己为妻，那么她的儿子速檀·阿利·米儿咱就会把撒马儿罕城献给他。条件是，在昔班尼汗取得河中以后，应当留一个地区给速檀·阿利·米儿咱做采邑。昔班尼汗答应了这个女人的要求，进入了撒马儿罕。①

另一种说法说撒马儿罕守备得很坚强，只是由于速檀·阿利·米儿咱同和卓·雅海亚之间的分歧和发生了饥荒，才于1500年初被乌兹别克人攻下。②三四天后，速檀·阿利·米儿咱即被昔班尼汗所杀。

当昔班尼汗击败巴基，正向布哈拉前进时，巴布尔到了乌腊提尤别。他从该地朝撒马儿罕进军，在到达罕·玉尔提时马即德前来投顺，并说和卓·雅海亚也欢迎巴布尔。巴布尔又前行到达达尔·伊·甘姆河。这时得到消息说，昔班尼汗已攻下布哈拉，并转回来再攻撒马儿罕。于是，巴布尔只好离开该地前往渴石。几星期后，得到了撒马儿罕陷落的消息。巴布尔只得又随马即德和一些撒马儿罕的伯克们离开渴石，前往喜萨尔。在到达石汗那时，穆罕默德·马即德·答儿罕就带领撒马儿罕诸伯克们前去投奔胡思老·沙。巴布尔说："我们丧失了都城和国土，不知何去何从。尽管胡思老·沙曾经给我的家族造成这么大的灾难，我们因没有其他的办法，仍不得不经过他的领地。"③

巴布尔曾想取道喀尔提锦和阿赖岭去土鲁番他的满舅父速檀·阿黑麻·汗（阿剌扎汗）那里。但这个想法没有实行。他继续前行，到雅尔·伊拉黑地区，在阿斯非杜克城堡集会，与伯克

① 参看《巴布尔回忆录》，第123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万伯里：《布哈拉史》（A.Vambery, History of Bokhara from the Earlist Period down to the Present. Composed for the first time after oriental known and unknown historical manuscripts, London, 1873.），英文版，第253页。

③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12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们进行讨论何时去攻取撒马儿罕。他们认为，昔班尼汗攻下撒马儿罕不久，该城人马并不亲附于他。如果去进攻，人民将为内应，即使人民不给援助，他们也不会为乌兹别克人而战。因此，巴布尔才下定决心再去进攻撒马儿罕。

当时昔班尼汗所部的乌兹别克人都不喜欢城市，因此，他就率领七八千人驻在和卓·狄达尔附近，另外两千人也驻在城外，只留了五六百人守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岁的巴布尔才敢以240人之众去攻城。他在午夜时率众渡过壕桥，从那里派七八十人用梯子爬入城内，打开城门，放大队入城。熟睡中的市民被叫醒起来，用大头棒和石头在街巷里像打疯狗一样，打死乌兹别克人四五百。昔班尼汗暂时撤退到布哈拉。于是，巴布尔又夺得了撒马儿罕城。

这是巴布尔第二次夺得撒马儿罕。那是在1500年的晚秋时节，他对此非常自豪地说："近一百四十年以来，撒马儿罕城一直是我朝的首都。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乌兹别克人，外来者与敌人，竟来夺占了该城。……我曾来进攻过一次撒马儿罕，让敌人有所防备；在我第二次来时，真主帮了我的忙，撒马儿罕被我攻下来了。我将这些全部著之于书。"①

但是，巴布尔这次在撒马儿罕也只待了五六个月。到第二年（1501年）的春天，昔班尼汗就进行反攻，先夺取了喀拉库尔和达布西堡，并向本城前进。巴布尔在五月间从首都出动，前去迎战。他到撒里普尔（桥头）②扎营。昔班尼汗驻扎在相距五英里的地方。开头四五天双方不断有所接触。巴布尔由于得到巴基和马哈木汗的援军各一二千人，急于决战，但在桥头的大战中却完全被乌兹别克人所击溃。他说："前来援助我的蒙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125~13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撒里普尔，在卡塔库尔干以东（偏北）6.4公里处。

兀儿军毫无用处。他们不去打仗，却开始抢劫我们的士兵并夺取其马匹。这样的事不止发生过一次。这些丧门星似的蒙兀儿人的一贯的习惯就是如此。胜利了，他们就抢夺战利品；失败了，他们就对自己的人进行抢劫，夺取马匹，也抢战利品。"[1]在这种情况下，巴布尔等便沿着泽拉夫善河北岸前行，重新渡过该河后，进入撒马儿罕城，决定坚守城堡。

昔班尼汗在两三天后就率军逼近首都，将其围困。城内人虽多次出击，总不能胜。就这样被围困达四个月之久。当时，正是谷物成熟的季节，撒马儿罕人不敢出去收割，终于发生饥荒，迫使穆斯林们用桑树和榆树的叶子甚至碎木头片来喂马。巴布尔遣使到各个方面去求援，没有得到任何响应。他特别埋怨赫拉特的帖木儿后王速檀·忽辛·拜哈拉，不但不给一点援助（即使是鼓励也没有），反而与昔班尼汗通使。这时，昔班尼汗提出议和。巴布尔既不能得到各方面的援助，又无法抵抗，只好接受这个提议，签订一种类似和约的条约以后离开。

巴布尔在午夜时分带着他的母亲和少数人逃出撒马儿罕城。在出走时，他的姐姐罕匝答·别昆则落入昔班尼汗之手，后为昔班尼汗生一子，名胡兰姆·沙。该城的宗教领袖和实际上的统治者和卓·雅海亚虽经剃须化装逃出，也被抓回处死。万伯里说："这次撒马儿罕的陷落，就表示帖木儿朝帝国的灭亡。"[2]

巴布尔在逃离撒马儿罕以后，经伊兰·乌提到吉扎克，从此地再前往乌腊提尤别，在该地区的迪赫·卡特村过冬。同时，又去塔什干亲自拜谒沙·别昆、马哈木汗和一些亲戚。他曾希望他的舅父马哈木汗能给他一个地方作为安身之所。马哈木汗答应把乌腊提尤别给他，但马黑麻·忽辛·米儿咱不同意。巴布尔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13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巴布尔曾多次表示了察合台人对蒙兀儿人的厌恶与鄙视。

② 万伯里：《布哈拉史》，英文版，第255页。

只好仍返回迪赫·卡特村。

这年冬天，昔班尼汗曾踏冰渡过锡尔河，到沙鹿海牙和别什干附近进行劫掠。当春天回暖时，他又来进攻乌腊提尤别，但随即退去。那年冬天巴布尔都是在群山中流窜，无家无房，亦无领土可以立足，于是就又来到塔什干马哈木汗那里。

在塔什干，巴布尔仍然是过着贫困和屈辱的生活。他既无封土，又无财产，其随从人员绝大部分都已散去，孤立无援，深感失望。他想："与其在人们的眼底下忍受贫困与屈辱，还不如走，能走多远就多远。"他说他打算去中国。因他从孩提时代起就希望去中国，只是由于费尔干纳和撒马儿罕的政务缠身而未能成行。现在所有这些障碍都没有了，故决定立即去土鲁番他满舅父速檀·阿黑麻·汗（阿剌扎汗）那里。[①]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位舅父。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阿黑麻汗到塔什干来了。情况是这样的：昔班尼汗在马哈木汗的帮助下占领了撒马儿罕，夺得了对河中的统治权。乌兹别克人从四面八方前来归附于他，使其军队增加到5万人。昔班尼汗既已强大，他的攻击目标就转而对着马哈木汗来了。马哈木汗对此追悔莫及，开始感到绝望。[②]他派人去土鲁番给其弟阿黑麻汗送信，并邀请他前来相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阿黑麻汗率军来到塔什干的。随同阿黑麻汗一起来到塔什干的还有他的儿子速檀·赛德·汗和巴巴·汗·速檀[③]。阿

---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15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120页。

③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156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按：这里所说的巴巴·汗·速檀，应即《拉失德史》中提到的巴把叉·速檀，为阿黑麻汗第四子，赛德汗为其兄。《明实录》写作巴把叉，如《正德实录》卷一二六："哈密王速檀拜牙即，尚匿于其弟（指满速儿之弟）巴把叉营。"又卷一三七："（正德十一年）五月，已丑，土鲁番归哈密城。火者他只丁既得重赂，乃去哈密，以城归我。而速檀拜牙即尚留速檀满速儿之弟巴把叉所。"阿黑麻汗来塔什干时，将其原来统治的土鲁番等地区交给自己的长子满速儿。满速儿继续与明朝争夺哈密。

黑麻汗既来，巴布尔去中国的打算也就打消了。

巴布尔随沙·别昆等一起在塔什干和赛兰之间的一个地方迎接到阿黑麻汗，然后从该地前往塔什干。巴布尔在谒见阿黑麻汗时，这位汗赐给他一些礼物，如蒙兀儿袷袢、腰带、带鞍辔的马、绣花的蒙兀儿帽子、中国的绸缎长袍、中国腰带、盔甲等。

阿黑麻汗带来的人不多，大约是1000多，不到2000千人。当时，他们面对的不仅是乌兹别克人，而且还有也是蒙兀儿人的檀巴勒。因在1500年5~6月间，檀巴勒占据了整个费尔干纳地区，其弟哈力勒占据了鄂什。他们很快就变成了马哈木汗的敌人，向马哈木汗进攻。针对这种情况，阿黑麻汗来到塔什干以后，他们兄弟就商量决定先消灭檀巴勒的叛乱势力，以解除后顾之忧，然后去进攻昔班尼汗，以夺取撒马儿罕。而米儿咱·海答儿说，正是由于马哈木汗的缺乏远见，才导致了檀巴勒在安集延的叛乱。

马哈木汗命巴布尔率领一支部队渡锡尔河，去鄂什与乌兹根方面，从后面绕过去进攻檀巴勒；马哈木汗兄弟则从正面去进攻安集延。这样，两位汗就在1503年携同巴布尔率领3万人马去费尔干纳镇压檀巴勒。檀巴勒也征集了一支军队到达阿黑昔。

檀巴勒在费尔干纳地区的统治是不得人心的，故其政权也是不巩固的。他为了维持一支常备军，向费尔干纳的城乡居民征取高额赋税，仍然不能应付开支，故又向相邻地区进行劫掠。费尔干纳地区的人民不堪檀巴勒的剥削压迫，所以在巴布尔到来时纷纷举行起义。巴布尔经过阿赖地区突然到达鄂什时，居住在安集延南部和东部山区与草原的农牧民都前来归附。乌兹根与马尔格兰二地，都赶走了檀巴勒任命的长官，向巴布尔称臣。在锡尔河以南除安集延以外的所有城堡，都承认了巴布尔的政权。

巴布尔试图从鄂什去夺取安集延。他带了军队在午夜时走到距安集延两英里的一个地方，在此派遣康巴尔·阿利和另几个伯克到安集延城里去找该城的和卓及显贵人物谈判，要求他们打开城门投降。巴布尔的战士们骑在马上等待使者们返回。等着等着，他们有的打瞌睡，有的睡着了。那时，巴布尔手下艾育伯·别乞克率领一些蒙兀儿人在安集延附近进行抢劫，他们听到巴布尔军的嘈杂声，就走近前来，并喊口令（或译为pass-words）。[①]由于巴布尔手下的一个萨尔特人和卓·穆罕默德·阿利喊错了口令，导致蒙兀儿人误把他们作敌人，一时战鼓雷鸣，喊声大作，向他们放箭。巴布尔部手下的人惊醒，也以为是敌人，又不知其有多少，便在黑暗中各自夺路而逃。巴布尔剩下三个人与这些人（蒙兀儿人）混战了一场。巴布尔部被击溃，他回到了鄂什，夺取安集延的计划便没有成功。

但安集延附近的城堡、山地和平原则都被巴布尔夺得。檀巴勒及其党羽们对自己能否守住安集延都失去了信心。五六天后，他所属的军队开始逃散。其中有的人前来投奔巴布尔，并说檀巴勒面临崩溃。因此，巴布尔就再次去进攻安集延。当时管治该城的是檀巴勒的弟弟速檀·穆罕默德·尕耳普克。他率领所部从爱喜山近郊出动。巴布尔迅速对其进行袭击。尕耳普克被击败，退到城内。巴布尔追敌至城郊边缘的和卓·基城。

时已入夜，巴布尔如果进至城堡门下，安集延肯定会被攻下。但手下的一些人劝他后退休息，等待守城者在明天投降。

① 口令，是蒙兀儿和察合台等游牧部落在战斗中使用的一种联络方法。口令有两种：一种口令是每个部落专用的；另一种口令是供全军使用的。在战争中，用两个字做口令；如在战斗中相遇时，一个人说出一个字，另一个人说出第二个预定的字作答，以便判别和区分是朋友还是敌人，是自己人还是外人。在这次的进军中确定的口令是“塔什干”与“赛兰”。当蒙兀儿人上来时，喊“塔什干”，但不懂这个习惯的萨尔特人和卓·穆罕默德·阿利却也喊“塔什干”，以致蒙兀儿人以为他是敌人，就向他放箭。（见《巴布尔回忆录》，第16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巴布尔听信了这种意见，坐失时机。他渡过喀坎渠，到拉巴特·伊·早拉克村边扎营，让部队住下来休息睡觉，既未设防，又未布哨。

这时，被马哈木汗兄弟打败的檀巴勒退回安集延，于黎明时分前来袭击巴布尔的营地。巴布尔的将士们从睡梦中惊醒，仓皇四散奔逃。巴布尔披挂上马，执剑荷弓，只带了十来个人前去应战。在遇敌时，其所属的大部分人又散去，只剩下三个人与檀巴勒交锋。在战斗中巴布尔受重伤，右腿被箭射穿，头部被砍了一个口子。巴布尔乃不得不退往鄂什。

追赶檀巴勒的两位汗驻扎在安集延附近。两天后巴布尔从鄂什来到安集延与汗见面。在见面时，马哈木汗竟将属于巴布尔的、锡尔河以南从安集延往下的所有地方都给予其弟阿黑麻汗。马哈木汗解释说，这是考虑到阿黑麻汗自己的领土很遥远，他在这里没有任何领土。马哈木汗答应让巴布尔占有锡尔河以北阿黑昔以下之地。以后，两位汗将要去进攻首都，如得手就将整个撒马儿罕交给巴布尔，而整个费尔干纳就转归阿黑麻汗。巴布尔回忆此事说："也许，这是诓骗我的花招，因谁也不知道，在一切实现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事。"[①]

为此，巴布尔与他的部下引起了疑虑和不满。康巴尔·阿利就劝巴布尔去联合檀巴勒，把蒙兀儿汗赶出安集延。但是，巴布尔考虑到两位汗是自己的舅父，而当时的形势又必须联合蒙兀儿人来抵御昔班尼汗，故只好委曲求全，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康巴尔·阿利因自己的意见未被听取而怕获罪，就在三四天后逃往檀巴勒那里去了。巴布尔仍然去谒见阿黑麻汗，这位汗派了他从土鲁番带来的一名医生为巴布尔治伤。

这时，蒙兀儿汗已夺得费尔干纳的所有领土，只有安集延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16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和阿黑昔二城尚处在对方的手中。他们剩下的任务就是要拿下这两城。马哈木汗派了几个异密到巴布尔那里，同他一起率领约一两千人的队伍前去夺取阿黑昔，而两位汗则去亲自围攻檀巴勒所据守的安集延城。

檀巴勒派他的弟弟舍黑·拜牙即据守阿黑昔，以沙赫巴兹·葛逻禄据守卡散。这时沙赫巴兹来驻于纽肯特堡前。巴布尔等在巴赫拉塔对面渡过锡尔河，前往纽肯特堡进攻沙赫巴兹，于天明前到达。沙赫巴兹得到消息后，就逃离纽肯特城郊，进入城堡以内。巴布尔的军队去比什哈兰方面的山中进行抢劫。沙赫巴兹乃放弃纽肯特堡，逃往卡散。巴布尔军返回后进据纽肯特堡，又外出对周围地区进行攻掠，至于阿黑昔与卡散。阿黑昔地区的帕普堡派人来投降。

当时，两位汗正在围攻安集延城堡。檀巴勒为了离间巴布尔同两位汗的关系，要其据守阿黑昔的弟弟舍黑·拜牙即派人来邀请巴布尔入城。巴布尔后来在回忆录中估计，舍黑·拜牙即可能是在同檀巴勒商量以后决定这样做的，因为没有巴布尔蒙兀儿汗在费尔干纳就无立足之地。巴布尔把此事告诉了蒙兀儿汗。汗们要巴布尔将计就计，应邀前去，以占领阿黑昔城。巴布尔想，进入该城后，可用各种手段来使舍黑·拜牙即与檀巴勒分开，让其为自己效力。就这样，巴布尔进据了阿黑昔城。阿黑昔既为巴布尔所得，檀巴勒的兄弟遂转到巴布尔一边。

两位汗没有过锡尔河，而是去了马尔格兰和杏仁村，在忽毡过河。檀巴勒尾追之，一直追到马尔格兰。一天，只罕杰儿·米儿咱在马尔格兰逃脱檀巴勒的追击后，前来阿黑昔投奔巴布尔。次日天明时，檀巴勒率领两3000人也来到阿黑昔，巴布尔率领100多人准备与之战斗。这时，檀巴勒派了康巴尔·阿利和舍黑·拜牙即去同巴布尔进行和谈。巴布尔的随从人员不同意议和，将此二人拘捕囚禁。他们的军队遂与檀巴勒所部在阿黑昔

城的街巷中进行了战斗。巴布尔手下不过200人，终于被多达3000人的檀巴勒军击败，只好逃出阿黑昔。敌人尾追之，一直追到卡尔南。只因遇到蒙兀儿汗派来的人，巴布尔才得以于1504年2月到达安集延与两位汗会合，并向他们叙述经过。

巴布尔来到安集延时，两位蒙兀儿汗正在加紧进攻安集延城。马哈木汗让自己的儿子速檀·马黑麻·速檀率领一支大军留驻于根据地塔什干；让杜格拉特部异密马黑麻·忽辛率军扼守乌腊提尤别，以防昔班尼汗经过。[①]蒙兀儿汗以为这样安排以后，就可以在讨伐檀巴勒的过程中无后顾之忧了，但事实却不是这样。

檀巴勒感到难于固守，就派遣其另外一个兄弟伯克·提耳巴到撒马儿罕去向昔班尼汗求援，并向他称臣。昔班尼汗已经知道安集延的情况，也知道蒙兀儿汗在征服费尔干纳以后下一步是要进攻撒马儿罕。他想，两位蒙兀儿汗联合起来，要恢复巴布尔在费尔干纳的政权，这使自己在撒马儿罕的利益受到了威胁。所以，他在接见了檀巴勒的使者伯克·提耳巴后，立即答应一定来帮助檀巴勒。

当时两位蒙兀儿汗已同喜萨尔地区的胡思老·沙交换了信件，商议共同进攻乌兹别克人。蒙兀儿汗们讨伐檀巴勒的胜利，自然就加速了他们预定的计划。所以，对昔班尼汗说，必须消灭蒙兀儿的势力。但是，他不可能同时对蒙兀儿汗及胡思老·沙作战，只好先进攻前者。

据《努斯拉特纪事》和《昔班尼纪事》二书的记载：昔班尼汗在撒马儿罕准备了一个月。当时，只罕杰儿·米儿咱占领忽毡，昔班尼汗于1503年春率军先后攻占了忽毡、沙鹿海牙等城。又有檀巴勒的兄弟舍黑·拜牙即和伯克·提耳巴等前来与他会合，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158页。

或为他充当向导，或为他补充人马。然后昔班尼汗就出其不意地去进攻蒙兀儿汗。当时驻守塔什干的速檀·马黑麻·速檀和乌腊提尤别的马黑麻·忽辛二人以为昔班尼汗不能在两方面的守军之间闯过去。可是，昔班尼汗从撒马儿罕出来后，却飞军驰过乌腊提尤别，直取费尔干纳。守卫乌腊提尤别的马黑麻·忽辛以为他是围城来了，就立即部署抵抗。昔班尼汗于哺礼时分到达，在城下扎营。当夕阳西下夜幕笼罩着大地的时候，昔班尼汗拔营远扬。城堡中的守兵发觉后去寻找他的去向时，乌兹别克人已走出许多程了。

马黑麻·忽辛在确知昔班尼汗是向费尔干纳进军时，就接连派了几个使者去向两位汗报告。结果信使与乌兹别克军同时到达。无论是塔什干的军队或乌腊提尤别的军队，都来不及去增援两位汗。[①]

那时，两位汗继续讨伐檀巴勒，带着巴布尔来到阿黑昔附近，还没有到达安集延。正在这个时候，昔班尼汗率领的3万人和忽春赤、速云赤、扎你别等将领，突然降临阿尔希安地方。两位蒙兀儿汗率领着1.5万人，来不及摆开阵势（《努斯拉特纪事》说乌兹别克军队是6000人，蒙兀儿军是2万人），经过短时的交锋，就被乌兹别克人击溃。马哈木汗和阿黑麻汗由于马匹疲惫不堪，不能行走，因而当了俘虏。巴布尔则逃到费尔干纳南部的丛山中去了。

昔班尼汗既打垮了蒙兀儿汗的势力，夺取了费尔干纳，就把该地区赐给檀巴勒及其兄弟们。檀巴勒得到安集延，舍黑·拜牙即得到阿黑昔，伯克·提耳巴得到马尔格兰。接着，昔班尼汗就从阿黑昔向塔什干进军。他在占领该城后对两位蒙兀儿汗说："我已经由于你们的援助而获得了大权。现在我俘虏了你们，但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158页。

我不杀你们，你们走吧!”同时，昔班尼汗娶了马哈木汗的女儿艾沙·速檀公主为妻，人们通常称她为蒙兀儿公主。他又把马哈木汗的幼妹倒剌·速檀公主给予自己的儿子帖木儿·速檀为妻，把忽图黑公主给予扎你别汗。昔班尼汗还尽量收编马哈木汗的部属，使自己的军队增加了3万名蒙兀儿人。以上事件发生在1503年6月。[1]

两位汗返回蒙兀儿斯坦以后不久，阿黑麻汗于1503年病死。其后，他的长子满速儿为土鲁番的速檀。满速儿继续同明朝争夺哈密，在中国史上甚为有名。米儿咱·海答儿说：“阿黑麻汗死后，马哈木汗把一切属于阿黑麻汗的土地和百姓都留给阿黑麻汗的诸子，其疆域从契丹（指明朝）边界起到喀什噶尔边界止。其中包括土鲁番，察力失（指焉耆），库车，阿克苏和乌什等地。马哈木汗自己则带领少数残存的部众退居蒙兀儿斯坦的沙漠中。他在那里住了五年。在这段时期里无大事可述。”[2]

在两位蒙兀儿汗被昔班尼汗打败并被俘以后，巴布尔则逃往费尔干纳以南的丛山中。有的书上说，他是先去蒙兀儿斯坦，朝哪个方向走的不清楚，似是走塔什干。但由于发现那边的路走不通，而昔班尼汗又已下令通缉他，故又转回来逃人费尔干纳的苏赫与胡希阿尔山区。他在那里过了大约一年的极困苦的生活。他无家可归，贫穷困苦，又被敌人包围。只是由于山区部落对他的忠顺和仁慈，才使他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免于覆灭。关于这一段的生活，《巴布尔回忆录》中的记述不详，只有《拉失德史》中曾简略地提到。据称，他在那里生活十分困苦，遇到无数灾祸。此外，他还带着母亲、大部分臣仆以及家眷和孩子们。在这次的行程中他们都吃尽了苦头，最后好不容易地

① 《拉失德史》，第2编，第2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162页。



到了胡思老·沙的首府喜萨尔。

喜萨尔的统治者胡思老·沙对巴布尔一行甚为冷淡，不但不接待他，还逼他离境。巴布尔等又不得不像以前一样继续逃亡。他于回历九一〇年（1504年）穆哈兰月（6月）中出发，离开费尔干纳南行，一路垂头丧气，忧虑重重，困苦万状，东逃西窜地向郭尔与巴格兰（今阿富汗）进发，前往呼罗珊。其狼狈之状，米儿咱·海答儿曾用先知的一句格言来描写："旅行是地狱的预尝之苦。"在巴布尔到达阿富汗时，他们已是精疲力竭，举步维艰了。[1]

两位蒙兀儿汗失败被俘以后，乌腊提尤别地方的统治者杜格拉特部的异密马黑麻·忽辛感到在该地区待不住了，就准备到喀尔提锦去。这时，喀尔提锦地区已被喜萨尔的胡思老·沙所吞并。马黑麻·忽辛到来时，胡思老·沙会见了他。接着，他又到了喜萨尔。这位统治者对他进行款待，邀请他做自己抵抗昔班尼汗的参谋。但昔班尼汗当即来犯，胡思老·沙及其部下不战而逃。马黑麻·忽辛便又到喀尔提锦这个重峦叠嶂、易守难攻的地区避难。时值严冬，大雪封山，道路不通。胡思老·沙见昔班尼汗已退去，就出兵进攻喀尔提锦。马黑麻·忽辛原来没有戒备，这时忙着集合约500人，守住山口。雪非常深，没有人敢离开道路。双方都下马进行战斗，自旦及暮，互相射箭。最后，马黑麻·忽辛的守军没有箭了，便转身逃跑。他仅带了六个人逃向喀什噶尔与安集延之间的费尔干纳东面的山区。这些山区中的人民叫做扎喜剌黑人，他们是偷盗牲畜的能手。

昔班尼汗在打垮了蒙兀儿汗，消除北方的劲敌以后，就转注于南方，想进一步灭掉呼罗珊的帖木儿王朝。

这时，呼罗珊的帖木儿后王速檀·忽辛经过数年的统治，国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175页。

家繁荣兴旺，平安无事。但到回历九〇一年（1495~1496年），又与喜萨尔的胡思老·沙之间发生了战争。速檀·忽辛率军进攻喜萨尔，进达帖尔美兹。胡思老·沙坐镇昆都士，命其弟瓦里统军。速檀·忽辛亲自进围喜萨尔，达两个月之久而不能克。速檀·忽辛又命其子巴的斡思咱蛮①率领大军往攻人数要少得多的胡思老·沙，反而失败。速檀手下诸将亦败于骨咄附近。故速檀不得不解喜萨尔之围，转往昆都士。在回历九〇二年（1496~1497年）以前，速檀·忽辛的国势尚强。但自喜萨尔战争失败以后，胡思老·沙的势力转强，而速檀·忽辛就一蹶不振了。

回历九〇一年（1495~1496年），巴的斡思咱蛮来到巴里黑，希望以其子穆明·米儿咱镇守其地。但速檀·忽辛却命幼子穆扎法尔·米儿咱为巴里黑长官。巴的斡思咱蛮令其子拒绝交出权力，速檀·忽辛怒，欲兴师讨伐，被阿利·失儿·纳瓦依劝止。由是父子交恶。于是，速檀·忽辛命穆扎法尔·米儿咱进兵阿斯特拉巴德，自己率军进攻巴里黑，于回历九〇二年八月二十九日（1497年5月2日）将巴的斡思咱蛮打败。九月一日，穆扎法尔·米儿咱又俘虏穆明·米儿咱送交速檀处，速檀将其绞死，导致臣下怨愤，多投附于巴的斡思咱蛮。接着，速檀·忽辛就进军巴里

① 速檀·忽辛的儿子：1.巴的斡思咱蛮，长子；2.沙赫·嘎里布·米儿咱，其貌粗陋，但纳瓦依说他聪明，能做波斯文和突厥文的诗文，曾镇守赫拉特，于回历九〇二年（1496~1497年）死，无后；3.穆扎法尔·忽辛·米儿咱，为其父所钟爱，但各次叛乱都源于他；4.阿布勒·穆赫辛·米儿咱；5.穆罕默德·穆赫辛，别名库浦克·米儿咱，于回历九一三年（1507年）为乌兹别克人所杀；6.阿布·土拉布·米儿咱；7.穆罕默德·忽辛·米儿咱，是萨非朝沙·伊斯迈耳的门徒，巴布尔说他是一个“顽强的异端”；8.法里顿·忽辛·米儿咱，善做诗，且善射，作战勇敢，于回历九一五年（1509年）为乌兹别克人所杀；9.海达尔·米儿咱，镇守马什哈德与巴里黑两地，曾参加喜萨尔的围城之役，死于回历九〇八年（1502~1503年）；10.穆罕默德·马苏姆·米儿咱，曾镇守坎大哈，后返回赫拉特，于回历九〇七年（1501~1502年）死于父亲所；11.法鲁赫·忽辛·米儿咱，死于回历九一五年（1509年）；12.伊不拉欣·忽辛·米儿咱，死于回历九一〇年（1504~1505年）；13.伊本·忽辛·米儿咱；14.穆罕默德·哈斯木·米儿咱。15.穆罕默德·扎曼·米儿咱。（参看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259~26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黑，派另一个儿子伊不拉欣·忽辛·米儿咱镇守其地。

回历九〇三年（1497~1498年），巴的斡思咱蛮为了给其子报仇，与沙·叔佳举兵反。其诸子亦叛。回历九〇四年一月十日（1498年8月28日），速檀·忽辛用阿利·失儿·纳瓦依之策，打败巴的斡思咱蛮与沙·叔佳，并与被围于马鲁的儿子阿布勒·穆赫辛·米儿咱和好。又于回历九〇六年（1500~1501年）讨平在阿斯特拉巴德叛乱的另一个儿子穆罕默德·忽辛·米儿咱。同年，阿利·失儿·纳瓦依死。[①]

在呼罗珊的帖木儿王朝因内部不和而逐渐衰弱的情况下，昔班尼汗想在进攻该王朝之前先去试一试胡思老·沙的力量，看其是否有力量抵抗。于是，便在1503年10月或11月入侵胡思老·沙的辖境。在昔班尼汗入侵的消息传来时，胡思老·沙的部下全都四散奔逃。有碉堡的人，便在其中设防自卫；没有碉堡的人，则遁人深山或避入峡谷之中。昔班尼汗这次没有大肆蹂躏，只是随手掠走一些财物而已。经过这次进攻，他深信如果第二次再来，一定可以将胡思老·沙驱逐歼灭。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1503~1504年），昔班尼汗抱着同样的目的，以同样的方式向巴里黑进军。当地长官是速檀·忽楞扎克，他受速檀·忽辛的儿子巴的斡思咱蛮节制。昔班尼汗对巴里黑围攻了整整一个冬天。呼罗珊人尽管多次出击，但始终不能解该城之围。这使昔班尼汗感到，无论是胡思老·沙和呼罗珊的帖木儿后王都不是自己的对手。所以，他就在1504年的早春时节撤围，回到了撒马儿罕。胡思老·沙则派人到昔班尼汗处表示友好。

檀巴勒在得到费尔干纳以后，并不甘心做昔班尼汗的附庸。因此，在昔班尼汗进攻喜萨尔和巴里黑期间，也出兵进攻塔什干，企图夺取这个已属于乌兹别克人的城镇。昔班尼汗闻讯立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269~27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即派速云赤·速檀率军前去支援塔什干，自己则继续围攻巴里黑。在昔班尼汗返回撒马儿罕准备再次出征费尔干纳时，檀巴勒即撤去对塔什干的进攻而转回安集延。昔班尼汗愤怒地感到，只有彻底消灭檀巴勒才能放心地进攻胡思老·沙，而消灭胡思老·沙和征服喜萨尔，则是征服呼罗珊的第一步。

昔班尼汗从巴里黑班师返回撒马儿罕以后，只停留了一两个月，就再次出征安集延。他在1504年4月7日先派了使者到各处去要求各城的速檀、异密等来会。昔班尼汗本人则以相当快的速度向费尔干纳前进。《拉失德史》说，最为出人意料的是，檀巴勒虽然已获悉昔班尼汗部队的行动的消息，非但不准备进行抵抗，反而到扎喜剌黑人的地区去进攻马黑麻·忽辛。扎喜剌黑人同马黑麻·忽辛结成联盟，在土鲁克沙兰河谷结阵以待。[1]檀巴勒来攻，双方连续交战三天之久。马黑麻·忽辛的人员死伤严重，处于危急状态。但檀巴勒忽然撤去，原因是昔班尼汗已经到了坎德巴顿。马黑麻·忽辛弄清了这个情况后，立即派人去向昔班尼汗表示愿意为其效力。昔班尼汗欣然地把马黑麻·忽辛接到大营加以款待。

当时檀巴勒放弃了各地的所有城堡，固守于安集延。昔班尼汗以大军围之。乌兹别克人认为，檀巴勒放弃诸城，将全部兵力集中于安集延，只是使其更易于一网打尽。因此，昔班尼汗亲自攻城，命其他速檀去摧毁附近地区，掳掠其财物，夺取城寨和百姓，将整个地区夷为平地。围城延续达三个月之久。檀巴勒率军万人出城，要与乌兹别克人在开阔的战场上决战。昔班尼汗指挥大军来临，尘沙蔽天，喊声动地。檀巴勒军吓得后退，队伍大乱，在退到城堡前时许多士兵已在刀下丧命。檀

① 扎喜剌黑人分布于阿赖河谷上游北部边界的群山中。土鲁克沙兰似是在阿赖山脉北麓的一个河谷中，可能距坎德巴顿（Kand Badam）不远。

巴勒同他的几个兄弟大败，丧魂落魄地爬进了城堡。昔班尼汗进一步把城堡团团围住，猛力攻打。

这个时期是安集延最艰难的日子，粮食缺少，供应不足。乌兹别克人则由于对周围地区进行了掳掠而粮食充足。结果，安集延人愈益不满，其领袖人物开始秘密地与昔班尼汗交通，告诉他说在檀巴勒的军队中发生了分歧。昔班尼汗在听到这种情况后即下令攻城。乌兹别克人冲入城内，檀巴勒隐藏在堡垒之中。

当时马黑麻·忽辛在昔班尼汗军中。在围城第41天的早晨，檀巴勒爬到城堡的塔楼顶上，呼喊马黑麻·忽辛说："我以前曾帮过您的忙，小的时候同您很好，您说吧，我该怎么办，我就怎么办。"马黑麻·忽辛问他："你为什么不加强城堡的防守？"檀巴勒回答说："我不能再抵抗了，怎么办呢？"马黑麻·忽辛答道："孤立无援而没有办法的人，只有投降。"于是，檀巴勒立刻同他的兄弟们跑出城来。乌兹别克人不由分说，一拥而上，当即把他们全部杀死了。檀巴勒被消灭，标志着昔班尼汗最终地征服了费尔干纳地区。这就为他进一步征服喜萨尔和呼罗珊扫清了道路。

昔班尼汗把安集延交给扎你别·速檀，把塔什干交给速云赤·速檀，自己则从费尔干纳回到撒马儿罕，准备进行新的远征。

费尔干纳帖木儿后王的败亡，基本原因在于他们不断的内战。巴布尔和他的兄弟们在各封建主的挟持下争城争地，相持不下。而巴布尔并没有什么实权，他手下始终没有一支常备的军队，不过有时得到一些拥有军队的速檀和大小封建主的支持。这些封建主们根本不讲什么信义，也没有什么原则。他们参加巴布尔的行列，仅仅是为了争夺禄位和地盘，其士兵则是想在战争中掠夺财富，故有利则趋，失利则散，反复无常，叛服不止。在危难时期，巴布尔经常只有200多人，顶多不超过300人。因此，他始终未能在费尔干纳建立巩固的政权，也无力保持住

他曾两度夺得的撒马儿罕，终于被昔班尼汗驱逐，南奔喀布尔。他原来的部属、出身于蒙兀儿族的叛乱首领檀巴勒也没有逃脱乌兹别克人之手，陷于覆亡。

昔班尼汗在回到撒马儿罕以后，略事休整，就出发去喜萨尔进攻胡思老·沙。胡思老·沙当时正在昆都士。长期以来，他在昆都士各地建有仓库，储藏着粮食和珍宝。他曾宣称有足够的给养，即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也能在城堡内维持20年。可是，在昔班尼汗进攻喜萨尔，昔班尼汗之弟马合木·速檀正渡过阿姆河向昆都士前进的消息传来时，胡思老·沙却立即放弃全部仓库，收拾所有的细软，仓皇地奔向山区逃命去了。

当时喜萨尔的守将是胡思老·沙的部属失兰·察合剌。昔班尼汗亲自指挥围攻喜萨尔，几天后，失兰·察合剌表示愿献城投降，但要求免死。昔班尼汗答应了他的要求，拿下了喜萨尔，命哈姆扎·速檀管治其地，并将石汗那交给马合的·速檀。马合木·速檀在马黑麻·忽辛的陪同下，领军进入昆都士。昔班尼汗于是班师返回撒马儿罕，在路上经过布亚（Buya）的时候，忽然接到马合木·速檀在昆都士死去的消息，其灵柩随即也运到。昔班尼汗稍作吊唁之后，并未沮丧。他在回到撒马儿罕以后，就开始准备远征花剌子模。

当昔班尼汗到达撒马儿罕的时候，马哈木汗的母亲沙·别昆从蒙兀儿斯坦来奔。这位夫人是羽奴思汗之妻，是八答黑商君主沙·速檀·马黑麻的女儿（《拉失德史》作沙·速檀·马合木）。两位蒙兀儿汗在阿黑昔被昔班尼汗打败以后，沙·别昆就随同他的儿子马哈木汗到了蒙兀儿斯坦。只是由于她同马哈木汗的关系不好，才在一些部属的挑动下来到了撒马儿罕。当时，她的孙子、阿黑麻汗之子赛德汗也在那里，还有众多的蒙兀儿人（昔班尼汗曾夺取马哈木汗所部3万蒙兀儿人），故她在那里也能相安。

昔班尼汗曾经对一位异密说：“只要有蒙兀儿的头目在，

这些人（指那3万蒙兀儿人）就会继续为自己的头目效力，永远也不会为我们效力。一旦遇到有利时机，他们就会用以前我们对待他们的手段来对付我们。”当时，蒙兀儿人的头目除一些异密以外，主要有二人：一个是杜格拉特部的异密马黑麻·忽辛，昔班尼汗把渴石城给予了他；另一个是阿黑麻汗之子赛德汗。[①]马黑麻·忽辛在得知昔班尼汗想杀掉所有的蒙兀儿异密时，就带着自己的儿子米儿咱·海答儿（即《拉失德史》的作者）以及仆役16人逃往呼罗珊。三天以后，赛德汗也逃离撒马儿罕。他和随从15人先到了赛兰，再从那里前往蒙兀儿斯坦，最后到了马哈木汗的驻地哲德干。

在撒马儿罕，沙·别昆被逐，并被送往呼罗珊。其余的蒙兀儿异密，有的被杀，有的被监禁。昆都士被赐给了康巴尔·比。昔班尼汗处理了蒙兀儿首领以后，就出发去征服呼罗珊帖木儿后王速檀·忽辛的属地花剌子模。但随后就在八答黑商发生了反对乌兹别克人的起义。因当地的统治者木八拉克·沙不但拒绝康巴尔·比派去的马赫木，而且杀了马赫木与另外几个乌兹别克人，并将八答黑商的首府沙夫·提瓦尔改名为哈剌扎法儿。穆罕默德·库尔奇在鲁斯塔克杀了昔班尼汗的一个“沙得尔”与其他几个乌兹别克人。祖拜尔·拉格则在拉格地方发动起义。巴布尔的弟弟纳昔儿·米儿咱在得知发生反对乌兹别克人的起义后，就企图去占领八答黑商地区。

当时花剌子模首府乌尔根齐（或称希瓦）的监治官是速檀·忽辛委任的真·琐非。1504年冬，昔班尼汗率领大军（包括蒙兀儿军）前去进攻乌尔根齐，围之达十个月之久。在围城的过程中，真·琐非曾向外求援，但没有人响应。花剌子模人奋勇进行

① 在两位蒙兀儿汗于阿黑昔败于昔班尼汗的战役中，赛德汗曾受伤，未能逃跑，落到舍黑·拜牙即的手中，被监禁一年。后又落到昔班尼汗手中，受到优待。他曾随同远征喜萨尔和昆都士。这时，他也在撒马儿罕。

抵抗，可歌可泣，很久以后乌兹别克人仍然对之颂扬不已。最后由于给养匮乏，大部分人马饿死，而外援又无望，故有少数人开始丧失信心。有几个人叛变，秘密地去同乌兹别克人进行谈判，实际上是让敌人爬进城来。真·琐非得知这个情况后赶到现场，想把爬进来的敌人赶出去，但他的一个卫士射了一箭，射中他的背部，把他射死了。[①]时在回历九一一年赖比儿·尼勒·阿赫鲁月二十一日（即1505年8月22日）。真·琐非既死，无人再坚持进行抵抗。乌兹别克人遂攻下了花剌子模。昔班尼汗把这个地区交给库普克·比，然后返回撒马儿罕。

昔班尼汗既打垮了北面蒙兀儿汗的势力，驱逐了巴布尔，消灭了檀巴勒，现在又征服了花剌子模，他就成了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整个河中地区的主人。下一步他的目标是要征服速檀·忽辛统治下的呼罗珊，继帖木儿、沙哈鲁、卜撒因等重建中亚帝国。

第三节　巴布尔南取喀布尔

巴布尔在乌兹别克人的驱逐追击之下，狼狈地来到巴格兰地区。看来，这个地区并不是长久居留之所，需要找一个形势险要、物产丰富的地区作为复国进取之基地。巴布尔看中了今阿富汗的喀布尔地区。

阿富汗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战略要地。古代的亚力山大，以后的成吉思汗和帖木儿，都是以阿富汗作为南侵印度的通道。据其地，进可以攻取南亚，退可以收复河中。而其地形势险峻，人民剽悍，易守难攻。南北商路，经过其境，税收来源不尽，物资不虞匮乏。无怪乎阿富汗终于成了巴布尔发迹之地。

---

①《拉失德史》的说法不同，说真·琐非是在乌兹别克人占领了城堡以后被昔班尼汗处死的。兹据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25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赫拉特画派画家贝赫扎德绘画作品《信使与隐士》（1485年）

喀布尔地区原是乌鲁伯（卜撒因之子）的封地。乌鲁伯死后，该地区落到速檀·忽辛手下一位米儿咱宗农·阿儿浑的儿子谟乞木的手中，也就是说，没有传给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显然认为自己有权力去夺取这个地区。

在巴布尔的时代，所谓的阿富汗人主要分布在从喀布尔去白沙瓦的道路南面。因此，当时的阿富汗斯坦（意为阿富汗人居住的地区），含义与今不同。当时的著作，包括《巴布尔回忆录》，只是具体地提喀布尔、坎大哈、哥疾宁、赫拉特等，而不笼统地讲阿富汗。巴布尔在讲到喀布尔的四邻时就说："东邻兰姆加纳特、帕拉沙瓦尔（白沙瓦）、哈什特纳加尔与印度斯坦的某些地区。西为山区，包括卡尔努德（？）和郭尔；在这些山区中现在居住着哈扎拉部落和尼克德里（或写作尼库德里）部落。其北面为昆都士地区和安达拉卜地区，由兴都库什山与之分开。南面，则是法尔木耳、纳格尔（或写作

纳格兹）、本努和阿富汗。”[①]

喀布尔地区居民的民族成分是很复杂的。“爱马克人（指蒙兀儿游牧人）、突厥人和阿拉伯人生活在山谷和平原地带。萨尔特人生活在城镇和一些乡村中。在另一些乡村和地区则住着帕夏伊部落、帕拉吉部落、塔吉克部落、比尔基部落和阿富汗部落。在哥疾宁的山区生活着哈扎拉部落和尼克德里部落；这两个部落中有些人是讲蒙兀儿语。在东北山区有异教徒的部落，如卡图尔人和吉布里克人；南边则是阿富汗人的居住区。喀布尔地区有11或12种语言：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蒙兀儿语、印地语、阿富汗语、帕夏伊语、帕拉吉语、吉布里语、比尔基语、兰姆甘语。”巴布尔说：“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见有这么多不同的部落，说着这么多不同的语言。”[②]

由于有兴都库什山把巴里黑、昆都士、八答黑商同喀布尔分开，故有七条路穿过这条山脉的各个山口通往喀布尔。一般说，这些山路都是险峻的，外部的敌人要进入喀布尔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在冬天，总有四五个月，由于大雪封山，道路都闭塞不通（经过锡伯图山口的那条路可以通行）。只有在秋天的三四个月中，比较好走，路上强盗也较少。从喀布尔通往呼罗珊的路是经过坎大哈，这条路比较平坦好走，没有山隘。从印度方面来喀布尔的路有四条：一条走开伯尔山口，经兰格哈纳特；一条经班加什；一条经纳格尔；一条经法尔木耳。

在中世纪，阿拉伯人把阿拉比亚以外的一切地方都叫做阿扎姆（Ajam）。[③]而印度人则把印度以外的一切地方称为呼罗珊。在印度和呼罗珊之间的路上有两个商业中心，一个是坎大哈，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201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206~20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③ 古代阿拉伯人把人类分为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即阿拉布（Arab）和阿扎姆（Ajam），而阿拉比亚（Arabia）则等于“阿拉伯人的地方”或“阿拉伯半岛”。

另一个就是喀布尔。到喀布尔做买卖或经过喀布尔到其他地方去的商队，来自各个方面。如有来自喀什噶尔、费尔干纳、突厥斯坦、撒马儿罕、布哈拉、巴里黑、喜萨尔和八答黑商的商队，也有来自印度方面的商队。从呼罗珊方面来的商队则经过坎大哈。据说，每年赶到喀布尔来的马达七八千或上万匹。从下印度来的商队达一万或两万商人。从印度输入的货物有奴隶、白布、砂糖、糖块、草药等。有的商人还到中国和鲁木（土耳其）去经商牟利。许多商人甚至对百分之三百和百分之四百的利润还不满足。喀布尔是一个商业中心。在这里可以见到来自中国、呼罗珊、伊拉克和土耳其等地方的商品。

喀布尔地区一共有14个土绵。其著名的如伽色尼（加兹尼），许多人写作哥疾宁（Ghaznin），亦称为扎布里斯坦（唐代译为谢飓）。伽色尼曾经是色布克特勤、马合木及其后裔的首都。巴布尔说："常感到惊异的是，君临印度和呼罗珊的君主，占有那么多的土地，为何偏要选择这么一个小地方作为首府。"①有的人把坎大哈当成是伽色尼的一部分。伽色尼境内的河流灌溉着城镇和四五个村子。另外三四个村子则由地下水渠（坎儿井）来灌溉。该地的葡萄比喀布尔的好，西瓜更丰富。苹果也很好，输往印度。同喀布尔比，在伽色尼什么都便宜。伽色尼地方的人信奉哈尼非派的伊斯兰教，是正统派的穆斯林。

总的说来喀布尔地区既有高山，也有牧场，又有耕地。喀布尔处在耕种地带之中心。在气候方面，炎热地区同寒冷地区紧相联接。从喀布尔城出发，一天之内可以到达那从不下雪的地带，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两个时辰内走到那永不解冻的地区。喀布尔城气候宜人，即使在夏天晚上睡觉也必须盖上皮大衣，尽管冬天雪下得很大，但并不像撒马儿罕和大不里士那样寒冷。巴布尔还说，他不知道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有喀布尔那么好的空气。这里出产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21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着各种果品，寒带的水果有葡萄、石榴、杏、苹果、榅桲、梨、桃、李、乳果、杏仁与核桃，炎热地带的水果有橘、橙、莲子与甘蔗，应有尽有。但这里出产的谷物不很富饶。喀布尔周围有很好的草地，生长的草很适合马吃，对农牧民征取的赋税收入达80万卢比。[①]

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吸引了历代来自中亚的入侵者，也吸引了巴布尔。

巴布尔从费尔干纳到喀布尔经历了艰难的道路。他在被乌兹别克人逐出费尔干纳之后，先是来到了喜萨尔，那时他刚好23岁。随同巴布尔一起流亡的还有他的母亲、家眷、孩子和臣仆，大小总共不过二三百人。绝大部分人是徒步行走。只有两顶毡房，一顶供其母亲居住，一顶供巴布尔等坐卧休息。颠沛困顿，不可言状。但是，喜萨尔地方的统治者胡思老·沙却对他们非常冷淡。巴布尔无法在喜萨尔得到财物和人员的补充，他只得南走卡巴迪安（Qabadian），在乌巴吉渡口渡过阿姆河，继续前行到卡赫马尔德。途中陆续有蒙兀儿人脱离胡思老·沙前来投顺于巴布尔，故其人员增至三四千人。

正在这个时候，得到关于昔班尼汗夺得安集延、前来进攻喜萨尔的消息，胡思老·沙也逃来该地。他手下的伯克、伴当与仆役、随从，上自异密，下至马夫，都离开他一批一批地投奔巴布尔。在这种情况下胡思老·沙感到走投无路，便派了他的女婿雅库卜前来对巴布尔说："您如果同我签订条约，我就前来为您效力。"由于胡思老·沙的兄弟巴基在巴布尔手下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故巴布尔同意了他的条件，允许他任意挑选财物和牲畜带走。在让雅库卜返回复命后，巴布尔一行就顺克兹尔河而下，直到该河与安达拉布河的汇合处停下来。次日（在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203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504年8月末），巴布尔在杜什（Dushi）附近渡过安达拉布河，即于其地驻扎。胡思老·沙就来到这个地方向他投诚。

当胡思老·沙走到巴布尔面前的时候，米儿咱·汗（速檀·马合谋之子）要求将他处死以报仇，因为他曾将巴布尔的堂兄弟速檀·麻素提的眼睛刺瞎，并将速檀·麻素提的兄弟伯升豁儿扶上王位以后又将他杀死。不久前巴布尔在到达喜萨尔时，他曾极为粗暴地斥令巴布尔离境，等等。巴布尔考虑到既然事先已经同他订立了上述条约，就不便杀他。胡思老·沙终于被允许用三四头骆驼和骡子驮着金、银、珠宝、财物，前往呼罗珊。[①]

胡思老·沙在前往呼罗珊的路上，遇到巴的斡思咱蛮·米儿咱和宗农·伯克，遂同他们一起去赫拉特投奔速檀·忽辛·米儿咱。他在得到速檀·忽辛诸子的一些帮助后，又请求返回自己的领地，终于获准率领三四百人来到达哈纳边境。当时，纳昔儿·米儿咱也到了那里。胡思老·沙企图挟持纳昔儿·米儿咱，去占领喜萨尔地区。但他没有同这位米儿咱取得一致的意见。于是纳昔儿·米儿咱就前往八答黑商，而胡思老·沙却前去围攻昆都士。在昆都士，胡思老·沙被乌兹别克人打败生俘，他被系在驴尾上拖着走过昆都士的街道，然后被处斩。当时昔班尼汗正围攻花剌子模，胡思老·沙的首级被传送到那里。[②]

在胡思老·沙离去后，巴布尔就出发去征服喀布尔。该地原是巴布尔的叔父乌鲁伯的封地。乌鲁伯死后，由速檀·忽辛的一位米儿咱宗农·阿儿浑的儿子谟乞木占据。巴布尔派人去同谟乞木谈判，他时而表示愿降，时而又不肯降，因为他派了人到坎大哈去向其父兄求援去了。巴布尔到达古尔奔得后，又前进到了察拉克草地，并命令军队逼近喀布尔城下，开始攻城。谟乞

① 参见《拉失德史》，英文版，第176页；《巴布尔回忆录》，第193~19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243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木见巴布尔军队人多，坚守无望，就派遣伯克们前来表示愿意称臣，并献出喀布尔，只求能保全首领。这时城内发生暴动，巴布尔前去镇压，谟乞木及其部属始得出城。

巴布尔夺得喀布尔之后数日，谟乞木就要求前往坎大哈。巴布尔像对待胡思老·沙那样对待谟乞木，让他带着家眷、侍从和全部细软前往坎大哈。这样，巴布尔就在赖比儿·尼勒·阿赫鲁月的最后十天里（即1504年10月）不经战斗就征服了喀布尔和哥疾宁及其所属地区。[①]

巴布尔在征服喀布尔后不久，把加兹尼及其附属地区分给了自己的兄弟只罕杰儿·米儿咱；把宁格纳哈尔、曼德拉瓦尔、努尔河谷、库纳尔、努尔加勒与察甘·撒莱等地分给另一个兄弟纳昔儿·米儿咱；并对他从费尔干纳带来的伯克、异密等倍加优待，各有封赐；喀布尔则留给了自己。[②]

随后，巴布尔经过与臣属们商量，决定征服印度。1505年1月间，巴布尔从喀布尔出发去进攻今巴基斯坦东北一些阿富汗人的地区。他率军越过开伯尔山口，先到达白沙瓦以西约九英里处的贾姆（贾姆鲁德）。然后从这里前去劫掠科哈特，夺得大量牲畜和粮食。接着领军直至印度河岸，又进攻班加什、本努和本努之西的达什特平原。巴布尔在达什特平原过了开斋节（在1505年3月7日）和新年节以后，来到木尔坦的比拉。在这里发生了巴基·石汗那等企图拥立只罕杰儿·米儿咱为帝的阴谋。因此，巴布尔即班师返回，途经加兹尼，于1505年5月回到喀布尔。

作为中亚河中地区帖木儿王朝最后的一个代表，巴布尔在河中以前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君王的实权。只有在到了喀布尔以后，由于年岁增长，部属有所增加，巴布尔才逐渐有了权威，独立行使对阿富汗的统治。现在，他不但可以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200-201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22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向当地人民征取钱粮杂税，以支持其逐渐增加的军队，而且还占据了一个进可以南取印度，退可以北上收复河中的战略要地。终于以之为基础，在印度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莫卧儿王朝。

第四节　乌兹别克人征服呼罗珊与昔班尼汗的覆亡

昔班尼汗在占领河中的撒马儿罕和布哈拉，又征服费尔干纳，并驱逐了巴布尔以后，下一步就是要消灭呼罗珊的也即赫拉特的帖木儿王朝。在向阿姆河以南进军之前，他先去进攻喜萨尔和巴里黑，并征讨花剌子模。这一方面是进行试探，看这两地是否有能力进行抵抗，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解除后顾之忧。这几方面的行动，在前面已经讲到了。[①]结果是喜萨尔和呼罗珊都无能力或不敢进行抵抗，花剌子模则被征服。经过这些试探，昔班尼汗深信不再有后顾之忧，得以放心地去征服呼罗珊。

针对以上局面，赫拉特的帖木儿后王速檀·忽辛·米儿咱可以说是大敌当前，大军压境。他为了驱逐昔班尼汗，就把自己所有的儿子都召集起来，也派人去召巴布尔赴援。那年冬天，巴布尔等都住在察尔·巴格。因大部分沿路抢劫的哈扎拉人都在达垃·伊·胡什过冬。[②]所以，是年2月巴布尔正在向那里的哈扎

① 昔班尼汗于1503年10月（或11月）挥师入侵喜萨尔。面对乌兹别克人的来犯，胡思老·沙及其部下都四散奔逃，不敢抵抗。同年年末（1503~1504年冬），昔班尼汗围攻巴里黑整整一个冬天，呼罗珊方面也无力解围。1504年冬，昔班尼汗又征服了花剌子模。

② 据伊莱亚斯的研究，哈扎拉人是旭烈兀的儿子捏古答儿（一译作尼兀答儿）所领军队于13世纪下半叶前后侵入他们现在居住地区后留下的残部的后裔。他们由于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中，与邻近部族很少混杂，一直到现在都保持着本族全部原有的体型特征和自己的语言。他们大部分人的脸型和体型依然是一看就知道和蒙古本土居民一样是地道的蒙古人。他们的语言虽然吸收了少数的波斯单词，但仍然是地道的蒙古语，具体说是西蒙古语，即喀尔木克语。（参看《拉失德史》，英文版，绪论，第80页）

拉人进攻。

时速檀·忽辛·米儿咱已于1505年末（回历九一一年助勒·希哲月）亲自率军前去抵抗昔班尼汗，但不幸于1506年5月5日在抵达巴巴·伊拉希时死了。按长子继承的原则，巴的斡思咱蛮本应继承王位。但由于已故米儿咱·忽辛的一位妻子哈迪扎·别昆的坚持，竟让自己的儿子穆扎法儿同巴的斡思咱蛮共同执政。二人各派一名达鲁花赤管治哈烈（赫拉特）城。

为了抵抗昔班尼汗的进攻，呼罗珊方面除请求巴布尔前来援助以外也求救于波斯王。由于波斯王沙·伊斯迈耳信仰什叶派，这就给了昔班尼汗一个保护正教的借口。他致书波斯王，威胁要其改信逊尼派。被激怒了的波斯王约在马什哈德以见高下。

这时，居于加兹尼的只罕杰儿·米儿咱因不满足于自己狭窄的领土，决定向呼罗珊进军，行前给其兄巴布尔上书说："在这紧要关头，应该去帮助速檀忽辛诸子。"巴布尔怀疑这位兄弟是想叛变出逃。加之，不久前速檀·忽辛已派人来求援，所以决定也前往呼罗珊，同时追赶只罕杰儿·米儿咱。

当时，杜格拉特部的马黑麻·忽辛因护送巴布尔的庶外祖母（即指羽奴思汗之妻）沙·别昆和姨母米黑里·尼格尔，已经于去年（1505年8月中）从呼罗珊来到了喀布尔。[①]巴布尔在出发前往呼罗珊时，便委托马黑麻·忽辛监国，并代管喀布尔及其属地的政务。

这时，昔班尼汗已经在围攻巴里黑。巴布尔（于穆哈兰月）取道古尔·奔得与锡伯图前进，在丛山中赶上了只罕杰儿·米儿咱。兄弟二人商量后继续向呼罗珊前进。在到达卡赫马尔德时，巴布尔得到速檀·忽辛的死讯，赶紧继续前行。当他们到达木尔加布河时就遇到米儿咱诸子。

巴布尔一行到达呼罗珊的时候，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24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巴的斡思咱蛮和穆扎法儿两位米儿咱于1506年10月26日会见了巴布尔。乌兹别克人听说速檀·忽辛诸子与巴布尔联合一起来进行抵抗，就退回撒马儿罕去了。

昔班尼汗退去时已是年末。速檀·忽辛诸子决定在木尔加布河上过冬，以便来年再集合驱逐敌人。他们要巴布尔留在呼罗珊。巴布尔感到喀布尔和加兹尼的蒙兀儿人、突厥人、阿富汗人与哈扎拉人等不可靠，后方不稳，可能发生动乱，不想留下。后因巴的斡思咱蛮亲自前来劝说，他才不得已同意了。他同这位米儿咱到了赫拉特，受到盛情款待。

在巴布尔留在赫拉特的期间，喀布尔果然发生了叛乱。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巴布尔一时没有返回的时候，在喀布尔传布着各种消息。人们以为，由于速檀·忽辛和卜撒因之间本来存在着宿仇，这次巴布尔一定是被呼罗珊诸米儿咱拘留，再也逃不出他们的魔掌了。因此，有人就在喀布尔策划一个拥立沙·别昆的亲外孙米儿咱·汗[①]为君的阴谋。这个阴谋的发动者看来是马黑麻·忽辛。

为了平息叛乱，巴布尔必须赶紧返回喀布尔。当时冬天已经来临，赫拉特方面并没有为他提供过冬的住地。巴布尔就以寻找驻冬地为借口，于1506年12月24日离开赫拉特，前往巴的吉思附近，然后从那里动身，走古尔奔得峡谷，穿过兴都库什山，返回喀布尔。由于冬令大雪，气候严寒，他们一路上只能踏雪前进，历经了辛苦，许多人连手、脚都冻掉了。[②]巴布尔等在到达哈扎拉山区时得知，马黑麻·忽辛和速檀·桑扎儿·巴鲁剌思等，把留在喀布尔的蒙兀儿人都拉拢到自己一边，宣布立米儿咱·汗为帕的沙（皇帝），并围攻喀布尔城堡。同时散布谣言

① 米儿咱·汗是速檀·马合谋之子，其母为沙·别昆之女速檀·尼格尔公主，也即是卜撒因之孙和羽奴思汗的外孙。他这次没有随同巴布尔去呼罗珊，而留下来服侍他的外祖母沙·别昆。

②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305–31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说，巴的斡思咱蛮和穆扎法儿已经把巴布尔拘捕，送往亦黑迪牙儿丁堡囚禁，不会再回来了。但是，喀布尔的守将们却一直坚守城堡，没有动摇。

巴布尔一方面派人去喀布尔诸伯克那里，通知他们：巴布尔已从古尔奔得峡谷出动去进攻围城的人。要求他们在巴布尔军经过密纳尔山时，立即点起大火以为信号，并作内应。同时，自己则率领一小队人马飞速奔驰，赶往喀布尔。一天拂晓，他们迅雷不及掩耳地到达该城。当时米儿咱·汗住在察尔·巴格花园，马黑麻·忽辛住在比希什特花园。在巴布尔进攻喀布尔时，米儿咱·汗逃掉了，马黑麻·忽辛则躲藏了起来。巴布尔前去谒见他的庶外祖母沙·别昆，她当时同库特鲁格·尼格尔·汗尼木住在一起，显得羞惭无以自白。巴布尔并没有责怪和加罪于她们，仍按照往常的礼节相见。

马黑麻·忽辛由于恐惧，藏到汗尼木的储藏室中一大堆毡垫底下。巴布尔派人去将马黑麻·忽辛搜捕出来，也以常礼接见了他，未予加罪。巴布尔在回忆录中说："马黑麻·忽辛·米儿咱干出如此卑鄙与恶劣的行为，并卖力掀起这场哗变与叛乱，即使将他碎尸万段，也是完全适当的。完全应当对他加以一切酷刑与拷问，然后处死。〔但〕因为我们之间有各种亲戚关系，我的亲姨妈为他生儿育女，所以我念亲戚的情谊，就释放了马黑麻·忽辛·米儿咱。"[1]但马黑麻·忽辛·米儿咱的儿子米儿咱·海答儿在其所著《拉失德史》一书中，对这一事件的经过却说得含糊其词，对其父的罪行多方加以辩护，目的是要尽可能地为其父洗刷罪名。[2]

巴布尔派去追捕米儿咱·汗的人，在卡尔伽·伊拉克将其抓住带回。巴布尔也宽恕了他。米儿咱·汗和马黑麻·忽辛都被允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319~32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199页。

许离开喀布尔，前往坎大哈。

巴布尔离开赫拉特返回喀布尔以后，昔班尼汗又于1506年底征集人马，准备再次从撒马儿罕进攻呼罗珊。当时，俺都淮的地方长官沙·满速儿叛变，派人到昔班尼汗那里，请其尽快前来进攻。当昔班尼汗接近俺都淮时，沙·满速儿就盛装打扮，头上插着羽毛，带着贡物和礼品，出城相迎。但是，乌兹别克人却从四面八方一拥而上，将他的东西一抢而光。

当时巴的斡思咱蛮、穆扎法儿、巴兰杜克·巴鲁剌思和宗农·阿儿浑率军驻于赫拉特东面的巴巴·哈基。在昔班尼汗来攻时，他们不知所措，也无心进行战斗，保卫首都。巴兰杜克建议由他同穆扎法儿固守赫拉特，由巴的斡思咱蛮同宗农·阿儿浑率军布于周围山区，并把锡斯坦、坎大哈等地的军队召来御敌。由于宗农的反对，这个建议未被采纳。一些舍黑和毛拉对他阿谀奉承，说他一定能够战胜乌兹别克人，并说这是天意。因此，宗农·阿儿浑为之昏昏然，既不备战，也不派斥候去侦察敌人的动静。

昔班尼汗在1507年5~6月间渡过木尔加布河，逼近谢腊赫斯。诸米儿咱得知后一团慌乱，人人都出主意，但得不出一致的应付办法。只有宗农·阿儿浑，由于被前述的阿谀话弄得头昏脑胀，单独率领100~150人，前去抗击数达4万至5万的乌兹别克大军。正如米儿咱·海答儿说的，为时已经太晚。洪水已溃，非土堤所能阻挡；烈焰已起，非尘土所能扑灭。[①]结果，大队乌兹别克人一冲，就将他们击溃。宗农·阿儿浑被俘斩首。

宗农·阿儿浑既已丧命，诸米儿咱就逃回赫拉特。在那里他们只喘息了几个时刻，就又再逃，而把宫眷、家属、姐妹、妻子、小孩、财产等安置在亦黑迪牙儿丁堡。乌兹别克人紧紧追赶，在两三天以后就长驱直入赫拉特，将该城洗劫一空，时在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205页。

1507年5月24日。诸米儿咱四散奔逃，其三军大部分人甚至不知道赫拉特是怎样被攻陷的。米儿咱们留下的眷属和财产也就成了乌兹别克人的虏获物。据说，昔班尼汗这次表现得比较文明，他除了对该地征收10万腾格的税金以外，设法保护了赫拉特这个科学和艺术名城免受乌兹别克人的破坏。昔班尼汗自己即驻跸于城外。逃走的诸米儿咱的宫眷被带到他的面前。尽管昔班尼汗已经58岁，但他一见到穆扎法儿的新婚妻子就爱上了她，并决定娶她为妻。宫眷所有的财宝，包括大量金、银器皿和珍贵的红宝石、玛瑙、珍珠、钻石都被运到营帐。巴的斡思咱蛮的宫眷受到应有的尊敬。由于害怕乌兹别克人而躲藏到巴的吉思山中岩洞中去的群众都逐渐返回，从事正常的职业。①

巴布尔描写夺取赫拉特以后的昔班尼汗说："他娶了穆扎法儿的一个妻子汗扎达·汗尼木为妻，甚至不等月经期满。他虽然没有文化，但却教赫拉特两个有才能的知名学者喀孜·伊赫提雅尔和穆罕默德·密尔·玉素甫讲解《古兰经》。他提笔修改马什哈德人速檀·阿利的书法和画家毕赫扎德的绘画。他有时做几首索然无味的诗，还命令在讲经坛上宣读，然后把这些诗悬挂在集市的广场上，接受人民的献礼。"②

昔班尼汗在攻下赫拉特以后只半个月，即派军去马什哈德进攻阿布勒·穆赫辛·米儿咱和库普克·米儿咱。两个米儿咱都战败被俘斩决，首级被传送到昔班尼汗那里。

① 万伯里：《布哈拉史》，英文版，第262页。

② 参见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32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这里，巴布尔认为昔班尼汗没有文化。但是，也有的作者不以为然。如布哇说："史家对于昔班尼汗颇多贬词。……但据万伯里之说，则以为波斯史家之批评不能尽信。昔班尼汗通波斯、阿拉伯、突厥三种语言，且为突厥语之良诗人，则波斯史家言其为不识文字之野蛮人非实录也。他用兵时常携书自随，乐与诸神学家相辩难，虽在军中亦然。自速檀·忽辛·拜哈拉死后，文人、学者多流离失所，而昔班尼汗尽延揽之。他在世时，并建设学校、礼拜堂不少。此最后在中亚建设一大帝国的君主之事业如此。在文化一方面，与帖木儿系诸君主相比较，不能有逊色也。"（见布哇：《帖木儿帝国》，冯承钧译，第188~18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昔班尼汗还派出分支部队到呼罗珊各地，追击逃散的帖木儿后裔。诸米儿咱差不多全都被歼灭。[①]至此，昔班尼汗差不多统治了卜撒因时代的帖木儿朝的疆域。

今阿富汗东北部的八答黑商地区，在15世纪末受到胡思老·沙的统治。胡思老·沙亡后，其领土被乌兹别克人吞并。但当地人民不肯屈服，在其首领卓比儿·剌喜的领导下，几次打败和驱逐了侵略者，把乌兹别克人的头颅悬挂在矛上。[②]卓比儿·剌喜还同其他几个伯克一起，联兵打败在八答黑商胡作非为的巴布尔之弟纳昔儿·米儿咱。纳昔儿·米儿咱逃到喀布尔投靠巴布尔。[③]这时留在喀布尔的沙·别昆因曾经欲立米儿咱·汗发动反对巴布尔的叛乱而感到羞惭，很想离开喀布尔。他就对巴布尔要求八答黑商之地。她说："三千年以来（按：这当然是夸大之词），这地方一直是我们世袭的王国（按：沙·别昆是八答黑商君主沙·速檀·马黑麻的女儿）。[④]虽然我是一个妇女，不能享有统治权，但我的外孙米儿咱·汗能够享有。羽奴思汗的男孩子都是我生的，我的孩子当然不能被排斥在外。"巴布尔同意了她的要求。

于是，巴布尔就让沙·别昆同米儿咱·汗一起离开喀布尔，前往八答黑商。在他们快要到达该地时，米儿咱·汗奉命前去把沙·别昆的到达和来意通知卓比儿·剌喜。米儿咱·汗刚一走，就有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等地的统治者杜格拉特部的异密阿巴

① 巴的斡思咱蛮逃到沙·伊斯迈耳那里，波斯王让其居于第比里斯城。后此城被奥斯曼帝国占据，他就被移往君士坦丁堡，约于回历九二三年（1517年）死在那里。巴的斡思咱蛮遗有一子，名叫穆罕默德·扎蛮，后在伊斯迈耳手下服务。回历九二四年以后，归附巴布尔，娶马苏玛公主为妻。巴布尔封他为军昔尔国王。后又得葡萄牙人之助得为古杰拉特国王，在回历九四六年（1539年）战后溺死。

②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203页。

③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32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④ 巴布尔说，沙·别昆是八答黑商君主沙·速檀·马黑麻的六个女儿之一，嫁给了羽奴思汗。她的世系可以上溯到亚力山大（见《巴布尔回忆录》，第2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白乞儿率领的军队前来进攻八答黑商，遇上了沙·别昆一行。他们把沙·别昆及其随从人员全部俘虏，带回喀什噶尔去了。米儿咱·汗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就赶快跑到卓比儿·剌喜那里。后者起初对他很尊敬，但以后就不大理睬他。为此，米儿咱·汗与其亲信臣仆等18人，在一个晚上袭杀卓比儿·剌喜，夺其位。从那时（1507年）起，到1520年，米儿咱·汗终生统治着八答黑商。[①]

前面讲到喀布尔的叛乱被镇压以后，其为首者马黑麻·忽辛和米儿咱·汗被允许离开喀布尔前往坎大哈，而沙·别昆则留了下来。坎大哈地区的统治者原是宗农·阿儿浑。他是速檀·忽辛手下最强大的异密，曾代表帖木儿朝管理坎大哈和匝明达瓦尔的事务达30年之久。他因亲自去呼罗珊支援诸米儿咱抗击昔班尼汗，在同乌兹别克人的战争中被杀。其后，其子沙·伯克在坎大哈袭位。马黑麻·忽辛和米儿咱·汗来到坎大哈时，正当沙·伯克在位。当时，米儿咱·汗就留在坎大哈，而马黑麻·忽辛则继续向法拉（Farah）和锡斯坦前进。他到达法拉地方时，听到昔班尼汗征服了呼罗珊的消息。这时，交通大道和山口要隘阻碍重重，甚至已经堵塞，商旅视为畏途，至此无法再往前行走，只好留在该地。他在法拉住了三个月，在这期间昔班尼汗知道了，就派人将其请到乌兰·卡达斯坦（在赫拉特附近）的驻地。马黑麻·忽辛受到昔班尼汗的款待，就在其帐下效力。[②]

沙·伯克由于害怕昔班尼汗自呼罗珊来攻，同他的弟弟谟乞木一而再地遣使向巴布尔表示亲善之意。谟乞木在一封信中甚至明确地邀请巴布尔前去。巴布尔派人去请他们二人来喀布尔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203页。按：米儿咱·汗死于回历九二六年（1250年）（见《巴尔托里德文集》，第3卷，第345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② 巴布尔说：马黑麻·忽辛“这个卑鄙小人，却不记得做一个人的义务，完全忘记了我饶他性命所给予他的恩典，竟去向昔班尼汗控诉我，诽谤我。但是，并没有过多久，昔班尼汗就杀了他”（见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32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共商抵御昔班尼汗之策，但二人的态度又完全变了，给巴布尔以很不礼貌和粗暴的答复。据米儿咱·海答儿的说法，他们是因为不屑降为藩属，委身事人，结果导致了战争。

巴布尔率军进攻坎大哈，其军队总数约有2000人，但除去随从等不能及时参战的人以外，实际参加战斗的不超过1000人。前锋由纳昔儿·米儿咱等指挥，巴布尔亲自指挥中军，另有左右翼。坎大哈的军队则分为两部分，分别由沙·伯克和谟乞木指挥，估计其军队总数有六七千人。双方在坎大哈城附近展开战斗，十分激烈，血流遍地。巴布尔的右翼军首先获胜，接着左翼亦打退了谟乞木的部队。沙·伯克的人马四散奔逃，尘土冲天，迷住了他们的眼睛，因而乱作一团。这两兄弟在逃跑时不能进入坎大哈城。沙·伯克走沙勒和马斯通（二地均在俾路支），谟乞木奔匝明达瓦尔。他们也没有留下一个能干的人来固守坎大哈城。故巴布尔进入了该城，夺得金银财宝无数。他用盾牌来舀那些金银珠宝和沙哈鲁基币，以分发给部下将士。

巴布尔把坎大哈给予了纳昔儿·米儿咱，满载着战利品和珍宝回到了喀布尔。谟乞木逃到匝明达瓦尔以后，又去到昔班尼汗那里。沙·伯克也派了好几个人去见昔班尼汗。在他们的挑唆下，这位汗就率军前来进攻纳昔儿·米儿咱治下的坎大哈。在喀布尔的巴布尔得到消息后，召集诸伯克进行商量。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一个人〕留在喀布尔，敌人很强，而我们则很弱。没有希望签订和约，抵抗也不可能。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我们应当为自己找一个安身之地，不管什么地方都行。在尚有时间和可能的条件下，我们应当离开如此强大而又可怕的敌人远走高飞，或去八答黑商，或去印度。"[1]巴布尔身边的人们也认为，昔班尼汗已占有了帖木儿朝的所有领土。巴布尔不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33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过是帖木儿后裔的孑遗，僻处喀布尔，无力抵抗昔班尼汗这样强大的敌人，因此只有逃避。经过讨论，决定一部分人去八答黑商，而巴布尔则于回历九一三年主马达·勒·巫拉月（1507年9月）离开喀布尔前往印度。

在巴布尔南行的日子里，纳昔儿·米儿咱送来消息说，昔班尼汗已经撤退了。情况是：在巴布尔等离开喀布尔以后不几天内，昔班尼汗就兵临于坎大哈突袭该城戍军，然后就挖地道，围攻该城达40天。眼看就要攻下了，城内守军也正要准备投降，但昔班尼汗却拔营退去。其原因是昔班尼汗在出发之前曾将他的宫眷留在赫拉特城以东巴的吉思地区的尼拉赫图堡。在昔班尼汗进攻坎大哈时，那里的山区部落进攻和占领了该堡。因此，昔班尼汗与坎大哈讲和退去。而巴布尔也在仲冬时节返回喀布尔。这时，巴布尔下令臣民应称呼他为帕的沙。在这以前，帖木儿后裔（包括帖木儿本人）都是被称为米儿咱的。[①]

昔班尼汗回到赫拉特以后，又派军到马什哈德、尼沙不儿、阿斯特拉巴德以及呼罗珊全境追剿帖木儿朝的残余势力。在1507年的一个夏天里，把速檀·忽辛家族的成员通通打垮，然后就返回河中反击哈萨克人的进犯去了。故在此先要介绍一下这个时期东面蒙兀儿斯坦（今新疆地区）柯尔克孜人和哈萨克人的情况。

前面已经讲到了土鲁番地区的阿黑麻汗来塔什干支援其兄马哈木汗的事实。后两位汗于1503年6月间被昔班尼汗打败，返回蒙兀儿斯坦，阿黑麻汗即于当年在那里去世。阿黑麻汗有18个儿子，其中著名的是满速儿汗、赛德汗、巴把叉、哈里勒、艾曼火者、真帖木儿、也孙帖木儿等。阿黑麻汗在前往塔什干

① 帕的沙（pad–shah）一般译为"大帝"。蒲沃丽吉说，帕的沙意为护君或最高的君主。故在1507年以前不能将其称为国王或皇帝（见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3页，注①，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时，带了（14岁的）赛德汗和巴把叉一起去，而让满速儿留在土鲁番统治故地。当两位汗战败被俘时，赛德汗在战争中大腿中箭骨折，被人送到阿黑昔，被当地监治官沙黑·巴耶西德囚禁。及昔班尼汗占领费尔干纳，赛德汗就受到这位汗的照顾，被带到撒马儿罕。后昔班尼汗去进攻花剌子模，赛德汗就乘这次远征的时机逃离昔班尼汗。他离开撒马儿罕后，先是到哲德干其伯父马哈木汗处。他在那里供职一个时期，因同马哈木汗不和，就又逃到蒙兀儿斯坦。在这以前，赛德汗的弟弟哈里勒已经返回蒙兀儿斯坦，与该地区"野狮"——柯尔克孜人为伍，并成为是柯尔克孜人的首领。赛德汗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同其弟哈里勒会合。[①]赛德汗在蒙兀儿斯坦同哈里勒住在一起（约有四年），柯尔克孜人臣服于他们。

柯尔克孜人最早是分布在南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但在16世纪初，天山地区已经有了柯尔克孜人。[②]他们是怎么来的，还不很清楚。由于他们长期处在蒙古的统治下，故总是要奉成吉思汗的后裔作为自己的首领。赛德汗和哈里勒二人就是以成吉思汗后裔的资格而得到他们的拥护的。《拉失德史》甚至说："柯尔克孜人也属于蒙兀儿部落。"[③]当时，柯尔克孜人一再反抗蒙兀儿诸汗。其原因在于，所有的蒙兀儿人都信奉了伊斯兰教，而柯尔克孜人却依然是异教徒。所以互为仇敌。[④]由于柯尔克孜人经常反抗和对周围地区进行劫掠，遂被视为"动乱之根源"，而获得"贪婪的雄师"的称号。

赛德汗与哈里勒二人及其率领下的柯尔克孜人，显然也与

---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182页。

②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334页。

③ 伊莱亚斯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柯尔克孜人属于蒙兀儿王国，即臣属于蒙兀儿诸汗的一个部族，不是说与蒙兀儿人同种族。

④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148页。

当时尚在蒙兀儿斯坦的马哈木汗为敌，使马哈木汗感到自己无法在当地立足。自从阿黑麻汗死后，马哈木汗曾将一切属于阿黑麻汗的土地和百姓留给阿黑麻汗诸子，其中包括土鲁番、察力失（焉耆）、库车、阿克苏和乌什等地，而他自己则率领少数残存的部众退居于蒙兀儿斯坦的沙漠中。马哈木汗本来就比较喜欢中亚河中的一些地方。在阿黑麻汗死后，他曾住在阿克苏。有一天，马哈木汗问赛伊德·马黑麻·米儿咱（此人是米儿咱·海答儿的叔父）："在塔什干做皂隶走卒是否比在阿克苏做君主强?"现在，由于他的两个侄儿（赛德汗与哈里勒）与他为敌，马哈木汗便感到自己不能继续留在蒙兀儿斯坦，因而决定搬迁到河中去。

前面已经提到，昔班尼汗在征服呼罗珊后，返回河中以反击哈萨克人。曾经在喀布尔发动反对巴布尔的叛乱失败而前来投靠昔班尼汗的马黑麻·忽辛，这时留在撒马儿罕。昔班尼汗在同哈萨克人作战后于春季返回，接着就向呼罗珊进发。这时，有消息传来：马哈木汗已经离开蒙兀儿斯坦前来安集延。马黑麻·忽辛写信去力劝马哈木汗不要来，因为昔班尼汗不会饶恕他。但马哈木汗不听劝告，终于还是来了。

已去呼罗珊的昔班尼汗派人叫马黑麻·忽辛也到呼罗珊去。马黑麻·忽辛不得不前往。这时昔班尼汗正在围攻乞剌忒（即今克拉特纳迪儿）。他表面上客气地接待了马黑麻·忽辛，并同意他去赫拉特。但在马黑麻·忽辛到达赫拉特时，昔班尼汗却随即派了一个人赶上来将他杀死。马黑麻·忽辛被杀之后，他的一些家臣将其9岁的儿子米儿咱·海答儿（即《拉失德史》的作者）带到布哈拉隐藏起来，才免于一死。

马哈木汗到达安集延的消息随即传到了昔班尼汗那里。这位汗当时正在乌兰·剌德坎（在马什哈德西北偏西约52英里处）。他立即派遣一批人前去找到了马哈木汗，对他说："我曾经宽

恕释放过你一次，如果我再一次对你施恩，就会使我的王国覆亡。”于是，使者们奉昔班尼汗之令，将马哈木汗及其五个儿子一并抛入忽毡河（锡尔河）淹死，时在回历九一四年（1508年）。

满速儿听说马哈木汗到河中去了，就出兵去讨伐两个弟弟赛德汗和哈里勒，在阿拉木图将他们彻底击溃。他们二人只好退往费尔干纳地区。在他们到达安集延的时候，当地的监治官奉昔班尼汗之命，将哈里勒淹死在阿黑昔河中，而赛德汗则被关进监狱。最后，赛德汗乘间逃出，化装成一个哈兰答儿（沿路乞食的托钵僧），取道喀尔提锦到达八答黑商的首府哈拉扎法儿堡。在这里受到米儿咱·汗的盛情接待。18天后，赛德汗等离开该地去投奔巴布尔，于1508年11月到达喀布尔。[①]巴布尔备极荣宠地接待了他。他在那里住了两年多（从1508年11月至1510年12月），直到昔班尼汗败亡才离去。[②]

在赛德汗离开米儿咱·汗前往喀布尔以后的18天，马黑麻·忽辛的儿子、当时才9岁的米儿咱·海答儿也从布哈拉逃出来到了八答黑商。其经过是这样的：在昔班尼汗派人到赫拉特把马黑麻·忽辛处死以后，又派人到布哈拉来要处死米儿咱·海答儿。布哈拉的宗教人士哈司剌·大毛拉·马黑麻把米儿咱·海答儿藏在他的一个朋友家中，等昔班尼汗的使者搜查过后，就带着这个小孩随同一队赶驴子的人出走，来到喜萨尔的沙的蛮镇。随即又取道噶忒郎，渡阿姆河，经鲁斯塔克，于赛德汗以后18天到达八答黑商的首府哈拉扎法儿堡。米儿咱·海答儿在当地统治者米儿咱·汗处待了一年。次年秋天，喀布尔的巴布尔下了一道敕谕，要求米儿咱·汗将米儿咱·海答儿送去。于是，米儿咱·海答儿在七月初离开哈拉扎法儿堡，拜别米儿咱·汗前往喀布尔。在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346、31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拉失德史》，第2编，第10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226页。

那里他受到巴布尔的照顾，一直住到1512年。

再看一下这个时期哈萨克人的情况。

前面已经讲过，最早的两个哈萨克首领是克烈汗和扎你别汗。克烈汗有许多儿子，其中以巴兰都黑汗为最著名。扎你别汗也有许多儿子，则以哈斯木汗为最著名。克烈汗死后，巴兰都黑汗继承汗位，但实际上势力更大的是哈斯木汗。哈斯木汗后来放逐了巴兰都黑汗，后者逃到撒马儿罕，死于流亡中。

在哈斯木汗的统治下，哈萨克人的势力南至于锡尔河地区，显然威胁到昔班尼汗在河中的统治。昔班尼汗在对付了蒙兀儿人及其首领马哈木汗和马黑麻·忽辛等以后，又于1509年向哈萨克人进犯。昔班尼汗本人驻在库克·卡沙那地区，派了一支军队侵入敌境。有一天，当这支军队停下来喂马的时候，忽然传来消息说哈斯木汗已经逼近了。乌兹别克军顿时大为惊慌，抛却一切虏获物和自己的辎重，混乱一团地退到昔班尼汗那里。昔班尼汗立即下令撤退，溃不成军地于冬末到了撒马儿罕。昔班尼汗本人则跑到呼罗珊，在那里度过春季。

1510年秋初，昔班尼汗又率军进攻哈扎拉人。他尽管尽力搜索，但在哈扎拉的崇山峻岭中却找不到哈扎拉人的影子。他穿过许多山隘，沿着赫尔曼德河的山涧谷底折回原地。在行军中由于缺水，士气消沉，牲畜倒毙，昔班尼汗自认失败地返回呼罗珊。

以上两方面的出征都告失败，昔班尼汗就下令士兵解甲回家，而自己也气数已尽，末日来临了。

昔班尼汗既统治了河中，又征服了呼罗珊，下一步自然就同波斯方面发生了矛盾。

到16世纪初期，波斯的形势已经变了。原来由土库曼人建立的白羊朝，被波斯本地人建立的萨非王朝所取代。这个王朝

的祖先名叫萨非乌丁（1252~1334年），生活在蒙古统治的时期，该王朝即因他而得名。

萨非乌丁之部族原居于什叶派盛行的阿尔达比勒地区，也就自称是哈里发阿里的后裔。其先世历任教职，故称什叶派第七任伊玛目穆沙·哈斯木是其远祖之一人。萨非乌丁之子为撒都鲁丁，被称为圣者，曾得到帖木儿的敬重。帖木儿远征西亚，召撒都鲁丁，问他有何要求，他答称只要求释放在底牙儿别克儿被俘之土库曼突厥人（亦称为鲁木鲁人）。帖木儿允之，将这些土库曼人释放后安置在阿尔达比勒，称为舍黑·撒都鲁丁的弟子。因此，他们对撒都鲁丁及其后裔崇拜效忠，其后裔成批地迁人吉兰，后来成为萨非王朝的支持者。

撒都鲁丁之子为火者·阿里，曾去耶路撒冷朝觐，死后葬于其地。火者·阿里之子为舍黑·亦不剌金，不著名。舍黑·亦不剌金之子为朱乃德，为一权势很大的教长，吸引了大量的信徒。黑羊朝主只罕沙将其流放于阿尔达比勒。朱乃德就去底牙儿别克儿白羊朝主乌宗·哈三的宫廷，受到隆重的礼遇，还娶了乌宗·哈三之妹为妻。朱乃德之子为速檀·海答儿（一名舍黑·海答儿）则娶了乌宗·哈三之女为妻，生子速檀·阿里、伊布拉欣·米儿咱、沙·伊斯迈耳（生于回历八七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即1487年7月11日）三人。

速檀·海答儿扩充军队，势力大增，遭到乌宗·哈三之子雅库伯的嫉妒。1488年，速檀·海答儿被雅库伯所杀，其诸子被囚于伊斯塔赫尔四年多。后获释，逃往拉希江。该地的土库曼部人支持他。他们在那里发展势力，命其部下戴一种红头巾，故称为克兹勒巴什（kizil bashi）。1499年，沙·伊斯迈耳返回阿尔达比勒故地，依其母，并谒其父之墓。他大肆宣扬什叶派，发展势力。随即于1500年率军为其父复仇，夺得巴库与夏马卡。由于这一成功，沙·伊斯迈耳的部众迅速增至1.6万人。他在这支部队的支

持下打败了白羊朝首领阿勒汪，并于1502年攻下大不里士，同年宣布自己为伊朗的沙。次年，沙·伊斯迈耳在哈马丹附近打败并杀死了阿勒汪的兄弟穆拉德，继而又将阿勒汪捕获处死，白羊朝亡。1503年，又占领法尔斯。1508年时，整个西波斯都由沙·伊斯迈耳统一了起来。沙·伊斯迈耳是萨非王朝的实际建立者。

沙·伊斯迈耳积极推行什叶派的伊斯兰教，强迫信仰不同教派的信徒改信什叶派。他既统治了伊朗的西部和西北部，就着手进攻东伊朗和呼罗珊，以便把整个伊朗都统一起来。这样，占据了呼罗珊的昔班尼汗就成了他的主要敌人。

沙·伊斯迈耳在进攻呼罗珊以前，曾遣使到昔班尼汗处表示亲善，要求修好。可是，后者却给了他一个侮辱性的答复，并且给他回赠一副乞食的棍子和托钵，致词说："你已忘记你父的职业，这副东西就可使你想起来。"在打发使者走了以后，昔班尼汗去进攻哈扎拉人，结果失败。其后，昔班尼汗就遣散自己的军队，令士兵解甲回家，准备休息。正在这个时候，有消息传来说沙·伊斯迈耳正向呼罗珊进军。由于军队已经遣散，昔班尼汗认为留在赫拉特不妥，就遣使到周围各地召集诸速檀和诸异密来谋夫集合，本人也动身到那里去。他到达谋夫时发现沙·伊斯迈耳已经迫近了。

沙·伊斯迈耳的军队在谋夫附近扎营。以后三天双方不断有所接触。这时，昔班尼汗的军队陆续从各方赶到。沙·伊斯迈耳从崎岖的营地走出来，佯装撤退。乌兹别克的哨兵看到这一动静之后立即禀报。他们以为波斯人是后悔来此了。等到（1510年12月2日）晡礼时分，乌兹别克军约两万人冲出营盘，开始向波斯军进攻。有些谋士劝昔班尼汗，等诸速檀之兵来会以后再进击不迟。昔班尼汗说："对沙·伊斯迈耳作战是一场圣战，不可错过机会。"于是，他上马立即出发去进攻敌人。昔班尼汗越过崎岖的山地进入平原以后，见敌人已经停驻，看来约有4万多

人。乌兹别克军还没有摆开阵势，就有一支土库曼人马冲杀上来。昔班尼汗的士卒一见两面被围，军心大乱，连忙后退。诸将帅押阵，虽尽力制止后退，亦无济于事。最后，昔班尼汗与全体将帅一起阵亡。①

厄斯金曾经描写昔班尼汗阵亡的情况说，沙·伊斯迈耳的撤退看来是一种诱敌之计，因为他在（谋夫的）马合木达巴德地方就已将部队部署好了。乌兹别克人腹背受敌。他们尽管勇敢奋战，但还是被击溃了。昔班尼汗身边仅留下约500人，全部是王孙公子、部落头目。他们被逼到一个牲畜圈场中去躲避。这个圈场除进口外别无出口。当他们被包围无路可逃时，昔班尼汗和其他人就跃马越过圈场的墙，想驰至河边，以图逃脱。但往外跳的人一个一个地堆起来，昔班尼汗被压在了最底下。到战斗结束以后，昔班尼汗的尸体才被从被杀死的人堆下面找了出来。米儿咱·海答儿说："（像这样）将帅全陨的激战，有史以来还从未听说过，载籍上也未曾见过。"

---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234页。

昔班尼汗的后继者如下：

忽春赤汗，统治河中28年。

不赛因，昔班尼汗之子，在位约4年。

奥贝都剌汗，昔班尼汗之侄（即其从兄马合木之子），死于回历九四六年（1539~1540年）。

阿布都拉汗（阿布都拉汗一世），忽春赤汗之子，在位仅6个月（回历九四七年/1540年）。

阿卜都剌迪甫汗，阿布都拉汗之子。

纳乌鲁兹·阿合马（速云赤·火者之子），即位于回历九五九年（1552年），死于回历九六三年（1555~1556年），都于塔什干。

皮儿·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扎你别之子），统治巴里黑，在位的时间为回历九六三至九六八年（1556~1561年）。

亦思干答儿（皮儿·穆罕默德之弟），死于回历九九一年/1583年。

阿布都拉汗二世，生于回历九四〇年（1533~1534年），一生与昔班系其他宗王作战，18岁时得胜。历取巴里黑、撒马儿罕、塔什干、费尔干纳、巴达赫善吉兰、花剌子模诸地。曾奉其父亦思干答儿为汗，自己代理国事。其父死后，始袭汗号。死于回历一〇〇六年（1598年）。

阿不都勒·穆明（阿布都拉汗二世之独子），先奉命镇守巴里黑，其父死后他统治布哈拉仅6个月，为其臣民所刺杀。昔班尼朝遂亡。

昔班尼汗的首级被送到沙·伊斯迈耳那里。他下令将其尸体支解，以其肢体分送各地示众。其头皮被剥下来填满草送给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苏丹拜牙即。而其头骨则镶上金银宝石，以为饮器，由沙·伊斯迈耳在举行大型宴会时用。

第五节　巴布尔反攻复国的失败

乌兹别克首领昔班尼汗的覆亡，又引起了巴布尔反攻河中、光复故国的希望，而在喀布尔数年的聚积力量，亦使他感到似乎有实现这种希望的可能。

当昔班尼汗于1510年12月在谋夫败于沙·伊斯迈耳之时，米儿咱·汗即自八答黑商遣人来喀布尔向巴布尔报告消息。他邀请巴布尔前往昆都士，以便合力进攻河中，收复祖先故国。巴布尔采纳了这个建议，不避隆冬严寒，立即率领所部，带着赛德汗和米儿咱·海答儿出发。他们取道阿布达剌于1511年1 月到了昆都士。

原来在谋夫战役时，昔班尼汗手下有许多蒙兀儿人。他们本来是马哈木汗和阿黑麻汗的部下。当昔班尼汗在阿黑昔打败两位汗后，他们被迫迁入呼罗珊，远离故土。在昔班尼汗败亡后，这些蒙兀儿人来到昆都士，他们约有3万人，有全副的武装和完整的装备，比那里的不超过5000人的察合台人（指巴布尔部下）的势力要大得多。他们拥护当时在巴布尔帐下的赛德汗。这批蒙兀儿人中有两个头领，一个是希里姆·塔海，一个是艾育伯·别乞克。此二人提出拥立赛德汗为汗，并建议赛德汗甩掉或杀掉巴布尔，被赛德汗拒绝。但赛德汗还是向巴布尔递交了一封信，要求离去。刚好在这时，赛亦德·马黑麻（《拉失德史》的作者米儿咱·海答儿的叔父）从费尔干纳派人送来要求巴布尔援助的信。为此，巴布尔就把安集延地方封给赛德汗，派他到那里去作汗，并把一些伴当赐予他，还给他一支部队。赛德汗

于1511年5月13日出发前往安集延，大部分蒙兀儿人都随同他去了。仍然在巴布尔手下效力的蒙兀儿人有真·帖木儿、巴巴·速檀等人。这事件还意味着，像帖木儿和卜撒因时一样，是由帖木儿朝的米儿咱来策立察合台汗的后裔作蒙兀儿人的汗。

在这里需要追述一下当时安集延的一些情况。

昔班尼汗征服河中后，曾经派扎你别·速檀为安集延的监治官。赛亦德·马黑麻曾经在马哈木汗的手下效力，因与汗不相得，被送到安集延，受到扎你别·速檀的优礼。昔班尼汗在谋夫战死以后，乌兹别克的全体速檀在撒马儿罕集会，扎你别·速檀带着赛亦德·马黑麻前去赴会。会上，速檀们决定，要把河中残存的蒙兀儿人全部斩尽杀绝。赛亦德·马黑麻也是一个蒙兀儿人（属杜格拉特部），便恐惧地逃回安集延。他在安集延集合当地的蒙兀儿人和安集延人一起进行起义，把所有的乌兹别克人从费尔干纳地区驱逐出去。接着，他就派遣使者取道喀尔提锦来到巴布尔处报告情况，请求援助。巴布尔对此非常高兴，因而派赛德汗率领蒙兀儿部队前往安集延赴援。赛德汗出发时很想把米儿咱·海答儿也带去，但巴布尔不同意。所以，这位未来的历史家就仍留在巴布尔那里。

以后的事件，一方面是赛德汗攻下了安集延，另一方面是巴布尔反攻河中，在撒马儿罕复辟。

赛德汗率领诸蒙兀儿异密和部队，在昆都士告别了巴布尔。他们在到达安集延的时候受到了赛亦德·马黑麻及当地诸异密的欢迎。

为了阻止费尔干纳陷于赛德汗之手，乌兹别克诸首领扎你别·速檀、忽春汗和速云赤速檀等向阿黑昔和安集延进军。在他们迫近的时候，赛德汗在安集延尚未作任何准备。乌兹别克诸速檀首先攻打卡散，赛德汗派他部队中的全体头目到卡散山区，以支援当地守军。

这时，喀什噶尔地区的统治者杜格拉特部的异密阿巴白乞

儿也率军前来，企图夺取费尔干纳。原先他已经占据了安集延以上的全部地区，如讹迹邗、马都和鄂什等地。现在，他又准备攻取安集延。这种情况使赛德汗及其所属大为惊慌。另一方面，乌兹别克诸速檀率领各路大军猛攻卡散堡，该堡危在旦夕。守堡官兵纷纷出逃，乌兹别克人攻下了卡散。

从卡散逃出的人员在路上同前来救援的头目人等一起前往安集延。在走到距安集延半程的地方，他们看到阿巴白乞儿在那里扎营，进行攻城的准备。

次日拂晓，赛德汗亲自率军出城迎战。双方在路上一个名叫图特鲁克的地方相遇。阿巴白乞儿被击败，逃回喀什噶尔。这一重大的胜利，使乌兹别克军踌躇不敢前进。这样赛德汗就取得了对安集延地方的统治权。

在赛德汗前往安集延以后，巴布尔即准备反攻河中。总计巴布尔在昆都士只待了几天，就渡过阿姆河，去进攻喜萨尔的两个乌兹别克速檀——郜匝·速檀与马合的·速檀，未遇敌人即返回昆都士。

当巴布尔回到昆都士的时候，波斯王沙·伊斯迈耳遣使者护送巴布尔的姐姐罕·匝答·别昆回来。她是以前巴布尔从撒马儿罕出走时落到昔班尼汗手中去的，曾为昔班尼汗生一子，名忽兰沙·速檀。后来昔班尼汗害怕她同巴布尔串通谋害自己，就把她赐给了赛亦德·哈迪。此人在谋夫战役中与昔班尼汗同时丧命，罕·匝答·别昆遂成为波斯人的俘虏。后来被发现是巴布尔的姐姐，故沙·伊斯迈耳派人将她护送来昆都士巴布尔处，表示亲善，并提议波斯与巴布尔建立友好关系。巴布尔非常高兴和感谢，派米儿咱·汗赍厚礼前去报聘，并请求援助。波斯王同意了求援的要求，双方结成反对乌兹别克人的同盟，但有苛刻的条件。据宽德密尔的著作中说，巴布尔约许的条件是：如果波斯王帮助他重新征服河中的其余地区，那他就在聚礼日讲道时念他的名字，并将波斯王与十二伊玛目的名字铸印在钱币上。

这实际上是向波斯王称臣，并信奉什叶派。[1]

是年，巴布尔再次向喜萨尔进军，在迫近普勒桑金（石桥）时，邯匝速檀进军占领该地，他就在石桥的下方泅水渡河。巴布尔撤退到阿布达剌隘口，驻扎在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在半夜里消息传来，乌兹别克人都冲上来了。巴布尔骑马到一个高地观察，见只有一条路可以上来。在他脚下的高地左边还有一座山，两山之间有一条深谷，深谷中也只有一条路可以通行。乌兹别克人在平原上散开，他们看到要想登上第一个山峰是很不容易的事。帖木儿速檀和其他几位速檀率领大约一万乌兹别克军，离开其余的人马，开始登另一山峰。于是巴布尔就派遣米儿咱·汗带领一队骁骑前去抵抗。

米儿咱·汗的部队，前面的一部分被乌兹别克人打垮了，情况甚为危急。这时，有一队米儿咱·海答儿的家兵赶到前面助战。他们在占·阿黑麻·阿塔哈的率领下英勇奋战，击退了乌兹别克军。接着，那些逃离米儿咱·汗的部卒又回来，重新投入战斗，打退了敌人。在这场混战中，占·阿黑麻·阿塔哈活捉了一个乌兹别克头目。为此，巴布尔给米儿咱·海答儿记了第一功。[2]

在巴布尔的一侧，两军没有发生接触。

到黄昏时，敌人因为缺水开始撤退。巴布尔的军队跟踪追击，喊声震天。米儿咱·汗对面的那部分敌军，见中军方面的邯匝速檀已撤退，也急于撤退。在撤退中乌兹别克的队伍崩溃，军心大乱，骇窜狼奔，自相践踏。到昏礼时分，邯匝速檀、马合的速檀和马马黑速檀都被俘获处死。巴布尔的军队不停地追击乌兹别克人，一直追到铁门。[3]失败的乌兹别克人逃往卡尔施。波斯王在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其援军才出动。

① 《拉失德史》，第2编，第12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268页。

③ 《拉失德史》，第2编，第130~13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大获全胜的巴布尔军集结于喜萨尔。同时，沙·伊斯迈耳派遣的援军已经到达，邻近各部落的人马也赶到，全军共达6万人。[①]接着，巴布尔就挥师出喜萨尔，向卡尔施进军。

在昔班尼汗死后，忽春汗已被拥立即位。他同速云赤·速檀、扎你别·速檀、奥拜都拉·速檀以及其他的乌兹别克速檀会齐，驻扎在卡尔施（那黑沙不）。乌兹别克军队人数众多，诸速檀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巴布尔由于有波斯军的支援才敢进军。但他为此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即承认波斯王为宗主，自为藩臣，俱见于其与波斯结盟的条件。

巴布尔和波斯派来的三位指挥官率军从喜萨尔北进。时波斯将领认为，奥拜都拉·速檀[②]驻防在卡尔施，布哈拉没有军队防守，建议直接进军布哈拉与撒马儿罕。[③]于是，巴布尔的大军就绕过卡尔施，在距离该城一站远的地方扎营。派出的侦察兵不断报告消息说，奥拜都拉已离开卡尔施堡，正向布哈拉前进（布哈拉是奥拜都拉的采邑）。巴布尔于是立即进行追击，在商队大道上追了100英里，一直追到布哈拉。追兵进入布哈拉城，将乌兹别克军逐出该城。乌兹别克人被迫退往突厥斯坦，沿路大肆抢劫而去。

撒马儿罕城中的乌兹别克诸速檀，在听到布哈拉陷落的消息以后也大为慌乱，都狼狈不堪地向突厥斯坦各地奔逃。[④]接着，巴布尔率领大军耀武扬威地向撒马儿罕进发，一路受到热烈的欢迎。米儿咱·海答儿说，河中各地居民见巴布尔驾临，不

---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245页。

② 奥拜都拉·速檀是马合木·速檀之子。马合木·速檀是昔班尼汗之弟，死于昆都士。奥拜都拉此时率军驻守卡尔施。

③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35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④ 格鲁赛说，巴布尔与波斯援军是（在1511年10月）先入撒马儿罕，然后布哈拉才开城迎接他（见《草原帝国》，英文版，第483页）。这不对。据《拉失德史》，巴布尔是先取布哈拉，后入撒马儿罕。

分上下贵贱，万众欢腾。贵胄们前来迎接，各城镇被装饰得花团锦簇。街道和市集都用布帛和黄色的花缎装饰起来，四处都悬挂着图画。[①]巴布尔在1511年10月8日进入撒马儿罕城，登上了王位。这是在他离开喀布尔以后十个月，离开撒马儿罕九年以后。巴布尔入城以后，对波斯王沙·伊斯迈耳派来的援军，多加奖励，厚予赏赐，遣回原地。[②]

总之，这时巴布尔和赛德汗分别在河中与安集延取得了统治权。巴布尔将喀布尔和加兹尼两地赐给他的弟弟纳昔儿·米儿咱。乌兹别克军则都集结于突厥斯坦。[③]厄斯金说，这时巴布尔的领土从鞑靼沙漠延伸及于加兹尼的边境。加兹尼、昆都士、喜萨尔、费尔干纳以及赛兰，都包括在内。

在巴布尔重新征服河中的过程中，米儿咱·海答儿一直跟随在他的身旁。巴布尔在撒马儿罕登上王位以后，当时在安集延的赛德汗派了赛亦德·马黑麻到撒马儿罕来办事。他办完事后在返回安集延时，把米儿咱·海答儿的姐姐、曾经嫁给乌兹别克首领奥拜都拉的哈比巴·速檀·罕尼失带回，又将她嫁给赛德汗，故赛德汗又成了米儿咱·海答儿的姐夫。

巴布尔虽然夺得撒马儿罕，恢复了帖木儿朝的政权，却处在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由于他对波斯委曲求全，使河中的人民大为失望。具体说，除前面已经述及的与波斯达成的屈辱的条件以外，据说巴布尔还穿波斯的服装，并命令他的军队也穿波斯服装，如戴红头巾。而他屈服于什叶派，也就得罪了虔信逊尼派的河中人民。特别是沙·伊斯迈耳在呼罗珊与河中对待逊尼派教徒的态度和做法，不但引起当地人民的反对，且令巴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246页。

② 米儿咱·海答儿说，巴布尔在布哈拉即已遣散波斯军。伊莱亚斯以为为时太早，不可能（见《拉失德史》，英文版，第246页注）。

③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250页。

布尔为之寒心。如沙·伊斯迈耳在赫拉特曾命令该城的所有领袖人物都集合在穆尔坎清真寺讲道（虎土白），命令他们诅咒诸撒哈比和忠实的阿衣莎。[1]讲道人哈非速丁由于拒绝这样做，就被波斯人抓住，拉下讲坛，剁成碎块。次日，沙黑·伊斯兰也由于拒绝诅咒撒哈比，不愿接受什叶派的教义，被沙·伊斯迈耳用箭射死，并被焚尸。[2]巴布尔现在臣服于这个什叶派的君主，意味着什叶派的统治，因而使河中的人民不再支持这位帖木儿朝的最后代表。

另一方面，巴布尔本人并没有多大的实力。经常追随他的察合台人不过二三百人。有时蒙兀儿部队与他合作，但蒙兀儿人多不可靠。相反，乌兹别克人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昔班尼汗虽然死了，他的子侄同族，多是强兵猛将，并未屈服。而且集结在突厥斯坦的乌兹别克人和安集延等地的蒙兀儿人也都是逊尼派的信徒。在这种情况下，当乌兹别克人进行反攻时，巴布尔当然无力支持。

1511年末，寒冬已尽，春到人间，畜群离开河谷，大地披上了绿装。乌兹别克人乘波斯军被遣散离去之机，从突厥斯坦出动，向河中进攻。他们的主力军向塔什干进发，而奥拜都拉则率领另一支部队向布哈拉前进。当时塔什干城的守将是异密·阿黑麻·哈斯木·忽布儿，他是支持巴布尔的。巴布尔派了异密·笃思忒·纳昔儿、速檀·马黑麻·都剌的等人率领援军去支援塔什干，而自己则自撒马儿罕率领一支小部队前去迎战。当他到达布哈拉城附近时，奥拜都拉大吃一惊，立即沿原路后退。巴布尔对其进行追击，在忽勒蔑力克地方赶上了他，迫使他回军交锋。

---

① 撒哈比，意为圣门弟子。阿衣莎，是先知的妻子，什叶派圣人阿里的敌人。

②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236页。

关于这次战役，只有米儿咱·海答儿和宽德密尔两位历史家谈到，但二人的说法互有不同。[①]米儿咱·海答儿说，奥拜都拉手下只有3000人，而巴布尔的军队却达6万[②]。后人考证认为，这个数字是不确实的。因为米儿咱·海答儿当时在撒马儿罕害病，并未参加这次战斗。宽德密尔说，巴布尔只带了一小支部队去进攻奥拜都拉。后者见其军队人数少，所以只带3000人回转来同巴布尔对阵，彻底打败了巴布尔的部队。这次战役发生的地点在库勒·伊·灭里（国王之湖）附近，时间在回历九一八年赛法尔月（1512年4~5月）[③]，也即巴布尔进入撒马儿罕以后的八个月。

被击败的巴布儿退回到撒马儿罕。因该城人民对他同什叶派的波斯联合并对沙·伊斯迈耳称臣的行为深为不满。巴布尔在该城就待不住，只好放弃河中的王位，退往喜萨尔。有的说，巴布尔是取道费尔干纳前往喜萨尔的，他的目的似乎是要去同赛德汗合作。《拉失德史》没有描写他逃往喜萨尔的经过，只说他在路上接二连三地派遣使臣去向沙·伊斯迈耳说明情况，并请求支援。而在巴布尔离去后，乌兹别克人又占据了布哈拉与撒马儿罕。以后不几个星期，乌兹别克人就于（1512年）7~8月间尾追而至喜萨尔。

在喜萨尔巴布尔大量修建防御工事，用泥土石块把街道都堵起来，以示背水一战与该城共存亡的决心。追来的乌兹别克诸速檀见到这种情况，就没有攻城，径自退回去了。这也可能是他们听到了波斯援军即将到来的消息。

前已提到，巴布尔在撒马儿罕曾遣散波斯援军，慢待波斯使者，故使者报告波斯王。于是波斯王便派一将军率领援军前来，实际上是要对巴布尔进行整肃。这位将军是异密·雅尔·穆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260页。

② 《拉失德史》说是6万人，显系夸大之词。

③ 霍渥斯说在1512年4月18日。

罕默德，号称纳吉姆·萨尼（意为“第二颗星”），原是财政大臣。其率援军约有1.1万人。[①]经过赫拉特时，他又征集了一些部队。大军在帖尔美兹渡过阿姆河，约定于9~10月间在铁门与巴布尔会师，然后向布哈拉进军。他们先夺取了胡扎儿，接着进攻卡尔施。巴布尔不想伤害卡尔施的居民，事先向纳吉姆·萨尼建议绕过该城前进，但这位波斯将军拒绝了他的意见，对卡尔施进行了猛烈攻击。卡尔施终于被攻陷，戍军全部被杀。其居民约1.5万人，不分男女老幼也俱被屠杀，无有孑遗。当时刚好来到卡尔施的著名诗人巴纳伊也未能幸免。对于波斯人这种残暴的屠城行为，巴布尔深为不满。

纳吉姆·萨尼在结束了卡尔施的战事后，就指挥波斯军继续进攻易于攻取的伽吉达坂堡。[②]乌兹别克诸首领听到波斯军到来的消息立即退入城堡之内。波斯军和巴布尔的部队围其城达四月之久。最初只有小的战斗，互有胜负。由于粮秣渐少，纳吉姆·萨尼手下的军官们要求撤退，巴布尔也提出以撤退为好，但都未被采纳。最后，奥拜都拉率领一支精兵自布哈拉出，与伽吉达坂的驻军相会合。

1512年11月12日，双方进行决战。波斯军被彻底击溃，纳吉姆·萨尼本人被杀。逊尼派信徒米儿咱·海答儿对于波斯军和巴布尔被击败极为高兴，所以在《拉失德史》中这样描写道：“乌兹别克的步兵从各个角落放箭，矢如雨下。不久，伊斯兰之爪扭断了异端外派之手，而宣告了胜利属于真正的信仰。……（波斯军）全军溃退，他们大部分人都葬身于疆战；在卡尔施被刀剑砍成的一切伤痕，这时都由复仇的箭镞缝合了。纳吉姆·萨尼和所有的土库曼异密都被送去见阎王了。巴布尔一败涂地，

① 参见《拉失德史》，英文版，第260页；《巴布尔回忆录》，第354–35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伽吉达坂，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州，距克孜勒帖佩17公里。

垂头丧气地逃回喜萨尔。”[1]这次的战役就称为伽吉达坂战役。事后，在波斯宫廷人们都把这次战役的失败归咎于巴布尔。有一个传说，说在伽吉达坂战役的前夜，巴布尔曾将下面引的两句诗用箭射到乌兹别克军营，以表达他对波斯王的敌意：“我为乌兹别克人充当通向纳吉姆[2]的铺路石，如果错误在我，我现在已将道路打扫干净。”尽管如此，乌兹别克人还是不谅解他。

在巴布尔同波斯联军进攻河中时，大部分的乌兹别克首领都集会到布哈拉和撒马儿罕两地抗战去了。因此，安集延的赛德汗便率军5000人前来进攻撒马儿罕。可是，他在到达塔什干附近时同乌兹别克军遭遇，被率有7000人的速云赤汗击败，只得逃回安集延。

赛德汗曾经多次派人到巴布尔那里，要求把米儿咱·海答儿带去。最后，巴布尔只好同意。在巴布尔与纳吉姆·萨尼出发去进攻河中时，米儿咱·海答儿于9~10月间动身前往安集延。在其到达目的地以前，赛德汗已被速云赤汗击溃。米儿咱·海答儿于1512年冬（回历九一八年赖哲卜月）到达安集延，正当赛德汗新败。海答儿在其父被乌兹别克人杀害以后投奔巴布尔，在巴布尔的手下有三四年之久。这次他去投靠赛德汗，以后在赛德汗手下效力有19年之久。

巴布尔在伽吉达坂失败以后，又第二次返回喜萨尔。从此以后，再未返回过他的祖先发迹的故都。而乌兹别克人则卷土重来，再度成为河中地区的主人。

在喜萨尔，巴布尔同那些没有跟随赛德汗去安集延而留了下来的蒙兀儿异密发生了矛盾。这些蒙兀儿人在喜萨尔一贯残酷压迫当地的人民。他们只要看到喜萨尔人有什么财产或牲畜，

① 《拉失德史》，第2编，第15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纳吉姆，意为幸福，又是波斯统帅的名字，语意双关。

就恣意劫夺，并任意糟蹋挥霍。巴布尔曾斥责这类暴虐行为，引起了他们的不满。有一天晚上，当巴布尔在喜萨尔城外一个营帐中已经入睡的时候，蒙兀儿首领艾育伯·别乞克、密儿·马黑麻、牙的格尔·米儿咱和纳扎儿·米儿咱，同其他的蒙兀儿人一起对巴布尔发动突然袭击。警卫人员进行了抵抗，搏击与呐喊之声将巴布尔从梦中惊醒。他好不容易地才光着身子逃入喜萨尔城堡，未带任何随从人员。而发动叛乱的蒙兀儿人在城堡外面抢劫了一切财物之后就离开喜萨尔，向喀尔提锦山区遁去了。巴布尔自知无能力对付他们，就留下几个亲信异密防守喜萨尔城堡，自己则前往昆都士。

在巴布尔离开喜萨尔以后，蒙兀儿人更加肆无忌惮地在该地胡作非为。他们毁家灭户，抢夺一切人的财物和牲畜，使喜萨尔发生了饥荒。加上大雪成灾，人畜倒毙，喜萨尔地区终于被乌兹别克人攻占。在昆都士的巴布尔虽然想恢复喜萨尔，但实际上是力不能及。统治着昆都士的米儿咱·汗也不可能将该地让予巴布尔。因此，巴布尔只有离开昆都士，返回喀布尔。在那以后，他再也未能重新登上河中的历史舞台，而是转向南方攻取印度去了。

赛德汗在塔什干附近被乌兹别克速云赤汗击溃以后，其抵抗力量已被粉碎。在那以后三个月，速云赤汗又向安集延进军，但见赛德汗等已有准备，便悄悄地退去了。

1512年冬，乌兹别克人攻克塔什干，该城守将密儿·阿黑麻·哈斯木奔安集延，后又投奔巴布尔。其弟乞答·别乞困守赛兰。次年（1513年）春初，他派人向哈萨克的哈斯木汗求援。

哈斯木汗当时是哈萨克部权力极大的君主。这时，乞答·别乞派遣使者同赛兰地区的几位领袖人物前来，向哈斯木汗献赛兰城。哈斯木汗即向蒙兀儿人称为新城（养夷）的塔拉斯进军。他的一位异密接管了赛兰城。乞答·别乞劝哈斯木汗去进攻塔什



干，于是哈斯木汗就率领大批哈萨克人马向塔什干前进。这时，乌兹别克的速云赤汗固守塔什干城。哈斯木汗来后只在城外驻扎了一夜就撤退了，临走时对塔什干大肆抢劫了一阵。

哈斯木汗向塔什干进军时，赛德汗正率军攻掠塔什干的一个城镇阿汉加兰。[①]他同阿汉加兰人战于森林中，全歼敌人，满载而归。回来时得到哈斯木汗到塔什干攻打速云赤汗的消息，他就又向塔什干进发，但在到达费尔干纳和塔什干之间的坎达里克山口时，却听说哈斯木汗已经撤退了。于是，赛德汗回军去阿黑昔，将费尔干纳地区各城堡严密防守以后，就前往哈萨克牧区。看来，他是想去同哈斯木汗建立反对乌兹别克人的同盟。

米儿咱·海答儿因为患病，没有随同赛德汗出征。但他在《拉失德史》中有一段极为生动的描写，以述说赛德汗会见哈斯木汗的情况。从这段描写不但可以看到当时哈萨克首领对待察合台后裔赛德汗的尊敬之情，而且可以想见当时哈萨克人游牧生活的特色。符拉基米尔佐夫在《蒙古社会制度史》第二编的前面就曾引用这里的一段话来表示游牧社会的特点。

米儿咱·海答儿的记载说，赛德汗向哈萨克部前进，到了蒙兀儿斯坦的名城朱德（此城大约在楚河附近）。这时，哈斯木汗已经年逾花甲，而赛德汗则尚不到30岁。哈斯木汗借口年老力衰，不能亲自出迎，却派了三四十个五六十岁的速檀出来跪在赛德汗前迎接。接着，哈斯木汗就向前行礼，赛德汗对此终身不忘。

会见时哈斯木汗对赛德汗说："我们都是沙漠中的人，这里既没有财富，也谈不上礼节。我们最值钱的财产是马匹，最喜爱的食品是马肉，最喜欢的饮料是马奶，以及其他马奶产品。在我

① 巴尔托里德以为阿汉加兰即安格连，皆河名。他说："奥斯鲁沙纳东北、锡尔河右边为亦腊克地区和察赤地区。这两个地区在地理上组成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亦腊克即指安格连河（本名阿汉加兰河）谷地，察赤地区则指帕拉克（乞尔乞克）河谷地。"（《巴尔托里德文集》，第1卷，第226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所谓阿汉加兰镇，当系城以河名。

们的国家里没有花园，也没有高楼大厦。赏心乐事主要就是看看自己的畜群。现在无以为乐，让我们去看看马群吧！这样可以在一起玩一玩。"他们来到马群所在的地方，哈斯木汗查看了所有的马，就说："我有两匹马，价值比整个畜群还大。"这时那两匹马就被带上前来（赛德汗时常说他生平从来没有见过那样好的两匹马）。哈斯木汗继续说："我们沙漠中的人依靠我们的马匹过活。就我个人来讲，我只信赖这两匹马。无论哪一匹马离开我，我都受不了。但您是我的贵宾，我愿献上一匹，望乞笑纳。您认为哪一匹好，就挑哪一匹，把其余的一匹留给我。"赛德汗仔细察看了马相之后，就选了名叫乌格兰·图鲁克的一匹。的确，除此而外是找不到这样的马的。哈斯木汗又从马群中选择了几匹送给赛德汗。接着，他又献给赛德汗一杯马奶子酒，并说："这是我们敬客的一种礼节，您要是赏光喝了，我将认为是无上光荣。"赛德汗喝了马奶酒以后又举行宴会。这两位首领在一起欢度了二十多天。夏季刚尽的时候，哈萨克部根据哈斯木汗的命令向冬牧场转移。哈斯木汗说："这时去进攻乌兹别克人，会有很大的困难。这根本办不到。这时不应考虑出征。"哈斯木汗以此为借口不让他的人马去进攻塔什干，并恭敬地向赛德汗告别。赛德汗原来想说服他进攻塔什干的打算未能实现，便返回安集延。这时已是1513年的秋季了。[①]

第六节　赛德汗夺取喀什噶尔与巴布尔征服印度

伽吉达坂战役以后，乌兹别克人最后巩固了他们对河中的统治。其后果，一方面是巴布尔永远放弃了重返故乡的希望；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276-277页。

另一方面是当时占据费尔干纳地区的察合台后王赛德汗，由于不能抵抗乌兹别克人的压力，不得不前往喀什噶尔，夺取阿巴白乞儿的地盘。下面叙述赛德汗的情况。

关于赛德汗的惟一史料是《拉失德史》。据称，在伽吉达坂战役之后，乌兹别克人因害怕沙·伊斯迈耳前来报复和哈萨克哈斯木汗从北面来攻，没有进攻赛德汗。回历九一九年（1513年）冬，沙·伊斯迈耳返回伊拉克去抵抗土耳其的进攻，哈斯木汗则因有后顾之忧而退回草原，所以，乌兹别克人就进攻喜萨尔，驱逐当地的蒙兀儿人。次年，即回历九二〇年（1514年）春天，乌兹别克诸速檀率军前来进攻安集延，部众不计其数。在这种情况下，赛德汗召集部下将领计议应变之策。经过磋商，他们认为无力抵抗乌兹别克人的进攻，便一致同意撤离费尔干纳，退往蒙兀儿斯坦，然后去攻取喀什噶尔。于是，赛德汗就在回历九二〇年三月（1514年5月）乌兹别克速云赤汗进达费尔干纳以前离开了该地，取道蒙兀儿斯坦向喀什噶尔进发。而费尔干纳（后称浩罕国）也就并入了河中乌兹别克汗国的管辖范围。

喀什噶尔地区原是杜格拉特部的封地。①这时，该地区的统治者是杜格拉特部的首领阿巴白乞儿。此人是米儿咱·海答儿的伯父。米儿咱·海答儿的曾祖父异密·赛亦德·阿里有子二人：一个是桑尼司，另一个是马黑麻·海答儿。桑尼司死后遗有二子，长子即阿巴白乞儿，次子是乌马儿·米儿咱。阿巴白乞儿的母亲按照蒙兀儿人的“扬加利克”（娶兄弟之寡妻，即所谓“兄弟妇婚”）的习惯，嫁给了马黑麻·海答儿，又生二子，长子即米儿咱·海答儿之父马黑麻·忽辛，次子即赛亦德·马黑麻。

桑尼司原统治喀什噶尔地区。他死后由其弟马黑麻·海答儿

① 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汗曾将曼邪赖·苏雅地区交给杜格拉特部治理。曼邪赖·苏雅意为“向阳地”（ Aftab rui）。它的四周是察赤（塔什干）、察力失（焉耆）、伊塞克湖和撒里畏兀儿。喀什噶尔和于阗就在这四周的边界上。

继承他的政权。后来，阿巴白乞儿纠集力量夺得叶尔羌，征服于阗，又打败马黑麻·海答儿和羽奴思汗，占据了整个喀什噶尔地区，僭位为王，统治其地达34年之久（1480~1514年）。

阿巴白乞儿是一个暴君。他以极为残暴的手段压迫人民、诛杀异己，而且大量聚敛财物，搜刮民财。任何人只要略微反对他，哪怕是在十年以后才被他知道，他也要惩罚其人，并株连其妻儿子女，亲友家臣。他囚禁的人被强服劳役。每一囚犯的颈上套一个项圈，项圈用一条链子前后相连，每18名至20名犯人连成一串，不停地从事劳役。犯人白天劳动，晚上被关进监狱。凡属重罪囚犯，无论亲戚朋友都不得探访送物。每一条链子有一名牢卒看管，每18名牢卒之上有一名狱吏。监管的律令规条极严，监视人员从来不敢对犯人有任何仁慈宽厚的表示。

前面已经讲到，沙·别昆、米黑里·尼格尔公主等（其中包括阿巴白乞儿的亲姊妹汗·速檀·速檀尼木）一行从喀布尔去八答黑商，在路上被阿巴白乞儿掳去。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只给汗·速檀·速檀尼木酒喝，不给食物，令其渴死。他又令人用一根烤肉的铁钎戳进马黑麻·沙（此人为米儿咱·海答儿的兄弟）的腹部，从后背透出，钉在墙上痛苦而死。还有一次，他把扎喜剌黑、讹迹刊和马都地方3000名反对他的人处死，另有几千人被砍掉脚。阿巴白乞儿的暴行大都是这一类的。

为了积累财富，阿巴白乞儿挖掘了几座古城。如他曾命令囚犯挖掘于阗城堡，发现一处宝藏。其中共有27瓮。瓮的容量很大，一个人带着箭袋无须弯腰就能进去，而且也不会碰到瓮口。每一个瓮中都有一个铜罐，罐中装满金沙，罐的外壁余隙装满银巴力失（货币单位）。以后，阿巴白乞儿又命令在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城去挖，也发现了若干宝藏。

阿巴白乞儿的所有暴政，都是在宗教的支持下实行的。据说，毛拉和教法学家们经常为其聚议参谋。他的为人行事，一

切都要得到教法（fatwa）的许可，甚至最残忍的事也不例外。他表面上则似乎虔诚，施舍几无虚日。

阿巴白乞儿对喀什噶尔以外的地区多次进行掠夺性的战争。如他曾派遣军队远征退摆特（今拉达克），征服了退摆特的大部分地区，直达克什米尔边境。接着，他又派军攻打博洛尔，虏获无算。此后，他进军八答黑商，征服了那里的大部分哈扎拉地区。在昔班尼汗强盛的时期，他曾进攻安集延，打败扎你别·速檀，从乌兹别克人的手中夺取了鄂什、马都和讹迹刊等地。他征服了整个蒙兀儿斯坦，使蒙兀儿人无处存身。连素来被称为蒙兀儿斯坦贪婪的雄师的柯尔克孜人，也无法留在那里，不得不到察力失去投奔满速儿汗。在阿黑麻汗去世后，阿巴白乞儿就向阿克苏进军，占领阿克苏和乌什，掳去乌什附近的百姓。总之，这个暴君曾经盛极一时，横行无忌。

在赛德汗准备进军喀什噶尔时，阿巴白乞儿已60多岁了。他多年的暴虐统治当然是很不得人心的。人民时刻在进行反抗，无疑也欢迎赛德汗这位察合台汗的后裔来推翻其统治。所以，米儿咱·海答儿的叔父赛亦德·马黑麻建议赛德汗前去夺取喀什噶尔说："同阿巴白乞儿交锋比同乌兹别克人作战要容易得多。过去四十年间他肆无忌惮地施行暴政，现在他压迫臣民的日子已尽，毁灭的黑夜已经降临。因此应该集中力量去征服喀什噶尔。"

赛德汗率部取道蒙兀儿斯坦进攻喀什噶尔，先到阿忒巴失。这是蒙兀儿斯坦靠近喀什噶尔方面的边陲城镇。他把家眷和辎重安顿在这里，让他们随后慢行，自己则率领一批人马轻装前进。第一天晚上到米儿咱·突厥，第二天到图什忽，第三天到阿尔图什。[1]从阿尔图什出发，他们又来到乌赤巴尔根村。该村附

[1] 根据这里讲的行程，巴尔托里德认为赛德汗是经过托鲁伽尔特山口而进入喀什噶尔地区的。该山口是从喀什噶尔去吉尔吉斯的大路，在天山山脉的西端（《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1分册，第92页，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

近有玉通八失（或称托云八失）河从卡里克·乞雅（或称哈巴）河谷流来。渡河后附近有一高地，从这个高地上可以望见远在三程以外的喀什噶尔。赛德汗下令在这狭窄的通道清点军队。清点结果，计有4700多人。15岁的米儿咱·海答儿就在这个队伍之中。

当时，阿巴白乞儿只留了1000骑兵驻守喀什噶尔城，而自己则退到叶尔羌去了。赛德汗率部从乌赤巴尔根村高地下来，过赛尔满庄，渡土曼河，进攻喀什噶尔。该城驻军抵抗了一阵，被击败，退入城堡。赛德汗便渡哈剌塔斯浑河，向英吉沙尔进军。其别部攻掠了撒里黑库尔山区，虏获财物羊只无数。时柯尔克孜人的首领马黑麻·柯尔克孜前来投效，并自愿去叶尔羌进行侦察。据他的报告，阿巴白乞儿在叶尔羌正积极备战。

阿巴白乞儿强征人民入伍，其将领多是从囚狱和苦役中释放出来的，故都不能骑马作战。这使他失去了信心，一开始就准备逃跑。赛德汗挥师前进，在1514年8月间围困英吉沙尔城，随即将其攻陷。阿巴白乞儿闻讯，弃叶尔羌城逃往于阗。赛德汗于同月进入叶尔羌城，同时派军前去追捕阿巴白乞儿。阿巴白乞儿逃到于阗后感到站不住脚，就又向喀兰兀塔格（黑盲山）逃窜。因为道路崎岖难行，他把带出来的财宝付之一炬。据说共有900骡驮的刺绣锦缎衣服。另有金银制的花瓶杯盘，各种镶有宝石的装饰品，装有金粉的马褡裢，都掷入了流经喀兰兀塔格山谷中部的阿克塔什河。然后他就向退摆特（拉达克）进发。

阿巴白乞儿在到达退摆特以后，发现自己以前派到该地镇守城堡的军队已经四散，城池和财物已经重新落入当地异教徒之手。他在这里已不复有立足之地，因此决定返回去向赛德汗投诚。在返回的路上，阿巴白乞儿遇到奉命前来捉拿他的一群人。他要求这些人把自己活着带到赛德汗那里。他们佯装应允，但在阿巴白乞儿晚上睡着时却取其首级而去。

至此，阿巴白乞儿的王国（包括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等地）就被赛德汗所占据。赛德汗以叶尔羌为首府，建立自己的统治。当时，他的长兄满速儿汗占据着土鲁番地区，赛德汗向满速儿汗称臣。按名分讲，当时新疆地区察合台后裔之可称为汗者或者说蒙兀儿人的最高首领，应是满速儿汗。故赛德汗只是蒙兀儿人的一个首领，还不能称为汗，他的属地也不能称为汗国。今之所谓叶尔羌汗国者乃是近人给它加的。

赛德汗统治了叶尔羌等地以后，即遣使与满速儿汗通好，并商谈安排二位兄弟的会见。1516年2月，赛德汗动身前去会见满速儿汗。二人在阿克苏以东雅姆和阿尔巴特之间的一个地方相会。赛德汗在会见中表示向满速儿汗称臣，并献礼品。二人宣誓敦谊修睦。满速儿汗回赠了丰厚的礼物，有大量的马匹和银子、锦缎和刺绣锦袍。然后各自返回。

在这以后，赛德汗曾于1517年派军进攻和田以东的撒里畏兀儿地区，多所虏获而归。同年秋，赛德汗亲自率军去进攻蒙兀儿斯坦的柯尔克孜人，将其首领马黑麻拘捕囚禁。主要因为马黑麻曾在战争中俘虏了乌兹别克忽春汗之子阿不都剌，而又将他放了。

赛德汗同八答黑商的关系也是值得特别一提的。早在胡思老·沙的统治之后，阿巴白乞儿曾经征服了八答黑商的上哈扎拉地区中的几个地区，如撒里却盘（Sarighchupan）、宽德（Ghund）、帕尔伐孜、牙儿黑（Yarkh）、帕撒儿和什格南的湿瓦（Shiva-i-Shighnan）。后来，八答黑商的哈扎拉部击退了乌兹别克人。八答黑商的所有上部狭道（tang-i-bala）都为阿巴白乞儿所控制。米儿咱·汗统治八答黑商地区的时期，从上部狭道起直到撒里却盘的地方，完全变成了喀什噶尔的属地。在12年中，上峡谷以上的地区都处在八答黑商范围以外，而成为喀什噶尔的一部分。故赛德汗在征服喀什噶尔以后，就下令把这些地区

分成几个行政区，就像它们本是喀什噶尔所辖的地方一样。奉命前去管治这些地方的官员名叫密尔·别乞·马黑麻。在他任职期间，瓦罕是八答黑商的一个哈扎拉区。

八答黑商人把八答黑商和瓦罕之间的边境地区叫做达剌卓罕，喀什噶尔人则称之为撒里却盘。达剌卓罕的人民强占了这个地方，并请求米儿咱·汗的保护。因此，米儿咱·汗占领了这个地区，并声称这一地区原属于八答黑商，是阿巴白乞儿强占去的。他说："由于阿巴白乞儿的征服，这个地区古老的归属关系被切断了。十二年来，它一直是处于喀什噶尔的管辖之下。"他请求巴布尔的援助，以收回这个地区，因为巴布尔在1507年曾将八答黑商给予米儿咱·汗。但是，赛德汗则认为，阿巴白乞儿既曾征服并领有这个地区达12年之久，而自己当时已继承了阿巴白乞儿的王位及领土，所以对撒里却盘应有当然的主权。米儿咱·汗同赛德汗进行了多次的书信往来以争论这个地区的主权，不能得到解决。赛德汗就在1518年夏率军进攻八答黑商。米儿咱·汗不能抵抗，绝望地逃到哈拉扎法儿堡避难。赛德汗也班师返回叶尔羌，撒里却盘以后仍属喀什噶尔管辖。①

前面提到，赛德汗曾将柯尔克孜人的首领马黑麻拘捕囚禁达五年之久。在这段时期中，柯尔克孜人群龙无首，便到突厥斯坦、赛兰、安集延和阿黑昔等地境内从事抢掠，掳掠无数穆斯林妇孺为奴。赛德汗从宗教的立场出发，在1522年派自己的儿子拉失德率军前去征讨柯尔克孜人。以后，他几次亲自到蒙兀儿斯坦去支持拉失德，但始终未能把柯尔克孜人的动乱平定下来。蒙兀儿斯坦地区柯尔克孜人和哈萨克人的强盛，迫使蒙兀儿人只有退处于今新疆南疆一带，并逐渐没落下去。

1532年秋，赛德汗曾率同米儿咱·海答儿一起对拉达克和克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352–355页。

什米尔进行所谓的“圣战”。他还想去进攻西藏，但因身体衰弱，就决定由其子亦思干答儿与米儿咱·海答儿一起去完成这一使命，自己则从拉达克启程返回。但在返回的路上，赛德汗因高山病（即因空气稀薄而引起的病）死于素盖提山谷，时在1533年7月9日，享年47岁。

米儿咱·海答儿率领的一支蒙兀儿军继续向西藏进军。他们一路攻掠巴曼（Barmang）、喀尔敦（Kardun）、鲁克·拉布克（Luk-u-Labuk）、哈姆（Ham）、阿斯喀布拉克（Askabrak）、古迦（Guga）诸地。[1]虽然有所虏获，但由于蒙兀儿人死伤甚多，马匹疲惫，已无法再进攻拉萨。因此，米儿咱·海答儿决定班师。可是，这时叶尔羌发生的事件却使得他不可能再返回自己的故乡去了。

事实是，在赛德汗死后其子拉失德立即在叶尔羌即位为汗。拉失德汗之弟亦思干答儿正随米儿咱·海答儿在西藏军中。拉失德汗害怕米儿咱·海答儿拥护亦思干答儿前来争位，所以在他们班师回来之前，在赛德汗的陵墓之前将米儿咱·海答儿的叔父赛亦德·马黑麻处死。米儿咱·海答儿在班师途中得知这个情况以后，不敢再返回叶尔羌。他们重新来到拉达克的玛峪。蒙兀儿部众大部分自动跑回，米儿咱·海答儿率领剩下的27人，取捷径由拉达克直接前往八答黑商。途中经过喀拉库拉姆（Kara Kuram）到喇斯库姆山谷（其地距帕米尔仅五天路程）[2]，历尽千辛万苦。在喇斯库姆，由于受到一些百姓的接待他们才第一次得到休息。这些百姓说：“感谢〔真主〕，统治我们四百年的王朝在这里还留下了一位亲王（指米儿咱·海答儿），我们都是亲王殿下最忠实的奴仆。”于是他们就把米儿咱·海答儿等带到

① 以上地方俱见于《拉失德史》，今在西藏何处，有待考证。

② 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东南热士坎一带。

帕米尔，并指引他们走上了去八答黑商之路。米儿咱·海答儿从八答黑商，经瓦罕去喀布尔，又从喀布尔去印度，在巴布尔之子卡姆兰的手下效力。以后，他又脱离莫卧儿王朝，率军去征服了克什米尔。《拉失德史》就是他在做克什米尔国王时期写的。

再看巴布尔的去向。巴布尔被乌兹别克人击败，从河中退出。他先到喜萨尔，由于蒙兀儿人的反叛，也待不住，就去昆都士。他想留在那里试图恢复喜萨尔。但当地的统治者米儿咱·汗也不愿假之以地盘，使巴布尔恢复喜萨尔的希望完全破灭，他只得于回历九二〇年（1514年）年末回到喀布尔。

巴布尔在进攻河中时，曾将喀布尔交给纳昔儿·米儿咱。现在巴布尔回来了，纳昔儿·米儿咱表现得极为忠顺。他出城热烈欢迎，卑词陈情，并要求巴布尔准许他回到哥疾宁原治所去。巴布尔答应了他的请求。但纳昔儿·米儿咱在回到哥疾宁以后不久由于过度纵酒于1515年死去。

纳昔儿·米儿咱死后，哥疾宁城诸异密因在继承权的问题上发生争执，结果形成针对巴布尔的叛乱。关于这次叛乱，米儿咱·海答儿在《拉失德史》中作了叙述。[1]据说，所有的蒙兀儿人及其他巴布尔手下的人都参加了这次叛乱。叛乱者们同巴布尔打了一场大仗。异密康巴尔·阿里带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从昆都士赶来，帮助巴布尔把叛乱镇压了下去。

回历九二三年（1517年1月24日至1518年1月13日）这一年，巴布尔是在喀布尔附近太平地度过的，因为蒙兀儿人已经四散了。巴布尔在1504年初次来到喀布尔时就想进入印度。他在写的《回忆录》中曾经说："自我进入喀布尔以来，我一直在想去进攻印度。"[2]其原因是兴复故国已无望，也无力抵抗乌兹别克人。

① 《拉失德史》，第2编，第297、29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371~37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一个人〕留在喀布尔；敌强我弱。没有希望签订和约，抵抗也不可能。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应当为自己找一个安身之地。"[①]经过考虑，他决定还是去印度。他所说的印度，究竟是指哪些地方呢？他又说："（兴都库什山）以南的所有地方即印度（Hindustanat）。"[②]由此可见，《回忆录》中所说的印度和所谓五次进入印度，实际上也包括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一些地方。在巴布尔看来，那些地方曾经是他的祖先帖木儿征服过的。如他曾经追述这些地方的历史说："帖木儿曾侵入印度，他以后，其地复处于其子孙和子孙的臣属的统治下。如速檀·马苏德·米儿咱统治喀布尔与査布尔。其子又夺取其地。在卜撒因时期，他失去了喀布尔与加兹尼，但仍统治印度之地。"[③]这样，他也就有权去占领那些地方。

在进攻今印度本土以前，巴布尔对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些地方的阿富汗人进行了讨伐。例如，他于回历九二六年（1519~1520年）一月七日，攻下巴焦尔，进达比拉。当时，他只有1500人，最多也不过2000人。比拉离印度边境不远。下属提出，如要侵入印度就应认真进行准备。为安定后方，巴布尔在一至九月间几次进攻了玉素甫寨阿富汗人。是年10月1日，得到消息说，赛德汗已出兵进攻八答黑商。

1520年1月间，巴布尔又率军从喀布尔出发，经过巴焦尔，渡过印度河，又经过比拉，到锡亚耳科特。该地未进行抵抗即被占领。再前进到赛亦德布尔，猛攻下之。巴布尔加强在比拉的地位，看来他的目标可能是拉合尔。但这时得到消息说，沙·伯克侵入他的领土，故又返回喀布尔，再去进攻坎大哈。因其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33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Hindustanat，意为印度的诸地区。见《巴布尔回忆录》，英文版，第485页，注3，中译本，第477页。

③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375~376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目的是进攻印度，而坎大哈乃是攻印途中的一个有利的据点。

坎大哈之地原为沙·伯克据有，其地人民想望巴布尔。这次，巴布尔前去进攻坎大哈，围攻久之，一面挖坑道，一面毁其城墙，使周围一片荒凉凄惨，守军陷于困苦之中。结果，该地发生了饥荒和瘟疫，瘟疫传到巴布尔的营地，使巴布尔不得不返回喀布尔。

在上述情况下，沙·伯克于回历九二六年（1520年）请求波斯方面进行干预。当时，波斯派驻赫拉特的长官是沙·伊斯迈耳之子塔马斯普。他虽名义上代表沙·伯克进行调停，但似乎更加关注自己在呼罗珊的利益。

沙·伯克不断派人请求波斯官员设法使巴布尔撤退，条件是答应向波斯服从并每年纳贡。塔马斯普向巴布尔提出，鉴于沙·伯克已表示悔过，并答应效忠纳贡，现在对巴布尔说来最好是撤除围困，返回喀布尔。对此，巴布尔没有应允。波斯方面对巴布尔的拒绝虽不满意，但是年春天（即1521年3~4月间）乌兹别克的奥拜都拉汗前来进攻赫拉特，就把注意力转移开了。因回历九二七年在坎大哈与沙·伯克谈好了投降的条件，故巴布尔撤离坎大哈，返回喀布尔去了。

在巴布尔围攻坎大哈的过程中，从八答黑商送来一封信说：“米儿咱·汗死了，其子苏来曼尚幼，乌兹别克人近在咫尺。请考虑这个王国的问题，否则八答黑商将会丧失。”这时苏来曼由其母带到喀布尔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巴布尔就派遣自己的长子胡马雍去继承米儿咱·汗统治八答黑商。

当时，波斯王沙·伊斯迈耳由于同罗姆苏丹作战不利实力遭到削弱，而拜哈拉家族的流亡者又和巴布尔在一起，这些流亡者抱有收复故国的野心。波斯方面因害怕得胜的巴布尔会与拜哈拉家族成员一起进攻呼罗珊，故尽力对巴布尔进行规劝。而对巴布尔说，不管是想夺取赫拉特、喀布尔，或是夺取印度、坎大哈都是力量的支点。所以，巴布尔又继续围攻坎大哈。

因遭围攻而力不能支的沙·伯克遂前往锡比，而留下阿布杜耳·巴基负责看守坎大哈。此人背叛其主，向巴布尔献城投降。[①]巴布尔遂于1522年9月6日占领了坎大哈。

巴布尔既夺得坎大哈，从1523年起就转向四分五裂的印度。而这时印度的情况也正好给他提供了入侵的机会。

印度本土自古尔王朝速檀·失哈布丁之死（回历六〇二年，即1206年）至速檀·菲鲁兹·沙统治之晚年（此人死于1388年），其大部分地区都是处在德里诸苏丹的统治下。自15世纪后半期以来，罗地王朝统治了印度的广大地区。这个王朝的开创者巴洛尔·罗地兼并了旁遮普和德里以及其他许多地方。到其死时，罗地王朝的版图南自朱木拿河北至喜马拉雅山，东自贝拿勒斯西至彭戴尔坎德。巴洛尔·罗地于1488年死后，传位于其子锡坎达尔·罗地。锡坎达尔·罗地死于1517年11月21日[②]，其子伊伯拉欣·罗地即位。在这位罗地王的时期，其国家陷于分裂和内战之中。

此时，印度共有五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君主和两个异教的君主。阿富汗人统治着首都德里城，他们夺取了从比拉至比哈尔之间的地区。异教徒中军队最多、领地最广的君主是拉纳·桑伽（Rajput Rana Sangha）。印度的大部分居民都不信仰伊斯兰教，称为印度人。

罗地王朝的内部危机主要是由于伊伯拉欣为政暴虐所引起的。此王“性情暴虐，杀廷臣略尽”，使得人人自危，内部不满。他还想照样加害于旁遮普的长官道拉特·汗·罗地（玉素甫·哈伊耳），终于导致国家分裂。分裂的后果是道拉特·汗和阿老丁·阿拉姆·汗·罗地前去请求巴布尔帮助他们反对伊伯拉欣。其

① 历史家宽德密尔的庇护人异密·吉雅苏丁由于被怀疑是巴布尔的一个同盟者而在赫拉特被处死。他的侄子吉雅苏丁此时正在坎大哈。他曾帮助巴布尔进入坎大哈。

② 马克思的《印度史编年稿》说，锡坎达尔·罗地是死于1506年。这里是根据《巴布尔回忆录》，英文版，第427页，英译者注。

情况据说是，道拉特·汗曾被召到伊伯拉欣那里去，他因害怕不敢去，就派他的儿子迪拉瓦尔代他去。伊伯拉欣怒，不给迪拉瓦尔以礼遇，反而引他去观看那些被杀的所谓叛将的惨状。迪拉瓦尔逃跑，去拉合尔报告其父。道拉特·汗更加忧虑不安，乃决心向巴布尔臣服，就派其子迪拉瓦尔带着书信前往喀布尔。一方面想让巴布尔了解伊伯拉欣的劣性，同时，请求巴布尔帮助以反对伊伯拉欣。迪拉瓦尔来到喀布尔，向巴布尔报告说，40年来他的家族一直支持罗地王朝，但伊伯拉欣却虐待锡坎达尔的老臣、异密，无故将手下的异密25人杀害，有的被绞死，有的被活活烧死。因此他们感到自己没有安全。奉诸异密之命他来求见，请巴布尔出兵援助。伊伯拉欣的叔父阿拉姆·汗因反对其侄（伊伯拉欣），没有得到道拉特·汗的支持，故也于是年（1523年）亲自前来喀布尔请求援助，得到了巴布尔的承诺。印度罗地王朝的内部既如此不稳，又有旁遮普首领的请求，巴布尔就开始进行进攻印度的准备。

1524年，巴布尔与心怀敌意的阿富汗人合作反对伊伯拉欣，在阿拉姆·汗的支持下前去进攻。他们渡过印度河，过杰卢姆河和钦阿布河，向距拉合尔十英里以内的地区前进。拉合尔是道拉特汗的首府。在其地遇到伊伯拉欣派来的比哈尔·汗·罗地率领的一支军队，他是奉命前来进攻道拉特·汗的。当时，道拉特·汗到俾路支人的一个移民区逃难去了。巴布尔与这支军队交锋，将其打败，斩杀甚多，并追击逃跑的敌人，随其进入拉合尔。由于夺得了拉合尔，巴布尔也就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拉合尔附近过了四天后，巴布尔进一步南攻，于1524年1月22日攻陷迪巴耳普尔，屠其城。又从迪巴耳普尔向锡尔欣进发。但由于道拉特·汗不履行同巴布尔的协议，有背叛的表现，使东进有后顾之忧；同时，得到消息说乌兹别克人已接近巴里黑。巴布尔留下几位将军驻守拉合尔、迪巴耳普尔和锡亚耳科

特，自己班师返回喀布尔，以便在1525年2月初去进攻印度。是年波斯王沙·伊斯迈耳被罗姆苏丹萨里姆打败，于5月23日阵亡，其子塔马斯普继任其位。

回历九三二年赛法尔月一日（1525年11月7日），巴布儿发动对印度的第五次也即最后一次的进攻。大军经白沙瓦，比格拉姆，过信德河，于12月29日至锡亚耳科特。在此得知阿拉姆·汗被伊伯拉欣打败。阿拉姆·汗于次年（1526年）1月10日前来投附巴布尔。巴布尔决心前去进攻苏丹伊伯拉欣，于4月12日到达帕尼伯特（其地在德里以北，朱木拿河附近）。时在德里的伊伯拉欣也正朝巴布尔这方面前进。

伊伯拉欣方面，估计有军队10万人，象1000头。巴布尔手下的军队则只有1.2万人。双方在帕尼伯特地方进行决战。时间为1526年4月20日。双方的统帅在指挥才能方面显然相差悬殊。据巴布尔说："〔伊伯拉欣〕是一个没有经验的青年人；他毫未作战斗准备，无论行军和驻扎，都是杂乱无章；无论攻城和野战，都是漫不经心。"[①]而巴布尔则是一个身经百战、富有经验的统帅。所以战斗只进行了一个上午。巴布尔以少胜多，利用火枪和大炮，彻底击溃了敌方。仅伊伯拉欣身边的一个地方，就有五六千人被杀，其他地方倒毙者的数目，估计大约有近1.5万~1.6万人。但据印度居民说，在这次战役中有四五万人被杀。伊伯拉欣在战斗中阵亡，后来在尸堆里找到其尸体。巴布尔乘胜占领了德里和亚格拉。米儿咱·海答儿在《拉失德史》中说："巴布尔和他的部属都虏获了无数的财宝，以致西起鲁木，东至中国的全部疆域内，无不受其福。鲁木的锦缎和中国的丝绸在当地都是难得的珍品，而在他的国家内则堆积如山。"[②]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40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358页。

至此，巴布尔就征服了印度王国。但他的部属当中有许多来自中亚的人不愿留在印度，要求返回故地，如和卓·卡兰就坚持离去了。其周围的形势是：整个河中地区处在拥有10万军队的乌兹别克速檀们的统治之下。1526年，乌兹别克的奥拜都拉汗率军出布哈拉前来进攻谋夫，克之，然后去进攻谢腊赫斯。夺得其地以后，又去进攻徒斯与马什哈德。而异教的阿富汗人则占据了喀布奇及其以外的所有地方。同年8月间，东部某些异密终于发动叛乱，异教分子拉纳·桑伽则夺取了康达尔，为非作歹。对此，巴布尔派胡马雍东征，自己则去讨伐异教的拉纳·桑伽。

1527年3月16日，巴布尔在亚格拉以西比安那地区的康努村（Khanua）击溃了以拉纳·桑伽为首的印度诸侯联军。这是印度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战役。次年，攻占金代里。1529年，兼并比哈尔，并在华氏城的哥格拉河战役中打败了比哈尔的阿富汗首领和伊伯拉欣的嗣君，将其统治扩展到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从而奠定了莫卧儿帝国（1526~1857年）的基础。[①]

1530年12月26日，巴布尔因患虐疾在德里去世，遵其遗愿归葬于喀布尔。巴布尔遗位由长子胡马雍继承。

莫卧儿帝国，从1526年巴布尔在帕尼伯特战役中击败伊伯拉欣，至1857年亡于英国殖民者，一共延续了331年之久。这是印度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作为莫卧儿帝国的开国君主，巴布尔无疑是印度和亚洲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伟大的和杰出的人物。

从巴布尔一生的经历看，他大部分的岁月都是在动乱、战

① 莫卧儿，是蒙兀儿的误译；蒙兀儿，是蒙古的波斯文写法。但巴布尔及其同族是自称为察合台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蒙兀儿人，而且鄙视和仇视蒙兀儿人。巴布尔在印度建立的帝国，实际上是帖木儿王朝在印度的继续。所以，这个帝国在早期称为“察合台王朝”，这才是比较正确的称呼。将其称为莫卧儿王朝实出于一种误解。

争和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种种艰难复杂的环境使他得到极大的锻炼。正如英国学者厄斯金说的："据说他娴于各种武艺，舞剑射箭，莫不精通。他体力过人，能一个胳膊夹着一个人从一个房顶跳到另一个房顶，跑步前进。他早年受过良好的教育，又颠沛流离，饱经忧患，故思维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他登上王位时不过十二岁，在二十岁以前他已经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境况，有时被拥戴为受人尊敬的国王和拯救者，有时则落魄为费尔干纳山中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坚韧的意志并未因此而破灭。总之，我们如果公正地评论亚洲的历史，则很少有另外的君主有他那么高的天才和成就。在精神活动方面，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他都镇静泰然，坚强不屈。他具有大丈夫的气概和美德。他爱好文学，多有述作，亦可称独步于一时，亚洲君主没有能与他相比者。"从巴布尔征服印度的经过看，他晚年在指挥战争方面也可以说是一个运筹决胜的英明统帅。

巴布尔在他的一生中不但进行了无数次的征战，最后创建了一个帝国，而且在鞍马劳顿之余还从事于文学、史学、诗歌和音乐等方面的大量创作活动。他是一个著名的察合台文作者，与纳瓦依二人可称双绝。他用察合台文写的回忆录，不但是极好的文学作品，而且是他那个时代中亚和南亚历史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巴布尔的表弟、《拉失德史》的作者米儿咱·海答尔对于他也作了如下的评价说："巴布尔秉性纯良，品德高尚，尤以英勇仁慈过人。在写突厥语诗歌方面，他仅次于异密·阿里·失儿。他曾用最纯粹和最流畅的突厥语写过一部《诗集》(Divan)。他创立了一种诗体，名叫穆拜扬(Mubaiyan)。他还写了一部极为实用的法律论文，现已被人们普遍采用。他还写过一篇优美无比的突厥语诗体论，并将圣者大毛拉的《双亲寄语》(Rasala-i-Volidiyyah)转写成诗体。他还有一部《突厥史》(即《回忆录》)，写得平易自然，清新质朴。他擅长音乐和其

他艺术。他的家族中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有才能，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建立了丰功伟业，或者像他那样经历过惊险的生涯。”①这可说是对巴布尔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以外的才能的总的评价。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巴布尔都是亚洲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和伟大的人物。

第七节　15世纪后半期中亚的社会状况

在这一章里，讲的差不多全是帖木儿后王之间争城争地和争夺统治权的斗争。这种现象实际上是表现了当时封建制度下的政权割据进一步加剧，而广大的农民、牧民在这种条件下，则经受了无穷的苦难。封建经济整个处在衰落的时期。

在中亚地区，金帐汗国从14世纪后半期起急剧瓦解，经过100年后完全崩溃。从伏尔加河以东到西西伯利亚低地一带的所谓白帐，这时已经完全独立出来，后来则变成哈萨克汗国。金帐汗国南部的花剌子模，被帖木儿朝所并。金帐汗国西南部出现一个克里木汗国，伏尔加河的中、下游出现喀山汗国与阿斯特拉罕汗国。俄罗斯的莫斯科公国也渐渐兴起。蒙兀儿斯坦的察合台后裔，在歪思汗于1428年死后，其子羽奴思汗与也先不花汗又分裂为二，各据一方。在帖木儿后王速檀·阿合马死后，蒙兀儿斯坦内战频仍，混乱不堪，再未实现统一。而柯尔克孜人和哈萨克人，则在蒙兀儿斯坦汗国的废墟上强大起来。从此，部落领袖各自称王，代替了以前成吉思汗、帖木儿那样能把国家统一起来的君主。作为部落的基层的氏族公社，则过着闭塞的生活，很少与外界发生联系。这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分散性，正是金帐汗国及其他游牧国家分裂和衰落的原因，而帖木儿及其

① 《拉失德史》，英文版，第173~174页。

后王的进攻，则又促进了这种衰落。

帖木儿及其后裔实行分封土地的制度，故封建领地得到广泛的发展。各个封建领主互相敌视，争战不息，这也导致了集权制国家的削弱和各个小封建国家的形成。封建领地称为“粟尤尔嘎勒”，它来源于帖木儿朝对封建主的赏赐。例如，费尔干纳的帖木儿后王乌马儿·沙黑，曾经将卡散这个地方作为粟尤尔嘎勒赏赐给一个名叫外斯·拉噶里·伯克的大异密。而当时的国家就是这些领地的结合。

粟尤尔嘎勒的领主，可以在领地内把征收的租税据为己有，不上缴国家，而且还可以不经国家的同意任免自己的官吏。因此，这样的领主实际上如同独立、半独立的君主。在帖木儿王朝衰落时，他们经常企图独立。15世纪后半期地方统治者相互间的混战以及他们争夺撒马儿罕的斗争也即基因于此。

还有一种封建主，名叫答儿罕。阿布哈齐在《突厥世系》这一著作中曾经说：“答儿罕是指这样的人，对他不征赋税。当他要进入汗的房子时，谁也不能阻拦他。他可以随意进出。如果他犯了罪，可得到九次宽恕。只有在第十次犯罪时才受处罚。”这种特权可以传之后代。答儿罕可以是封建贵族、地主，也可以是宗教上层人物，甚至商人也有被授予答儿罕的称号的。如曾经有一个突厥斯坦的商人法即耳（Fazil），因以前在昔班尼汗的手下效力颇得信任，就被授予答儿罕的称号。这个人为昔班尼汗守卫撒马儿罕城，在巴布尔于1500年进攻撒马儿罕时被杀。[1]

答儿罕在撒马儿罕的势力较大，在费尔干纳则微不足道。答儿罕对人民进行无情的压榨与掠夺，有的还掌握大量的军队，其势力扩大时甚至与帖木儿后王发生冲突。如布哈拉的穆罕默德·马即的·答儿罕就与帖木儿后王速檀·阿利为敌，原因在于答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12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儿罕的权力和影响太大。巴基·答儿罕吞没了布哈拉政府的全部税收，而不分给任何人一文。穆罕默德·马即的·答儿罕控制着整个撒马儿罕，为其诸子与随从、仆役夺取地盘，租税赋入，亦尽入私囊，不交给速檀·阿利。

15世纪时，伊斯兰教的苏非派在中亚流行。宗教集团的上层分子是封建主阶级的一部分。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苏非派主张冥想，奉行一种禁欲的生活。苏非派信徒穿着褴褛，囚首垢面，苦行乞讨，独身不娶。他们还有各种互助团体，等于是一种教会组织。这种团体的成员通称为德尔维希（苦行僧。德尔维希是波斯语，意为贫民、穷人或乞丐），或称为哈兰答儿。苏非派教团在各个社会阶层，甚至在包括汗本人在内的高级封建贵族中搜罗信徒。在伊朗，苏非派是反政府的集团。而在中亚，苏非派则是官方的教派，受到政府的支持和各社会阶层的敬重。

在中亚，苏非派也称为纳黑失班德派。此派的创始人是帖木儿的同时代人别哈乌丁·和卓。卜撒因以后，统治河中40年的和卓·纳速剌丁·奥贝都剌（又称为和卓·阿赫拉尔）就是一个纳黑失班德派的首领。他的弟子大毛拉·马黑麻·哈孜，在15世纪后期也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在乌马儿·沙黑统治的最后年代里，在国家生活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宗教领袖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是通过他们对君主在精神上的控制来实现的。米儿咱·海答儿说："当时的风尚是，每一位速檀都请一位哈司剌大毛拉（指马黑麻·哈孜）的门徒作为精神导师。例如，速檀·卜撒因·米儿咱聘请大毛拉·哈斯木；速檀·阿黑麻·米儿咱聘请大毛拉·和卓·阿里。所有的速檀都遵守这一风尚。速檀·马哈木汗的精神导师是哈司剌·大毛拉。"[1]甚至像

①《拉失德史》，第2编，第8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阿巴白乞儿那样的暴君也聘请了宗教头目作导师，并是按照导师的意图行事的。

由于世俗的统治者对宗教首领保持一种教徒对教主的尊敬，他们常以大量的地产和金钱赠送给宗教上层人物、清真寺、宗教学校和圣者的麻扎（坟墓）等作为财产。君主或私人给宗教机构捐献的地产称为瓦库甫。而宗教头目也通过对人民进行欺诈和掠夺获得大量的财富。瓦库甫地一般由捐献者指定一定的人（叫木他维里）来掌管，他们多半是捐献者的亲戚。中亚的瓦库甫地多是分散的地块，所以没有大规模的集约化的经营，而是租给农民去耕种。耕种瓦库甫地的农民，不仅对宗教机构、木他维里、包税人或地主要缴纳地租，而且对国家也要尽各种各样的义务，并缴纳捐税。所以，在瓦库甫地上劳动的农民，比在封建主土地上耕种的农民处境更苦，只要一有可能他们就会离开瓦库甫地。

中亚最大的瓦库甫地所有者是和卓·阿赫拉尔。他占有的土地遍及于河中与费尔干纳的每一个角落。撒马儿罕附近有许多的村庄都属于他所有。他是中亚最大的地主，也是当时最富有的人。他的弟子马黑麻·哈孜同样也占有大量的地产，是费尔干纳最富有的人。

宗教领袖人物，如和卓（圣裔）、哈孜（法官）、乌勒马、舍黑等组成一种特别的封建主集团。他们对瓦库甫地实际上是世袭地占有。瓦库甫地不必给国家纳税，其所有者吞没了农民缴纳的租税。宗教集团还同商队贸易有密切的联系，许多和卓投资商业，牟利致富。

属于个别封建主和其他个人私有的土地称为穆尔克地。这种私有土地的来源有三种：一是汗的赏赐；二是生荒地的开垦；三是购买。穆尔克地可以世袭，出卖，转让，或捐献给宗教机构作为瓦库甫地。占有穆尔克地的除封建贵族、大地主以外，

也有小农，但后者所占有土地的数量很少。

15世纪中亚封建制的发展使农民固守于土地。依附农民是基本的直接生产者。但封建主占有的土地，不仅是由依附农民来耕种，而且也有用奴隶耕种的。这种奴隶，有的是战俘，有的是贩卖来的异教徒。如《明实录》中就提到有许多汉人被贩卖到中亚为奴。穆斯林史料中提到，有一个宗教头目曾经用20个印度奴隶为自己挖了一条坎儿井。

在15世纪后半期，封建主们相互间的混战，都是在设防城堡周围的农村中进行的。这使得田园被毁，庐舍为墟。农民们因得不到收获，又遭到军队的掠夺，苛捐杂税，层出不穷，纷纷陷于破产。在这种条件下，许多农民流亡，以致城市贫民的数量大增。城市贫民常常是各次人民起义的发动者。

广大人民对国家和各地的封建统治者要缴纳沉重的租税。基本的税收是土地税（喀拉吉），分为两种：一种是征取收获的农产品的一定部分，如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另一种是根据土地的数量及所种作物的性质，征取一定的租税，或缴货币，或缴实物。除土地税外，还有人丁税（吉即阿赫）以及各种各样的陋规和徭役。如对掌管水利的官员、政府官吏、税吏、税额通知书的编制人员、收获量的统计人员等，都要缴纳一定的金额。农民们还经常被驱赶着去从事建筑、挖水渠及其他建设工程，称为乌拉差役。这种制度，实际上是阿拉伯人带来的伊斯兰税制与蒙古统治时期的徭役制度的混合。

对牧民征收的畜牧税，名义上征取牲畜数的四十分之一，但实际上征收的数量很大。如按四十分之一征收，办法如下：牲畜所有者拥有羊只40~120头者，缴纳羊1只；有121~200头者，缴纳2只；有羊只200头者，缴纳三只；直到400只以下。占有的羊只超过400头的牧主，是每百只抽一。对角畜的征税办法是三十抽一。在巴布尔统治的地区，根据本人的意愿，既可征牲畜，



也可征货币。

15世纪后半期进行混战的封建统治者，都是靠对人民征收沉重的租税来维持自己的军队的。特别是雇佣军，全靠掠夺来发财。如蒙兀儿军就是以掠夺成性著称。有一次，巴布尔驻军于撒马儿罕的雅姆，城内许多人（包括商人和非商人）都出来做买卖，军营很快变成了巴扎（市场）。一天晚祷的时候，忽然大肆进行抢劫，穆斯林商人被劫夺一空。军队的纪律如此，巴布尔下命令也不能制止。①费尔干纳山区的扎喜剌黑部，人数达五六千户。他们中有些人住在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之间的山中，牧养马牛甚多，还有大量的牦牛。他们居住的地区山路难行，且在边境上，故很难对他们征税。巴布尔曾派遣哈斯木·伯克率军前去，向扎喜剌黑部征取了2万头牛和1500匹马，以供军用。这显然是超额的重税。

在最后几任帖木儿后王的领地内，实行一种由国家官吏包税的办法，即由官吏负责向国家上缴一定数量的税收，而实际征收的要比这个上缴的数额多得多。人民在额外的压榨下导致破产。

15世纪后期以来，中亚的商业贸易也处于衰落中。由于中亚帖木儿后王以及蒙兀儿人、乌兹别克人等的混战不息，道路极不安全，商旅视为畏途。而中亚各地的统治者，崇信逊尼派的伊斯兰教，同信奉什叶派的伊朗萨非朝以及印度的莫卧儿朝为敌，故去西方和南方的交通也为之阻遏。在东面，阿黑麻汗与明朝争夺哈密，明朝闭嘉峪关绝贡，使西域商人不得去中原内地。加之漠北瓦剌抢劫为患，东去中国内地的交通也就难于通行了。狂热的伊斯兰信仰，不但使该教的不同教派互相仇视，而且该教也极端敌视西方的基督教和东方的佛教。所以，在这个时期几乎没有见到什么外来的旅行者前往或路过中亚。具有

①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65~66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悠久历史的所谓丝绸之路，至此也就衰落寂寞了。中西陆路交通的衰落，促使西方国家开始到海上寻找来东方的道路。前引《明实录》的材料也提到，撒马儿罕的贡使也有取海路从广州回国，或自海路来中国的。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绕好望角到达印度，1521年麦哲伦从西班牙渡过大西洋，越太平洋，航行到了菲律宾群岛，等等，未尝不是由上述的一系列因素所影响促成的。

15世纪时中亚各地的大多数居民是突厥人和塔吉克人。近代的各个民族当时还没有形成，但已经有了形成这些民族的雏形。

所谓塔吉克人是指操伊朗语的民族。他们是古代雅利安人的后裔，而非一般人说的是"大食人"。至于突厥人，则泛指当时操突厥语的各个部族，其中包括察合台人、乌兹别克人、蒙兀儿人、哈萨克人和柯尔克孜人等。除尚未信奉伊斯兰教的柯尔克孜人以外，他们都统称或自称为穆斯林。当时并没有严格地把突厥人区分为各个不同的民族。

柯尔克孜人最早是分布在南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从《拉失德史》的记载知道，在16世纪初，天山地区已经有了柯尔克孜人。由于他们长期处在蒙古的统治下，故总是要奉成吉思汗的后裔作为自己的首领。该书甚至说"柯尔克孜人也属于蒙兀儿部落"。当时，他们一再反抗蒙兀儿诸汗，从而分离出去。其原因就在于，所有的蒙兀儿人都信奉了伊斯兰教，而柯尔克孜人却依然是异教徒，所以互为仇敌。由于柯尔克孜人经常反抗和对周围地区进行劫掠，遂被视为"动乱之根源"，而获得"贪婪的雄师"的称号。

乌兹别克人同哈萨克人这时在经济生活和人种成分上都没有什么差别。[1]16世纪时的人还认为哈萨克人是乌兹别克人的一

① П.П.伊凡诺夫：《中亚史纲要——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第38页，莫斯科1958年俄文版。

部分。前苏联历史家伊凡诺夫说：“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都是从西面、即从金帐的领土上迁到中亚来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两个民族的祖先原来就是南俄草原或伏尔加河两岸草原的土著。他们的祖先也是远从亚洲的东北部迁来的。”[①]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原来都是金帐汗国的臣民，有许多部落如乌孙、克烈、乃蛮、钦察、扎剌亦儿、契丹、葛逻禄、畏兀儿、弘吉剌等，同见于这两个民族之中。而这些部落又都是在历史上著名的，曾经分布于中国西北边疆的部落。他们是在成吉思汗时代或其以前从蒙古草原和阿尔泰山西迁到钦察草原和中亚的。到15世纪时他们又向东迁回。

关于乌兹别克和哈萨克这两个名称的起源和含义，至今还是没有研究清楚的问题。乌兹别克一词的产生显然同金帐的月即别·汗的名字有关。所以，14世纪至15世纪伊朗和中亚的历史家，多称金帐为乌兹别克国，称金帐的牧民和军队为乌兹别克人，称金帐派来的使者为乌兹别克使者。在《蒙古源流鉴证》一书中，金帐还被称为通玛克（托克玛克）国。[②]

乌兹别克人在阿不海儿汗的时候势力强盛。哈萨克人就是在他统治的时期从乌兹别克人当中分离出来的。由于政治局面的变动，哈萨克部落的人数也时增时减。在哈斯木汗的时期，哈萨克部的人数最盛，威胁到昔班尼汗在河中的统治。哈斯木汗死后，哈萨克部就开始衰落，人数也减少了。而到塔希尔汗的时期，哈萨克部就瓦解了。乌兹别克人同哈萨克人到16世纪以后，随着经济生活的变化和分布地域的不同，才逐渐分别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

15世纪后半期的中亚史，基本上是以昔班尼汗为首的乌兹

① П.П.伊凡诺夫：《中亚史纲要——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第15页，莫斯科1958年俄文版。

② 《蒙古源流鉴证》卷五：“（哈尔固楚克）台吉……以通玛克珠齐（术赤）之后嗣，原系姻戚，遂投往通玛克地方。”此即指金帐，非指托克玛克那一个具体地方。

别克人南下驱逐帖木儿后王的历史。随着昔班尼汗的进攻河中与呼罗珊，也发生了乌兹别克人大规模地向中亚绿洲和古代巴克特里亚地区的迁移运动。参加这一南迁运动的乌兹别克各个阶级有着不同的动机。部落贵族、首领、亲兵等显然是为了掠夺财富和战利品。他们在占据一个地方后，还可以对当地居民征取赋税，增加自己的财富。同时，又可以用畜产品交换农业区的农业、手工业产品。贫穷困苦、依附于部落贵族、牧主的牧民，不得不跟随着去对中亚绿洲进行掠夺战争。当然，他们自己也可以在这种战争中分到一些战利品。完全破产了的乌兹别克牧民，无牲畜可以放牧，就迁往中亚绿洲定居、从事农业。至于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诺尕夷人和卫拉特人等相互间争夺牧场的斗争，更迫使他们不得不向河中迁徙。不管这种迁徙的原因和情况如何，其对于中亚的历史及乌兹别克人本身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帖木儿王朝终于被乌兹别克人所建立的昔班尼王朝所代。另一方面，乌兹别克人由于在中亚逐渐转入定居从事农业，同本地居民通婚混血，终于使自己发展成为一个与哈萨克族不同的、近代的乌兹别克族。当然，这些是在16世纪以后的事。

土库曼人这时是分为许多各别独立的部落从事游牧。他们处在帖木儿王朝的压迫下饱经苦难，其头目为帖木儿后王所利用参加争权争地的斗争，而他们自己却由于分散不统一，尚未建立起独立的国家。

由于这时操突厥语各部族在政治上占了优势，塔吉克人渐渐被排挤到边区，如八答黑商、喜萨尔、帕米尔等地区就成为他们迁移之所。那里渐以塔吉克的农业居民占大多数。在河中，古代伊朗语居民的后裔大部分被突厥化了。在希瓦，他们被称为萨尔特人。实际上在《福乐智慧》和《突厥语大词典》中，萨尔特人的意思是商人。后来，对操突厥语各部族之经商者亦



称为萨尔特人。

蒙兀儿斯坦的察合台后王及其所属部众，虽然自称为“蒙兀儿人”，但他们实际上已经完全突厥化。羽奴思汗本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在14世纪时就已经说突厥语，并信奉伊斯兰教。在15~16世纪之交，他们积极参加中亚河中地区的政治事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肯定有一部分混合到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中去了。如现代哈萨克族中有一个杜格拉特部，学者们认为，这就是蒙兀儿的杜格拉特部落，另一部分蒙兀儿人追随巴布尔南下，他们后来也有可能同察合台人混合。而留在蒙兀儿斯坦和喀什噶尔的以及从中亚返回的蒙兀儿人，则逐渐没落，以致于到16世纪后期以后，就根本不见提到蒙兀儿人了。他们显然是融合到维吾尔族当中去了。

中亚经过蒙古和帖木儿及其后裔数百年的统治，无论在经济、社会、法律、文化、艺术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都是既有蒙古的影响，也有波斯文化的影响。帖木儿所实行的一套军事、政治制度基本上是根据成吉思汗的大扎撒。但帖木儿朝的文化则受到波斯文化的巨大影响。这在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得很明显。

至于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蒙兀儿人、土库曼人和察合台人，在15世纪时仍然主要是过着游牧的生活。游牧人的特点是顽固地保存着父系家长制的氏族部落制度。这种氏族部落，是大小不同的由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人们共同体。一个部落包括若干氏族。氏族内的牧户以较亲近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结合成一个一个的阿乌勒，进行游牧，牲畜私有。牲畜的占有量是区分贫富的标准。在部落中贫富的差别是很悬殊的。牧场名义上是属部落公有，但实际上是被部落首领和富有者控制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中部落间互相为敌的情况下，个体的游牧实为不可能。氏族、部落总是自成一个社会



彭吉肯特故城

集团，同别的民族几乎是处于隔绝的状态。只要氏族、部落仍然是处在游牧的状态，没有定居下来，那么，该部落便没有可能同其他民族融合。这也是氏族的血缘关系和部落制度得以顽固地保存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游牧部落的各级统治者为大小不等的封建主。由于长期受到蒙古的统治，所以成吉思汗的后裔在草原各部族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各部族总是要把成吉思汗后裔奉为自己的首领。这类首领称为“汗”、“速檀”。汗由速檀中选举产生。他们自称为白骨头，而把非蒙古贵族出身的平民称为黑骨头。汗、速檀以下的封建主有比、乌黑阑、答儿罕等。帖木儿及其后继者，蒙兀儿斯坦的杜格拉特部首领等，由于不是出身于成吉思汗一族，所以即使当了君主，也只能称为米儿咱、异密等。部落中的比，是掌管司法的人物，在部落中影响甚大。牧区社会的底层是奴隶，男的称为“苦尔”，女的称为“昆”。游牧部落的封建主们为了争夺牧场和牲畜，在各个部落间进行无休止的斗争，广大

牧民则经受无穷的苦难。牧区的宗法封建制度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同定居地区相比，游牧部落的文化是较落后的，这主要在于牧民不识文字。但牧区也有其自己的特点，其精神文化自有独到之处，特别是在口头文学、弹唱和文学创作方面。根据现代民俗学者们的研究，现代塔吉克人当中保存一些古老的信仰和习惯。他们认为其中许多是起源于游牧的突厥人。这说明牧区的文化对定居的居民是产生过长久影响的。而牧区的游牧民在接受了定居民族的较高的文化的影响以后，也开始掌握文字，进一步就是转为定居，经营农业，并与定居民族通婚、融合，形成新的民族。

大事年表

○ 公元775~785年　哈里发麦海迪在位时期。古思人自突厥斯坦来到河中。

○ 公元780~850年　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花剌子密。

○ 公元813~833年　哈里发马蒙在位时期。

○ 公元818~819年（回历二〇四年）　哈里发马蒙任命萨曼诸子管辖中亚诸地。

○ 公元821年　马蒙任命塔希尔为呼罗珊总督。

○ 公元822年　塔希尔自立为王。苏对沙那王卡伍斯之子海达尔为苏对沙那王。

○ 公元822~828年　塔希尔的儿子塔勒哈（Talha）为呼罗珊总督。

○ 公元825~912年（回历二一一年至三〇〇年）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

○ 公元828年　塔勒哈死，其弟阿里·布·塔希尔继任（828~830年）。

○ 公元830~844年　塔希尔之子阿布达拉赫在位。

○ 公元840年　努赫出兵征服白水胡城。

○ 公元841~842年（回历二二七年）　努赫死，阿黑马即

位。

○ 公元844~862年 塔希尔二世在位。

○ 公元847~861年 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塔瓦基勒时期。

○ 约公元849~934年 地理家巴里希。

○ 公元855年 雅希亚死。

○ 公元856~857年（回历二四二年） 伊里牙斯死，其家族即绝。

○ 约公元860~941年 波斯诗人鲁达基。

○ 公元862~873年 穆罕默德·布·塔希尔。

○ 公元862~873年 塔希尔朝君主穆罕默德·布·塔希尔在位。

○ 公元864年 阿黑马死，其子纳斯尔即位（864~892年）。

○ 公元867年（回历二五三年） 雅库布占据赫拉特。

○ 公元869年（回历二五五年） 雅库布夺得克尔曼、设拉子等地，创建萨法尔王朝。

○ 公元870年 哲学家法拉比生。

○ 公元871年（回历二五七年） 哈里发任命雅库布为巴里黑到印度边境诸地的长官。

○ 公元872年8月1日 萨法尔王朝灭塔希尔王朝。花剌子模王胡赛因侵入布哈拉。

○ 公元873年 伊斯玛仪赶走花剌子模统治者胡赛因进驻布哈拉。

○ 公元874年 萨曼王朝建立。

○ 公元876 年 雅库布率军进攻巴格达，被哈里发的军队击败。

○ 公元879年6月9日 雅库布死，传位于其弟阿木尔。

○ 公元884年 哈里发穆耳台米德下令罢黜阿木尔，并



派军将其逐往锡斯坦。

○ 公元885年　纳斯尔出兵进攻伊斯玛仪。伊斯玛仪从花剌子模征集军队来迎击。

○ 公元886年　纳斯尔以撒马儿罕为首府，开始铸造银币。

○ 公元888年　伊斯玛仪打败并俘虏了纳斯尔。

○ 公元892年（回历二七九年主马达·勒·阿赫赖月）　8月纳斯尔死，伊斯玛仪即位。

○ 公元892~902年　哈里发穆耳台迪德在位。

○ 公元893年　阿拔斯朝哈里发穆耳台迪德下诏，批准伊斯玛仪继任。

○ 公元898年　哈里发任命阿木尔为河中总督，同时支持伊斯玛仪对抗阿木尔。

○ 公元900年　春，伊斯玛仪在巴里黑附近俘获阿木尔。

○ 公元903年　伊斯玛仪进攻北边的突厥人，使其处于萨曼王朝的统治之下。

○ 公元907年（回历二九五年赛法尔月）　伊斯玛仪因病去世，终年61岁。

○ 公元907~914年　伊斯玛仪的后继者（他的儿子）阿赫默德在位。

○ 公元907~932年　哈里法穆格台迪尔在位时期。萨曼王朝迫害摩尼教徒，由于九姓古思王发出警告，才使撒马儿罕的摩尼教徒免于一场灾难。

○ ？~977年　中亚诗人达其基。

○ 公元914年　阿赫默德被古兰人杀死。

○ 公元914~943年　阿赫默德的儿子纳斯尔二世在位。

○ 公元914年末　伊斯玛仪的兄弟伊斯哈克发动反对纳斯尔二世的运动。

○ 公元918年　忽辛·伊本·阿利·梅尔维齐发动反对萨曼王朝的运动。

○ 公元919年　忽辛·伊本·阿利·梅尔维齐（或作梅尔维鲁第）被萨曼王朝镇压。

○ 公元922年　费尔干纳发生反抗运动。是年，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法德兰随哈里发穆格台迪尔派出的使团前往保加尔国。

○ 公元929年（回历三二七年）　中国皇帝派遣使团前往河中，要求萨曼王纳斯尔二世缴纳在这以前27年中欠交的贡赋，并要求萨曼王朝承认中国皇帝为宗主。

○ 公元930年　萨曼王纳斯尔二世去尼沙不儿，布哈拉发生夺权斗争。

○ 公元941年　中国使团回国，米撒儿即利用这个机会随同该使团去中国。

○ 公元942年　纳斯尔二世宣布让位于其子奴侯。

○ 公元943年　纳斯尔二世死。下嫁之中国公主由即位之萨曼王奴侯娶之为妻。

○ 公元943~954年　奴侯在位。纳尔沙喜将他写的《布哈拉史》献给萨曼王奴侯。

○ 公元10世纪前期　萨曼王奴侯的儿子纳斯尔逃到突厥部落首领乌古尔萨克·喀的儿处，乌古尔萨克·喀的儿之侄沙土克在纳斯尔的影响下信奉伊斯兰教。

○ 公元945年　奴侯决定撤换阿布·阿里。阿布·阿里勾结奴侯的叔父伊不拉因。

○ 公元947年　阿布·阿里攻入首都布哈拉，奴侯逃往撒马儿罕。

○ 公元950年　哲学家法拉比去世，享年80岁。

○ 公元954年8月28日　奴侯死，其子阿布得·阿勒·马里



克即位。

○ 公元959年　历史家纳尔沙喜死。

○ 公元960年（回历三四九年）　拥有20万帐户的突厥部落信奉了伊斯兰教。

○ 公元961年　2月，阿尔普·特勤被任命为呼罗珊长官。11月，阿布得·阿勒·马里克被刺杀。诸军官和封建主们拥立奴侯之子满速儿为萨曼王。阿尔普·特勤退往哥疾宁。去突厥部落中传教的阿布勒·哈桑·穆罕默德·克里马提死。

○ 公元962年　阿尔普·特勤在哥疾宁夺得政权。阿布·勒·哈桑·穆罕默德·西木朱里被任命为呼罗珊长官。

○ 公元963年　巴勒阿米将塔巴里的阿拉伯文历史著作译成波斯文。

○ 公元973年　9月，著名学者比鲁尼生。

○ 公元974年　历史家巴勒阿米死。

○ 公元976 ~997年　萨曼国王奴侯二世在位。

○ 公元976年　阿尔普·特勤死。6月，萨曼王满速儿死。其子阿布勒·卡西木·奴侯幼年即位，史称奴侯二世，其母摄政。

○ 公元977年　色布克·特勤继承阿尔普·特勤之位，建立哥疾宁王朝。

○ 公元980年（回历三七〇年）　阿维森纳生。

○ 公元982年　宰相乌特比将西木朱里撤职。西木朱里返回库希斯坦，不久又复职。

○ 公元989年　西木朱里死，其子阿布·阿力袭职。

○ 公元992年　八拉沙衮的布格拉汗·哈仑率兵攻占萨曼王朝首府布哈拉。奴侯二世逃往阿模里。

○ 公元994年　色布克·特勤和他的儿子马合木击溃阿布·阿力与法伊克的联军。

○ 公元995年（回历三八五年）　古尔甘齐地方的封建

主阿布·勒·阿巴斯·马孟·布·穆罕默德废黜最后一个阿夫里格王，建立第二个花剌子模王朝。

○ 公元995~1086年　　贝哈基。

○ 公元997年　　奴侯二世与色布克·特勤死。色布克·特勤子马合木即位。是年，花剌子模王朝的马孟死，其子阿布·勒·哈桑·阿利即位。

○ 公元998年　　阿赫马德即位为喀喇汗王朝的大可汗。

○ 公元999年　　2月1日，阿布·勒·哈里斯·满速儿被废黜，并被抉目，其弟阿布勒·法瓦里斯·阿布得·阿勒·马里克被拥立为萨曼王。10月23日，讹迹刊的喀喇汗王朝首领伊列克·纳斯尔率军从喀什噶尔进入河中，攻克布哈拉，萨曼王朝亡。同年（回历三八九年助勒·盖儿德月/公元999年10~11月），哥疾宁朝马合木即位。是年，伊朗诗人费多西写成《列王纪》这部伊朗史诗。

○ 公元10世纪末与11世纪初　　和田被喀喇汗王朝征服，并被迫接受伊斯兰教。

○ 公元11世纪初期　　克烈部已信奉了聂思脱里派的基督教（景教）。

○ 公元1001年　　马合木与喀喇汗朝修好联姻，订立了条约，规定两国以阿姆河为界。

○ 公元1002年　　马合木兼并锡斯坦，统治阿富汗全境，北与喀喇汗王朝争霸。

○ 公元1004~1005年（回历三九四年）　　马合木素丹派法里功王从前去进攻蒙塔西尔。

○ 公元1006年　　和田为喀的儿·汗·玉素甫所据。

○ 公元1008年　　1月4日，哥疾宁王朝与喀喇汗王朝的军队决战。喀喇汗军被击溃。

○ 公元1009年　　费多西将《列王纪》献给马合木素丹。



20万克烈人接受洗礼。

○ 公元1012~1013年（回历四〇三年） 伊列克·纳斯尔死，阿尔斯兰·伊列克即位。

○ 公元1015~1016年（回历四〇六年） 曼苏尔继承其长兄阿赫马德为大可汗。

○ 公元1017年 3月20日，马孟被杀。7月3日，哥疾宁朝平定造反者，任命阿尔通塔什为花剌子模沙，是为第三个花剌子模沙王朝（1017~1041年）。

○ 公元1017~1018年（回历四〇八年） 10万帐游牧人入侵七河，阿赫马德（亦称为托干汗）迎战，将其击败。

○ 公元1018年 阿赫马德在返回八拉沙衮时死去。其弟曼苏尔继之为喀喇汗王朝的大汗（阿尔斯兰·汗）。是年，《福乐智慧》的作者玉素甫生。

○ 公元1021年（太平元年） 大食国王（指马合木）遣使来辽朝，请婚，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为公主，嫁之。

○ 公元1024~1025年（回历四一五年） 曼苏尔隐退，玉素甫即位为大汗。

○ 公元1025 年（回历四一六年） 玉素甫汗联合哥疾宁朝素丹马合木打败阿里·特勤。

○ 公元1027年 辽朝皇帝遣使致书于哥疾宁王朝素丹马合木。

○ 公元1030年 马合木素丹死，其长子马苏德即位。

○ 公元1031年 春，马苏德遣使团去喀什噶尔，通报即位，重修旧好，并求娶喀的儿汗之女，还请求喀的儿汗将孙女嫁给马苏德之子毛杜德。

○ 公元1031~1032年（回历四二三年） 河中的统治者阿里·特勤自称桃花石·波格拉·喀喇·汗。1031年年底，哥疾宁朝苏丹马苏德同哈里发重新订立条约，规定哈里发只有通过哥

疾宁王朝才能同喀喇汗王朝发生关系。

○ 公元1031~1157年　塞尔柱王朝时期。

○ 公元1032年　喀的儿汗死，马苏德致书吊唁。12月（回历四二四年正月），玉素甫·汗死，其长子苏莱曼继其位为阿尔斯兰·汗，次子穆罕默德为波格拉·汗。是年，哥疾宁王朝的马苏德命阿尔通塔什率军进攻布哈拉，陷其城。

○ 公元1034年　阿里·特勤死，其长子尤素甫继其位。9月，喀的儿汗之女嫁到哥疾宁。阿尔通塔什死后，哥疾宁朝马苏德任命其子赛德为花剌子模沙、阿尔通塔什之子哈伦为其代理人。哈伦不满，宣布独立，自称花剌子模沙。

○ 公元1035年　哥疾宁朝想用塞尔柱人守边，赐给其首领以德赫干的称号。

○ 公元1037年　是年（回历四二八年），阿维森纳死。沙阿里比亦死。

○ 公元1038年　马苏德诏封毡的地方的统治者沙·马里克为花剌子模沙。

○ 公元1040年　哥疾宁朝马苏德素丹在丹丹坎被塞尔柱人彻底打败，逃往印度，被部下所杀。其子毛杜德在哥疾宁自立为素丹。

○ 公元1040~1041年　冬，沙·马里克越沙漠攻入花剌子模，尊奉马苏德为宗主。

○ 公元1041~1042年（回历四三三年）　河中地区被穆罕默德·艾因·道拉和亦卜拉欣（即贝里特勤）所征服。前者为大汗，贝里特勤为副汗。喀喇汗王朝遂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 公元1042年　塞尔柱首领托格里尔与恰格里二人联兵，将沙·马里克赶出花剌子模，统治其地。塞尔柱朝又灭掉布益王朝，征服了整个波斯。

○ 公元1046年左右　贝里特勤在其铸造的钱币上自称为



桃花石·汗·亦卜拉欣。

○ 公元1048年　费多西死于哥疾宁。

○ 公元1048~1052年　历史家格尔德齐写成《叙述之修饰》一书。

○ 公元1055年　托格里尔进入巴格达，宣布为素丹。

○ 公元1056~1057年（回历四四八年）　苏莱曼同其弟布格拉汗·穆罕默德作战，兵败被俘。布格拉汗升任为阿尔斯兰·汗。

○ 公元1059年　哥疾宁朝退处于阿富汗的东南，并向北印度方向发展。同年（回历四五一年），易卜拉欣攻打巴儿思罕城，兵败被俘处死。其叔马赫木德继为大可汗。

○ 公元1061年　亦卜拉欣派一个使团向哈里发控诉塞尔柱素丹的行为。

○ 公元1063年　托格里尔死，其侄阿尔普·阿尔斯兰（1063~1072年）即位。阿尔普·阿尔斯兰以其子阿尔斯兰·阿尔功统治花剌子模。

○ 公元1065年　阿尔普·阿尔斯兰从谋夫前往镇压花剌子模的叛乱。

○ 公元1068年　贝里特勤（亦不拉欣）死，其子舍木斯·阿勒·穆耳克即位。

○ 公元1068~1080年　舍木斯·阿勒·穆耳克·纳赛尔在位。

○ 公元1069年　八拉沙衮人玉素甫写成长诗《福乐智慧》，献给喀什噶尔哈桑副可汗。

○ 公元1072~1073年（回历四六五年）　喀喇汗朝遭到塞尔柱人入侵。

○ 公元1072年　秋，阿尔普·阿尔斯兰进攻河中，出师即被刺死，出征遂停止。

○ 公元1072~1078年（回历四六四至四七〇年） 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写成《突厥语大辞典》，献给当时的阿拔斯朝哈里发穆格台迪（1075~1094年）。

○ 公元1073年 塞尔柱素丹马里克·沙率军东进，将舍木斯·阿勒·穆耳克兄弟赶出呾密，并向撒马儿罕进军。喀喇汗王被迫请和，素丹允和，返回呼罗珊。

○ 公元1073~1093年 马里克·沙素丹在位时期。

○ 公元1074~1075年（回历四六七年） 马赫木德死，其子奥玛尔即位，在位仅两月汗位即被苏莱曼之子哈桑夺去。

○ 公元1074~1103年 哈桑在位达30年之久，即位者为他的儿子阿黑马。

○ 公元1080年 舍木斯·阿勒·穆耳克·纳赛尔死，其弟希兹尔即位。

○ 公元1081年 喀喇汗王阿黑马德即位。

○ 公元1089年 宗教集团召塞尔柱军向河中进攻。阿黑马德·汗被宗教首领废黜处死，理由是同情伊斯玛仪派。

○ 公元1093年 马里克·沙死。

○ 公元1095年 马斯乌德继任为喀喇汗（1095~1097年）。

○ 公元1097年 阿尔斯兰·阿尔功被古兰人所杀。随后，别尔克·雅鲁克任命异母弟辛扎儿为呼罗珊长官，任命桃花石·汗·亦卜拉欣之孙苏莱曼统治河中。是年，伊金奇·布·可克恰尔被造反的异密所杀。忽都不丁·摩诃末任花剌子模沙，是为第四个花剌子模沙王朝。

○ 公元1102~1130年 阿尔斯兰·汗在位，娶辛扎儿女儿为妻。

○ 公元1102年 哈桑·特勤死。一支突厥大军侵入河中。

○ 公元1103年和1109年 辛扎儿两次帮助阿尔斯兰·汗



打败喀喇汗王沙恭·伯克。

○ 公元1113年　辛扎儿领兵进入河中，打败起义反对喀喇汗的葛逻禄人。

○ 公元1118~1152年　哥疾宁朝素丹巴赫兰·沙在位。

○ 公元1123年　辽朝亡。

○ 公元1124年　耶律大石脱离天祚帝到漠北自立为王。是年（甲辰）2月5日称帝，号天佑皇帝，改元延庆。

○ 公元1125年　西夏派人去约耶律大石合兵攻取山西诸郡。

○ 公元1127年（或1128年）　忽都不丁·摩诃末死，阿即思即位为花剌子模沙。

○ 公元1128~1129年（回历五二二至五二三年）　大石太傅逃到乞儿吉思、畏兀儿和突厥斯坦地区。

○ 公元1130年　春初，辛扎儿攻陷撒马儿罕，喀喇汗投降，被送往巴里黑。

○ 公元1132年　喀喇汗死。辛扎儿宣布其兄弟布格拉汗·伊不拉欣为继承人。

○ 公元1133年　耶律大石的远征终结。花剌子模沙阿即思从毡的进军钦察草原。

○ 公元1135年　辛扎儿进攻哥疾宁，以镇压巴赫兰·沙（1118~1152年）的叛乱。

○ 公元1136年　7~8月间，辛扎儿返回巴里黑。

○ 公元1138年　9~10月间，辛扎儿进攻花剌子模，击败阿即思。阿即思逃走，其子阿特里格被俘腰斩。辛扎儿之侄苏莱曼·布·穆罕默德被任命为花剌子模沙。

○ 公元1140年　阿即思进攻布哈拉，毁其城堡，夺取其地。

○ 公元1141年　耶律大石攻取河中。9月，与辛扎儿会



战于撒马儿罕附近的克特万草原，辛扎儿大败。阿即思乘机侵入呼罗珊。9月，攻下谢腊赫斯与谋夫。

○ 公元1142年　春，阿即思攻占尼沙不儿、贝哈克及呼罗珊的其他城镇。春，塞尔柱朝在呼罗珊的政权得到恢复。

○ 公元1143~1144年　素丹辛扎儿率军去花剌子模讨伐阿即思，包围了古尔甘齐。

○ 公元1143年　耶律大石死。史称其“在位二十年，庙号德宗。子夷列年幼，遗命皇后权国。后名塔不烟，号感天皇后，称制，改元咸清”。

○ 公元1144年（皇统四年）　回纥使者向金朝进贡。

○ 公元1144~1150年　西辽塔不烟皇后在位。

○ 公元1147年　10~11月间，辛扎儿进攻花剌子模。

○ 公元1149~1161年　郭尔王阿拉丁·胡赛因在位。

○ 公元1151年　夷列即位为葛儿罕，在位13年（1151~1163年）。夷列即位之初，西辽进行人口调查，“籍民十八岁以上，得八万四千五百户”。

○ 公元1152年　春，阿即思进攻昔格纳克及其以北地区。古思人叛附于郭尔人。

○ 公元1153年　辛扎儿被古思人打败，并被俘。

○ 公元1156年　阿即思去世，其长子伊勒·阿尔斯兰于即位为花剌子模沙。辛扎儿从古思人的囚禁中逃回谋夫。是年，葛逻禄人杀伊卜拉欣三世。

○ 公元1157年　辛扎儿死，享年71岁。死前遗命由马黑木汗为继承人。

○ 公元1158年　7月，花剌子模沙伊勒·阿尔斯兰借口保护葛逻禄人向河中进军。

○ 公元1160~1178年　克利奇·桃花石·汗·马苏德二世在位。

○ 公元1162~1163年（回历五五八年）　花剌子模沙进攻尼沙不儿附近的沙的亚赫，围攻呼罗珊的异密艾·阿巴，议和而归。

○ 公元1163年　夷列死，其子年幼，“遗诏以妹普速完权国称制，承天太后”。

○ 公元1164~1177年　西辽统治者普速完（号承天太后）在位。

○ 公元1170~1171年（回历五五六年）　西辽与河中喀喇汗的联军进攻花剌子模。

○ 公元1170年　8月8日，伊勒·阿尔斯兰病死。

○ 公元1171年　法蒂玛王朝被废后，阿剌模忒王成为伊斯玛仪派的教主。

○ 公元1172年　12月11日，塔哈失进入花剌子模，登上王位。

○ 公元1174年　7月11日，速檀·沙之母特尔干皇后母子与艾·阿巴进军花剌子模。艾·阿巴遭到塔哈失的袭击，被俘处死。塔哈失为花剌子模沙。

○ 公元1177年　西辽发生内乱。普速完杀驸马萧朵鲁不。驸马父斡里剌以兵围其宫，射杀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夷列第二子直鲁古继其位为西辽的葛儿汗。

○ 公元1181年　5月，郭尔王国速檀·沙在西辽军帮助下攻掠谢腊赫斯，占领谋夫。又打败托安·沙，并将谢腊赫斯与徒思（今马什哈德）并为己有。

○ 公元1186~1187年（回历五八二年）　阿拉丁·胡赛因的后继者吉雅苏丁·摩诃末吞并旁遮普，哥疾宁朝亡。

○ 公元1186年　塔哈失率军进攻呼罗珊。

○ 公元1187年　6月，塔哈失进至尼沙不儿，任命自己的长子灭里·沙为该地长官。

○ 公元1192年　花剌子模沙塔哈失进军至玛赞德兰和剌夷，要求塞尔柱朝西支素丹图格里尔统治下的西部伊朗承认其为君主。

○ 公元1193年　图格里尔将花剌子模的戍军逐出剌夷。是年，郭尔速檀·沙死。

○ 公元1194年　塔哈失与图格里尔的塞尔柱军战于剌夷，杀之。塞尔柱朝亡。蒙古克烈部脱里经回鹘去西辽，后又返回，与成吉思汗会合结盟。

○ 公元1195年　塔哈失出征昔格纳克，由于花剌子模军队中突厥人的叛离而失败。

○ 公元1196年（回历五九二年）　塔哈失在哈马丹击溃哈里发纳绥尔，迫使其让胡济斯坦之地，并要求哈里发让出政权。

○ 公元1198年　西辽派塔扬古率大军渡过阿姆河。郭尔素丹吉雅苏丁打败西辽。同年，塔哈失派其子摩诃末率军进攻钦察人，俘获升伊尔·土库·汗。

○ 公元1200年　7月3日，塔哈失死。8月3日，其子摩诃末即位为沙。

○ 公元1202年　郭尔素丹吉雅苏丁死，摩诃末趁机将郭尔势力逐出呼罗珊，占领其地，并向赫拉特征税。蒙古铁木真进攻塔塔儿，灭之。

○ 公元1203年　铁木真同克烈部汪罕战，汪罕大败西走，为乃蛮部将所杀。其子鲜昆逃往天山以南之地，为当地人所害。克烈部亡。

○ 公元1204年　早春时，铁木真进攻乃蛮部，乃蛮大败，太阳罕被擒杀，秃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四部皆降。铁木真乘胜进攻蔑儿乞部。中亚方面，吉雅苏丁之弟穆伊祖丁远征印度回来，将花剌子模人赶回其故地。

○ 公元1205~1206年（回历六〇二年）　里海方面的巴万狄王朝统治者胡沙木死，花剌子模沙摩诃末趁机侵入其地，新即位的巴万狄王成为花剌子模的藩臣。

○ 公元1206年　郭尔国的穆伊祖丁死。蒙古铁木真称尊号为成吉思汗。中亚方面，古尔王朝速檀·失哈布丁死。

○ 公元1207年　成吉思汗遣使去吉利吉思部，并命术赤前去收服"林木中百姓"各部。吉利吉思、斡亦剌惕、秃马惕、不里牙惕、巴尔珲、秃巴思等皆降。

○ 公元1208年　成吉思汗以斡亦剌惕部首领忽都合别乞为向导，进攻逃到额尔齐斯河的脱脱与屈出律。屈出律逃奔西辽。中亚方面，花剌子模夺取赫拉特。

○ 公元1209年　高昌的畏兀儿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降于蒙古。

○ 公元1209年（回历六〇五至六〇六年）　夏，花剌子模接待西辽使者，并缴清全部年贡。

○ 公元1209~1210年（回历六〇六年）　葛儿罕派军讨伐斡思蛮汗，攻下撒马儿罕。

○ 公元1210年　西辽在塔拉斯败于花剌子模以后，博剌克兄弟与西辽将军塔扬古同被俘。塔扬古被处死，而博剌克与哈米德·布尔则受到花剌子模沙的信任。

○ 公元1211年　下半年，西辽葛儿罕直鲁古在其被屈出律拘执时交出政权。

○ 公元1211~1214年　屈出律接连三四年在收获季节侵入喀什噶尔，引起饥荒，迫使当地居民不得不臣服。喀什噶尔的喀喇汗王朝至此而亡。

○ 公元1212年　花剌子模沙将喀喇汗王朝最后一个汗斡思蛮汗处死，

○ 公元1215~1216年（回历六一二年）　花剌子模沙攻

下哥疾宁。同年，消灭巴米扬的郭尔统治者，命其子扎阑丁统治之。蒙古成吉思汗命速不台讨伐蔑儿乞余部。摩诃末派使团去成吉思汗处了解蒙古的情况。冬，花剌子模沙摩诃末远征至于土尔盖地区。

○ 公元1216年　夏天，花剌子模沙摩诃末与追击蔑儿乞人的蒙古军相遇。

○ 公元1217年　成吉思汗派孛罗忽勒、朵儿伯朵黑申等讨平叛变的秃马惕部。

○ 公元1218年　成吉思汗派遣使团去河中报聘，于是年春到布哈拉。发生讹答剌事件。同年，成吉思汗派术赤征服亦必儿·失必儿诸地。

○ 公元1219年　成吉思汗西征。6月间到达额尔齐斯河畔，在此度夏，休养士马。秋，继续前进，到达锡尔河中游的讹答剌，从这里开始其征服中亚的战争。

○ 公元1220年　2月初，蒙古军到达布哈拉。3月间攻下撒马儿罕，在那色波度夏。4月10日（或20日），蒙古军到达毡的，进入该城。4月18日，花剌子模沙摩诃末逃到尼沙不儿。同年秋，成吉思汗进一步南征。首先攻陷呾密。11月间，成吉思汗的女婿托合察儿战死。拖雷为报此仇，以重兵攻之。12月（或1221年1月），摩诃末死于里海中的一个岛上。是年，金朝派乌古孙仲端去中亚向成吉思汗求和。

○ 公元1221年　年初，拖雷向马鲁前进。2月25日，蒙古军逼近马鲁，围7日陷之。成吉思汗进攻巴里黑，该城居民投降。4月，拿下花剌子模。4月10日，蒙古军攻克尼沙不儿城。孟夏时节，拖雷攻克塔里寒。11月间，扎阑丁被蒙古军打败，向南逃往印度。成吉思汗未再追击。邱处机（仲冬十八日），12月3日到达撒马儿罕。他在途中过塔拉斯河后遇到自成吉思汗处返回的东夏使者。



○ 公元1222年　4月26日（三月十五日），邱处机启程前往阿富汗朝见成吉思汗，于5月16日（四月五日）到达成吉思汗的避暑地八鲁湾。中秋夜过阿姆河到达巴里黑城。9月28日（八月二十二日）田镇海奉命迎接道士去成吉思汗行宫。

○ 公元1223年　4月11日，邱处机辞别成吉思汗返回。

○ 公元1224年　蒙古军班师东归，耶律楚材在中亚达6年之久。

○ 公元1224~1303年　博剌克在起儿漫建立历时80年喀喇契丹王朝。

○ 公元1227年　成吉思汗在伐西夏时死于六盘山，归葬克鲁伦河故地。

○ 公元1228年　窝阔台汗派遣绰儿马罕率军进攻扎阑丁。扎阑丁逃跑，连夜走卡范山。公元1229年秋，诸王大会推举窝阔台为大汗。

○ 公元1230~1231年　冬，扎阑丁经乌米亚湖去底牙儿别克尔，进攻罗姆素丹。

○ 公元1231年　耶律楚材任中书令。8月中旬，扎阑丁逃入山中，被库尔德人捕杀。

○ 公元1235年（回历六三二年）　鲁克那丁前往和林，途中得到其父博剌克死亡（博剌克死于公元1235年7~8月间）及其堂兄弟忽都不丁继立的消息。

○ 公元1235~1236年（回历六三三年）　真帖木儿死，蒙古人诺萨尔继其位。

○ 公元1236年　以术赤的次子拔都为统帅，远征钦察与东南欧。

○ 公元1236 ~1237年（回历六三七年）　蒙古军征服了今莫尔多瓦地区。同年秋召开大会，决定进攻俄罗斯。遂克梁赞、奥卡、莫斯科、乌拉季米尔诸城。

○ 公元1237年　春，蒙哥沿伏尔加河进攻，擒钦察酋长八赤蛮与阿速酋长哈赤儿。

○ 公元1238年　布哈拉地区发生马合木·塔拉比起义。

○ 公元1239~1240年（回历六三七年）　诺萨尔死。

○ 公元1241年　冬，命牙老瓦赤主管汉民公事。窝阔台汗死，不久察合台汗亦死。

○ 公元1242年　蒙古军南攻基辅，西入匈牙利、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后，返回伏尔加河下游。拔都的国家（术赤·兀鲁思）在俄国史料中称为金帐汗国。壬寅春，六皇后乃马真氏始称制。

○ 公元1242~1246年　哈剌旭烈兀在位。

○ 公元1245年　4月16日，勃拉奴克劈尼奉教皇英诺森四世之命前来蒙古。

○ 公元1246年　2月3日，勃拉奴克劈尼离开基辅。4月4日在伏尔加河下游受到金帐拔都汗的接见。7月22日到达大汗的窝耳朵。11月13日离开汗廷。秋，贵由即皇帝位。是年，哈剌旭烈兀去世，其侄拜答儿子阿鲁忽奉阿里不哥之命任察合台汗。阿鲁忽娶倭尔干纳为妻。

○ 公元1247年　勃拉奴克劈尼沿旧路于5月9日抵拔都汗驻地，取道基辅返回。

○ 公元1248年　春，贵由汗死于横相乙儿之地（在乌伦古河上游）。

○ 公元1250年　斡兀立海迷失接见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使者，要求法王臣服于蒙古。是年，亚美尼亚王海屯一世之弟森帕德也得到贵由汗的接见后返回。

○ 公元1251年　法国使团返回。旧历六月，蒙哥汗被拥立即位为大汗。蒙哥汗即派遣皇弟忽必烈与旭烈兀分别去征服南宋与西亚。

○ 公元1253年　法国国王派遣的卢白鲁克前来蒙古。是年10月，旭烈兀出发远征西亚。是年，亚美尼亚国王海敦一世亦前来蒙古祝贺蒙哥汗登位。10~11月，从蒙古返回的历史家志费尼在路上遇见前往蒙古的鲁克那丁。鲁克那丁到达汗廷后受到审判，最后被处死。忽都不丁继为起儿漫素丹。

○ 公元1254年　1月4日，蒙哥汗接见卢白鲁克。8月18日卢白鲁克离开和林返回。9月13日，蒙哥汗接见亚美尼亚的国王海敦。海敦于11月1日离开蒙古。

○ 公元1255年　7月，海敦一世经波斯返回西里西亚。9月末，旭烈兀驻扎于撒马儿罕东门外的康·伊·古勒草地。11月初，继续前进。是年，拔都汗死。

○ 公元1256年（宪宗六年）　蒙哥汗遣石天麟使于海都。又遣常德去伊朗觐见旭烈兀。12月20日，蒙古军拿下了阿剌模忒堡，消灭了伊斯玛仪派。

○ 公元1258年　旭烈兀阿拔斯王朝。是年，忽都不丁死，忽特鲁格·土尔罕摄政。

○ 公元1258~1388年　伊儿汗国时期。

○ 公元1259年　7月，蒙哥汗在四川围攻合州钓鱼山时死。

○ 公元1260年　3月，忽必烈汗在开平即位。是年，尼古剌·波罗和其弟玛窦·波罗经商到钦察，又经中亚来元朝。在元朝见到忽必烈汗。金帐汗国成为独立国。

○ 公元1261年　阿里不哥犯边。11月27日（旧历十一月初四日），忽必烈大败之。

○ 公元1262年　阿里不哥派哈剌不花进攻阿鲁忽。阿鲁忽反攻，与之战于赛里木湖。哈剌不花及其族弟脱鲁火察儿皆中流矢死。阿里不哥的部队突然进攻伊犁河谷与阿力麻里，夺取了阿鲁忽的兀鲁思。阿鲁忽率家眷南走。10月间，到达亦思

宽（伊塞克湖）。

○ 公元1263年　阿鲁忽退到喀什噶尔。4月间，又与阿里不哥军战于今阿克苏附近之浑八升，再次遭到失败，乃退往和田。

○ 公元1263~1264年　冬，阿里不哥的部众绝大部分叛离而去。旭烈兀的儿子出木哈儿则请求去撒马儿罕治病。阿里不哥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

○ 公元1264年　春，阿力麻里发生饥荒。阿里不哥与阿速台的部下投奔扎布堪河的玉龙答失，与之同向忽必烈汗投诚。是年秋，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汗投降。

○ 公元1266年　3月，木八剌沙即位。波罗兄弟启程返回罗马。

○ 公元1266~1275年　海都几次攻掠畏兀儿地。

○ 公元1267~1268年　冬天，伊儿汗阿八哈在玛赞德兰接见马思忽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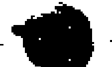
○ 公元1268年（至元五年）　忽必烈汗击败海都。海都退到河中及锡尔河流域。

○ 公元1269 年（回历六六七年）　八剌与海都互相宣誓结为"安达"。

○ 公元1269年　春，在塔拉斯召开由海都主持的库里勒台，以建立反对元朝和波斯伊儿汗的联盟。八剌进攻波斯和忽必烈汗讨伐海都。

○ 公元1270年　春，八剌渡阿姆河南进，攻占呼罗珊。4月27日，阿八哈于从阿塞拜疆率军东来。5月19日，八剌劫掠尼沙不儿。7月22日，八剌与伊儿汗的军队在赫拉特会战。八剌被击溃，逃回布哈拉。元朝派刘好礼为吉利吉思、撼合纳、谦谦州、益兰州等处断事官。

○ 公元1271年（至元八年）　忽必烈汗派那木罕出镇阿



力麻里，以防海都。8月9日，八剌惊怖而死。海都立捏古伯为察合台汗。尼古剌·波罗和其弟玛窦·波罗带领马可·波罗再次来华。忽必烈汗定国号为元，其首都迁到大都（今北京）。

○ 公元1272年　年末，阿八哈派军侵入花剌子模与河中，劫掠乌尔根齐与希瓦。

○ 公元1273年　1月29日，阿八哈攻入布哈拉，抢劫焚烧达一星期之久。

○ 公元1274年　捏古伯被海都处死，遗位由秃花帖木儿继承。秃花帖木儿即位的当年死去，察合台汗国的汗位转到八剌之子都哇手中。

○ 公元1275年（至元十二年）　忽必烈派右丞相安童来辅助那木罕。公元1275~1276年间，汪古部的拉班扫马与山西东胜人马尔可思决定去耶路撒冷。

○ 公元1277年　海都从阿力麻里进攻和林。忽必烈汗命伯颜率军讨伐。

○ 公元1284年　脱脱蒙哥汗将那木罕送回元朝。海都亦将安童送还。

○ 公元1287年　海都勾结乃颜等叛乱，忽必烈汗亲征，命伯颜守和林以抗海都。

○ 公元1289年　10月（或11月），马思忽惕死，他的三个儿子轮流管治布哈拉与撒马儿罕。是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约翰·孟德高维奴取道波斯与印度来中国。

○ 公元1291　元朝"立乞里吉思至外剌等六驿"。

○ 公元1294年　忽必烈逝世。铁穆耳即位，是为元成宗。起儿曼的帕的沙·哈敦被杀。波斯合赞汗任命新的统治者治理起儿曼，在位8年。

○ 公元1296年　都哇军多次抢掠白沙瓦、木尔坦、拉合尔与德里。



○ 公元1298年　冬，都哇犯边，俘虏元军统帅阔里吉思，并将其处死。

○ 公元1299年　元成宗令海山代阔阔出统帅漠北的军队。

○ 公元1300年　海山统军于阔别列之地击败海都，西进至于阿尔泰山。

○ 公元1301年（大德五年）　海都、都哇相约进攻阿尔泰山元军。秋，双方会战于合剌合塔之地。海山大破海都军。海都受致命伤。

○ 公元1302年　海都死。都哇亦因伤致残。

○ 公元1303年（大德七年）　都哇、察八儿、灭里铁木而（即明理帖木儿）等遣使请息兵，帝命安西王慎饬军士，安置驿传，以俟其来。5~6月间，察八儿在叶密立即位。起儿曼的喀喇契丹王朝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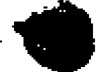
○ 公元1304年　2月24日，伊本·拔都他生于摩洛哥的丹吉尔。"九月，癸酉，诸王察八儿、朵瓦（都哇）等遣使来附。"

○ 公元1305年　明理帖木儿等罢兵入朝。

○ 公元1306年　朵瓦于2月和9月两次来朝。冬，海山统元军越过阿尔泰山向察八儿进攻，察八儿逃归于都哇处。秃曲灭复叛，击败之。秃曲灭被怯伯军所杀。是年，察合台汗国与窝阔台汗国开战。都哇汗死。其子宽者即位。

○ 公元1307年　教皇克里孟特五世在北京设立总主教，任命孟德高维奴任此职。

○ 公元1308年　宽者死，不里之孙塔里忽即位。是年，7月，元朝"遣塔察儿等九人使诸王宽者"。9月，"万户也列门合散来自薛迷思干（撒马儿罕）等城，进呈太祖时所造户口青册，赐银钞币帛有差。……中书省臣言：……'薛迷思干、塔



剌思、塔失玄等城，三年民赋以输县官。今因薛尼台铁木察往彼，宜令以二年之赋与宽者，给与元输之人，以一年者上进。'并从之"。

○ 公元1308~1309年（回历七〇二年）　塔里忽在一次宴会被刺杀。另立怯伯为汗。

○ 公元1309年　金帐汗国撇西不花即位。

○ 公元1312年（皇庆元年）　2月与3月，也先不花遣使向元朝进贡。

○ 公元1313年（皇庆二年）　2月，也先不花进贡。伊儿汗完者都将达乌德·火者逐回河中，达乌德·火者向也先不花求援。同年，完者都吞并察合台系尼兀答里的领土。

○ 公元1313~1315年间　东伊朗地区发生伊儿汗国与察合台汗国之间的战争。

○ 公元1313~1393年　穆扎法尔王朝。

○ 公元1314年　1月，察合台军大败呼罗珊军，追敌至于赫拉特。2月18日，伊儿汗完者都来援，任命其子不赛因为呼罗珊长官。是年，鄂多立克到波斯。也先不花举起叛旗，派兵侵入元朝辖境。

○ 公元1315年　床兀儿击败也先不花军。秋，又败其大军于扎亦儿之地。

○ 公元1316年（延祐三年）　冬，和世㻋至北边金山，察合台系诸汗来附。同年，牙撒吾尔投奔伊儿汗国。完者都汗将阿姆河至玛赞德兰边界诸地赐予牙撒吾尔。

○ 公元1318年　牙撒吾尔在呼罗珊发动反对伊儿汗的叛乱，企图夺取整个伊朗。

○ 公元1320年　怯伯汗与伊儿汗国夹攻牙撒吾尔，败之，牙撒吾尔在逃跑中被擒杀。

○ 公元1321年　也先不花在蒙兀儿斯坦即位。他曾将伊

斯兰教传到蒙兀儿部落中。

○ 公元1322年（至治二年） 二月，怯伯遣使向元朝进贡。

○ 公元1323年（至治三年） 二月、六月、十一月，怯伯遣使向元朝进贡。

○ 公元1324年（泰定元年） 二月、六月，怯伯遣使向元朝进贡。

○ 公元1325年（泰定二年） 正月，“诸王怯别遣使贡方物，赐钞四万锭”。

○ 公元1326年（泰定三年） 五月甲辰朔，怯别向元朝进贡。六月，癸酉，赐怯别七宝束带。九月，戊辰，遣使于怯别、月思别、不赛因三部。是年，怯伯去世。

○ 公元1327年（泰定四年） “秋，七月，戊戌，诸王燕只吉台袭位，遣使来朝。”

○ 公元1328年 鄂多立克离开北京，取道中亚返回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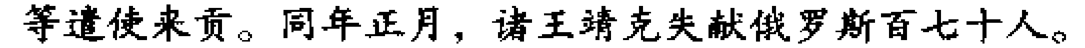
○ 公元1329年（天历二年） 一月，丙寅，元朝遣使赐燕只吉台。五月，庚辰，赐燕只吉台。九月，戊午，赐燕只吉台。同年，“（乃蛮台）奉命送太宗皇帝旧铸皇兄之宝于其后嗣燕只哥 dai（即燕只吉台）。”

○ 公元1330年（至顺元年） 闰七月，癸未，元朝遣诸王笃怜等赍银千两、币二百匹，赐朵列铁木儿。也先不花汗的统治终于1330年。

○ 公元1331年（至顺二年） 八月，壬子，答儿麻〔失里〕袭朵列铁木儿之位，遣孛儿只吉台等来元朝朝贡。

○ 公元1331~1334年 答儿麻失里在位。

○ 公元1332年（至顺三年） 二月，甲辰，答儿马失里、哈儿蛮各遣使向元朝进贡。七月，戊辰，朔，答里麻失里



等遣使来贡。同年正月，诸王靖克失献俄罗斯百七十人。

○ 公元1333年　伊本·拔都他路过中亚。罗马教皇派尼古拉来华接任大主教之职。

○ 公元1334年　伊犁发生反对答儿麻失里的暴动，答儿麻失里垮台，不赞即位。

○ 公元1334~1338年　靖克失汗在位。

○ 公元1336年　4月8日（回历七三六年/阴历鼠年八月二十五日），帖木儿出生。

○ 公元1337年（回历七三七年）　大哈散战胜出班系的小哈散，建立扎剌亦儿王朝。

○ 公元1338年　巴斯喀尔被派遣来阿力麻里传教。

○ 公元1339年　教会本笃十二世又派马黎诺里来中国。

○ 公元1340年　马黎诺里从钦察到阿力麻里。在阿力麻里重新组织基督教会。

○ 公元1343年（回历七四四年）　小哈散被人谋杀。

○ 公元1343~1346年　哈赞汗统治河中时期。

○ 公元1346年　迦慈罕进攻哈赞汗。哈赞汗大败阵亡。河中政权转到迦慈罕的手中。

○ 公元1346~1347年　迦慈罕扶立答失蛮察为河中的汗。

○ 公元1347年　秃黑鲁·帖木儿被拥立为汗。忽歹达继播鲁只为杜格拉特部的大异密。

○ 公元1348~1358年　巴颜合里汗在位。

○ 公元1355年　金帐扎尼别克汗侵入阿塞拜疆，杀其王阿什拉芙。

○ 公元1356~1411年　统治伊拉克和阿塞拜疆等地的扎剌亦儿王朝。

○ 公元1357年　火都鲁帖木儿袭杀迦慈罕，迦慈罕之子米儿哈·阿布达拉赫即位。是年帖木儿再攻蒙兀儿斯坦。

○ 公元1358年　阿布达拉赫杀巴颜合里。乌外思建扎剌亦儿朝。

○ 公元1360年（即元末至正二十年）　秃黑鲁帖木儿征服河中。

○ 公元1361年　秃黑鲁·帖木儿汗重新扶植帖木儿。忽辛处死凯库巴德。

○ 公元1361~1380年　金帐的兀鲁思汗在位。

○ 公元1362年秋　秃黑鲁·帖木儿汗将河中交给其子也里牙思火者，任命帖木儿为其参赞。

○ 公元1363年　帖木儿与忽辛拥立哈比勒·沙（或写作哈布勒·沙）为汗。

○ 公元1364年　也里牙思火者进军河中，最后一次企图统一其地。

○ 公元1365 年（回历七六六年）　泥沼之战（ 之战）。

○ 公元1366年　撒马儿罕的赛尔巴朵尔运动。帖木儿之子只罕杰儿娶凯胡斯劳的女儿。

○ 公元1369~1370年（回历七七一年）　帖木儿自称为速檀。

○ 公元1370年　帖木儿让凯胡斯劳以报血仇为名将忽辛杀死。

○ 公元1371年　帖木儿夺取柯提。胡赛因死，其弟玉素甫·苏非即位。

○ 公元1373年　玉素甫·苏非反攻进入柯提，战败，只得将自己的女儿罕匝答嫁给帖木儿之子只罕杰儿。罕匝答后来生了马黑麻·速檀。

○ 公元1375年　帖木儿又进攻花剌子模地区。

○ 公元1375年或1376年　帖木儿之子只罕杰儿死去。

○ 公元1376年　脱脱迷失逃到撒马儿罕投奔帖木儿。

○ 公元1377年　8月20日（回历七七九年四月十四日），沙哈鲁生于撒马儿罕。是年，帖木儿派军进攻蒙兀儿斯坦。年底，帖木儿支持脱脱迷失去夺取白帐的统治权。是年，花剌子模的玉素甫·苏非趁机进攻撒马儿罕。

○ 公元1378年　春，脱脱迷失率军西进，去征服金帐。

○公元1378~1508年（回历七八○至九一四年），小亚美尼亚的白羊王朝。

○ 公元1379年　帖木儿再度进攻花剌子模，兵临乌尔根齐城下。玉素甫绝望而死。

○ 公元1380年　9月8日，马迈汗在库里科沃平原被俄罗斯大公打败。随后，脱脱迷失从南面来攻，大败马迈汗。马迈汗逃往克里米亚，被当地人所杀。

○ 公元1381年　春，帖木儿进攻呼罗珊。是年，脱脱迷失要求各俄罗斯王公称臣。

○ 公元1382年　8月，脱脱迷失围攻莫斯科，毁其城。德米特里·顿斯科依被迫投降。脱脱迷失又在波尔塔瓦大败立陶宛人。年底，阿富汗人攻入赫拉特城，被镇压。吉雅苏丁·皮儿·阿力因有共谋之嫌，被逼令自裁。克儿特王朝亡。

○ 公元1383年　帖木儿进攻蒙兀儿斯坦。是年，脱脱迷失在花剌子模用自己的名义铸造钱币。呼罗珊诸地反叛，帖木儿率军镇压。

○ 公元1383~1399年　黑的儿火者在位。

○ 公元1384年（回历七八六年）　哈里勒生。是年，帖木儿进入哈马丹与伊斯法罕。

○ 公元1385年　脱脱迷失遣使去埃及。帖木儿进攻阿塞拜疆，打败扎剌亦儿军。

○ 公元1385~1386年（回历七八七年）　脱脱迷失攻入大不里士。



○ 公元1387年　4月，帖木儿首遣回回满剌哈非思等来朝于明。9月，壬辰，帖木儿再遣使朝明。西亚方面，脱脱迷失与帖木儿发生第一次战争。是年冬，帖木儿攻占亦思法罕。中亚方面，脱脱迷失对帖木儿进行新的战争，乘机进攻，长驱直入至阿姆河畔。

○ 公元1388年　2月，帖木儿闻讯回师，进攻花剌子模，脱脱迷失退回白帐草原。年底，脱脱迷失再攻河中。同年，帖木儿率军再征花剌子模，完全毁掉乌尔根齐城。是年9月，帖木儿遣使朝于明。速檀·菲鲁兹·沙死。

○ 公元1389年　1月间，帖木儿将脱脱迷失赶到锡尔河以北，决定荡平白帐。忽歹达将其保护隐藏的黑的儿火者拥立为汗。帖木儿兴兵大举东伐。9月，乙未，帖木儿遣使来朝于明。

○ 公元1390年　帖木儿又派军进攻哈马儿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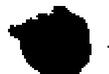
○ 公元1390~1391年　帖木儿远征脱脱迷失，从撒马儿罕出发，到塔什干过冬。

○ 公元1391年　1月22日，帖木儿离塔什干向讹答剌进发。2月，帖木儿从雅锡出动。4月，到基乞克·达格。5月12日，先头部队搜索至托博尔河。6月9日，脱脱迷失在昆都尔察河谷与帖木儿战，被击溃。7月，黑的儿火者初次入贡于明朝。8月，乙卯，帖木儿遣使来朝于明。是年，马黑麻·速檀的次子穆伊祖丁·乌马儿·沙黑在底牙儿别克尔战死。

○ 公元1392年　3月，壬午，帖木儿遣使向明朝进贡。是年，帖木儿进攻法尔斯与伊拉克。

○ 公元1392~1393年（回历七九五年）　沙哈鲁在帖木儿军中任前锋，进围赫拉特。

○ 公元1393年　5月，帖木儿灭穆扎法尔王朝。是年，马末路克素丹巴尔库黑杀帖木儿的使者，屡次让巴格达的素丹·



阿赫马·扎剌亦儿在自己的境内避难。

○ 公元1393~1394年（回历七九六年）　兀鲁伯生。

○ 公元1394年　7月（回历七九六年九月），帖木儿侵入格鲁吉亚。又进攻大亚美尼亚。秋，脱脱迷失进攻设里汪省。9月，丙午，帖木儿遣使朝于明。

○ 公元1394年与1395年　脱脱迷失同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素丹巴尔库黑缔结联盟。

○ 公元1395年　2月，帖木儿进军打耳班。4月15日在捷列克河谷打败脱脱迷失。

○ 公元1396年　春，帖木儿再经打耳班返回伊朗。

○ 公元1396~1397年（回历七九九年）　沙哈鲁20岁，镇守呼罗珊。

○ 公元1397年前后　黑的儿火者同帖木儿和亲，以宗室女塔瓦卡勒公主嫁帖木儿。

○ 公元1398年　年初，帖木儿派其孙皮儿·马黑麻进攻印度。3月至4月间（回历八〇〇年七月），帖木儿军出发，先进攻印度边境的卡非里斯坦、黑衣部与阿富汗部。5月29日（回历八〇〇年九月十二日）攻克木尔坦。9月24日，帖木儿过印度河，与前锋会师于索特里杰河，然后向德里前进。12月17日，帖木儿与德里素丹军会战于朱木那河畔，大败之。马茂德三世逃往古吉莱特。

○ 公元1399年　1月1日，帖木儿离开德里返回。4月27日（回历八〇一年八月二十日），帖木儿远征印度返回撒马儿罕以后，往救阿塞拜疆。

○ 公元1400年　8月（回历八〇三年一月），帖木儿在收复阿塞拜疆以后进军彻尔克斯，侵入哈剌巴格，残破格鲁吉亚，返回小亚细亚。随后进军叙利亚。

○ 公元1401年　3月19日，帖木儿离大马士革返回。在

东返途中又攻下巴格达，进至大不里士。7月10日（回历八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帖木儿攻克巴格达。

〇 公元1402年　6月，帖木儿进攻奥斯曼帝国，直取拜牙即的驻地安卡拉。7月20日，会战于安卡拉城东北的出不克。拜牙即子雅赫赤贝一起被俘。是年，西班牙亨利三世派使者二人（一名佩兑·绪托莫约，一名海曼·散瑟都·佩罗窝陆斯）谒见帖木儿于大营。是年，帖木儿派沙哈鲁任东方的最高统帅。明成祖遣官赍玺书彩币使于黑的儿火者。

〇 公元1403年　黑的儿火者卒，子沙迷查干嗣。帖木儿乘机派军向蒙兀儿斯坦进攻。是年3月9日（回历八〇五年八月十四日），拜牙即在阿克谢希尔死去。亨利三世再派克拉维约使团前往觐见帖木儿。是年，马黑麻·速檀病死。

〇 公元1404年　9月8日（回历八〇七年三月二日），克拉维约的使团谒见帖木儿。是年，哈里勒娶出身于奴隶的夏德·穆尔克为妻。

〇 公元1404~1447年　沙哈鲁在位。

〇 公元1405年（回历八〇七年）　1月，脱脱迷失的使者在讹答剌求见帖木儿，再次请求他的保护。不久，帖木儿逝世。是年3月18日，哈里勒在帖木儿逝世周月时进入撒马儿罕，举行入城仪式。3~4月间（回历八〇七年九月），沙哈鲁被承认为所镇诸地的君主。夏秋间，哈里勒与皮儿·马黑麻之间发生战争。由于沙哈鲁对中国友好，明朝设哈密卫，故商路开通，贡使渐多。

〇 公元1405~1406年　金帐的鞑靼人（乌兹别克人）进袭并蹂躏花剌子模，其骑兵攻击到了布哈拉，使哈里勒对于撤退的皮儿·马黑麻不敢进行追击。

〇 公元1406年　春，皮儿·马黑麻败于哈里勒，请和。脱脱迷失死。



○ 公元1406~1407年（回历八〇九年） 沙哈鲁将马赞德兰并入呼罗珊。

○ 公元1407年（永乐五年） 2月22日，皮儿·马黑麻被自己的丞相皮儿·阿里·塔兹所杀害。六月，癸卯，明朝兵科給事中傅安、郭骥等自撒马儿罕还。哈里（勒）遣使臣虎歹达等送安等还，并贡方物。

○ 公元1408年（永乐六年） 七月，明朝遣内官把泰、李达等赍敕往谕八答黑商、葛忒郎、哈实哈儿等处，自是东西万里行旅无滞。是年，别失八里沙迷查干死。沙哈鲁将河中并入呼罗珊。黑羊朝夺取阿塞拜疆。

○ 公元1409年（永乐七年） 春，胡代达占据乌腊提尤别。哈里勒派遣部队前去镇压。3月30日，胡代达与阿拉赫达密谋对哈里勒突然袭击，将其拘系，并立即向撒马儿罕进军，占据首都。4月7日，沙哈鲁率军向河中进发。4月22日到达阿姆河畔。胡代达带着哈里勒逃往费尔干纳，向蒙兀儿人求援。沙哈鲁派其长子兀鲁伯去管治河中地区，驻于撒马儿罕。四月，丁亥，撒马儿罕等处来朝于明。闰四月，火展的来朝。六月，己巳，明朝傅安等自哈烈、撒马儿罕还。撒马儿罕王遣使随傅安入贡。十月，戊午，撒马儿罕等处来朝。

○ 公元1410年（永乐八年） 明朝遣都指挥白阿儿忻台往中亚。中亚诸地各遣使来贡。十二月，乙卯，撒马儿罕并火州等处献玉璞、硇沙。西亚方面，是年，黑羊朝夺取巴格达。以后，又控制伊斯法罕等地。

○ 公元1411年（永乐九年） 六月，乙巳，撒马儿罕等处来朝于明，贡方物。11月4日，哈里勒死，其妻夏德·穆尔克自杀以殉。

○ 公元1412年 明朝使团到达赫拉特，受到极为隆重的接待。

○ 公元1413年（永乐十一年） 六月，癸酉，西域哈烈、撒马儿罕、失剌思、俺的干、俺都淮、土鲁番、火州、柳城、哈石哈儿等处俱遣使随都指挥白阿儿忻台等贡西马狮豹等物。及归，命中官李达，吏部员外郎陈诚，户部主事李暹，指挥金哈兰伯等送之，就赍玺书文绮纱罗布帛诸物分赐其酋。九月，甲午，遣李达、陈诚、李暹、金哈兰伯护送哈烈等处使臣还。《明史》称："自是诸国使并至，皆序哈烈于首。"秋，沙哈鲁在西方与普干答儿发生战争。

○ 公元1414年（永乐十二年） 正月十三日陈诚等离开肃州。三月初五至土鲁番，顺天山西行。四月十七日到达孔葛思（崆格斯）河谷地的忒勒哈剌，蒙兀儿斯坦的马哈木王派人来接。又西南行，六月初四日至伊塞克湖。沿湖西行，十一日至忽歹达营帐附近之哈剌乌只山。又西行，二十六日至养夷城。七月初二过赛兰城。初七至塔什干。二十一日至撒马儿罕。离开兀鲁伯的首府后，八月初五至渴石城。十一日过铁门关。十五日至迭里迷（帖尔美兹），住二日，渡阿姆河。二十日，至巴里黑。二十八日，至俺都淮。闰九月十四日到哈烈。兀鲁伯进攻费尔干纳。是年，马茂德三世返回德里，死。

○ 公元1414~1415年（回历八一七年） 沙哈鲁将法尔斯并入呼罗珊。是年11月7日，波斯诗人扎米生于赫拉特附近的扎姆村。

○ 公元1415年（永乐十三年） 三月，甲寅，李达等还。失里湾回回者马力丁打剌罕等来朝，贡马。同年（撒马儿罕）遣使随李达、陈诚等入贡。暨辞行，命诚及中官偕往，赐其头目兀鲁伯等白银彩币。其国复遣使随诚等入贡。总计这一年到明朝入贡的有哈烈、撒马儿罕、俺都淮、失剌思等国。哈烈诸国复遣使偕来，贡方物。是年5月26日，沙哈鲁致信于阿黑马，解释兀鲁伯进攻费尔干纳之事。陈诚等回国后，以沿途所



见写成《奉使西域行程记》及《西域番国志》献给明朝。

○ 公元1416年（永乐十四年）　　三月，壬寅，别失八里王马哈麻侄纳黑失只罕遣使哈只等进贡，告马哈麻卒，无子。遣中官李嘉、给（事）中傅安等往祭马哈麻，命纳黑失只罕嗣为王。六月，己卯，哈烈、撒马儿罕、失剌思、俺都淮等处朝贡使臣还，命礼部谕所过州郡宴饯之。仍遣鲁安、陈诚等赍敕偕行，赐哈烈王沙哈鲁等及兀鲁伯等物有差，并赐所经俺的干及伊斯法罕等处头目文绮。冬十月，丙子，撒马儿罕、土鲁番等地贡马。是年，马哈麻死。兀鲁伯派遣官员西的克与阿利来管治喀什噶尔。哈烈国再向明朝进贡。命陈诚赍书币报之。是年，脱脱迷失的第四个儿子加巴儿·别尔地夺取金帐汗国的政权。

○ 公元1416~1417年（回历八一九年）　　沙哈鲁将起儿曼并入呼罗珊。

○ 公元1417年（回历八百二十年）　　3月，明朝遣使至哈烈。4月至5月间，中国使团在赫拉特。5月11日，中国使团举行告别谒见仪式。沙哈鲁与兀鲁伯及西域各国又各派遣使臣随鲁安、陈诚等来明朝进贡，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十二月到达北京。

○ 公元1418年（永乐十六年）　　三月，歪思汗遣使至兀鲁伯处表示亲善。八月，丁酉，沙哈鲁、兀鲁伯遣使朝于明，进贡。九月，戊申，朔，沙哈鲁、兀鲁伯使臣阿儿都沙等辞还，遣李达等往赐沙哈鲁、兀鲁伯等……与阿儿都沙等偕行。是年，纳黑失只罕死。

○ 公元1419年（永乐十七年）　　三月，丁未，设拉子、伊斯法罕等处遣使进贡。五月，辛酉，哈烈回回阿力火失阿蛮等来朝进贡。同年，失剌思、亦思弗罕、哈烈入贡。是年，金帐的也迪该死。是年4月（回历三月末），白帐的月即别汗博剌

克出现在兀鲁伯的宫廷。兀鲁伯帮助他在术赤兀鲁思夺取政权。沙哈鲁派遣使团去中国。是年5月，乌兹别克首领博剌克（兀鲁思汗之孙）向兀鲁伯求助。11月24日，使团从其首都赫拉特出发。12月27日，至巴里黑，在其地停留至1420年1月17日。是年，中国又派使臣去赫拉特，所赍诏敕仍用波斯文、突厥文和汉文三种文字，以王号授沙哈鲁。阿儿都沙同李达的中国使团在10月13日返回赫拉特。失剌思、亦思弗罕、八答黑商等处遣使到明朝进贡。

○ 公元1420年（永乐十八年）　设拉子、伊斯法罕、八答黑商等处遣使到明朝进贡。六月，己酉，明朝命陈诚同中官郭敬等使哈烈诸国。时哈烈、撒马儿罕、八答黑商、于阗诸国皆遣使来贡。十二月，沙哈鲁的使团到达北京。是年，沙哈鲁将阿塞拜疆并入呼罗珊。黑的儿火者死。

○ 公元1421年　5月18日，沙哈鲁的使团离开北京返回。是年冬，兀鲁伯在布哈拉接见中国西藏地区代表。是年，沙哈鲁与金帐兀鲁黑·马哈麻交换使者。沙哈鲁从卡拉巴格派遣速檀·忽失赤来到兀鲁黑·马哈麻处，受到金帐汗的殷勤接待。

○ 公元1422年　兀鲁黑·马哈麻派遣阿邻·舍黑·乌黑阑与不剌到赫拉特去见沙哈鲁，同年返回。

○ 公元1423年　沙哈鲁在八的吉思度夏。博剌克汗击溃了兀鲁黑·马哈麻的军队，夺取他的领地，自立为汗。兀鲁伯把注意力转向蒙兀儿斯坦。阿利之子逃到蒙兀儿人当中。

○ 公元1424年　秋，兀鲁伯准备出征蒙兀儿斯坦。11月8日出发。

○ 公元1425年　2月17日，兀鲁伯军进军到达塔什干。6月27日，回到撒马儿罕。10月26日，到赫拉特朝见沙哈鲁。11月中返回。是年，失儿马黑麻在位掌权。

○ 公元1426年（宣德元年）　撒马儿罕去明朝进贡。

○ 公元1427年（宣德二年）　正月，乙未，又有撒马儿罕打剌罕马黑麻等来朝。四月，壬戌，撒马儿罕打剌罕火者撒剌等来朝，贡马。五月，癸已，撒马儿罕哈三等来朝贡马及方物。是年春天，克里木的倒剌·别尔地给埃及致送国书，称钦察草原继续发生内乱。

○ 公元1427~1428年（回历八三一年或八三二年）　博剌克汗被杀。

○ 公元1428年（宣德三年）　十二月，癸未，撒马儿罕回回打剌罕亦速等来朝，贡马。

○ 公元1428~1429年　歪思汗死。

○ 公元1429年（宣德四年）　五月，癸丑，撒马儿罕回回阿力沙等来朝，贡马及金银器皿。

○ 公元1430年（宣德五年）　七月，庚子，撒马儿罕兀鲁伯·米儿咱遣使臣卜颜火力等来朝，贡方物。闰十二月，乙已，撒马儿罕兀鲁伯·米儿咱遣使臣卜颜扎法儿等来朝，贡方物。

○ 公元1430~1431年　冬，阿布勒海儿汗夺取花剌子模的北部及乌尔根齐城。

○ 公元1432年（宣德七年）　明朝遣使者去中亚各地，并致书于赫拉特的沙哈鲁。

○ 公元1433年（宣德八年）　三月，哈烈贡使马速等离开北京。明朝遣中官李贵等送归。八月，甲午，沙哈鲁等遣使臣来贡。

○ 公元1434年　兀鲁伯把羽奴思汗送到波斯的耶思德。

○ 公元1435年　5月3日（回历八三八年闪瓦鲁月四日），亦不剌金·速檀·米儿咱死，其子阿不都剌·米儿咱即位。羽奴思汗为阿不都剌·米儿咱的伴当，在失剌思等地待了十七八年。是年，赛亦德·阿里收复喀什噶尔城。

○ 公元1437年（正统二年）　八月，庚午，撒马儿罕等处使臣马黑木秃敏秃等陛辞，明朝命赍敕及彩缎表里归赐兀鲁伯·曲列干等。

○ 公元1437~1438年　马哈麻占领喀山，建立喀山汗国。

○ 公元1439年（正统四年）　六月，撒马儿罕等处兀鲁伯·苦来甘遣使臣扎法儿来朝。

○ 公元1440年　画家毕赫扎德生于赫拉特。

○ 公元1442年　速檀·马黑麻统治苏丹尼叶、卡兹文、剌夷与古姆诸地。

○ 公元1445年（正统十年）　六月，辛亥，兀鲁伯等遣使来朝于明，贡马驼等物。同年秋，七月，戊子，兀鲁伯又遣使臣来朝。十月，明朝书谕兀鲁伯。是年，忽辛之父满速儿去世。

○ 公元1446年　沙哈鲁之孙速檀·马黑麻在伊朗西部发动叛乱。

○ 公元1447年　3月12日，沙哈鲁在剌夷地方病死。阿不都·剌迪甫将高赫儿·莎监禁，随即挥师东返。4月20日，阿剌德·倒剌军击溃阿不都·剌迪甫。然后，率军渡过木尔加布河，进攻兀鲁伯。兀鲁伯已正式为河中君主。冬天，阿不都·剌迪甫同阿剌德·倒剌之间又开始了战争。是年，编成《新古烈干历数表》，后世通称为《兀鲁伯天文表》。

○ 公元1448~1449年（回历八五二年）　春，兀鲁伯与阿不都·剌迪甫父子连兵9万来攻，在赫拉特大败阿剌德·倒剌。

○ 公元1449年（回历八五三年）　阿不都·剌迪甫发动反对其父兀鲁伯的叛乱。9月10日，兀鲁伯与阿不都·剌迪甫父子在撒马儿罕的大马士革村进行战争，兀鲁伯被击败。10月25日（或27日），即回历八五二年赖买丹月八日，兀鲁伯被弑。是年，哈吉·吉列建立克里木汗国。

○ 公元15世纪前半期　　克里木与不里阿耳脱离了金帐汗国，建立克里木汗国与喀山汗国。

○ 公元1450年　　5月9日（回历八五四年三月二十六日），阿不都·刺提甫被刺杀，阿不都剌即位。

○ 公元1450~1451年　　阿不都剌派军前去围攻卜撒因占据的雅锡城（土尔克斯坦）。

○ 公元1451年　　6月，阿布勒海儿汗和卜撒因与撒马儿罕方面的军队大战于设拉子村。阿不都剌兵败被杀。胜利者进入撒马儿罕城。卜撒因遂登上帖木儿朝的大位。是年（回历八五五年），昔班尼汗生。

○ 公元1451~1452年（回历八五五年）　　巴八儿驻于阿斯特拉巴德，速檀·马黑麻被迫退往波斯。

○ 公元1452年　　巴八儿据赫拉特，击败并擒获阿拉德·倒刺，夺取巴里黑与塔里寒。瓦剌人进攻到了楚河。

○ 公元1454年　　巴八儿想夺取撒马儿罕，不成。

○ 公元1456年　　羽奴思汗回到蒙兀儿斯坦。

○ 公元1456~1457年（回历八六一年）　　乌宗·哈三击败其兄弟只罕哲儿。

○ 公元1457年　　3月23日，巴八儿得暴疾死。卜撒因进军赫拉特，以该城为首府。6月（回历八六一年八月），速檀·忽辛·拜哈剌叛离桑扎儿，夺取其政权。瓦剌人出现于锡尔河，首领名叫乌兹·帖睦儿·台吉。

○ 公元1457~1458 年（回历八六二年）　　赛亦德·阿里死。

○ 公元1458年　　黑羊朝首领只罕沙向东进攻呼罗珊，为卜撒因所败。达姆甘与剌夷之间的西模娘地方被认定为帖木儿朝同黑羊朝之间的边界。

○ 公元1460年　　9月26日（回历八六四年十二月十日），

忽辛攻克阿斯特拉巴德，驱逐土库曼人。

○ 公元1461年　也先不花汗死，其子笃思忒·马黑麻·汗即位。5~6月，速檀·忽辛收复阿斯特拉巴德，并进一步围攻赫拉特。河中发生由阿不都·剌迪甫的儿子马黑麻·朱基发动的叛乱。是年（明英宗天顺五年），正月，戊申，八答黑商地面马哈麻遣使臣迷儿土蛮、哈吉答剌罕等来朝，贡马及方物。

○ 公元1462年　2月28日，卜撒因再次前往镇压马黑麻·朱基。卜撒因将费尔干纳赐给了乌马儿·沙黑的。是年，蒙兀儿斯坦的也先不花汗死去，其子笃思忒·马黑麻即位。俄罗斯瓦西里去世，伊凡三世即位。

○ 公元1463年　11月24日，朱基投降，卜撒因将其带回赫拉特加以囚禁。是年，二月，辛未，明朝遣使使撒马儿罕。

○ 公元1463~1464年（回历八六八年）　速檀·忽辛与卜撒因战于脱尔失斯，失利，退走花剌子模草原。后又从那里反攻花剌子模。

○ 公元1464年　朱基死于狱中。

○ 公元1466年　卜撒因出兵征服八答黑商，八答黑商成为卜撒因的属地。是年，克里木汗国哈吉·吉列汗死。

○ 公元1467年　只罕沙进攻底牙尔别克的白羊朝，兵败，返回其旧都。11月10日，只罕沙为白羊朝的乌宗·哈三所袭杀，其子哈散·阿里袭位，求救于卜撒因。

○ 公元1468年　乌兹别克的阿布勒海儿汗死。笃思忒·马黑麻·汗死。

○ 公元1469年　2月7日（回历七月二十五日），牙的格尔将卜撒因杀死。3月10日，卜撒因死讯传来，速檀·忽辛·拜哈拉在赫拉特城称王。9月12日（回历三月四日），速檀·忽辛·拜哈拉命阿利·失儿·纳瓦依留守赫拉特，亲自率军讨伐牙的格尔。败之。

○ 公元1470年　7月5日（回历八七五年一月六日），牙的格尔在土库曼人的支持下进攻撒布扎瓦尔，迫使速檀·忽辛·拜哈拉离开首都。牙的格尔在赫拉特即王位为呼罗珊的君主。8月21日（回历二月二十三日），阿利·失儿·纳瓦依擒获牙的格儿，速檀·忽辛·拜哈拉下令将其处死。回历八七四年，阿布勒海儿汗死，享年57岁。

○ 公元1470~1471年（回历八七五年）　阿拉德·倒剌死。

○ 公元1471年　6月（回历八七六年一月），速檀·忽辛返回赫拉特，任命阿利·失儿·纳瓦依为大异密，位在诸大臣之上。

○ 公元1472年　羽奴思汗率部来到塔什干，被手下的蒙兀儿人抛弃。羽奴思汗被塔什干人抓住。沙黑·扎马勒·哈儿将他囚禁。

○ 公元1475年　2月12日，明里·吉列给土耳其苏丹的一位大臣写信。是年，土耳其军征服卡法，取消克里木的独立。

○ 公元1476年　正月，甲子，撒马儿罕使臣马黑麻、十儿班等来朝，贡马驼。

○ 公元1477~1478年（回历八八二年）　乌宗·哈三死。哈里勒即位。

○ 公元1478年　二月，辛丑，撒马儿罕速檀·马黑麻王遣使来朝于明，贡马。是年，明里·吉列恢复克里木政权，作土耳其的藩臣。

○ 公元1479年　雅古柏杀其兄哈里勒，即位。阿不别克儿占据阿富汗的北部，速檀·忽辛·拜哈拉出兵袭之。

○ 公元1479~1480年（回历八八四年）　巴里黑长官阿赫默德·穆什塔克叛，速檀·忽辛率军讨击，阿赫默德·穆什塔克



请罪获宥。同年7月，任命阿利·失儿·纳瓦依为赫拉特长官。

○ 公元1480年　羽奴思汗与马黑麻·海答儿·米儿咱合攻叶尔羌，惨败而回。是年，十一月，戊戌，土鲁番、兀笼格赤及撒马儿罕遣使朝于明，贡马。

○ 公元1481年　阿黑麻在顿涅茨河上同爱别作战被杀。汗国日益分裂。

○ 公元1483年　2月14日（回历八八八年穆哈兰月初六日），巴布尔生。是年，四月，撒马儿罕及亦思弗罕遣使朝于明。冬，十月，戊寅，撒马儿罕使臣来明朝进贡。

○ 公元1484年　九月，庚子，怕六湾等以西域道阻，乞从海道归。

○ 公元1485年　五月，癸亥，广东左布政使陈选奏明廷，传闻撒马儿罕使臣由广东归国，将往满剌加国求买狮子以献。

○ 公元1487年　羽奴思汗死，其长子马哈木汗即位。

○ 公元1488年　六月，庚戌，撒马儿罕地面遣使臣阿剌倒剌白等来朝。

○ 公元1488~1489年（回历八九五年）　速檀·阿合马·米儿咱进攻塔什干。马哈木汗出城迎战。印度巴洛尔·罗地死。传位于其子锡坎达尔·罗地。

○ 公元1489年　十一月，壬申，阿黑麻王遣使从满剌加国取路进狮子、鹦鹉等物，至广州。

○ 公元1490年　三月，丙辰，撒马儿罕遣使来贡于明。五月，庚午，撒马儿罕遣使贡狮子。七月，丙子，撒马儿罕等地面来贡。九月，乙卯，撒马儿罕等地面遣使来贡。11~2月间，雅古柏死。其子拜孙豁儿与马昔赫争位，杀马昔赫自立。

○ 公元1491年　拜孙豁儿被鲁思檀·米儿咱所杀。鲁思檀即位，在位五年半。

〇 公元1492年　诗人扎米死于原出生地，享年78岁。

〇 公元1494年　6月8日，乌马儿·沙黑·米儿咱在阿黑昔死。同月，巴布尔被拥立为费尔干纳的君主。7月（回历十月），速檀·阿合马·米儿咱死。

〇 公元1495年　1月（回历九〇〇年四月），胡思老·沙死。帖木儿后王速檀·马合谋·米儿咱病死，享年43岁。其次子伯升豁儿即位。是年，蒙兀儿的马哈木汗自塔什干前来，与帖木儿后王伯升豁儿在康拜附近会战。蒙兀儿军被驱散，不复能战，其被斩杀者有三四千人。

〇 公元1495~1496年（回历九〇一年）　速檀·忽辛与胡思老·沙之间发生战争。

〇 公元1496年　撒马儿罕发生答儿罕的叛乱。是年，撒马儿罕遭到布哈拉速檀·阿利·米儿咱、喜萨尔速檀·麻素提·米儿咱与胡思老·沙及费尔干纳巴布尔的进攻。

〇 公元1497年　5月2日（回历九〇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速檀·忽辛命穆扎法尔·米儿咱进兵阿斯特拉巴德，自己率军进攻巴里黑，将巴的斡思咱蛮打败。9月1日，穆扎法尔·米儿咱又俘虏穆明·米儿咱送交速檀处，穆明·米儿咱被绞死。速檀·阿利·米儿咱的支持者阿不都勒·喀里木·伊什里特率军来到库芬，马赫迪·速檀带着伯升豁儿的军队前来迎战，将其击败。11月底，巴布尔进据撒马儿罕城，夺得帖木儿王朝的大位。

〇 公元1497~1498年（回历九〇三年）　巴的斡思咱蛮为其子报仇，与沙·叔加举兵反。

〇 公元1498年　年初，巴布尔丧失了费尔干纳。6月22日，历史家密尔·宽德死于赫拉特，享年66岁。8月25日，巴布尔从安集延出发去进攻鄂什。8月28日（回历九〇四年一月十日），速檀·忽辛打败巴的斡思咱蛮与沙·叔加，并与被围于马鲁的儿子阿布勒·穆赫辛·米儿咱和好。

○ 公元1500年　年初，昔班尼汗发动对撒马儿罕的进攻，攻入城内。巴基自布哈拉来援，昔班尼汗打败巴基的援军以后攻下布哈拉。然后又攻下撒马儿罕，杀速檀·阿利·米儿咱。2月间，巴布尔与檀巴勒进行和谈。谈判的结果是：锡尔河以北、阿黑昔一边的地区，划归只罕杰儿·米儿咱；锡尔河以南、安集延一边的地区划归巴布尔。兄弟俩还协商同意，合兵进攻撒马儿罕。如果巴布尔占据了首都撒马儿罕，则费尔干纳全境将给予只罕杰儿·米儿咱。2月底，只罕杰儿·米儿咱和檀巴勒二人前来向巴布尔称臣。5~6月间，檀巴勒占据整个费尔干纳地区，其弟哈力勒占据鄂什。6月，巴布尔应穆罕默德·马即德的邀请，从安集延出动进攻撒马儿罕。晚秋时节，巴布尔夺取撒马儿罕城。

○ 公元1500~1501 年（回历九〇六年）　忽辛讨平在阿斯特拉巴德叛乱的另一个儿子穆罕默德·忽辛·米儿咱。

○ 公元1501年　1月3日，阿利·利儿·纳瓦依去世。春，昔班尼汗进行反攻，将巴布尔击溃。

○ 公元1503年　春，昔班尼汗攻占了忽毡、沙鹿海牙等城。返回蒙兀儿斯坦以后不久，阿黑麻汗病死。

○ 公元1504年（回历九一〇年）　2月，巴布尔遇到蒙兀儿人，得以到达安集延与两位汗会合。早春，昔班尼汗撤围，回到撒马儿罕。胡思老·沙则派人到昔班尼汗处表示友好。昔班尼汗随即出征安集延。4月7日，昔班尼汗派使者到各处要求各城的速檀、异密等来会。其本人迅速向费尔干纳前进。8月末，巴布尔顺克兹尔河而下，直到该河于安达拉布河的汇合处，在杜什（Dushi）附近渡过安达拉布河，驻于其地。胡思老·沙来投诚。10月，巴布尔在赖比儿·尼勒·阿赫鲁月的最后十天里不经战斗征服喀布尔和哥疾宁及其所属地区。是年冬，昔班尼汗又征服花剌子模。巴布尔等开始逃亡，离开费尔干纳南行，向



（今阿富汗）郭尔与巴格兰进发，前往呼罗珊。

○ 公元1505年　1月间，巴布尔从喀布尔出动，进攻今巴基斯坦东北一些阿富汗人地区。3月7日，巴布尔在达什特平原过开斋节。节后到木尔坦的比拉，巴基·石汗那等企图拥立只罕杰儿·米儿咱为帝。5月，巴布尔班师返回，途径加兹尼，回到喀布尔。速檀·忽辛·米儿咱亲自率军前去抵抗昔班尼汗。8月中，马黑麻·忽辛护送沙·别昆和米黑里·尼格尔，从呼罗珊来到喀布尔。8月22日（回历赖比儿·尼勒·阿赫鲁月二十一日），乌尔根齐城主真·琐非中箭身亡。昔班尼汗遂攻下该城，将其交给库普克·比后返回。

○ 公元1506年　5月5日，忽辛在抵达巴巴·伊拉希时死去。10月26日，巴的斡思咱蛮和穆扎法儿会见前来援助的巴布尔一行。12月24日，巴布尔离开赫拉特，返回喀布尔。年底，昔班尼汗征集人马，准备再次从撒马儿罕进攻呼罗珊。

○ 公元1507年　5月24日，乌兹别克人攻陷赫拉特，将该城洗劫一空。5~6月间，昔班尼汗渡过木尔加布河，逼近谢腊赫斯。9月（回历主马达·勒·巫拉月），巴布尔离开喀布尔前往印度。

○ 公元1507~1520年　米儿咱·汗统治八答黑商。

○ 公元1508年（回历九一四年）　马哈木汗及其五个儿子被昔班尼汗杀害。11月，赛德汗等到达喀布尔投奔巴布尔。

○ 公元1509年　昔班尼汗向哈萨克人进犯。

○ 公元1510年　秋初，昔班尼汗进攻哈扎拉人。12月2日，昔班尼汗与波斯王伊斯迈耳在谋夫决战阵亡。随后，赛德汗离开巴布尔，前往喀什噶尔。

○ 公元1511年　1月，昔班尼汗亡后，巴布尔立即带着赛德汗和米儿咱·海答儿取道阿布达剌于到昆都士。5月13日，赛德汗出发前往安集延，大部分蒙兀儿人随去。10月8日，巴布

尔进入撒马儿罕城，登上王位。年末，乌兹别克人从突厥斯坦出动，向河中进攻。

○ 公元1512年　4~5月（回历赛法尔月），奥拜都拉打败巴布尔。7~8月，乌兹别克人尾追而至喜萨尔。冬（回历赖哲卜月），米儿咱·海答儿到达安集延，投靠赛德汗。冬，乌兹别克人攻克塔什干，该城守将密儿·阿黑麻·哈斯木奔安集延，后又投奔巴布尔。其弟乞答·别乞困守赛兰。

○ 公元1513年　春初，乞答·别乞派人向哈萨克的哈斯木汗求援。秋，赛德汗会见哈斯木汗，想说服他进攻塔什干，便返回安集延。冬，沙·伊斯迈耳返回伊拉克，抵抗土耳其的进攻。

○ 公元1514年（回历九三〇年）　春天，乌兹别克人进攻安集延。5月（回历三月），赛德汗取道蒙兀儿斯坦向喀什噶尔进发。8月间，赛德汗攻陷英吉沙尔城。阿巴白乞儿弃叶尔羌城逃往于阗。年末，巴布尔回到喀布尔。

○ 公元1515年　纳昔儿·米儿咱死。

○ 公元1516年　2月，赛德汗会见满速儿汗。

○ 公元1517年　赛德汗派军进攻和田以东的撒里畏兀儿地区，多所虏获而归。同年秋，赛德汗进攻蒙兀儿斯坦的柯尔克孜人，将其首领马黑麻拘捕囚禁。11月21日，锡坎达尔·罗地死，其子伊伯拉欣·罗地即位。

○ 公元1517~1518年　1月13日（回历九二二年），巴布尔在喀布尔。

○ 公元1519~1520年（回历九二六年）　1月7日，巴布尔攻下巴焦尔，进达比拉。

○ 公元1520年　1月间，巴布尔渡过印度河，经过比拉，到锡亚耳科特。是年，巴布尔进攻坎大哈，沙·伯克请求波斯干预。

○ 公元1521年　3~4月间，乌兹别克的奥拜都拉汗前来



进攻赫拉特。

○ 公元1522年　9月6日，巴布儿占领坎大哈。秋，赛德汗率同米儿咱·海答儿对拉达克和克什米尔进行“圣战”。

○ 公元1523年　巴布尔转向四分五裂的印度。

○ 公元1524年　1月22日，巴布尔攻陷迪巴耳普尔，屠其城。又与阿富汗人合作进攻伊伯拉欣，夺得拉合尔。

○ 公元1525年　5月23日，波斯王沙·伊斯迈耳被罗姆苏丹萨里姆打败，阵亡，其子塔马斯普即位。11月7日（回历九三二年赛法尔月一日），巴布儿第五次进攻印度。12月29日，到达锡亚耳科特。

○ 公元1526年　1月10日，阿拉姆·汗前来投附巴布尔。巴布尔决定进攻伊伯拉欣。于4月12日到达帕尼伯特。4月20日，帕尼伯特决战。是年，乌兹别克的奥拜都拉汗进攻谋夫，克之。

○ 公元1527年　3月16日，巴布尔在康努村击溃以拉纳·桑伽为首的印度诸侯联军。

○ 公元1528年　巴布尔攻占金代里。

○ 公元1529年　巴布尔兼并比哈尔，又打败比哈尔的阿富汗首领和伊伯拉欣的嗣君，将统治扩展到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奠定了莫卧儿帝国的基础。

○ 公元1530年　12月26日，巴布尔因患虐疾在德里去世，遵其遗愿归葬于喀布尔。

○ 公元1533年　7月9日，赛德汗因高山病死于素盖提山谷，享年47岁。米儿咱·海答儿率军向西藏进军。

主要参考书目

中文书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 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隋书·铁勒传》。
◇《新唐书·地理志》。
◇《王延德使高昌记》。
◇ 《三朝北盟会编》。
◇ 《辽史·天祚纪》。
◇ 《辽史·耶律化哥传》。
◇ 《金史·完颜希尹传》。
◇ 《金史·宗翰传》。
◇ 《金史·粘割韩奴传》。
◇ 《元史·太宗纪》。
◇ 《元史·世祖纪》。
◇ 《元史·武宗纪》。
◇ 《元史·食货志·岁赐》。
◇ 《元史·地理志》。
◇ 《元史·刘敏传》。
◇ 《元史·姚枢传》。

◇《元史·赵璧传》。
◇《元史·曷思麦里传》。
◇《元史·赛典赤传》。
◇《元史·速不台传》。
◇《元史·按竺迩传》。
◇《元史·石天麟传》。
◇《元史·阔里吉思传》。
◇《元史·忽怜传》。
◇《元史·铁连传》。
◇《元史·床兀儿传》。
◇《元史·术吉台传》。
◇《元史·耶律希亮传》。
◇《元史·史天泽传》。
◇《元史·杭忽思传》。
◇《元史·特薛禅传》。
◇《元史·术吉台传》。
◇《元史·博尔忽传》。
◇《元史·乃蛮台传》。
◇《元朝秘史》。
◇《元朝秘史》续集。
◇《明实录·洪武实录》。
◇《明实录·永乐实录》。
◇《明实录·洪熙实录》。
◇《明实录·宣德实录》。
◇《明实录·正统实录》。
◇《明实录·英宗实录》。
◇《明实录·景泰附录》。
◇《明实录·天顺实录》。

◇《明实录·成化实录》。

◇《明实录·弘治实录》。

◇《明实录·嘉靖实录》。

◇《明史·别失八里传》。

◇《明史·西域传》。

◇《西域番国志》向达校本。

◇《西域行程记》向达校本。

◇慎懋赏：《四夷广记》。

◇徐松：《西域水道记》。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

◇王国维：《古行记校录》。

◇《圣武亲征录》王国维校注本。

◇吴广成：《西夏书事》。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

◇《刘郁西使记》王国维校注本。

◇《长春真人西游记》王国维校注本。

◇《刘祁北使记》。

◇梁诗正：《钱录》。

◇李佐贤：《古钱汇》。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〇。

◇拉施特丁主编：《史集》第1卷，第1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拉施特丁主编：《史集》第1卷，第2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余大钧译：《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周良霄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虞集：《高昌王世勋之碑》。

◇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三，《句容郡王世绩碑》。

◇ 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见《危太朴文集》卷二。

◇ 邵循正：《史集·忽必烈汗纪译释》，见《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 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 术外尼：《世界征服者传》。

◇ 屠寄：《蒙兀儿史记》。

◇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巴斯喀尔之信》，中华书局 1978 年版。

◇ 张星烺译：《马可·波罗游记》附录，《元代西北三藩源流略记》。

◇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

◇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布哇：《帖木儿帝国》，冯承钧译。

◇ 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 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版1979年版。

◇ 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 Б.Д.格列科夫、А.Ю.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

版。

◇ 岑仲勉：《误传的中国古王城与其水力利用》，载《中外史地考证》下册。

◇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新发现十二世纪初阿拉伯人关于中国之记载》。

◇ 韩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

◇ 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及《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载《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 马雍：《萨曼王朝与中国的交往》，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学习与思考》，1983年第5期。

◇ 周良霄：《鞑靼杂考》，载《文史》第8辑。

◇ 周良霄：《关于西辽史的几个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

◇ 陈得芝：《耶律大石北行史地杂考》。

◇ 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集刊》第1期。

◇ 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3期。

◇ 阿·克·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

◇ 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王家瑛：《波斯古典诗歌奠基人鲁达基》，载《中亚学刊》创刊号。

西文书目

BT＝北京图书馆，KT＝科学院图书馆，NT＝南京图书馆，ND＝南京大学图书馆。书名后未注明图书馆架号者，可能国内无书。

◇ Abdur – Razzak Samarkandi：Matla`os – Sa`dein.（奥都剌匝克：《两幸福之会合》）

◇ Abu al – Ghazi Bahadur Khan：Histoire des Mongols et des Tartares. Repr. 1970.

◇ Abd oullah b. Fazel oullah：Kitab tedjziyet – uemssar ve tezdjiye t – ul A`ssar.

◇ Abdoul – Razzaq ibn Ishaq：《Matla`ous – sadeainve Madjma q – oul – B ahrein》

◇ Afrian，Soheil M.：Avicenna，His Life and Works.（BT. B751.Z7/A25）

◇ Ali，Muhammed：A Cultural History of Afghanistan.（BT. DS354/A39）

◇ Ali，Muhammed：The Afghans.（BT. 2/K893.72/AM）

◇ Ahmad ibn Arabshah：Tamerlan or the Great Amir，tr. by J. H. Sanders，London，Luzac，1936.

◇ The Archaeology of Afghanistan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Timurid Period，edited by F. R. Allchin and Norman Hammond，1978，Academic Press，London.

◇ Ibn Arabsha：Adjaib al – Makdur fi Nawaib Timur.（伊本·阿拉不沙：《命数之奇，帖木儿之侥幸》）

◇ Arberry，Arthur John：Aspects of Islamic Civilization；as depicted in the original texts.（BT. D199.3/A66）

◇ Arberry，A. J.：The Koran Interpreted.（BT. BP109/A661）

◇ Arberry，A. J.：Classical Persian Literature.（BT. PK6190/

A66)

◇ Arberry, A. J. : Discourses of Rumi. (BT. BP188.2/C39)

◇ Arberry, A. J. : Oriental Essays; Portraits of Seven Scholars. (BT. PJ63/A66)

◇ Arberry, A. J. : Shiraz Persian City of Saints and Poets. (BT. DS325/. S52A6)

◇ Arberry, A. J. : Jalal al – Din Rumi, More Tales from the Masnavi. (BT. PK6480/. A21A6)

◇ Arberry, A. J. :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ufism. London, 1942.

◇ Archibald R. Colquhoun: Overland to China. (NT. C/DS709/C722N)

◇ Arrian: Campaigns of Alexander. tr. fr. Greek . A. D. Selincount. Classic S.

◇ Asghar, H. Bilgrami: Afghanistan and British India, 1793 ~ 1907.

◇ Asmussen, Jes P. : Manichaean Literature: Representative Texts Chiefly from Middle Persian & Parthian Writings.

◇ Ibn al Athir: Kitaboul – Khair fil tarikh.

◇ Avicenna, 980? ~ 1037: A Treatise on the Canon of Medicine of Avicenna. (BT. R128.3/A9G8)

◇ Auboyer, Jeanine: The Art of Afghanistan.

◇ The Babar – Nama, E. G. W. Gibb: Memorial Series Leydon. (BT. PT709/G6)

◇ Babur – Nama (in English): Memoirs of Babur, 2 vols. Beveeridge, Annette S. tr.

◇ Bagchi, Prabodh Chandra: India and Central Asia. (BT. DS450/. A8B1, KT. 24.03/b144)

◇ Barfiald, Thomas Jefferson: The Central Asian Arabs of Af-

ghanistan. (BT. 2/E137. 29/BTJ)

◇ Barhebraeus: The Chronography of Gregory Abul – Faraj... tr. and ed. by E. A. Wallis Budge, Oxford and London, 1932.

◇ W.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 Barthold, V.: 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3 vols. volume Ⅱ. Leiden, E. J. Brill. (BT. DS33/B28)

◇ W. Barthold: The Bughra Khan Mentioned in the Qudadqu Bilik, —BSOS, vol. III, pt, 1. 1923.

◇ Baskakov, N. A.: Turkic Language of Central Asia.

◇ Ibn Battuta: Travals in Asia and Africa. 1325 ~ 1354. Translated and selected by H. A. R. Gibb, 1969, New York.

◇ Beliaev, Viktor M.: Central Asian Music;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Music of the Peoples of the USSR. Middletown, corm, Wesleyan Univ. Pr. 1975. (BT. 2/J650. 9 <512>/BVM)

◇ Bell, Gertrude: Persian Pictures. (BT. DS258/B4, KT. 47. 116/B433)

◇ Bellew, H. W.: The Races of Afghanistan, 1880.

◇ Bernard Lewis: The Assassins, a Radical Sect in Islam. 1970, London. (BT. 2/K37/L130)

◇ 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y of Modern Turkey,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8.

◇ Bhattacharya, Chhaya: Art of Central Asia with Special Referance to Wooden Objects from the Northern Silk Route. (BT. 2/K883. 09/BC)

◇ Binyon, Laurence, etc: Persian Miniature Painting. Dover Publications.

◇ Binyon, Cicely Margaret: Musulman Painting, 12—17th Century. (BT. ND981/B65)

◇ al – Biruni, 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Nations.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rabic Text of the Athar – ul – bakiya of al – Biruni, or "Vestiges of the Past", collected and reduced to writing by author in A. H. 390—A. H. 1000, tr. and ed. with notes and index by C. E. Sachau, Leiden, 1879.

◇ Alberuni's India: An Account of the Religion, Philosophy, Literature, Chronology, Astronomy, Customs, Laws and Astrology of India about A. D. 1030, ed, in the Arabic Original by E. Sachau. London, 1887.

◇ E. Blochet: Musulman Painting XII ~ XVII Century.

◇ Bonvalot, Gabriel: Through the Heart of Asia. (BT. DS8/B72)

◇ C. E. Bosworth: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Ira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London 1977.

◇ Bosworth, C. E.: The Later Ghaznavids, Splendour and Decay. (BT. K372.3/BCE)

◇ Bosworth, Clifford Edmund (ed.): Iran and Islam. Edinburgh U. P.

◇ Bosworth, C. E: Sistan under the Arabs, from the Islamic Conquest to the Rise of the Saffavids.

◇ Boukhary, Mir Abdoul Kerim: Histoire de l'Asia Central, Paris, 1876. (BT. C/DA785/B66)

◇ Boulnois, L.: The Silk Route.

◇ Boyle, John Andrew: The Mong World Empire, 1206 ~ 1370. (BT 2/K308/BJA)

◇ Boxer, C. R: Notes on Chinese Abroad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Manchu Periods Compiled from Contemporary European Sources. (1500 ~ 1750) (KT. 22.25/B788)

◇ Boyle, J. A.: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Columbia U. P.

◇ Boyle, J. A. ed.: Persia; History and Heritage. 1978, Allen

Unwin.

◇ Bretschneider, E. : Notes of the Medieval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BT. C/DS785/B84, C/DS2/B8)

◇ Bretschneider, E., ed: 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the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The Geography & History of Central & Western Asia from the Thirteenth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2 vols.

◇ E. Bretschneider: On the Knowledge Possessed by the Ancient Chinese of the Arab and Arabian Coloni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Mentioned in Chinese Books, London, 1871.

◇ British Museum: The Treasures of the Oxus. (BT. R/NK620/B86)

◇ Brochelmann, Carl: History of the Islamic Peoples. (KT. 49, 5/B864)

◇ Brown, E. G. : 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 4 vols. (BT. PK6097/B88). vol. I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until Firdausi, vol. II From Firdausi to Sa'di. vol. III A History of Persian Literature under Tartar Dominion (A. D. 1265 ~ 1520) vol. IV A History of Persian Literature in Modern Times (A. D. 1500 ~ 1924)

◇ Brown, E. G. : The Tarikh – i – guzida. (BT. PJ709/G6/VOL. 14)

◇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5 vols., 1968.

◇ Nizam ed – Din Chami: Zafar – Nama. (尼扎木丁:《帖木儿武功记》)

◇ Chau Ju – Kua: His Works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 – fan – chi.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and Annotated by Friedrich Hirth and W. W. Rockhill. St. Petersburg, 1911.

◇ Chen, Jack: The Sinkiang Story. New York, 1977. (BT. 2/K294.5/CJ)

◇ Cobbold, Ralph Patteson: Innermost Asia, Travel and Sport in the Pamirs. (BT. D88/C65)

◇ Corbin, Henry: A Vicenna and the Visionary Recital, tr. from the French. (BT. B751/R63C79)

◇ Curtin, Jeremiah: The Mongols: A History. (KT. 24. 1/c978)

◇ Curtin, Jeremiah: The Mongols in Russia. (KT. 24. 1/c978m)

◇ Curzon, G. N.: Russia in Central Asia, 1889.

◇ Marie a. Czaplicka: The Turks of Central Asia in History and at the Present Day. Oxford, 1918. (扎普里斯卡:《历史上和现在中亚的突厥人》)

◇ Dawson, Christopher: The Mongol Mission; Narratives and Let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in Mongolia and China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rteenth Centuries. London, 1955. (BT. BV2280/D27)

◇ Donald N. Willer: Iran: Past and Present. (威勒:《伊朗的过去与现在》)

◇ Douglas: Persian Painting of the 14th Century,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Douglas Barrett. (KT. B/48. 39482/P466)

◇ Eckmann, Janos. Chagatay Manua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1966. (BT. 2/H524/EJ)

◇ Elliot, H. M: The History of India, as Told by Its Own Historians, the Muhammed Period. (BT. DS436/E461)

◇ Elphinstone, M: The History of India, the Hindu and Mahomedan Period. (BT. DS436/E48)

◇ Erskine W: History of India under the First Two Sovereigns of the House of Timur, Babur and Humayun. 2 vols.

◇ Moa'yen - ed - din Mohammed El—Esfezari: Kitab raouzat ul

– djennat fi evssaf medinet il Herat.

◇ Etherton, P. T. : Across the Roof of the World, 1911. Etherton, P. T. , In the Heart of Asia, 1925.

◇ Fadl – Allah ibn Ruzbihan al – Khunzi Surnamed al – Amin, Persia in A. D. 1478 ~ 1490. Tr. by Minorsky. (BT. DS278/F14)

◇ Persia in A. D. 1478 ~ 1490, translation of Fadlullah Tarikh – i – 'Alam ara – yi Amin. (BT. DS278/F14/)

◇ Fazl – oullah – eddine, Djami ut – Tevarikh

◇ Fell, E. N. : Russian and Nomad: Tales of the Kirghiz Steppes. (BT. DK861/K5F31)

◇ W. J. Fischel: Ibn Khaldun and Tamerlane, Their Historic Meeting in Damascus, 1401 A. D. (803 A. H.) A Study Based on Arabic Manuscripts of Ibn Khaldun's < Autobiography >, with a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and a commenta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52.

◇ Fox, Ralph Winston: People of the Steppes. (BT. DK27/F65)

◇ Frye, R. N. : Islam and the West. (BT. DS38/H33)

◇ Frye, R. N. : The History of Bukhara, tr. from a Persian abridgement of the Arabic original by Narshakhi R. Cambridge, Mass. 1954.

◇ Frye: The Histories of Nishapur ed. by R. N. Frye.

◇ Frye, R. N. : The Heritage of Persia. (BT. DS275/F94)

◇ Frye, Richard N. : The Golden Age of Persia, the Arabs in the East. (BT. 2/K373/FRN)

◇ Frye, R. N. : The Golden Age of Persi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Weidenfeld & N. (BT. R8. 320/III)

◇ Frye, R. N. : Bukhara: Medieval Achievement. D8. Centers of Civilizations Univ. Oklahoma.

◇ Frye, R. N. ed. :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4. 1957.

Cambridge U. P. Gaider, Arkadi, Timur and His Squad. (KT. 22. 2494/G138)

◇ Cahen, Gaston: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of Russia with China under Peter the Great, 1689—1730.

◇ E.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

◇ Gibson: Genghis Khan and the Mongols. Wayland.

◇ Glubb, John: The Course of Empire, the Arabs and their Successors. (D966)

◇ Godard, Andre: L'art de l'Iran. (BT. N7280/G57)

◇ Gray, Basil: The World History of Rashid al – Din, a Stud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Manuscript. 1978, London. (BT. 2/k3/GB)

◇ Griffiths, John C.: Afghanistan. (BT. D1471)

◇ Griffiths, J. C.: Afghanistan: with a Historical Note by Olaf Caroe. (BT. D1471)

◇ Grigor: History of the Nation of the Archers and Mongolian Names Andterms in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of the Archers. By Grigor of Akanc, the Armenian text, ed.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Robert P. Blakeand Richard N. Frye. Cambridge, The Harvard Univ. Press. 1954. (NT. D841.1/W1)

◇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tr. from the French by Naomi Walford. Rutgers Univ. P. 1970.

◇ A Persi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an extract from Zubdatut Tawarikh of Hafiz Abru. tr. by Maitra, New York, 1970. (BT. D3171, KT. 22.8/h139)

◇ Hafiz Abru: Zobdetot – Tevarikh.

◇ Hafiz: The Poems of Hafiz. (BT. PK/H13P3)

◇ Hafiz of Shiraz: Selections from His Poems. (BT. PK6504/

H49B5)

◇ Hafiz: A Century of Ghazels. Mollendorff Collection. (BT. M/PK6504/H49C3)

◇ Haidar: 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 being the Tarikh－i－Rashidi of Mirza Muhammed Haidar, Dughlat. the translation by E. Denison Ross, London, Curzon Press,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 Hakluyt, Richard: Voyages 12 vols.

◇ Hakluyt, Richard: 1552～1616, Plano Carpini. (BT. DS6/G51)

◇ Haamd Allah: The Tarikh－i－guzida, or Select History of Qazwini. (BT. PJ709/G6) vol. 14.

◇ Habib, Isfan: The Agrarian System of Mughul India(1556—1707). (BT. HD1486/. I3H11)

◇ De Hammer: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 Hammer－Purgstall, Joseph: 1774～1856. Geschichte der Goldenen in Kiptschak. (BTNC. DK90/H22)

◇ Hazard, Harry W., and Cooke, H. Lester: Atlas of Islamic History, Princeton, 1951.

◇ Hasan, Ibn: Central Structure of the Mughal Empire, 1970. Hasan, an 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abaristan compiled about A. H. 613 (A. D. 1216) by Muhammed b. al－Hasan b. Isfandiyar, based on the India office Ms. compared with two Mss. in the British Museum, by E. G. Browne. Leyden—London, 1905.

◇ Von Hellwald, Frederick: The Russians in Central Asia. Longwood Pr.

◇ M. Th. Houtsma: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Leyden. 1908～1927, 2 vols. (BT. R/DS37/E5)

◇ Encyclopaedia of Asian History. New York, 1988. (BT. 29—

89/K3—61/E56)

◇ Encyclopaedia of Asian Civilization. vol. 1—3, 1977. (BT. 2G/K300.3—61/EAC)

◇ H. H. 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4 vols. in 5.

◇ Invasions of India from Central Asia. 1967. (BT. 2/K351.0/IIC)

◇ Iran Society: A Vicenna Commenmoration Volume. (BT. B751/Z7161)

◇ Isfandiyar: History of Tabaristan. (BT. PJ709/G6)

◇ Jenkinson: Early Voyages and Travels to Russia and Persia by Antony Jenkinson and other Englishman, ed. by E. Delmer Morgan and C. H. Coot, vol. I, London, 1886.

◇ Curtin, Jeremiah: The Mongols, a History.

◇ John M. Smith: History of the Sarbadar Dynasty.

◇ Jurji Zaidan: Umayyads and `Abbasids. Gibb memorial seris vol 4 (BT. PJ709/G6)

◇ Juvaini, `Ata - Malik ibn Muhammed: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Conqueror, 2 vols. (BT. C/DS22/J58)

◇ Khwandemir: Habib Siyar.

◇ Khondemir: Khoulassatoul - ekhbar.

◇ King - Peter: Afghanistan, Cockpit in High Asia. (BTD1345)

◇ Kinneir, John Macdonald: A Geographical Memoir of the Persian Empire.

◇ Krader, Lawrence: Peoples of Central Asia, 1963. (BT. DK855/.4K9, KT. 23.6/k89)

◇ Krejci Jaroslav: The Civilization of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before the European Challenge. 1990. (BT. 2—90/K300.3/K92)

◇ Luc Kwanten: Imperial Nomads; 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500—1500. Leicester Uuniv. Press. 1979.

◇ Lane – Poole, Stanley: History of India from the Reign of Akbarthe Great to the Fall of the Moghul Empire. AMS Pr.

◇ Harold Lamb: Tamerlane, The Earth Shaker. 1928, New York.

◇ Lane – Poole, Stanley: Medieval India from the Mohammed Conquest to the Reign of Akbar, the Great. ANS Pr.

◇ B. Lewis etc. ed.: Encyclopaedia of Islam. Luzac.

◇ Levy, Reuben: Introduction to Persian Literature. Columbia U. P.

◇ J. Malcolm: The History of Persia, from the Most Early Period to the Present Time;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religion, government, usages and character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at kingdom, vol. I—II, London, 1815.

◇ Manz, Baatrice Forbes: The Rise and Rule of Tamerlane. 1987. (BT. 2—90/K303/M29)

◇ Margoliouth, D. S.: tr. by, Umayyads and`Abbasids, being the fourth part of Jurji Zaydan's History of Islamic Civilization. Gibb memorial seris. New Dehli, 1978. (2/k37/zj)

◇ al – Marwazi: 1056—1120, Sharaf al – Zaman Tahir Marvazi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Arabic text (circa A. D. 1120)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V. Minorsky. (BT. DS12/M3)

◇ Medlin, William K: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 Leiden, 1971. (BT. 2/G751.2/MWK)

◇ Menges, K. H.: The Turkic Languages and Peoples; an Introduction to Turkic Studies. (BT. 2/H512/MKH)

◇ Menges, Karl Heinrich: Qaraqalpaq Grammer. (BT. PL55/. K25M5)

◇ Mirkhond: 1433 ~ 1498, The Rauzat – us – safa; or Garden of Purity. (BT. PJ408/06/N. S/V. 1)

◇ Minorsky, V.: Hudud – al – Alam,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a Persian Geography with the Preface by Barthold. (BT. DS258/M66)

◇ Minorsky, V.: A History of Sharvan and Darband in the 10th ~ 11th Centuries. (KT. 24.023/m666)

◇ Minorsky, V.: Sharaf al – Zaman Tahir Marvazi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Arabic text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KT. 24.06/m666)

◇ Minorsky: Abu – Dulaf Mis'ar ibn Muhalhil's Travels in Iran (circa A. D. 950). Arabic text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V. Minorsky.

◇ Minorsky, V.: Catalogue of Turkish Manuscripts and Miniatures, in the Chester Beatly Library.

◇ Mirkhond: History of Early Kings of Persia. 原名 Rauzat us – safa. (BT. M/DS275/M67: Mollendorff collection)

◇ Mirkhond: The History of the Atabeks of Syria and Persia. (BT. M/DS288.9/M67)

◇ History of Ibn Miskawayh. vol. 7. (BT. PJ709/G6)

◇ 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1976. (BT. 2/K311.5/HMP)

◇ Mohibbul Hasan Khan: Kashmir under the Sultans. (BT. DS485/. K2K45)

◇ Moses, of Chorene: 407—492, History of the Armenians. (BT. 2/K124/MC)

◇ Naomi Walford. trans.: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 Nasr, Seyyed Hossein: Traditional Islam in the Modern World. 1987. (BT. 2—91/B96/N26)

◇ al. Narshakhi, Muhammad ibn Jafar. (d. 959): The History of

Bokhara, tr. from a Persian abridgement of the Arabic original by Narshakhi. (考古 23.5/al. nar)

◇ O. Neugebauer: A History of Ancient Mathematical Astronomy.

◇ A. C.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1930, London.

◇ Niamatullah's History of the Afghans, pt. I, Lodi Period. tr. with various notes by Nirodbhusan Roy, Satinikatan, 1958.

◇ Mohammed Ali: A Cultural History of Afghanistan, Kubul, 1964.

◇ Munsterberg: Chinesisch Kunstgeschichte, vol. 2.

◇ Nizam: The Book of Government or Rules for Kings, The Siyasat – namaor Siyar al – Muluk of Nizam al – Mulk. tr. from the Persian by H. Darke. London, 1960. (UNESCO Col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 works, Persian series.)

◇ Nizami 'Aruzi: 1157 ~ 1160, Chahar Maqala. (The four Discourse) (BT. PJ709/G6/V11)

◇ Nszim, Muhammed: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ltan Mahmud of Ghazna.

◇ Nobel, Johannes: Central Asia: The Connecting Link between East and West and other Lectures. (BT. DS33/n74)

◇ Neugebauer, O.: A History of Ancient Mathematical Astronomy. (BT. 2/P1—091.2/NO)

◇ Nizam al – Mukk: The Book of Government, the Siyasat – nama. (BT. JC49/N73)

◇ Nizami, Ganjavi: The Haft Paikar. (The Seven Beauties.) (BT. PK6501/N73)

◇ A. T. E. Olmstead: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Chicago, 1948.

◇ E. E. Oliver：The Chaghatai Mughals.（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学报》第20卷）

◇ Olufsen, O：The Emir of Bokhara and His Country; Journey and Studies in Bokhara.（BT. DK871/05）

◇ Owen, Sidney James：India on the Eve of the British Conquest, an Analytical History of India, 1627—1761.（BT. DS461/097）

◇ Palafox y Mendoza, Juan de, bp. of osma：1600—1659. 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London, 1671.（BT-NC. DS752/P15E）

◇ Pallas P. S. Sammlungen Historischer Nachrichten Uber die Mongolischen Volkerschaften. repr. 1972.

◇ ·Pandey, Awadh Bilari：The First Afghan Empire in India（1451 ~ 1526）.（BT. DS459/. 7P18）

◇ Parmu R. K：A History of Muslim Rule in Kashmir（1320 ~ 1819）

◇ Patrich Moore：The Story of Astronomy. 1961, London.

◇ Pelliot, P.：Notes on Marco Polo.（BT. R/G370/P54, P39）

◇ Pelliot, Paul：Marco Polo, 1254 ~ 1323.（BT. C/G370/P77）

◇ Pokotilov, D.：History of the Eastern Mongols during the Ming Dinasty from 1368 to 1634. Translation of the Russian text by Rudolf.

◇ Poole, Stanley Lane：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Paris 1925.

◇ Pope, A. U.：Masterpieces of Persian Art.（BT. N7280/P825）

◇ Pope, A. U.：Maxim Litvinoff.（BT. D268/. L7P8）

◇ Pope, A. U.：A Survey of Persian Art,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Present.（BT. M296.）

◇ Quatremere：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scrits t. XIV,

1843.

◇ De Rachewiltz Igor: Index t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 Rahim, Muhd Abdur: History of the Afghans in India AD. 1545 - 1631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relation with the Mughals. (BT DC461/R14)

◇ Raqim: Tarikh - i - Timouri。

◇ Rice, Frances Mortimer: Art in Afghanistan: Objects from the Kabul Museum. (BT. 2/J137.21/RFM)

◇ Ross, E. Denison and Others: Persian Art, 1930. (KT. 48. 04482/r823)

◇ Ross, E. D: The Persians (BT. DS258/R82)

◇ Rubel, P. G.: The Kalmyk Mongols, a Study in Continuity and Change.

◇ Sami, Nizamuddin: Histoire des conquetes de Tamerlan intitulee Zafarnama, ed. critique par Felix Tauer. (KT. 24. 13/s188)

◇ Samolin, William: East Turkistan to the Twelfth Century; a Brief Political Survey. London, 1964.

◇ Sarasvati, Sarasi Kumar: Glimpses of Mughal Architecture. (BT. N7302/S24)

◇ Sarkar, Jagdish Harayan: Studies in Economic Life in Mughal India. (BT. 2/F135. 19/SIN)

◇ Saunders J. J.: 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

◇ Sauvaget, Jean: 1901 - 1950,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Muslim East;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BT. R/Z3013/S26)

◇ Savory, R. M. ed.: Introduction to Islamic Civilization.

◇ Schafi el Katib: Kitab Hassan ul - Menakib is Seriyet el Montaza'atmin Is - zhahiriyet. (书记沙非:《贝巴儿思传》《由咱喜儿(Zahir)传采录之王德》)

◇ Schihab - ud - din Mohammed el - Nessaoui: Siret - us - Soultan Djelalud - din Mangoubirdi.

◇ Schiltberger, Johannes: The Bondage and Travels of Johann

◇ Schiltberger... 1396 ~ 1427. tr. by Buchan: Telfer with notes by P. Bruun, London, 1879, (Pub. for the Hakluyt Soc.)

◇ Schurmann, H. F.: The Mongols of Afghanistan. An Ethnography of the Monghols and Related Peoples of Afghanistan, The Hague, 1962.

◇ Eugene Schuyler: Turkestan, Notes of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estan, Khokand, Bukhara, and Kuldja, 1876. (BT. DK854/S39)

◇ Serruys H.: Genealogical Tables of the Descendants of Dayan - Qan.

◇ Serruys H.: Sino - 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

◇ Sevyan Vainshtein: Nomads of South Siberia, The Pastoral Economies of Tuva. Cambridge U. P.

◇ Shaban, M. A.: The Abbasid Revolution. Cambridge U. P.

◇ Shaw, R. B.: A History of the Khojas of Eastern Turkestan ed. by N. Elias,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1897.

◇ Shaw, R. B.: A Sketch of the Turki Language as Spoken in Eastern Turkistan. (BT. M/PL55/. Y2S5)

◇ Shaw, R. B: High Tartary, Yarkand and Kashgar.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室)

◇ Sherif: The Zafar nama by Maulana Sharifuddin `Ali of Yazd. ed. by Maulawi Muhammed Ilahdad, vol. 1 ~ 2, Calcutta. 1887 ~ 1888. (歇里甫丁:《帖木儿武功记》,于 1887 ~ 1888 年间在加尔各答之印度丛刊 Bibliotheca Indica 中刊行,1722 年时由 Petis de la Croix 译为法文,1723 年又由 J. Darby 从法文转译为英文)

◇ Sinor, Denis: Inner Asia: History - Civilization - Languages. (BT. 2/K3/SD)

◇ Sinor, Denis: Inner Asia and Its Contacts with Medieval Europe. (BT. 2/K300.3/SD)

◇ Skrine, Francis, Henry Bennett and Edward Denison Ross: The Heart of Asia; a History of Russian Turkestan and the Central Asian Khanates from the Earlist Times... (BT. DK851/S62)

◇ Solov`yev, Leonid V.: Adventures in Bokhara. (BT. PG3476/.S65K4)

◇ Spuler, Bertold: The Mongols in History. (KT. 24.11/s772)

◇ Spuler, Bertold: History of the Mongols Based on Eastern and Western Accounts of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tr. from German by H. & S. Drummond. (BT. D3406)

◇ G. le Strange: Baghdad during the Abbasid Caliphate, Oxford, 1924.

◇ Le Strange, Guy: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 Mesopotamia, Persia and Central Asia from the Moslem Conquest to the Time of Timur. (BT. DS44.9/L64)

◇ G. le Strang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 Cambridge, 1905.

◇ Strasser, Roland: The Mongolian Horde; tr. from. German by R. T. C. (NT. 292/F91)

◇ Sykes, Ella C.: Through Deserts and Oases of Central Asia. London. 1920. (BT. C/DS793/E259)

◇ Sykes, Percy: A History of Afghanistan. (BT. 2/K372/SP)

◇ P. Sykes: A History of Persia. 2 vols.

◇ Guy Le Strange: Clavijo, Embassy to Tamelane, 1403—1406, Broadway Travellers.

◇ Ali ibn Rabban Tabari: The Book of Religion and Empire. (BT. BP160/A6)

◇ Thompson Walli, Budge, Sir Ernest Afreed: The Monks of

Kublai Khan. (BT. C/BX154/. C6B9) A. Vambery, History of Bokhara from the earlist period down to thepresent. Composed for the first time after oriental known and unknown historical manuscripts, London, 1873. (BT. DK876/V21, 2/K512.962/VA)

◇ Vernadsky, George: Mongols & Russia, (History of Russia ser., No. 3) (BT. DK40/V41)

◇ Vernadsky, G.: The Mongols and Russia. Yale Univ. Press. 1953.

◇ Vladimirtsov, B. Y: The Life of Chingis - Khan. repr. 1972.

◇ Vladimirtsov, B. Y: Mongolo - Oirat Heroic Epos, Gregg Internal.

◇ Vojpevi, Anbikaprasad: Persian Influence on Hindi. Calcutta Univ. (KT. 24.613/v133)

◇ Waley: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1963.

◇ Wilber, Donald Newton: Afghanistan; Its People, Its Society, Its Culture.... (BT. DS356/W.66)

◇ Wilber, D. N.: The Archaeology of Islam Iran, the Il - Khanid Period. (BT. NA1483/W66)

◇ K. A. Wittfogel & Feng Chia - 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907—1125), Philadelphia, 1949.

◇ Wylie, T. V.: The Geography of Tibet. (考古 22.7365/wyl).

◇ Yule, Henry: 1820—1889,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4 vols. (BT. C/DS709/Y9/1913—16, KT. 21.18/h156)

◇ Yule, Henry: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BT. C/G370/P74)

◇ Yusuf, Khas - Hajib: Das Kudatku bilik (BTNC. PL49/Y9)

◇ Zeine: Arab - Turkish Relat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Arab Nationalism. (BT. DK476/Z46/)

◇ Zamcarano, C. Z. : The Mongol Chronicle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r. by Rudolf Loewenthal. (KT. 24. 1238/z24, BT. C/DS793/M7Z2)

◇ Sheikh Mahmud: Zengui Adjem Kermani, Djouch ae - Khorouch. (马合木赞吉撰《感兴录》,波斯文叙事诗,后经其子忽都不丁续撰)

◇ Zenkovsky, Serge A. : Pan - Turkism and Islam in Russia. 1960, Harvard. (BT. DK34/. 79z54)